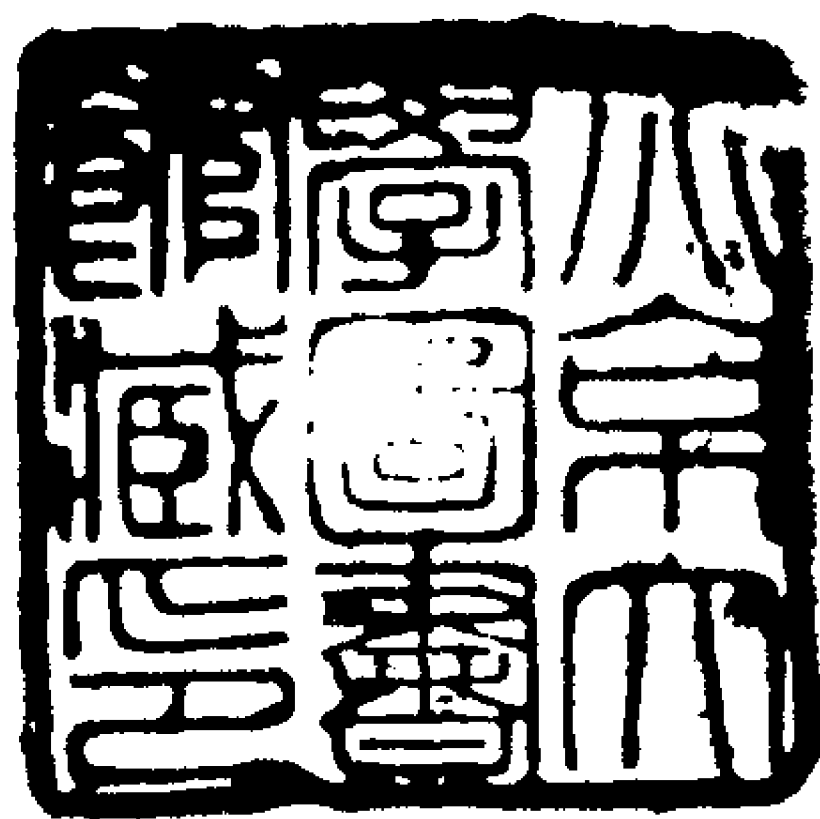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7/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二)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等刻本

.....一

節菴集八卷續稿一卷

〔明〕高得暘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九九

澹然先生文集六卷

〔明〕陳敬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五六

覺非集十卷(一)

〔明〕羅亨信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羅哲刻本

.....四三九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二)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
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文穆集
二十卷》提要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一

序

送羅生回廣東序

贈郭道士省親詩序

贈徐道士歸臨川序

贈錢知縣考滿序

彭氏族譜序

贈廖教授序

送邊文進序

山莊獨樂詩序

正固先生挽詩序

京闈小錄序

贈金生還鄉序

贈楊行人歸省序

贈許子勗序

贈楊布政序

胡公文集卷十一

目次

送曾教授序

贈周同知序

贈鄧主簿序

贈江知縣赴真寧序

夏伯時先生挽詩序

贈齊知縣赴夾江序

贈呂從周之平江文學序

贈劉司征序

善樂堂詩序

贈劉子相歸田序

贈巴典史端任序

贈王都督往鎮雲南序

贈行人楊渤使安南序

贈周貳守復任序

一視同仁堂詩序

濂溪遺愛亭詩序

送鄒全州叙

贈黃德修序

送王壽州序

贈彭主簿序

贈裴太守之通州序

湖西羅氏族譜序

蕭氏族譜序

贈王司訓往教會昌序

秋闈小錄後序

送太學士黃先生詩序

梅氏族譜序

胡公文集

卷十一

目次

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一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官 里梓

遠 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閱

全 弟 拜 恩 校 正

序

送羅生回廣東序

南海古揚州之區其地與中州相去數千里稽之於書禹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一

平水土而朔南暨聲教則南海者其聖人幅員之內其俗
宜與中州不甚相遠然地志以為其民椎魯若未及于先
王之教者漢置郡縣羈縻而已用此而鄙夷之余曩游其
地以觀其風俗見其民亦多秀而文其服食弔問與中州
無甚相遠求其故蓋其地富饒與巨海相接魚鹽之利水
陸之產珍物奇寶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以宦遊或以罪
遷流寓其間往來樂而忘反而子孫遂為編氓歲月已久
尚能守其舊而不失無惟其習俗之變革而椎魯之移易
也今 朝廷以德綏海內以仁懷四夷凡圓顧方趾有血
氣之類莫不從風向化矧夫南海之地之近者哉余居

京師會羅生與余為隣問其鄉則南海也問其先世則廬陵也因其祖宦遊遂居之至于今數世矣然猶能讀書守其先業而不隨其俗移易是尤可尚也一日生將歸來徵余言故與之言此俾歸以語夫是邦之人士使去其風土之習堅其禮義之守異時南海之區賢者相望而出如明珠大貝充貢于國都則凡為世之所寶者將不在物而在人也詎可以地自限

贈道士郭本中省親詩序

有學老氏之學曰郭本中將歸省其母介其徒來求予言以黠其行余惟老子之道與吾儒不相同本中不求之於

胡公文集卷十一

二

其徒而求於余將何以為言乎且其道以虛無為宗以修煉為術存神固氣求以永年凡為其學者必之其徒以求其說苟得其門而入則其所至亦或易非如吾儒之佩仁服義循守於日用之間應變乎萬物者以為道也自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倫秩然有序而不紊一語言進退而有則焉一飲食作息不敢違焉夫如是則吾儒之道不既勞乎豈若宗老氏之道行無所牽止無所泥泛若浮雲無所住著相忘於矩度之外其所為顧不易耶本中不究於其所易而欲求余之所難者是猶欲北而南其轅也或曰本中篤孝人也少離其母而從其師以學夫老氏之學既得

其學而事其師不怠今思其母浩然欲歸省不以其絕物離倫之想而易其孝感之誠有可尚者噫若是者宜乎本中之求余言也世友有非其流者不能此若矧其流耶其能不求其說於其徒而求之於余者猶可尚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贈道士徐真常歸臨川序

方外之士徐真常臨川人也幼穎敏從其師以學老子之學得其說遂見稱於其流洪武甲子以太常樂舞生選居神樂觀迄今二十餘年靡有愆失可謂謹恪之士矣乃者以疾謁告還其鄉介其友某來丐予言以為贈予固辭之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而其請益堅乃為之言曰臨川為江右望郡賢才之生代不乏人雖釋子道流往七曼絕在昔晏元獻公起童子入秋閣入翰林為學士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書奏論議之文傳天下惜真常生其處不得以聞公之盛慕之而興起焉者是可憾矣真常今幸得歸凡公之出處見於載籍者不必道若公之居于鄉黨處于家庭而其事之可以為師法非載籍之所有者或有在焉幸於暇日訪求於遺老或者得其一二足為久遠之傳如此則先正之休美益著而庶幾不愧為是邦之士矣雖然元獻公距今亦遠矣而其事之遺落者知之有弗可強至於吳文正公以卓絕

之才豪傑之見宏博之學幽深微妙以贊翼朱子之道上究伊洛之傳以窺夫孔孟之說為四方學者之宗以其時則甚近其道學之懿必有得其要領者子如未之聞焉歸宜謀諸故舊試詢其說為何如亦必有欣然而為子道者則後之所得其必有異於今之所聞毋徒諉曰吾所聞者異乎是則子之惑滋甚矣直常歸矣尚無忘斯言

贈錢知縣考滿序

守令責任之重從古然也今之為守令者又豈可以易而視哉其材之能否政事之得與失又皆易見而不可掩非若府庫道路水衡倉廩之職為比也古者舉而任之非出

胡公文集卷十一

四

於公卿大夫之口與夫衆人之口交稱其賢則不敢輕授焉是以古之守令賢者多而不賢者少也今

天子加意於隆古之治即慎擇天下守令非交稱於上下者弗以授之以為接千里之地得一賢守焉則千里之民受其惠環百里之地得一賢令焉則百里之民蒙其福其賢者能者率俾就位不賢者咸黜罰之於是千里之地百里之邑無有遠邇皆翕然從風焉時守令之賢不下於古也而責任之意不其重歟吉為蒞在上郡而吉水為吉之大邑今錢侯實令于茲侯之為政不敢徇時俗好惡始焉衆皆疑之久而後信夫始焉而疑終焉而信從古亦有是病

侯固不以是為輕重益堅其所守既而遂見稱於邑之人士者如出一口蓋其環百里之尤賢者也迄今三載將考績于天官主簿華亭王侯文富篤同寅之好來京師求予言為贈然予蓋知侯者有不可辭且嘗聞侯以賢良稱于其鄉用薦者起之于朝授河間故城令治有能聲至今民猶思之今日之政又若此其異日去于吉水安知民之思之有不如故城者乎得於彼豈有不得於此哉遂書此以表錢侯政治之有成知非苟於為政者侯字本中毗陵人

彭氏族譜序

胡公文集卷十一

五

族譜之作其來尚矣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後之命氏其義有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居事職之謂也自錫土之制著于夏書司商所掌表于周典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于晉家於是譜學之傳厥有所由而屬籍之辨得以不紊矣唐初譜錄既廢公廩常產之拘士無舊德之傳言李者悉出隴西言劉者悉出彭城悠々世祚訖無可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然山東士人頗尚閱閱後雖衰微子孫猶負世望故有納賢舊門買昏為榮者太宗懼其流弊特甚乃詔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高宗又改為姓氏錄自時厥

後有姓族系錄編古命氏衣冠譜開元譜姓源韻譜百家類例及古今人表元和姓纂等編氏族之學於是為盛循至於宋有姓解姓纂姓氏書辨證春秋譜百氏譜諸作推源流疏派別又班班可考是以軒裳綴軌彌久而稱彰簪組盈朝愈遠而愈盛由是見氏族之學世既不可以少而衣冠之家又豈可以無譜哉吾鄉多舊家詩書門冑櫛比相望世遷代移而不隨之以淪胥者蓋家有譜以著其世德子孫從而為之守也鏡方彭氏世為衣冠之族彭君子斐彭氏之賢良也以其家譜增而新之乃持來京師屬予為序未幾其族子仲矩亦以書來請氏族之學不講久矣

世鮮克以此為尚其有拳匕以此為務者可不謂之賢乎按彭氏之先盛於漢蕃衍於唐烜赫于五季至于宋元科第彬彬而出向非其家譜所載之詳子孫能守之而不失不然其相距數十百年之久何足以知之夫如是則衣冠之譜家不可廢而氏族之學世不可以無也因彭氏之譜益有所感余故歷序從古以來氏族之由書于彭氏家譜欲其後來者守之而不敢忽俾知作譜之源有所自又當知其有益於世道為不苟矣

贈廖教授序

播蜀西南之境古夜郎郡也去京師數千里在唐猶以為

極邊之徼凡有罪謫逐左遷者居之而士大夫無事鮮有至焉者唐末太原楊氏始以威信服蠻夷長有播土歷宋及元子孫相承我

太祖高皇帝平蜀率先內附今太平四十餘年幅員之廣從古罕比自播之外幾萬餘里悉皆郡縣以今視播則內而非外甚近而非遠士大夫居之者亦樂而不厭也且其地殷富鬻牛犍馬茶紙椒漆之類尤多產故商賈往趨之者弗絕于道如吳之適越山行野宿雖一人荷不憂盜竊其故蓋由楊氏世能以信撫其人善其俗者也宣尉使楊侯孟高承其先世之美喜文而尚禮教乃者請

命于朝欲建學校官如內郡縣且以其師廖君伯琛為薦天子嘉其意即可其奏今年春伯琛來京師受命將歸余率交游賦詩以餞之余惟伯琛以端慤茂實之資溫柔敦厚之學信於播人者久矣昔者師於一家則其所及或有未決今師于一郡雍容于威儀俎豆之間使人觀感而成化況夫以素所信於人者而施於所可行之地宜無有不及將見播之境漸濡於詩書縫掖之習者必由伯琛始又況國家風教漸濡之久亦為之而無難也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邊文進序

晉唐以來善畫之士有名於載籍者至今幾三百人而已
今之畫士求超然可以上下於古人者亦才數人耳余得
遷文進蓋其一焉文進洛陽人幼從其父宦遊寓居于閬
性閑放喜交游嗜嗜花木禽鳥之觀日冥于左右取以自
適常學邊鸞寫生法獨悟其妙以此馳譽於時

今上即位之初首延訪天下賢才雖占一藝之長者咸被顧
問而文進在 召列既至寫畫數幅以進

上覽之稱善真文進秘府使區別名畫余嘗觀古之畫花木
蟲鳥者非惟施彩色取形似而已直有得夫造化流動之
機敷榮生暢各極其趣使見之者精神遐想若有得於登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八

臨覽物之真者夫然後可以言畫也文進每圖一禽一鳥
狀其飛鳴俛啄之態曲盡其妙蓋其心神融會致思精巧
得古人之高韻故能如此余知異時論名畫與薛鶴郭鶚
黃筌崔白輩同稱者文進將必不能遺也因其謁告歸闕
凡交游者皆賦詩以贈之而浮邱鄭先生徵予為序姑書
此于首簡

山莊獨樂詩序

士之徜徉于山水之間者固恒懷自足之心而一切身外
之慕不足以易其悠然之樂其所得必有非衆人之所能
同也夫士得乎一邱一壑之勝耕田鑿井以樵以牧與田

夫野老朝暮而同其作息其所為不亦勞乎然語其事則
勞而語其心則未嘗勞也蓋田夫野老之所為役於其身
其勞也固宜而士之事其事者所以陶其情性故樂而忘
其勞也惟能忘其勞故凡耳目之所得者皆吾所樂之趣
而耕鑿樵牧皆吾所樂之事也故惟達者為能知此雖萬
鍾之富不能以易之而拘於事為之末者其必至於
外慕而戚窮其心也邑人鄒某樂恬退而忘於外慕之士
也嘗處于市廛厭其喧囂乃歛跡于山中買田數畝築室
一區與田夫野老相雜而處悠然之懷出乎事物之外乃
名之曰山莊獨樂客有賦詩而美之來徵余言為序余以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九

為天下之樂鮮能獨有者也惟樂之得於心者非人所得
而知乃可以獨樂若孔子之飯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
巷蓋自有其樂者也其餘之所謂樂者不溺於其所好則
徂於其所喜是則與常人同而非可謂之獨也今某雖未
得乎聖賢之樂以為樂然能離乎塵雜之外而樂其所有
事斯其所謂獨樂者豈不異於常人乎苟能忘其事之樂
而樂其樂吾知其所謂獨樂者又不啻若此也故以此序
其簡首請以質諸知道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為然也

正固先生挽詩序

正固先生沒凡相知者咸哀悼之得詩若干首其子用道

徵余為序余自壯歲時聞先生名不數年先生物故嗚呼
悲夫竊謂世之人未嘗苟生生而無善之可稱不若不生
之為愈也生而未嘗無死死而無善之可述則亦從死而
已其與草木榮華飄風倏忽何以異哉先生之生學問充
於已而行誼信於人及其沒而人痛惜之者發於詩歌太
史書其德行傳於墓石其與苟生徒死之流相去距不遠
絕哉予因書所感以弁於首簡至其平生行事之實具見
銘述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學者私謚曰正固先生云

京闈小錄序

永樂九年當鄉舉取士之秋應天府奏請考官于朝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

皇上命臣廣臣榮承

命惟謹時同考者知州臣孟教諭臣振臣某訓導臣孟恕
職其事者府丞臣洋通判臣某監事者御史臣鑑臣務掌
卷者教授臣觀內外執事咸共罔懈就試之士凡千三百
人拔其尤得三百人刻為小錄著其姓名鄉郡以傳播遠
近咸俾廣為序仰惟

聖明育才養士有鄉學郡學太學所以甄陶作興之至士之
出于是者皆博達明秀文藝超越成譽髦之美自元年迄
今又四開科所得皆環異卓傑之材是不負

國家教育之盛意不負科舉簡拔之至公於學校大有光矣

諸君子擢秀登名於是者胥緯有耀雖然廣不敢以是
諸君子之多又將易諸君子於道也幸為今之士遇時行
志毋畫於一得之卑近而必求造乎高明之域科舉士子
進身之階於文藝固有以考見其末竊未有以窺其本本
之不立末云乎哉諸君子尚當培植其本砥厲其末所謂
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將見升于春官入對

大廷發舒所蘊上有以應

國家之需下有以副生民之望豈不為吾道之重凡未登名
於是者視斯亦可以勉進於德行充積其文藝以俟他日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一

之舉又何患乎不獲然則是錄庶幾或有少勸云遂書此
為序

贈金生還鄉序

金生驥論德金公之從子也去年來省其伯父諭德於
京師諭德留之于館下同諸子從師受學生容貌觀秀性
溫謹有受教之資見者皆喜之居歲餘將歸省其祖母與
其父母乃來拜予求一言以為勗予觀生出有賢師良友
為之切劘講明入有諭德公家庭之訓於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少者之道必飽聞而熟究之矣矧又親
京師之繁華人物之都會以廣其見聞生之所得者必當

予固未足以知之其將何以爲生最雖然予於他人尚不能亡言況生爲通家子弟又豈可無言乎予將勗生以進於道也道者不越乎日用事物之間所謂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所聞所知在於真知實踐爲修身爲己之學非徒譎說於口耳之間而已生歸矣拜祖母於高堂拜父母拜長者然後拜鄉之親戚先輩有問生之所學所得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毋強以不知不能者已知已能如此則自信之篤而無罔已欺人之蔽人見生之切於爲己必樂以道告生也不然以所見所聞於外者誇眩於人非徒爲識者所鄙而生亦自盡終不能以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二

進於道矣予期生以遠且大者區區務外非予之所望於生也生勉之哉俟子重來予將徵焉

贈揚行人歸省序

士之窮經將以用於世者以得一舉爲榮然既得矣又必以進士爲榮於進士得矣又必以登科爲榮於科既登矣又必以仕宦爲榮於仕宦既得矣又必以歸于其鄉耀于其里間以歡樂其親爲榮也然於是數者有不可必得而得之者亦鮮吁豈不難哉余友清江楊君起隆以春秋領鄉薦登進士第仕爲行人今歸省其親可謂榮矣於是數者人有不能兼得而起隆悉得之天之於起隆何獨厚歟

夫士之出于時將以行其所學者於光榮寵顧雖曰得之然必欲行其道也欲行其道者又必欲施爲之得其地苟不得其地雖有其學將安施乎今起隆仕于

朝而爲將命之臣可謂得其地而行其道者歟且行人周官也

太祖高皇帝倣古定制用以宣布詔令四方取學問之通疏才思之敏給者授之以是任而其行事有卓然不辱于君命者又不循資格而超擢之故內而爲御史外而爲臬司鉅而爲方面之司次而爲郡守州牧之寄咸於是乎選而朝廷委任之意不既重矣乎故居是職者必皆進士爲進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三

士而居是職者每相與飭勵以毋負於朝廷優待之意其有非進士而弗潔于其行者則必群居而斥讓之甚者耻與爲列故行人之中凡若干人舉無有不賢者而起隆而承

君命出使于外以能介之名稱於人則起隆之克盡乃職而不辱於

君命其所以榮其親者豈不尤在於茲乎異時以卓然之行登之于卿大夫則必無負於

天子無負於其親無負於所學而亦無負於科舉之得人矣夫如是則非特足以榮于其身以及親將吾黨之士亦與

有榮焉矧曰閭里也哉於是其友劉君叔諒聞余言而然之請書以贈起隆之歸

贈許子昂序

幼道許君僑居余里旦暮往還識其從兄子昂于其家子昂愿慤士也故自號曰介石山人蓋取易豫之六二介于石之義余每造子昂輒知愛余折輩行以相交又識其兄學文謙遜謹飭言不出口亦能知敬余未幾學文受薦仕至漢川尹余見許氏之多賢心竊羨慕及詢諸長老則曰許氏故家在先朝多以科第顯國朝初許君茂明以父行舉仕至武鄉尹幼道君家嗣也居君之喪哀毀盡禮寢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四

苦枕塊不食菜果醢醬歡粥面深墨者三年鄉閭稱之曰許孝子其處族姻兄弟曲盡其道故長幼咸疏之聞舉無間言洪武之季九江之湖口聘幼道為其學師起之來京幼道不欲就試遂以之訓武學迄今已三年於是子昂念兄弟之遠嗟骨肉之契闊一旦翩然走京師二千餘里之遠歷江湖月險阻與其第一握手于旅邸遂其怡之樂者逾半載于今浩然有歸志幼道欲留之不可將之以慰其離合之情以余為鄉里舊好且相知之深欲求一言以贈夫京師天下之都會四方之人駢肩累跡相望於是者不輟于名則競于利非有甚不得已者不至于是

而子昂非出是二者獨能行人所不行而亦無所愛慕歆羨於其間惟篤其情誼之重若此許氏一門孝友輯睦之風其可尚哉昔詩人誅兄弟之親者曲盡夫人情而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讀詩者或不知所以感發於聲嗟愴歎之間乃真以為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今子昂兄弟既盡夫和樂且孺之情而深得夫是究是圖之實詩人之旨豈有以加於此乎當必有能賦者以發其精微委曲之意余故道此以為之倡并誌其家世族望之美與其孝弟友愛之實書之于下方以告夫未知子昂者庶有以見許氏之多賢且以慰子昂之歸也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五

贈楊布政序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為陝西布政使受

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

合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

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為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

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矣所費乎君子者德修於已而信於人不出乎閭門跬步

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今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如飢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損哉某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數答稱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為將必有異于是因書此為序以贈

送魯教授序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六

西蜀天下之奇勝也川流之春激山峽之峭峭極天下之壯觀也然人莫不以一遊於其間觀其奇勝為快其或有至者焉夫地之在天下凡有力者皆可得而至然而有至有不能至者豈非命歟至者固得以親歷其奇勝不能至者惟想見夫川流山峽之峭險而終不能如親歷者之得其真也余生僻處一隅常有志遊於天下為形迹所拘有所不能而為天下之奇觀不得以盡見惟思想其奇勝知瞿塘為險矣鳥道為危矣然不知危且險者果何如而實不若真見之

觀者慕之有不可得其有得之而不一得者則其快於耳目壯於心胸與夫欲竟

而不得者相距豈不遠且邈哉曾君用臧襄遊于蜀既盡得夫川峽之奇勝所謂瞿塘夔瀾夔瀾後溪鳥道皆目覩而身履之蓋得余之所不得矣今往教于蜀又將歷崎嶇披險巖以再騁其遊目此所謂不一得者也夫蜀古稱天府之國而士大夫多流寓於其間杜少陵居之為最久山川雲物陳蹤舊跡每發之於詩雖幽花野草魚鳥獸亦見於歌詠千載之下使人誦之者如親歷其地然少陵遭播遷之餘所以形於懷歎者不能無北風虛和之感黍離行邁之憂其忠君愛國之誠無非因所見而發其情也今天下無事海宇寧謐而用臧得以周遊歷覽窮其奇勝又非少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七

陵羈旅流落之北曳裾王門以行其學矧遇賢王崇禮樂親道德嘉與士大夫講明孝仁忠義之道而用臧優游進退於其間其所以發而為詠歌者必皆大雅雍容之語而無變風七刺之流山川草木見於風愁雨喟者用臧必能為少陵解頤也余雖不得以游於是然嘗誦少陵之詩而知之於千載之上矣又必俟用臧之發揮有以啟余於今日也

贈周同知序

往年永康朱侯仲智守吾郡而富順周侯均福實貳之政出于一不簡不繁民安其業吏守其職奸蠹不作環境之

內揖讓相慶無鬭爭之聲人孰不樂侯之治績有成而惟恐其去已也吾郡尚禮義而敦詩書凡吏於是者以禮義導之則易動以刑罰威之則難從或者不知而一以刑威則民疾視之有如仇敵往也誣以為難治是蓋不知所本矣二侯知其然即政之初登其老者於上立其少者於下申其教詔之令禮其老者而進其少者焉故不加威而民勸嘗行鄉飲酒禮予時忝從俊髦之列二侯坐予於堂以觀禮竊視其雍容揖遜於尊俎之間俾岩穴之士蒼顏皓髮復觀三代淳厚之風而老少貴賤之等不別而定浮偽之習不戢而無今朱侯調于重慶周侯貳于曲靖二侯之

去也吾郡之民老幼懷其德者至今不忘

聖天子撫治萬國登庸賢俊日晏忘食奉以焉惟以安民為事侯能率是心以宣昭德澤移施於吾郡者以施於彼安知治効之成不如吾郡之易哉予知侯亦必若是矣異時之去彼民之懷思者亦必不異吾郡人之思今侯來京師昔之所常交游者眷之不忍其去皆賦詩以見其情屬予為之序姑道其實亦以見予之情侯過重慶見太守朱侯煩致予意

贈節主簿序

人之為仕要不以位之崇庳為戚喜而必以才稱其位為

美也夫才稱其位則生民之福由之不稱其位則生民之禍由之古之君子貴乎自知無慕乎外受其事者必盡其心則於其位豈有不稱惟患居其位而卑其官以為不足為故有忽其事而不能以稱其位求其善治惡可得乎為仕之敝大要若是余每於此恒歎人之才能為難得也今年春鄉友鄧資深以慈利縣簿秩滿來考績于天官與余相見于旅邸問其所以為治資深曰吾始至慈利行求信於民故未即服從既而稍歸命久而號召即至今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皆熟吾之使令也吾無他能惟以誠動之而已余聞其言而歎曰善乎資深之為政也其無所

慕乎外而恪勤於乃事可謂能稱其位者歟今國家愛人如恐弗及凡一州一邑有民社之寄與夫大夫君子有官守言責者咸能稱其位如吾資深則何患乎生民之福不臻也哉資深尚勗之毋謂吾治已足而不加勉於善之中當求其有不善以造乎至善斯為善矣然資深歷縣職者凡再三所至有能聲見稱於士大夫間其必不負於余之所望也

贈江知縣赴真寧序

先王以大司徒敷五教以萬民民知禮義而成治化之美者由其教之專而習之熟也自先王之道不行於後世而

凌厲侵暴之行日作往也政治不能如隆古之盛者其弊蓋在於忽其教也為政者莫不以刑政為先以教化為緩苟有志者欲行已之所為然言未出于口不見訾於下則必見詆於上其不以為迂踈儼薄也者幾希求其故蓋由循習之弊既久而人樂於為目前苟且之政而不欲行先王經久之道吁自司徒之官不設三物之教固聞而民不得以觀治化之盛者其來遠矣然而教化之職厥有在歟自漢以來惟責之於守令故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非特授之以政而必兼總於教故必得賢者然後可以為民之師帥也今朝廷考覈天下守令察其賢否而黜陟之興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十

其教化以復于古天下翕然從風而暴虐強橫者不得作教化之美於是為驗孰謂為政而可以威驅勢迫哉在乎力行何如耳江君復初作宰于陝之真寧行且有日來索言為贈復初服縫掖者也其於入官之道素所習聞奚待於余言雖然古之君子不以人之已能而不言余之所言者皆復初已知已能者特懼其徇一時之好惡而求免過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於所謂教化者有所忽於其行故以是告之

夏伯時先生挽詩序

夜光之珠沈而知者惜焉明月之璧毀而識者歎焉若夫

善人君子沒而世之知與識者焉得不歎且惜哉有如吾鄉先生夏君伯時者是已先生抱有用之才守專門之學僅兩試文學官而未得以大展其用而遽焉以沒譬之夜光之珠未貢於朝廷明月之璧未薦於如廟而人鮮有不悲且悼者矧曰歎且惜哉故一時相知者咸為詩歌以哀挽之蓋傷先生之不過也夫人所修在已而過則在天惟其在於已者為無歎則其過與不過何足道焉顧惟先生之不過在已亦不甚惜其感於人者悲傷痛惋之情自有所不能已惟其有是悲哀之實故不覺其形於嗟歎之餘世固有力侔責育富埒封君死之日無得而稱其與草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十一

木鳥獸同腐也者幾希若先生生為善人沒有餘哀其可謂無愧矣先生之子子尚以書來京師索予序其挽詩之首予且悼且惜追惟先生之不可作矣而鄉之先輩日寡焉得不興懷以寄無窮之悲也哉遂忘其鄙陋述其說如此至於先生世家之詳德行之美備見于墓誌茲不復贅嗚呼使先生過矣不過得以行其所學先生之不過命也生則無辱沒有餘哀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夫何憾為先生其無憾矣噫後之欲知先生者於諸君子之詩有徵信余言為不佞也

贈齊知縣赴夾江序

予蹇劣無庸叨竊祿位而靡所裨益心切愧耻每樂詢天下賢士大夫取其所以勉察友楊君弘濟告予曰吾友齊復東字汝陽賢者也自幼讀書卓然有立即異於群學者有司考其德行貢于太學太學以其德行告于閣部遂擢以職仕為徐州蕭縣丞始至蕭縣大水漂沒禾稼蕭民來訴于汝陽求達于上汝陽曰水殺汝殺粟事固實在我豈不欲為汝聞于上耶然聞于上必覈實至再三俟覆至汝始得服力於田畝如是積日既久則汝之田遂不待耕矣今歲不耕卒歲之計汝何仰乎汝不若因其汗下者種以穀因其高亢者藝以麻豆則汝之田不致於荒蕪而

官府之供輸亦不致於久負矣民從其言退即就耕是歲收入倍於常年衆咸悅服隣境有以水災聞者卒如汝陽言也先是民間輸租皆小米及是納大米恐歲以為常汝陽即以實訴請勿為例竟從其言無何以事去民老少相率送于道及至京謫役于靈鷲山視其篋蕭然無一日之資汝陽處之泰然不以為意既而編隸兵籍亦然會有以汝陽之賢聞于有司者遂援之除蘓之嘉定令邑素繁劇汝陽治之易耳耳暮寮有不律者即數其過以黜之首言薦舉須用實跡即是其言其為政治率欲効古一毫不善不肯苟安其居家甚貧暨居官不異於家每食飯一蔬

一品無豐饌異味凡遇祭得肉即分與群下不以過三日所居官舍未至之先常有物為妖人無敢居者汝陽至有告者曰此有怪不可居汝陽弗聽居之妖竟不作未幾丁父憂居喪守禮哭踊祭奠率如節歡粥食菜果必以時杜門不出謝絕人事人見其如此歎曰人須學古人我且由齊汝陽學矣予聞其言每慕其人而心私識之今春汝陽服除來朝始與之相見觀其言溫而志慤雖貌不逾中人而其卓然以德行自持者信如弘濟之言也乃歎曰人之學行欲勉至乎古之人者不過真知實踐而已若汝陽者其真知實踐者歟觀其所行類皆若是求至乎古之賢者

亦何難之有今改授蜀之夾江宰將行弘濟來言曰汝陽德行嘗聞於予者也今有遠行願索一言以為贈予即許而不辭於是述其德行之美寘于簡首且以告吾黨之士俾知汝陽之賢也雖然夫幼學壯行者固士之常然而真知實踐者蓋寡在也徒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汝陽知而能行非惟於已克修而在人亦得以蒙其惠今之去夾江也余知其躬行以率民也觀其德行而成化異時賢者輩出如汝陽者將必有其人焉汝陽尚勉之以慰予之所望也予學問無所成方賴友朋以教其不逮適見汝陽冀有所取益而汝陽還有遠行竟不得以沾其麗澤徒負拳匕之

歎汝陽行矣幸時惠我好音以正予之不及

贈呂從周之平江文學序

士之仕也思得祿以養其親非苟仕而已矣使仕而祿不
及其親雖富有萬鍾食列方丈亦為徒仕矣是故古之仕
者將以行其道也其或家貧親老道與時違而亦不得不
仕故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謂欲得祿以養
其親也古者田必井授仕者世祿而黎民不飢不寒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故人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而仕者必俟以行其道可也孟子之時其
法已敝由是世無恒產之家人有為貧之仕降及後世仕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四

雖為貧思得祿以為養然仕者或一得祿東西相遠越數
百千里雖欲一及其親詎可得乎甚失為貧而仕之意

太祖高皇帝許親老者移近就養其法良便石首呂君從周
曩由科舉發身署山西蔚州學正以母憂居家今年服闋
來朝以父老乞附近就養遂得署岳州平江文學平江去
石首絕數百里而近從周仕於其間祿得以及其親而無
遑離隔越之憂士至於此亦云幸矣復何憾哉從周將行
其內弟楊君弘濟華其歸求諸士大夫賦詩以贈之且命
余序其首余以不才幸叨祿仕違離親側不得以朝夕養
顧從周之歸也焉得不敬羨歟天下之所同者人心也心

之理仁義而已矣然孝弟又為仁之本孰有不感發者哉
從周之歸平江迎其親以就祿竭其奉養之誠人將見而
化之興於孝與弟有不必言而從也亦其心之所同然
耳余既書此以復弘濟之命且將為平江士君子之賀并
為從周得祿養親之慶而有見夫古道之可復也

贈劉司征序

余友劉君公潛言於余曰吾宗人伯紀仕為將樂司征以
考滿而來今將復任願求一言以為贈按劉氏為歐陽公
鄉之望族以儒為業科第相承累世不絕簪纓蟬聯至今
尤盛伯紀克守其世家不墜先緒在洪武間有以才能為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五

遂得仕為今官又能恪盡乃職以考書最是亦難矣夫人
惟患恃其先世有足以高人而在已則不之修恃其才居
下位而弗共乃職往々於家則墜厥聲於官則曠厥事舉
無足稱者今伯紀無是二者於劉氏則為賢子弟於笑商
則為良司征豈但無忝於祖考而亦不負於朝廷用之
之意也今其重歸將樂也余益為之喜夫將樂本龜山
先生之鄉二程夫子講道於伊洛先生從之游得其道而
南其山川秀麗人物繁盛甲於諸邑余嘗欲遊其間以觀
先生講道之所追想其流風餘韻然僅一望其境而歸不
得以撫其遺跡至今猶以為恨伯紀幸宦遊於其地得以

罄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先生遺風存者必心領而意會之矣其所得有非他人所能與知而伯紀獨知之然於余尚有憾焉余意深山長谷有得龜山之道樂而不反者伯紀儻尋而師之於先生之道必有得其無言之秘異於所想望而得者夫如是則伯紀之仕不為徒仕而學亦不為徒學矣伯紀行矣予俟子重來而卜之必將有以啟發於余也

善樂堂詩序

人之所為皆委責於天而不責之於已天為可必乎天未可必也已為可必乎已有可必也人惟求之於不可必而

不求之於所可必故天下之事常相反而不相同也天下之事相反而不相同則委之曰天也非人也是其惑不既甚矣乎夫人惟當修之於已而不責之於天修於已苟善矣則其以類應者有不求而自至苟昧乎善而惟惡之是從欲責報於天得乎或曰斯理之難曉在已有可必亦有所不可必也類于善人不為惡矣然則類于何為而天盜跖惡人不為善矣然則盜跖何為而壽善惡之報何其相戾乎曰是不然類于雖天而其善與天地悠久盜跖雖壽而其惡亦與天地悠久豈非在已者有可必乎於乎善可為而惡不可為世之人莫不知之然能違惡而趨善者往

往蓋其要乃昧乎在已而惟取責乎天為乎其可必哉余每於此而重有所感焉適歐鄉陳氏啟明告余曰吾家本寒族然自吾上世以來知為善而不知為惡吾父獲為善之報嘗名堂曰善樂吾父志也今吾父既沒吾敢不夙夜以戒以敬承先人之志乎於是求當時之能詩文者以發揚其義凡得詩若干首然未有序以弁其端願求一言以為規余聞其言乃嘆曰陳氏一門克有其善可謂能責之於已而不委責於天其為善不既實矣乎惟其在於已者實有是善故在其心者亦實有是樂謂之善樂不亦宜乎視彼浸淫于聲色酣醺於歌舞取悅於耳目之好得其

外而不得其內者以為樂其與陳氏之樂相距豈不遠絕哉矧余嘗登其堂觀其子姪之繁衍兄弟之怡怡是皆善樂之徵而取獲於所可必者也於是不辭而為之序且以戒夫世之委責於不可必者云

贈劉子相歸田序

士之抱一才一藝將以求用於世於進身之階百計以求之紆徐曲折迎合遷就必欲得之苟得矣則中心喜悅夸眩於其妻子驕傲於其里閭其有不得則其心恒戚戚然以耻士之求利達者類如此其去古之人遠矣哉古之君子其仕也以道懷藏仁義取足於已其上者必俟乎人君

致敬盡禮然後出而仕其次則必公卿大夫聞其賢舉而用之然後起然猶有高世絕俗輕視富貴長往而不來者雖萬乘之尊不得以屈之其亦異乎今之所謂士也嗟乎奔競之風生而廉耻之道息其要豈非澳忍自售之徒有以斷喪之也歟今之取士非不嚴矣然而卒不聞一人卓然於功名事業之間彷彿於古之士者豈盡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寧不以濫進之塗開賢者耻而屏跡親昵之私惑薦舉者忽而鮮擇歟今之用人欲得賢者必考其德行及其才藝詢之於鄉黨察之於州閭衆咸曰賢然後試之試其果賢然後用之如此則奔競之風可息而自售之塗

可塞矣余每於此與二三友朋莫不痛惜而熟講之然未足以拯其弊竊歎廉退之風不得而作也鄉先生劉君子相以長沙文學薦舉來京師與余相見觀其無一毫仕進意余甚疑之以爲子相窮經力行將以致用今其出也適當斯時而其志乃若此非余所能知也未幾試于翰林一不偶即辭老以歸絕無顧惜留戀之意其視夫紆徐曲折迎合遷就者大不侔矣人之知子相者咸曰以子相之學乃足以爲人師表然而卒不合者豈非命歟子相曰吾老矣血氣衰矣吾尚何心以求祿仕哉得之不得吾何較焉乃抗手而別其志亦異夫尋常之所爲矣於是士君子咸

高其行賦詩以餞之屬余序其首余因書此以贈其歸

贈巴典史歸任序

京師天下之都會也四方遠近之人日萃于茲於凡有司之能否政事之得失善惡美刺交接乎耳若觀乎目未有是之親且切也故聞一賢者弗以位之崇庠士大夫交口而譽之稱之于公卿夸之于同列惟恐人不知其善聞一不賢者則交口而嫉之訴之于公卿揚之于同列惟恐人不知其惡是以賢者之名益彰而不肖者之名益損嗟乎人之賢否關乎世之好惡者如有民社者盡知所省懼哉余居京師於人之賢否亦樂稱道而夸揚之每聞泰和

主簿朱嘉吳勝祖之賢士大夫稱其仁厚廉公明辨果斷民咸戴之既而以疾卒于官舉邑哀慕余亦爲之痛惜又聞其典史巴氏壽山之爲人和厚平易克有所守萊蕪處食處之裕如其贊縣政以愛民爲務每泣車未嘗施鞭箠車亦不勞而舉稱道之者往々如出一口故聞之者咸惜其賢愍其居下位而弗克以盡其才也今年春督運來京師於是嘗聞壽山者咸曰昔聞其人今得其實觀其怯然一布衣殆與昔之所聞者不異其爲人果賢也哉夫人於富貴利達求足於已者爲易得而欲其名聲稱揚於士大夫之間者爲難得且壽山一典史耳以官論之則至卑而

能卓然自守乃遂得譽於公卿間夫豈易也哉觀夫言與行違名浮于實欺誑於一時而貽虐于生民者位非弗崇及不能若是為士大夫之所唾棄其視壽山能無愧乎是以不可不慎也壽山徽之歙縣人曩以國子生除今官當言路者廉察今之典史將必有超拔之舉余知壽山亦必不久於是任矣今竣事將歸西昌仕于朝者合諸士大夫賦詩以餞之徵余言為之序余因書此以贈之且以規于凡有政事者

贈王都督往鎮雲南序

古之善交者不以窮達易其心不以患難改其操惟視夫

義之所在雖死而不避者若管鮑陳雷是已其人雖已遠而其風足以使人興起要其所為實曠世之所罕有故人人喜稱而樂道之世俗之輕交也其來久矣雖翟公猶不能免於一死生一貧賤之嘆况其他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當是時賢者固多孔子獨稱晏子之善交者以見夫世俗之偷而人之篤是道者鮮矣夫道有汗隆俗有升降孰謂今之善交者不如古之人乎若都督王公思忠徐公子安可以觀矣二公垂髫交志同道合誓相歿生而不改易非惟見之空言而實見於所行也徐公嘗阨于難王公以身保之極言犯死不顧所謂死生之交者於斯見矣

管鮑陳雷尚何多哉昔王晉公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世謂晉公有陰德以致子孫之顯融今王公之於徐公雖其素交之深薦非彥卿之事可擬蓋忠厚之風有同於先烈者歟然雖不能因言而免其家禍當時孰肯伸一語以自處於嫌疑之際乎是蓋人所難為而王公能之亦曠世之所罕較之於古夫何歉哉今王公承

天子命往鎮于雲南徐公若有所不忍于別者乃道其平生交友之誼來于予言以為贈夫雲南邊陲之地負固阻險服從最後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即命重臣以鎮之於今二十餘年畏

威懷德弗敢有違今

天子嗣登太寶撫念黎庶無間遠邇一視同仁故重選人以鎮茲土王公適膺是寄夫宣

上德而達下情者臣之職也今王公為

天子重臣其必能體

皇上憂勤四海之心以綏靖一方使九重宵旰無西南之憂遐陬僻壤霑雍熙之化則公之是行也不在于戈驅迫之間而在安輯教道之耳公宜夙夜匪懈以副

皇上圖治之心然公急義人也其於交友之誼尚篤如此而况於

君命乎徐公曰然請書以為贈

贈行人楊渤使安南序

聖天子即位之初仁恩溥博旁及無外四夷異域仰承德化畢獻方物惟恐或後乃永樂元年安南遣陪臣奉表來貢聖天子嘉遠人慕義於是命使臣往諭焉而行人楊渤實膺是命戒行有期京華之大夫士多賦詩以餞之中書舍人吳某俾為之序夫安南居南荒萬里外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字內奉職來朝修其禮物逾三十年罔敢或怠而朝使往來宣布德意亦比焉然而克共其職不辱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君命見諸紀載者每有其人至今猶能使人起敬為使臣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勵乎哉余觀古之詩人詠歌使臣者有曰每懷靡及夫宣上德而達下情者使臣之職也苟有每懷靡及之心則於其職分豈有不盡夫君之德猶天也天不能遺物必假四時以成歲功君不能徧布其言必命使臣以宣通德澤為使臣者詎可忽乎然渤嘗將命徧于四方矣其言語行事素所練習今是行也益當展其所蘊以誕敷

聖天子之休命俾遠人漸濡聲教達於禮分以明夫綱常之義者渤之責也遂書以為序

贈周貳守復任序

古之善為政者不必求赫之聲籍之譽惟勉夫所行之實而已為政者循夫赫之聲籍之譽苟使得之而過于其實如王嚴之於并州何益之有所行誠有實惠及于民雖夫赫之聲籍之譽庸何病焉古之善觀人者亦必不干彼而于此也夫聲譽未必無也要必合乎人心之公非違道以干之自然而得之者然後為君子之善治乎世不知此為政者或專事以綠飾觀人者或取之為重輕苟有學古行道之君子則亦何以自見哉昔歐陽文忠公承包孝肅公尹開封公不事風采無赫之聲或以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所長短舍其所長強其所短以徇人求譽我不能也既而大治君子於此孰不稱道而歎慕之謂公之善為政也嗚呼以歐陽公之所為當時之言者尚如此矧夫今之為政者數處陝江右文獻之郡也凡為政於是者苟非其人未有不即得政而能有譽者鮮矣富順周侯均福來佐是郡與太守金華朱侯協力一心撫字庶庶興利而去弊修廢墜而振綱紀孱弱者得其所奸慝者不得作郡之人無老少咸喟曰侯吾父母也寒能衣我飢能食我勞能逸我使我亡飢寒困苦者侯之惠也其不求赫之聲而得夫籍之譽夫豈偶然哉且人譽侯者

若此余則以為不在於是自侯下車佐守出令政不苟察
善祀鬼神三年怪雨盲風不作五穀蕃稔民皆樂業境內
熙熙有古循良之風於此則可以驗侯之為政與及民之
實惠也昔之觀人者入其境田野闢道路修而其賢否已
瞭然苟有使者如范延貴之過境則侯之所為又何藉乎
人之譽乎有公卿如張復之之求賢則侯亦將如張希顏
之獲升矣惜觀賢察能者異乎是侯來考課於天官績稱
為最將歸于郡凡廬陵之士喜侯之重惠于是邦咸賦詩
以饒之徵余言序其簡首余知侯為深故獨舉其實又嘉
與士大夫道之然非所謂譽也侯學古而行道樂與賢者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辨明夫仁義之美知夫譽者非侯之意故特書此以贈之

一視同仁堂詩序

京口王從善氏以醫名家尤長於針灸受其濟者頗多郡
太守楊侯適以一視同仁名其齋

靖江郡王書四字以與之前太常少卿高公遜志為之記
而士大夫多賦詠之然未有序因友人張某求余序其簡
首余雖弗及交於從善知其為尚德之士者歟某致其言
懇惻姑不可辭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
者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莫非已也醫家者流本以活人
為務其所為庶幾乎仁也夫人之有疾非特痛苦于其體

膚抑且死亡以之故為醫者不可不慎存夫閔恤之心以
拯夫人之貼危也近世之弊苟利之徒挾伎以攘人之貨
財人有疾不即愈之反投劑以甚其疾痛使人求之愈急
而已愈緩不如是不足以得利之多也及得利然後以一
劑愈之則疾痛者之受其苦已多矣噫此其不仁甚矣從
善獨異於是常積善藥遇有求者則即與之未嘗有一毫
計利心凡人有疾甚若已有人獲其惠者衆名其齋曰一
視同仁夫豈過情哉昔柳子稱宋清之樂施為清之言曰
取利遠而獲報厚蓋不求於衆人而或在於一人從善之
所施無間於富貴貧賤其均無所望於報豈不尤賢於清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五

者乎柳子謂清居市而不為市之道以諷當時之人然未
嘗以仁許之今從善得以仁見許於人者其賢於清遠矣
由是推而行之達乎天下之理夫豈遠於仁哉

濂溪遺愛亭詩序

濂溪周子繼百世之絕學開萬世之堙塞其道學之傳學
者當如飲食布帛不可一時而舍也今之士苟有志於聖
賢之學者弗由其言則不能以探夫聖賢之賾鮮克因其
語而悟其心也余嘗讀愛蓮說觀周子心游於道若無與
於物乃有取於蓮者以其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

棄翫焉且謂蓮花之君子也余謂周子豈真愛蓮哉特愛
夫君子之人而有以取於蓮也故曰同予愛者何人蓋深
有望於將來者乎雷州劉成章氏好學之士也始由太學
生仕為延平之沙縣丞嘗於其公廨之前植蓮一池構亭
其上日翫遊於中間誦周子愛蓮說因其語而得其心乃
曰此濂溪之遺愛也遂以名其亭其心之所得者必有以
契乎言意之表非拘於愛蓮而已也愛乎周子之道也
夫舉近以見遠即此以知彼苟非善學之士有所不能成
章其可謂善學者歟其有得於周子之道者歟夫以蓮之
愛成章既有以同於周子安知於道之愛其有不同於周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三六

子者乎雖然周子之道天下之通道也非一人所得而私
至其著圖以闡陰陽之秘作書以發精義之蘊成章必能
先得余所未得余將因是而質焉成章來 京師將士大
夫為之賦詠者詩凡若干首介中書舍人吳某求余言以
叙其端故為之說如此云

送鄒全州叙

自古守令以久住高美以驟更數易為弊也夫守令民之
師帥凡任夫一州一邑之責者一州一邑之民情物態與
其利病務必周知然後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夫環數百里
而為邑民情物態與其利病豈能即周知之必俟久而後

可見我

太祖皇帝深察乎此一洒先代之弊故守令之任率以九載
三考而觀其殿最然後為之黜陟著為令蓋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之意夫古法之不行於後世者其來尚
矣往比治效不復三代之盛者大要責任之速故也是以
官之去職如遞傳舍民之疲弊勞於迎送故官之視民若
與已不相干而民之視其官亦易比耳由是上無及下之
惠下無敬上之心上下之間交相慢易求其政治之復古
可得乎要知欲復乎三代之盛者必久任然後為庶幾也
全州守鄒君希南守全之三年來獻其績于天官考稱為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三七

最且復歸于全比民之情弊將必能周知而悉舉也夫全
極湘楚之際雜乎溪徭峒獠之間其民情物態似未易遽
得而周知鄒君治已三載矣况今復臨之周其民情物態
去其害而興其利其政績之成亦可以徵久任之得矣余
知其重來則全之民必相謂曰我父母其去我也恐去我
弗復歸于我邦必有攀干轅卧于轍以相留曰我父母其
終惠于我乎夫然後可以觀鄒君之政與民之情也上下
之間寧有不孚也哉夫政惠之可以及民者惟守令為然
行一善政則民即感發一善令則民即服其餘雖貴為公
卿有惠及民而民鮮克知之鄒君今歸矣其嘉惠之及于

全人者可勝道哉其亦全人之幸也余將為劬君賀且以賀于全人於其別遂書此以贈之

贈黃德修序

太學生延平黃德修將歸省其親其友王永年氏來于余言以華其行余與德修且相知又與其師陳仲全相知之舊於其別豈可無言乎延平李先生之鄉也其山川明秀有九峯雙溪之勝士生其間者往々奇偉卓絕德修生平是鄉蚤游庠序承先生長者之教獲聞昔賢之緒論故貢于太學升于上舍有本者如此哉今居太學三年例得歸省將必有以慰其親而樂於鄉邑者也夫士之承教於

師者將以行於已形於家者將以施於國非苟為利祿而已德修昔之學於鄉固將有以施於國今學于太學其於施於國之道既審且備矣雖未及見於用然其質已具將無所施而不可夫抱已具之質歸以見其親則其親詎不喜且慰曰子昔者學於鄉所聞如是今遊太學所見如是而鄉邑之人咸相與誇異而稱謂之則豈不足以慰其親哉雖然此未足以為至也德修異時才見於用澤及於人可以顯親揚名夫然後足以慰悅其親者也余重為德修期之於其別遂書此為贈

送王壽州序

聖天子涖祚改元之初加意圖治屬下明詔求賢審官而

人才之至者必慎加遴選試其才藝之高下而罷任之於是宜山尹王廷傑適以考績來朝命其懸貳于刑科以觀其能否凡四閱月衆咸稱之遂起壽州守將行來徵言於余嘗聞廷傑之尹宜山也涖事明敏撫字循謹民懷其惠夫宜山遠處南荒絕徼之外其民則猺獞獠僚非一類也其俗則頑犷暴戾至難治也喜則人從怒則獸從往往誘而治之不猛不縱羈縻遷就不能致其帖然無事也廷傑為治蓋得是道故能安其俗民終其任不為寇盜於其

既去也而益思之是皆可尚也已今其知壽州也余知其為政將必有大於是者夫壽州邦畿千里之地民淳俗厚習於詩書禮義之教廷傑撫而治之如駕馭驥而馳于康莊之衢益得以展其才俊又非若宜山僻陋之比也將見廷傑之譽日廣而名益彰異時朝廷考其績而超擢之抑又不啻於斯矣於其行故以是期也

贈彭主簿序

曾生慎來言於余曰慎之友某好學而多能先慎出以仕今為宜倫主簿宜倫在大海之南俗至難治也某治之若

甚易已歷三年考來獻課于天官且將歸于宜倫慎與為友敢求先生一言以贈之且以勉其未至余與某無一日之雅且將何辭以易之顧自求尚有弗暇矧暇以言語勗人乎以此屢辭於慎而慎請益力於是為之言曰古之仕者非徒曰干祿取榮而已要必利澤可以及人聲名足以傳後世之苟利祿者則不然惟知貪慕富貴而不知愛民之道故身沒而名隨以泯而視君子之澤遠名流者蓋遠絕矣今某之主簿于宜倫者其當以古之君子自期毋曰簿之卑不足以盡其才而僅酬答於簿書期會之下於其適且大者忽而不究此則不可或但徇其名而不務其實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十一

徒取誇眩於外此又不可惟當盡其在己者而已蓋簿雖卑以任則重古者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郡縣皆有主簿以鈎考簿書非賢而有德者不以任之故仇覽為蒲亭長王渙開其以德化人署為主簿由是可見古之主簿必得賢者為之若所謂高士不為者蓋御史府之主簿也某尚勉之余知枳棘非久棲矣慎曰所言善矣請書以贈之

贈裴太守之通州序

鴻臚少卿建寧汪景亭謂予曰山東裴某曩嘗守吾郡庶而不暴不為赫之聲而有籍之譽既以事放歸田里

吾郡之人咸懷思之未幾以薦者復起為華州守踰年丁內艱去官今服闋來朝調知通州戒行有日凡交游者咸賦詩餞之欲求執事一言以弁其首予與某雖未獲一識面以知其為人之果賢否也然景亭信實之士其言不浮足有可徵乃不辭而為序夫人之為政不必求知於人而常揆之於心於心苟無所歉而人之知不知蓋不足恤也不求知於人而人知之則其譽毀一皆出於至公而非有偏好惡之私也某守建寧時距今已六七年今建寧之士大夫尚憂之如此是不求知而人知之也於是可以徵其為政矣今其知通州也移其治建寧之政以加于彼予知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一

通州之人士將必愛之者又有甚於建寧焉無患乎人之知者不如建寧也余

聖天子統馭華夏憂念黎元宵旰孜孜每詔銓曹嚴擇守令又責天下風憲者嚴治効凡有郡縣之寄者咸當勉力以副

上心況某歷任郡長州伯其於撫字之道孰究于心必不待督責懲勸而自有所施為矣通州自曩歲以來民困兵戈今幸蕪息某宜加意撫摩之俾生養遂而衣食足庶或可以少紓

聖天子一方之憂

湖西羅氏族譜序

永豐湖西羅氏族大以蕃當宋南渡時以科第振拔者先後相望至于今子弟守詩禮不墜其家聲信其積蘊之深而流澤之長也世所謂故家者非謂其他也為有禮義之訓相承於悠久以不覆墜于厥緒又有譜以著其世澤之所從來者也或者不知以為其他子孫守之有餘無事乎是往也見嗤詆於佩仁服義者及今視之則其子孫弗守門第移易亦有荒基斷礎漠然於寒烟野草之間為行道之所咨嗟噫是向之所恃者誠不足道夫然後知仁義之懿為可貴也國子學錄師程克紹其家世其心惟恐弗遠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

孝也焉以修其家譜以為譜者著氏族之所由來盛衰離合於此乎係有不可以闕焉者故序其世次則顯微者無不錄疏其派別則幽遠者無不存而又求當時大夫士以表揚之欲以垂示於後世其用心亦仁矣間來徵余言為叙姑書此于篇末將以告于羅氏之來者俾益有所勵焉嗚呼世之觀羅氏之譜者烏得不油然而有感於斯

蕭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非所以彰榮耀而示夸詡也蓋以隆孝弟美教化而善風俗者也夫聚一族而處有親者焉有疏者焉親者有服而疏者無服有服者其聚處歡洽孝弟慈愛之情

有不待於感發而動若夫無服者亦若是不敢有所違者有義存焉耳夫一族必有長凡有事而必以告焉者義也有不告焉者必群處而誚讓之故人獨耻蒙不義之名樂然於孝弟之歸由是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動必以義少而孤寒者不患無所字老而貧匱者不患無所卹不義不悌之習漠然而無也然則族譜之有功于世道者夫豈少哉吾鄉多大族而倚富蕭氏為著姓自南唐御史大夫儼來居之歷至于今數百餘年而蕃盛不衰若然者其積之有本也歟今其裔孫曰時選時微伯仲將其家譜續而廣之辨其親疏序其長幼定其尊卑其親而遠疏而近不以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

遠近而間其親疏也其長而貧幼而富不以貧富而紊其長幼也其尊而少卑而老不以少老而失其尊卑也秩然禮分之宜而不亂固足以示法於其鄉黨隣里而成其風俗之美而先王六行之教於是乎在矣夫世之恃慢陵厲虧骨肉之恩違孝弟之道者鮮為人之所容其視蕭氏之譜能不有所感乎蕭氏之子孫其必鮮有犯是名者其一有犯是名者將必不容於其隣里鄉黨矧於其族者乎時微曰然請書為序將歸以告于族之人庶幾有所勉亦以勗諸來者

贈王司訓往教會昌序

余外兄正所存氏幼失怙恃家貧子然無所依間往來余家不與群兒戲獨喜與予談論終日未嘗及世俗事每見人讀書心欣然好之然無資可致書籍偶得朱文公四書晝夜誦不離口雖負荷亦携行以閱一日淹熟背誦如流已通其大義其精衛未領其要乃慨然曰雖熟其辭未造其奧徒熟無益也於是差穀日齋沐焚香告于其先人欲求師以究其指歸矢學不成不已遂往郡學謁謝易菴先生先生聞其勤悉以其說告之即守其師說以躬修實踐為務靡有少怠先生併授以詩經教之習舉子業由是棄置家事不以經心雖隆冬歲暮不暫休遇歲大比輒遨遊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四

場屋與多士較藝其為文理暢辭質不合於有司故每不捷退則愈加勵礪恬然不以得失為意然尤好義凡人有急力可為者皆身任之不辭於物視非所有者不苟取嘗以公誼服其鄉人宗族長幼咸信而稱之故其行誼日著交游莫不愛重之今年夏度之會昌遣書幣走聘為其鄉校弟子員師來就試于京余時承乏翰林與相見未嘗一言及榮利但曰就試已非也隨所有而應之利不利有命不可違命以圖僥倖耳余觀其言則其志之誠而守之確其所得者益多矣既而試合式入選將歸于會昌中書舍人徐君崇威合凡相知者各賦詩為贈且以序屬余也故

道其所行之實以冠諸卷端非以為佞也蓋以張其美亦固以見夫世之所尚者有不在於其外者歟由是推其所得以施于會昌使其學者知去浮華而務實踐必於茲行余將有望焉尚勗之哉

秋闈小錄後序

人才之興闕乎氣運也氣運盛則人才盛人才盛故治道隆此古昔盛時致雍熙泰和之治者若唐虞之百寮師比成周之思皇多士可見已然盛治之時賢才之衆雖曰氣運所關要亦必在於教養造就之耳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五

上聖之資受天明命奄有四海為億兆之君師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興崇學校養育人才一道德而同風俗雖遐荒僻壤咸化其習四十餘年之間鈞陶士類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每三歲大比登其道德明秀才藝精敏者而任使之故領政要總出納典風紀司獻替及夫方伯郡守之職州牧邑宰之寄咸於是乎選得人之効萬古為盛意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物固以類而相感況乎

聖人在上時亨道泰諸福駢集而人才之出豈有不盛也哉矧夫教養造就之功如此其至乎所以德被黎元祚錫後嗣肆我

皇上誕膺隆眷克集茂勳秉義持仁肅清內難入正太室績述舊章懷保萬方紹開文治育才造士之功視昔一轍而士之際遇明時叨蒙樂育咸相慶幸莫不欲爭先快覩也洪武三十五年秋適當大比有司以期過奏以明年補試皇上可知永樂改元之秋京畿當試禮聘四方耆儒碩士以司選校而典文衡者循舊制奏取於翰林

皇上遂命學士臣王景侍讀臣胡廣以往受命以來夙夜祇懼顧惟猥陋弗堪至期入院合太學畿甸才俊之士凡千二百有奇皆奔騰軒輿奮飛鼓舞抽其秘思吐其華藻獻藝於文翰之場簡拔之力不敢不精以稱乎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中

皇上取士之意也乃選其優者三百人將刻其姓字郡邑及所為之文以為小錄監試御史暨京府官寮咸俾為序自古風氣之開人才之盛固由乎

聖人在上亦本乎作興之功唐虞而下而文王作人之功見於歌詠者尤著夫有作於前必有以繼於後文王既作人矣有武王成康以繼之故有周之士獨盛今國家養士我太祖教育於先

皇上作新於後人才之盛與有周比陪士之起擢于今日者匪唯騁其文辭尤當砥礪其志行他日升于春官入對大廷行將有官守言責矣當思其生也有關乎氣運之盛

為不偶然必盡心於所事以勉其德業如唐虞成周之士則於國家有無窮之休於已有無窮之聞苟為不然惟竊科名以矜世眩俗不以遠且大者自期固非朝廷育才養士之意亦非愚之所望於諸君子也

送太學士黃先生詩序

永樂十年春二月丙辰

聖天子推錫仁恩特賜在廷文臣誥命光榮其身以及其所生幽明存沒均被顯耀受賜者凡十有四人而廣亦忝在列十四人中有偏侍者有永感者而具慶者不過一二人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宗豫其一焉宗豫既受

胡公文集卷十一

四

命即走一介迎其父思恭先生來京師拜謝于闕廷先生且至服五品服蒼顏華髮神清氣和步履康強拜跽不倦人皆歎羨其壽老嗒其遭逢之盛也先生居數月有桑梓之思宗豫不敢強其意遂拜辭闕下而歸於是凡與宗豫為寮友者咸賦詩為餞屬廣為之序竊惟人之仕也莫不欲得其祿以養其親亦莫不欲得榮名以顯揚其親然而得祿以養其親者或猶有可及得榮名以顯揚其親者蓋有所難必也如子軍之偏侍永感者雖仰荷聖天子之寵光祿足以養親而親不遠榮名足以顯揚其親而親不見深有慨夫二者之難得先生父子獨兼人之所

難得者而得之豈不重可慶乎且以廣之非才承乏翰林
夙夜惴惴惟恐情隆恒與同寮切磨警勵修其職業以求
無負於

聖天子寵眷思欲一聞父師之訓有沒齒不可得之恨而先
生父子家庭之訓必有出於橋梓天器之外者而予輩不
得以聞於此故尤以羨於先生父子者也先生歸矣奉五
花之雲章繫皇辰於奎壁光耀鄉閭優游晚景以樂太平
之樂時有嘉訓以教令予願無靳以相及

梅氏族譜序

余郡之南關有大學生梅君和不持其家譜至京徵余言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八

為升余觀其世系出自北海殷梅伯後歷傳至漢而生錡
錡為漢番君將伐秦功大封十萬戶侯世襲祿位自是族
大嗣繁盛處江右有貢捐別駕職曰吉先世居豫章自子
若孫詩書不絕作求世德傳至元末明初有和勲和不和
樂兄弟為吉先之耳孫避難吉顓和勲散居章貢和不散
居吉州和樂仍守豫章祖墓然和不余自弱冠時在薊城
山祖居處得交時相往來彼之為人毫無吝嗇喜讀書愛
飲酒賓朋至家慇懃道洽有忠厚長者風誠為有道之士
也故以譜牒屬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言族譜之作昭孝子
仁人之念也遠總前哲之芳徽後啟嗣續之繁衍且以著

遠近分親疏別尊卑序昭穆非仁孝者孰有志於此也矧
和不又係先世顯族後裔流離播遷之遺別宗室於數百
里之外接見時稀會晤無期不有譜牒以紹其傳則世遠
年湮將何以明其遠近親疏尊卑昭穆之倫焉得不急
修葺乎譜者慮子孫睽遠遼遠歸家無日一旦浩然而有
思歸之志不知其本源之所自出而先人之湮祀不幾頓
喪乎後之為子孫者可不因其流以索其源尋桑梓之居
以為歸宿之地而有墮擇底根之誅哉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四九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二

序

贈湯司訓序

蕭氏族譜序

鍾氏族譜序

草堂李先生挽詩序

贈吉安尹蕭雲高序

石室山人挽詩序

贈魏太守之四明序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望雲思親圖詩序

安成潘溪劉氏族譜序

贈石彥誠之徐聞令序

贈劉孟獻序

黃氏族譜序

端員外交游翰墨序

劉道章先生挽詩序

送劉孝彰序

贈胡能定知侯官縣序

彭叙古挽詩序

劉蘭所家世序

贈郭正己序

溪山清趣圖序

贈劉氏錫振歸永豐序

帶源王氏族譜序

孝友堂詩序

劉朝紳文集序

繁矩齋文集序

泰和楊氏族譜序

贈李縣丞序

贈劉迪哲序

安成王氏族譜序

贈林參政序

龐氏族譜後序

上邳劉氏族譜序

送王瓊州序

贈胡遂安序

贈給事中周議重使古剌序

夏派劉氏族譜序

胡氏族譜序

湯如川挽詩序

贈進士曾生還鄉序

贈楊廷振先生南歸序

贈劉太守之懷慶序

周易備觀序

集句詩序

天台趙氏族譜序

再賦八景詩序

贈鄒太守之紹興序

高氏族譜序

湖田胡氏族譜序

贈王榮歸閩序

鍾敬晦文集序

北京八景圖詩序

送彭子裴訓導歸陵序

南舒秦氏家譜序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二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德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官 重梓

遠 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閱

全 弟 拜 恩 校 正

序

贈湯司訓序

湯禮文儀以薦來北京授宣城訓導微予言為贈予惟訓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一

導以官則卑以教則重有師道之責學至於為人師其責重矣為訓導者苟知其所重則必不敢自輕必將謹其為師之道夫師者模範於人者也以一人而模範於一齋以一齋而取法於一人行已操執必循乎軌轍進退周旋必合夫矩度所以昭德揚義使人觀感聽服而成化雖云一齋之小而繫乎人材養育之效為甚大何則夫生員由鄉學而貢大學亦有即登科第躋膺仕馳令名者要皆平昔師友講習學問有以培植其根本非驟進而遽至也其為人之賢否一皆由於教迪之功何如耳由是知訓導之教於學校人材為最切不可以凡近觀之也今文儀任訓導

處師之責其知所以自視之重則必不為苟且之教當博

學洽聞以克於已推其所有以及於人謙卑以自牧和順

以接物相率以仁義之歸而不為尋常因循之習則人材

孰有不成教道孰有不至哉若曰已之所任者小無係於

大非但人材無所成就於已之工夫亦復茫然矣文儀年

富力強資質溫謹可以造道予之所望之者非特於此尚

欲其勉進於聖賢道德之懿若惟安於是而不加於自勵

此則非予之所望也文儀曰敢不拜教遂書以為贈

贈郭正已序

洪武庚午秋正已與予同游南越眺蒼梧鬱林之奇訪羅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二

浮勾漏之勝尋尉佗伏波之故跡遐思遠覽慷慨於海烟
荒漠之中相與豪吟劇論極才情所至時正已年未三十
予才及冠二人者年甚少意甚相得雖嶺外風土異宜能
確然自持不為常情所易疫則相與篝燈讀書或踰中宵
乃寐或達旦始休人皆嫉予二人之異已恒指笑於市亦
莫之顧間有疑予二人者亦莫與辨如是者數月如正已
先歸予尚留滯予去正已恍然若失左右手明年予方歸
復入閩而正已亦他遊矣又明年予歸自閩後一一年與
正已得一再握手於鄉邑自茲遂相別於今幾二十年今
春正已忽來京師訪予于玉堂之署視其髭髮已皓然予

覺視亦茫也矣予憶與正已別時俱少壯而今皆若是慨
人生之幾何而衰老漸及之遂質問正已別後之所得正
已告予曰自向者之別凡載度嶺海涉鯨波復入洞庭泛
沅湘盤旋于荆楚之間入瞿塘上三峽歷覽巴蜀探青城
峨眉之神秀求司馬相如楊雄杜少陵之遺迹噫若正已
之與予別雖久而其遊覽之所得則有倍蓰於予者矣雖
其蒼然者見於外而其克然于中者有莫得而知也豈得
不為之嘆羨哉雖然予深有望於正已也正已其能不靳
以所得而教余者乎正已其無使予之寡聞也且正已又
將與予別第未知相見復在何時異後日之會正已之得

胡公文集卷十二

三

又必多於今日矣正已往哉予益重有所望也正已姓郭
氏善詩能琴喜交游予邑人

蕭氏族譜序

泰和南溪蕭鵬翔以其家譜介其甥鍾啟晦來請予為序
且曰譜其兄鵬舉之所修也嘗欲求執事序于首未遂而
沒予與鵬舉交鵬舉篤信君子也居官以廉介自持攻苦
澹泊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鵬舉尤好義嘗與其季父讓
死於公庭當時聞者見者莫不嘆異人為之著駢義傳今
鵬舉已矣而鵬翔復能成其兄之志又以譜序屬予余不
得辭按蕭氏始由金陵徙長沙又自長沙徙永新又自永

新徙泰和至南溪復三徙矣其詳具見譜牒江鄉故家自
元季兵亂零落者十常五六求如南溪之久而不替甚不
多見且又有如鵬舉兄弟競爽一時故能益大其家穀其
賢於人遠甚今之為故家子弟不思前人世澤之美以培
以植乃有匿慝推剽以贖其家穀其視蕭氏能無愧乎然
則蕭氏之重其族譜蓋知所本也重其譜而不敢以輕所
以著前人之美為後人之勸且以昭其繼承之序使久而
不紊以廣其孝弟之心豈不為世道之一助云予故著鵬
舉行誼之槩以為之序使其家有所取法知家穀之不替
者由夫賢者有以維持之庶幾敬承而不敢以忽也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

溪山清趣圖序

樵在山漁在水終日處山水之間而不知山水之趣故恒
不以為樂居山水之間而深得夫山水之趣而樂之者惟
賢士大夫乎嘗觀古之賢士大夫棲遲於山水之間其跡
與樵漁固無甚異然而放情適興以樂其樂陶寫性靈暢
為吟咏探幽鉤微鼓動萬物之表發舒造化之贖凡一丘
一壑煙雲草木蟲魚鳥獸與夫朝暮晦冥之變態四時寒
暑之更代無非為吾之資一物之流形與吾心之妙用相
為流通夫何有所牽係而役使之哉惟其如是故能得其
趣而樂其樂有以異於衆人者也予邑黃仲聚蓋得古人

之趣者仲聚居山中據溪山之勝恣情吟咏優游涵泳
俯仰于古有所感寓於一詩手發之雄詞藻思摹狀萬物
各極其情態追蹤於建安之後馳騁於大曆諸才子之間
雖居溪山之中而超乎形迹之外實異夫尋常拘七以役
其心志者之為間得古畫一幅翠壁青嶂雲嵐曉夢林屋
幽邃舟人行旅之往來烟汀霧渚之掩映曲盡夫溪山之
趣境與神會遠名之曰溪山清趣士大夫為之賦詠徵予
言為序余觀仲聚居太平無事之時徜徉於林壑之間深
得夫山水之趣以為樂而區七之言又烏足以盡仲聚之
所至哉欲盡仲聚之所至者當索無言之言與溪山之外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五

也必有能賦者為道之

鍾氏族譜序

泰和鍾啟晦持其家譜徵予為序余讀啟晦自序知其譜
嘗阮於水乃日夜構求補苴以復其舊啟晦用心可謂勤
矣按譜鍾氏系出唐越國公紹京之後公以平韋氏難夜
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後因上疏
讓官詹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昔我先
人守彭州時嘗記紹京刺彭州數事史傳畧而不載豈有
所遺耶今觀其譜見鍾氏子孫之盛蓋其積累之厚有由
來矣啟晦自其八世祖朝奉大夫文正徙居泰和世世讀

書入仕故鍾氏為泰和名族今啟晦又以文學拜

趙王府伴讀譙勤小心論議正直觀其外則瞿然一儒生
求其內則確然自守有非世俗所能移者凡稱其為鍾氏
之子孫也況其子弟族人又皆能世守其業是則鍾氏之
澤流而未有艾其家譜誠不可無也近世宗法不明譜牒
多弊往七有岨興之家妄買譜牒以偽亂真者有矣頽波
汎濫蕩而莫止士大夫之家受譜牒而為文者動積几案
曾不考證其源流輒采摭典故數語於上謂之曰族譜序
者此誠有可恨也予每惡此有來求文者固拒之庶幾少
矯其弊顧以一喙而欲勝衆口亦難矣執獨於鍾氏之譜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六

序之而不辭者蓋與啟晦同鄉郡且相知有素故樂然而
書之使鍾氏子孫讀予文者知重其譜而不敢以輕售於
人此蓋予之言亦啟晦先人之志也

贈劉氏甥振歸永豐序

予甥劉振別予九年今冬承其父母之命來省予于京師
出所作經義數十篇求正余讀之皆有合於經旨而無相
背者屬予承乏禁林荷

聖天子恩眷之厚夙夜憂畏弗敢怠豫庶求寡過以副

聖天子寵任之隆晨入朝昏暮始歸七則親戚滿坐相與序
契闊而道舊故且弗能決心矧暇與振論文哉雖於振一

詢其父母以長之外他事未悉及振亦知予之無隙而亦絕口不敢言居月餘告余將歸余懼其無以復其父母之命言於其兄弟朋友乃為序以贈之曰夫學者不以能文為工而以窮理為尚不以已知為得而必以實踐為至研幾於精微之蘊致要於道德之歸彙傑之士有志於古之聖賢者不居於一得之小成而必求造道之極致故言出而可以垂世立教王公不能與爭名四海仰之以為法夫亦豈嘗有意於為文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者德之華克於內而自形於外苟內有所不足則其光華亦不外見譬之泰山喬嶽出雲烟而吐風雨藏虎豹而蟄龍蛇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七

草木生之而貨財殖焉若是者其蓄之厚也譬之滄海納百川而不見其盈浴日月而不見其際波濤浩瀚晦明變化於倏忽之間茫乎渺乎莫知其極若是者其積之深也若夫一簣之埴蹄涉之流豈足以擬太山之與滄海哉孔子孟軻之道太山滄海也衆人之學蹄涉簣埴也故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至於海斯亦海也衆人學聖人而至於聖人至於聖人斯亦聖人也今語人以此狂者必嘔也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蓋有所不足學者也委靡崔嵬者則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其何敢企望焉是二者俱不得乎中道求其能入聖賢閭奧者寡焉夫聖賢之道載諸六經皎然

如日星坦然如大道有目者皆可見焉有力者皆可行焉特昏愚者不見不行耳荀卿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學至乎殁世而後止昔者濂溪周子生聖人數百載之後卓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其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闡孟子立言開覺後世其功大矣周子續聖人之傳者其言豈夸我乎有志之士於此而奮興上探聖人千數百載之蘊於開物成務之學豈無所得於其心哉否則圖冠句屨衣絲食粟而已矣余自早歲雖常有志於是執德不弘拘於苟得智不足以辯惑勇不能以力行上下於科舉之學然既得之而於所本者蓋淺矣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八

故進不足以致君澤民退不能以修辭立德顧歲月如馳補過不贖雖悔何及姑以予之所甚病者告振俾知所儆然山林之日長其尚思繹余言毋亦蹈予之悔也夫善射者百中一失不足以言善射善御者千里一蹶不足以言善御善學者一類不通不足以言善學振乎不勉之哉歸而求之有餘師

草堂李先生挽詩序

草堂李先生歿幾二十年士君子哀而惜之者猶一日得挽詩凡若干首先生長子孟昭彙次為一卷徵予言為序顧予之淺薄豈足以表揚先生之潛德哉然為童子時嘗

從先生仲子游已熟聞先生文行之懿起敬慕而不可以企及焉者矧今孟昭有命其何敢以固陋辭先生家都城西世為詩書之胄其學根據於六經其文章溫厚和平氣充而理暢其居處動靜之間必由於矩矱而不苟其才器有餘而所守益慤故兩佐劇縣有善惠及民殷譽著聞其民至今思之晚退休于鄉恬然身娛杜門著述博覽該貫不留心於世慮故享有壽齡愉然終於牖下於平先生之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古之君子有一行之長或得於此而違於彼然猶足以成名於當時雖公卿之貴桓桓之榮不能以尚況先生兼人之長而有之其與古之君子卓然而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九

相高者其德行文章之美或者猶有所不逮焉先生其可謂盛矣予固書所深知於先生者以為序蓋凡知先生者無俟予言用以告予不知先生者先生諱鼎字克貞草堂蓋學者之所稱云

帶源王氏族譜序

邑之南芙蓉之東嵩華之麓其地曰帶源兩山疊夾盤互如城一溪中流清寒瑩潔可鑑可濯王氏世居之列屋于溪之兩傍雲峰烟巒蔚然靚秀修篁茂樹左右蔽蔭絃歌之聲旦暮不絕望之訝然而深廓然而有容浩然塵雜之俱亡也王氏為衣冠望族雖歷變更之而其業不廢蓋盛

或者以其山川之氣會結深厚故其發舒之久遠余獨以為不然王氏世儒家日親詩書禮樂之教長以訓其幼以承其長蓋自為童子時已不習外事薰灼漸漬以成其德其來也遠矣況其里舊建夫子廟歲時朔望長幼祭拜序登降揖遜之儀於其中熙熙然鄉閭之鄉視他為莫及故其宗族之盛人才之多代有顯融由其風俗之厚詩書之教使然也進士王君樂孟以其家譜徵予言為序嘗觀族譜之作君子所以重本源而厚禮義成教化而美風俗尊也而卑也明其親疏之本序其昭穆之倫雖百世之遠而不失也若夫譜之不作未及數十年之久而錯舛謬亂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十

尊卑倒置而恬然安之莫知愧赧此可為世俗大息也宜乎樂孟拳拳於是非徒可以淑人心厚風俗其所以重本源篤倫誼而望於後世者至矣夫以王氏詩書積累之厚循其禮義之教其綿也而來者無有紀極尚思所以篤其道而不廢是予所以重有望於王氏之來者至於序其世系之詳而予友解公備矣予故書王氏之所以至久遠之由者厠於其後吁苟知重其本者觀是譜必有感發於予言

劉蘭所家世序

久見解君大紳為劉子蘭所序竊想其志潔行芳而嘆

南公之有克家子也方今氣運昌明猷為幸奮懷瑾握瑜之材莫不雲蒸霞蔚映日月而輝山川士逢嘉會洵茅拔彙征矣蘭所以明經赴選謁予而見之丰姿皎皎儼觀家矩益信梅南之規範其未有艾乎款接既深道及家世本末不勝唏噓因知蘭所之支派分衍樟溪系出億田由來鉅族也稽億田文物自趙宋康定以前堪為屈指不朽其曰顯曰琮而下科第聯標榮溢青簡者累如貫珠即薦拔膺組譽問昭灼者亦代起有人越慶曆間虎榜衰息穀名沉晦惟身通仕籍尚未盡歇也是時袁州司戶有若起巖位卑稱職官無曠而終老殆與本支起潛綰同散秩均抑

于道州司戶而有光于先世之廣西提刑邦鳳公者也日積益微最後而踵跡者則杭州千戶諱恬焉已耳歷南渡遭元季乃得梅南之休風分衍其緒于易地再傳蘭所繼微用以溯水源本本經時變而思勿替庶幾億田遺澤何患乎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視乃列祖無時豫急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為人子孫者克紹先訓而愈以昌大之則蘭所因解君之說不承焉篤叙焉自足以披其香而薰襲乎邦國之遠又何必嗟勢數之阨抑慮貽墜于家穀而自隘其分量也矣是為序贈安吉尹蕭雲高序

士之仕也不求有以異於人而其所為人有所不能及則自然有以不同於人也夫日用之道至切於人者有能行與不能行者而人之賢否於此焉分矣今夫為仕者舉知曰廉公而已矣勤恕而已矣求能盡其道蓋百不一二焉非斯之難能特有所不為故能行者所以異於不能行者也新淦蕭雲高氏尹吳興之安吉以廉公勤恕自守上官稱其賢下民懷其惠是蓋特然有所為而異於人者也今而考課于天官治績為最將復歸于安吉論德金君幼孜淳鄉里之好合交游賦詩贈之徵余言為序余思為令者舉能行其所當行故人安得而異之漢文之世循吏無稱

而吏皆循良後世得以一二數是故有可慨焉者矣夫道之在天下公人心之所同推篤行而不已則無不可至雲高能行其所當行則非但有以異於尋常之苟於為政者而亦可以進於古之道也夫期之以所能行不強之以所難則從之易而信之篤有不同於君子者予不信也予故以雲高之所能行者勗其所未至且以規夫今之為令者亦以見余之望於今之為仕者厚矣於是為序

孝友堂詩叙

天下有至當不易之理雖堯舜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用之於身而身修施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達之於

天下而天下平放之於四海而無不準是道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大要不越乎人道之常所謂孝友而已矣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人能盡孝友之道謂曰非知為政有不信也邑之東門徐氏詩書故族其先世以好義稱於鄉且為政有轂于時今叔通徐氏賢子孫也奉其二親克盡於孝群季一門怡然輯睦歲時奉觴稱壽以娛樂其親之心有古孝子之風為鄉邦之所稱羨君子有所取不乃以孝友名其堂而學士解公為之記士大夫為賦詠之集詩凡若干首叔通微予言為序余惟孝友者雖人道之常然能盡其道而無所違者蓋鮮矣故自古以是為美昔

堵詩人之美張仲而稱其孝友張仲賢者也豈但曰孝友而已哉惟其孝友則足以蓋其餘若夫世之人苟於孝友而無所稱雖其才之美則亦不足觀矣叔通以是見稱於君子者夫豈易哉惟能知其所難而益知所勉則今之詩可以繼歌於張仲之後其孰曰不然遂書此以為序

石室山人挽詩序

山人姓朱氏諱震遠字凝道徽之婺源人也常居梅源山中山有石室可庇風雨日偃休其間故自號曰石室山人山人幼孤七歲失所怙執喪哀毀有若成人鄉黨宗族咸奇之曰是子不群母使廢學為致束修俾從師即力學不

倦稍長於經史靡不究心時母黃孀居左右奉養克盡誠孝母樂而忘戚母忽遘疾顛天顛減已年以增益母壽母病果差逾七年而終不得善地以葬日夜憂患無已一夕忽夢人指以塋所適有以其地來售遂買以葬人謂山人孝感所致云余觀山人天性至孝故能感動於人感動於神明者也夫為善無不報而孝子之門和氣充溢故有旌五色之芝生連理之木來靈異之鵲者今山人享有遐齡子孫滿庭繩繩丕蟄而考終正命德延于世豈非有以獲報於天者乎今其季子原貞擢進士為侍從之官由刑科給事中拜陞吏科都給事中今陞為詹事府丞揚歷顯要

未見其止雖原貞才學有以自致是皆山人餘慶之所鍾也豈不大於芝草駢枝之應乎原貞集輓詩一卷泣請予為序余嘉原貞之能顯揚其親者是又無繼其孝也遂不辭而書之

劉朝紳文集序

予察友翰林編修永嘉劉現朝紳亡之三年其兄觀集其所著詩及記序襍文凡若干首攜來京師予始得而讀之泫然下淚惜朝紳之不可見矣所可見者惟詩文耳讀之如見吾朝紳也朝紳負魁壘之才博辨之學始占一命未究所施而止於此悲夫予輩以寒薄之才遇

聖天子太平盛治優崇文學宣讀左右日瞻穆清而朝紳不
得與其命也夫初余來京師與朝紳相見南宮聽其言論
獨出稠人中識其不凡喜得益友予少竊有意學為古文
不喜為時文摘裂之習年二十餘游鄉校不能同時流所
好往之言出而為人所非咲予亦俛之莫顧自是忝與朝
紳同寅每相與議論歡然相得朝紳謙恭氣和共為文溫
粹爾雅蓋深慕於古之作者故志與予同言與余合也獨
恨交遊而去速不待以久聆其議論非朝紳之不幸而為
友朋者之不幸也朝紳居京師時妻子先病死與一子疊
然獨處既而亦卧病形體骨立乃謁告歸治予謂朝紳之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五

去將愈疾而來別亦不甚為難不謂其歸而竟不起苟知
其去為永別余與朝紳握手之痛宜何如哉於乎朝紳不
可見已其所就若此蓋不類於天者而造物者之於斯人
果何為耶予觀古之公卿大夫居富貴般華烜赫於一時
及其沒而名無足以稱於世若夫窮居陋巷之士其言足
傳而其名遂不泯朝紳之言自足以致久遠雖沒而不朽
其係於窮達壽夭者蓋不必論予故曰非朝紳之不幸也
三復其詩文不能少置遂書予之獲交於朝紳而與其所
以相得者為之序且以致予之思云

贈魏太守之四明序

士之負絕學卓犖之才者不惟於其達而後見之於沈晦
抑鬱之時有以見其然矣蓋士修於家充其學養其氣且
其體而施之於用者沛然而無所不可故觀人者恒求之
於未然而必有以知其將然也於其未達而識其賢矣則
其既達而措諸事為者寧有不賢哉此予於四明太守魏
君本敬蓋亦若是觀之矣予年二十餘遊閩中寓于延平
李先生之鄉而予先君子亦嘗守其郡愛其山川明秀謂
必有魁傑卓犖之士生乎其間而願見之始與本敬交見
其敦茂懿實氣和而言溫既交如是久亦如是終始一致
未嘗見其有厭倦之色予竊喜曰是所願見者蓋其人焉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六

自是與余相處者久之同寢一室連榻而語須臾不相舍
去暇則登山臨水酌酒賦詩凡老氏之宮釋子之宅有可
樂者輒要予遊延平俯雙溪之上而郡齋亢爽高出閭閻
後有極高明閣面城者諸峯靜夜月明本敬與予坐其間
縱談劇論嘯歌吟詠或焚香鼓琴伸紙揮翰極才情所至
傾倒歡洽四顧闐然惟予二人獨得其趣當是時予已心
期本敬為遠大之器自是予東歸不與本敬相聞者七年
既聞其充貢入太學已而聞擢天台同知佐郡有聲已而
拜番禺太守又有聲於乎此予之期本敬者信有徵矣由
番禺以內艱歸今起復來京師有四明太守之命其鄉友

中書舍人吳君文質合交游賦詩餞之以為知本敬者莫余若也徵言為序予惟四明為浙大郡而太守為郡之望以本敬之才之學而為望於大郡將必又有殷而番禺也夫自古親民吏惟守令為然有惠利及民必愛之去之日有餘思遺頌甚至不已而奉嘗之者其他雖貴為公卿有德及民而民不知蓋其勢與民相遠故也是以黃霸為相而功名減於治郡

聖天子俯念元元慎選守令凡千里之郡百里之邑舉得其人而民豈有不蒙至治之澤者乎本敬於撫字之道精績而熟究之矣固無俟於予言然予猶有祝於本敬者生民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十七

治道尤宜盡心而不可以忽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斯皆為政之要予知本敬之深故相期於古之道於遠且大者將有以望之蓋不啻若此而已爾

黎矩齋文集序

黎矩齋集者清江聶鉉器之先生之文也先生明春秋學國初登進士第授廣宗丞三入太學為助教三入翰林為待制為編修為典藉晚賜優老遂有廬陵文學之命時余先叔祖子貞先生亦訓迪廬陵余為童子時嘗往來學中

拜先生于進士第一之堂先生進余前勉就學予始得先生洪武聖德詩南京賦誦之詩類元和賦似兩都蓋已知先生之文矣當是時從先生游者今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君幼孜蕭君迪恭兄弟彭君子斐皆一時才俊予得拜先生因恒與諸君子交游先生喜飲酒常飲巨觥舉醕酌以飲予予飲不能盡先生令予盡則先生抵掌大歡謂予曰讀書為文章正如飲酒雖一時之言要之有理實先生愛予故引喻以見教也後余遊南粵去二年而歸過欲復求教於先生而先生已違世矣常思先生高懷雅度不可復作輒為愴然今年冬先生季子季順來京師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十八

介金君以先生詩文一帙求予為序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之愛予誘掖獎勵者亦云至余故可無言乎先生樂易和平故發為文章溫厚恬雅而無險奇峭厲之語開卷三復如對先生而聆其高論雖然予豈敢評先生之文哉而先生之文亦無待於余言特以季順之意有可尚金君之命不可辭而亦予之情有所不能已故借書此于卷端云

望雲思親圖詩序

分寧彭君勝玉官為兩淮鹽運司同知其母年八十餘欲迎養不得日翹首南望不勝懷思交游有憐其志者作望雲圖以遺之蓋取諸狄梁公之言也士大夫為之賦詠得

詩凡若干首介予友石君彥誠徵余言為序予惟人之得
祿上以養父母下以畜妻子有餘則以及其鄉黨朋友此
仕之道也亦有得祿而親不逮養或者親老雖欲就養而
道途之梗頓反有以勞之人子之情固欲其親之安勞則
豈其所欲哉雖古之人其將難之彭君之母已八十餘欲
迎養則有重湖大江之險寧敢以勞而易其安歲時甘
旨之奉雖常致然不足以勝其睽違之思此望雲圖之所
以作也夫人子之於其親也愛惻怛之情本乎其中固非
有待於外然親物與懷觸于外而感于中自有所不能已
昔者詩人陟岵思父陟屺思母岵岺何與於父母也特其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十九

所感者如此梁公所見其情不殊而彭君之所思者同一
瞻悵宜其有取於公之言也公以忠孝名節為一代柱石
之臣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於公
其有焉是以後之君子吾聞而樂慕之苟使公之不賢雖
其言有足取而天下後世蓋將唾叱之不暇焉能愛慕若
是哉此可見天理人情之至不容強者彭君之志蓋有足
尚矣君由戶部主事陞遷於是職君能孝以事親則必能
忠以事君異時忠孝之名卓卓有聞於天下然後無忝於
梁公之言無負於友朋之望斯不亦善乎余之情有同於
彭君者故書此相勉焉

泰和楊氏族譜序

楊氏族譜斷自南唐虞部侍郎輅者著其所遷之始也自
輅之六世父素而下特加詳者所以著泰和之始也非詳
於泰和而略於其他者他蓋自有譜也天下楊氏皆祖漢
太尉震後世明經博學篤志為儒屬忠義之操秉抗直之
節守清白之訓曜名教而昭史籍無忝於太尉者為吉水
泰和為然雖曰太尉累業載德尚有餘慶實亦廬陵之士
風氣習有由來也歟此廬陵之所以有光於天下而楊氏
又有光於廬陵也此世譜之所以必作名家之所以慎重
者其在於斯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君士奇泰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二十

和之裔也以其家譜告廣曰其家舊譜刻本燬于兵其世
父與芳翁辛勤廿有餘年考求亡逸僅克成之非翁則是
譜幾墜翁年九十餘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皆有足徵乃書
為圖以一本寄士奇士奇又參以已之所知補其缺略既
序其首復命廣為之序蓋欲以白翁之志忠厚之至也廣
嘗觀士大夫之家不可一日而無譜無譜則宗子之法壞宗
子之法壞則序乖而族亂未及百年而感慨係之此與芳
翁之有見乎此而拳焉以成其譜而士奇又拳焉以
成翁之志其所以有幸於楊氏者大矣則楊氏之長幼尊
卑親疏遠近

而不有塗人之視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楊氏之子孫益修厥德以濟其世美其思所以有光於泰和有光於廬陵有光於太尉庶幾無負於與芳士奇修譜之志謹書此為序

安成前溪劉氏族譜序

安成前溪劉氏修其家譜將成來京師徵予言為序予辭之再三而其請益勤乃為之言曰夫譜者所以明其族類之所自出世久而族蕃不有譜以著之則尊卑昭穆之分乖乖則疏比則相視為塗人此勢有必至焉爾古之君子有見乎此所以慎重而不敢以忽故必修明其家譜無

胡公文集卷十二

二

擇於親疏遠邇惟一於至公知始者本於一人之身故不有塗人之視而少長卑尊之分禮讓揖遜之容輯睦於一族之間相親相愛相調相恤無凌競虐厲之般則族譜之作誠大有裨於世教近世譜牒不明古道遠賈以親疏遠邇而有間或偏於一己之私忘其本源之所自雖聚處於一堂之間有如吳之視越借有譜亦何補哉此予深有慨於斯也然則劉氏之修其族譜誠能知所重矣抑能免於乎之所病者否乎苟無予之所病則人孰不曰劉氏能復古之道至公而無私不亦可為世道勸不然徒取以為夸翊事名而七實亦末矣遂書以為序

贈李縣丞序

聖天子稽古明道興崇文治即位之初首召天下文學之臣編纂古今載籍包舉天地囊括萬彙為古今所無之盛典凡士之得致力於斯

理府太和縣丞

事數年勤敏如一日論者咸指之為今跋事將歸大理其友洗馬楊弘濟篤久要之誼徵予言為序以贈之余惟士誦六經之言修仁義之道其志將以行於天下故達者則可以行其道而窮居隱晦者無以自見或寓於編摩纂述以表其素志今永思以官守有為改行道之地矣而又蒙

胡公文集卷十二

三

朝廷製作編纂之盛固足以伸其為士之志其於光華益加炫耀非但得於此而不得於彼之為慚也今其往大理也雖在南詔萬里外然又遇聖天子德化洋溢六合昔之雕題椎結之地今皆化為冠蓋禮義之區往也至者樂其俗而亡返矧為其民之長或者乎予知永思之是行也必不遏道途行役之難將必展其宿志大有以慰其民之所望也予愧識永思之後而交之未深然因弘濟而知其為人又嘗竊觀其所為非苟求合於人者是皆可尚已於其行遂書此為序

贈石彥誠之徐聞令序

今之士學古之道能確然不易其所守外物舉無足以動
其中者予見石君彥誠其人已彥誠與予交至久其言行
操履有過人者人皆知之有不能盡知者惟予知之

聖天子興修永樂大典天下學士大夫多與選拔彥誠亦在
列出入禁闥凡六七年小心謹畏趨事固憚屬編摩告
成授為雷州之徐聞令將行來與予別且微言為贈夫徐
聞遠在南海之濱昔之風氣與中州異其土卑濕炎暑煩
燠風驟發
毒霧砭肌

惟處鮮士大夫相接故人至者皆不樂居之今國家包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三

舉六合風氣宣通昔之偏遠之地咸蒙治化徐聞為雷大
邑南連海外諸州遠接諸番山珍海錯奇寶異物非產于
其地則必道于其境故其人多富實尚詩書禮樂之教蓋
其薰蒸漸磨變化移易有非一日凡祥厲之發視吏之賢
否何如耳其風氣與中州無甚異故其民號為易治今彥
誠得徐聞以敷展其才力徐聞之民得令如彥誠以宣布
治教予知益有以變其風俗而開其室否非若但為歲月
之計者而已雖然彥誠學古之道其施於民與夫自處者
講明練達有不待余之言但所用之道當審其先後緩急
之宜求合於古而達於今餘則非予所能知也予知彥誠

者於其行故序其所守以贈之

贈劉迪哲序

學校育才之地人才之成否縣師道之立何如師道不立
而育人才之成惡可得哉故為師者非但以言語訓詁辭
章句讀而為教所貴以道相傳道在於身具五常首行之
懿示規矩準繩之則使人於此取法尊其言而信其行潛
心默化於觀感之間如時雨之澤物沛然生發莫之能禦
是以為教不勞而成才亦易今之師道不立鮮克以身任
之往為一切之教故學者徂於聞見之近淪於卑汙苟
止之習而不能造乎高明遠大之域甚或師不知其為第

胡公文集卷十二

十四

子弟子不知其為師相與尔汝戲狎反目詆毀謂之不
相識羣居終日

塗儀七然

同流合汙也者幾希如此而欲望成才之効難矣故雖有
瓊傑之才亦必藉師友講論之益方能有成夫駿馬馱駝
逸足千里苟無伯樂以為御終弗能以致遠有顏淵子夏
之聰明不得孔子而為師豈能升堂入室是故道非師不
明非學不至不學雖有明師亦無如之何已竊謂得賢才
易得明師難有明師則不患無賢才借使一鄉學得一明
師則一鄉學皆善士推之郡學太學莫不皆然蓋良匠之

圖多美材良賈之區無賤貨其理固如是也

聖天子興崇文教宵旰求賢以隆治化於學校尤加意焉天下競有明師之擇而余吉水以劉迪哲為薦來試京師迪哲故儒家以專門之學擅名於鄉為鄉學之士所信服今歸而為之師施於教者要當以道而淑人心厚風俗先其所急以拯積弊卓然任其責而不為常情所移庶幾為師之道矧子鄉多俊秀尊德樂義自強不息迪哲宜有以倡率之將必皆成茂碩之才出為國家之用則教與學之功均有其効矣檢討劉宗平中書舍人劉謙合交游賦詩以贈其行求予言為序故以此告之

明公文集卷十二

十五

贈劉孟獻序

居有山林園池之娛耕稼可以足歲計無奔走愁戚之嘆交游往還酒魚鹽蒲葦蔬笋棗栗之味猝然取其不勞心力叫譁衝突之報不至其門若此者人之至樂也然人不可必得有得之而不以為樂者是蓋不知其為難也天之生人

體層或

二耳豈非甚難得哉夫能知其以為難得則必能保其樂而不失也予鄉劉孟獻家金灘之上予所謂樂者其蓋有之今以才被薦來京師例得釋歸諸君子賦詩贈之求

余言為序子以孟獻之歸而又得以享其樂當思其為難得又當思所以保其樂也出作入息循理奉公會哺鼓腹為太平無事之天民其樂豈不大哉予他日或得謁告南歸職舟訪孟獻於金灘之上相與擊鮮醉醺鮮衣露坐于長松修竹之下抵掌一咲以賞孟獻此樂以徵予之言也

安成王氏族譜序

安成城南百丈王氏相傳為唐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仲舒之後按本傳仲舒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舉謫鬱則其子孫之居江南理或然也然則安成之王為仲舒之後者信有足徵其後多有聞者有諱曰擇號

明公文集卷十二

十六

樗翁者謂上距觀察使才十世補太學生有詩名見鄉先生劉龍雲集中其從孫有曰三錫者兄弟數人俱以文學名三錫與蘆溪先生往還序宗譜述元時有諱曰以達者敦尚儒雅急義好施沒而李廣先生狀其行申齋劉先生銘其墓其行事皆鑒之可傳至

皇朝有曰子志者以軍功授昭信校尉而王氏之顯融蓋未見其止也子志嘗慨其家譜燬于兵燹懼久而失其宗法乃與其從子孟南孟鼎邦憲於其散逸力考成之於是其家譜世系親疎少長之序朗然而不紊矣邦憲

論父

遠威大

發也悠遠公觀察江西時

錢九千萬

利子

則其

民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減宴樂絕他用錢以丐貧民其德之及民受其惠者長子老孫蓋不能知也今其子孫食其餘澤宜其久而不竭世有修興忽替不知究其所由而反見咎於天者悖理之甚也於乎源之深者濬之則益長基之厚者培之則益固王氏之子孫觀是譜者克念先德勉修是紹則可以無忝於前人苟以為可恃而伐其所積則其竭也可立而待予故僭書此序王氏之譜使後之觀者知所勸而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七

不敢以忽也

黃氏族譜序

黃濟亭氏以其家譜來北京徵言為序余觀諸寮友為濟亭叙之者已詳脩豈庸贅辭雖然予尤有取於濟亭也昔先儒謂作譜者斷自其可知者始濟亭之譜亦斷自其五世祖而下是蓋譜其所可知者深有得先儒之旨其與拜汾陽之墓者遠矣予與濟亭相距章江一水之間自其乃祖乃父皆能識之鄉稱為善人其兄謙亨精郭景純之學比以薦來朝受知於公卿大夫而濟亭又以醫術得名於江湖兄弟子姓皆循匕謹飭黃氏之後將必有興者以

昌其族也遂書此為之序

贈林參政序

古之君子一言行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天下後世有法之而無異辭之為事發

不由於斯今之學為古之士者則其所以取法雖不能舍詩書六藝之言以明道術要其能真踐力行如古之人者不能無所憾焉此予之所以常興嘆於茲三山林彥質學古之士也仕為戶部主事余未登朝時已聞其譽於其從父主簿可則其言行固已著于予心比來京師未嘗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二

與之獲一接言觀其循然雅飭不事表襮則主簿之言誠不虛也縣主事陞員外郎縣員外郎陞郎中小心畏謹事一無所缺失

聖天子俯念元元擇人治理復繇郎中陞四川左叅政皆其言行篤信有以自致者也其鄉友王孟揚因其行請余言為贈且予嘗得其內矣豈欲以言而揚其外耶夫叅政古方伯之貳其倚任之重非一郡縣之可比居是職而不慎擇其人則環數千里之地政治之善否係焉四川為西南鉅鎮控制諸蠻夷民物殷富甲於天下彥質領是寄於其間可以據其所學以行其素志凡政事之得失得以損益

焉屬吏之賢否得以黜陟焉何者利之可以興弊之可以
革焉審其緩急輕重之宜而時舉措之一切合乎公論而
無好惡之偏則人孰不樂得其惠哉夫如是然後可以成
國家之治亦不負於

聖天子慎擇之意苟惟鉤擿於法數之末而失忠厚寬仁之
本是非學古之道魯申公有言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彥質於是益知之明而行之熟則無

予樂言

端員外交遊翰墨序

兵部武庫員外郎端木公孝思集其平日所交游翰墨成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二十九

卷朝夕對之常若朋友之在目雖其人死生富貴貧賤有
不一而公視之無二致於此可以見公之忠厚也公以文
學馳譽當時交游天下之士而人以文字往還其初心豈
意必傳然公畢收而不遺者顧情誼之相託不在文字之
間蓋在於公之心公之所存豈世俗之可論哉夫人之交
於富貴苑生貧賤鮮有不變者觀翟公之書門可知余於
此每悵然太息而有以見公之賢於古人也使天下之人
苟得見公之所為而探知公之心其必有所興起則公之
是卷其有裨於人也為不小矣予忝與公同朝不以余
為不肖恒得討論於文字間出示此卷俾序其首顧余淺

陋文不足傳而諸公之翰墨與公之高誼有不待于文而
傳或者于之文反因公所為而得與諸公之翰墨並傳焉
雖又余之幸也

龐氏族譜後序

吉水馬田龐明序來告余曰其族人文遠將修輯其家譜
學士鮮公已為序於前敢求下執事一言以序其後余觀
鮮公之序其家世歷履極為詳備予奚容贅嘗誦老泉
之言曰譜為親作也故知譜者序其所自出明其親疎之
分辨其昭穆之等不使疏間親卑踰尊百世之下子孫禪
續其勢有不能不踰而其等差不致於紊亂是則族譜之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

作何可以後歟宜乎龐氏之孜孜於此
處推其
卑之分
非有譜以明之則其頹流之弊胡可以
一定而不可踰禮之本也人而舍尊卑之序不由禮者也
人而不由禮且不能行於一身一家而況於一族也哉宜
乎龐氏之孜孜於此也觀譜者知禮之不可以踰則自無
越等凌分之事孝弟之心亦油然而興則必相親相睦相
周相助必不至於相視如塗人焉是則族譜之有益於世
道為不小矣若惟倚之以為矜世眩俗而不究其實亦何

有於作譜之義哉明序聞予言而善之請書為序明序之
先人曰文方徙居金灘今又為金灘龐氏云

劉道章先生挽詩序

二解先生伯中仲正名重天下嘗三領鄉薦不得以行其
所學退築學舍于東山之陽以研極爰與四方之士授經
問難者接踵于門聞先生之訓真積力行以循乎聖賢之
塗非但為解釋疑惑而已故出先生之門者皆淳篤君子
也若道章劉先生是已先生天性敦慈二先生授以易書
夜讀之反覆思其奧義感暑不揮簷隆寒不附火至老忘
倦每處一室蕭然無長物左右惟圖書吟詠諷誦之餘陶

然自得一毫俗慮不以經心卒究於道德仁義之懿充於
內而溢於外其言溫厚和平不為町畦故望而知其為有
道之士也夫自利祿之塗聞人皆奔競於功名之場先生
獨恬然為已之學豈非特然豪傑哉蓋二解先生得范
文正公之傳而授之先生其源流有自矣

數十年

生憶居

址乃二先生與門人講學之所優悠

幽深亢爽迥出塵表顧望躊躇不忍舍去覽夫山光水
而翹然動懷德之思高歌激烈白雲徐來意者二三先生

之靈猶盤旋於茲乎歌曰辭陶乎予思嗟先生今何之往
來今山阿水湄飲醴泉兮茹紫芝松風蘿月兮相因依卑
為河嶽兮高壁奎來莫從今去莫追先生不作今吾誰與
歸先生之孫宗平與予同官于翰林以先生挽詩徵予為
序遂書此寘篇端云

上劉氏族譜序

環洲

余友劉孝彰承其父兄之命以其家譜來京師徵予言
為序余家與劉氏世相契好先君子延平府君與潯州太
守敦復俱事

太祖高皇帝歷至顯要交情雋密孝彰與予又二十年莫逆

交雖不敏豈可以辭予觀古之君子必重其所自出故尊
尊親也不敢以忽尊也親也人道之大也傳曰親之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族之有譜其
以是歟今之於譜者或不求其義昧其從來者失尊之
道罔其所承者失親之心合於族屬而不見其實施於
孝弟而虛襲其名是則雖有譜烏用之哉若劉氏之譜尊
其所尊而親其所親長幼昭穆之序粲然以明遠近戚疏
之別久而不紊蓋其世為士大夫家守禮義而不廢故能
若此夫江河之流混混而不竭者其源深也日月之行綿
綿而不已者其本裕也今孝彰孜孜以修其家譜為務蓋

思濬其源而豐其本也將見劉氏之族歷久而不涸其端
愈遠而不失其緒厚人倫而美教化豈不賴此譜乎是為
序

送劉孝彰序

昔余居家時與孝彰游其為人溫然而和其為學勇進而
不見其止其行誼端方而不輕以隨予心樂與交故久而
益親也予家郡城東芙蓉山下滄洲之間山園繁麗秀百
里之外望之蒼翠如屏其傍石磐懸水數十仞噴珠濺沫
炎夏臨之不知有暑涼襲衣袖毛髮森豎滄洲界乎中流
白沙豐草幽林茂樹可藉可蔭漁舟烟艇出没無際皆可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三三

樂而可愛也余與孝彰往來其間或登山臨水酌酒賦詩
舉芳菲而漱清流目飛雲而狎渥鳥當是時自謂與孝彰
恒有此樂不計有睽違也余來京師數載孝彰亦索然
獨處思予之所與常游且心相好也一日直走二千里外
來與予相見孝彰之所喜余心之所慰蓋歡然而釋其離
別之懷予以諸子無師遂以託孝彰孝彰亦欣然樂居淹
留二載遽辭予欲歸重留之人情有所不可遂憮然而與
之別孝彰之去予也予有所言其誰語耶予有所不足其
誰予告耶孝彰其何使予獨處于此耶予之情有所不能
忘而相與劇切者深有望於孝彰也孝彰歸矣經夫容滄

洲寧不徬徨顧望以思舊游之樂者乎視有可與余言者
而時惠我好音

送王瓊州序

昔我先中憲公與鄉先生王君子啓志同道同復同領薦
同事

太祖高皇帝

而入桂林西經瞿塘三峽而入巴蜀同舟以載過景輒賦
詩一倡一和旦暮寢處不離情好深篤不啻若兄弟二家
子弟往還若家人焉廣為童子時見先生從子今瓊州太
守伯貞來家神爽英邁博辨通敏語傾一坐雅知愛重今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三四

距其時餘三十年不與瓊州相見因其來獻課于朝視
之已蒼顏皓首而廣亦及壯齡追思曠昔恍若夢寐為之
慨然瓊州以老成宿學為二千石吏廣以剪才竊祿幸與
同事

聖天子其令子行儉亦同朝是又一時之遇也廣恨早失所
怙而先公之交游鮮有存者賴瓊州時舉先公行事以教
廣使聞之而永歲於心者瓊州之言也今瓊州將歸侍講
楊公士奇修撰梁公用之皆賦詩為餞俾廣序其簡首夫
以瓊州之明達精練識察治體年既倍長而造道日先聞
見該洽而度量宏遠其於為政如騁騏驎御王良而驟康

衢和鸞璫鳴而馳驅有節如駕虛舟乘順風而放中流飄揚莫止瞬息千里顧以廣之蹇劣望下風而趨後塵何足與言哉而亦不待於言故特序其通家之舊使後世之子孫觀而誦之者庶幾不忘前人相與之義也

贈胡能定知候官縣序

凡為令皆同也處辟邑則欣然以喜居都會則戚然不樂豈不以都會簿書政事之煩俯仰周旋之數而僻邑蓋無是也而君子則不以此為欣戚顧所行何如耳夫令者一邑之師以苟凡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三五

力行也何則夫一都會有力師臬司郡守是皆長而臨於上者事之之道當如子弟之於父兄父兄有事子弟不敢以辭其勞鞠躬盡力惟恐不逮上之視之亦當如父兄之於子弟如此則民見而勸之亦猶已之事上推及下之道莫不皆然而世之樂為苟且安適之計者不務為此而為彼苟無所事則已設或有事一遇臨臨之者則蒼黃無措其不至於顛倒眩惑者幾希况望其能有裨於事為者哉予友胡君能定練達通敏好學而文人交薦其才擢為閩之候官令候官閩大邑處乎八郡之都會往已號為煩劇難理君獨欣然無戚容蓋其所抱負者素定又何一

邑之煩勞所能動其中哉譬之屠牛坦操刀以割何憚乎體髀而目無全牛行且騁然而奏刀矣君將行侍講金君幼孜合朋友賦詩贈之徵予言為序余聞叅政永嘉楊公汝寧房公之治閩吏安其職民懷其惠二公忠厚人也君有疑而請問之知其必不吝而相告亦必有以處君矣於是乎序

贈胡達安序

聖天子俯念元元勵精治化日覽萬幾弗遑暇食恒慮天下之大民病博施屢下詔求賢分布庶位共理天工敷宣政教凡巖穴幽隱之士及負才能而抑于末寮者咸得薦擢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三六

用人之道至矣予友胡君子澄曩贊象山幕以廉能稱繇是被薦北丁父艱起復來京師銓曹策其才學得相嚴州之遂一邑而而最以非若郡守牧伯之漸遠於民者比也苟用之非其才而示民無其道則一邑之治否係焉雖有賢郡守牧伯卒亦末如之何也已今之任選擇之責與夫為令者舉知慎其事而不敢以忽則民有不蒙其惠者鮮矣大抵治官如治家視民如子弟常恐其有飢寒疾痛視之切已誠心以求之撫摩煦妪使遂其安養生息之道去其蠹蠹與其

化條要束於禮義之中拊循於教令之下恕以待之信以使之如是則用力寡而收効速民不期治而自治古之君子率用是道故澤之入人也深德之及民也厚而人尊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雖百世之遠思念之而不忘愈久而愈愛戴之也若夫小丈夫之所為其蒞民也惟恐已之不尊民之不畏修飾邊幅如木偶人巍然臨乎衆人之上噪譁之聲衍溢於趨承誅責之餘宿奸積弊紛如蠅毛視民之疾痛恬然與已不相干若此者豈足以治民適足以厲民夫安得以語君子哉予少長於草野每歎夫此常思欲得一邑以自効幸遇

胡公文集卷十二

三七

聖天子寵眷之深俾承乏侍從仰惟

聖天子之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均陶於覆載照臨之下顧以燭火涓埃亦何裨於天地日月哉方竊自愧而吾子澄以賢能舉最為親民吏可以行其道成其志視余之無以及民蓋相遠矣然子澄與子學同業志同道同予雖無以及民而子澄為政施其素所蘊者以惠利於民則予亦與有光

聖天子用

彭叙古挽詩序

彭生叙古余友彭子禮之仲子也自幼端慤謹重讀書記

聞敏捷善學得古師法尤善小楷摹畫逼真今

天子詔求善書者有司首舉生應詔試高等命日習法帖於內閣生日臨字數千筆法日漸超詣駁比如良驥安閑馳驟康衢人莫不歎服余見生所進若此竊甚喜之而生不幸死矣年纔二十有六旅塋于國南門外余哭之甚慟相知者莫不哀之方生初來時子禮與偕以生居子禮朝夕教訓之子愧疎陋無所裨益然或有所言生俯首聽受不以予言為不信也予又喜生之謙虛非為才藝之勝人將其學問有過人也不謂生遽至此耶於乎天之生才往往才者夭而不才者反壽豈天之不明於所施耶蓋

胡公文集卷十二

三八

偶然之遇也夫五氣流行而人得之以為生得其清明純粹者為賢昏濁龐雜者為愚賢者得其正愚者得其偏得其正者宜壽得其偏者宜夭天生既得其明秀清純者矣而不得於壽豈有所不可兼者歟抑造物者固將畱其前而豐其後歟夫盡其在已以俟乎天而修短之係乎數者有不足論也古之賢者不得其壽未為不多然獲稱於當時之君子則遂久而不泯使人誦其言猶有無窮之悲雖天於一時而無所聞於後世者蓋相距遠矣若生之才之美當時士大夫哀而惜之者咸見於詩歌其言辭足以傳於久遠生其託於此而永存者歟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之士

者也子于生實深愛之則其死也安能默然已哉爰成挽詩一首以寄子哀痛之私而于挽詩之端更為之叙以見余之情焉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履載之內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遺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為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剌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須周讓嘗奉命使百夷聞古剌名且知其人素慕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元

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為之先使歸以聞

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魑魅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苦甚至今年夏遣使同讓脩方物來貢且請臣置吏

天子賜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剌宣慰使資子有加復命讓再往將行來索子言為贈子惟使者之職其任匪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夫無剛毅則

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變則必至於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為使也今讓以單車從數十人往送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獸縱之夷以宣布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然氣不少懼能使遠夷知朝廷

異矣傳

也予知自古剌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夏派劉氏族譜序

北京工曹員外郎劉君叔必以其家譜徵予言為序經年未有以酬之予固非能文者自知有不足懼無以與君言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四十

且其譜又皆諸先輩為之序若前貢士王先生子讓國子學錄蕭先生子所予舅氏庄山先生是皆文章先達言之詳矣顧余末學豈敢廁名其間第劉君之請不可以辭予嘗誦程子之言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來親未絕有不相識於乎程子之言有關於世道之重要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公使人之尊祖重本孝弟之心油然而息予觀劉氏之譜真有合於程子之言哉劉氏祖於團練使其由唐末來鎮安成遂居于固岡四世至偃南唐保大中徙居廬陵之夏派今為夏派

始祖歷若干世子孫蕃衍分散聚處其尊卑昭穆之等秩然不紊非其宗法素著譜系素明焉能如此蓋嘗觀於世俗有宗法不立譜系不明遂忘其本以至援聲勢而棄寒微躡等差而踰定分者比比皆是其視劉氏之譜能無愧乎矧乎衣冠科第先後相望詩書之澤源之不竭不以既盛而獨存不以既微而不錄非特見其有合於古又見其忠厚之至深有益於風教者焉雖然榮茂者餘慶之流光繼承者子孫之盛美苟惟積累於前而無以紹續於後有如叔向之

由文學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一

惠今去沅陵已數載而民猶來請於朝欲歸之雖古良吏何以加此信為劉氏之賢子孫可謂無愧於其家譜者也後之人其尚以叔向為法於承家之道必無忝矣

贈鄒太守之紹興序

君子負理傑之才而欲行其志者得其位為難得其時為尤難夫位或有時得之而時則不可必遇古之君子如馮唐顏驥猶必老而始見甚矣時與位相值之難也如此所以曠百世之下善治少而不善之治恒多洪惟我

皇上履太平之基開文明之運四方萬國廓然同風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致治之美超軼往迹猶孜孜求賢以忘寢食

仁惠天下者至矣全州太守鄒君希南用薦者擢為紹興太守漢制郡太守二千石也宣帝以為吏民之本嘗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故太守之職自古所重今希南可謂得其位矣又遇

聖天子在上圖治如飢渴凡蘊一才藝者咸得引用可謂得其時矣希南可以展其才行其志以求無愧於古之君子可已紹興古會稽也山川人物競秀天下其間名宦若第五倫之躬新駕飼馬妻自執爨受俸才留一月餘以與貧民張霸之興經術道路但聞誦教馬臻之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劉寵之犬不夜吠民不見吏顧雍之郡界寧靜吏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二

民歸服蔡興宗之以法繩奸江革之人安吏畏又若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皆卓然名臣也未暇悉數其流風善政存

之則民

時得位

宜不難矣希南久歷官塗紹興於為政如走丸於峻

坂無所留礙紹興去京師不千里而近其人之來者朝

暮相踵于道希南之政聲將必與是人皆至矣予當矯首

為君近譽鄉友之在京師者咸賦詩以餞其行微余言

為序故書此為之贈焉

胡氏族譜序

泉州太守金川胡侯出其家譜徵余言為序侯家自章貢來居金川由宋歷元至于

皇朝凡若干世詩書之澤至侯而益顯於斯可以考其世德矣章貢多名家若曾文清公之先由贛川占籍河南至公兄弟以文學顯卓然為宋名臣與南豐之曾後先共盛今胡侯系亦出于贛先世占籍金川侯亦以文學登顯仕何其若是相似也自庾嶺以北山川蟠固惟章貢為然二水合流群山東端傾折東下達于彭蠡注江而入於海其蓄之也深厚故發之也悠遠今侯雖居於金川孰謂其孕毓之源不本於章貢哉宜其宗族之繁衍也侯之譜自金川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三

推而上之至於章貢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咸不遺賤疏不通貴榮然昭穆之序而不紊拳匕根本之思而不窮可謂必厚之至也世言胡氏或出於陳胡公之後或出於春秋胡子之國予家自金陵徙吉於今凡二十餘世家系本出於陳胡公然自金陵而上莫得以究其世系之詳侯之族由章貢徙金川已十二世其上下莫之詳苟能由章貢又推曾之予又將為侯歷序之侯名器字為郡有善政且有名譽於時信無忝於其宗譜者矣

湯如川挽詩序

聖天子蒞祚改元之二年策天下多士于廷吾廬陵才俊魁傑之士登名于天府者數十人特然為天下先猶明珠出櫝千將發矚光彩焜燁上徹霄漢又若渥洼之駒神駿超逸追風箭雲不可韉勒于時莫不羨吾廬陵文學之盛有以見

聖天子作興之効也吾友湯君如川王君詢謨皆居是選同授翰林庶吉士二君為人溫厚和雅為詩文清醇穠郁在儕輩多推讓之

聖天子以是科得人之盛概其尤者二十八人讀書內秘期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四

至于古之學者二君咸在朝夕勉學不懈為詩文益功沉深雅偉如決川注海波瀾浩汗勢不可遏渾然之氣吐納萬彙其止也未幾二君相繼而沒於乎悲哉二君之才之學天既予之矣使假之以年則其所造豈可涯淡然既予之而又天其壽豈造物者之所忌耶二君之洩其秘也如川之死因其弟來省之先死如川哭弟傷感成疾遂不起死數日隣舍失火并焚其柩詢謨死妻子俱病一子復死二君受禍之慘又何相似耶交游之相知者莫不痛二君之死也吾友楊君士奇銘湯君之墓其情切其辭哀足以見君之平生吾友解君縉紳

情惜二
之凡若

如川獨無言可乎且以如川之於
宜其不知如川者聞而惜之又何如也借使如川之不死
又烏知將來之惜者有若今之惜者乎由是知造物者之
有以厚於如川也非忌也吾非特為如川惜蓋以為鄉邦
之惜亦以慰其父母之悲也

高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以載事譜以系族無史則國之
政績不見無譜則家之世數不傳二者雖有大小然其所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四五

係基大矣哉余里有高坪高氏者其先世蓋亦世族焉予
索高氏蓋姜太公之後後高子以王父為氏越十數傳曰
攀遷于魯生子羔什衛不徑不實乃聖門之賢人也十六
世曰超曰赴耻事新莽超遷江南赴遷湖南楚地其十八
九世曰允貴寵清貧允之九世名季輔者為監察御史因
卜居于豫章嗣是族姓繁昌散處于建臨吉贛泉廣韶
交之間而季輔之後裔名承恩由鄉科而授吉邑教諭因
卜居于吉邑之城南面對字水背倚文峰又歷數傳而生
仲仁由恩貢任廣西慶遠府之宜山縣政績可稱
朝廷以其賢良擢陞鎮江知州來京師獻課於

朝為余言曰余居城邑心厭市廛之煩囂樂鄉居之清寂

曾置田畝於墨庄以為他日退休之所余之季子賢携孫
林已遷居矣此地與君居近隔咫尺朝夕可以往還求君
一言以詔示來者予素雅與高君遊高君喜詩酒平居多
所吟咏而冲抑謙虛不自滿假迹其為人忠厚長者後裔
將聯鑣雀起綿衍而未有艾既而高君出其譜以徵序于
余曰曰族之有譜所以辨昭穆別尊卑明長幼分親疎也
數者不紊庶可以相親和睦于無窮否則數傳之後源流
失據系緒無考遂至親疏視為途人往來皆是此世數之
不明良可浩嘆然則族譜之作烏可緩歟宜乎高君之攷

胡公文集

卷十二

四六

攷焉以修緝為先也今觀高氏譜牒缺者補之失次者序
之燦然秩然其用心亦良苦矣將使後之子孫考其世數
分其派別一披卷而了然于目是譜之有裨於百世之下
者豈淺鮮哉余故為之序以弁其端使後之觀者知所考
而不敢忽也

贈進士曾生還鄉序

永樂元年秋曾監生寧都會慎伯敏領鄉薦余時忝司校
藝得其文讀之喜其實而不浮非馳騁賈術者所可比乃
真之前列一日盡以其所作來謁余且曰願有以教之余
細索其義理順而辭正異日有司者豈能遺之尚何能有

所增益哉今年春慎舉進士第而昂然先人有出余方自信知慎不虛也

聖天子登崇賢俊弗欲勞以吏事進士皆授庶吉士食其祿或令讀書或令觀政諸司弗署姓名慎始視事兵部甫三月復入翰林讀書例賜還家且以介期恩至渥也而慎與是榮焉促裝上道來告別於余再拜而言曰慎承

天子之恩歸榮鄉里而家尊在堂幸莫大焉茲馬去通都而居僻邑則聞見陋而昧乎大道之歸於此是懼願畀一言以為朝夕勗余聞慎言而歎曰人方以得一榮足矣而生不有於是獨不能忘乎道其去人亦遠哉余將何言以告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七

之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斯言何謂也無非曰孝弟可以盡道孔子居鄉黨恂恂也似不能言者里門必下車

所有

子矣為人者鄉黨宗族既賢之一國莫不賢之矣一國既賢之天下其有不賢之乎天下既賢之則可以信於後世矣余知慎有志於遠大者故以是贈其歸

湖田胡氏族譜序

湖田胡氏其先世居開封宋建炎間徙居今新淦之象口象口有胡氏自茲始其來居湖田者又自其十八君府始

距今已十四世矣而子孫益遠益繁推今驗昔可以知其世德也夫世之言譜者莫不曰別同異而辨親疎此特為一姓而異族者發若夫審賢否而觀盛衰孰有不由於一家之譜哉故族譜之作家不可無也自有姓氏以來人始得以明其所自出故久而不紊疏而不遺先王定姓之意於是乎見其美矣善乎蘓氏之言曰觀吾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其意亦謂是歟胡氏之賢者曰子亭知其然故拳焉以修其家譜為事溯其流而尋其源著其亡而存其失瞭然世序之明而無所疑其用心亦勤矣哉因携來京師徵子言遂得而覽之故書此為之序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八

贈楊廷振先生南歸序

友梅楊先生來就其子祿養居京師凡三載矣一日浩然有歸志將徧告別于其所知乃及余門且出諸交游所贈詩徵言為序余與先生令子起隆為同年以是忝知於先生先生有命其何敢辭夫以為人子者得一命之貴祿足以養其親莫不以為榮幸亦有欲養而親不逮有或在而庭廡

有六

厚乎胡為而欲歸先生固無所係而先生之子獨能安乎予竊惑之先生曰吾有園有池有田有廬門有松蘿篴有

圖書修竹千竿古梅數株故榻已塵三逕就蕪吾何為獨
不歸哉吾將挾飛濤駕秋風以返于清江碧障之間杖屨
行吟幅巾逍遙靜觀默識將與造物而為徒矣吾兒之養
雖榮而不能以易吾思余曰先生歸興不可留矣乃相與
登鳳凰之臺眺龍虎之都酌秦淮之酒歌古詞一闋抗手
登舟而別

贈王榮歸閩序

洪武辛未秋余遊閩與數君子交今翰林修撰王君中美
雅與予好恒有所啟沃中美家多書充牣千一樓之上暇
則邀余登樓隨探而讀之倦則同休取酒而飲縱談劇論

胡公文集卷十二

四九

究極於天人之蘊竟日盡歡而罷時其弟榮總角侍于傍
子甫數齡亦側立顧之皆靜秀娟好信其為嘉子弟也余
去閩十又三四年與王君僅一再會今幸同官于朝可
以朝暮見去年見其子昂然已過其父今年見其弟充然
似其兄思往昔之遊與今之所見恍然如夢慨人生契合
之不偶而會悟之良難也今榮又辭余將歸余方歎與榮
十四年始一見未展綢繆之情而遽有別離之感繼茲又
詎可以期哉昔杜少陵之別唐誠以九載相逢與百年幾
何之歎顧余之於榮其歎蓋不啻少陵之於誠焉雖然予
與榮睽違既久固有足歎而其學

為喜今

之別久
又不啻
故重以勉於已者以期於榮
若干首列于左
以則其得詩凡

贈劉太守之懷慶序

環千里而為郡郡必有守得其人則千里之內安故古者
於是任必慎選而不輕授人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士之負
魁壘傑出之才者必得是而後可以行其志仕至於守亦
天下之至榮矣然自漢以來為守者不為不多然其間卓
然能以聲名稱於後世者僅可數耳此可以見守之難而

胡公文集卷十二

五十

成名馬者寡矣

聖天子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乃勅銓曹行薦舉法凡幽潛沉
頓者皆得遷擢故橫州守豫章劉君允佩以才被薦考其
行能優等陞之為懷慶守蓋選之慎而授之重者也矧允
佩以名進士初筮永康令即有能嚴歷再考而陞於州令
由州而陞諸郡其於為政之道若屠牛坦之探刃以割駘
然而無所留滯矣今之為賢守者舍允佩其誰歟繼茲以
往余見允佩之進未有遲也古之君子之莅民也一道德
而同風俗不以子子之為能故民日化而不自知夫懷慶
地濱大河人情風俗著之於詩昔之於今豈亦有所異歟

夫宜教化而善風俗者太守之職也往執先風行見有考
槃於澗者當語之以

聖天子舉用賢才之意園子祭酒胡君若思合士大夫賦詩
以壯其行徵予為序故遂書之於其端云

鍾啟晦文集序

趙王

予方

塞無以復啓晦之請三復其言實而不浮得古作者之意
古之所謂文者誠載道之器也由其人之道德充積於中
故發而為言達而成章有以垂世立教世降俗移道德不

胡公文集卷十二

五

修文意隨而披靡而人競趨為浮藻之習言匪不文也未
免不出於自然誕者矜誇卑者萎恭或徒騁於其外而不
知所以求諸內於乎此雖為文之弊而亦有以見世道之
得失也

國朝混一四海車書會同制作禮樂興毅明文物之教盡
革天下浮華之習歸於淳朴風俗於變大復古治當時士
大夫漸摩於仁義之中修辭立言一剗相沿之弊必底乎
道德之與非徒言之而躬踐之也予以竊嘗有意於斯文
恒與二三君子講論其有私相慶幸謂逢辰之後古也獨
愧資質愚下道德無聞今以菲才承乏詞林執筆操觚文

思猥陋不足以黼黻 皇猷惟重素榮之羞然夙夜自勉
非敢以矯其所不能必約而求之於道而已間觀啓晦之
作有以合於予之所云者由其學之有本故也異時有以
考見得失者於是乎在遂書此以勉啓晦且以自勉云

周易備觀序

易者聖人為卜筮而作也始畫一陰一陽演為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備天地萬物之情極顯微幽蹟之蘊所以
明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知古之不可以倖而趨凶之不可以苟而避就之乎其憂
世之心至深切矣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胡公文集卷十二

五

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
蓋易之旨歟人能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則動靜云為皆
合天理亦何有於凶咎悔吝哉夫二氣交錯萬物紛綽有
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消和妄之萌防
陰凝之漸存天理而遏人欲莫大乎易也故曰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意易豈易言哉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
未嘗及易他日但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此雖聖人之謙辭要亦致警於學者竊嘗誦繫辭之言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

非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必也省察於平居之時致慎於所處之地遇占而言也求之於已德足以當之則吉否則雖吉亦凶過吉而凶也能警畏惕厲雖凶無咎蓋亦無所不致其謹也愚性鄙陋簡率尤甚每好讀易以自警素不聰敏玩象則違辭玩辭則忘象恒病不能一之間於暇日偶取易六十四卦以爻辭象辭各系於每爻之下舉一卦而辭畢具因辭以明卦爻由卦爻以定吉凶審夫安危憂患之幾慎於言動隱微之際以順夫性命之理名之曰周易備親固知僭妄罪不可逃然私於一已取便觀覽不敢以示人謹藏於家時而玩誦日加省察庶幾可以寡過此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五三

愚之志也

北京八景圖詩序

地志載

往見於簡策

聖天子龍飛于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凡再巡狩文學之臣多列扈從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居一隅猶且見於歌詠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

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于此縱觀神京鬱葱佳麗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昔之與今又豈可同觀

哉烏可無賦以播於歌頌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間更其題數字仲熙作詩為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明儼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幼孜翰林侍講曾榮子汝林環崇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彥王直行險中書舍人王紱孟端許翰鳴鶴暨廣凡十有三人得詩百十二首廣雨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竊嘗自惟承乏詞林以文字為職乃獲隨侍萬乘覽山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且多儒者之遇孰有踰於此者然才學猥陋不足以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五四

敷贊鴻休賴諸公有作雍容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久遠而廣忝廁名於末亦何幸焉乃寫八景圖并集諸作置各國之後表為一卷藏于篋笥過好事者則出示之俾知今之命題賦詩者權輿於什也此是作也要非眩名役志之為寔以識斯文遺風之盛

老

聖化

上之思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集句詩序

集句起於近代然非該博廣覽用意精到者弗能佳也夫

敬取古人詩句萃成篇章聯綴拾必意貫辭達如發於
已心出于已口使人讀之不厭不倦不覺為古人之言斯
為佳矣若王文公之送劉貢甫吳顯道及明妃曲虞美人
胡笳十八拍諸歌詞之類雖苑張遊戲然脫洒流麗不涉
形跡尤為絕倡又若永相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寓其
孤忠憤切之情宣其鬱困堙鬱之氣要非苟為之者夫作
詩為難集句為尤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也隨所感
而發隨所至而止意窮則辭盡抑揚開闔宛轉布置易於
為工作固不難於集爾若夫哀古人之句以為詩得其上
或遺其下得於此或忘於彼苟不遺忘求其意之聯屬無

明公文集卷十二

五五

相齟齬油然而出諸已者憂也乎其鮮矣是以一篇之詩
必窮其智力竭其心思搜索研磨協情比類既諧且和始
克成就是故集又難於作也會稽劉天錫先生集古句為
詩彙為一卷總若干首間以示廣凡贈遺酬答感寓題詠
各極其情意之所至誦之纔然如貫珠翕然如奏樂俯仰
疾徐咸得其趣意何其善集也蓋其遇太平無事之時演
冲澹和平之音一本於性情之正是又以集為作也摘其
精醇擷其華美長篇短章春容典則求於作者意度或有
過之先生專門正葩之學長於六藝故得其切妙集句特
其餘

薛

送彭子斐訓導毗陵序

漢儒傳經以顯門名家得立博士自非顯門者不得立學
官故治經者競守其師說牢不可易謹其傳而重其所由
來往之傳至數世而不輟替者以此故也士之列於博士
學官者彬々多文學之士有仕至郡守大中大夫諸侯王
傳相與為丞相列侯者則其效不亦盛乎予鄉自宋元以
來衣冠故家以經學相承世其家數不改其業士之從學
者必指顯門而趨其未有師承者亦莫之從也蓋循有古
之遺風歟夫振衣請業且猶耻非顯門而況於立博士學

明公文集卷十二

五六

官者乎世之博士學官舉得顯門宿師以為之則人材何
患不興教化何患不成大要經明而後德立德立而後才
光施之於用而無所不宜苟舍經而求士譬之去舟而求
濟釋鐔以求獲烏可得哉予友彭君子斐衣冠文獻之胄
其先世以春秋登科第者繼踵不乏數顯門之學偃指而
彭氏在焉於今數百年可謂盛矣子斐早孤弱冠從清江
聶鉉先生於廬陵講明春秋之學偕三四友朋淨掃一室
閉門誦說晝夜不輟得其師傳以紹其家學所謂三四人
者每擢科第為學官為民吏登顯庸者若今學士金公亦
其一也獨子斐抱一經退處山林若無意於進取比年始

以薦者而起乃著續修經書大全及竣事適有昆陵學官之命今將行凡交游者咸賦詩為贈而以序屬予予惟子斐之於教職為之蓋不難矣施其家學與其所以為學之道以導夫人其收效暮月而已固無俟於予言然予獨有言者通天下之弊也今學校之士惟記誦於貢舉之文以資進取師弟子均幸以是為出身免過之階於所謂教與學之道盡懵然不知所本獨不知昆陵然否苟如是必先以經學正其本使咸趨夫道德之懿將見教化之成彬也文學之士可以方於古昔矣予之所以期望於昆陵亦以幸願於天下之士也故於子斐之行而重致意焉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七

天台趙氏族譜序

趙府長史天台趙公季通以其家譜徵余言為序觀其世系為宋周恭肅王元儼之後元儼太宗第八子也有賢德事母至孝真宗即位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明年為平海軍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改昭武安德軍節度進封榮王後加兼侍中改鎮安靜武信加檢校太尉加兼中書令坐侍婢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每見帝痛自引過帝憐之尋加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進太保仁宗為皇太子加太傅歷橫海永清保平定國節度陝州大都督改通王涇

王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節鎮安忠武封定王天聖七年封鎮王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王遷雍州鳳翔牧景祐二年授荆南淮陽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慶曆四年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充二州牧燕王謚恭肅子十三人得名者四先熙先良先迪先初熙寧中以先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為周王

胡公文集

卷十二

五

高密郡公仲鈺仲鈺子武經即士軫右班直士

貸士貸子保義即不伐成忠即不獵不獵子善學善惡善遜子汝能汝夔此史傳宗室系所載譜云允良為晉安郡王宗蘭只稱司空高密郡公仲鈺為仲銘武經即士軫為仕範無右班直士貸有官使仕仔不獵子善能無善學善惡善能子汝岷汝岷無汝能汝夔與史系畧不同未詳孰是史系自汝字而下無載譜自汝字而下具見至季通又五世徙居天台者則自仕範兄弟始此譜之言也子觀宋史宗室系獨詳於他史蓋當時宗正所掌有牒有譜有錄有圖又有譜以叙其系宗法之嚴禮意之厚亦可照見載於史者凡二十七卷當時族屬之多可謂盛矣今云

通之譜惟詳於其所自出而他派不與焉非畧之也謂其
自有譜也余謂季通考於世系合而一之亦百世之宗無
絕之義所謂同姓為宗合族為屬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
道也遂撫其源委序其譜云

秦氏家譜序

秦為伯

者別國亡宗

一一譜其世

而家譜失其傳

者紹其昭也

胡公文集卷十二

五九

者繼其穆也

提舉公而上

國有史家有譜

於戲鳳為秦氏之後遭元季兵燹
曾祖提舉公而下圖而演之曰某
有行藝之人也今其子孫何如某
有文學之人也今其子姓何似自
其可疑者悉置弗錄將欲傳信於後人願賜
一言以序諸譜首可乎予聞而嘉歎曰家之有譜乃仁人

孝子尊祖宗叙親疏右賢為詳昏嫁慶吊之禮行昭穆之

義敦此古今天下不易之道也今秦君能修其家譜如此

比之昔人求附城郭之系委拜汾陽之墓者其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予知秦君之子若孫世守斯譜以尊卑昭穆自

辨以詩書禮樂自淑以科名勲業自期無以族大支分自

貶則張子所謂子孫賢族將大必有徵矣於是秦君題而

又隨遂請書為譜序云

再賦八景詩序

廣嘗賦北京八景詩拘以和韻又局於聲律故不足以盡

其奇偉間日再賦五言詩八首以發前之所未至非

胡公文集卷十二

六十一

以夸多閎彌誠

聖天子設都于茲建萬世悠久之基山川景物壯觀宏麗必

當有所傳播無如古之作其見於詩有曰商邑翼翼

翼四方之極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

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斯不服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碑誌

周處士墓誌銘

故浙江行省檢校許公墓誌銘

學古先生墓誌銘

明故徵士楊公墓誌銘

孺人郭氏墓誌銘

楊處士墓誌銘

玄君孔氏墓誌銘

劉仲海墓誌銘

幼道許君墓誌銘

解原昌墓銘

李似淵墓誌銘

吳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胡公文集

卷十三

目次

一

故處士蕭君樂存墓誌銘

李一誠墓誌銘

翰林修撰彭汝器墓誌銘

明故歸德府君夫人高氏墓誌銘

漢府右長史錢公墓誌銘

許生墓誌銘

翰林檢討蘓公墓誌銘

周府君墓誌銘

孺人曾氏墓誌銘

故翰林檢討廖公墓銘

羅處士墓誌銘

夏母蕭氏孺人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王公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溪間處士墓誌銘

程氏大夫人墓誌

劉生公肅墓誌銘

靜軒陳處士墓誌銘

羅公業史墓誌銘

陳雅言先生墓誌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熊府君墓誌銘

胡公文集

卷十三

目次

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三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稷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 孫 堦 尹 學 清 對 閱

全弟 拜恩 校正

碑誌

周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復字朝陽吉水城南周氏高祖諱直字方大宋進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一

士第擢禮部侍郎曾祖寅禮父恩補通仕即祖梅山宋武陵尉父道存以博學徵授瓊州郡守處士兄弟三人伯兄通領元乙亥進士仲兄潤國初以才辟授吉水州同知處士居幼性坦夷喜讀書卓然自持既長與朋友交尚信義不事外飾居里閭輯如也一言行未嘗有忤於人有忿爭者歸處士求決從容開導是非自辨尤喜周急人家有餘輒以給貧匱諸兄早世奉母旨甘無遺人咸稱之嘗訓諸子曰吾家世科第躋臚仕為子孫者可不力學以紹述先業吾嘗以科第自期造世變兵戈搶攘東西奔竄弗遂所志汝曹勉之訓鄉人子弟循比有序人莫不敬愛晚遇薦

胡公文集卷十三

二

辟以疾固辭嘗往來廬陵之末和樂其山水與仲子原凱居之日望東山曰此吾耕隱處也乃號曰東山小隱前中書舍人詹希原大書以揭于楣間易庵謝先生為之記士大夫多為賦詠處士雖不仕其名蓋表之不泯予嘗聞之吉陽故家而城南稱周氏處士能不失其世守誠可書也處士生元至正甲戌十一月十九日沒洪武壬午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娶曾氏子男五人原濟原凱原鼎原茂原通孫男九人繩祖望祖同祖興祖隆祖華祖羅祖顯祖榮祖後二年塋于縣之折桂鄉從先兆也原通來請銘用述其槩追納諸壙銘曰

吉陽周氏有烜其聲赫比高曾以肇以承於乎朝陽不忝厥世有遠其中堅蓄固秘義比鳳岡矗比東山以耕以游徜徉其間豈曰無貴亦既有富曾不考終於彼奚慕折桂之鄉先人有阡卜以附之惟以求年

故浙江行省檢校許公墓誌銘

公諱洪字彥章幼穎異不凡五六歲即知讀書數過輒能成誦十六七為文章才思奮發嘗賦詩以寫志前輩見者多稱歎之通伏生書欲取科第適元季兵興奉其母居山中時寇盜紛擾歲荒歎力養不乏國初以明經被薦洪武三年受橫海衛知事始至事繁劇公處之恬不動聲色剖

拆疏決畧無停滯時安慶優成署衛事極加敬重推所
乘馬代出入復除英武衛知事治聲如橫海時六年除浙
江行中書省檢校時左右方司員缺印悉以委公文案填
積酬答無遺官長胥吏咸加敬服紹興倉儲多積弊省欲
覈實而難其人咸曰非許檢校不可於是命公公至即
設法出納正其宿弊公私不擾上下皆悅嘗按郡四明天
台歲大旱郡守禱無雨公為文禱神雨旋注所至作興學
校以俸錢市布帛書籍筆墨試諸生第其高下賞以激勵
台之解後嘗有妖物為怪夜擲瓦石擊門戶每使者至避
不敢居公至吏以為言命開戶獨寢于中夜寂然無聞妖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三

遂息俗浮薄多偽器公禁之無敢以售公循比儒者廉
以律已謹以待人內克外和不瀆不諂嘗有使者至省公
遠以他事謁遲公至拒不見公從容進曰某聞禮者君子
之大防明公進退人必先於禮威望欲行禮不可廢使者
愧謝九年以母老請歸養詔許之時年三十六解官行
李無長物惟圖籍而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旬侍湯
藥不離左右夜則焚香禮斗減已年以延母壽事兄彥良
尤謹每食兄不在不先食兄或他飲遇夜必躬候於途醉
必掖而歸暇則以詩酒相娛樂一門之內怡怡如也居邑
之南郭有南耕別墅杜門著書訓課子姪時公亦以南耕

稱之洪武丙子終享年五十有八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祔于口南原先塋之次公為文章不激不隨一歸於義
理其歷官為政卓然有稱歲年退休殆不可及曾祖諱季
開祖諱雲瑞父諱德中母陳氏娶羅氏樊氏子五人長曰
翀次曰夔曰翰曰翼曰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劉孟連孫
男七人公睿公佐儀祖進祖光祖回祖斗安孫女五人公
沒之明年翰錄公行狀泣來請銘後十四年始克為公銘
廣常思十四五時公一日見過廣侍立左右有問輒對公
辭氣溫厚顏色和悅謂廣曰昔子之先大夫為御史時日
治官事夜則與鄉之諸友仕于朝者同聚于我官舍篝燈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四

講論以古道自期後分散各以事業自見今存惟吾吾見
子喜故人有子又與廣言典故數事歷歷可書後十餘年
公沒見浙江之士夫美公之詩文稱誦公者知出一口惜
公之退早未盡其所施苟獲展其所蘊則豈但如是而已
夫銘曰

氣和言溫守恪行惇積之粹今辭達成家黜浮抑華學
之懿今崑山毓英為主為璋為珮璲今匪徒之隣退勇
於進未究施今懷哉君子德音無已不慙適今沒而有
光墓石之藏銘永闕兮
學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黃氏諱鼎字孟鉉學古所藏修齋名學者因稱曰學古先生先世居建昌之南城八世祖諱笏宋孝宗時令吉水遂家焉曾祖立道祖天衢號似山又號密庵通五經於書無所不讀學者稱之曰似山先生又稱之曰密庵先生考諱貴宣字彥榮博學有行義鄉里稱之曰小山先生小山四子先生居長自幼穎異絕人書過目輒記甫六歲四書五經之文皆成誦十歲能屬文對客操筆立就滿座驚動十五通詩書二經為舉子業既成而歎曰此不足盡吾學乃悉取家所藏書晝夜讀之探賸聖賢之旨得其歸趣發為文章頃刻數萬言奔放雄逸浩然如百川之赴壑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

波瀾汗漫隨遇賦形勢不可遏於是名聲驟然而起四方聞者咸加敬服前輩無不推讓後季岳聰明博學為文章酷似先生洪武乙丑先生年二十餘被薦至

京師先生出其文與弟季岳之文若干首示人人爭傳誦皆駭愕自失翰林吳沈尤見敬重與人言曰吾見文字多矣未有如黃氏兄弟者異時必名擅天下蓋今之軾轍也欲上先生名未果會銓曹以常選授將仕佐郎鎮江府知事先生長於為吏遇事剖決如流無一不當人心者時鎮江號為煩劇相知者莫不為憂先生處之裕如也故治效有異績民咸德之後坐事免歸杜門不出尚友古人博文

強記反求諸己蓋沉潛於聖賢體用之學取舊所為文焚之竟微索隱仰觀俯察研幾於天人性命之蘊所造淵深不可以測見其際修辭立言一本於道德仁義溫厚純雅豐腴嚴潔醇如也大要以明王道繼往跡淑人心變風俗為務由是學者相踵于門先生各隨其才而成就之循匕導誘婉辭悅色以誠意感人廣於先生交游獨後先生一見即頓倒如平生不以廣之不肖謂可以語道與廣言論終日或夜達旦未嘗有倦容先生之言皆出入經傳貫穿百家論議閎偉氣象從容不踰矩度而聽之者遂不覺其自進矣先生謙恭樂易不為崖岸不以所長自足人有一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六

善稱揚不絕口未嘗言人過失廣常侍先生或有語及窮達患害而坐者皆隕獲失歎廣時年少未更事實無所知適少不動于色先生謂廣曰子能不驚于寵辱耶廣謝不取先生曰由是勉之每語及當時賢者廣不能識詢其人之平生且及其子先生一日謂廣曰吾每見子好問及人後是亦仁者之心廣又謝不及先生曰擴克是心可也廣受先生之教者多矣顧才質駑下迄無所成於茲誠有愧焉思惟先生之言豈可復得先生才高意廣襟懷洒落丰儀修潔望之如清冰玉壺即之如和風暖日使人胸中開爽鄙吝自喪誠英邁間氣之才也假之以年獲其所施

不知古之人為何如惜不得其壽以歿嗚呼哀哉先生生元至正辛丑四月廿五日終於洪武戊寅九月十六日享春秋三十有八聞者知與不知莫不悼惜以明年十一月日祔于水南楓樹山之原從先兆也配姜氏後二年沒子二人長濬有文學次淵女二人長適劉燁次在室孫男一人有五經四書精義若干卷文集詩集若干卷歲于家先生沒後八年仲弟鑑以先生行狀速廣為銘於乎其尚忍銘哉然義不敢辭後四年始克為之非敢後也蓋常執筆哽塞而廢惟不可以緩今始忍戚而書之惜言不足以盡先生之平生謹述大槩以誌于墓云銘曰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七

於乎先生卓特超舉英邁之才尚友千古著書立言充積滿家明誠之學所造寔多孝友之行溫恭之德勉之循之威儀是式西京專門毛萇仲舒正誼明道廓然規模玉磬金鑪郊廟之器致和神人以用則貴咸護希聲抑厭中野抑厭中野噫嘻天者於乎先生夫何為哉不朽者存永賁將來

明故徵士楊公墓誌銘

永樂六年戊子六月庚辰予寮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君勉仁聞其父徵士公之喪頓哭幾絕明日即易服設位哭又明日言于

天子又明日以檢討蘓君伯厚所述行狀泣告余曰榮不天不幸家門多故殃罹于先人奄忽見棄榮叨祿于

朝生不能供湯藥於晨夕沒不得飯含就歛抱無窮之痛惟先人生有令善懼弗能以顯揚則不孝之罪益深願下執事賜一言為埋銘以掩諸幽且以慰先人於地下言訖而愈悲予知勉仁者既弔之謹序而為之銘按狀徵士諱伯成字士美姓楊氏其先自鳳翔游宦于閩唐末亂因家于建其後子孫分處浦城建陽崇安逮有曰萬大公者又遷于旣寧之豐樂鄉族益大遂名其地曰楊墩萬大公之子自楊墩徙于建安之龍津數世至三五公者公之曾祖

胡公文集卷十三

八

也祖諱某父諱達卿皆隱德弗曜達卿三子徵士居幼性端慤童州時嶷然如成人不妄言笑讀書有闕世教者舉以為人勸事親孝凡有可以娛親者必力致親有疾憂形於色日夜侍側衣不解帶疾愈則喜親沒塋祭盡禮尤善事兄友愛甚篤母兄伯祥舉孝廉當之京不欲暨離即隨行及拜鳳陽留守司知事往來候問者凡再兄卒于官持服蔬食與人言輒流涕撫育其孤子女六人以長以教畢其婚嫁析財產無分毫私勞事則委已子不以任之尤好施與宗族親戚鄉隣有貧乏者輒賙給之子弟不能就學延師以教之與人交處以道義相尚不為苟合遇有過失

者必正言以折之人皆敬服所居近雲際山峰巒秀拔嘉
木清池映帶左右築雲山草堂以居之絕迹不至城府藩
臬聞公名欲求見固却以疾有舉公應茂才以母老辭不
就後有司以孝廉薦至京以子仕于朝賜歸田里公
平生儉素服食不喜華靡終身衣布衣而已常以奢侈戒
子弟一家敬承無敢違恒以書勗庶子盡忠竭誠以報
恩遇不及家事比庶子受上尊豚腊嘉果之賜遣家僮歸為
親壽公飲盡歡又三日命家人具酒食召所親飲且曰吾
命盡今日故相與未訣坐者驚愕及晡沐浴更衣端坐於
室且戒葬歛悉從薄衣衾惟用布塋地擇水深土厚之處

胡公文集卷十三

九

不必泥陰陽拘忌之說悉取假貸者所負券焚之稱諱以
教其子弟至夜分家人圍立而泣公曰死生有命若輩
毋庸自苦遂就枕奄然而逝時永樂戊子四月二十八日
也生故元至正癸巳享年五十有六以其年某月某日塋
於其山之原配劉氏有婦行子男五人長即庶子也次曰
富先公一年沒次惠早天次信次貞女四人長適建安吳
某次適甌寧劉某二在室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子與庶子
同仕于朝觀其循比謹飭有以見其家庭之訓矣而徵
士操履篤實信義著於鄉邑安命樂天脩然而逝誠曠達
之士也宜為銘以詔其後昆垂於不朽焉銘曰

武夷蒼巖九溪決之公之鄉也檜柏喬松蒼蘭杜蘅掩
幽芳也良玉在璞其質弗斲韞德含章也伊嗟君子好
善無已惟其有常也知生知死於物無繫起彼芒芒也
我作斯文銘于泉扃思悠長也蓋之崇岡有封如堂以
永其歲也

孺人郭氏墓誌銘

孺人諱靜柔姓郭氏安成故家子處士彭君文郁之妻今
翰林修撰汝器之母父子明性豁達人尊事之生孺人無
他子幼極聰慧善女事不待教而能父母甚愛之曰是女
不比凡子及長擇所宜歸以彭氏故簪纓家有禮法遂以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

妻彭君焉姑周氏性嚴難事孺人為處子時未嘗習勞事
既入門承上接下動合儀則主中饋執祀事甚謹飲食非
親調不以進舅姑朝夕服勞無怠閨門之間處之肅然家
人未嘗聞其咲語舅姑尤篤愛之稱為賢婦內外無間言
彭君喜賓客士大夫日盈其門飲食饋遺取具一時孺人
措置有方應酬無乏君或出游四方綜理家事皆有條緒
如君在家尤喜教子禮名儒為師故三子皆有立長汝舟
洪武甲戌進士初為長泰令再調閩清令有能聲次汝楫
汝器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修撰以文行稱皆孺人
之教所致也孺人性勤儉初汝舟為縣令時以俸買絹帛

歸獻孺人勗之曰汝能不負於朝不辱於親則於吾有華
於文繡烏用是終身所服惟用布素而女紅之事至老弗
懈或諷之曰家素饒裕非不足者宜少逸何乃自苦孺人
徐舉魯季敬姜之語答之言者慚服由是宗黨效焉女二
人長適賀恭先次適劉容止孺人生故元至正壬午沒於
永樂戊子享年六十有七汝器聞訃哭頓絕既成服謁告
奔喪將以某年某月日塋于某山之原以修撰王復倫所
為狀來請銘曰某之有立者賴母之訓今見棄背慟何可
言懼無以暴母志敢干一言以藏諸幽予觀汝器之賢有
以見其母之能訓用撫其實而為之銘曰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一

婦之順妻之敬母之訓勗子正具斯衆美古賢婦莫競
有弗永傳謂予不信

楊處士墓誌銘

余友司經洗馬蕪翰林編修石首楊君溥喪其父處士於
家君聞訃不勝哀毀予適致齋訪弔問及罷始往弔君體
羸然哭泣氣息欲絕君無他兄第子勉以節哀以襄喪事
君勉強收淚子與君交且將十年知君莫予若也且又聞
處士行義之詳以埋銘見託予不敢辭處士諱文憲字彥
彰其先本弘農人唐有曰某者刺史潭州子孫因家焉曾
祖諱西英宋茶陵州學正祖添祐幼孤從其季父添祥宦

游于荆始卜居于棠城遂為棠城者姓元季復遷于石首
父直齋豪俠尚氣詎妣程氏河南名族處士自幼聰悟及
就外傳記誦過人早喪母事其父以孝謹稱元末寇亂與
父避難于山中寇且至父病不能行處士曳其裾號泣不
忍舍去告寇曰此我父也幸無恐之若欲見殺我寧就戮
死且甘心寇聞其言感動于色遂不加害及長鞠躬子職
不少懈洪武初游鄉校從其鄉先生高草樓習舉子業因
嘆曰讀書非干祿養親須及時舍色養之歡圖顯揚於後
其如日不逮何乃退而耕讀以奉養為事行年五十日侍
綵膝下求悅其親親喪終喪不踰禮常勗洗馬就學必勉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二

以忠孝大節間發疑難從容啟迪未嘗有疾言遽色性樂
易外無所慕日惟與親友登臨眺望賦詩飲酒而已家業
終歲計不求贏餘足跡少至城府遇鄉飲才一見其大夫
洗馬君常致書迎養則命之曰先人應墓不可懸離遂不
敢強處士尤好義宗族有孤子女撫育教訓長擇婚嫁俾
不失所困窮者必力賑之不計有無人有假貸不立券責
償嘗游鄧州有假金者處士將歸人無以償欲以婦首飾
還處士曰首飾婦人所愛割愛歸我是傷人情乃不辭而
去間省先塚于潭州有以米貿易者未酬其資其人被風
濤溺死舟人促行處士曰人死而負之吾豈忍為乃訪其

同旅以資歸之其處心忠厚類如此永樂戊子六月甲午以疾終疾革顧謂左右曰好語吾兒敬謹從事吾不及見矣言既而沒享年六十有六娶唐氏茶陵宦族子一人即洗馬君也女一人適趙葵孫男一人曰暉孫女四人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卜厝于某山之原予觀古之君子有一行之善而其名遠傳於世人皆喜稱而樂道之者况處士誠孝急義其大節卓卓若此尚何忝於古人哉是宜為之銘以傳於永久銘曰

於乎處士猗歟孝子好善急義歛其醜醜而不予彼所貴在此於乎處士人誰無死有耿光德音不已懷哉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三

我銘悠々江水

玄君孔氏墓誌銘

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張公字初之配曰孔氏諱靜柔曲阜之裔也父思言元翰林檢閱官沒於王事孔氏遺腹生而有異徵母李氏長育孔氏苦節自礪義不他適比長擇宜與配遠以歸張氏張公亦擇所儷解極意者獨孔氏如志是能內助予也孔氏既歸事姑相夫恭敬有禮宗族皆賢之賓親往來禮意具至待下有恩德感奴婢凡春秋祭祀遠豆肴實必躬治務精潔遇忌日則素食與泣盡哀綜治家事勤儉有法不以貴富怠女紅有閒

則誦列女傳孝經以訓其女遇夜移漏乃已張公嘗第宅及有所為竭力以相其成恒多疾湯藥不離或勸之少逸庶可愈疾終不息永樂丙戌姑玄君卒哭泣盡哀扶疾以襄喪事疾益篤嘆曰顧豈久於人者耶明年十一月

十八日竟沒生故元至正辛丑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里岷山之原生五子俱夭以從子某為嗣女二人吳基郭琪其壻也又明年張公以孔氏之行例請于朝錫封溫淑貞順冲靜玄君循其實行以著厥美恩至隆也張公謂其受命既光顯矣而埋銘未作無以掩諸幽乃以合浦令吳侃所撰行狀來速予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四

銘予辭不獲遂序而銘之銘曰

孔氏之裔曰有賢女生不見父德成由母長歸于張作配之祥宜室宜家于宗有先行不逾則壽不稱德噫嘻天只何斯之忒錫封之榮恩煥日星其在于茲以妥厥靈岷泉之原山高地厚百世其薦斯文永久

劉仲海墓誌銘

仲海諱潮姓劉氏其先系出金陵有曰堯夫者始居吉水城南遠為吉水人家世業儒高祖明翁為南陽教授曾祖義甫徙居邑之古城祖天輔元廣州順德路長官父子源隱德弟仕築別墅于中華山麓有林泉之勝故號曰源泉

處士處士二子仲海其次性溫醇沈深寡言嘗受易於鄉先生劉道彰道彰有行義為鄉里所敬重其教人必本於道德仲海之修飭謹厚蓋有得於先生講授之益居學宮之傍於禮樂邇豆之數升降揖遜之容漸漬習熟所交皆師儒君子故其涵養成就有異於人好尚質樸不事華靡退然自處非公事未嘗及公門惟刻意於詩遇有所感即形於賦詠但取適興而已喜植花卉畜圖書花時輒邀客宴賞飛觴交錯雅歌談笑以為樂賓客無不歡洽歲以為常故人謂其宴為牡丹會云篤意教子常曰吾不及以詩書顯世其在於吾子乎時長子謙已入邑庠充弟子員別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十五

延名師于家以教之誨與同門友夜誦相講論仲海必正衣冠危坐而聽遇有疑難言之壘也終夕不倦故謙卒底有成焉仲海事親孝於友愛尤篤父嘗被誣當逮仲海曰吾父老豈能對吏耶遂白于官請以身代繫京師幾二年始得釋鄉人皆稱之與兄仲海同處一家輯睦內外無間言女兄之夫胡叔方嘗以事被逮至京其子幼仲海力扶持叔方卒於途買舟載其柩歸為治喪葬經紀其家訓其諸子俾有所立其好義類如此父沒母夫人熊氏尚康強無恙朝夕奉養必如母志無所違今年夏母夫人病仲海侍湯藥憂勞成疾母既瘳而仲海竟不起乃八月二十七日

也臨終時遺命勿厚殮勿作佛事俟謙歸塋故權殯于家生元至正丙申享年五十有三娶藍氏前監察御史宗勝之妹子男六人長即謙字長謙今為中書舍人曰益謙曰守謙早卒曰福謙曰履謙曰撫謙女一人適藍彥福孫男一人孫女三人俱幼長謙聞訃哀毀頓絕既成服斬焉衰經以翰林檢討解榮所述行狀泣謂廣曰謙不孝致禍罹先人遂見永棄抱無窮之痛然先人幸托知於下執事敢以埋銘為厲謙婦將卜年月日安厝于某山之原庶有以慰先人於地下廣與長謙同遊鄉校常侍其祖源泉處士蒼顏白髮髯如森戟論議慷慨每於廣席高歌激烈傾其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十六

坐人有古豪傑之風又添知於仲海今與長謙同仕于朝束髮至今二十有餘載交其祖子孫三世義不可辭遂序而為之銘銘曰

劉氏之先系出金陵居于文江有揖其繩由儒而官自其高曾暨厥祖考顯隱時乘於平仲海克紹克似就實歛華弗耀厥美昌其後者允矣令子銘詩固藏其永無已

幼道許君墓誌銘

永樂二年歲在甲申正月四日子友許君幼道臥病于東師之虎踞關子與侍講楊君士奇往問之病且篤君見

予二人來曰我見故人勿藥而愈越十七日竟不能起予聞其死而哭之君純孝人也自少有志節不與群兒戲稍長值兵亂衆取金玉藏匿君獨抱書十餘卷走避難人或嗤之君曰寶貨易得書皆吾先祖所遺難得也豈可失識者異之及冠力於學事親早作夜息率其家人以盡婦事舅姑之禮閨門肅睦纖芥罔有違親沒哭泣擗踊殯歛祭莫必依禮節不作佛事不設音樂朝夕進食如事生之儀終喪寢苫枕塊歔粥不食醯醬菜菓雖祈寒盛暑不輟不扇數瘠幾不勝鄉里稱之曰許孝子尤慷慨好義遇人有急雖涉甚危害委曲周旋不少辭避人有假求不計有無

即以與之其友死為位朝夕哭奠之其所為類如此洪武戊寅有以明經舉至京適朝廷初建武學以君分領教焉至是沒享年五十有五旅葬國南門之鳳臺里其子清將歸其柩于鄉哭而請曰先君子非執事孰與銘者乃叙而銘之君諱佑幼道其字曾祖東崖隱德弗仕祖山梧元太學正父茂明國朝武鄉令娶劉氏有婦行能承君之志先君十七年沒子男二人即清次曰浩早夭女二人孫女一人於平生事塋祭之禮聖人垂示於天下後世者昭々矣古之君子事其親皆行之無以異者其情自有所不能已焉耳世不究其情而所行一趨於苟且君卓然

行古之道而盡其理分之宜有足尚也所貴乎君子者非必皆貴為公卿而可以顯揚於天下後世若夫窮巷之士身死而名不泯有重於名爵之貴者豈不以其德義之修於已歟君之才不見施為而死然死而不亡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昔孟郊窮而歿昌黎韓子為之銘君之窮蓋似如惜余之文弗如韓子未足以盡君之美也銘曰

於乎許君德義富於其躬而不昌其逢命也何窮鐫銘永藏三尺之封

鮮原昌墓誌銘

江鄉故家自唐至今蓋可數而邑東門鮮氏其一焉鮮氏

系出鴈門縣唐御史大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琬始至天寶進士禹來刺史吉州則其始遷之祖也至新州司戶參軍隱家邑之同水鄉其後又徙居于邑之古東門坊世有君子著學行顯科第申齋劉先生嘗云自唐至今譜不絕世不失為士祀田不易姓者惟鮮氏非樹德弗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德亦不至此真名言哉予家自宋與鮮氏聯姻譜予兄弟一門皆受學於筠澗先生而家于弟交游往還如家人焉先生從子朝夫生歲餘而孤與予生同年月而差後一日常兄呼予而予亦早孤每相會之頃輒自相弔予二人所遭之相似也相與篤志為學以世科自勵而

朝夫舉進士擢高第循所謂能鴻厥慶者乎朝夫恒悲其父之早歿及輒泣然流涕曰生不及見父孤孰若此哀痛周極一日誦其先太父淵靜先生言其先君之大槩述為狀來達予為銘且曰其幸惠我先君以不朽也君諱璋字原昌自少天資莊重器識不凡初就學已嶄然出群比長篤志讀書晝夜弗怠至忘寢食咀吸精淳探賸隱奧諸子百氏致力搜抉尤用意於易有行義三卷伯父觀我求我二先生極稱賞元季兵亂避地于邑之折桂鄉常曰易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且耕且讀若將終身雖居亂離奉親事兄處宗族接賓客無不盡

胡公文集卷十三

十九

道皇明混一華夏畢羅賢俊君方欲奮張其父屈之氣而死期遠及之於乎悲夫時洪武辛亥六月二十日也年才三十有一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傷親弗及終養不見其子之成立聞者莫不哀之塋于東湖伏兔山先塋之次曾祖諱昭子宋太學進士祖諱申叟元萬安學正父諱泰字成我一字季通淵靜蓋學者私謚云娶劉氏子一人曰繪即朝夫也孫男三人曰親德親仁微生曾孫一人曰飭孫於平天於善人始若無意者及其久也而其報施無所差爽則終有意於善人也若君之早死一子方歆亂然必其有成今有子有孫卓然不第顯名於時克成君之

志豈非天意有以相之哉君歿距今甫四十年而子始克銘君之墓其蓋有所待也歟銘曰

非天而天宜壽而否始者不然其獲在後天壽不貳所以事天非徒食德厥修已然東湖之陽松楸霜露百世攸寧其永無斁

李似淵墓誌銘

予聞邑人李似淵孝友好義父客死于外不憚險遠負骨歸塋撫其幼弟及從弟皆底成立一門三世同產內外無間言立志奮發欲光大其前人喜讀書教子弟延致賢士大夫歲無虛日傾心接禮無倦容君子固多稱之事母奉

胡公文集卷十三

二十

旨甘無違母嘗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性謹厚不喜訐人陰私至於濟急解紛甚於飢渴噫似淵之所自樹者如此其何有所不嘖哉似淵諱菊似淵其字曾祖德輝祖諱隆父仲宣皆能廣貲財治田園致家富累千金似淵又克承其先志無所失墜是益可尚也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曰遵願次曰遵慈季曰遵愬女一人適宋孟舉孫男三人鏐鏐鏐似淵沒於洪武戊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四塋于里之九江鳳凰山之原從先兆也後二十餘年遵愿以前太常博士劉君履節所述行實來徵余言為銘謹按劉君之狀而銘之銘曰

富厚三世和睦一家在或難君子攸華伊疇銘之乃
克求世爰有令子附青雲士九江之陽鳳凰之側春秋
霜露百世不斁

吳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黃氏諱妙清延平之南平故家子也為同邑吳順
卿之妻今中書舍人勝之母也年二十歸順卿勤儉相家
克盡婦道致家益饒裕性慈惠喜周給人鄉閭有死喪疾
病貧困者必齎助之故人咸敬重洪武壬戌順卿以疾沒
喪塋一如禮時孺人年方盛諸子皆幼刻苦自守恒訓其
子曰汝家嵩陽里望族也汝父篤實純厚不飲酒不好戲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十

諱卿稱善人今不幸早歿爾等當克紹其志母陳先業由
是諸子皆能承孺人之訓伯與仲躬治田園綜理家務季
子肆力於學及冠以俊秀選入郡庠充弟子員未幾以才
貢于禮部入太學為上舍生已而授中書舍人是皆孺人
教訓所致也孺人生故元丁丑歿於永樂庚寅十二月十
有八日享年七十四以其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子男三
人曰華曰孫季即勝也女二人長適黃次適鄧俱名族勝
聞訃成服斬焉衰經持其友行人審善所為行狀泣而請
銘予彙游延平與勝交今又同朝義不可辭謹按狀而為
銘也曰

儉以成家惠以卹隣有淑其儀展也令人何以報之曰
有令子何以久長銘歲不已

故處士蕭君樂存墓誌銘

處士蕭樂存諱最廬陵儒家子也幼有志好讀書十歲餘
值天下亂奔走避兵寇猶扶書自隨有間輒誦讀不輟人
或嗤之但咲而不荅嘗橐書行山間遇盜疑其所負必重
物以刃向之凝然不懼盜傾橐見書冊心異之遂却與俱
去以要索財物父以白金遺盜乃得還然讀書之志不替
益堅國初平一四海慨然曰遭亂廢學今天下大定學
何可廢乃往求明師以質疑難家貧無貲買妻首飾為贄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十二

於是所學大進先生長若不可之未幾喪父晝夜哀毀目
為之喪明事母克盡孝敬有所欲必極力致之授徒鄉里
旬日必歸省戒其妻毋俾一毫拂母意母年逾八十終哀
毀如喪父時尤急義好施予其季父與從兄歿方為治喪
塋撫育其孤又能捐所愛以予人皆人情所難者無所顧
惜有貸錢穀貧不能償且後有所求即應之無難色值歲
歉家無宿春有則輒分與丐者家人或止之則蹙然曰飢
革若此寧忍獨活耶恒訓諸子曰吾幼值亂壯弗及仕今
老將及之無益於世名不植而志弗遂職此是憾在汝曹
其成吾志性樂易不事緣飾與人交其終如始無少變卿

不可辭乃述其槩而為銘銘曰

於乎處士其行在己其報在天其獲在子力行為善衆人所嗤在己無歎夫何恤為材未試削璞未試琢渾然其天貴其天爵靡辱伊榮於焉允臧刻此銘詩以永厥芳

李一誠墓誌銘

李敬字一誠吉水東門人也性淳慤不喜外驚出入里巷間怡然謹飭無賢不肖皆敬愛之與人交游始終如一不見有怠色雖居市廛非公事未嘗一入縣邑暇則與親故往還嬉笑娛樂口不談世事處宗族兄弟之間藹然和睦

愛重之有未知一誠者於此而可以見之矣一誠生故元至正己丑七月廿四日歿於永樂辛卯五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娶夏氏子三人長即讓次曰遜幼曰謙女三人適徐適周適解俱名族以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讓以子與其父交游知其平生者亦莫予若也乃來乞銘予誠知一誠者故所書皆實事而辭無溢美也於乎一誠無毀無譽無怨無惡而又無所外慕抑世之所謂善人者乎是宜為之銘曰

東門之李其業幾有朗高曾孔令兄弟猗嗟一誠李氏之英內外醇和展也稱名動不踰規言不出口怡

卿問無怨無詬六十年莫知是非壽不為天可謂全
歸德湖之陽仁山之麓我思若人碧雲黃鶴一丘載封
春雨秋霜銘辭永傳惟以固藏

翰林修撰彭汝器墓誌銘

永樂七年春

天子巡狩北京文學之臣與扈從者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
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
三十有三凡交遊者皆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勅行在吏部以其族兄孚恂襲表歸葬于
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述其行狀徵廣銘其墓乃序其事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五

弗為之銘汝器名璉汝器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為童
子時疑然有成人志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數字
誦句讀無益也願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
卿先生劉澄清之門問難質義下筆綴文詳藻渙發迥出
汎輦師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
入卿校永樂元年以易經中卿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
太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為庶吉士

天子嘗用文學選二十八人讀書秘閣學古文章紹司馬子
長班孟堅韓柳歐蘇之迹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
最優然特出同輩多推戴之五年陞修撰嘗承顧問數

答稱旨下筆為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
駿已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欲然
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羸疾凡四年或作或
愈疾劇書籍紙筆堆積于床榻間猶讀書為文章不廢程
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天壽命也豈可一日廢學竟坐是而
歿也時絕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見其親為恨於乎悲
夫汝器性剛果急於為義論議有氣槩凡力有可為者即
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
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
於此亦命也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文郁鄉稱長者母郭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六

氏有婦道成汝器之名者亦由其母之賢也娶胡氏子三
人長曰某次曰魁幼曰某次一人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之原所著詩文若干篇皆可傳銘曰

良才之摧不能百圓良驥之噴焉為六飛嗟也汝器學
問文章天資昇之胡嗣其昌剝剝斷為班為馬韓歐
柳蘇馳譽天下繫名之斯豈庸之選銘折莫耶以壽厥
鈍二十八人我鄉其參始者迄今吾哭其三回也好學
年不及一賢不為天死焉何惜書臺舊鄉一杯固藏我
銘孔悲曷其能忘

明故歸德府君夫人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諱源潔其先蜀郡之蒲江人五世祖泰叔登宋慶元丙辰進士第仕至中奉大夫知嘉定府事封蒲江縣開國男魏了翁稱其才名四十年仕宦八千石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者也泰叔之子允績由漕舉登進士仕至江西運管轉朝請大夫知南康軍事子翁葵以父蔭授登仕郎遂家豫章後贈嘉議大夫嘉定郡侯夫人之曾祖也祖華父吳江州判官贈嘉議大夫嘉定郡侯父敬初夫人初生有以壽星圖贈華父華父曰是女其有壽乎稍長性聰慧勤於女事習詩書女史之戒華父最鍾愛臨終指夫人謂敬初曰善擇佳婿後以適余氏為歸德太守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七

諱復升之妻今翰林修撰鼎之母夫人端重簡默賢而有婦行事舅姑惟謹凡飲食衣服必躬自理不以付婢妾具酒漿奉祭祀必敬必繫府君之父仁仲元賴州路知事元季兵亂南康被殘親族咸趨賴仰給於知事夫人與姑供給無厭煩及賴陷知事還家萬病失而親族猶相依不去夫人盡鬻簪珥衣物以給之僅得半散躬操井臼不憚勞苦姑甚憐之曰吾新婦素出綺紈家一旦遭貧匱乃能甘之視之流涕夫人曰勤勞分內事貧乏丁時艱母為念也知事君歿夫人助理喪事又恐悲傷其姑百計寬釋國初府君以賢良薦始為章邱丞迎母就養夫人念姑春

秋高不宜涉遠道晨昏竭力以供其旨姑曰吾有新婦如此何必遠去姑卧疾夫人日夜侍奉湯藥辛勤萬狀不以為勞及喪具棺槨衣衾殯歛哭泣盡哀人咸稱曰孝婦後府君為滄州同知夫人居家治麻枲以教其子及守歸德始挈家聚處夫人每戒其子曰汝父居官廉介吾與若宜從儉約以副其心府君衣垢弊夫人躬為澣濯補綴遣其子從師州學暮歸必閱程課府君歿夫人還家篤意以教其子雖貧不使廢學鼎登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修撰皆夫人之教也鼎迎夫人就養屬多疾且重聽為書字問荅猶拳拳誨其子永樂七年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二八

上巡狩北京鼎與扈從恒以夫人年高為憂夫人以書示鼎曰吾方健食能步履汝但勉於所事毋吾憂也明年冬鼎還又明年冬得疾遂不起生故元至順庚午十二月廿三日歿于永樂辛卯閏十二月廿一日享年八十有二子一人鼎也孫男二人鶴年山年孫女一人適葉璠鼎將歸柩以年月日卜塋于廬山之南曰鼓山具夫人之行泣請子銘夫人內修閨門外睦姻族事夫成其志教子成其才為鄉里取法稱為賢母是皆可傳也銘之允宜銘曰於乎賢母塋此山之下百世不數過者式墓昭此銘詩以勵為婦

漢府右長史錢公墓誌銘

公諱允升字仲益姓錢氏吳越武肅王鏐之後五世至承奉即進始自嘉興徙毘陵之無錫遂為無錫人曾祖諱裕以勤儉起家致富饒樂善好施遇歲凶則大作饘粥以食飢者全活甚衆趙文敏公題其堂曰種德祖文煜元承事即知雅州考思孟元田州路蒙古學教授母蕭氏沈氏公沈所出也生故元至順壬申十一月廿六日幼聰悟稍長勤學既冠博聞強記六經子史淹貫無遺至於吏牘目一覽不忘語及輒能成誦其精敏類如此

國初御史聞其名辟為縣文學掾後被薦除太常博士永

胡公文集卷十三

二九

樂元年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陞翰林修撰賜襲衣銀綺除

漢府長史以年老不煩以事惟備咨訪 殿下甚加禮待

前後以手書勞問賜銀帶底馬他物稱是以母憂去官時

年已七十八矣 殿下眷念不置請于朝奪情起復永樂

十年正月十八日卒于 京師崇禮街之官舍享春秋八

十有一先是得疾未嘗就枕友朋來問疾者坐與談論臨

歿草表辭官對客口誦其詞至是儼然而逝

殿下聞其歿甚惜之遣官賜祭士大夫聞者莫不惜之公

天資爽朗有氣岸至老不衰每當廣坐高談雄辨聽者忘

倦平生持正論別白是非不少假借賦詩為文下筆立就

畧不經意而思致往已過人然極謙和不以所長自眩雅

好棋對客且觴且奕竟夕無厭嘗待 詔禁垣每有賜予

間呼為棋仙其始終所遇亦可謂榮矣娶曹氏次室周氏

張氏子男三人長曰山早卒次曰杲曰裴女三人長適傅

以德次適過尚賓孫男四人常翰長壽孫女八人二子迎

樞歸葬于縣之開化鄉將軍山先塋之次來句于銘公以

名家自忠懿以上功德顯著有不必論自公曾祖好義恤

貧人受其惠故至于公享有福壽以收其報是宜為銘

銘曰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三十

惟錢之先系出于錢因官命氏其來有綿至於武肅始

大而昌三世四王鎮于海邦五代借亂民困于戈獨此

吳越嬉游鼓歌功著于朝德被于民其裔必蕃百世于

孫衍嗟錢公無忝為後以享以承世德實茂英爽之才

豪邁之氣距之式遠尚有遺似開化之鄉將軍之山何

以永傳刻銘石間

許生墓誌銘

許生儀祖字岳胤子友許鳴鶴之子七歲喪其母隨父居

京師性聰敏好學常與子諸子同游讀書聲琅然抑揚可

聽于聞而嘆賞每朝退輒召與諸子來前勉勵教訓生唯

唯聽受不敢違對賓客即專訓其能于家人亦甚憐之凡
飲食居處視同諸子生亦知所敬愛于 扈從北京與其
父同寢處生留 京師教童子學能作詩賦雜文通四書
大義往七呈藁於父書字端楷遺詞亦條暢無倍於理予
益喜之又能勤勞雖極辛苦不憚御史王處敬聞其才以
女妻之今年正月娶婦才七日感肺疾體浮腫過半月而
歿得年二十有二沒時無他言但瞻目其父曰兒從此永
別矣於乎悲夫子與生昔者朝夕相見今相距

禁城東西間多或一兩月少或半月始一見聞生病不謂
至大故遽聞生訃心震悼驚慟家人方執箸飯梗塞不能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三

下咽又聞其父哭之甚慟於乎生父子為士何惡數於造
物者幼喪母父鰥居十餘年零丁相守以撫以教期生成
才而生遽死矣生父子獨何惡數於造物者耶是可悲也
其父以二月己未權塋生于都城南門外鳳臺鄉予不及
臨棺哭之乃為之銘以慰其父之悲銘曰

於乎許生我哭爾有時汝父哭爾無窮期我銘爾藏辭
孔悲於乎許生

翰林檢討蘇公墓誌銘

永樂九年冬十一月廿二日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卒凡交
游莫不嗟惜而同寅諸公獨惜之甚咸曰蘇公忠信人也

何可多得皆哭之慟其門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楊公勉仁既為治喪事又述公行狀致公臨終之言曰
必得予文以銘其墓於乎予文豈足以揭公之德華哉然
忝與公交游最久其能已於言乎乃忍涕而為之銘公諱
瑋伯厚其字以字行姓蘇氏世居建安之瓊溪其先本姓
雷公之曾大父諱文叔仕元為建寧路儒學教授為後於
蘇遂蒙其姓祖子庸父明遠俱以行義為鄉師表母章氏
明遠四子長即公自幼以聰敏聞性謹重不妄言動比長
博通經史猶長於毛氏詩於琴棋書畫曲藝小數咸精到
然不以自衒人莫知其能惟刻意為文章援筆立就辭意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三

超詣見者奇之自是聲譽日起公益自沈晦篤意事親講
學絕跡不至城府 國初有司以經明行修薦至

京師以親老辭歸闕館授徒誘掖學者多所造就洪武乙
丑郡辟為訓導教授周斌勉公曰既仕不離鄉又得祿養
親不宜辭公從之居學校十餘年啟迪作興之功尤多丁
母憂去居喪哀毀形瘠杖而後起及期不得塋地悵鬱成
疾其友憐之遺以塋地人稱為義邱云繼丁父艱毀瘠踰
前喪服缺來朝授 晉府伴讀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尋陞翰林院侍書纂修

永樂大典為總裁明年陞檢討常進講 文華殿敷說稱

旨甚見禮遇兩與考禮部會試簡拔多佳士公耿介負才
氣勇於為義方為訓導時學地舊為軍衛所侵公力復之
文公先生祠在府廨內難於謁祭公倡率出貲葺祠於學
宮傍歲時朔旦拜謁始便修孔子廟及宸奎尊經二閣數
月百廢具舉聞人有急周之惟恐或後嘗遇歲歉民艱食
力請於官發廩賑之民得粟者咸望公門拜曰是活我父
母也鄉鄰有爭競者懇乞以理論解已皆悔悟或有侵慢
者畧不與較人自慚服在翰林幾十年絕無私謁禮部尚
書鄭公賜有師友之舊未嘗一至其門鄭公常請見必規
以正言每加敬服其餘諸生或仕於朝或為守令者會次

輒加誨諭故出公之門者咸恪守有能人有一善稱之不
絕于口對同寮詞氣溫和罕失色於人君家有禮法服用
儉約常自號曰履素漢王為下書二大字賜之弟仲簡
早喪撫其孤幼以長以教為畢婚配適有賜予必分諸
弟姪今年夏忽得羸疾久不起臨終語其子曰吾無過人
者惟平生守正人不敢犯庶幾無玷今得正而斃題吾墓
曰有嚴先生之墓足矣言訖氣息奄奄正衣冠端坐而逝
享年六十有四配趙氏有賢行男子三人曰鎰曰鏞曰鏞
女子四人長先卒次適高庸次適劉深幼適山東道監察
御史江鏡孫女一所著詩文曰履素集凡若干卷諸子鏞

扶柩歸建安以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惟公行事始終無
憾實可傳載宜為之銘也曰

嗟也履素公其得者厚也道德之腴為佩綬也六藝之窠
為畎畝也履素之揭以厲其守也方而不利到不可揉
也得正而斃克全其所受也自始迄終俯仰無詬也雖
不百年惟善以為壽也昔不知其少而今乃無有也匪
銘之傳蓋自足以致不朽也以似厥聲庶以告其後也

周府君墓誌銘

長洲縣文學掾周岐鳳將改塋其先大父瑞林府君於某
山之原遣其子走京師丐予銘且曰其先大父初塋于

里之清水塘既有銘矣今改塋不可無銘當求立言者以
圖不朽故以稿之於予焉瑞林狀而為之銘公諱成立一
字元瑞號瑞林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高祖子淵宋秘
閣侍書曾祖應龍中博學宏詞科號磻洲先生祖諱岳與
兄伯寬俱登咸淳進士第上書斥賈似道時論偉之父諱
厚母宋氏從父能遠無子以公為之後公器識卓特魁岸
不凡傑然出眾故元元統乙亥兄弟同中鄉試甲乙榜會
罷科舉不及會試然一門競爽當時稱世科之盛周氏必
在所選公雖不得進益肆力於學為文章雄健有法暇則
綜理家事尤善事其親獨得父母之歡心親喪晝夜悲哭

不絕聲哀毀成疾而殯生元至大辛亥沒於某年月日享年配彭氏子二人長曰子昭擢童子科早卒次曰觀女一人適彭子敬孫男四人曰鳴即岐鳳曰梧鳳曰翔鳳曰儀鳳曾孫男五人勉叙崇顯永曾孫女四人玄孫男一人玄孫女二人銘曰

年雖不久而死如生兮嗚呼不及售而價益增兮蓋抑於昭也而信於冥也兮不在其身而在于孫曾兮我銘不滅永闕幽局兮

孺人曾氏墓誌銘

孺人諱靜貞姓曾氏邑之蘭溪故家子也性莊淑不喜外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三五

節年十七歸我族叔祖原長翁事姑章克孝以順相良人克勤以儉處宗族克和以敬待群下克慈以愛閨門之間靜而不諱致家饒裕而埒於封君者皆孺人內助之力也雖歲積克物而自奉甚約平居惟布素日食不重味待賓客奉祭祀則必豐饋親戚周貧乏則必急故內外之稱孺人者舉無間言廣八歲時先大夫延平府君見棄大夫人日悲哭不少置廣然服衰麻哭於大夫人之傍孺人見廣哭亦泣下謂我大夫人曰兒幼宜少止哭恐傷其情致疾耳大夫人雖勉強少止而哀戚益甚是時廣方就外傳孺人日取棗栗啗我於書堂語諸子曰其孤子也善待之

諸子與廣同學凡有無共之未嘗有一言不善此皆孺人之訓也洪武辛未有不逞者誣鄉人連及翁也被逮溺沒孺人曰良人歿我生何為遂自經時年四十有二於平孺人生平尚義卒以一死自誓雖古之貞女何所讓哉子男五人長肇先卒次繼先先從先効先女二人孫男四人塋廬陵胡家坑之原繼先曰先母之墓塋而未有銘子宜銘之追而納諸幽廣遂述所知者為銘曰

故翰林檢討廖公墓誌銘

胡公文集卷十三

三六

聖天子御極之初即詔求文學之臣以延論治道會修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爰求舊臣以咨遺逸以同纂修每詔翰林儒臣各舉所知今學士解公縉紳退與廣言曰鄉之先達惟廖公幸無恙其筋力未衰其記憶尚未忘其才足以有為於是舉為宜乃以公姓名言於上命禮曹驛召公暨至而實錄告成公辭歸召問拜翰林檢討乃未幾元年四月九日也今年四月十日歿疾歿于官舍其仲子自廣聞訃亟走奔喪臨柩哭已斬馬義經見廣悲慟嗚咽不能已久之乃出公行事示廣曰孤不孝不能

朝夕從先人病不得侍湯藥不得聆一言以求訣終生之痛何可言也偷存喘息視欲無生惟先人之柩未返于鄉日之是懼將圖歸以紓于先塋之次非銘無以掩諸幽敢以為請廣與公為通家且忝同寅義不可辭泐序而銘之公諱欽字敬先宋尚書工部剛之後遷于新淦之長派七世祖謙為尉吉陽因家縣西之東溪曾祖諱某字季崇祖諱某字明德父諱觀字觀民有學行治家教子有法在元時有以隱德薦辭弗就以退省自號故人稱之曰退省先生公其家嗣也自幼強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鄉之先輩莫不器重之洪武三年

國家設科取士公與弟敬存俱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懷慶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公為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

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皆坐是民曰微我公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蘓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以為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為之修築責成之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公獨怡然自任即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人為公賀公一咲未嘗以為德秩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辯遂

受請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為公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改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既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乎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尔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蓋弟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公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辟乃起為袁州郡學弟子師嘗校文于廣蜀公入翰林人咸謂稱是惜未及見於施為而沒也

公處已廉於物無苟取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嘗經河內
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
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
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哀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
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
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
所贐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我豈
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
其所行類如此求之古人夫豈少哉公居京時嘗止廣寓
舍故得公之事為詳及公病時廣為求醫藥公曰藥無與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三九

於死生遂却不進病且革猶起與人為禮未嘗少亂其孫
祖還侍側問其後語迄無一言蕭然而逝朋友咸傷悼焉
公生元至正壬午享年六十有三配王氏有賢行子男四
人俱力學克繼其家世長自公因省公于邊沒于途次自
勤今為蜀府紀善自廉善為詩歌自謹雅飭儒者女二
人長適陳伯瑋次適胡方平廣從弟也孫男五人長即祖
還次祖回祖歸祖歡祖與孫女人公為文章出入子史
尤能詩有師古齋集哦松集塗陽集晚號訥庵又有訥庵
集凡若干卷歲于家公修身勵行卓然自樹非有所得於
古之人者莫能至此而人之知公者蓋亦罕焉廣故書公

之事見其畧俾後之覽者有所考銘

惟公之德溫粹縝栗玉之無疵惟公之才軒昂超軼驥
之不羈澹而不汨擾而克乂見諸事為謂既予之胡不
憇遺以單其施雖歷顯揚連踰窮阨何間險夷此公之
心所以獨得伊疇能知公之得者沒而猶存其獲在斯
中心求懷臨文孔傷以哭吾私庶幾來者有以考德徵
此銘詩

羅處士墓誌銘

東莞文學掾同邑羅大敏莖其父湛然處士八年而墓未
有銘今冬持狀來京師以廣為其友也託為銘按狀處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四十

士諱幹字伯貞其先世居延平之羅源豫章先生之從曾
孫德翁游吉陽樂雙溪山水之勝遂家焉曾祖世祿祖子
昇父秀可俱隱德弗售處士生而穎敏輒為出群十歲能
背誦孝經四書人皆異之稍長習毛氏詩反復歌詠以求
其旨趣既冠聞歐陽楚公致家居即買舟往謁之公見與
語大奇之作詩為贈未幾漢沔兵起乃歸而鄉里寇盜亦
縱橫矣遂携家避地于廬陵金川所至雖暴悍皆知禮敬
我

太祖皇帝平一四海始歸復業而故廬已蕩盡復築室于舊
址日課諸子讀書有所得輒筆之積久盈帙喜工書真草

篆隸咸得其說尤博通於諸子百氏之言好作詩五七言
長短句冲澹可愛性剛直於人無毀譽人有過即面喻之
俟其改乃已與人相接雖杯酒必盡歡洽閒居恬然自怡
於聲利榮貴無所歆羨因顏其所居曰湛然學者稱之曰
湛然先生嘗語大敏曰我家世事詩書先人之澤未泯在
汝輩宜勉承之俾勿替乃遣大敏從石門梁孟敬先生學
遂能成名大敏前為延平順昌文學掾處士喜曰延平吾
祖宗之鄉大敏奉以偕行遂至即往羅源訪其族人拜省
豫章先生之墓俯仰興懷慨然不忍去既歸復往居數月
復歸以疾終于家洪武丙子十二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一

于里之北溪先塋之次娶王氏後五年卒子男三人長即
大敏次曰次重曰幼行後八年沒女子二人長適宋琮德
其一早夭孫男十人森焱劔鐔都鬱淳忱恂驥孫女七人
一適王來旬一適劉英奇一適董宗正其四尚幼銘曰

嶺馬穎異出其群蘊璞弗耀吁逢屯研磨經史嘔精醇
搜抉百氏吮奇芬斷削既就飲斧斤湛然無欲輕浮雲
詩書之澤傳子孫何以紹之視羅源有識其德於銘文

夏母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蕭氏蒼雪翁處敬之女處士彥琛之配自幼靜淑
父母鍾愛擇所宜歸乃以適夏氏夏氏族大孺人十四入

門為冢婦事其舅姑惟謹姑性嚴孺人晨夕奉養得其歡
心姑亦甚愛之日則具酒醪以宴賓客夜則明燈火以勤
女紅如是者歲以為常姑悅及舅姑沒處士於喪祭率依
文公家禮不作佛事孺人絕口不言佛事事處士數十年
家日以裕由能以義相之處士喜延師教子招致名儒孺
人日必躬潔飲食以為奉或有他故弗及經手則終日不
樂嘗戒諸子曰汝曹無知宜善事師以承其教治內有法
家婢十餘人人各執一事遇事事有弗建則督過其所執
者故人皆自勵少有懈以是內外嚴肅客至不聞其譁喜
賙人急有來假索即與之不吝親疎之間少長卑尊無不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二

悅道焉蒼雪翁喪其子處士迎其夫婦歸養孺人修井旨
左右奉養無違蒼雪翁沒孺人事其繼母有如生已及繼
母喪棺槨衣衾之具必盡其美朝夕哭奠極其悲愴鄉閭
莫不稱譽家雖甚豐於已則務為儉薄賢行著于閭門為
一族之冠永樂三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七
子男四人曰鼎曰宙曰車先卒幼曰嘒女一人適吉水蔡
園周綬孫男一人曰宇以是年月日塋于里石屋山之原
嘒持紀善廖君自勤所述行狀來京師速廣為銘廣娶
夏氏為孺人從子故知孺人事為詳義不可辭乃為銘曰
內失良助子失慈母家失賢主歸咎何所石屋之陽有

燥其罔沒有不亡以末其歲

故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誌銘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

歷開闢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三

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治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為陳所銜傳致其死時洪武六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九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之亂由袁徙吉居未豐瀾溪曾祖諱某兩領宋漕舉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亥領鄉薦為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東湖讀書聲琅玕聞于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始事鄉先生劉忠心繼從山泉解先

生二先生咸異之時郡守開實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

獲綵綺二既而特所舉職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

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奚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

司病吾元季天下釋騷其友梁某為福建招討託致其母

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某拜公曰微公其孰

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公親

為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墊之所遺金悉以歸其

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

塋祭皆盡其情無子以次子為其後公娶邑曾氏賢而有

婦行自公沒惟以教子為事子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幼曰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四

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為名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其文學為儕輩所推讓友一人適某孫男九人女二人距公沒三十餘年將卜塋于某山之原子欽始以狀來請銘謹按狀而銘之銘曰

嗚呼劉公挺然之英政事文章焯有時稱發奸之言揚

于大廷巨蠹一聞膽落魄驚諷戒逸治定功成至誠

有動錫賚寵榮載歷風紀激濁揚清事有失頗公執其

平伸抑理枉獄無歎聲奸臣銜公頃不忘情傳致公死

惡害公生生有不沒死則公寧公天既定彼奸曷勝以

礫以裂

天子聖明公憾既釋烈日薄冰彼奸鬼域公猶列星有輝其
芒南極長庚伊彼兇域檢其穢腥有北豺虎以莫不憎
公有令子式克繼承以昌家學甲科率登庶或在茲報
公其有封如堂以妥公靈爰伐貞石鐫不朽銘百世
之下斯文是徵

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達字達善毗陵之無錫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
弗耀公始業儒家素資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為
文辭援筆立就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
則之嘗受經於鄉先生張公壽公甚器重後張公拜禮部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五

尚書公來卒業京師翰林學士宋景濂先生見公端重
簡默而丰儀卓偉嘆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邑大夫賢公
辟為鄉校弟子師公訓導有方學者多所造就及訓迪大
同亦然入為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趨公之門以請益公
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成德達才之士彬然出
公門下今

天子居藩邸聞公名即位召與語稱

肯綮命入翰林為編修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帝陞翰林侍讀學士編纂

永樂大典為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公為文章有典則

援引證據必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晚號耐軒又號
天游道者有耐軒集天游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桂林機
要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總若干卷歲于家公生於元至
正庚寅月日卒於大明永樂五年六月乙未享春秋五十
有八先是臥疾

天子命醫往視及是訃聞良深悼惜命有司具舟載公之柩
歸葬于惠山之麓從先塋也配某氏子男一人女二人長
適某幼在室於平廣興先生交游京師幾十年泰為寮
友荷公相知間於退朝之隙要廣坐軒中以惠山泉煮陽
羨茶看畫論詩文清談忘倦公性樂易不為涯岸與人交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六

始則淡然以而彌篤性不飲酒惟甘嗜薄味常苦氣疾遇
寒暑輒發然亦隨差不謂竟以此而死公方病時醫者謂
宜屏絕人事廣視公疾遂以此不得見公以書來告廣曰
過五六日病可少瘳不意五六日來遽成求訣公之門人
兵科右給事中倪峻狀公之行速廣為銘於乎其尚忍銘
公之墓耶然義不可辭謹按狀而為之銘曰

神完而氣克內溫而外恭不矯以為異不翕以為
同金馬玉堂晚昌其逢豈但全歸榮名令終惠山之陽
有栢有松歲寒蒼蒼闕此幽宮我銘固願懷允報窮
吳處士墓誌銘

清江玉筍之間有隱君子曰祥字處中姓吳氏爽邁英俊之士也自幼聰敏智恒過人有志經術游學四方洒脫綺紈之習年壯元季兵亂慨然欲奮發取功名馳馬試劍奇氣震蕩會母老乃就飲退躬負米以奉養當艱難阨困之時使親不缺甘旨之味猶能以其餘及其鄉里母沒喪葬不違禮不事浮屠惟日拜奠每歎曰親在貧無以為養今祭雖豐荷益尤好義不喜爭競當亂離田產為勢家侵奪置而不問

天朝平一海內勢家願以田歸悉酬以直聞者歎服力能搏虎常有虎噬人踣而殺之有盜數輩白晝掠殺人無敢近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七

者禦而縛送有司置之於法他盜聞而屏跡有望里門而避者曰吳某在不可犯之其為人所畏憚如此恒語人曰吾家世業詩書今不可失獨闢館延師以教諸子遇佳時即携客出游分韻賦詩喜飲酒終日不醉常曰酒不能醉人人自為所困耳不送其真安得成亂君子以為名言所居多林木群鳥來巢恒戒人勿彈射愛物之仁又如此人有爭曲直不辯者一言而決之及老壯志未衰因躍馬墜而成疾遂不起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山之原曾祖諱朋夫宋撫州學官祖諱昭陽元袁州儒學教授父諱鼎元母李氏君娶蕭氏子三人長曰汝深次

曰汝澄幼曰嘉靖左春坊左中允女一人適吉水王時茂孫男九人曰節肅又哲富洪壽建進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嘉靖以行狀泣而請銘其辭甚悲余哀其志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虎能搏而不憚褐寬博馬能馳而惜違其時息爭禦暴年幾于耄報不在身于其子孫固藏茲室其永無斁溪間處士墓誌銘

處士沒三十有二年其子后公明述行事之槩來請廣為銘廣為童子時處士已沒今幸與處士之弟仲方子公明游觀仲方文學老成言論不苟發必中理其居官行事

胡公文集卷十三

四八

皆有過人者誠篤行君子也公明恂也文雅言行酷似其季父以二君者求之則處士之賢為可知已處士諱渠字孟泰姓周氏溪間其號也其先世自唐遷居溪間之烏東徙吉水之泥田至處士凡十有八世至元禮事親孝有靈鵲來巢生子名孝感老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尹號湖田居士處士曾祖也祖孟澤稱蒙泉先生父學顏學者稱沂溪先生沂溪二子處士居長次曰渠即仲方也處士幼聰敏爽朗嗜學不倦大父蒙泉極鍾愛之遂益刻苦自勵以成其學適故元紀綱陳廢政事日衰四方兵起因以飢饉故家右族蕩析離散敗亡漸盡者有焉處士

獨側身鋒鏑之間携老撫幼養生送死如平時舉家無恙
殆天有以相之也我

太祖皇帝平一天下處士復舊業完葺先廬開館延師以教
子弟洪武庚戌初行科舉法處士勗弟仲方應舉仲方領
鄉薦歷數官至郡別駕處士以書戒之仲方所至有聲稱
人以為處士有以教之云處士又嘗訓其子启曰吾家盛
時閨門長幼聚食幾千餘指喪亂以來群從八人今存者
二深可悲也然承家惟汝上宜勉之相顧流涕每春秋祀
先率婦子必誠必敬退即泫然曰昔亂離不足今雖有餘
不逮也歲丙辰冬一日微疾亟召启語之曰術者謂吾歲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四九

行在辰命當終意者其止此乎然修短數定吾無所憾第
恨不及見汝成立汝善事吾母及汝母吾即瞑目矣又命
具紙筆貽書於弟曰吾不及見吾弟當服勞乃職以報

國家勿以吾死為悲他日善教吾子與汝子如斯而已遂沐
浴具衣冠脩然而逝於乎可謂樂天知命也歟處士生故
元至順壬申五月十五日沒以洪武丙辰十月晦日享年
四十有五塋于里之將軍山從先塋也娶彭氏賢而有婦
行後六年卒子男一人即启也為廬陵學官孫男五人曰
道迪選達述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曰元曰朝處士性至
孝友事親克盡敬養於宗族有恩冲澹寡默與物無競嘗

闢隙地為宴游之所致佳花異卉美石其間日吟詠相羊
以自樂客至則設酒飲之汲泉煮茶剪蔬歷酒為懽久而不厭客
亦甚適嘗閑家譜毀于兵燹每嘆曰宗法不明由族譜不
立故也乃日夜修明因畧為詳增舊為新捐貲命工板而
刻之尊卑之分親疏之殺有條而不紊矣故處士之沒宗
族之間無長幼皆哀傷焉於乎處士生於壬申廣先大夫
延平府君生於癸酉處士沒於洪武丙辰先大夫捐館於
丁巳俱享春秋四十有五而公明之早孤與廣蓋相似而
公明年差長獲聞處士始終之言知有所守克承其訓今
道明德立且有子有孫可以無愧於其先矣廣以童孺之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

年先府君遠違臨終不得聆一言以為法今賢子馬道德
無成卒為庸人之婦將此是懼因銘處士之墓不能無感
焉銘曰

有周姬姓其來也遠文武子孫益衍廬陵為東周
氏宅焉由唐長慶徙居泥田一十八世至處士君喬木
繁蔭冠蓋如雲詩書禮義克承克繼既茂而昌有引無
替猗美溪間展也碩士蒙泉之孫沂溪之子自幼爽朗
克稱家兒勤儉樹立追章繪儀遭時孔艱志弗獲伸躬
蹈干戈孝養于親及時載清欲展經營恬退邱園鳳鳥
德星命也奈何壽夭在天壁毀于積珠沉于淵戒弟之

言訓子之語臨終拳匕家傳千古吾儕小人未聞大道
感公德言惟善為寶我作斯文瞻望是式用寫我私以
貴泉室

程氏大夫人墓誌

僉左軍都督府事徐公子安之母程氏大夫人卒具其事
 以狀屬某為之志其墓某素聞子安聲譽之著由其母夫
 人之賢鞠育教誨有以成就之故克臻于顯融也徐氏世
 居廬之合肥曾祖諱某妣某氏祖諱必才贈驃騎將軍左
 軍都督府僉事妣某氏封夫人父諱興事

太祖高皇帝數從征伐有功累官至成都前衛指揮使夫人

胡公集卷十三

五

其配也克相維持與有力焉興沒子安襲其職屢立戰功陞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僉事父贈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母封大夫人夫人自適徐氏克盡婦道事上有禮接下以恩雖其夫子之貴顯然未嘗有一毫奢侈而儉約自如閨門之內肅然無譁故享有富貴而克終其天年也歷觀載籍婦人之賢者固多其間克全壽者蓋少夫人兼而有之天之畀予可謂厚矣夫人生於某年月日沒於洪武三十五年月日享年子男七人長曰凱即子安次曰崧曰嵩曰岩曰岳曰崇曰崑女一人遼東昌衛指揮朱武孫男一人曰禎祓祺祚稂祥祠禮禕祖祿禴禪餘尚幼孫女

二人長適前軍都督僉事竇忠次適叙南衛指揮曾俊曾孫男四人曰誠曰謙曰讓曰誼曾孫女二人長適成都僉事吳正次適寧川衛指揮同知鈕潤乃序其世家志其墓以傳於永久

劉生公肅墓誌銘

劉誠字公肅永豐遷鶯鄉鶯溪里人也曾祖楚奇元海北
道廉訪副使祖尊實平圃學正父子合子合四子誠居第
三余家去鶯溪百里而近劉氏與余家連姻好余女兄婦
誠從父子仍歲時往來見誠淳厚乃以兄子妻之由是誠
益自勵日夜讀書不廢學書賦詩咄咄逼人前年余居

胡公集
卷十三

五

京師誠不憚勞褻足來省今不與誠見者三載誠乃買舟游齊魯間以廣其學道京師寓余客館余喜與誠見且得以相慰藉未幾疾作竟卧不起余哀之甚痛悵塞幽惋傷于心悲誠之負才器而妖夫天之於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誠秉靜默端謹之性聰敏溫粹之質處身以禮接人以恭事長有節言語不苟發宗族鄉黨莫皆稱之若是者誠非天者而何遽至于斯是造物者不可得而知也苟使不才不知所趨向乃得老死於其鄉與其昆弟妻子朝夕相見得以來訣必不至若是之離慘也夫天下之理萬有不齊往之不才者壽而才者夭是宜誠之不得其壽以死

也余無以慰誠於地下乃序其世家書其生卒歲月以誌其墓且以寄余悲於無窮焉誠生於洪武辛酉正月七日沒於永樂元年癸未五月廿六日以明日買地塋于江寧縣鳳臺鄉之原俟余他日得請南還携其骨以歸誠有男子一人甫歲餘於誠尚如此矧敢以望其成立也耶是亦未可知也銘曰

上違其老下背其幼悠々蒼天曷其歸咎

靜軒陳處士墓誌銘

邑陳冲氏持其祖靜軒處士行述來京師謁余而言曰冲之大父沒適元末兵變權塋於里之西眉山距數十年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三

冲兄弟始克謀改塋然塋而未有銘以述先德冲兄弟懼無以見先大父於地下用錄先大父行事梗槩請銘於下執事追而納諸幽是冲兄弟之志而亦先君子之所嘗命於冲兄弟者也余憫其言之誠而志之篤於是為之銘按狀處士諱顏字伯淵號靜軒世家文昌鄉曾祖諱某祖諱幼學字君許號屏山宋紹興辛亥嘉定壬戌兩魁春秋補試父諱應乙字季良號良齋宋寶祐丙辰舉進士登信國文公榜良齋三子長曰伯恭次曰伯炎次即處士也處士生而岐嶷異於群兒嘗隨父謁郡守張槐應見其穎敏甚加愛重九歲喪其父又三年喪其母廬於墓側哀毀如成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四

人伯兄卒依仲兄伯炎以居伯炎時為觀山巡檢坐邏兵誤殺逃卒連繫獄處士即奮白其事適部議反獄詞伯炎復見收乃悉捐其私帑以追其事後卒蒙宥既而伯炎以言忤州長被譴欲抵以奇法處士間行告中書檄下得釋暨冠力學治生家日以隆兄欲異財產悉讓之無所問宋季天下紛擾有兵百餘粹然而至畏懼其鈔掠處士獨捐資資送之出境環里獲免元兵追文丞相至空坑處士度里溪橋朽腐恐丞相師至為所逼乃夜舉火徹而新之丞相師既度聞其故命處士相見歎曰使人皆陳伯淵子事其濟乎因辟為屬以疾固辭大德丙午歲大歎發其所有振族里之貧乏計口給之全活甚衆或言米價翔湧且發難利可數倍處士曰乘飢以邀利仁者所不為言者慚服有來貸者即與之無吝其有以金帛為質辭不受歲既稔貸者以息本相償收其本還其息謂貸者曰若以息人皆可奚問我為人咸稱之如是者非一歲延祐乙卯寧都寇作亂勢甚猖獗官兵討捕所過暴橫處士具酒牢以慰遣之士卒無譁閭里不擾泰定乙丑州守馬稱德作新學校捐已田入學以贍師生至順辛未里大疫無間戚疏皆濟以醫藥其親戚子弟孤弱者為長立之教誨婚娶有如已子尤好林泉多構樓館亭榭於左右當代鉅公為書名扁

一時往還者皆衣冠宦達元季亂作傾資倡義以保障鄉曲人倚為重未幾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處士生宋乙亥正月沒於元至正壬辰六月以洪武某年月日遷于文昌鄉塔坑口之原處士存時所自卜也娶蕭氏前臨武簿元英之女子三人長先卒次曰謨冲之先君也次曰季發孫男四人長曰善次曰齊次曰桓次曰冲也孫女六人曾孫男十人曾孫女一人嗚呼積善之報徵之於近若未可見徵之於遠然後可見而易信若處士好善急義孜孜若不足在當時則未有以見天之報之者何如及今沒五十餘年而其所為之善斯著其子孫益繁而昌是積善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五

之報久而後可徵乎異乎世之罔善而不知為善者故為之銘曰

陳氏之先來于義門德義之存久而弥敦好善者誰倚嗟靜軒幼而克嶷長而粹溫調于山窮保于鄉園飢者以飫寒者以暄暴橫不作紛鈔不煩考終正寢慶茂且蕃全歸之卜塔坑之原安于茲邱永詔來昆善施無艾乃微予言

羅公蒙叟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乘運龍興文武智謀之士四方雲集各獻其能

芟難暴橫肇建洪業偽漢逞克殲于鄱陽其子理潛歸武昌

上不欲窮兵乃遣儒生掉三寸舌以說之廬陵羅復仁承命往說七下完城不費一矢雖其口舌之功而實本於太祖不殺之仁有以致之也復仁質直遇事敢言以是功授弘文館學士後賜休致于家其從子養蒙好言語持辯論侃侃無所避人謂有其從父風而文學或過之羅氏代有其人養蒙諱以明養蒙其字自號曰矇叟幼知慕學家貧母鬻簪珥以教之七歲善聲對十二三能為辭賦及冠為童子師常得肉味輒先以奉親所得一毫不自私元末兵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六

亂值太父母及父三喪竭力盡喪塋不以貧窶廢禮一日假館新淦忽心動亟回家時母遘疾甚危即禱天請以身代母竟死更二日復甦謂曰適有神人告我云更與汝壽五齡人皆謂公孝誠所感母後果五年而沒母沒哀痛幾絕終喪如一日自是過歲時祭奠必泣下沾襟鄉人見者莫不稱歎故公之行有以服人雖寇盜聞公言皆感愧不復為攘竊國初有勉公仕者公曰我逢

聖朝為太平之民謳歌田野以樂治化教子課孫以報履育之仁吾老矣無能為矣今

天子即位改元永樂其中子汝敬領鄉薦明年上春官登進

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陞修撰皆公之教也汝敬嘗迎公來就養公時猶康強朝

上千奉天門見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已而辭歸詞林士大夫多為詩歌餞送于都門外觀者咸嘖嘖也加公歸鄉惟日賦詩歌頌太平間以書勉其子惟盡忠孝年已八十六耳目聰明飲食無異平時一旦倏然而逝永樂壬辰十一月廿三日也生故元泰定丁卯月日曾祖德茂元瑞州學正祖仲哲父時中俱博學有文章母蕭氏配蕭氏再娶季氏俱先歿子男七人曰忍曰德曰盈曰恭曰肅曰汝敬曰仁臨江郡學訓導忍德先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七

卒盈為復仁後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其曾孫女若干人以其年月日葬于鄉某山之原汝敬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所述行狀泣請予銘予生也後嘗忝與公有文字之交且辱相知詎可以辭况公平生學問操履出處大槩表之可稱至其事親誠孝感動神明此猶可書謹按其寶而銘之銘曰

羅氏之先始出錢塘有衍其文乃遷豫章奕葉廬陵復著吉水桃林之墟蔚也巍也科第相望寶祐迄今有晬高曾襲其簪纓荷歟蒙叟式承家學以孝事親質神無忤士服儒紳八十六年鶴髮童顏飄然若仙逍遙林壑

優游卒歲他人天爵公獨良貴公今逝矣以及其真九原不作永閔斯文

陳雅言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明者宋初縣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府魚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信州司戶叅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群書教宗族鄉黨邑以聞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曰就以可權為山長考立本興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嘗問

胡公文集

卷十三

五八

戶校書先生偶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齬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既成遂肆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九藥囑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捨擻中歛塋必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廢墜永豐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縣官無藝處置先生為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一出先生計度招致賢

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子相繼而沒無以葬又具棺衾為塋之前後塋不能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輸一女鬻之先生為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為類如此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七日卒享年六十有八配孺人鄧氏有婦適次年沒合塋邑龍雲鄉長源坑之原村先兆也子男二人子威子儀女四人長適魯濟次適曾仲禮縣訓導次適曾用咸

胡公文集卷十三

五九

蜀王府教授幼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彞訓今為中書舍人資訓大訓其訓是訓曾孫男若干人所著述有書經卓躐今行于世又有大學管窺中庸類編四書一覽運幹文類矩齋課志七家詩選樂府訂成及擬崔駰達旨二千餘言天對六篇雜文并詩若干卷彞訓以狀謁廣為銘先生學有本源言有要領德行道義篤實膚腴雖為師儒於一鄉而其學則行於天下後世沒世而名不泯是宜為之銘追納于幽堂銘曰

於乎先生儒冠縉紳怡其德咻其仁著書立言有典有則進升之階經師之式位不浮德沒則垂名祭而

在社其謂先生龍雲之鄉閭歲其宅山高水長懷永無斃

宜人王氏墓誌銘

故翰林檢討廖公之妻宜人王氏諱某字某廬陵儒家子也自幼有淑德宗族咸重之年十九歸廖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時祖姑李氏猶在最嚴難事繼姑周氏亦嚴難事宜人左右奉養朝夕無遺皆得其歡心故舅姑稱之曰賢新婦而祖姑亦稱曰我家賢孫婦尤鍾愛焉祖姑歿宜人慟曰何教我之不幸耶及姑歿慟如之遺子女二人皆幼宜人撫之尤謹凡衣食必先衣食之而後及已子內外莫不

胡公文集卷十三

六十

歎服洪武初廖公領薦官為河南丞初辭家時以親老子幼為戚宜人獨能以丈夫志勗其君子謂惟盡力於官事家事無煩念廖公出無所係累者宜人之助也自是宜人處家教子率放其祖姑與姑之訓嚴而有法勤而有制儉而有節閨門之內雍睦有禮尤善訓諸子或少有怠略不假借即呼而前笞責之恒曰吾自為汝家婦每聞吾祖姑與姑之訓于子孫必嚴必正故咸底成立今吾不能訓汝謹有愧于汝家婦諸子皆感泣痛自飭勵遂成儒者廖公再丞吳江未幾以事謫戍于邊宜人持家益勤凡奉賓客祭祀嫁女娶婦皆宜人早夜紡績織紉以為具諸婦入門

躬率以勤女紅鄉黨親戚舉勤儉有禮法者則必稱耳人焉後廖公再起為郡文學入翰林為檢討耳人守志自如不改初度逾年廖公歿耳人訓其諸孫如諸子曰吾幸不死將不欲使汝輩無成既而疾卒聞者莫不慟惜生故元至正壬午沒於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二子男四人長曰琮有文學先二十年卒次曰器曰成曰用俱有文學器縣德化文學官至

蜀慶二府紀善女二人長適陳伯偉次適胡方平孫男七人孫女六人長適于長子種次適張其餘在室以其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成述宜人行狀謁廣為銘以藏于幽有不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六

可辭遂為之銘曰

勵夫之志樂羊之妻成子之名陶氏之娶伊嗟宜人展也是儀惟其所難抑又過之春秋霜露昭此銘詩

熊府君墓誌銘

邑熊自成喪其先府君三十有餘年未有銘以掩諸幽懼無以慰其先靈於地下一日持其友胡敬方所述行狀走京師求于為銘追納于墓坎之次子忝與自成交且與其子倫同肄業鄉校相知有素子雖不能文然恒樂傳道人

之善况邑有君子又有賢子孫若是豈可使其無聞是皆宜銘焉得而辭府君諱超字元亨曾祖榮甫有隱德祖秉

卿號南溪以學行稱鄉先生果奎峯以女妻之父以德早卒府君事母李氏甚謹值元季兵亂鄉里寇盜嘯聚一邑之內竊據者數姓狼吞鼠噬人無寧居府君奉母避地于文水之西雖遭世難肯甘無缺人咸稱其孝與母兄李用泰居同爨十餘年長幼無間言暨冠平復故業悉讓居地與族人別築室于學宮南之古城關家塾延明師以教其子歲久禮意益虔無懈撫育妻之孤弟既長為畢婚娶割產以贖之其篤孝尚義類此性淳厚丰儀修整善論辨每對客談古今事繼以可書前書咸敬服一日偶得疾自知其劇徧告其親友曰吾疾且作也必不可為相與求訣矣

胡公文集

卷十三

六

人咸愕錯惟其言婦拜其母曰兒疾行且作也必不起兒不孝不能終養且遺大人憂願大人割不忍之恩兒命止此母重傷痛復語諸子曰善事吾老母善為學以圖顯揚言未嘗及他事已而遽卒聞者莫不悼惜沒之日年才四十有八時洪武辛酉六月廿又六日也生故元元統甲戌四月廿五日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塋邑中鵠鄉五十四都韓家園之原娶王氏出右族有賢行事姑教子克盡其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四

墓表 狀 傳 哀辭 祭文

處士梁公墓表

翰林庶吉士陳君墓表

孺人郭氏墓表

胡若思先大夫孺人墓表

先曾祖龍溪先生墓表

先太公世濟先生墓表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墓表

王詢謨墓表

處士周國賓墓表

處士墓表

李原通墓表

胡時來墓表

石處士墓表

胡公文集

卷十四

目次

徐公海峰墓表

王孟端墓表

吳先生行狀

歐陽師尹傳

冲虛子傳

方山陳公子賢哀辭有序

周處士哀辭

弔蕭處士辭

思訓堂辭有序

焚黃祝文 祭王孟端中書文

祭翰林陳孟潔文

祭婦夫劉子仍文

祭王孟端中書文

卷之十五

銘 贊

靜庵銘

謙牧齋銘

槐陰堂銘有序

羅養蒙畫像贊

蕭主事畫像贊

貞隱先生畫像贊

袁太常畫像贊

劉朝縉畫像贊

賓谷先生畫像贊

石處士畫像贊

石進士母畫像贊

趙木菴畫像贊

董長史畫像贊

章處士畫像贊

張字清真人畫像贊

卷之十六

書

與楊諭德

與黃學士

胡公文集

卷十四

目次

與張檢討

與周編修

與解檢討

與陳翰林

與季敏

答王學士

與黃叔昭

書與兄方大

與伯兄

與王所存外兄

與楊諭德手書

與楊諭德

胡文穆公先生文集卷十四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稷編次

裔孫

張書

德順

宗侃

攸援

蘭

紹安

宿

宰

文敏

官

重梓

遠

孫

尹

學

清

對

閱

全

弟

拜

恩

校

正

墓表 狀 傳 哀辭 祭文

處士梁公墓表

永樂八年冬廣信從北還道間處士梁公卒甚悼之至

京師之又明日首弔公之子潛潛哀毀痛傷形容骨立越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一

旬日得歸墓述公行實命廣爲文以表于墓廣與潛同寮
潛凡兩迎公就養幸竊見知於公公嘗賦畦樂詩屬廣和
之其氣清和雅淡得陶柳之趣嗚呼此可以見公之學與
所養矣公諱蘭字庭秀一字不移先世由長沙徙泰和九
世曰均崇仕宋爲鳳翔知府弟均傑同知黃州府入充史
館編修官居縣之東廓聲望甚著吾世至昭伯昭伯生才
可才可生彥卿一字心易學者稱心易先生先生三子長
庭芳次即公幼仲敏時里鍾謹獨爲梁氏甥無子以公後
鍾氏公自幼穎敏好學七歲侍父側命與諸子屬對公應
聲立就而語益奇餘子不能及大見稱賞稍長心易授以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一

易得其說探索玩味有所未究雖初寒甚暑不休元季值
兵亂父兄皆沒公獨奉母孺人楊氏撫訓幼弟雖處困窮
而不易其樂公小心謹厚處鄉里惟恐有失意於人恒懇
懇語人爲善嘗出夜歸遇里人訴其怨家語憤切不能平
公反覆開喻至家少頃聞扣門聲亟啟戶視之乃向怨家
子拜公曰人訴吾父於公公始終好言以解之吾躡其後
欲刃之公長者忍以此累公明日持縑來謝公弗受其忠
厚類如此長子潛以蒼溪文學被薦爲四會尹入翰林爲
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次子混初教子瑞州調溧陽文學
公每以書付二子必勗之以道德故潛爲宰有政聲居詞
林以學問文章名于時爲儕輩所推重混謹飭循雅優於
經學與兄齊名教出其門者皆底有成凡鄉邦之稱善教
善承者必曰公父子焉以潛自無後命潛請于朝復梁氏
姓君子以公爲盡禮晚喜林泉之逸日杖屨相羊於花竹
間種畦植圃觀物生意以適其適因自號爲畦樂翁學者
稱爲畦樂先生教鄉人子弟精於講說推明反覆引譬切
當透徹隱微聞者悅服爲文簡而有法詩亦閑曠有油然
自得之趣喜飲酒客至輒傾倒醉而後止諸孫侍側歡然
自娛不以二子遠去有毫髮戚戚意時潛被 召在北京
公賦詩二章以勉潛盡忠乃職公時疾已劇遂屏去醫藥

賓客來問疾命取酒飲客尋命為深衣幅巾曰以此斂我臨終問日早暮對以晚食時即盥沐更衣而坐蕭然而逝乃七月二十六日也生元至正癸未享年六十有八配陳氏賢而有婦道子二人潛字用之混字本之孫男八人果蔡栗樂乘楫榆樅桀乘早天孫女六人曾孫男二人翰莊將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具誌于幽堂廣為表于其墓曰嗚呼公耿介自持安乎儉約委命自信孝弟之行著于家庭忠厚之誠達於鄉黨雖不見於事功而其取足於己者固不待表而後有以見於後世矧公之二子方以文學進用於時其所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

以顯其親者自足以致久遠則公之潛德隱行必茂著而無已也姑述公之大畧以揭于墓庶幾以慰其後人之思焉

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墓表

永樂八年十一月乙亥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以疾卒于官廣扈從歸京師之明日也享年四十有五卒之七日廣始克憑其棺哭之其子年歸其喪塋于鄉山之原其外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銘其墓其姻友胡廣為文以表之君諱庶字孟潔以字行先世縣金陵徙泰和為衣冠名族世顯科第曾祖主一祖心吾為江右鉅儒以

德行文學稱于當時出其門者咸造于成自號曰海桑翁故學者稱為海桑先生有海桑集若干卷藏于家父孔碩忠厚急義凜然風節母羅氏君幼性穎敏過人讀書日記數千言十二下筆為文章粲然有法度海桑先生獨愛之聲譽籍籍先生長者無不加敬君事親孝能得其歡心臨患難雖死不避間遭不逞者構詞以誣君之父君憤痛冒死赴愬闕下父得白不為所誣父歿撫育諸弟妹長畢婚嫁不以一錢私藏喜周人之急為宗族故舊解釋糾紛力不辭勞胸襟豁達交四方賢士大夫至其門者無虛日必盡興乃去喜飲酒雖終日大醉無毫髮忤於人廣與交二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四

十餘年未嘗見其有疾聲厲色與弟孟旦自相師友永樂乙酉入貢大學是年中鄉試明年中會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為校正官君樂踈曠不事檢束對客即傾倒雖病不廢飲酒竟坐是而卒噫君誠忘世之士哉配蕭氏子一人即年也廣許以子妻之君時迎母羅氏孺人來就養君沒而孺人哭之哀甚今年來速廣文嗚呼孟潔君以豁達為高故於其外者無所慕而超然於事物之表曾不知憂戚之嬰其中而規規於事為之末者終歲或不能有一日之適視君脫畧世故相距遠矣雖其壽齡不永有若可恨而其名於世者將不在於是也遂書

其槩以表于墓使後之知孟潔者於此而徵

孺人鄒氏墓表

古水夏成章之妻鄒氏孺人諱懿字淑善邑之北門社倉里人也大學博士諱湛之曾孫進士諱浩之孫文學諱能之女幼性慧喜讀書父時授以孝經論孟之書輒能成誦長有賢行於女工之事自能若素學者早喪母及女兄將嫁爲助治奩奩凡資身之物悉推與之無一髮顧惜計父獨愛之曰是女不凡必不與常子以夏氏詩書家遂以妻成章焉成章嗜學銳意科第孺人力治家事不以煩之時舅姑俱老精意奉養無懈賓客往來日爲酒食供具必恆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五

舅姑志得其歡心恒曰是賢婦是能理吾家內助吾兒孺人益自謹與妯娌居胥讓無間言婢僕未嘗聞呵叱聲元末避地于邑之董富遺歲飢勸成章以所餘賑之至今人猶感焉舅姑歿春秋祭祀必盡誠敬外家兄弟衰落歲必歸設奠其先悲泣盡哀撫其孫有所立成章嘗得疾湯藥必躬進或以命諸子不使童婢人問其故曰童婢固當報勞然疾病非其所諳脫有失爲患非輕聞者歎服後成章歿諸子尚幼孺人居喪守禮勤儉以治生致家益饒裕延師教諸子皆能有成及撫訓諸孫亦如訓諸子常曰汝家起科第代有聞人幸自勉成名耳母替家學諸孫有好

學者喜形於色躬爲治茗飲酒饌以奉其師一日忽臥疾

不起諸子驚走求醫孺人止之曰吾平生少疾今壽止此

藥無益於生死言訖而歿時永樂甲申月日也享年

八十有五以年月日塋于山之原子男四人

子厚子安子莊子澄子安子莊先卒女一人適李一誠孫

男十人舉謙敏常敏道敏求敏服敏素經孫昌孫良孫震

孫孫女三人長適劉元素次適劉明哲次適劉蘭芳曾孫

男四人敏求領乙酉鄉薦是克成孺人之志惜孺人不及

見也敏求以其父子澄之命述孺人之行來請曰吾父見

棄於先太父賴祖母教訓有成立又教吾諸孫皆底有成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六

吾家以不替者實吾祖母之賢也然藏諸墓者既有銘矣而暴於外者尚缺將無以示後之子孫敢請執事一言以表于墓予觀孺人之賢克順其舅姑克相其夫克訓其子孫享有壽齡延慶于後是皆可書用序其事以表于墓上俾其後有所式

翰林侍讀胡若思先太孺人墓表

孺人姓徐氏翰林侍讀胡若思之母處士仲器甫之配前處士諱朝英之女也生六歲而母卒孺人性婉淑處士獨愛之及笄擇所歸曰必得儒家子爲宜遂歸于胡氏孺人周旋慎密克相其家勤治女事不厭其勞雖兵戈飢饉而

家常裕如祭祀賓客之奉豐潔必如儀小大之事率有條理尤善事其舅姑間里親戚無間言咸稱之曰賢婦焉予與侍讀同官于朝每與予言及孺人輒汪然泣下謂孺人幼喪母事其舅姑如所出諸子幼時嘗口誦孝經論語以授之今侍讀得成其名以顯揚清要者雖處士有以教之亦孺人與相之力也侍讀謂予曰子吾同姓也且幸同列於侍從願畀一言以白先母之志庶或可以少慰於九原遂述其梗槩以表于墓至於其世家歷履生卒歲月墓誌備矣余嘗讀列女傳觀古之婦人或刻苦以抗其節或舍生以成其義雖其所遇之時有所不同然皆能成其名垂於後世爲君子之所與其從容不迫合乎中道而可爲式於鄉黨者亦不多見若孺人之居家庭爲子克孝爲婦克敬爲母克慈而可以爲鄉閭之法於乎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先曾祖鼎峰先生墓表

於乎維我先曾祖鼎峰先生學問淵懿承平先正德行道誼追縱古人弗克顯揚于後世謹纂次行實以表于墓先生諱元吉字鼎亨號鼎峰學者稱之曰鼎峰先生博學無所不通當元盛時恬退樂道不喜仕進惟以經書教授鄉里家居靜坐一室沉潛覃思仰觀俯察以極夫幽微之贖

於聖賢之學深造其奧與學者言剖析其旨必窮其歸趣教人必謹孝弟忠信一切浮薄飭使勿爲出入舉動必由矩度孝友恭儉敦行踐履儀容肅肅如也鄉黨宗族化其行凡冠婚喪祭有欲行禮者咸於先生取法衣巾烏履皆取則焉苟衣袂巾帶有不如則者即剪緝之曰胡先生巾帶弗如是也豪貴過里門輿必式曰此胡先生里也其爲人所敬重如此平生重然諾與人一語千金不易聞人有善甚若已有人有不善曰彼不學固如此使其知學焉得如是或召其人與語以道理從容規誨已皆改行更不敢爲非間有過失者輒自咎曰恐爲胡先生知也雖鄙夫小

子見先生必欽衽肅容毋敢放肆然胸次坦夷渾然淳厚與人言必傾竭無留賓客過從日接論議樂而忘去每談未然事其効若筮龜不爽歲大比輒先語人曰今年出某題某策聽者初不甚信已而果然如是者屢人始服先生先見蓋先生靜中工夫爲多故能如是常教子弟力行爲善當暮夜集於中庭以嘉言善行爲訓聞者皆唯唯聽受自後有舉名言以教子弟者曰我聞之於鼎峰先生云性好山水天氣清明或出一遊適興即返暇則杖屨逍遙於園林之下無一毫世俗慮治家有法不豐不儉無歡無羸有餘即推以與人遇水旱即施糜以食饑者喜讀醫家書

多蓄善藥濟人蒙惠者甚多一日無疾肅衣冠端坐脩然而逝享春秋七十有八生宋咸淳甲戌月日歿於故元至正辛卯月日塋邑五十二都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塋之日四方來會者數千人洪武庚申改祔于廬陵縣儒行鄉胡家坑先塋之次曾祖敬之宋修職郎知沅州錄事叅軍祖諱震龍字啟晦宋宣義即將作監承父洪範宋國學上舍生上書言賈似道被斥後得釋家居抑鬱而沒妣夫人蕭氏配夫人黃氏子男三人彌高彌紹彌性女三人適歐陽遠張遠侯孫男三人子祺歷官至延平知府子和子順曾孫男八人直廣辛崇應賓賢觀曾孫女八人於

胡公文集卷十四

九

乎維我曾祖爲世醇儒平生所行皆足爲世師法惜其隱晦人不得盡知所著述不幸燬於兵燹深有可恨廣先大夫延平府君策志勵行欲樹建勛業以求寵贈又不幸早世弗克如願廣幼孤仰賴先澤遭遇

聖明叨列侍從思有以紹承先志顧惟庸駑無以自見恐歲月易邁先迹堙沒謹述所聞以爲墓表雖不能罄先德之詳亦存什一於千百者也用揭于阡使後世子孫知有所感慕興起云

先太父貫齋先生墓表

於乎我先太父貫齋先生博學而志篤行純而寡言言足

以明道志足以有爲雖不能行於天下然內克於已而及於妻子外被於人而化於鄉黨惜不遇而沒卜厝於今四十有二年懼先德無以昭于外謹述言行之畧刻諸石表先生諱崧字彌高貫齋藏修之號也性端重有德量人未嘗見其喜怒交際必以禮取舍必以義不躁進以求名不苟同以合俗家給僅足仰事俯育無以累其心故休休有餘談詩書而誦仁義以教夫人當故元科舉盛時其友劉粹中龍原同嘗勸先生就舉先生辭之二公強先生行不得已一至場屋不終試而出曰吾志不在是也遂泛扁舟遊江漢過洞庭歷覽於荆襄之間歸家益窮力於所學至

胡公文集卷十四

十

正壬辰天下兵亂部使者守郡檄先生與義保障鄉里先生以義激動鄉人翕然皆從由是寇不敢入境鄉里得安方疇功上名授官先生力辭未幾以疾歿時甲午七月九日也生故元大德壬寅享年五十有三曾祖起晦祖洪範父鼎亨妣夫人黃氏娶夫人常氏德性賢淑處閨門有禮法奉舅姑極孝順侍妯娌和睦事先生敬教子女嚴治家主間有相於內焉同時相繼而歿男子祺累官至延平知府女二人長適王吾先次適王啟宗長州縣令孫男二人直與廣也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同老敬老詒老秀老先生無恙時嘗遊原墅間指一丘語延平府君曰此吾塋處

也識之勿忘及歿權厝于里中後有以地來獻乃嘗所指處遂以韋氏夫人合塋焉時洪武元年 月 日在邑五十二都鋪席洲之原於乎維我先太父稟惇厚之資蘊正大之學有德而未遂所施故覃及我先府君際遇聖明得歷顯官然褒揚之志未酬賁恨以沒其責在我後人顧廣之不似才能菲薄無以暴著先志謹纂爲墓表昭揭于阡庶猶有望於將來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贈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墓表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于阡將無以昭著先德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公諱壽昌字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一

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子勝避地廬陵之薊城因家焉七世祖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銓子沐宋右丞務郎沐次子桀宋兵部尚書桀子煌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子敬之宋修職郎又徙吉水之大洲子諱震龍字起晦宋宣義郎子洪範宋國學上舍生先公曾祖也祖諱元吉字鼎亨究極群經不樂仕進急義好施以德行稱考諱崧字彌高號貫齋博學有隱德嘗一試于有司輒就引退探索至奧以造其成妣夫人韋氏有賢行先是未有子嘗禱于神大父夢巨星墜于舍已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稍長端重如

成人太父尤鍾愛從龍原同先生受學於郡城事師爲學日謹不懈深爲龍先生所器重龍先生歿再學於莘樂吳先生卒業于門先生尤篤愛事親至孝親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相繼沒力疾以營喪塋撫諸父弟妹長爲畢婚嫁元末兵亂避地于洪歲壬寅

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僞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衆從征至吉水反奔回新淦王師追之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爲從賊欲盡戮之先公言於軍帥曰此良民非從賊者不可殺軍帥愕曰有是哉訊之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爲州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二

文學三年春 詔入京試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八明日 召廷對適太史奏文星見

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爲監察御史錫宴御史臺以示優寵太祖曰唐有十八學士朕有十八御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先於建都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田壤之膏腴光嶽之氣全寒暑之候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社稷於悠久者也天下可爲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跨有西北控制蕃漢堯嘗都之然其地隘塞汴梁北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阻可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

遷之矣然嵩邱諸山何若穀函終南之陰灃澗伊洛之水
何若涇渭灞澂之雄故得天地之中據夷夏之要莫關中
若也可以未郊廟之享可以綿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
以居重而馭輕可以強本而弱枝可以頓天下之兵可以
聳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居外
而制中者難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

陛下也夫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陛下肇基
於此中國迎刃而解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宋齊梁陳得
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中原有人也中原
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三

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下符民
望願移江上之龍輿求正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
之事固將次第言之而獨以此為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
王創業於悠久莫不以建都為重故敢首以為言惟
陛下圖之書奏

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先公與御史王子敬被
召入對稱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二公儀表魁岸
及陛辭

太祖顧謂曰真可懼服蠻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撫察
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錄囚有疑獄必平反之恒語

吏曰人死罪不復更生罪苟當無憾不當則負冤無窮常
求其當恐猶失之過況不求乎由是所活者多時征稅失
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為額先公監處視舊獨無增羨屢使
舉他郡例為言且恐并得罪先公曰實無所增有罪吾獨
當之不敢虛羨以病民後亦無事民竟受惠融州真仙巖
多碑刻元祐黨人碑尚存即擊碎之六年調知彭州初灌
縣都江堰自秦李冰為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
畝歷代相沿修治兵亂堰廢民不得畊田野荒蕪先公以
修堰興水利為言達諸省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不
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辭剴切轉聞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四

于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木萬五千有
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縛長木為三脚架銳上而闊下束
短木於其腰載以竹筏豎置於江口水中表裏二重大小
九十餘坐復架長木於橫木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却
立順水木於三脚架外又排二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
簾直以荻蒿實以砂土斷江流乃用工淘洗積淤以竹
編籠狀若長蛇凡千三百餘實以砂石包護堰岸重疊三
層以分水勢前高後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
橫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二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貫
穿聯繫使無衝決修築都江及大小釣魚石門侍郎口寶

瓶口頗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八又作護水堤二里修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都田畝充足公私皆喜前代修堰鑿石甃城欲其固練油灰膠其縫治鐵烏鏈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之衝以鐵爲巨筏交系於鐵柱之上春夏水泛旋見衝決然糜費錢糧動以萬計先公計於每歲農隙水涸之時如前修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沾水利者亦樂於趨事爲文記之自後一守先公之法又修彭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居民炊饌取水於十里外朝夕厭苦及是堰成引水旋注鑿井即生水民免負汲之勞四召流逋勸其開墾教以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五

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暨後歲增數倍兵荒州多暴骨命徧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下爲政三年專務德化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不驚及將去鵲群噪連日九年陞延平知府吏有不檢者望風解去比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解後有淫祠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爲言先公曰非祀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屋而居之絕其妖妄作興學校修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生徒多底于成甫暮年百廢具舉奸蠹屏迹政化大行會有大星墜閭光芒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孤實丁巳夏

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翊日坐聽事署案畢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矣言訖而終同寮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惜爲具棺殯歛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于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墓側圍如車蓋覆于墓人以爲陰德所致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公之裔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即華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大夫人生二男四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榮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六

次適徐崇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穆積德孫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裔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官動必由道雖一飯未嘗不敬對人無疾言遽色有犯不較重義樂施其於嗜欲有孤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仕宦所至多惠愛凡有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無華美取適可而止歷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遠胸襟湛然無所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醇厚誠敬爲先故當言路傾竭不諱揚歷風紀持憲公平典領州郡盡心撫字懇懇愛恤吏感于德民懷于仁棄諸孤之日

一毫長物惟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集若干卷於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不幸七年而孤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揚先德今幸際遇

聖明竊祿于朝荷

天子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考先公德行與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槩以揭于阡庶後世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感于斯焉

翰林庶吉士王詢謨墓表

於乎余友王詢謨卒于京師凡相知者莫不哀惜之余獨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七

爲之深悲悲其父母之失孝子交游之失良友國家之失賢才余何爲獨不深悲之哉予與詢謨有世契之好昔我先公忠簡公以直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三人頭觸忤權奸得罪謫逐當時士大夫鉗喙縮舌莫敢發一語詢謨先祖敷文閣直學瀘溪先生贈詩得貶世方以爲危先生恬然若嗜欲不顧且以得共貶爲榮自非先生禮義之勇安得如此今幸與詢謨同朝相與方勸以無愧於二家子孫而詢謨竟棄子長逝予焉得不哀哉詢謨名訓幼穎悟過人其祖授以春秋之學未卒業而祖沒日忽忽不樂乃辭其父母游學四方聞竺文績得歐陽楚公之學

教授於蜀即擔笈往從之弗憚險遠居數載悉得其說以歸而克然于中遠近之知詢謨者交相薦辟郡大夫視其才召居鄉校末樂元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授翰林庶吉士編纂于閣閣

上擇二十八人以應經宿使悉讀四庫書博極精奧期至於古之人然後已而詢謨在選人謂其資質粹美造於所成蓋未可量也今年夏卧疾遂不起妻子亦病在側其友大常博士劉履齋爲之殯殮時月日也得年三十有五於乎悲夫詢謨爲人溫厚孝謹慷慨好義其師歿爲致其喪還其鄉以塋之其家貧復重貲贈之鄉人子弟有廢學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又十七

者盡心教之爲文雄健不屑屑於蹈襲而奇氣奮發若此者疑付之將以有爲當不類於天者而何遽止於斯是造物者有不可得而曉也將其有不歿者存而所謂天者有不足道是未可知也曾祖文昭祖于臯學者稱爲池南先生父仲約南康文學母羅氏娶郭氏子男二人其一後詢謨數日死其弟某將歸其柩柩于吉水泥田之先塋子表於其墓曰於乎詢謨謂爲遇耶負才器而不得其壽謂爲不遇耶逢時受祿而享有榮名是二者果不可得而兼耶苟使子之才而獲少施於世固必有可稱述豈啻之於今而將以昌其後者耶其亦異乎老死而無聞者也於乎詢

謨其命也耶其可悲也耶

處士周國賓墓表

周編修崇述之從兄國賓以永樂八年十月卒於家越二年壬辰五月之望其子應等卜塋於其鄉孔坑之原前塋之數月編修君語余曰吾兄之塋竊為銘其墓矣今其孤猶欲得大人表之因以屬余諸弗獲辭君幼失怙恃孑立而能自修習稍長壻於孫氏孫惟一女慎所選得君迺喜孫氏之少長戚屬咸得其懽然劉介嚴毅不苟阿世或加以橫逆則奮發不屈生平禍患多所涉更故年總四十鬚髮已白而卒不為狡猾傾詆是其志識精明有過人者且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八

過賢士大夫則謙卑遜順士以此高之又能決遣是非故鄉有聞訟多詣其廬君孫氏三十餘年後歸其宗治田植花以供其老客至閱圖書樂而已當其寢疾語不及私卒年六十有四君諱評其先自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樞坑十傳至仲山者舉嘉泰辛酉進士始徙桑園評事禹玉鄉貢聞卿希賢則其三四世祖也曾祖方太任高州同知祖仁顯奉聖州教授與洪武孝廉誠達寧鄉教諭仁惠兄弟皆以文章稱職著父子方補太學生母鄧氏子男三人應岳泰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建威延還俱幼嗚呼君以世族顯後遭際多艱然處變不失其常過難能優

其順此有守有為而非尋常可擬者余雖不獲與君交而諸弟與余同官於朝崇述君而外猶有編修君孟簡御史君仲舉其人者因得其概而哀其有蘊之莫施也諱為之表

處士墓表

處士君象先吾同里慷慨有氣節疏通而濶大事父母至孝祖喪在傳十數年父不克塋處士舉而塋之父病衣不解帶親嘗平時父心不悅百計以求其歡有怒則曲為解有恨則勸使釋或設譬引據或直詞剖分及父沒哀毀骨立喪塋皆合乎理事母恣如其儀處兄弟至和其弟七去處士撫育其子如已所生為之教養婚配均其財產無纖毫或私處友朋有無相通有友貧甚使與共學均其日用且稱道其友於姻之富室使就學于其家食俸悉所供給其御羣下至慈小過則為寬恕處事則度其宜不以勢利動亦不以怯懦息樂與賢人君子遊有相過從則流連款洽不以貧乏致吝處士生元泰定某年月日沒洪武某年月日塋本都黃江橋鯉魚形曾祖宗何祖鳴遠父士恭配楊氏子三人振名振位孫男五諷謀詔誥誌處士為人內不虧于所親外不愧于其友大之得乎其宜小之不失其所處士兩間完人也其子振名請銘于公卿間求余為表余於處士誼切同里且樂其制行故不辭而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十九

許之

李原通墓表

於乎友悌之道其係於人倫大矣人鮮能盡之往往有視同氣如塗人甚則有如仇敵此豈人之道哉予於此竊惟人心之不明喪滅天常有如此者其去夷狄禽獸幾希邑人李原通第原達獨能行其道兄弟友恭怡怡和悅長幼聚處一無間言內外輯睦不聞其譁士大夫以是稱之前中書舍人唐公希原大書友恭以表其堂翰林學士劉公三善為之記今學士解公縉紳復記之雄文大書焜煌炫爛讀者嗟敬足以敦薄俗而振頽風也斯道之不行而原

胡公文集卷十四

又十九

通兄弟獨能行之豈不謂之賢哉原通諱泰原通其字也美丰儀長髯白晢善交友喜談論嘗與余言曰鄉之某人者友第輒加手於額曰是可敬曰某人者不然則面頸發赤戰手唾罵其篤於倫誼者蓋天性然也予嘗至其家見其視姪不曰兄弟之子有甚於已子焉兄弟視其子亦然教訓服食無二致一飲饌少長必偕人比之揚揚云其叔祖老而無後事之終身敬之如祖存焉歿之日盡喪塋之禮人尤以是多之曾祖諱某祖思齊父添祥原通生成戌歲月日以今年五月丁巳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葬某山之原娶羅氏子男三人長曰貞次曰某女三人長達張介

申次二人在室孫男二人孫女二人貞舉進士為翰林庶

吉士聞訃成服斬焉衰經持顙先生子明所述行狀泣請曰貞不孝禍罹於先人銜哀罔極弗欲有生先入與先生辱知且舊向求先生晚翠軒記不得而歿賁恨九原今先生幸哀貞之請成先人之志特書以為表貞歸以勒諸石庶幾見先人於地下無憾矣予閱貞之志且悲原通之死遂不辭於平原通篤友第之行負俊逸之才不見施於用其可悲也夫予特表其行之大者有關於人倫風化之首俾揭於其阡使過者讀予文哀其人式其墓焉

胡時求墓表

胡公文集卷十四

二十

余友胡時求死之明年其子正來京師徵余言以表其墓予與時求交幾二十年情誼篤密觀其襟度超詣期其才有所為不意竟死於平傷哉其尚忍表君墓耶其可無言耶時求諱希壽字時求一字昶好學能詩有才畧負氣槩倜儻不群卓然有立喜交游善談論不屑於卑近予居鄉校時暇即訪時求聞予履聲即出戶相迎邀入小軒煮茶對奕奕罷酌酒論詩談古人事高歌擊節有遐舉之志酒罷命其弟時昭在傍鼓琴其子正始垂髫亦立侍於側每坐過宵分或達旦始休予來京師與時求別且將十年每思交游之樂未嘗不心馳意往謂君年富力壯可以

尊舊游之好不謂遽至此耶於平時求果何爲耶豈天不欲才者壽也何遽失吾友也凡天下之物萬有不齊凌霄之幹或折於風雨樗散擁腫得以全其天年若時求其尚何悲其尚何悲時求生故元至正壬寅歿于永樂四年丙戌五月十日得年四十有五曾祖諱榮祖元吉水州判官祖諱抃父士能號小圃篤實君子也母王氏娶趙氏子男二人長曰正字端方次曰慶字善方女一人許適某以年月日塋於某山之原予爲表於其墓曰嗚呼時求才可以有爲而隱居樂志不汲汲以求進豈以親老而不欲仕耶抑必有所待耶使君之才獲見於施爲其必有可觀也

胡公文集卷十四

二十一

命之不與吁其奈何

石處士墓表

石處士歿距今六年其子武義縣丞彥成狀其行走京師謁銘於縉紳間彥成以予有同志之雅欲求一言揚其先德余不敢辭謹撫處士所行之實及其世家以表于其墓處士諱均武字天然號耕與其先有曰鏞者仕宋藝祖爲河中侔家豫章之西山子昭游分寧樂其山水遂徙居之祖諱亨雲宋江州都統祖妣胡氏封夫人父諱伯升不樂仕進以經史自娛化及其鄉里父歿處士事其母蔣氏盡孝事諸父盡禮於昆弟有恩元末兵亂鄉人聚結爲盜

竊相謀曰石氏族大必劫石某以爲謀主乃可濟否則必滅石氏不尔敗乃事或以相告處士曰我豈能從盜爲不義以苟生耶遂負其母逃去爲他盜所執欲害之處士徐曰我死何足恤忍能使人老母無所歸乎盜感其言竟釋之乃變姓名携家屬由間道走襄漢間以避難崎嶇險阻無所傷人皆以石氏積善所致云逮我

太祖高皇帝平江西始挈家東歸秣田百餘頃曩爲盜所奪者悉置不問所存數頃分以給宗族之幸存者蓋其性溫厚不與物競如此常傷其母沒於亂離塋不克盡禮言輒悲痛流涕至老不衰遇祭必齋有如事生之禮尤好學手

胡公文集卷十四

二十二

嘗不釋卷於諸史靡不博覽談往古治亂之由歷歷如指諸掌平居奉已甚薄然遇貧乏即賙之無吝惜有疾惟飲藥不喜巫覡不作佛事與人言惟導以善賢者愛之不肖者亦不敢侮有族人嘗就僧飯食未竟而暴卒家人以僧致其死持之急僧不能白欲自絕處士曰初無怨惡何有致其死爲蓋死生命也僧獲免其言之信於人者又如此嘗語其子曰吾涉難得不死以有若兄弟者蓋聖明之賜也吾老不及仕以報在若等勉之吾死且無憾彥誠由進士爲今官以清白刻苦自持皆處士之教也洪武辛巳三月十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彥

文次即彥誠女二人長適黃昶次適周律孫男三人曰爽曰魯曰齡孫女二人以壬午年十二月日塋邑黃田之原余觀古之賢者不必皆有功名富貴烜赫于時而表稱于後世者良由其素有於躬故行一善行而人感之出一善言而人信之若江革王烈是已石處士行足以感暴橫言足以息紛糾爲鄉邑所稱苟無以表示後世則何以彰其善歟書以遺其子彥誠俾碣于阡以爲爲善勸

元故提舉徐公海峰墓表

謝文靖泛海瀕濤畏惶懼已獨恬然無怖後世服其雅量蘓長公得養生之說所謂安者亦若是李觀元故提舉徐

公宗可常泛舟大江至小孤風濤驟作舟幾覆駭懼公端坐不少愕衆咸服其量自非有所養能如此乎於此可以知公之賢也公諱興宗宗可其字海峰其號也漢高士之後其先世自宋元祐時由豫章之武寧來倅於吉因家於吉水中鵠鄉之豐山曾祖諱尚質祖諱政父父諱仲華世業儒家饒資財公生而穎敏未冠卓然有成人志暨長益勵於學不牽於外物恒以公誼服其鄉人推其所積以明匱乏興水利以便灌溉里人德之又卜居豫章東湖之濱買田以祀高士元泰定間游京師受知於公卿當路薦其才授管領怯懦

幾慨然曰吾嘗推所有以

與人吾何心於富貴乎遂棄官歸謝絕人間事謂其子弟曰靜觀時事將有大變貴業不足恃也爾輩宜處勤儉守

詩禮毋爲所苦公歿未久果兵亂公子弟能承公志傾貲募義保障鄉里鄉民賴焉公生元至元辛卯歿於至正己丑享年五十有九初娶邱氏未有子以弟子用佐爲子官爲高州學正再娶陳氏乙先氏子三人曰用禮官爲遼陽瑞州學正曰用明用賢俱以詩禮紹其家聲女二人長適李思孟次適邱思中孫男十二人欽銘銘鑑鏞鏞鈞鐔鏞鉞銘銘仕至監察御史鉞今爲中書舍人我女兄歸之公塋縣南洞巖之原距今五十餘年未有文以表其阡鉞始以命予觀公之操履若是蓋亦有自來矣於乎公之雅量卓然超異故能脫富貴如履灼知夫理亂之由而以儉約訓其子弟俾克全於患難非有出人之見者弗能使其遇盛時得行其志必將有所爲惜其不見於用遂泯沒以終蓋澤深者流長不在其身則必在其子孫也因著其實以表於墓且以垂示於將來

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永樂丙申春二月庚午中書舍人王孟端以疾歿於北京之官舍其妾尹氏與其養子安買舟載其柩歸葬於某山之原其友翰林修撰沈度偕其同僚中書舍人許鳴鶴朱

孔暘等合辭請於余曰孟端死其友太醫院御醫趙友同既為之銘埋諸幽者有託矣而表於外者無文足下知孟端者宜賜一言使其有知無恨於地下矣予與孟端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孟端歿既哭之又祭之以文而墓石之辭予焉得而靳孟端諱紱字孟端以字行毘陵之無錫人曾祖某父某母某氏孟端幼穎敏稍長好學入鄉校為弟子員治經習舉子業既數奇連遭困頓即棄去放跡於江湖間越太行上巴蜀歷名勝探古迹以蓄其奇氣縱情於詩酒交結名士所游皆公卿貴人無不相敬愛尤善真行書筆法出入晉唐間律詩學太曆諸才子時有警句間或

戲墨為山水竹石用意高古超然無俗韻人往往作意求之或經數畫不能得一筆偶適興連掃數紙不辭精神入妙態度橫出或就賦詩題上以發其魁壘之氣語皆奇特觀者莫不跌足驚喜而孟端亦不自知其至此也然每欲秘之不欲眩其能嘗投筆曰誤為此也雅好博古於諸書皆蒐獵至於釋老之學亦闢其間與

聖天子即位之初詔求善書者侍從之臣首以孟端為薦命習書中秘集天下能書者十餘人日臨法帖必求至古人乃已已皆稱奇永樂十年皆除為中書舍人凡制勅機密悉委書之兩扈從北京與有榮遇一日偶得疾才數日

即不起矣病革朋友視之問之曰有何言從容曰無可言者但負

君恩未報耳又問曰丹有何言指其心曰此中甚分明無可言者翊日翛然而逝孟端性介直不能容物人有忤之者心中勃勃不平即面折之以是與人寡諧退求其中不留也然襟懷洒落神情曠逸宛如晉宋間人每退朝家居黃冠野服蕭然有林下風靜坐一室焚香煮茗怡然自得遇客至即呼酒傾倒及其沒也人無不惜之生故元至正壬寅五月日得年五十有五娶趙氏先卒子二人長默次恒女二人長適某次妾所出也有詩集若干卷余表於其墓

曰嗟乎孟端有傑然之才剛毅之氣所蓄者固有兼人之長而早遇顛蹇困踣蓋天所以老其才而為今日之用也何書其年而遽奪之速耶抑其命止於斯耶嗟乎孟端官為侍從顯登清要不為不幸矣視彼老死山林而無所稱道者相去懸絕苟使孟端無可稱述雖過百齡何益是以君子不可不勉於為善有如孟端者名附於不朽固無所憾特惜其死而求若斯人者少也遂寫予之所以知孟端者以哀之於無窮且以慰其寮友之思焉

故登仕郎兼修國史開封府儒學教授吳先生行狀先生諱勤字孟勤先世自大梁徙居于荆至宦遊南康子

孫居廬山之陽至諱哲者為永新簿因家焉曾祖諱某祖諱文振考諱師尹字華樂學者稱為桂江先生元名進士迪功即永豐縣丞母龍氏孺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先生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先生以手指地媪莫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欲之取以為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置案間由是皆異之七歲時日記書數千言背誦如流十二三於五經群書之文咸能成誦十七八下筆為文章詞藻煥發即欲角藝場屋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先生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第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二七

氏雙鳳云元末兵亂寇盜竊據互相吞噬先生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生乃以彈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見丁言懇悃切中時弊守臣不能用但曰儒者徒能言耳先生曰盜如是民旦暮不保我豈為是言耶守臣飲客以謝卒亦莫能用鄉間日益亂歲戊戌避難於洪時陳友諒兵至洪被圍先生立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南湖有守賊安得至斯聞者皆壯其言欲薦于司徒道童先生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為魚肉乎明旦司徒遁先生由間道歸歲癸卯我

太祖高皇帝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先生曰此真王師也向者

派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公奎為叅謀相見轅門即傾蓋歡如平生相與劇談論達旦不寐遂出所為詩命先生為編正郭公深相敬愛就署先生為泰和令先生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天下名儒先生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銓曹欲置先生於館閣有旨弗治經者入襍流銓注治經術者俱授教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先生以高等除武昌教授比至日與學者講明問學於聖經賢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底於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叅政者有為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先生待學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二八

者有如已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先生乃成我子我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勸先生趣駕就道先生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強居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先生將去弟子各持饋饌先生不受弟子皆泣曰先生卒教我舍我去我無以寓其誠而以是為贐願先生受先生固却之有言曰先生素不苟取遂皆持去及歸惟篋篋盛故衣及錢數緡而已先生由是家居遠近學者接踵於門凡科舉必有先生門人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於先生曰人之有子必得師教之今余諸子未得賢師以教昔典教郡庠知有學端謹令聞閑居鄉里

特遣人招致府中教諸子讀書書至勿辭先生往至則待以殊禮居凡十載先生小心慎密教世子郡王經開諭諄勤務盡誠款時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常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逼褚虞自愧謏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田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離披醴筵精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畧也若其它詩詞稱譽極至不可殫紀歲賓興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先生高年勿欲令馳驅却其聘幣而自遺以幣如其聘數若是者數矣三十五年 皇上蒞祚纂修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二九

太祖高皇帝實錄召入史館既畢加賞賚 上閱其老弗任煩勞優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先生訓導學者雖老弗倦周王日召侍講筵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子尤厚世子尤加崇愛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其遇寵榮如此求樂三年二月二日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六王及世子哀悼不已遣宮致祭賜塋於金明池俟歸柩於鄉配孺人蕭氏賢著閨門克相內事先十年卒子一人曰善存女一人孫男三人曰耕曰耘曰軒曾孫男二人先生學問博邃於群經子史靡不究析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至老不倦爲文章溫淳平易不爲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

言近體春容渾厚有盛唐音臨紙援筆立就若不經思及徐讀之雖巧思者莫能到寫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常燈下書小楷片時可數千雖少年者自嘆弗及性至孝友事繼母惟謹待寡姊盡其敬處弟極其和弟歿撫育諸姪教誨婚娶不失所田產悉與之謙已接物不爲厓岸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見人有善稱道不已見人有惡嫉之如讎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辭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毋於廣席掀髯論辨一坐盡傾常思其先世自廬山不忘所自來故號曰匡山樵者居鄂又號曰黃鶴山樵晚更號曰由翁有匡山樵者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十

集黃鶴山樵集由翁集六義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先生才德無茂學究天人而弗盡所施始終一教官而已此尤不能無憾焉者然君子視其在已者爲無歎則其係於命分有難必者固無所容心焉先生安其所處然雖不得位其造就人才爲國家之用者其施豈不大哉矧遇賢玉尊重禮敬雖漢之申生白公又何以加且以壽考令終斯其有過人者夫復何憾廣大夫爲先生女弟廣八歲時先中憲公見背賴先生教誨粗獲有知後竊祿于朝日侍先生於史館益得以究所未至義在甥舅情迫肺腑用述先生之行以告於立言君子庶幾於誌有所徵云

謹狀

歐陽師尹傳

歐陽衡字師尹號華雲吉之吉水人文忠公十一世孫也少時極穎悟讀書不輟於口有志於古之大儒及總角時聲名藉藉嘗誦曰士學不志於道則爲徒學每沉潛於六經孔孟之言日夜探窮奧理有所未得至忘寢食久則渙然無所凝滯諸子百史天文地志律曆之書以至釋官小說靡不涉覽元至正庚寅以書經中鄉舉見元政日非即歛退不復出放情山水益究其所未至常慕康節邵子之學反覆推原其說隆冬盛寒擁衾危坐思其禮致戶庭之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一

外終月不出而時緩步階除吟哦歌咏以適其適胸襟洒然物慮澄湛自謂得浴沂氣象未幾時亂有檄師尹爲從事者引退避迹山林日與學者講學不休有強暴經其里門輒歛戢而過曰歐陽先生在是勿擾君子其爲人所敬愛如此亂後書多廢缺口授五經四書之文於學者不遺一字剖析義理毫髮曲盡其博學強記人莫能及咸加敬服入國朝有以遺逸薦之以老疾辭人亦莫能強性篤謹溫厚待人接物和氣滿容終身不言人過聞人有善甚若已有稱言不已故學者登其門多底成才見義勇爲其友有託子於師尹者就以女妻之平生自奉甚約於富貴泊

如也洪武辛酉卒子一人未及繼其業而卒孫曰孝忠贊曰聞之長老歐陽師尹忠厚長者博學踐履雖古之君子無多讓死未久一子竟死咸悲師尹之所持守而致疑於造物者獨遺一孫孤苦零丁仰食他人孰不謂其家學絕矣今奮志力學克承其業慕師尹之德於斯可以徵造物者之有意於善類蓋未嘗忘也苟惟無以抑揚之則於爲善無所勸君子曰仁者必有後斯言信哉

冲虛子傳

冲虛子姓饒氏名正道字中正吉之文江人也生有奇相目光炯炯如電比長神采清曩有道士見而異之曰是子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二

不凡非塵垢中人語其父母携入崇道觀爲道士受以金丹秘要悉領其妙尤能運精氣書符篆驅役雷霆水旱疾病人有求之者其應如響於儒書亦兼通工爲七字句詩往往有奇語洪武辛酉徵爲太常樂舞生一時名公愛其才皆與納交會宴久不雨有以冲虛子言之高廟即日命建壇神樂觀冲虛子凝神默坐期以三日必雨及期日色如赭無纖毫翳裊咸駭愕冲虛子獨怡然自若俄有雲勃然從東方與雲際閃閃見旌旗狀旗上隱隱有青雲二字衆復大駭已而雲陰四合陽光漸歛雷殷殷作聲風冷然而起須臾大風又須臾雷電交作雨下如注衆乃大悅

縉紳士多賦詩美之永樂元年授北京祠祭奉祀

皇太子同 漢王命修醮於白雲觀凡七晝夜皆有異徵喜
其有誠遂賜以真武像劍印星冠霞服諸物而冲虛之號
亦當時所錫者又作冲虛庵記予之人遂稱之曰冲虛子
云明年鶴駕來京冲虛子忽忽感疾遂溘然而逝 殿下
聞而甚惜之特令中使往取所賜物付其徒大常贊禮郎
傳霞岫霞岫頓首受之珍藏什襲以傳來世謂幼事冲虛
子得其師說乃叙其事求予為冲虛子傳太史氏曰予嘗
與冲虛子交與其相對終日不問則不言言必中理畧不
以人事接於心耳此蓋有得而然夫鍊精葆和之士用志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三

專而神完固故能超出於塵埃之表若冲虛子者其幾於
是乎

方山陳公子賢哀辭

并序

余曩遊閩周旋縉紳間獲識方山陳公子賢甫於浮丘先
生之座公即不以余不肖輒相與交洽如平生時余方弱
冠而公以浩首乃益謙下而見愛於予者有若儕輩觀其
貌敬而言信誠盛德之君子也余自度學無所長才無所
取論議無所發明而不見鄙棄於先生長者竊自喜幸既
而西歸思欲重挾所學暨疑於交游間冀得與凡相知者
尋契好而為羈馭所繫不復能舉足矣後十年叨祿于

朝承乏翰林遣浮丘先生典教國子因得論道疇昔云公
已沒余深歎惜既而公之子安仲以余嘗託知於公遂以
公之行狀不遠數千里見示讀之愈益傷舊之感思公不
復可見矣於是述其情為辭以哀之用書以慰安仲吁安
得起公於九京為余一聽也哉辭曰

悵余懷之壹鬱兮慨君子之云沒路迢迢而險崎荒山川
之修隔生既託以相知兮沒不聞於何時想音容於往昔
兮或交懽而猶可追胡塋埃風而上征兮香冥冥而長之
瞻德幃之飄飄兮鶴夜怨而秋猿悲渺雲中之何許兮招
笑人兮不來寒芳洲之薜荔兮舉余袂其遠渚諒溪毛之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四

可羞兮將以薦夫清醑望方山之匪遙兮瞰龍門之孤嶼
緊公之高義兮乃相並而延佇昔風塵之昏昧兮欲仗義
以成庸公時不可而有為兮解吾劍而將曷從衆煌煌而
佩數兮獨甘老於蒿蓬全首領於囹圄兮挾其志而令終
嗟人生之倏忽兮榮露華於芳州雖富貴而幾何時兮惟
佳名以為寶猗嗟公之超舉兮身不辱而操不群告來者
以有徵兮其尚鑒乎斯文亂曰公之裔兮太丘行不恭兮
德相與倚酒于溪之浪浪兮日暮日兮思悠悠

周處士哀辭

處士周君尚志歿之五年其仲子彥奇出其行述示余觀

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所撰墓表極稱處士之行余獨惜其如此而不獲一試於用以展其所蘊竟奄忽以歿乃為詞哀之辭曰

嗟嗟周君邦之彥兮學積於躬弗外銜兮丘園是韜安貧賤兮樂義好仁恒弗倦兮東山之陽日遊宴兮衆皆紛華靡歆羨兮人尚表襮已不緣兮質直冲和憎狂狷兮珪璧溫栗弗陳薦兮胡然未逝塋埃先兮懷哉若人弗可以見兮作辭寄哀淚如前兮

弔蕭處士辭

蕭處士歿距茲二十五年墓木已拱矣而其諸子哀慕之

胡公文集卷十四

三五

情猶一日非惟哀慕之而又欲顯揚之賢矣哉諸子是欲不死其親者也按處士世居吉陽之文昌鄉饒財好義慷慨有志節惜其不見用於世而歿余與其諸子友觀其情之可閔乃為辭以弔之辭曰

伊嗟乎歸來兮去將奚之歲冉冉其忽邁兮覺日月之已非信奔波之莫返兮歎往者之曷追瞻文昌之故鄉兮羌前臨乎龍水緊高山之可以眺遊兮而清流之可以醜脩往來乎其間兮跨玄鶴兮履青兕朝發軔以翱翔兮暮稅駕兮徙倚靈飄飄而上下兮渺余懷兮何窮掩涕淚而薦觴兮悲遺響於淒風指白雲以凝睇兮挽落景於長空慨

斯人之不可以作兮杳夜臺之幽閨固生死之殊途兮美反真乎安城彼汨沒以寂寥兮曷若公之令德於以不磨其耿光兮蕃子孫之蟄蟄雖已死而猶不歿兮視此巖巖之貞石伊嗟乎歸來兮妥溪陵之密室

思訓堂辭有序

通政叅議宛平陳侯至善早失所怙母夫人獨存以育以訓至子有成官至通顯而母夫人棄榮養侯泣血哀毀恒悼曰吾父早見棄賴吾母存以訓育諸孤今母又見棄孰為我訓者思母訓言今不可聞然常聞之而著於心者有不能忘也乃名其堂曰思訓志思母也翰林檢討王汝玉

胡公文集卷十四

三六

嚮之記來求余言予惟陳侯可謂善思矣傳言思者思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而已而陳侯之思訓豈不善乎夫父母之於子惟欲其成才故所訓必以正而子之賢者乃能不忘其親之訓也忘親之訓者非賢者也侯其賢於伯魯矣於乎使人皆能如侯之不忘其親之訓則豈有不善也哉予嘉其志有裨於藝教遂作辭一章以遺之辭曰草木落兮風悲淒寒日澹兮林鳥啼彼孝子兮懷母慈陟高堂兮思訓辭母之訓兮願我才或提耳兮面目之誨諄諄兮書與詩母今逝兮杳莫追母言在今音容非母之德兮予仰思日復日兮無已時

焚黃祝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二月丙辰朔越十五日庚午男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敕大夫廣謹昭告于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尊靈曰恭惟我先考稟賦天成忠厚豈弟樂善好施廉公明慎文章政事踵迹古人際遇聖朝揚歷顯要壽齡弗稱隕於中途未究所施覃及後嗣廣以不肖繆膺眷顧擢任清要

皇上恢隆孝治特推仁惠寵錫誥命追榮褒嘉

聖恩所臨幽明咸賴厚德之報其在於茲永慕音容日躋月遠生我劬瘁欲養靡及祇奉制書徒增哀感廣不肖惟當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七

夙夜虔畏竭忠盡孝以答褒賜以承遺德不敢荒墜禮有焚黃道里遼遠拘以守官不得親瞻松楸以時執事不孝之責無所逃罪涕泣摧咽不能自安謹遣長子種具牲酒祭告伏惟恩靈服此休命尚饗

祭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翰林侍讀學士耐軒王公之靈惟公夙抱奇志發身業儒剖析微言博洽群書淳慤溫恭有實若虛鏗鏘鎮栗佩玉瓊琚張拱頤叩中道徐趨褒衣大帶賁如濡如孝弟之行表式州閭訓迪鄉校髦士有譽助教國子仁義留舍六館諸生以範

以模講說論議自朝及晡成德達才時雨漑濡晚承優渥金馬石渠職登清要位列大夫九重顧問言出

帝俞作為文章上追兩都發藻摘華芳敷且腴公允遇時展也有需人或不足公兼其餘何斯微疾竟隕公軀公既全歸胡能不吁交臂之詎死生莫渝銘旌揚揚執紼載塗孰寫此悲哭奠一壺託文告情靈其鑒諸於乎哀哉尚饗

祭翰林庶吉士陳孟潔文

維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癸亥朔越二十日壬午姻末具官胡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親家翰林庶吉士陳公孟潔之靈曰嗚呼哀哉其尚忍言之氣烏喙而不申淚迸下而淋漓慟良友之不見吾曷為而不悲公之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八

耶憶吾與公為友自垂髫至今二十餘年篤道義之好盡討論之益勵堅苦之節嗚呼哀哉其尚忍言之氣烏喙而不申淚迸下而淋漓慟良友之不見吾曷為而不悲公之孝友人之所知公之襟度曠然坦夷故與物而無忤不枉道而爭馳烏乎哀哉吾侍從北巡二載始還冀以罄契闊之臆舒久別之顏何溘然而奄逝傷痛裂於肺腑肝吾之弱息與公子年締為婚姻義好篤堅吾視公子如吾子焉烏乎哀哉人生百年終有歸盡富貴壽考惟命之順公有不朽在於文章得於此者彼也何妨舉此尊酒哭奠一觴靈其鑒之懷永不忘焉乎哀哉尚饗

祭姊夫劉子仍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三月癸巳朔越二十二日甲寅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謹遣長子種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姊夫劉公子仍之靈曰於乎廣別去十八年然夢寐常相見覺則恍然如初別不覺其為久也蓋情義深重親愛之篤故爾彼此心事相孚無能有逾之者自謂相見有日可以輸寫懷抱豈擬為死生之別也今春收小兒種書報云自去冬卧疾於春首棄世倉卒見此悲悼驚悸精神如失涕淚嗚咽於乎何遽有此凶問耶何舍我之速耶前冬老母見棄去春奉命歸塋賜期

胡公文集

卷十四

三九

一月謂得與姻戚會哭此時適已疾作遣子來贊襄事廣以歸朝限迫又兼以百里之遠不得一造問疾且謂必不至於大故何意竟以是疾而喪也苟知此為永隔雖相去數百里之遠過遠數日之限亦必匍匐相見與一握手也嗚呼此痛此情何有已耶流水浮雲浩浩無涯越數千里緘寄哀辭寫此平生祇益傷悲薄奠一觴知乎不知尚饗

祭王孟端中書文

維永樂十四年 月 日具官胡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中書舍人王公孟端靈柩之前曰於乎吾輩與子

交游於今十又五年出入禁垣朝夕相見豈期一疾未逾

十日而奄忽長逝其夢也耶其果死也耶謂為死耶見未幾時倅遭斯變聞者固錯愕不信謂為夢耶則真歿矣夫安得而不悲悼哉何造物者遽奪吾孟端之速也豈必其藏而不欲其久洩露耶抑命止於斯耶於乎孟端才氣克乎其內而翰墨超絕於人不同於衆不諧於俗自視者固如此而知之者不以為異不知者以此少之也夫知不知固無與於子子今死矣求如子者蓋不可得然後知子之自視以為高者為可信也於乎孟端以子之才際于明時官為侍從不為不遇以子之年五十有五亦不為夭夫何憾為於乎孟端子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如其有知聞吾斯言則必無遺恨於九泉如其無知亦寓此一慟耳據寫故情哭奠一觴魂其無遠鑒此哀悃尚饗

胡公文集

卷十四

四十

卷十四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五

銘贊

靜庵銘

厥初書閣塊北無垠伊疇綱維植此動根妙化未形藏乎至靜淵淳岳峙乃見天性一幾相乘錯綜流行循環莫窮萬物以生維人最靈體道毓德動惟厥時靜無我忒嗟嗟君子飭躬持循不汨于中以守其真有翼者庵在彼城側轆轤紛紜居之則寂朝斯夕斯以宴以游俯仰堪輿心焉休休揭靜以名訂頑是師戶牖洞開昭此銘詩

謙牧齋銘

胡公文集卷十五

十

廖君伯琛以謙牧名齋蓋取易謙上君子卑以自牧之義夫謙者人道所好達乎上下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是故知乎謙之道而能處則樂天無累退與不矜已雖卑而人益尊雖晦而德益顯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伯琛得乎謙之道在於已者履之而無違用之而無失謂之曰謙牧不亦宜乎於是為之銘銘曰

天之生民萬善具焉有一或歉弗獲乎天所以君子求全衆理其有不備孜孜而已處身之要是之謂謙譬之於山其高不嶄君子德盛執盈若虛卑以自牧終罔或逾尼父大聖尚曰不厭其在于今瑕不作念下濟上行

天地之道虧盈益流害惡福好嗟嗟君子謙以名齋大易有訓永佩茲哉

槐陰堂銘

有序

槐陰堂者何王君季敏之所以名其堂也謂之槐陰者何昔宋晉國王公嘗樹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果大貴顯而蘓長公銘王氏之堂曰歸視其家槐陰滿庭觀其世澤綿延溢於無窮故季敏之有以承藉于後而以是名堂也夫人積善於已若無與於天然而徵之有不違驗之有可必此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故晉公之責報於天取獲於將來者如符契不

胡公文集卷十五

上

奕而長公知其然是以望於其後世者靡有止極季敏能繼晉公之心推長公之說益加於為善培其根而固其本使其陰益繁且茂則其慶流行必有如晉公之所期長公之所誦者况其父祖以來率皆善人其子紹安雅好讀書克繼其志是皆足以席前人之餘陰以收其可必於茲者也余忝與季敏有家契之好常登余於堂具肴觴以相樂子姓群然列於左右乃取長公之文誦之誦已指其子姓曰吾後世其復有昌大于王氏者乎余應之曰惟為善有可必季敏曰子之言然我固知其然也子宜為我序其事而銘之以勗其未至既而曰未可也姑俟他日余來

維昔晉公德茂而豐乃樹三槐以徵其逢槐之茂矣乃德之碩鬱也其陰後世其食必於天者視善斯何積之也厚獲之者多譬之蓄畜用力勤薄稼穡歎餘隨其所獲伊嗟王氏積善相承載沃其膏益耀其庭文江之陽巽峰之下王氏所居槐陰翳戶前者既植後者益培植繼繼繩繩以昌厥來

卷十五

三

羅衮蒙畫像贊

德之溫學之沛欲識其內觀其外物無競心恒泰有如不知曹胡害樂逍遙以相羊委富貴於蟬蛻呼吸造化之精和而享壽齡於無艾者也

蕭主事畫像贊

昂然如千里之駒皎然如明月之珠超擢出柙以應時需
故其仕也為司馬之屬於其成也有髦士之譽吁此相卿
秀氣之發舒而為若人也歟

貞隱先生畫像贊

父母生我惟公成我伊我初生公實名我我幼而孤公我

植扶敦我禮義訓我詩書我粗有知公心私喜謂我先友
延平有子自公逝矣我失所依茫々路岐疇將我歸仰公
德容如玉如金儀存我目言結我心班馬之才李杜之學
未窺其際曷喻其博芙蓉之陽滄洲之濱天漢昭回景星
卿雲公庶在茲式宴式游庇我後昆永矣承休於乎小子
懷思罔極臨文孔悲用寫我臆

袁太常畫像贊

其内休休其行優游克然其儀炯然其眸剪夫容於綠水
懸碧鑑於清秋具單父之明兼洛邑之見豈但同長社之
匹哉能識

卷十五

四

龍鳳之資天日之表而況於王憲之封侯者乎斯人也懷耿介之志有出塵之想非勢利之可干而世俗之所可求也

劉朝縉畫像贊

達若窮介而通蕭然其外空然其中朝衣朝冠肅乎其容
不知者視其為顯奕之流而知之者尚其有山林之風噫
確然之璞而不斷渾然之旂而未襲藏乎尹而不眩蓋能
保令名於始終者也

賓谷先生畫像贊

純粹溫 and 德之美也忠信篤敬職操履也仁以為施義其止也闇然而章蔚乎其理也深衣大帶肅端委也高步長

趨動循軌也壽考維祺介繁祉也曰古之人豈今之士也
雖彼走夫亦知其為君子也清風逸致邈不可企也然而
無似乎爾則亦無似乎爾也

石處士畫像贊

昔未識公先識公子行義端方學問源委今見公儀有嚴
且莊知彼之美由此之良野服素巾童顏鶴髮和氣滿容
玉光山翠

石進士母畫像贊

懿彼淑人德貞且順儀則閨門克敬而慎三邊之訓婉於
前古處士之配進士之母

胡公文集卷十五

趙木菴畫像贊

恭而弗糾直而弗撓氣充乎內言不出口表裏一致確乎
其守朝衣朝冠鏘玉佩玖况木菴以自怡揖申白而為友
也

董長史畫像贊

肅也乎無矜歎也乎無盈以經學而傳家以政事而馳聲
慕古人而尚友寔亦蹈乎所成沐春風之怡怡觀華髮之
星星挺孤操於霜雪擬松喬而齊齡

章處士畫像贊

氣和色溫行端容肅松栢孤貞芝蘭幽獨青山白雲黃冠

野服逍遙夷猶鑑湖一曲

張字清真人畫像贊

雍容乎舒徐雲冠兮霞裾梁瑤林之玉雪濯秋水之芙蓉
抱一守真宴虛息無軼前轍之高蹤挾飛仙以為徒索鑰
陰陽翊贊化樞運風霆於掌握凌倒景於八區超踰委迤
逍遙清都每邂逅而一笑觀若谷而若渝蓋常觀微妙以
為道誠已造夫大方無隅者乎

鏡方彭竹所真贊

肅如其容翼如其恭凜乎有冰蘖之操澹乎尚恬退之風
不矯絕以為異不委靡以為同優游乎仁義之塗紹承乎
專門之學而致力乎研磨之功方其晦跡山林固陶然而
莫知戚其窮及其登名仕籍亦蕭然而莫知履其通蓋能
安於所遇而逍遙於壽域之中者也

胡公文集卷十五

六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六

書

與楊諭德

士奇諭德相公足下向者臨江分手老兄依依之情見於顏色僕心知之然僕以危從之榮千載一遇志壯氣銳遂爾不覺未知老兄視僕何如平生想慕中原歷覽奇勝此行渡江涉淮馳騁三千餘里經古名郡又日參侍

駕輿以備顧問人生之逆孰有踰於此者僕輩何幸有此奇逢但惜老兄不與茲行日阻高論按轡言笑悵然興懷嘗屢寄口音未知達否人來詢知動履清安甚慰所望前承

胡公文集卷十六

諸公分韻見贈倘能足成一卷好詩有便附來亦見佳致別後恐無人言此矣小兒煩早晚提撕教訓使頗有知覺皆拜所賜家事尤望責其經理向行李中絕不曾帶書籍退朝靜坐一室有如盲人惟記憶古詩數首時一吟詠耳然無他事相聒胸中澄澹亦甚暢適貴恙近如何須及早調理久則成痼疾向仲熙曾託求松雪黃庭有便即當納上宋史板已心弗克如所願倘諸公有暇力纂成詳節續東萊之舊亦是美事此正吾輩之所宜盡忍於臨淵羨多耶鄙見如斯未知雅意以為如何有便望示教臨楮叨叨不盡所懷憂初希為國保愛不宣

別去自春涉夏行又見秋矣渴仰之私無日不尔人來累

承口教具審為况清勝甚慰甚慰僕蒙恩深厚居此賴

安公事之餘他無往日在家之撓頗亦自適但以久踈言

論胸次鄙野無以啟室老兄曾不見念不辱一字母乃過

見斥外豈真不足以語善言者乎固知幾務靡暇少假寸

燭何事不了殊不知行者之情與居者異所謂聞足音登

然而喜非僕敢以是為誑也蓋親歷之然後知耳向令犬

子從游知此下愚不可相累然實欲得早晚一言警策使

不為小人之歸近人來紛言為無賴數曹誘入于市酣酒

踴鞠至暮回家沉醉不復省人事老兄亦嘗有聞否以家

胡公文集卷十六

二

法治之不改必當喻以官法及早猶可整理若流而忘反日荒日縱僕又遠去則寒門必為所蕩矣老兄能不惻然于念乎此中無所告訴故敢以此瑣瀆萬望留意使不遠獲庶猶可說若置之度外未免貽玷左右此僕之所以拳拳致懇也本不敢作書坐此不得回避臨楮迫切不知所云

別去七八月渴望賜一書屢不可得深為悵悵此者忽蒙

惠音誠出望外遠僕輩從至天壽山逢留數日不得

與寄書人一見又不得即時酬答益增悵悵歸首聞老

兄與黃學士有書下及屬已夜急遣人追而觀之對燭開

緘捧讀數過如親見丰采喜慰無量僕性疎率於時無益此老兄素所知者承喻若重有望於僕者誠不敢當誠不敢當是益重僕之愧與罪也至於孜孜上報 聖天子眷遇之恩惟當勉力以副來教感佩雅意何可以忘夫子深賴教誨渠資質愚下雖賢師執友日訓以嘉言譬以水沃石不能相入極知老兄勞費神思渠自暴棄夫復何咎向無所告想舍老兄其誰語者故敢懇於左右不意老兄痛以此尅責使僕驚駭無地着愧承吳先生不見鄙棄光賁猥陋使得早夜親炙倘不為無賴之歸或者先人餘慶未竭亦斯文骨肉琢磨淬礪之功也於僕則不敢自料付之

胡公文集卷十六

三

造物者而已老兄又云與黃學士商議吳先生歸俾從吳司業游此誠佳事非平生愛厚何以信顧慮及此僕妄意欲今冬遣其南還畢姻了此一事僕身漸減一事但恐家兄有出又不欲以此上累老親事相阻杌有如此者老兄何以見教僕比蒙 旨有王文正責限二直官之舉

聖恩深厚撫念極至不敢有違必傳聞左右姑用相報老兄幸亮察承貴體微恙宜善調攝以副倚注之重仲熙子學諸公至此皆無恙令曾太父吟憲先生題名碑後當納上樂毅論曹娥碑東方朔畫像贊俱無此刻但有趙松雪所書金丹四百字及黃庭各納上一本雲麾將軍碑俟打得

別納上臨楷奉切未免叨叨有便時望見教秋涼千萬為國保重不宣

與黃學士

近辱書粗慰久別思念之勤捧讀連日不能釋手有暇輒一覽如見顏色兼承佳茗每遇良時嘉賓則淪一甌便有江南風味頓覺清興洒然本即致謝意適寄書人上道逼迫弗克奉狀負愧負愧

與張檢討

前令姪汝勤至獲所寄書極辱愛厚非通家契誼安能有此蓋古道寥闊朋友規戒之益久不復聞忽得教札有所

胡公文集卷十六

四

警策去常情倍萬欣感無量節侍講諸公至備詢為况清吉甚慰甚慰僕居此粗安但於學無所進汨汨度日不足怪也令姪孫宗璉到家想比平安兒曹相見望提教一二因便謹此奉報未間伏冀加愛

與周編修

別去倏又隔歲想惟鑽磨研究日造突奧如區區碌碌者無足道也向蒙賢昆仲以手書見教每欲財荅執筆臨紙輒以他事見妨故爾稽緩負罪負罪比聞舊疾復作須善調攝非但藥劑飲食起居宜無不謹僕居此他無所係累但以諸子夫教往來懷抱次兒穆幼兒穗欲託於館下受

教於賢伯仲父要之故必不見却通家子弟使其頗知禮義不為市俚之歸匪僕之幸亦不為同寅之愧他無所控禱故以煩左右于乞介意臨紙不勝拳切向瞻保愛不宣

與鮮檢討

去春之別轉盼又復一歲企望之情無日不爾人來屢詢動履知近况清佳喜慰無量久欲致問以多事匆忽故闕於奉狀廣居此粗安無足為道長兒種放蕩不檢欲遣其南歸次兒穆幼兒聽欲託崇述孟簡早晚訓之已嘗致書達此意猶望一言從吏成就崇述伯仲亦篤於鄉誼必不見辭夫子薄劣時望召至館下教責之至懇至懇喜易

胡公文集

卷十六

五

向嘗一得閒還動履如何有良便望示數字相見未涯切希慎重不宣

與陳翰林

別久豈勝思企比姚府尹至承教創具審還來為况清安烟閣中外俱吉甚慰甚慰承令弟有邑文學之舉得此甚喜何則令弟如干將莫耶其精光洞徹上射斗牛豈能久處積中莫若一出又不離郡邑尊夫人在堂早晚不去左右兼且為教學半足以成其遠大之器不宜有所抑之也令弟必旦夕至京情不得已握手以罄十載別懷且承欲謁告歸省此亦人之至情然行止亦非可必當與令表兄

諭德公籌之令弟在京不幸以才早夭可憐可憐令即須一鞭辟向學如夫子輩無人拘束聽其放蕩此付之造物者而已漫發一數僕春仲有塞外之行會晤無期餘希保重

與季敏

近蒙 恩賜上尊思欲與足下共飲道遠不能得也今付去一瓶同沾 滙惠鈔二錠用致為下酒之具亦上所賜者雖不多聊見下情實以榮

君賜也

答王學士

前者貴體失調徑請館下致問知服藥祛屏人事遂不得

胡公文集

卷十六

六

一面而退日閒漸劇驚悸尤甚比問士奇知向差不覺頓釋今晚忽觀手帖深慰渴想所命作文雖不敏即不敢辭吳興書一見如昨賜也竊愧無毫髮之助况敢受惠乎謹託倪愉納上冗迫未得時相問候伏惟善加調攝不宣

與黃叔昭

潤別數載思念何堪屢承教創拘以冗迫未及一裁答而老兄賜教益勤足見厚愛聞山居授徒講學此樂無涯令姪喜無恙尋溫舊學母俾荒廢僕以非才叨蒙 寵任惟重愧畏老兄不猥棄時意教寔所望也夫動之所為與靜之所見相去懸絕故敢懇告左右承示令弟墓誌筆力雄

健序事詳備非解公相知他不能也令兄先生墓銘已勉
強下筆第以才學踈陋不足以發揚盛德叔通回已題卷
附去專望指教繆扇托朋友寫竹石其上因賦鄙句相寄
聊表下情相見無期徒增悵惘不具

書與兄方大

大哥座前 廣不肖仰賴 先人遺蔭際遇

聖朝荷蒙

皇上寵眷深厚二月一日頒賜 誥命特加封贈榮及幽明
仁恩曠大欣感無已禮當躬自焚黃但以官守不得齎離
二子幼穉無堪遣者重以

胡公文集

卷十六

七

君命不敢久稽用託孟獻親故賁奉至家遣長兒種福日具
牲醴詣先塋告知不孝之罪實為深重南望歎歎豈勝摧
咽冀老兄率諸幼同行禮庶以慰悅先君神靈於九原
少追區區之責於萬一幸甚幸甚春寒侍奉老夫人祇近
繁祉不具

與伯兄

廣再拜舊歲別後劉甥至知已達吳城孝彰回曾附一書
想正月中必達似昌來收老母教言知家中動靜審抵家
平安廣自新歲百為如昨母煩念慮諸小亦粗安二小女
患疹皆已平復二小子傳學金宅二月九日

大駕北行扈從官皆予全俸數口寄寓可以無憂此行諸
物皆

上所賜甚不艱難但以遠行貽老親憂念侍邊乞常以此意
慰解庶使放懷雖知不能盡釋若時聞好語亦必寬寬不
至甚戚老兄來此想在夏秋之交料須處置家事妥帖方
能啟行彥誠極託致意向語已達用報知之歸期度在冬
間必遣長子回畢姻客外諸事不肖倘得畢此一事其餘
亦逐漸祛遣聞四哥兄弟分競不已曩望其長進識達道
理今既如此復何所望相見之頃須責以大義庶使先叔
九原無憾也每見人家昌盛者子弟出人前皆循匕有禮

胡公文集

卷十六

八

誠可嘉敬渠兄弟幼失父師之訓一變至此深可悵歎本
隱忍不言靜思不言孰與言者猶冀其改悟倘不遠復可
以無悔以遠別瞻拜無期遂不覺觀縷春寒伏惟奉
大夫人千萬慎重不具

與王所存外兄 顧山

去歲知有赴京之期謂即可握手以罄久別之懷不意使
舟已達采石遽然返棹令人悵匕不已昨令即來承教札
奉誦如覲顏色并審宅眷俱安甚慰甚慰但聞長令即棄
世豈勝傷悼何以家門遭此之變度哭子之動不能為懷
然修短有數幸加寬釋其守職如舊今春蒙 恩頒賜誥

命封贈二親榮及存沒第愧才薄力劣無由報稱
老母年躋八十且喜且懼久曠省侍為罪深重顧此不肖
之身

君親罔極之恩實難酬答望老兄時惠教以警其不逮幸甚
幸甚長兒種在家廢學二稔子又皆無師錄七小人之歸
又重以此為憂奈何奈何令即回謹奉此楮相晤無期暑
中加愛不宣

與楊諭德手書

夏初匆匆一別殊覺愴然每翹首南望此心未嘗不在左
右人來輒詢履況審起居康勝甚慰下懷比宋尚書至承

胡公文集卷十六

九

惠教扎憂鬱中得此足解懸渴但未知何時可遂玉堂佳
話同伯居鄉有音問否有便時望箴教之庶幾其長進此
情惟僕與足下近勉強應制文數篇附去令小兒呈上
求教所需東岳廟碑文當即打奉寄僕欲集廬陵先賢傳
足下收錄事蹟幸望見示鄉里友朋有收輯者亦望掇拾
見與庶共成此事晏彥文近相見語及此亦甚喜彼亦錄
得事畧一本向度闕去已為留下以備參考人回謹此奉
報秋涼慎愛不宣

與楊諭德

新歲緬惟贊翼微猷動履多福去臘承教兼蒙寄卿先賢

事蹟得此良深有助未及奉荅為欠僕閱宋史傳後來史
臣多有忌避凡忠臣臨危憤激痛切之言皆已更削非但
失實甚失當時氣象如君家先正忠襄公傳可見已若此
等者固多皆不可據僕嘗以言行錄參入此未經後來改
竄之手事較實落六江湖文獻乃為可徵鄒淵
傳宋史中缺板此不可得望錄見示然此編亦漸次可成
乏人代錄必自經手以少暇時不能即了第得草稟就工
夫過半矣更希博采以增所不及子魯即中南還謹致此
楮二兒時乞提撕教訓使頗知道理拜賜非細令即阿稷
必長成同伯有家問否亦時望警策之向瞻保愛不宣

胡公文集卷十六

十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七

題跋

老拙解

書碩畫後

題化度寺碑後

書劉氏族譜後

書時苗留犢卷

書徐茂建傳

書藍溪阡表後

胡公文集卷十七

目次

書許益之所書學箴後

書胡直翁墓表後

題先賢遺像

書韓復陽墓誌後

書柴望傳後

書陳縣尹墓銘後

跋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書劉仲修手帖後

書竹林七賢圖後

書金壁孫氏族譜後

題酺宴圖

題諸賢臨帖後

書揭文安公詩後

書貞白生傳後

跋朱編修贈言

書前進士鄒奕詩後

跋褚河南墨跡

題楊待制墓碑後

題劉子欽所藏六帖

書嚴壽堂卷後

書墨莊卷後

書高閑雲集後

書楊待制墓銘後

書金守正先生詩後

書宋黃表官告後

書鏡方蕭處士墓銘後

書桑園周氏族譜

跋時敏齋詩卷

讀耽黎生傳

書康氏族譜後

卷之十八

題跋

書吳處士伯岡墓銘後

書劉處士墓表後

書遼府翰墨後

書巖子山所書捕蛇者說

書韓布字說後

題朱文公約游金斗詩墨蹟

胡公文集卷十七

目次

書誠意堂卷後

題文敏公書嵇康絕交書

書文丞相傳後

題許氏戒子詩後

書丞相周益國文忠公題湯氏別業詩序

書肥水報捷圖後

永樂元年應天府鄉試策題五道

永樂九年應天府鄉試策題五道

卷之十九

雜著

牛李維州事	唐憲宗讀國史
周禮考疑	季布止伐匈奴
季布不死	魏豹呂后之言
申屠嘉	心大心小
燕書	劉給事
白著	四凶
李杜酬答	賈陸言仁義
陳平用陸賈之謀	李廣好殺
張湯杜周有後	張騫
漢重乘車	公孫弘節儉
翟義李敬業	東坡祖黃生說
龔遂實對	三王生
啄啄不同	漢書記事不同
駝封	易卦
張辟疆	記李白帖
記古詩	記鸛鵒布谷
記漢高王莽	通鑑提綱
唐太宗征高麗	橫渠所言
儀禮難信	李若水何臬
天曆甲辰之符	江上漁父京口舟人

胡公文集 卷十七 目次

三

胡公文集 卷十七 目次

四

鄭子皮	蕭何聽計
子產對問疾	韓信為將
記高昌碑	記徐元張旺東擊
灌嬰井	召平
序戲	作文引援
侯文之言	溫嶠高歡
記姚暹錫	讀朱子語錄
記螢火丸	記雀錫
記水網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七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稷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 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閱

全弟 拜恩 校正

題跋

老拙解

吾性樸愚不能劇方以為圓揉曲以為直飾辯以為詞狡

胡公文集卷十七

一

媚以為智故動則改寔言輒衝突凡百所為齟齬杌隉人皆謂吾為拙吾應之曰拙吾所得於天者吾不能自知而人知之吾固無以逃吾之拙也且吾固未老也而拙尤未足以盡吾之無能而又加吾以老拙則吾之拙甚矣或語吾曰子拙如是宜日見嫉侮於巧者雖極困辱而不自知子何不祛子之拙而趨於考也吾誦周子之言以解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考者賊拙者德巧者由拙者吉吾固不能易吾之拙而為巧其心終老守吾之拙而已或者聞吾斯言恍然而寤豁然而釋慨然而嘆擊節以賞吾之拙也

題酚宴圖

右酚宴圖不知何人所畫始亦不知其何名後人因見其十八人偶合於唐文學館之數遂直以為十八學士因其飲酒遂名曰酚宴圖且指為趙文敏公所畫謝先生子方亦信其言而無所疑而李先生伯高亦辨其非唐十八學士明矣然猶信其為文敏公畫以予觀之此畫逸其首所存者蓋其後半耳其全固不啻今之十八人而已若文敏公所畫必親題識其名不如是之草也余嘗侍 武英宴間得 賜觀古書畫自唐宋以來諸名家悉得辨識至於一圖一畫必首尾聯屬宛轉意態不窮必著畫者之名於

胡公文集卷十七

二

所畫之上考之畫譜無一不合者文敏動則古人豈嘗見一筆不用書印余未敢信其然今此圖筆力亦清勁亦必能者所作觀其沈酣於麴蘖之餘棄縱於禮法之外固為可醜亦足為戒其亦有所取爾展卷觀畢用題其後并為之辨如此云

書碩畫後

翰林典籍王君文英持其先世仙都公手書一卷示余始於諸葛武侯見先主策終於寇萊公澶淵之議凡九事題之曰碩畫其子魯齋識其後予觀之竊有以見君子之心也夫聖人之道載諸方冊雖一語之多足以垂訓於天

下後世顧不之書而惟及此數事者蓋必有所為歟方金
虜鴟張宋室南渡小人當國因循忍恥不復敢舉措忠謀
謹議之士憂深思遠志欲復讐語財出喋即見謫逐投死
於荒域之外有識之士為之疾首疚心公非有見乎此而
為之者歟自古明哲之君未嘗以言罪人致此焉以求天
下之言而猶恐人之不我告天下之賢者聞其好言如是
苟無所欲言則已如有所欲言則必奔走而相告惟恐後
其肯有所諱而不告歟故天下之事無所蔽而功業可成
治道隆盛若高宗不明於燭理昏瞶於知人諂諛者得以
競進鯁直者反加黜辱此其委靡頹墮終於不振反是則

胡公文集卷十七

三

中原可復積憤可雪惜其不能而徒使英雄撫膺扼腕絨
口束舌可勝嘆哉若仙都公學問足以有為沉辭一官不
得以盡其言以伸其志畧見其所書區區數事或者尤欲
因是以感動當時之人然亦莫能曉其意而究其心悲夫
昔子朱子欲集韓信見高祖鄧禹見世祖諸葛孔明見昭
烈與王朴之對世宗數策而時觀之然則公蓋得朱子之
遺意歟不然其抱膝吟梁父時耶景仰前修撫卷慨然

題諸賢臨後帖

右虞永興顏刑部僧高閑所臨右軍帖及宋米南宮臨永
興帖金華魯齋王文憲公家舊物也文憲公題識于上其

喬孫翰林典籍文英出示予觀虞永興顏刑部俱以善書
名唐而為後世所重然則古人之得名者誠不苟也蓋由
其不自以為足而取法於古故能各造其妙若高閑昌黎
韓子謂其澹然無所嗜而亦留心於此豈真有旭之心而
慕右軍者歟米南宮臨永興帖亦溯流徂源者也於乎今
之學書者當觀古人之用心未有舍學而能自致者也一
藝猶然而況於他乎

題化度寺碑後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刻真本固難得而虞本今亦不全不
難得也近見此本有真本二百四十餘字以他本補足世

胡公文集卷十七

四

固罕見其真刻間雖漫滅而筆意具存視他刻懸絕近學
率更書者摹倣形似未能得其神情蓋以不見真本故也
使其一得窺此必超然穎脫造詣其域文英宜玆襲之永
為家寶

書劉仲修書揭文安公詩後

清江劉仲修博學能文章尤長於詩善書蓋其餘事一時
名稱籍甚在元時豫章諸才子咸相敬服國初如宋學士
景濂諸名公極見推重有得其一詩一文讀之不忍釋手
至於字亦然於平鄉里前輩不可見矣徒想望其高致余
友金君幼孜出示仲修為其先大夫書揭文安公詩一卷

并字說一通筆力老健誠可愛也遂不覺敬羨書此二後

書劉氏族譜序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予謂為河間後一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五

者有矣日昇之於河間久而不失其可羨也夫豈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貞白生傳後

漢楊伯起為郡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為開產業伯起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夫其言如此天下後世舉賢之而取以為法雖一言之傳而人樂誦之有如列鼎之貴駟馬之富一介廉耻之士而揚芬於無窮以是知貨名貪利不如清白也予讀貞白生傳得其人焉蓋亦有慕乎伯起而興起者也其能如伯起之清白然後可以言貞白矣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毋自戾焉

書時苗留饋卷

武昌王廷傑氏曩為宜山令既滿將去其友以時苗留饋圖遺之按苗漢建安時為壽春令以黃犢駕車居歲餘產犢一及秩滿去留其犢以為初來時未有犢故也後世傳以為美事往往見諸圖畫廷傑得是圖漫不留意及持來京師遂除壽春守視斯圖乃若先兆者也於是裝潢成卷求余言識之余惟天下之物有適然相遇而事有相符不與毫髮方廷傑得是圖故無所庸心而不知其將來之兆已見於此矣當是時廷傑不知而其友亦莫能知獨知之

胡公文集

卷十七

六

者見神有以窺其機焉苟有聰明先見之士必預以告廷傑惜無其人而必待拜除壽春之日始悟昔之相遺者已顯然示其所處之位矣夫以一物之微而關係之重如此而尤大於是者乎凡人之動止蓋有一定不易之數要未可以智力而求之世有處夫卑下弗能安乎義命輒有幽鬱沈頓之歎視夫此其或可以少免雖然以苗之事激詭過中而後世不能無議焉者廷傑獨愛是圖以為今日壽春之徵於苗固無所繫也苗之治壽春惟以此一事著其他善政善教未有聞於後世廷傑能勉其所行如古循良之吏異時著美蹟於壽春豈特如苗之所聞如是而已乎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廷傑尚勗之傳曰有物將至
兆必先余知廷傑將來之兆必有大於是者矣

跋朱編修贈言

右贈言卷者寮友編修朱公文冕初起京師時其師友所
贈之言也文冕別字梯雲以篤謹厚重之資弘偉沉深之
器已見於講習討論之日期之以遠大者誠有以知其然
也今為

天子侍從之臣可以大展所蘊信不負於贈言者予與友冕
同年獨無友朋一言朝夕箴規方此是歎視文冕斯卷益
赧然于中矣苟卿有云贈人以言重於金玉信哉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七

書徐茂建傳

右潞國張公贈徐公茂建序其從子崇憲持來

京師出以示余學士解公為傳於後前國子助教蕭器之
先生哀辭屬而書之是三者均足以傳於永久也而茂建
其將不死矣予觀元季喪亂以來豪門右族超邁卓越之
士泯滅何限至今孰有能知之者若茂建雖死猶生豈不
在於此歟崇憲宜慎藏之永為家寶

書前進士鄒奕詩後

崇憲徐君曩游長安前進士東吳鄒弘道先生與交游極
相敬愛及將別先生賦七言律詩一首贈其行情意藹然

筆勢翻比神爽超越大勝家姪帖諸刻誠可為希世之玩也
書許益之所書學箴後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撰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辭
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
計用表章之間以示予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之
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閭奧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
且予聞麟之事先生克盡其道麟居維揚時聞先生沒悲
不自勝即為奔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
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九

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
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蓋有焉
近世師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
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籍湜輩矧其他乎
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遠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
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
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其領元鄉
薦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

題楊待制墓碑後

右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賢可墓碑銘

元故翰林承旨崇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楚公玄
撰書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楊宗瑞篆額
待制公會孫左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嘗手錄一通
命廣題其後今士奇從兄仲基又以楚公親書復命廣
識之廣於是卷凡三觀之矣每一讀楚公斯文心恒起敬
愛其沈雄渾厚序事切實有以待制公平生公以科第
發身以廉公為政卓然有稱於時始終不易其操在國史
有傳及其退處即固守貧樂道晚節尤高世蓋未之知也
江鄉故家文獻不多見前輩流風餘韻無所考後生以此
為恨今此卷獨存於兵難之餘流落人間復歸楊氏若有

書胡直翁墓表後

右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公儼撰其先府君
直翁先生墓表情哀事覈確然可以傳於後世先生抱朴
蘊貞含輝弗耀潛德之發施及于後可謂沒世不朽者矣
廣亦與祭酒同朝觀其學問博洽論議不陂操履篤實動
循矩度恒不目以為能言則曰此我家尊之教也於此可
以徵先生之行矣往年祭酒嘗迎先生來就養間獲承清
論觀其風神秀偉氣宇溫厚瀟灑絕俗類烟霞中人祭酒

侍立于側父子之間怡然和悅以遂其天倫之樂人孰不
歎羨以為其際遇盛時子受厚祿父享榮養方此以為之
幸既而先生歸于故鄉終于壽考歲月奄邁墓已宿草今
覽誦斯文俛仰疇昔重增感悼雖然祭酒於斯文亦寓其
無窮之悲也所以顯揚其親者固在於是昔歐陽文忠公
作泃江阡表謂蓋有待又云足以表見於後世公以道德
文章故事名節為宋名臣天下後世讀公斯文莫不信慕
則公之所自期必者灼如數計要之不必他求蓋在已而
有以知之今祭酒居師儒之位以道義為倡率修其德業
無愧於古人則光顯褒大於其先人以表見後世者亦有

題劉子欽所藏六帖

可必也廣知公父子者故敢僭書此于後
凡物有可敬可愛者豈不以其人哉苟其人不賢雖其物
之貴重而人且賤而易之其人賢矣雖其物之至微而人
且重而惜之崑山之玉非不貴也以為桓魋之杯則人必
鄙之下澤之蒲非不賤也以為顏子之席則人必重之所
貴在人而不在於物矧其物之可貴又遇其人之皆賢則
人惡得而不重之哉予觀於此六帖蓋可知已自康里公
余忠宣公而下六人學問名節文章才藝表表於世故雖
一帖之微而人愛敬珍襲有如珙璧況其他乎借使諸公

之不賢則是數帖者覆瓿既久矣豈能留至今日於乎甚
矣人不可不勉修其德業觀一事之小可以喻大子欽出
示此帖三復起敬書此于後諸公事蹟載在國史故不更
論有國史不載者則見前數題識毋庸贅也

題先賢遺像

廬陵周克已以道學諸先生遺像示廣焚香拜觀起敬起
慕欽社肅躬節各消盡於手數百載之下見其遺像尚如
此宜當時及門親炙之士有不喻而化克已學者也探索
義理之微玩心高明之域時一瞻仰德容必有得於觀感
之間者矣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二

書嚴壽堂卷後

太醫院院判蔣公用文謂予言其姊子吳中早喪母賴父
長育教訓克底成立兄弟構堂事其父堂成而未有名中
走數千里至京師求名我取易書之義名之曰嚴壽御
醫趙公友同為之記我作四言詩一章以勗之焉執事一
言以為中勉予觀蔣趙之言勗中者備矣何庸贅辭不已
則推用文之意以告之嘗讀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謂也今中父存而母亡用文乃取嚴壽以名其
堂者蓋欲中於其亡者致其思於其存者願其壽致其思
者慕其嚴願其壽者承其嚴承其嚴者所以致其孝肅然

於家庭之間憤然無悖理之為夫如是則父父子子而家
道正推而達之無往而不得其正矣用文以是名中之堂
其意深其義切中尚慙之當求無負於名堂之意

書韓復陽墓誌後

右韓府君復陽墓誌銘刻本金華胡翰仲子撰前中書舍
人詹希元書府君長子奕識其陰其仲子太醫院判公達
裝成一卷求在朝諸公題跋于後不節於予間以相示欲
予一言以識于卷末觀府君之行自足以致久遠予豈
足為重輕然公達有命不可固辭按墓誌府君系出韓忠
獻王裔忠獻為宋名臣豐功偉績照映千古故其流風遺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三

澤被及後世久而不衰宜乎韓氏家有賢婦成此令子如
府君者魁傑有守不為俗情所移真可謂丈夫哉自元末
兵起兩浙失守士大夫偷生瓦合於僭偽間泐忍自售不
為少矣其在當時揚以取富貴氣焰烜赫一旦淪喪如
飄風倏忽府君蟬蛻汗濁生無公卿之榮沒有德華之耀
至今使人讀誦斯文祇敬其行以手加額曰韓氏之有子
孫視彼沒而泯滅無得而稱者蓋霄壤矣如此則誠無愧
於忠獻者也噫德厚者流光遠今公達事

聖天子夙夜小心恪勤乃職又能承籍韓氏之業其後之遠
大蓋未可量也韓氏之子孫宜益修其世德罔俾荒墜

書墨莊卷後

右海陵胡先生記劉氏墨莊事晦庵朱子為劉氏墨莊記所以發揚墨莊之義者至矣今繼之金溪劉令聞謂為劉氏之裔一日持其家先世文翰來燕臺介予友翰林修撰王君時彥微予言識其後予惟劉氏為名族而又有朱子之文章以表稱之自足與天地相為悠久顧予何人言豈足為輕重而敢妄厠名於大賢君子之後蓋甚矣其不知量也辭謝至再而時彥致令聞之意益勤固辭有不獲輒敢妄為之言曰凡人之所以遺其子孫者鮮有不欲崇大屢廣膏腴豐倉廩富財貨以為長久之計劉氏獨蓄圖書

胡公文集

卷十七

十四

數千卷以遺其子孫謂之曰墨莊其去人賢不肖遠甚夫居廣屢享膏腴之奉謂足以不竭然朝炫赫而夕寂寥者何限豈若劉氏廣仁義之澤其來也無窮乎蓋自磨勘君而下至尚書即立言太傅立之秘書立德皆卓犖有聲至公是先生敵公非先生彼侍郎敵引深博雅磊落倜儻又如端明殿學士奉世全州府君符奉職不苟質直平易及其後也至靜春先生子澄從朱子游講道著書篤志于義理之學耕道熟仁收墨莊之獲者大備於是於乎所謂以禮樂詩書之積以厚其子孫者劉氏之先蓋有焉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者則其後為不乏矣將見源白而來

者詎有父乎雖然時有顯晦道有汗隆劉氏之子孫守之益力而不隨之上下豈不尤賢乎已不然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是蓋有忝於墨莊者也為劉氏之後者其尚勗之哉

書柴望傳後

君子之所為惟徇於義而已苟合於義則是非毀譽舉莫能動其中夫林於是非動於毀譽則其所為者偽耳亦烏足與言義哉予讀柴望傳每深致歎焉望杭人也其友曰金觀母死弗能塋哀毀成疾而死已而其妻又死望舉其三喪以塋之或者舉郭元震范堯夫之事以擬之謂望若

胡公文集

卷十七

十五

有所慕而為之者於乎夫烏足以知望哉方望與觀交時其誼固無間於死生及觀之死三喪纍然不能塋雖行道見之尚或瑾之矧望為之友其得不惻然于中耶是以不顧其力之不能為而力為之此其發於至情以盡夫友朋之義夫豈有所羨慕於彼乎世俗罕見盛德之事而反以當行者為異可勝悼哉或者又因望之事而謂時人之不然吁是蓋非人也已遂書此于後以儆于媮薄望有子曰車今為兵部武選員外郎云

書高閑雲集後

北京國子司業董君子莊以其先大夫所賦詩一帙號曰

高閑雲集示予觀其言溫厚和平無險刻峭礪之語真君子之言哉予嘗讀三百篇詩要皆溫柔敦厚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之所以為教者如是而已故先王采之以為風以為雅以為頌用之於鄉閭用之於邦國播於朝廷而奏於郊廟豈徒爭妍競麗類俳以悅人哉若高閑雲集者其猶得古詩之遺意歟惜其不過太平盛治之時與大雅詩人相頡頏於見驚既醉之間而乃馳騁於變風之末晚際治朝獲沾一命而老遽及之奄忽屬續悲夫雖然時之過否無足論也惟其言之可以感人將必有采而為之者用列於樂官予知高閑雲集有必傳而無疑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六

也謹書其後以俟

書陳縣尹墓銘後

右德興令四明陳公壬子漢墓誌銘翰林學士王公景彰所撰稱其為政寬平務盡仁恕不深文不隱惡吏毋敢欺且曰古之人古之人夫縣令親民吏也非寬平仁恕則民不親苟能盡是難古之人又何加焉陳公可謂知所本矣昔太祖皇帝勵精致治慎擇守令故郡縣多良吏若陳德興者夫何美於魯中牟哉今

聖天子式循成憲宵旰圖治於守令之職尤重其選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克承德意如陳公之為政民其有不蒙聖治

之澤哉今公之子敬宗出以示予因書其後以為政者勸云

書楊待制墓銘後

右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賢可墓誌銘元翰林學士承旨學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楚公撰卷待制公曾孫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手錄也廣嘗見楚公親書今又見此卷楚公與待制公同年故序其歷官行事為詳前後凡七遷官所至多異政民有遺頌卒致事引年而去終老于家載諸國史者大槩與楚公所述相同雖炳然有耀此僅得其近者而未足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七

以盡其所至嘗觀申齋劉先生與草廬吳文正公書推尊魯齋許文正公紹程朱之學謂紹許公者則在於吳公也時吳公入經筵為講官申齋謂大明四書五經之用大慰天下之望則深有望於吳公末極稱楊公之賢謂其有為有守夫學至於有為有守亦可謂安且成矣以是進楊公於吳公者蓋謂吳公欲大明道學於當時則楊公有為有守可為輔翼者也知楊公者宜莫如申齋楊公雖不見引用其幸見於申齋之言者有足徵也嗟乎申齋以布衣一介之儒而好賢憂道之意拳拳若此大要謂楊公之學得行則即其道之行也噫使楊公果得行其道於當時則其

所為蓋不啻若今之所聞也惜其止於此申齋亦卒老死而莫之知者是皆命也士奇示廣斯文故僭書其後併及此云

跋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右歐陽文忠公慶曆三年知諫院官告一通太學生歐陽齊歲之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之以為公之學問文章存乎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皆與天地相為悠久顧廣何人而敢輕言也哉蓋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遷代移自慶曆三年至今凡六周甲子三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八

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為歐陽氏家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為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襄同列皆天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為太平可暮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為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為論極君子小人之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仇視之矣昭陵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下後世受公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揭文安公有云歐陽公為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斯言至矣用僭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重此而無忝於公可也

書金守正先生詩後

金君幼孜以此卷索當時能書者寫其先大夫詩暇日亦欲僕寫數首愧筆力不工不足以稱君之所欲特重君之致孝於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情故勉疆用直行草三法為寫數首以表同寅之好他時歸老山間涼暑風而曝冬日時一展誦雖不能已其悠然孝敬之思則又豈能免暮雲春樹之懷乎

書劉仲修手帖後

右清江劉仲修先生與金守正先生手帖二通前一帖蓋仲修被逮時語也然辭理淳正惟拳以二親為念勉朋

胡公文集卷十七

十九

友以進學略無二豪憔悴隕獲之歎此可見其所守臨患難而不變後一帖論詩別朱子之言極作詩之妙仲修以善詩工文能書名於時故其言論皆不苟後有所書絕詩一首并小帖二紙字法皆嚴整今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君幼孜重先友之義彙次成卷徵士大夫之言識其後間以示予予得觀之嗟先輩之已遠挹餘風之猶存撫卷興懷悵然而已

書宋黃衮官告後

右宋永嘉黃公衮官告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饒州司法叅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郎其二

由左從事即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告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奏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告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為檜所竄逐自時厥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雖觀之徒一言契合即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即見斥逐如黃公衮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始一即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於悠久觀

彼歟然而歲忽然而熄者相去遼絕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告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歸于黃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感也非公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太令以青璫為舊物尤重愛惜矧此告乎黃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書竹林七賢圖後

古稱賢者以其道德可以模範於當時而垂訓於後世若孔門高弟子者然後為稱情也其餘雖功如管仲孔子既許其仁而猶見絕於魯西不得以為賢矧其他乎吁人

之稱為賢者夫豈易得其名哉嘗觀晉竹林七子放形骸於物外舍仁義而不由於聖賢治心修身之道茫乎其莫之究然世稱之曰七賢歷至于今而無疑之者於予心有未安焉夫所謂賢者果何所取歟抑賢者之名有二致歟大抵晉有天下士大夫以清虛為宗以曠達為尚故當時競以任放為賢之數子其蓋當時之所稱遂流而至於今日者歟今觀錢舜舉所書竹林七賢圖放唐閻立本家法觀其放情自恣縱棄禮法其在當時猶可想見而舜舉乃謂諸賢各有心流俗毋輕議其有取於數子者吾不得知其意也如山濤者僅可矣其餘則無足取焉世之君子學

聖賢之學者其必不賢數子必曰古之賢者也苟以數子為賢而於此取法則其去賢者之途不其遠哉觀是圖者宜知所取余既不免流俗之譏姑識其說如此知言君子必以余言為然也

書錢方蕭處士墓銘後

廣幼孤孑然以處無以自立而宗之尊姑夫蕭公孟郁極深見愛每勉以就學嘗對大夫人曰是兒不凡不可使廢學以墜胡氏家聲歲時往來輒相尋教語或移日乃休或終宵始罷廣聞其言即服膺惟謹比再見或詰嘗所與語者應答頗無遺乃喜曰是子可教對人言極加稱道及既

州間往其家公每待以賓禮俾坐諸客上廣退讓不敢居
公曰子佳客也豈敢以親序抑子居下姑坐勿辭常念公
愛廣之情實深厚每形於嗟歎數次夫人每曰蕭姑夫酷好
吾兒吾兒甚毋不肖以孤其所好也然姑夫性至孝事父
母尤謹克盡其道爾當効之廣益尊敬不敢少忽戊寅秋
廣爲領鄉薦公走來賀曰吾期子久矣子不負吾所望明
年赴春官公來送別于文江夜同宿于城南王氏明旦謂
廣曰子是行必捷夜者吾夢一物蜿蜒于吾側吾與子同
寢非子之兆而何後喬登進士第而公惠音來京師曰老
夫聞子之捷喜不自勝然子於榮名者既得矣尚當勉力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二二

於其餘其所以愛廣者至矣今冬友人彭君子斐以書來
告廣謂公捐館廣不勝悲慟公之令子忱以利津主簿丁
憂過京且狀公之行求墓銘于公卿間已得銘表於諸顯
達其文足以信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公之名得以相爲於
無窮廣以不才賴公之所愛者深所期者至安得無一言
以識其私乎遂述其情以付于後然未足以盡公之平生
庶亦可以少慰公於九原也

書金壁孫氏族譜後

右金壁孫氏族譜凡若干世余友解公縉紳序其世系之
詳歷之可見然自元末亂離故家右族譜牒淪盡十常八

九惟其子孫之賢者則能采輯而修其廢墜其不賢者視
此爲不急之務吁殊不知人家不可以無譜無譜則長幼
之分乖親疎之禮廢求無陵犯者鮮矣今孫氏之賢者曰
中鼎知其爲先務獨拳焉以爲已事其賢人遠乎哉
然余觀其上世自宋治平間至中鼎方十一世其間世次
恐因兵燹不能無遺落昔歐陽公與南豐先生論氏族謂
其自曾元至漢二百年僅四世自漢至莽世又二百年亦
四世觀其世次久遠而難詳其間不能無遺恨余於孫氏
之譜亦云中鼎幸更加考正以俟重觀

書桑園周氏族譜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二三

余觀解君縉紳序次桑園周氏族譜其所由來之悉歷之
可數周氏世名家雪江翁與余先人爲翰墨交子用與余
有同游之好其學問博洽爲流輩所推解君之所稱者信
不虛也周氏世多賢者自雪江子嗣而止非子耳目所能
知然觀其譜可見自雪江子用而下才俊環偉之士彬彬
然而出不待於譜而可見周氏之澤其有艾乎人惟忠厚
可以致久遠孝弟可以保福慶觀周氏數百年之久而
蕃衍若一日可羨也夫世苟以家聲之足恃而所以致久
遠者不之修則視一體之所出者如仇怨一家之所處者
成楚越雖有譜將惡乎補故譜者所以著孝弟之道也故

觀之者念其所由來則必惕然而有感而陵厲戕伐之風自無有也譜奚可少不知出此惟倚其前世爲夸詡則於作譜之意何有哉余故書此于周氏之譜且以勸諸凡有譜者

跋時敏齋詩卷

右時敏齋文暨詩凡若干首當時大夫士爲順昌黃平仲作也平仲篤志好學故以是名其齋且求名卿詩文以自勵間以示余欲干一言余以爲古之君子務求其在己者苟於己無所得則惟日孜孜斃而後已今平仲從事於斯可謂知所趨向而用其力者歟其肯自盡於中道哉將見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二四

異日之所就詎可涯乎雖然時敏固聖賢爲學之要苟徒知其名而不實用其力求其所依歸則終不能有成順昌本饒雙峰之舊鄉揚羅諸君子講道於東南而一時咸得以沐其膏澤至今聞其風者尚能使人起興平仲能由是求其傳授之奧而致力不怠則庶幾可以上窺聖賢之域設或昧於其所依歸而但取是名以自飾則非余之所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平仲尚勉諸

讀耽犁生傳

生字子琳其性之福之長樂人也

余讀耽犁生傳知其爲介然自足之士也觀其甘心於畝畝之中盡力於犁鋤之下勞其筋骨畧無所惜真高世絕

俗之倫哉或曰古之君子克其學於已則必有以用於世豈以離倫絕俗爲自高乎余曰富貴利達君子不以為必可求而求之貧賤患難君子亦不以為必可去而去之特以命分之何如也生蓋安乎所遇而不求其外者也或曰世之需賢幽人貞士曾不自見而洪忍自售之徒奔走附麗惟恐或後生其有見乎此而不屑於所爲故潔已以矯弊歟余曰非也夫趨競以躁進乃妾婦之道而矯枉失正二者均不得乎中道泥生嘗所薦者起之于朝隨以事謝去其心非有所謂矯也若有所矯而爲之生亦不勝其矯矣且其常曰吾耽犁得乎中道夫一事得其中則其餘之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二五

不苟可知或曰於子之言生可謂賢於人乎余曰賢者非其力不食故寧其心窮餓老死而不悔若伐檀詩人是已生其若是之倫歟於是或者釋然喜曰吾於子得耽犁生不然則幾何而不失之矣嗚呼士君子之行已不可以不慎也耽犁生確然以求其志或者猶不之信豈遂以卑汚苟賤之徒其出與處不足以取信於人而使世之聞者併見疑於君子其有所爲而爲之則不可知矣使其無所爲而爲之則其風豈不遐且邈哉太史公曰嚴穴之士趨舍有時然則耽犁生者欲砥行立名者歟非歟

書康氏族譜後

余觀康氏族譜有以見吾廬陵風俗之厚而尤有合於古之道何也古者譜牒之作所以別同異而辨親疎使天下後世無舛雜之患吾廬陵世家故族獨存乎此雖屢遭變更而譜牒不失故寧有飢寒忍死而不輕以售人蓋重其祖宗不肯以紊其傳緒其有過於他邦遠哉康君志高以其家譜示予其始祖至今始十七世十七世之上不得而詳焉蓋譜其所可知而畧其所不可知深得夫作譜之意余家自始祖刺史君而下至今凡二十餘世始祖而上亦莫之詳蓋亦如是大抵譜系貴乎誠實而世俗喜為誇張好聲名而惡索寞往往有失其真者可為之歎也程子嘗

胡公文集

卷十七

二六

言傳神者一辭增損終失其真則子孫為拜他人作譜之失豈特傳神乎故於譜不可不慎余獨羨康氏之譜有合於古故書此于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八

書吳處士伯同墓銘後

右吳處士伯同墓誌銘學士解公所撰也且叙其歷履之詳而有以見處士之行義信其為君子者歟古之為士者不必皆顯達而其所施反有以異於人身往而名不泯昭晰簡策於後世若漢之高士晉之處士是豈必皆顯且達歟今觀吳處士抱篤實之學負有為之才而拂衣高蹈曾何有於富貴之慕其然於去就者有足尚哉而又得世之名卿為表著之將可以傳於天下後世矣其與區區操罔善而無所稱者大相遠哉因書于後以為善者之勸

胡公文集

卷十八

一

書葛魯二公墓銘後

右吳文正公所撰葛謙山墓銘拙文安公所撰魯君僕墓銘二通其詞嚴其事嚴讀之可以得二君之梗槩也葛為臨川望族而君僕以葛氏子為後於魯亦望族也故能得二公之稱道古之賢者積善於其躬而不獲用於世亦有既用而不能盡其才者及其沒也必得名公卿之所知書其行能而傳之於天下後世遂相託於無窮觀二君之事亦若是矣然謙山無一命之榮君僕僅得一書佐其才德非不若人第造物者審其所遇耳雖然不顯于其躬則必在其後世今其孫中遜給事工科為

天子侍從之臣其積於此而發也歟善乎文正公之言曰蓋將有違也其裔信哉不誣中遜又求當時名公卿表揚其先德誠亦賢矣苟能勉其在已者豈不益有耀於其先乎

書劉處士墓表後

校時猶及識劉君子源接其宴笑終日使人忘疲君豐資頽髯如森戟望而竦人敬愛今既沒而其精神尚可以想見觀學士解公表君之墓者誠有得君之平生非交游篤好之至能如是乎惜余識君之晚然猶得見君於蒼顏皓首之時聞諸故老君壯歲時尚氣好義人有不善雖於其師友直折之不隱人以是敬憚之夫以君之好

胡公文集卷十八

二

善若此使其遇王彥方又奚肯多讓之哉而人之知君者其亦皆能如余之所聞否耶今其子姓中書舍人謙命余題其後姑述其所聞以識之

書素庵後

司經正字王君格非持其友魏某素庵卷來徵言予惟素者君子守身之常道非深有所於斯道者弗足以語此此得之而能行者其惟君子乎故於死生富貴貧賤患難視之一致舉不足以動其中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苟以富貴死生貧賤患難為可喜可愕則矣乎是矣又豈足語君子哉格非曰宗冕儒家子也質美善學素庵

其歲修之所今佐大郡有民社之寄而所行不悖致也忘乎素可謂難也矣噫誠如斯言則宗冕其有道君子願學素者用書此以歸之且以自勉

書遼府翰墨後

右遼王殿下所書勤有齋三字并詩一首予中書舍人吳均仲平辭翰清麗文彩煥發信非尋常拘於繩墨者比勤有齋者乃仲平先府君之齋名也仲平克繼承其先志夙夜不忘

王故嘉美之為書此三字與之瞻仰蓋非惟有光於其先將有光於其後世也詩所以別仲平者詞氣雍容情意懇

胡公文集卷十八

三

至有小雅詩人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之意觀於此可以見賢王好賢之心而仲平之得此者有已也夫宜固藏之永為家寶

書重修宗忠簡公墓碑後

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世治則君子進而小人退世亂則小人之計行而君子之謀不用自古莫不皆然若宗忠簡公澤之在宋是已當金人入寇萬葉南遷衆欲偷安一隅咸以主和為議公獨抗章請還故都以係人望曉累上輒為小人所沮志不得伸疽發以卒當是時使公之計得行則河北可復南北播遷之耻可以潔雪惜公之計不用

遂使犬羊之腥汚濁中夏而宋之宗社幾微矣雖公之不幸言不見用是亦宋之不幸也千載之下人心之公言公之事莫不下淚惋惜公之墳在京口汝山舊有雲臺寺僧為之主守田若干畝以奉歲時祠事今寺已廢墳獨無恙前太守金華劉君伯靜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即謁而拜之修其殘缺復其墓田令龍華寺僧守之且召其子孫歲時展省噫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先務矣夫舉廢墜而屬風教雖曰太守之職亦由公之忠誠結於人心者自有所不能已爾故死猶不死若汪黃輩邱隴牢落埋沒於荒烟野草之間過者孰不嘖罵之矧能得人之愛敬如此此可以見

胡公文集卷十八

四

後公之公論劉君乃序其事既刻諸石復書于卷因以徵于書此于後以見君之為政知所本庶幾後來者有所勸云

書巖子山所書捕蛇者說

右元康里子山所書唐柳子厚捕蛇者說題其後曰為魯君雋書筆勢超邁俊麗可愛余嘗讀其傳稱其風神凝遠制行高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今觀此書誠如所云可以想見其風采然謂其博通群書得誠意正心之要故其事文

宗嘗以聖賢格言講誦於側事順帝勸其務學凡經傳奧義必反覆紬繹感動帝衷遇事盡言不隱有古烈士之風而能書特其餘事或者不知目其為書家者流不復道其學問事業之盛甚矣末使之不足尚也雖此書之工能起人敬愛亦徒然莫得其心余嘗觀其以子厚梓人傳反覆論說於其君之側今是篇者豈徒然乎亦必有所謂也其筆法之妙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待予之評論余言亦豈能為之輕重哉工科給事中葛中遜氏曾君之裔孫家藏此卷出以示余求題其後故特發其微意如此云

書韓布字說後

胡公文集卷十八

五

太醫院判韓公達名其子曰布其寮友趙公友同字之曰伯廣且為之說以發其義間徵余言題其後予觀趙公所言勉之備至無餘蘊矣何庸贅辭不已有一說焉士之為學貴於取友取友之道誠非一端要必有所慕耳若司馬相如之慕蘭是已今以布為名者蓋亦有所慕乎古之名布者固多然有賢者焉有否者焉當效其賢者而棄其不賢者在於審擇取舍揆諸中道而已孟軻氏有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以是而求之則進德修業立身成名之功益加廣矣斯即趙公所期之意亦必不負乃翁所願也

書東舉卷後

洪武辛未秋予遊閩寓三山客邸時前國子博士鄭公孟宣家居近烏石山下日相往還登覽吟眺適興於詩酒文字間獲識諸老先輩一時才俊魁傑之士咸得納交前溪陽司訓林君伯予其一也伯予學問博洽資性醇慤不事表襮世家長樂為簡肅公之裔鄭公常語予曰長樂多故家衣冠文獻尤盛其山川秀麗甲於他邑名賢遺跡考求咸在邀予同游者屢矣每將行輒有所居一日作興及臺江夜宿湧泉庵艤舟待明發復不果既而數約為鼓山之游或牽於人事或沮於風雨又不果友人周又玄戲予云

胡公文集卷十八

六

長樂可游當必去鼓山須上莫窠回蓋相激耳繇是竟不能往予歸自閩掃絕江湖之蹤二千餘載而聞之諸老先輩皆已凋謝舊交相繼淪沒往年又玄物故比歲鄭公捐館歸然靈光惟中美王君伯予二三人而已俛仰疇昔愴然于懷今春伯予起復來北京邂逅于萬寶坊之官舍手持其先祖東舉詩文一卷示予皆故元名公所作讀之益重予所感恨昔之不至長樂以觀故家流風遺韻之美又不得縱覽東舉以盡其奇勝今雖倣像於詩文之中而遐想遠慕心神遙馳於彼矣伯予徵予言題其後顧以淺陋奚敢廁名於諸公之末特念故游不能忘情輒僭書此以

著久要之誼至於東舉則無能有以傳其奇偉也第什襲此卷末為家寶

題朱文公約游金斗詩墨蹟

仰瞻翰墨天光日華遐企德容海涵春煦後學豈容贊一辭廬陵胡廣焚香三復再拜謹識

書誠意堂卷後

熊君自成以誠意名其堂士林諸君子或為之記序或為之箴銘或為之詠詩發揚其旨無餘蘊矣自成間求予一言題其後愚不佞惡敢以與此竊惟誠意者孔門傳授心法大學進德之基子朱子釋其義者至矣淺陋何容贊一

胡公文集卷十八

七

辭自成但當用力以持循乎先儒之言研精以窮究夫聖賢之蹟真知實踐自然造詣其域透此一關無限關美又奚待乎愚之架屋上之屋也哉遂僭書此于卷末以歸之

題趙文敏公所書畫錦堂記

朱子云文章至歐陽公而後豐腴又云至歐陽公而後暢今觀趙文敏公所書畫錦堂記字畫精妙渾然如刻玉與歐公之文蓋相稱也此文舊為蔡端明書豈文敏欲與端明爭衡耶尚書夏公家藏此卷蓋不但嗜文敏之筆法其必有在於魏公之事業耳

題文敏公書嵇康絕交書

懷素論書法云心手相師勢轉奇又不如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觀文敏公此書筆法嚴密欽宗自如變化入妙蓋得累丸承蜩之法者歟論者謂公書多出李北海竊謂使北海見之亦必低頭拜東野矣公嘗自云更後百年未知有此筆法否此語雖戲要知亦誠然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關有抵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又必參諸

胡公文集

卷十八

八

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憲夏伯時亦以鈔板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略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中主岳申之說為多并取証於丞相文集受其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此之夷齊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為特立獨行窮天

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意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饗富貴其視丞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韶觀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求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此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疏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瞶異同莫

胡公文集

卷十八

九

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為替也

書袁鏞傳後

宋德祐丙子元帥入臨安都城無結草之固董文炳經畧兩浙列郡望風披靡仗節死義之士蓋寥々無聞讀史至是不能無慨乃今於百數十年之後得鄞進士袁鏞傳讀之云其在當時守死不屈由此觀之史失錄者有矣呼若鏞者使其守一城保一邑其肯輕以土地授人耶惜不見於用徒以一儒者施口舌為干櫓卒九死而不悔視彼庸

敏裸將之士為何物事恒有湧於前而顯於後者夫固不
沒人之善也鋪事幾無傳矣賴其曾孫太常丞珙之子中
書舍人忠徹以表彰之鋪之志遂得以暴於後世世故有
徇名而亡實者若鋪之為豈徇名執特以天理民彝之迫
于心有不可抵焉是以就死如歸後之人得其心而不遺
其實可無愧於前人矣

題許氏戒子詩後

太學生天台許敬軒以其曾祖得靜所為戒子詩求予題
其後予觀得靜之能教諸子之能守先廣其家聲而不墜
今予而又孫相承如一於以見許氏之慶綿而不竭益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

於一詩之訓乎詩之感人深其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
益敬守不替則永世不微矣昔衛武作抑詩以自警其言
有正心誠意之極功後之人讀之者興起而成德使其子
孫能守而不違則豈有父子夫婦大亂之道乎不寧惟是
使太康克守禹訓不忘典則又豈有覆宗絕嗣之患推之
一家一國莫不皆然夫事雖小可以喻大故予題許氏之
詩而并及之

書丞相周益國文忠公題湯氏別業詩序

廬陵忠節名天下自歐陽公以古文振天下之宗明主道
之本楊忠襄以身死國文節憤奸執柄不食以死忠節公

以諫忤高宗之聽益國公以身致乾淳之治厥後文丞相
之死又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是數公者雖居廬陵
之英華是亦國家之元氣也其文章事業具載簡策天下
之人口傳而心識之間有得一辭半語寶之如珙璧兼金
非惟以為貴而實以為榮也吾里湯氏為鄉著姓丞相益
國公有詩題其別墅今湯氏之別業雖淪於陵谷變更之
餘而子孫之誦其詩者肺銘而心刻之矣詩存猶別業有
也於是求時之賢士大夫題而藏之以示于其後前進士
若鳳高先生既題其首桂隱劉先生復書其次吏部侍郎
顏公子中又為詠歌之而吏部辭翰之妙固無愧於益國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一

之詩而其盡忠一死尤無忝於忠節也湯氏子孫均寶惜
之不亦宜乎嗚呼後數百年存是詩者尤以為光榮矧其
時宜何如哉今文恂為湯氏之賢子孫復將詩文表而成
軸欲求時之名卿以顯揚之以余為鄉里舊好且嘗親侍
教於吏部者干一言遂忠其僭妄書此于吏部詩之後姑
以識余景仰先烈之私俾湯氏之子孫守而勿失非徒以
為翰墨之光而實可以為家聲之重也

書肥水報捷圖後

君子之觀人當取其大而畧其細其大者有可觀則其細
者雖有可議亦在所置若惟取其大而不畧其細則天下

無令人矣謝文靖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名重當時而稱於後世然矯情鎮物之議古今不免君子於此蓋亦少恕哉以余觀之文靖有高世之志而貴寵喜辱曾不足以動其中及其當天下之大任乃遠衆舉親不恤物議於是有所肥水之捷收効之速如此非其識之明而舉之當安能若是哉方是時符秦以百萬之師有投箸度江之舉意輕江左其志驕盈在法必敗公豈不知其然而廟筭神機已定於未捷之先故驛書之報置而無喜及過戶限而折屐齒或亦適然之遇而談者以此測之過矣余以為公之不喜或者以中原久污於腥膻方當經營謀畫以為蕩滌之舉而

區此一勝何足自矜以中原未復為可憂故淮肥之捷不足喜也或謂當時之捷秦師解體乘勝長驅克復舊物如反掌耳惜其燕安江左無意北向卒失其機而使與年氏之業終於不振職此以咎公然不知旋定淄青遂收幽冀置戍備守而國家之力有不能給不幸溫輿之憂忽形金鼓之破速識而公之命遂殞幼度繼亦以病求解天不祚晉豈盡公之不能哉世徒觀公之迹而不究公之量所以往也索瑕玼於瑾瑜苟得其纖毫則遂以為非美也夫江河之大非蹄涔之可比岑樓之高豈寸木之能齊觀其汎海派濤長方悚懼而已獨舒悅恒溫陰有移晉室之心所

忌者一二人而已王坦之齊名當時新亭之迎倒執手板公談笑以挫其氣秦師百萬震壓疆境命駕出游夷然無怖其雅量素如此矣而世之論者何獨屑心於其細故哉於乎有公之量然後能知公之事無公之量而欲論公之事者是猶睹邱垤而輕太山也

永樂元年順天府鄉試策題

問治天下之道教與刑而已稽之於書舜命契以敬敷五教命皋陶明刑以弼五教是教與刑相為用而不可相無也伏讀

大誥有曰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蓋與唐虞同符而合轍矣然教固不可廢而刑或有可措果由何道而致歟願聞其說毋泛母畧

問鄉飲酒之禮聖人制之以化民成俗也說者謂鄉飲有四其四者之目可得而言歟抑不特四者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也夫王道之大無以加矣聖人於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四

鄉飲而見王道之易何歟然其禮不行於天下矣我

國家申明古先哲王之制頒示

大誥行鄉飲酒禮於天下欲使斯民咸化於善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於古者儀文象數之詳獻酬辭讓之節與夫今

日準酌之儀諸君子行之有素矣請詳陳之以觀所習

問昔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以垂憲萬世六經之道炳若日星說者乃謂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情性禮以謹節文春秋以正褒貶經之垂憲果若是而已乎若然則五經各一其用而不能以相通矣抑別有其說乎諸君子講之熟矣請悉言之以觀所學

問三代以降有漢之治矣至於文帝躬修玄默務在寬厚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幾致刑錯近古以來所未有也然而為治之吏獨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而循吏少見其名何歟豈有之而史不錄歟至于宣帝治有不逮而循吏之名見於史傳者不一而足記史者何詳於此而略於彼抑必有其故歟夫論治至於文宣載籍之於史漢亦學者之所常講而不廢願聞其說以觀所蘊

問為治之要莫先於禮樂夫禮樂有本有文非本則無以立非文則用無以行昔者顏淵問為邦夫子以四代禮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五

世常行之道他日夫子論三代之禮而又欲從周何歟禮樂之事諸君子朝肆而夕講幸詳言之毋隱

永樂九年應天府鄉試策題

問六經皆孔子所定易序彖象所以釋伏羲文王周公卦爻之辭而文言總釋一卦之義何以止於乾坤書斷自唐虞下迄于周何以終于秦誓詩有風雅頌之名所謂風者列國之風而雅則朝廷之詩頌則宗廟之樂王風宜為雅何以為風魯諸侯之國也何以有頌春秋天子之事也何以託始於隱公褒貶殊致也何以折衷於三傳禮樂之書不全三禮之說何據五經莫重於祭而軍禮何以無傳六

經之道同歸諸君子講之有素願聞其要以觀其蘊

問周禮大司徒以御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六行以孝為先故漢初復孝弟之科其後興孝廉之舉求曾閔之孝夷齊之潔以勵風俗所得人才賢否相半豈化之不下究歟抑見廉而不舉不察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勵精政治恒舉孝廉嘗降清問故著明孝章於大誥續編既總序其綱又詳條其目家傳而人誦之也宜者勉於實行而尚廉耻何令牧民之司不以廉名稱者十常八九伊欲使孝舉而廉興其道何由願悉言之毋隱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六

問洪惟

國家建立學校以樂育人才厚其廩餼復其徭役

恩至渥也士之居其間者得以朝肄而暮習所講者皆聖經賢傳之旨所聞者皆忠君澤民之道比年選其才者貢於胄監三年大比與其賢能而升於有司或為進士而任之以官或為監生而委之以事往其所用非所學所行非所聞補報之意茫然顯揚之道何在致

大誥三編有進士監生不悛之嘆若是者豈學校不足以得人歟果師道之教有不立歟抑亦人性有不可移歟諸君子發身學校必明見其美其詳言之毋隱

問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至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續其後事實穿經傳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問斯亦勤矣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稱遷有良史之才班固作西漢書未免多仍其舊固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范曄稱固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覽之不厭豈遷之學有不及固歟學者之於史漢蓋常久而不置其於固之譏遷曄之稱固可得而悉數歟其優劣可得而辯歟請詳陳之乃所願聞也

胡公文集卷十八

十七

問道統之傳至孟子而止矣宋濂溪周子出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其教人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獨不言學孟子之學何歟二程皆周子之門人也先儒謂伯子可比顏子叔子可比孟子二夫子所成何其異歟伊尹稱明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續孟氏之傳又若在程子而不及周子何歟周子發明太極圖以闡不傳之微邵子推演先天圖以析幾畫之秘其旨同歟異歟二子皆有功於聖門其與顏孟果孰可以比歟抑別有說歟濂洛之學諸君子亦能聞而執講之矣願聞其要毋泛毋畧

卷十八畢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九

雜著

牛李維州事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為唐患屢興屢敗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唐末以來其地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而後其地無歲日國計置之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胡公文集卷十九

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帝舉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服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脚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

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人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述其情奔成都李

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嚴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恥事下尚書省集

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苑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立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平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羣衆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

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惕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不可道善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此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喪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咸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

神宗不聽遣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未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嘗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

唐憲宗讀國史

憲宗銳於政理謂宰相裴垪曰朕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

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政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力扶救垪等舞蹈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按太宗創業之君始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致太平輔弼左右共成治理貞觀之初相房玄齡杜如晦同管朝政引拔士類咸得其職王珪魏徵讜言善諫絕無糾諍事有可稱溫彥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胄之處煩治劇衆務畢舉劉洎馬周岑文本褚遂良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皆以政事為時所稱其間或以小

人參之若宇文士及之便佞修肆封德彝之偽行匿情論議反覆蔽賢不舉為貞觀政治之累然當時賢人尚多太宗立本深固故不能為害及其末也用一許敬宗奸諛險殘狠狡賊卒為宗社大禍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此所以佐唐中興也若張說蕭穎之文學李元紘之清儉韓休張九齡之骨鯁又若盧懷慎源乾曜張嘉貞杜暹輩雖無長材然能以公清勤儉自檢猶憺一職故無得無損開元之初治政可觀及其後也侈心日縱放遠直臣任用奸邪若宇文融之辯詐與利啟培尅之端李林甫之傾側市權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

蔽欺耳目妬賢嫉能奸險深刻陳希烈之媮佞阿諂左右巨奸楊國忠之貪淫固寵擅作威福遂成播遷之禍幾亡天下用君子小人其得失如此後世宜視此以為鑑戒憲宗讀二帝實錄必有以見乎此委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武元衡崔群韋貫之裴度等為相然諸人互有得失要不失為賢其最優者惟垪絳與裴乎故能致元和之治及其後也用一皇甫湜為相聚斂句剝姦妄巧媚以進妖人貽為身禍何其所為先後之鑒乎豈君子小人果難辨乎要之非言之難而行之為難也史載憲宗嘗問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此聖賢大學之道垪舉以

為對誠為美矣惜乎憲宗不能再問堦亦引而不發使憲宗知正心之道則又不為小人所禍必能取二帝之長棄其所短力行其至循為三代之君如之何其不可也夫如是則慕先代之言不為虛文矣雖然堦於大學之道蓋未必知也觀憲宗問堦之時堦但當云陛下官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何用舞蹈進賀乎長諛諛之風以來皇甫鐸之奸佞者未必不由此有以啟之也

周禮考疑

周禮一書疑之者非一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五

之書穎穎演疑非周公之完書謂秦漢諸儒多損益之五峯胡氏斷然以為俗吏培克之為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容齋洪氏直以為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按漢書藝文志周官六篇即今之周禮也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歲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以是考之則非出於歆手漢儒傳覽者惟稱鄭康成謂為周公致太平之述故其學遂行於世止齋陳氏謂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

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但疑周禮六典與周官不同惟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竊惟三代之法至周大備夏商之禮有不足徵周家法制賴此獨存孔子從周取乎其文豈不以此秦漢以來率事苟簡先王立法以詔後世不復能行使秦漢之君而能行之則先王之良法美意豈不收効如此則秦非秦漢非漢直與成周之迹比隆矣向後一二欲舉而行之者不探其本而揣其末豈能得先王之良法美意如劉歆王安石是已歆之導莽固不足道若安石之志不惟泥古而又好高觀其對神宗輒以堯舜禹湯之道為言鄙漢唐以下人

胡公文集卷十九

六

物不論其言大矣惜其所行者欲舉成周之事而施之後世致事相低悟使人并疑於聖人之經排軼嘗毀不一而足夫無成周之時又無成周之人而欲行成周之法憂也乎其為難矣故程子曰必有同難於此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近世臨川吳氏考之精詳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乃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以補冬官之缺以考工記別為一卷附於經後則周禮遂為全書一洗千古之疑矣要之用而無弊者必當守程子之言也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亡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譏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博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七

無輪臺之悔矣

季布不死

班固以季布不死為賢謂夫婢妾賤人感慙而自殺非能勇也此言抑揚太過夫為人臣者死生視義何如耳義可成而不死謂欲用其未足則固之言有以啓後世貪生畏死之弊

魏豹呂后之言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疑古語漢人但引為說魏豹反漢高遣酈生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張良有致四皓安太子之功乃學道辟穀欲輕舉

高帝崩呂后德良延疆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后豈道豹之言歟此語必前有之秦二世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與此正相類

申屠嘉

班固謂申屠嘉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斯言抑或未然論輔高祖定天下之功則嘉固不敢望蕭曹陳平論術學則陰謀秘三人者有之至於聖賢大學俱未之見也嘉之斬鄧通請誅鼂錯其毅然之節誠有如固之言豈不勝陳平阿呂后以王諸呂乎

胡公文集卷十九

八

心大心小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儒曰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有物皆病一言心之體一言心之用心之體固欲廣大寬平故能具萬物之理無往而不達若狹小則褊陋固滯則有物皆病心之用故欲小小者精詳之謂蓋心小則密於察理於事無粗疏之失此心大心小之別也

燕書

宋學士燕有燕書不知何以取名豈韓非子所云先王有別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郭人有遺燕相圖書者

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也則治矣非書意也取名之義疑出於此或又以為燕閒所作之書其意殊無謂也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也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殿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

胡公文集卷十九

九

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其大矣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揚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錢杜詩者謂黃四娘詩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者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白著

今人謂物為人徒取去曰白著此二字蓋亦有由唐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

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累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故此二字相襲至今猶云以見載之刻薄而民怨之深也

四凶

宋神宗謂吳奎曰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地耳他日又謂王安石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舉廢稷契亦安肯苟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

食其祿以終身乎奎之言以指安石而發安石之言似指異己者而發奎之言覺寬緩安石之言覺急迫於此處最好觀人德性

李杜酬答

洪容齋謂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考之杜集稱太白及懷贈之篇凡四十五至於太白與子美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巡還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容齋考論如此然以今太白集觀之有沙

邱城寄杜甫詩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邱城七邊有古樹
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
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云醉別復幾日登
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
徂來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觀二詩可見李於杜之情
豈謂不見一句耶

賈陸言仁義

賈誼過秦論謂秦仁義不施陸賈對高帝嘗以為言賈時
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受命而以順守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一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繼使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賈誼之言一轍豈亦有所本哉初
三老董公遮道說高祖以仁不以義義不以力之說高祖
用之卒滅項民用仁義之效如此治天下其可忽此而不
務乎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
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
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

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
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
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
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
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給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
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
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李廣好殺

李廣不得封侯自恨有殺降之過竊以為不但此也以霸
陵醉尉一呵終不能忘及後再用為右北平太守請尉與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二

俱至軍而斬之尉夜呵人乃其職也漢文所以美亞夫者
以其能盡職耳廣以一呵之憾而殺尉獨何為乎廣既殺
降又用私意殺醉尉欲望封侯難矣班固謂三代之將道
家所忌至廣孫陵遂亡其宗豈不以多殺故歟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
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勳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
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考周之跡絕無一行之
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
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

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撫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修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

明公文集卷十九

十三

孫鑿空西域啟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悉睹所謂昆侖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其遠使詳於印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漢重乘車

漢重乘車以乘騎為非韋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鮑宣遷豫州牧郭欽奏宣行部棄傳

去法駕也一馬舍宿鄉亭為毀所非宜坐免大抵車服本以別貴賤明上下先王之制不可以廢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所以昭德行示威儀也漢去古未遠猶以乘車為禮不尚乘騎三國以後人多趨簡便雖不乘車而人亦不以為非矣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

明公文集卷十九

十四

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儉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虛偽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翟義李敬業

王莽居攝丞相翟方進之子青州牧義謀舉兵誅莽當時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遣孫建等七將軍將關東甲卒擊之義敗磔尸東市汙池其宅發其父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唐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天下憤之李英公之孫敬業謀起兵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孝逸將兵三十萬擊之敬業敗逃於海陵其將王那相斬之傳首東都夷滅其家并削其祖父官爵毀冢除屬籍此二事甚相類史謂義不量友懷忠憤發以隕其家謂敬業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五

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竊觀二人之心忠則忠矣惜其志大謀疏舉事無成身亡家滅戮及其先亦可悼也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運殺也轅固曰不然夫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屨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

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子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序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六

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之跡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畧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端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兇賊矣雖然操何足論以或身為漢臣為操畫謀以替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其何足取哉

龔遂實對

人臣有功而不伐能容人之短而不隱人之長最是美事龔遂為渤海太守有治効宣帝徵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廼臣議曹教戒臣也宋曹彬平江南及入見刺稱奉敕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七

江南幹事回初彬之行也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其謙恭不之如此蓋亦聞王生之言歟唐馬周初入長安舍中即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初太宗恠問何也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何武人不涉學能不隱周之長如遂之於王生皆可稱也故并記之

三三生

漢有三王生其一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願謂張釋之曰吾戰解為我結戰釋之跪而結

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戰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其一宣帝時為太子庶子時蓋寬饒為司隸不得遷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王生予寬饒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通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八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其一為渤海議曹教龔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觀三王生皆賢者其屈張廷尉者有以為廷尉用也蓋地上老人之倫歟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為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釋之退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及景帝即位釋之恐誅稱疾欲免去欲見則未知如何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此王生所以報釋之者也其告龔遂者使遂不聞其言則必自陳渤海之功烏得有長者之褒釋之與遂俱能用二王生之言故能保身成名獨一王生之言不見納於寬饒使寬饒能采王生之言則必終其身而無患噫賢者之言亦何負於人哉

啄啄不同

東方朔傳兄益高者鶴俛啄也啄即啄字竹敬反東坡韓幹馬詩云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涉鶴俛啄以啄為啄

胡公文集卷十九

十九

協鶴字韻啄字音不同豈公之或本朔傳而自為說耶不然亦用之誤耳

漢書記事不同

漢書一事兩出不同者云而傳單于書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漢未瘳噲又面謾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匈奴傳高后時冒頓驕延為書使

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鼓弩今歌陰之穀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樊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

邑賜之以書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樊邑無罪宜在見赦以布一人言兩處所載不同前說本於史紀後說不知何從出也中間二書嫚穢尤甚在班固所當刊削不宜留汙簡牘史記拾匈奴傳但書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數語而足斯為得體於此亦可見史記漢書之優劣也

駝封

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顏師古謂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杜子美詩紫駝之峯出翠釜亦言其肉高

如峰然則封峯不同二說孰是但封字尤古而峰字亦明
白要之無害於義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則其應
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在已凶為在人往已不應則
歸咎於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
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太卜謂
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迺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
連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繇當初時必無喪師之耻而卦為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

可徵矣噫蓍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張辟疆

惠帝崩呂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為
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
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
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
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觀辟疆所言為陳平一身之謀而
不思為漢社稷之計當是時使諸呂將兵居中用事苟有
之志視去絳侯朱虛輩如薤草芥易置劉氏如反掌

耳平亦豈能自安哉諸呂本皆庸才無能為者故一旦得
而禽弼之漢之不為呂氏者幸爾辟疆年幼好謀如此無
乃猶習其父風使留侯而在其肯為此計乎陳平佐高祖
定天下秘計滿懷何以輕聽其言卒啟王諸呂之議猶且
阿諛順旨而莫知止果何為者厥後雖有安劉氏之功僅
足以贖前過

記李白帖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右高齋漫
錄記夏墨家歲太白墨蹟十六字又太白象耳山留題云
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水壺也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

此帖在雅州郡齋未知今存否然皆不可得見今觀其詞
超出物表要自是太白口中語他人不能道也又樓虛月
白秋宇物化于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此亦太白語也

記古詩

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此古樂府三叟詩也葛蒲花難
見面古語也見施肩吾詩然此語人之常道及問所出則
莫能對因筆記以備遺忘

記鸛鵒布谷

考工記云橋輪淮北而為枳鸛鵒不踰濟路踰汶則死此

地氣然也春秋書鸛鴈來巢所以紀異也今踰濟之北而多鸛鴈豈亦地氣使然歟康節於天津橋聞杜鵑以地氣自南而北北至漠北多聞布谷則南方之氣益遠矣

記漢高王莽

漢高祖初入關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王璽後即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及王莽篡漢亡失天下亦以孺子嬰莽乃脅取傳國璽高祖得天下甚明白何其受傳相似莽雖不足道所謂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自曹魏下至趙宋得失報復往亡皆然故劉因詩曰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三

家七歲兒此言甚有深意

通鑑提綱

朱子云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今綱目則書曰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與前說異豈後來有所更改歟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警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

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與念兵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群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動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四

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曷用陛下之策此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為賢使果為悔過實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為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借此以樹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絕於東征之

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啟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聞聞之疏乎由此觀之曷嘗有悔過之實積鑒蓄忿久而不解至于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夷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玄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橫渠所言

橫渠張先生云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此雖先生所行之實而自云尔者似覺有矜氣然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亦矜乎要之大賢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二五

君子躬行之實不如則道不見其自言如此者所以誘進學者在大賢則可學者未造其域則不可也

儀禮難信

或問程子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程子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言事可已耶若此等難信也愚謂問名之後而卜者非卜昏姻之吉凶蓋卜納吉納幣之日也未知是否因筆記之以俟博禮者

李若水何桌

靖康之難金師入汴京欽宗往金師而還及再還帝至營

帝有難色尚書右僕射何桌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及帝至虜營虜逼帝易衣若水方抱持而哭方詆罵虜後竟死雖然若水區區之死豈足以贖勸帝再行之罪當是時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去而桌與若水獨以為可然則陷帝者桌與若水也使其行時能如唐恪之言曰一之已甚豈可再乎則帝必不往帝不往則無播遷之辱意如若水輩乃宋之賊又豈可以列之忠義乎此宋史失討賊之公也

天曆甲辰之符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二六

天曆終是甲辰君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議者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譙光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偽託之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譖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按此議引據甚正蓋當時虞揚諸公在朝故有此議是能引其君以

當道者也使其過譖諛者附會以成其說則必貽後世之
笑矣故凡論事者必當援古以證今折衷於理而後可也

江上漁父京口舟人

伍胥奔吳至江追者在後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
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
國之法得伍胥賜粟五萬石爵執陞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宋文丞相脫京口趨真州余元慶求舟許以白金千兩其
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不受夫
伍子胥通跡以報父仇文丞相脫身以圖存國當間關危
險之際而遇濟若此千古之下事有相類蓋薛劍漁父與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七

辭金舟人其志皆賢俱隱晦無名惜哉

鄭子皮

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不可以操刀
棟折製錦射御四事反覆曉譬之子皮善之曰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昭公十年晉平公
卒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將以斂行子產止之曰喪焉用幣
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
君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

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
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
克也按子皮始言雖家事亦必聽於子產子產知其難也
故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及是如晉將以幣行子產言之
豈非抑心所謂危亦告也而子皮不從卒如子產必盡用
之之說是何與昔之言相戾乎及其反也雖有悔過自訟
之辭而亦不足以償拒言自用之責噫觀此可見從善之
為難也或曰子皮之事與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同乎曰其事雖不同論其私心則一也先儒曰君子務窮
理而貴果斷二子俱不知此矣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八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何
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
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韓
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使拜丞相為相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吊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
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
心夫置衛之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七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猶尊之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貴買田地賤賞資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說按何處危疑之地爰之平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為安易疑為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獻計以斬鍾離昧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胡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九

子產對問疾

春秋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歷舉以對謂實沈祭神臺駘汾神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晉侯以子產博物君子也重賄之七年子產復聘于晉上侯有疾歸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

之明子為大政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按子產前說病不在山川星辰之神在君身出入飲食哀樂斯言甚正大後說又惑於夏郊無乃迂遠而近於怪乎與前說相戾及韓子祀夏郊而晉侯有間蓋亦偶然中耳豈真媚於絲之神而致然乎啟後世信妄喜怪者不能無責於是也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卿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十

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鬪乎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己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

有泝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記高昌碑

近年朝使往西域回摹打高昌舊碑六本來進其一重光寺銘大魏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廣平司空仲豫為鎮西將軍交河麴子緯作謂子緯為昭武王第五子今上之親弟後有章和二年出臨交河郡之語其二記寺田園刊之碑背首云和平九年辛未歲八月二十九日有子緯官爵末云延昌十年庚寅歲謹樹玄碑用傳不朽其三石衛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

將軍領宿衛事麴毅芝追遠寺銘大周麟趾殿學士晉國弟侍讀朱幹撰中云毅芝今上之從兄祖鎮京將軍橫截公鎮衛等將軍田地宣穆公冲考建武等將軍開定陽著龍驤等將軍橫截太守孝真世父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親執玉帛朝于京師末云延昌八年歲次玄枵律中太簇上旬刊訖其四無量壽窟銘太學博士明威將軍令狐京伯撰中云魏氏元堂公主獻文王之女張太妃所生今上之親妹末云延壽七年庚寅七月下旬刊訖右前四碑皆用俳體蓋高昌之文非中國之作中間事有可疑字間有異故知其然高昌本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

也自拓跋魏以來金城人麴嘉奉命為王表請經史子籍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集學官子弟教授故其人多能文染習華風魏氏立國數世私署官職有令尹公左右衛八長史五將軍八司馬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等官要之不但此也亦必自稱尊紀年何以見之其重光寺銘為麴子緯作稱昭武王第五子今上之親弟與後追遠寺銘稱毅芝為今上之從兄及後無量壽窟銘稱公主今上之親妹者知其為稱尊也所謂章和二年者非魏之年號章和漢章帝紀年所謂和平九年辛未者和平雖為魏文成帝紀年起庚子終甲辰止五年而無九年辛未所謂延昌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

八年十年者延昌雖為魏宣武紀年起壬辰終乙未僅四年明年丙申為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延昌無八年十年所謂延壽者亦非魏周紀年然則章和和平延昌延壽者豈非其自紀年乎所謂大魏大馬者不過襲假中國之號耳其右衛將軍領宿衛事麴毅芝追遠寺銘謂考建武將軍開定陽者世父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親執玉帛朝于京師末獲反命仍徂洛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隲者又為噉達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也遺第二子為隲者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

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迎之至伊吾
失期而返二事畧與碑合麴氏自嘉為王再世而下漸習
僭擬馴至文泰驕橫誕妄敢抗上國貞觀十四年太宗命
侯君集討平之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治交河城并立郡
縣徙其子及其豪傑於中國由魏暨唐傳國九世百三十
四年而亡至文泰孫崇裕永徽中為右武衛翊府中郎將
封交河郡王終鎮軍大將軍封爵遂絕麴氏既泯沒斯盡
獨此碑居荒漠之外由魏至今八九百年字畫尚存不為
風沙磨滅亦可喜也 後二碑乃唐碑也亦用俳體其一
西州四面精舍記隨軍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張玠為節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三

度觀察處置副相李公述末云唐大曆十五年歲在庚申
六月 日攝西州柳中縣令給事郎守太子司議郎楊濟
然書其二大唐故伊西庭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刑部尚
書寧塞郡王李公神道碑文度判官兼掌書記朝散大
夫度王友朱震述李公名元忠前碑稱李公而不名者疑
即元忠也元忠名畧見于唐史未有列傳觀此碑可得其
槩遂撮其事蹟于後聊脩唐史之闕云 李元忠河東人
也本姓曹字令忠後以功賜姓改名祖考以上皆負名稱
元忠天資傑出年幼狎諸童兒好為戰陣之形綴幡旗以
為樂及弱冠從軍蓄氣厲節嘗抗臂言曰大丈夫必當驅

戎狄掃氛祇建號立功皆

士者乎故恒遇戰勇冠

能唇腐齒落而為博
西伊西庭節度使工

部尚書弘農楊公之亞將及弘農公被屠害元忠誓報酬
乃以師五千梟周逸戮強颺雪江白之耻報長泉之禍義
感四海聞于九重解褐授京兆淮道府折衝都尉大曆二
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節度兼衛尉卿瀚海軍蕃落
等使大曆五年九月中使將軍劉全璧至加御史中丞大
曆八年四月中使內寺伯衛朝瑤至加御史大夫賜姓改
名賜衣一襲元忠勇於濟時急於周物不矜不傲儉約從
下辛勤王塞斬將塞旗摧堅陷敵以成厥功大張權宜廣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四

設方略峻城深池勸課耕桑政令嚴明邊庭肅靖雖在戎
旅之間輕裘緩帶志間心逸故能使葛祿葉護稽顙歸仁
援汗那王屈膝飲義值邊境有災民艱於食盡發廩以振
之不足傾竭其資又不足解玉帶 金鞍駿馬以易粟
遠近輻來者以萬計恩施絕慕惠被

三年二月廿七日中使

此處闕四百廿九字

年上蕃圍涼州走保

否碑云建中三年二月廿七日加刑部

尚書寧塞郡王會要云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節度

使李元忠北庭大都護與碑不合豈二年為遣使之日三年乃至塞之日也所加官爵不同不審何者為是會要云此時蕃虜所隔元忠奉表數輩不達信問不至者十餘年及是遣使自回紇歷諸蕃始達故有是命按碑大曆二年五年八年建中三年俱有中使加官之命安得十餘年不相通問耶唐書回鶻傳云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為北庭大都護此史之失也碑云建中五年五月五日公薨于北庭之解宇六年葬前庭東北原火山南面然建中止四年明年為興元元年又明年為貞元元年無五年六年則是沒於興元而葬於貞元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三五

豈建中以後使路阻絕惟知有建中而不知有興元貞元也竊觀唐自太宗好勤遠畧拓地置戍控制國以資戎狄及其後也金軍覆沒使將勇卒恨無窮若李元忠者寥々史籍泯然無聞獨賴此碑之存不與塵土俱腐幸遇我國家德化廣遠際天所履極地所載皆為臣妾高昌特述地耳故得遺跡傳流中國使見之者猶可以考見一二而元忠遂得以顯著於後世無復埋沒風沙之憾矣今高昌為畏吾兒之地虞邱庵庫高昌王世家云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瘦若人姪身然

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弟葛勵的斤居和林有山曰天靈山又有石山曰福山唐使與的斤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而輦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三六

遷居交州今火州也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至元太祖初年率國歸附嘗問諸譯者曰畏吾兒突厥種也然考之唐史突厥自唐開元中已滅之其地盡入回紇唐未嘗以公主妻突厥者以公主下嫁諸蕃者亦無金蓮之名惟西突厥後七有薩祿者突騎施別種也玄宗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豈即此乎或者以金河而蓋北庭自唐楊襲古沒後為土蕃葛祿所有祿于北庭勝而有之西突厥為諸蕃所侵部族微弱餘部有附回鶻者唐末常來朝貢至晉天福間始絕而高昌為回鶻之地矣宋建隆乾德間西州回鶻可汗遣使來貢太

平興國中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遣使來獻宋遣使
奉王延德等回使高昌即其處也至于熙寧間通貢不絕
宣和中疑其與西夏通始禁絕之後無所考也今以畏吾
兒遷居交州稱高昌至元太祖時凡百七十餘載推而上
之當在宋天聖明道之間契丹太平重熙之際此時高昌
為回鶻之地畏吾兒為突厥又安得有之豈其先微弱時
相與雜處其地其後回鶻衰弱而畏吾兒乃大乎是皆不
可知也不然亦相傳之誤耳其筆石之事用役浩大史當
有之何故不傳見與樹瘦產兒事皆神怪豈其國書所載
云然漢公特從其言而書之所謂傳疑云耳嘗以遼金元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三七

史不與西北諸蕃國立傳今無所據可為恨也因識此數
碑并考其事著于後尚俟博古君子以贊正焉

宋樂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廬陵胡廣記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戕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
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
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
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
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僞人不預焉放
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

求纂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
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
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遣使者何限如徐
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就又不待一書于史
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
受抑何由獲伸枉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
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灌嬰井

潯陽城內有井謂與江通江有風浪井水輒漂動土人名
之曰浪井寰宇記以為漢高帝六年賴陰侯灌嬰所開太

胡公文集

卷十九

三八

白詩云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胡祭酒若思云灌嬰井
當是陳嬰井以漢書功臣表考之陳嬰嘗定豫章灌嬰未
嘗至豫章太白蓋誤用之此若思見功臣表即以為疑然
獨不觀之灌嬰傳蓋自明白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
項籍至東城破之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遂定吳豫章會
稽還定淮北高帝紀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事在
高帝五年陳嬰歸漢雖在四年正漢楚相持之秋未有豫
章之役五年既平項羽楚地悉定後亦無事於楚矣不知
陳嬰之定豫章又在何年也表言其有定豫章之功或者
從灌嬰耳非獨將也井以灌嬰得名而非陳嬰明矣太白

必有所據豈敢輕議其誤若思堅執初論予恐聽者之惑
遂筆記之俟博雅君子質正其說

召平

召平姓名見漢書者有三其一廣陵人為陳
能下閭陳王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
楚王上柱國其一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東陵教
蕭何讓封者其一為齊相齊王陰謀發兵召平聞之乃發
兵入衛王宮中尉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
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
使勃將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

胡公文集卷十九

三九

斷乃受其亂乃自殺以三人論之廣陵者蓋機謀變詐人
也為齊相者匹夫之諒婦人之仁也智識高邁超出於二
人者其惟東陵侯乎

序戲

張平子西京賦其序戲曰烏獲扛鼎都盧弄槍衝狹燕濯
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岳義、岡巒
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總會仙侶戲、豹舞黑、白虎鼓瑟
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揚而蛟蛇洪涯立而指麾
被毛羽而襪襪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後遂霏、
樓閣重閣轉石成雷磤磳激而增響磅礅象乎天威巨獸

百舞是為蔓延神山崔巍歟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獲
招而高援惟獸陸梁大雀陵、白象行孕垂鼻麟轄海鯨
變而成龍狀踞、以蜃、舍利麗、化為仙車驪駕四鹿
芝蓋九龍蟠螭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類分形吞刀
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
異厭白虎卒不能救挾和作蠱於是不售尔乃建戲車樹
修旃俛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絰譬殞絕而復絲
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可殫、
又顧發乎鮮卑賦之所云者大畧若此今所
跳劍走索岡巒木果戲豹援蟾蜍與龜易類分形吞刀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十

吐火倒投跟絰而已所謂白象行孕者今易為獅子與牛
其餘蓋未之見大抵此戲本出於巴俞都盧弄槍蔓延其
來遠矣所未之見者亦今之伎不能如古也一戲尚然而
況於其他乎先儒謂太史公叙龐涓馬陵事委曲詳盡觀
平子之賦序事亦曲折周至可見古人為文章筆力妙處
作文引援

凡作文援引經傳雖記憶精熟亦須檢閱不可輕易輒書
防有差誤東坡作南安軍學記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與射義
不合蓋序點者弟子之名如東坡所謂則不以序點為人

而以為揚解時事或以序點者三為序點三揚解強為之
解愈說不通蓋初揚解者公因之襲繼之者序點未嘗及
三也東坡文勢亦不如是要之為誤審矣然作此記時自
海南還求文者相從三百餘里亦途中或無書可考故偶
誤耳於乎以東坡之宏博其失尚尔而况於淺學謏聞者
乎漫錄以為警

侯文之言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張綱在列唯綱年少官次
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京師震竦綱語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一

蓋出於西漢侯文文剛直不苟合京兆尹孫寶署為東部
督郵入見寶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不
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取不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今人但知此語出於張綱而不知本於侯文蓋文
微而綱顯故也

溫嶠高歡

溫太真用權以濟謀因為醉以手版擊錢鳳幘墜雖區區
小數然深中小人之機洪容齋謂其用袁盎象辱趙談之
策蓋偶然相類至若高歡之拳毆賀拔允使尔朱兆以為

誠而委信之則與太真事甚相合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陷
身於危險之地必思有以為全身遠害之計故其謀之深
密使人不測若太真賀六渾可謂善用其智使敦兆二子
囿於其術中而不知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

記姚栖筠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
栖筠唐貞元中為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
立第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六歲其母再嫁
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覓葬其父廬於墓側終
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二

中府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間名其鄉曰孝第
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仍
世廬墓宋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狀列于
朝乞詔史官書之蓋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客至其
家以長羅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自栖筠而下
義居二十餘世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
以一人守墳墓雖度為僧亦廬墓側早晚
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厨
門無異喪者男女之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
市食以遺其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蔚然掃

酒種藝甚謹有田十頃謹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以訟至縣庭至宋南渡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南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反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哭欲亡去邵伯溫聞而閔之語縣官曰孝義之門豈忍使其至此縣為申府得免役求樂陷虜姚氏不知存亡矣

余讀宋史孝義傳有姚宗明者為柘筠十世孫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史臣曰冠冕百行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三

莫大於孝防範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與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弟非履信思順之世乎余觀先王之世以德行教民而民莫不從化又有八刑以糾繩之故世無不孝不弟之名自世教衰禮義廢父子兄弟曾未易世而分門割戶視若塗人故孝義有傳以人道之所嘗行者為孝義是亦為世道計所以扶綱常立世教存勸戒使人知畏不孝不義之名而不敢犯以勉循夫孝與義也尚德慕行之風或於此乎興起若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初昌於柘筠之父一人之身其後相繼遂綿延不絕曾

使之者要皆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蓋誠

所敬羨無所為而為之者也此誠三代之民也歟觀其家法公平忠厚渾然和氣無毫髮之間足以革頑狼息暴戾傳謂求之天下未或有焉信哉斯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累朝旌表以為異事姚氏自唐貞元間至宋政和以後義居已二十世其過公藝家遠甚雖經唐末五代之亂其家不失一人蓋孝義之家天地神明固有以相之其後陷入虜籍無以考見其感義要之孝義之澤必不頓竭世之欲擬變故而享人遠望享之福者不在他求在於孝義而已予謹記其事為風化萬一之助且以俟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四

永樂之人詢姚氏存亡

讀朱子語錄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常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金帛買住了今日金帛亦是如此買父曰交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否則五餌須並用然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何必夷狄齊人婦女樂便是如此下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肅卷其子女而北肆意盡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

首與一胡女並轡而語季克苦求詩某勉為之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

阿骨打金太祖諱也收國元年乙未正月壬申即帝位

改名旻是年為宋政和五年契丹天慶五年

六年六月戊子金主旻親征契丹是宋

輔七年五月丙寅次野狐嶺六月壬午追契丹主次駕

驚泊八月乙未次渾河戊申崩于部堵濤西行宮此云

殺胡林用阿骨打事恐是契丹主耶律德光事誤也按

德光之滅晉也民被其毒遠近嗟怨漢劉智遠起太原

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相州殺契丹守將閉城

自今文集卷十九

四五

拒守德光引兵政破之城中原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

悉驅以北行至滦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

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靶焉疑即指此

此條門人沈憫所錄恐一時記之不審以致訛誤因讀

語錄遂書以識之

記螢火丸

螢火丸辟疾病疫氣百鬼虎狼蛇蜂蠆諸毒及五兵

白刃盜賊凶害

雄黃

雄黃各二兩螢火

鬼箭

疾藜

鐵椎柄燒令銀龜中灰

殺羊角

卷十九終

右物各如粉麵以鷄子黃并丹雄雞冠血凡杏仁大三角
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中居家懸戶上辟
諸盜賊和毒

此方得之於張山人惜其死不曾一試然以余觀之傷
物命甚多一兩螢光須得數千百螢方可假使用之果
驗尤不欲為況不驗乎漫錄于此以為傷生之戒

記雀錫

宋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侍讀學士時都

日若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

樛子弟啟諸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錫大非佳兆吾門其

胡公文集卷十九

四六

矣踰年鎬薨繼有八喪廣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召此為

上瑞若人家有之矣亦雀錫之類耳

記禾絹

忠簡公為安成劉智原作經堂記中有禾絹蒙塵日久之

句卷吾劉先生云澹庵博貫奇聞用字若事類非耳目所

近猶記公與安成某氏作紹堂記中引禾絹平閣書之茫

然莫喻其所自後十所年因讀南史宋書方知禾絹如稱

六飛驚輅此其所以為平閣也廣因讀卷吾文集偶識茲

事

明文穆公扈從詩卷二十中分四卷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後裔 張壽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 孫 堉 尹 學 清 對 閱

仝 弟 拜 恩 校 正

卷一

春日扈從幸北京

曉隨仙仗出時巡

胡公文集卷二十

聖主恩深四海春萬馬蕭雲開輦路六龍扶日度天津陽和

布德初回暖別苑飛花不動塵惟羨楊雄能獻賦却慚載

筆列詞臣

過滁州

參差樓堞見孤城烟樹空濛驛路平 聖主北巡經

高皇前此駐霓旌澗邊幽草皆春色 首開花向日榮緩轡

清流關上望 遙接 神京

夜發紅心驛

期門鼓角鳴乘騎月中行雲壑暝烟色風林亂葉聲辭

千里遠報 國一身輕且喜驅馳慣應知侍從榮

陪祀皇陵

聖主春巡日 皇陵曉祀時千官陪玉輦萬騎擁龍旗嚴肅

陳明薦肅肅重孝思成周深德澤爪爬此攸基

過鳳陽

高皇發跡自濠梁萬古中都建鳳陽山勢西來臨海盡河流

東合接天長九霄日月旋丹殿五色雲霞衛

帝鄉 聖主北巡因駐蹕靈泉石室重輝光

靈壁道中

荒原衰草入霏微茅屋人家處處稀香花長途迷去騎

蕭細雨濕征衣身依仙仗隨 龍馭目送飛雲上

胡公文集卷二十

帝畿自是 宸游敷德澤陽春花柳正芳菲

過隋堤

清晨騎馬度隋堤荒草微茫望欲迷往日繁華遺舊跡當

年歌舞竟黃泥猶疑殘錦成花發無復垂楊聽鳥啼已有

人家來上住麥苗新長綠幾

到宿州入城見徐氏姊

離京喜到宿州城旅寓相看骨月情一夜 不

年為客念平生愁心寂寞空齋冷別思 月明莫恠

臨歧俱忍淚他鄉沾洒易成傾

出宿州

馬上看山出宿州暖雲晴日路悠々
盡符離是夾溝

過徐州

形勝由來古九州經過此地思悠悠
九嶷山近環寒翠百步洪深湧急流
乘興有情舞白鷗登高無處賦黃樓
明朝擬訪英雄迹扈從鸞輿不敢留

沛縣道中

風雲還覩舊山河赤帝與劉用策多
父老猶能談往事蚤因主進識蕭何

過滕縣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

寂寞孤城接草萊馬前黃霧起塵埃
幾家茅屋依林住一樹梅花近路開
謬忝詞臣班玉署遠隨仙蹕上金臺
和風麗日行時令

聖主恩波遍九垓

過鄒縣

往日欲觀鄒魯地而今鞍馬歷修程
已從鳬繹山前過還在龜蒙境上行
闕里古祠瞻亞聖禮儀綿範憶諸生
壯遊喜遂龍門志况是時巡扈蹕榮

過濟寧

翠輦辭鄒嶧寬旌度濟寧花迎人意
疊車薦馬蹄青水落

孟諸澤雲迷甲父亭平生慕奇賞安得歎飄零

至汶上暮召至便殿賜坐

上諭治道夜分乃罷

聖主從容論治道承宣催召到行宮夜深賜坐令前席
道合推心邁古風自愧謏才非稷卨幸逢盛世在羲農
明朝誦今宵踰肅語罷歸來漏正中

三月朔早發東平

上望祭泰山

泰山遙隔五雲邊青嶂巖峩遠接天

聖主齊明嚴祀事侍臣陪從肅精虔
虞廷望秩修常典漢武

胡公文集卷二十

四

登封禮上玄自是時巡宣雨露只期四海盡豐年

銅城驛

路傍細柳綠參差芳草霏微去馬遲
父老焚香迎御輦遙瞻霄漢望龍旗

荏平

古城蕭索接榆林滿路飛沙蔽夕陰
好是詞臣兼扈從莊遊已稱昔年心

過高唐州

壯遊當盛代扈蹕過高唐野曠多榆柳城卑半堵墻
避塵官道外飲馬古河傍又聽南歸鴈聯翩向北翔

發恩縣

強半春光翠柳枝清冰猶自上吟髭北來已說寒都減還似江南鴈月時

德州隨駕觀獵

聖皇巡幸來北京六龍馭駕中天行和風駘蕩清蹕路武雲冉冉懸霓旌古城茫々烟漠々牛牧野田未東作雉肥獸脬可充庖小獵平原共行樂帟賁列圍分兩行金戈耀日銀甲光雕弓彎月響鳴鏑一發已殪雙白狼羽林猛士材官手舍矢爭言多中鴈蒼鷹低拂草頭飛狐兔翻來馬前走紫髯胡兒飼玄豹攫拏捷疾好牙爪錦綉馱得不動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五

塵過眼應空東郭鏡吾

皇仁聖有深澤解祝遠總成湯迹大開三面非掩群聊向此中觀騎射歸來帳殿日欲曛頒令賜酒恩波均從臣擬獻長楊賦却乏雄才似子雲

過景州

孤塔亭々對夕曛荒原去馬不堪聞百家市井空無水一片風沙遠接雲故壘高低基半廢古河湮沒路中分驚輿巡幸當春日令肅行營按六軍

阜城即事

一夜狂風響怒濤飛沙如雪上征袍帳中聽角渾無寐卧

看轅門月色高

過海沱河

輕塵不動暖風和一片旌旗水上多已喜北京看漸近滄雲無雨度海沱

同金諭德遊河間城

古城寂寞皆臨水舊郡猶存漢國名文廟有碑基半在瀛臺無路草偏生道傍問俗經行樂馬上吟詩感慨情獨有金君同逸興肯尋故壘訪毛精

過任邱

茅簷古樹兩三家滿地輕紅落杏花不是惜春憐物色只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六

因尋路避風沙

過雄縣

孤城春色裏烟樹綠參差前代此為險今來始見之山川連薊北鴻鴈到天涯忽聽江南曲行人歌竹枝

過白溝河

十載艱難此用兵敗戈折戟想縱橫猶餘戰骨埋荒草已有新桑長舊營山色遙連襄國迴河流遠落薊門清輿圖一統歸真主巡狩于今屬盛平

過涿州

涿鹿古名郡城堞列參差山連獨鳴澤水落督亢陂下馬

尋古跡近郊多故碑欲為征北拜不見侍中祠

度盧溝橋

作於金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是年世宗浸章宗即位成於明昌三年三月

危橋高架度渾河清曉從

鑾駕騎過飛蓋已凌雲影近

行人偏聽水聲多銀潢不用傳成誰金環猶能念涉波聞

道盧師曾泛此至今棲迹在平坡

卷二

永樂癸巳再扈從北京首出都城

聖皇巡狩出江東翰苑詞臣載筆從滿路非花迎過簾九霽
晴日馭飛龍旌旗遙映川原靜雨露深含草木濃共荷太
平無以報只期四海盡年豐

登清流閣望琅邪峯

策馬上故關回望琅邪峯
千仞白雲連數重蔚
見林壑蒼翠入空濛徘徊
浩歌懷醉翁清風邈難
攀賢達杳莫逢欲訪豐樂亭
窮遺蹤漱齒釀泉流枕
石蔭喬松茲興不可得幽
抱難舒去去下長坂衣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八

飛龍

發紅心驛過鹿塘嶺望鳳

過盡長亭過短亭垂楊飛絮草青
數叢粉蝶穿花見幾

樹黃鸝駐馬聽冉
雲霞環

帝里陰
松栢近
皇陵自慚淺薄隨仙蹕淮水淮山又重

經

馬上

南地春光先北地時巡日從六龍行東風次第開桃李一
路看花到北京

度淮

五年三度過淮流十里平橋駕造舟山勢北連渦口堰水
聲東下邵陽洲烟花浩蕩迎鑾輅雲樹蒼茫隱郡樓誰
羨枚臯偏寵渥也因載筆扈宸游

固鎮遇雨

大雨漲平陸春泥沒行路疲馬怯修程望不能去畏滑
踐短草野水時屢度征裘已沾濕漸漬及襦袴所念在僕
夫據鞍數回顧蹇予騎驅策嗟彼方棘步烟火睇遠村微
茫隔雲樹綠疇散耕犢新桑鳴早扈但欣農事足豈復歎
奎汚發生本天意膏澤順時序豐年歌匪且吾願靡逋負
過隋堤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九

長堤邈千里迢遞接楊州遙想璫花發空閨燭帝遊宮羅
裝綺樹錦纜拽龍舟過此頻惆悵萋萋芳草愁

宿州見徐氏姊

一見一回別一別一傷悲依骨肉情戀庭闈思同氣
五六人契濶成乖離伯兄客幽薊長姊歿江涯仲姊告故
鄉已說鬢如絲李姊戍山海更生殊未知姊隨官宿州我
官在京師旅寓偶相會惻然淚先垂喜我榮扈從念我恒
驅馳酌酒慰羈懷勸我以盈卮剪燭到夜闌雖倦已忘疲
款意難盡拂曙復言辭問我幾時還約我重見期再拜
出門去行道意遲遲

雨中過徐州

孤城黯黯埋煙雨四望悽然一懷古馬嘶驚度古戰傷共
說彭城是西楚劉爭項感竟成空往事荒涼在眼中水聲
日夜還如昔汴泗交流百步洪

利國監逢沛縣教諭劉鐔

天營下馬喜相逢客路鄉情覺轉濃農問事立談難得盡
時分手且從容

睢縣隨獵觀犬噬虎

隨獵入深山山深多乳虎虎見人來却負隅人一向之
而怒群犬聞虎聲競趨至虎傍下口亂咋虎莫當犬視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十

虎如噬羊須臾犬散虎即死虎本啗犬犬乃爾駭食虎豹
狸伏師子吁嗟猛悍不可恃失水鱣鯨制螻蟻昔聞泰山
麓有虎相馳逐尼父駐遊車下問婦人哭嗚呼安得此犬
在當時盡驅猛虎食其肉更啗貪殘孽苛酷

鄒嶧山

馬上看鄒嶧嶧岫幾千丈鴻濛壘嵌巖屹為鄒魯望連山
亘海遙秀色出雲上中原渺空闊東南限平曠三峯露奇
崛千里見雄壯秦碑有遺刻孤桐絕餘響我時欲登覽乘
風訪前賞吊古豁遠懷決眴窮詖蕩去不可留回駟重
惆悵

謁亞聖公廟就拜孟母祠

春樹綠參差川原麗日遙肅瞻亞聖廟仰拜斷機祠泮水
三遷教明王百世師千年有遺跡拂藓讀殘碑

濟寧道中

驛程修且長周道坦如砥近郊阡帶畛連郭樹如薺浮山
接礪礪鉅野匯瀾七鴈鳴新桑行蒂方苞體感時念前
邁迢七望千里旬轂擊清塵烏章映寒水緬懷王伯宗更
憶仲公理斯人不可見芳躅永清濟

汶上遇東平太守楊季琰

前年相見頭仍黑今年相見髭鬚白人生年少能幾時可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十一

惜朱頰易得衰君為太守當劇郡已有清名傳古郡自是
忠襄之子孫時人不識何須問汶水城南忽遇君落花飛
絮晴紛七未把羈懷論契闊且呼斗酒慰殷勤日斜上馬
別我去為道明朝候城墅馬蹄已遠望不見官驛塵沙隔
春樹春樹離七翠接天相思一夜共嬋娟東平王墓青山
下準擬經過弔昔賢

發東平

曉隨萬乘發東平飛騎翩七過古城滿路流鶯春欲暮近
郊芳草雨初晴看碑猶識隋朝寺遙墓重經漢代塋惟見
彩雲低翠巘也因來往候 龍旌

過東阿

扈驂秦東

聖主思看山看水勝桃源行等別徑風沙少坐愛喬林樹草
繁幾處人家村帶郭千峰烟景縣當門經過亦有關心事
誰向空城弔舊魂

銅城

計程強半過今日至銅城草樹看新發風沙憶舊行綵雲
迎輦路紅日麗 天營已覺征裘重將更白穩輕

荏平

青社遙接縣城幽三從鑾輿此地遊春草微茫連北望暮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十二

雲迢遞向南愁布衣何處尋張鎬魯酒無緣酌馬周往日
名賢俱寂寞只今懷古思悠悠

高塘城

高塘城城邊榆柳何青七往時櫓騎人不耕只今墾闢經
界成往時一州僅數里只今烟火連雲起東屯咫尺接西
屯茅屋陰七桑柘裏我時扈從來北狩裁筆忝在詞臣後
觀風問俗非吾事閑愛村七看花柳道傍少婦賣粉養村
下老翁沽甕酒幸逢四海太平年鷄犬不驚人晏眠齊地
健兒更莫懶驅犢乘春好種田

採桑女

青裾陌上女遲遲行採桑徘徊桑樹間攀條折遠揚東風
夜來寒露露忽凝霜新葉已凋瘁采之不盈筐苦憂桑葉
乏後恐蚕事忙鳴鳩待食甚鳴鴉亦翱翔天時有乖違發
生成殺傷豈望充私篋願足公子裳造物乘至仁滋息回
春陽繁柯蔭濃綠我績載玄黃女心勿孔悲天監誠昭彰
努力慎厥職良以戒怠荒西隣有豔婦蛾眉理紅粧不事
紅女勤反以矜年芳日立鞦韆下羅衣滿箚箱

過高唐州與幼孜入榆林中避風沙漸行入夏津縣古
河屯遇一田家邀予二人飲意甚勤厚幼孜飲少僕為
飲數杯上馬而去

胡公文集卷二十

十三

策馬度榆林行次古河曲河堤隱若城河流已不復下馬
飲古河逢人問鄉俗田家有好懷邀我坐茅屋為言家登
萊分丁屯茲陸居此成聚落歲久遂生有公家幸少事衣
食恒自足所欣達官至閉甕酒初熟呼婦洗尊疊旋筍春
分醪馨香忽出戶浮蟻泛精麴雖無殺羞味羅索具蔬藪
野人性真率酬勸情轉篤殷勤慰飢渴餘以及童僕一見
意氣豁豈能更拘束質朴存古風不知禮繁縟興闌出門
巷老少罄踴躍相送河上村徘徊佇延目

早發恩縣

曉起星月輝車聲雜人語茅屋燈火明家已行旅深林

暗烟霧遠戍寂鍾鼓飛鳥繞故巢其鴻度寒渚去程尚迢
迢千里獨延佇旭日麗海色彤霞光拂曙計傳及舍餘下
馬驚容與

過德州超然有懷

平原喉襟郡城堞亦何雄地控齊魯閭路當幽薊衝古河
忘舊名故壘有遺蹤我頻危仙蹕來往經山東到此懷
宿昔望遠臺已空談諧失方朔聰明無管公高調許不傳
稱衝賦徒工若人俱寂寞蔓草起淒風偉哉顏大師矯
人中龍智明炳機先芽葉防奸究豺虎方哮噬予以折其
鋒霜雪瘁百升挺然見孤松高名懸日月壯節凌蒼穹悠

胡公文集卷二十

十四

悠英烈氣尚見成長虹

德州遇鄉人

下馬南關一問津河邊喜遇故鄉人便留買酒船頭飲客
裏鄉情轉覺親

別平原將至景州有作

朝鮮平原甸午望弓高城曠野垂天闊古道如砥平微雨
夜來過振穀將全清新屯居相帶宛若郭中行萬騎隨
鸞輅六龍馭霓旌飛鳥避輦路慶雲麗天營軍容固嚴
肅危從多寵榮我愧非枚馬詞賦乏頌聲所經求古蹟無
得詢物情故壘見龍額舊河連曠鳴風俗尚質朴強暴無

侵凌更聞州守賢安靖能不撥草萊悉墾闢民獲力田畊
淳源後遂初千載仰

聖明

景州逢劉仲駉

一官遙謫景州屯旋築茅廬郭外村行客經過勞慰藉
驢載得酒盈樽

暫尋荆棘種桑麻樂土經營即是家君看陶朱緣底富多
因客裏作生涯

發阜城道間寫懷

曉隨萬騎發天營日炫霜花劍戟明龍領城邊春欲盡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十五

胡盧河上雨初晴圖經已出齊封侯沿革今仍漢縣名劉
晝閉門空不達可憐白首作書生

過漳沱河

載筆危萬乘三度漳沱河春風如舊日暖水浮新波張
幟揚飛隼伐鼓喧鳴鼙氣雄虎士光炫金銀戈前茅關
道路大車鎗驚和野曠芳草合塗繁積漲多濟權執王霸
轉漕疇肅何報

主父長策美德亡頌歌幾時理歸旆馬重經過

獻縣逢故人

獻王城邑古時州此日逢君憶舊游漢笏切須懷舊德

魚鼈鱉可充羞山連恒岳侵霄出水落漳沱到海流北地
從來多慷慨明朝相別思悠々

過河間東一二同志

城門寂々水邊開四顧荒涼盡草萊劉輔上書室不見琴
高乘鯉竟長回昔年駐馬曾經覽此日從龍却又來便欲
與君重弔古高陽臺上望瀛臺

經過謁城將至任邱

謁城有遺址過此是任邱紅杏開初落青林憶舊游莫亭
連夕霽灑水帶春流來往煩為客風沙滿故裘

過莫州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十六

西登虞邱臺北望莫州郭曠野入莽蒼古城亘蕭索城隅
駐我馬欲往仍復却千載興遠懷逝者何揮霍已無長桑
君安得遇扁鵲故宅有遺址祠廟日牢落嗟予有深癖疇
能為爪幕渴思上池水飲以懷中藥親見垣一方悉以祛
疾瘼茲意諒不恆呼酒聊復酌去矣難滯留高情寄寥廓

過雄縣

長堤數十里遙接瓦橋關流水繞城去歸鴉向曙還過河
驚白鷺下馬見青山千載英雄迹蒼茫落照間

獵後蒙恩賜鹿

萬馬翻々看合圍旌旗閃々近雲飛侍臣賜得中庖鹿正

是吾皇祝網歸

一 度白溝河

白溝河邊沙浩蕩傳是去年山水漲決堤潰堰走平原高
者成窪卑者填河邊人家盡茅屋漂沒多因近來築漫說
麻姑見海塵目閱桑田變深谷我時扈蹕重經過馬蹄上
下隨坡陀麥苗青已黍將種今年旱勞知如何吁嗟岷江
猶可導小流壅閘能為暴但願司空舞禹蹟疏濬九河循
故道九河下流滄海清河邊處七人樂畊年七種穀秋有
成歲七歡娛樂太平

新城縣

胡公文集卷二十

十七

南接雄州北涿州紫泉出郭向東流來時記得歸時路一
半春光一半秋

過樓桑經先主廟

先主帝室胄生胡丁季時中原遭板蕩豺虎羅交達經營
圖漢業中興力支持志期夢僭偽豈復論艱危蛟龍失雲
雨顛倒在污池天運嗟不久炎精屬已衰君臣雖契合事
機竟參差三分成鼎峙一統乃瓜披正閔自有定所係則
于茲彼哉鬼域操苞蘖滋奸欺公議誅漢賊難掩直筆辭
我七銅雀臺夷沒為人嗤清歌委蔓草冷風惟臭遺我來
七萬乘重拜樓桑祠雲霞護寢廟香靄依靈輿陟降嚴

猶在盼蠻貊龍旗豈必云巴蜀神明無不之悠七千古下
永係人心思

過涿州訪軒轅印偶然作

天上軒轅自有星彗作蚩尤旗亦名軒轅豈是黃帝靈蚩
尤焉得為妖精憶昔黃帝擒蚩尤大戰涿鹿徵諸侯豕磔
獬豸無停留毆民之害除民憂黃帝端拱垂冕旒風后力
牧相以猷衣裳而治百物修弦弧剡矢作車舟書契律歷
發隱幽萬世永賴繫鴻休吁嗟三皇自神聖繼天立極民
立命日月同明天地並崆峒之說誠萌俚往事荒唐奚足
問鄭聲亂雅何由正鼎胡飛龍若可乘會見海竭荆山平

胡公文集卷二十

十八

良鄉遇家僮來候

三載重遊從翠華經過此處是風沙山僮寄寓來相候
強道明朝是到家

到北京

三更已渡桑乾水曙色熹微到北京雙闕雲霞浮瑞氣萬
家烟柳映春晴香風徐引鸞輿度仙樂遙聞鳳管聲載
筆詞臣今又到祇將詞賦頌昇平

卷三

春日扈從北征初發北京

胡虜潛干紀邊烽徹塞城

君王奉天討車駕出 神京萬騎飛塵暗千山積雪明指麾

憑上將號令肅行營日落旌旗動風高鼓角鳴轅門無夜

警驛路喜春晴壯氣凌遙漠蒼旻貫至誠報

恩在弓劍却悔作書生

過居庸關

連營亘山谷駐蹕龍虎臺車馬候晨發關門徹夜開旭日

照龍旂長轂轟如雷扈從侍 萬乘屢荷 重瞳回疊磴

胡公文集卷二十

十九

歷崎嶇飛巘墮崔嵬前行入轉塞後騎迭相催仰視雙闕

高下見孤雲來千崖互出沒 湍抱喧厖陰壑雪未消絕

澗水飲積壯遊志萬里撫景何雄哉擊劍出遠戍長歎盼

崇隈明當縛胡雛歸旆凌浮埃

過懷來

一片孤城雉堞齊亂山積雪影高低飛塵不斷征車過芳

草無窮戰馬嘶大旆滿川營向北小橋流水日亭西經過

此地隨丹輦已有 天書降紫泥

雞鳴山 桑乾水經其下

石壁千尋上河流一峽通路危巘欲墜地瀑雪初融危蹕

來關外看山勝畫中舞勢 天語問論古興無窮

過宣府

烽戍依青嶺雲山入壯觀川明殘雪在野迴北風寒玉帳

行春曉金鉦響夜闌燕然碑不沒乘興也須看

營中晚望

暝煙起山麓遠岫入微茫野燒連營闊陰雲接塞長悲笳

吹上月盡戟炫飛霜廟筭空驕虜應看獮犬羊

途中逢清明

朝來馬上值清明風景蕭蕭向遠征邊氣未回春草色河

流猶帶臘漸聲十年夢繞江南路萬里身經塞北城把酒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十

看花懷舊賞亂山高下正含情

過宣平

積雪緣沙白平山返照紅嶺雲連塞北川路接雲中行役

散所懷從戎擬建功羯胡須臾落方識後車雄

度德勝關

重關壯天塹石壁與雲齊危磴回車輻輳冰裂馬蹄淒風

寒刮骨陰雪踐成泥已覺孤裘薄黃塵路轉迷

過野狐嶺

山迴阪路長川合冰成梁北風吹沙大如指擊面鼓鞍不

墮地馬毛如蜩行不前黃塵飛霧暗塞天古原蕭索惟荒

草空山過盡無人烟陰岩積雪石火冷隨 駕還登野狐
嶺遠峰遙落馬蹄邊前麾才到摩雲頂關門阨塞僅容車
謾道秦關已不如此處由來天設險千秋萬歲壯

皇圖

興和偶作

疾風偃荒草飛沙暗胡天孤城臨古窟落日下窮邊氣寒
弓角勁雲拂劍光鮮

皇威震萬里虜運無百年秉鉞行弔伐去兇拯顛連旄頭忽
摧滅太白正高懸坐見大漠靜佇縛小醜還武庫戢戈石
烽戍絕狼煙關門夜不閉將士長晏眠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

興和得老母家書

北出興和道關山萬里餘忽逢南國使寄得老親書跪
依行帳臨絨絳想倚閭無窮遊子念歸計問何如

直行帳蒙 恩賜食黃羊

聖恩日優渥侍從念儒臣賜食黃羊羹兼嘗綠蟻醇上軍嚴
虎旅禁衛列鉤陳夜久依帷帳更休轉北辰

出塞寄玉堂諸友

皂隼從戎事武勛虎頭誰識漢將軍曾聞車騎空沙漠又
逐嫖姚度塞雲馬上抽毫時草檄帳前對月夜論文故人
若問封侯事直斬樓蘭報

聖君

興和駐兵

落日照邊城城邊駐大兵陰風騰殺氣飛鳥避連營驃騎
今無敵膺揚舊有名成功在萬里破虜重橫行

塞垣即事

三月邊頭未見春茫茫衰草正迷人數聲塞鴈遙衝雪一
片沙場暗起塵帳寂頻煩天語問轅門又見月華新自
慚報國渾無補不憚驅馳萬里身

營門暮立

極目望無窮天垂四面空暮煙漫地白野燒上雲紅用武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

經營際平胡指畫中兵行在席卷計日可成功

過鳳凰山

仙隼移清曉鳴車出漢關陣分貔虎士旗拂鳳凰山雲氣
晴猶濕笳聲盡自聞南風掃沙漠待侍 六龍還

侍從閱武鳴鑾戍

四海自混一小醜乃不庭

聖皇肅遠討車馬戒嚴征羽旆春出塞連岡駐天營士卒
在精練號令貴簡明陳師誓牧野整旅駕周慶煌煌揚幟
文淵七伐鼓聲步騎相錯綜部伍互縱橫變合入神妙驟
騰若流星堂上岳岳赫雷霆自破虜見揮霍窮裔靜

羶羶桓七六將軍疇勛誰衛青

天子方倚注勗哉圖令名歸來麒麟閣畫史有晶熒

侍從登凌霄峰望大漠

宸遊曠遐矚回駕登崇巒雲連大漠迴風吹荒草寒大影
無端倪四顧浩漫七坡陀巨鯨遙隱若瀚海瀾未涉道里
遠焉知霄壤寬幸此冠仙蹕登陟令縱觀高懷凌紫塞
壯氣橫烏桓茲行殄兇醜一使反側安載筆紀功德萬世
垂不刊

駐營值雪喜暖

隨征萬里向交河歲月頻於馬上過南望漸離鄉國遠北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三

來偏遇雪霜多沙場風急回蒼隼塞草春寒吼紫駝已喜
陽和銷虜氣邊頭從此息干戈

馬上作

儒冠暫脫事戎鋆萬里關山是壯遊意氣已橫鵠鸞陣風
沙渾上鵝鵲裘文章不用誇班史勛業還須讓霍侯早晚
黃塵清塞北會看飲馬月支頭

關山月

關山月影團圓初升紫塞外忽上青雲端素娥照鏡清光
繁流輝下映陰山雪何人見月傷別離我獨見月如家時
家中見月趁朝早此日從征看更好朝朝暮暮侍

龍顏遙隨明月度關山胡塵掃盡胡天闊萬里關山看月還

駐兵凌霄峰

沙場一去靜妖氛笳鼓聲恬恬語不聞暖氣欲消深塞雪晴
光猶碍遠空雲雅歌惟重祭征虜方畧何如霍冠軍指日
武成歸受脤華山牧馬自成羣

塞外寄胡祭酒兼柬玉堂諸公

為報南州胡祭酒別來相憶思紛紛駕鵞樂裏無青草
鴈沙邊少白雲春夢幾回和月到舊情千里寄詩聞想應
退食多清暇日與諸公細論文

塞外早行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四

早行馬上吟詩倦遙對西山落月斜霜氣欲微烟外火人
聲渾雜路傍車但平北虜成功業肯與寒風競歲華莫道
書生無長策試看談笑掃胡沙

早行同金諭德迷道入山中

從征來塞外與子惑多岐空谷影無蹤寒風殺正悲心懸
馳虎旅目極望龍旗忽聽曉風來曉風北去遲

輿楊庶子金諭德塞外尋五雲關歸大營日暮迷道入

山間遂相失僕同金侍即奔馳一宵倦宿草間黎明與

二友遇午至錦水磧大營

曉行看月落暮行看月生月出雲掩翳山深路欹傾度岡

復下壑攀緣入嶺嶠矯首五雲關極目盼 天營去去亦
何險石壁高崢嶸下有千仞崖側足重玲峴策馬履巉巖危
石墮砮碎野燒騰歛歛疾風吼悲聲中途失儔侶形影尤
孤嫠徬徨不能去越越復前征邂逅少秋官繾綣發衷誠
藹然篤友道意氣和且平相呼復相逐殷勤見主俘逋逆
轉盤麓迢遞得平陵烟草遠微茫豺狼正縱橫寸心戀行
在耿々惟憂嬰遲々度曠幕恍々踰殘更力倦解羸驂藉
莞聊枕肱目交神魂眩惻々寐不成塞鴈背人飛穴巖近
我鳴旅況自蕭條聞此心趨趨蒼黃四顧靜習爽東方明
忽與同袍遇若然脫煩縈並轡超幽谷回望東南行飢渴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五

色慘澹雨雪更飄零裘褐濕滲肌寒氣入凌兢對此發長
吁誰能慰羈情路逢孫驃騎部領左掖兵導我還前去緩
我中怛怛遙過錦水磧九仞觀 鸞旌玉帳拜

天子撫問深見矜愁懷頓祛遺陽和釋曾冰微勞焉足卹所
志掃攬捨由來賢達士辛苦樹功名

駐師環瓊圃

日出見山低日入望山高四山宛如環層沓湧秋濤天兵
駐連營雲霞護鉞旄春陽被野草暖氣回征袍司馬用九
伐 廟略全六韜師行貴神速令肅無譴罵勇士一戰百
太山壓秋毫上軍先伐謀小醜焉能逃漢將伊吾捷漢兵

泉蘭臺何如仁義師一舉靜腥臊

過壓虜川

征騎遙過壓虜川黃塵白草遠連天莫言邊塞多風雪且
喜沙場足水泉皂纛正臨玄武上彩雲長繞翠華前出車
今見歌行役六月應看又勞還

次金剛阜

日落風蕭々胡天遠寂寥虜塵須靜掃邊侵已全消縱獵
還馳豹轡派憤隨鴈將軍倍勇氣百數霍票姚

大風帳中作

連日狂風聲呼號飛沙擊面如刺刀胡天昏黑盡漠漠胡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六

兒頭走騰堪落凌室殺氣何紛紛大旆高牙駐六軍陣橫
紫塞山邊雨勢捲黃沙磧裏雲鐵騎嘶鳴銀甲炫漢兵賈
勇奮欲戰

天威震蕩胡無人旄頭夜落如飛霞

早行度小井泉

蓐食星月曉秣馬風霜寒長驅度塞外遠眺凌雲端短褐
載行囊乾糒繁征鞍功名在萬里辛苦不辭難

過沙磧

策馬度沙磧沙深沒馬蹄小穴隱沙鼠短草飛沙雞黃沙
漠々迷行路四望蒼茫不知處惟有胡兒識水泉往來涉

裏度長年李弓逐獵本胡俗渴飲馬通飢食肉禦寒只是
重皮裘馳駝何曾愛綺縠胡人恃此以為強破胡之策用
胡長縱使沙場一萬里馬蹄到處胡人死

立夏前二日風霜甚寒水皆結冰帳下偶成

膚遺裘微已有微眼空沙漠氣憑陵談兵畫靜雲橫陣草
微霜寒硯作冰不道平胡無策獻已看破敵有機乘夜深
長得參帷幄仰見中天轉玉繩

次大甘泉

承恩在禁籞危從度關山日月隨仙蹕風霜變旅顏飛
塵雙目眯彪鬚一莖斑破虜宣丹詔高秋奏凱還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七

至清水源

絕暮風塵迴沙陀去路長雪明鹽海白日淡塞雲黃入夏
方春早凌晨尚肅霜征裘者已敝髭髮亦成蒼

感興

大鈞播二氣我獨握其清遨遊天地間鎔落無所嬰睥睨
萬物表幽顯洞其情高卑殊貴賤巨微同衰榮小草競秀
色叢蘭揚芳馨春陽發華滋秋霜萎以零大椿與蟪蛄時
至枯朽并四季不云朐千載豈為靡寸長尺有短孰壽等
錢鏗愚者好自欺達士矜令名所以獨逍遙行歌嘯八
無心厭機巧有酒率然傾適事隨應酬往來無將迎瑣

奚足論且以崇高明

長城曲

長城莽蒼天北隅秦人築此遠脩胡秦人一去胡來牧城
邊春草年年綠禦胡無策徒爾為亡秦者胡高鼻斯可憐
長城猶安兀誰知下有秦人骨陰燐飛走夜不滅可憐還
是秦人面秦人不用悲辛苦長城歲七磨風雨當時若去
桃花源至今不墜長城土往事蕭條莫歎嗟單于已死空
黃沙漢家舊道無人跡冷落寒雲野草花

馬上口號

山川行欲盡又復有山川大漠沙如雪長途日似年迷雲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二八

屬影斷度蹟馬蹄穿惟有丹心壯長依

御帳前

塞垣即事

塞垣逢首夏霜氣曉凝寒手足猶皸瘃風沙益渺漫望塵
雲眼暗報國寸心丹吟得詩盈帙閒時一展看

次屯雲谷望玉雪岡

行盡關山路渺茫北來沙漠飽風霜袖中兔穎時生彩腰
下龍泉自吐光驚鳥摩空歸紫塞胡兒走馬駝黃羊連營
已駐屯雲谷明發遙過玉雪岡

發玉雪岡

曉行初日澹長路浩漫七拂面霜華重凌風馬色寒塵沙
仍不減饕餮強加食未慰東山望低頭愧謝安

馬上望賽罕山

傳聞此山人跡少至其頂至則有大風

三峯直上與雲齊烟霧空濛望欲迷絕頂常風留積雪陰
崖無路引丹梯孤高遙見胡天闊蒼翠平臨塞嶺低聞道
有靈長閼護毋教雷雨阻輪蹄

玄石坡見山桃花

二首

地底寒冰夏不融山頭殘日起淒風窮邊四月如春牛才
見閒花一兩叢

山桃何事不知寒偏向風霜發細丹蕭條獨自憐春色下

胡公文集

卷三十

二十九

馬摘來手裏看

承 旨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勒于石并書

御製玄石坡銘及紀行刻石

山巔崖石聳嶙峋把筆書題若有神漫道仲將頭盡白却

慙揮洒墨盈身

玄石坡乏水地忽出泉足飲人馬

勅賜名曰天錫泉

陰山乏水地凍厚枯腸得水如飲酒往時患癯忘冷飲此
日數杯方潤口我時得水猶不難旁人無水日未食沙場
掘井地斥鹵東邊水淡西邊苦水少汲淡水枯井邊爭

水人喧呼山君一夜放重巽忽遣流泉深出地六軍鼓舞
騰歡聲三邊胡虜馬足平山頭勒石紀奇跡萬古長留天
錫名

鳴轂鎮早發

東方欲曙鼓鼙聲天外殘星數點明輦路風清塵不動馬
蹄常從 六龍行

營中早朝

日華初映袞龍裘雲罕高懸十二旂侍衛千官環彩仗嫺
姚萬騎擁青虬香飄帳殿爐烟上山繞天營

御氣浮不羨陳琳能草檄只歌大武頌成周

胡公文集

卷三十

三十

次歸化甸

營屯四山合塵起驚飄風虜寒寒溫異胡雲聚散同水泉
回地底斗極過天中謬忝隨清蹕丹心貫白虹

征途遇大風

北風卷山地欲動滿積奔沙如浪湧將軍鐵騎吹倒行猛
士雖弓不得控紛七塵土撲征衣袂不暖寒侵飢飢上
清水拂還凍滿川亂石隨風飛胡天氣候本殊惡萬里茫
茫入荒漠蕭條古塞少人行但見黃雲日西落我車轆轤
我馬鳴戈頭相擊聲鏗鏘更風聲沙塵天街淨場無
掃掃

次楊林戍

度磧更踰陸行川復過山路長憐馬瘦天闊羨雲閒車轂
轟霆震旌旗映日殷胡雛負深澤天討殄兇頑

至擒胡山廣承 昔往營外十五里山峰書石勒銘夜
宿山中金諭德留直行營有詩見憶情見乎辭和韻酬
之

與君扈 蹕踰沙塞馬上論文到隱微華髮數莖添鬢雪
新詩滿卷晃珠璣每同行帳看明月獨向空山伴落暉暫
去相思猶繾綣不須遠別各依依

香泉戍

胡公文集

卷三十

三十

榆柳蕭條映白沙帳房高下似人家近泉野馬能知水向
磧山桃自著花塵起南風隨去騎川明返照炫紅霞荒
大漠行無盡何處天涯是海涯

早發廣武鎮陪 駕登靈巖翠秀峰

曉隨 仙蹕度中峰曠望陰山極萬重雲外登臨心廣莫
馬前顧問語從容風鳴天籟和雙角日炫旂旌引六龍從
此烟塵清虜塞北窮瀚海盡 皇封

和金諭德

燕官同翰苑扈蹕向遐方誼重金蘭契賦裁雲錦章新詩
頻慰籍舊學已蕪荒報國嗟無補應慙執戟郎

並轡隨丹輦吟成每共談臂弓便武袂走馬嫺僞衫淺
渾無補驅馳本自甘鯢鵬九萬里斥鷃笑圖南

發高平陸望懷遠塞

一程未斷一程來漠北黃沙去路催胡馬數聲綠客聽野
花幾處為誰開莫驚蓬鬢隨年改待斬天驕向日回却笑
寶生何似業室將名姓勒莓苔

捷勝岡

山多雲母石

捷勝岡六字刻于石

群山奔走接天長把筆書題捷勝岡雲母石開明是日野
桃花發冷經霜蕭條雜雜惟芳草湫潏龍堆自夕陽共道
胡雛難窺跡天戈一掃淨窮荒

胡公文集

卷三十

三二

清冷泊

獵獵風吹鬢蕭蕭塵滿衣野煙橫絕塞疎雨澹斜暉舉目
山川異逢時氣候非班超早投筆壯志願無違

登雙秀峰望威虜鎮

雙峰高出衆山低細草茸茸長未齊暮雨欲來寒已至昏
塵遙起望還迷胡雲似染參差色野鳥如歌宛轉啼扈從
巡遊來遠塞石碣碑碣待鐫題

陪 駕登紫雲峯望云雲谷

畫戟連青靄霓旌拂紫霞遙遙望雲谷迢遙見天涯草沒
單于壘川迷破訥沙壯遊未覺遠四海正為家

發古楚場

去路行難盡迢迢尚肅正殘星深塞曉翠黛遠山晴感遇
風雲會蹉跎歲月更故人應見憶數目計歸程

晚宿長清塞

深谷何逶迤群山相鬱盤地凍水泉溢風多塞草寒夕陽
忽西下北斗漸南看車馬驟長阪烟火綿崇巒空濛霧靄
合錯落鈎戟攢悲聲激烈壯士淚汎瀾平生懷耿介遠
別無辛酸赤心事明主浪跡叨從官志期滅匈奴無欲
靖樓蘭一舉在兩得外攘則內安沙漠永蕭條戍烽消燄
燄基圖鞏盤石萬古洗胡貊

胡公文集卷十

卷十

三

發順安鎮望白雲山

塞垣一雨洗塵氛面比青山起白雲身在王維圖畫裏翠
華旖旎從明君

臚胸河今名飲馬河

臚胸之河水如綫百折東流疾枚箭河邊地曠芳草深從
來此處多征戰漢家烟塵西北起漢將成功魯度此堆兵
夜走左賢王前騎先驅右谷蠡一朝館置呼韓和郵支遠
去誅旋加塞上防秋令行急匈奴遙望陰山泣只向河邊
循故道逐牧年年起水草

聖明天子御八荒四夷遠邇皆來王獨有胡兒負

恩德逆天之罪干天章天丘萬里從天下却向此中來飲
馬胡塵一掃大漠平河邊草綠山空青

臚胸河逢端午下馬小睡夢見仲熙侍講

臚胸河上值端陽芳草萋萋塞日黃翰苑故人遙入夢楚
江蕩俗苦思鄉野花啼鳥離心遠濁酒新滿引興長却憶
紫宸朝退早宮衣賜出被恩光

別馬數

紫駟賜騎出天廐錦韉銀鞍絲絡首四蹄踏鐵露蘭筋細
步都門不動塵浪傳赤驥書不得要使花驄空歎息時
剪拂向階除肯與駑駘共槽枥幾回送我早朝天雪裏驕

胡公文集卷十

卷十

四

行不用鞭晚來緩轡度金水昂昂獨出凡馬前迴風轉鬣
生光彩傍人見者誰不愛當時若遇九方臯應知不在驪
黃外一朝胡虜忽干紀

天子親征來萬里叨隨清蹕到臚胸紫駟踏遍沙陀裏四蹄
蹀躞從六龍常依天仗嘶長風誓將猛氣懾驕虜一心與
我期成功北來水草非土性飲食失宜輒生病瘦骨稜層
似堵墻鬚髮慘澹垂顙領我重躊躇憐此馬朝看暮看來
帳下寧甘羖足走征途忍使低頭棄中野故人勸我休烏
邑破敵乘機有緩急且將此馬送還官飽食天閑勝羈繫
我聞此語增歎歎健用其力羸棄之紫駟別我出門去風

沙浙瀝雲參差

度臚胸河元泰定時名曰龍若河

天兵向晚度臚胸河水繞深數尺餘徑涉不須投馬筆虛
名浪說是龍居三邊虜氣空蕭索五月寒風尚凜如無限
野花開滿地爛熳鋪錦薦鑾輿

廣與勉仁扈從逐虜西行幼孜承旨留大營馬上送別
子留依將幕我更向前征臨別一忍淚相對各吞聲丁寧
慎勉處懷欵見深情語竟意難盡雨中為送行

次平虜塞懷幼孜

相別才三日相疎若十年長途覺我瘦知已有君憐明月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五

千里共離心兩處懸遙知極盼望目斷五雲邊

追虜至幹難河今賜名玄冥河

從征度深塞逐虜幹難河青山蔚蔥蒨綠水生盤渴山回
蒼松深水曲白楊多佳境有奇趣豈意得經過孰知荒漠
中有此好岩阿鳥韻出林薄牛羊下重坡雲散遠峰露日
澹清颯和平生耽逸興對茲幽遐舉首四顧問擊節一
高歌虜跡已蕭條萬里空塵沙歸流遠朝宗連岫自嵯峨
息馬茂樹陰濯足東逝波俛仰思千古慨夫如何

紀夢

承於翠雲谷營中倦息夢入一僧寺緣階修竹千年蒼

翠可愛子獨吟其下意甚適成詩二句云卷簾看遠岫
倚竹度清風及覺則在塞外荒寂之中此夢殊非想而
有也因憶此二句足成一詩

寂寥荒塞外夢入梵王宮花徑鳥聲靜禪房僧影空捲簾
看遠岫倚竹度清風對此興頗適悠然孰與同

輕行逐虜以柳枝數條作窩鋪用氈衫覆其上夜卧其
中聊蔽風露宛如一小舟強名曰蓬窩

旋結蓬窩似小船翠茵藉草覆青氈不教風雨驚殘夢長
見星河對倦眠大幕無雲山疊浪碧空如水月涵天滄浪
鼓柁歌聲遠思繞吳航越艇邊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六

自玄冥河回次殺胡城喜見幼孜

睽離常入夢相見復清歡共訴別情苦休歌行路難馬蹄
穿遠道狐褐敝征鞍且喜平驕虜窮荒走可汗

征途值雨

長途連日衝風雨濕地通宵睡不成愁對空山仍悵望倦
騎羸馬尚遙征炊烟低聚凝雲色河水交流遶樹聲征戰
由來勛業事也圖青史為垂名

回度飲馬河

輕兵逐窮虜歸馬度河流橫槊賦詩處揚鞭得意秋暮雲
深古塞宿雨洗荒邱忽見有疲役翻然動客愁

經舊戰場

古塞臨河水連峰帶夕曛雨落埋箭鏃沙蒿卧戈種戰骨
纏青草歸魂慘白雲漢廷憐衛霍誰惜李將軍

復度臚胸河

五月逐驕虜四度臚胸河濃雲深欲雨流水急增波解衣
騎散馬跣足踏青莎歷涉從今慣驅馳將李何

玄真池舊名澗溱海子

渚流成大澤浩蕩迴無涯疊浪排銀雪倚空倒盆池飛遊
鳬鴈逸在葦柳蒲滋予匪乘槎者觀瀾有所思

塞外對月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七

離京五見月華圓塞蕭條易惘然目斷飛雲思故土身
隨北斗望南天已平胡虜回車騎久歷風塵忘間編行盡
沙場千萬里歸來誰信馬蹄穿

玉帶河

河邊楊柳年年綠岸上雲山面面青胡虜已空麋鹿下水
聲嗚咽少人聽

雄武鎮

塞草迷人眼山風蕩客衣路遙征馬疾沙遠落鴻微古道
留車轍雄師振武威胡天轉蕭索慘澹暮雲飛

青楊戍

向勉度河水臨流駐六軍煙籠蒼峽樹雨漲黑山雲嚴警
時傳報清笳夜不聞抱鞍候晨發豈敢畏辛勤

蒼松峽

絕塞少人跡沙陀草樹深紈如見画松栢自為林空谷
生姓籟流雲下夕陰據鞍思敵愾敲鐙一長吟

過黑松林

遠岫晴雲歛夕陰晚來還度黑松林飛鴻向日胡天迴征
馬嘶風塞草深盛果一聲堪下淚燕支萬里最關心彎弧
早厭天浪滅

聖主神功照古今

胡公文集卷二十一

三八

逐胡寇至靜虜鎮大戰敗之

窮荒倍道逐驕虜壯士奮兵鬬虎陣前殺氣高入雲夜
半妖星墮如雨塞上橫行五月餘燕支蕭條邊月孤霜華
拂劍弓角勁只欲斬妖諸胡奴胡兒無知來格鬪出沒山
間若騰颺猛將材官一敵百徑斬胡胸斬胡首紛々白羽
急流星馬蹄亂蹴胡血腥群胡奔哭泪交落漢兵大呼天
山傾種車乘野紫駝逸牛羊散漫野悲鳴白日沉光雲似
墨燕支慘澹無顏色票姚轉戰不肯休飛旆窮追勦殘賊
天子勅將士子匪驢干戈所以伐有罪也弗及于他但使匈奴
奴怛威武不欲禽獮皆虞羅拊循降附釋俘縛頓令寒谷

回春和沙場自此少征戰邊將高眠安富縣冠軍車騎浪
成名九重廟筭先餘衍漢家禦廟無中策選練年年為
防敵五原秋高綠草腓胡騎猖狂恣充斥漢武出巡空待
邊單于依舊遮燕然只今大幕淨如洗

天子神功高萬年

營中夜直同金諭德

曉聯征騎先元戎夜直天營處同火影遠搖山色裏
角聲孤起月明中鄉心迢遞瞻南斗胡馬淒涼映北風共
喜皇威清絕漠蕭條萬里虜塵空

過長秀川

胡公文集卷二十

三九

兩山迢遞白雲屯一水西流百折渾舊路草深迷轍跡平
沙雨漲失蹄痕吹人盡日陰風冷破虜連朝殺氣昏馬革
裹屍終不厭誓將丹悃報君恩

過蔚藍山

群山如龍走復蟠或如列戟森相攢濕雲黯慘半川暝陰
雨霏微六月寒壯志由來懷耿介長途何得有悲歡破虜
慙無一劔補徒勞報國寸心丹

次紫雲谷

龍旂駐深谷落日下青坂僮僕暮不來樵采夜方飯野火
照連營石道響輕棧四海今一家河山孰為限

度紫微岡

回車聿言邁旌旆何煌煌我弓亦已橐我馬亦已褰白露
露野草鴻鴈紛南翔感茲時物遷征途悠且長迢迢度遠
磧靡逾重岡虜塞日蕭條浮雲自飛揚但見空山邱榛
莽盈道傍成功在廟筭一一由

聖皇嗟我之遠猷謬忝侍從行曷以報素食懷思不能忘操
觚載紀述萬古有耿光

次青華原

歸路正迢迢空山已寂寥連營橫紫塞飛旆拂丹霄萬里
胡塵淨三邊虜氣消成功在

胡公文集卷二十

四十

天子不是霍嫖姚

次秀水溪

昨宿淳化鎮今次秀水溪來日苦相促去日不可稽晴嵐
散餘練流雲映虹霓迢迢川途永矗矗群峰齊遊鹿忽雙
下飢鷺時一啼散馬懸平原廣陸漸成蹊拭目盡一眺但
見煙草萋涼風吹旅髻颯然思故鄉所嗟寒暑華越鄉易
棲七願言堅苦節庶以寡忤忤

次流峽

峽路阻且長一水瀉其中千崖互排戟兩山列崇墉歸馬
日屢涉陟降無安蹤跨巖路敢危臨險戈相春盤回若羊

腸歷塊屨龍從羸蹠欲路前望復高峯行也未能已羈
抱益忡忡同轉運猶塞川遙雲疊重野花浥涼露茂草偃
疾風愴怛心如醉感激情疇同秉志矢弗移庶以竭愚衷

錦雲峯望應昌

歸路亦何長逢人問應昌計程須數日下馬又斜陽容鬢
驅馳改詩書背誦忘慙踈文武畧無以荅吾皇

過通川甸

山徑高低度川流宛轉通故鄉南斗下賤跡北溟中歸美

張雲疾行看二友同應昌西在望一水隔營東

次金沙苑

胡公文集卷二十

四一

歸馬度沙磧風寒霧滿林高低綠野路坦率任予心日月
隨馳逐山川自古今故鄉有音信誰寄塞垣深

武平鎮得羅修撰寄書

半年危蹕塞垣深苦憶交游滿翰林多情獨有羅修撰
寄得書來抵萬金

邊城蕭索鴈聲遲一紙書來慰所思末後數行題不盡殷
勤更為寫新詩

渴心無那久塵埃苦憶金莖露一杯滿城春酒香如許有
待新豐濯足來

至開平

城上蕭條半野蒿滿溪清水泛鳧毛轅門落日旌旗動雲
裏青山斥依高芳草微茫歸戰馬冷風蕭瑟襲征袍只今
胡虜消亡盡邊戍長閑矢載藥

開平經元宮故址

百年遺跡草烟空一代繁華感慨中往事已隨流水去青
山還與舊時同花明錦綉閑秋日鳥弄弦歌向晚風却憶
年年來避暑九重深鎖翠微宮

過李陵臺今名威虜驛

少小馳名譽乃有國士風早拜騎都尉召見武臺宮貳師
伐天山欲使將輜重稽首謝武皇願以少擊衆所將荆楚

胡公文集卷二十

四二

士一一皆劍客始出遮虜障遂抵居延北值虜三萬騎格
開兩山間轉戰日不息壯士血流殷矢盡五十萬創殘斬
車輻軍吏持尺刀蒼黃入陘谷勢窮力不競陣敗鼓不鳴
踟躕長太息死矣寧無生丈夫貴果決臨難毋苟免天命
雖弗遂一降頗有靦居胡二十載咄嗟不再回至今荒澤
裏徒有望鄉臺從破虜還裏回重延佇懷哉蘓子卿
君不同語

登西涼亭故基

零落官塙墮粉泥水聲東去日亭西重門久廢無人到
樹猶存但鳥啼桂殿椒房山寂也畫闌雕砌草萋也從來

值此多傷感不獨咸陽易慘悽

龍門

兩崖如壁破一水界中流浪激魚龍險天字猿猱愁奔巖
常礙日古木易驚秋安得乘鵬翼凌虛到上頭

過雲門

清旦策歸騎隨 駕度雲門山旋隱長谷雲深蔽朝曦岩
竇瀉寒溜野草浥露蒼青松亞濃翠幽鳥近啁喧石棧亘
曲折大車聲嘒嘒馬蹄欲蹙躡飛輕時騰騫轉顧向來途
掩抱蔽回轅群峰削劒芒欹厓勢若奔由來此為險天作
千仞垣一丸諒可塞求矣固維藩

胡公文集

卷三十

四三

度燕然關逢金尚書

行行入故關宛轉度重阻河傾流欲瀉山險勢將壓林薄
深掩騎車馬紛雜還天籟萬竅鳴幽歌互相答拭目瞻前
峰浮雲正交疊所欣征路近香醪有餘蘴况乃逢故交慰
問情款洽藉草坐行帳倒囊示書劄為羨本縫掖而乃車
弓甲雖云肉消髀跨鞍亦便狎維時屬孟秋淒風時颯
殊方氣候非久客多茸闌明當解重裘清涼堪衣袂

過長安嶺

重關斥堠與雲連雲際諸峯上倚天繞峽水流通碣石盤
崖路轉接燕然棄繻去後思當日破虜歸來已半年侍從

鑾輿承顧問書題仍許此中鐫

歸至懷來

入關已喜到懷來雲散群山截業開百雉曾城遙帶水滿
川歸馬動飛埃因思故友傳書劄暫把新詞勸酒杯南望
居庸應咫尺明朝騎馬見蓬萊

入居庸關

昔出春未半積雪盈關路今還屬秋初白雲滿關樹關門
亦何險飛鳥諒難度石磴響暗泉嵌巖宿晴霧千厓別峯
翠環峰亘回互危石巖巖愁關淙淙虎怒仰闕天字窄下
鑰坤維固朝見日光遲向晚修先暮惟此勢獨雄中原真

胡公文集

卷三十

四四

後戶一夫但當關萬騎須却顧幸逢

聖明時攘狄去蠹蠹大漠淨胡塵六龍回輦輅風雲感際會
千載始一遇太平無戰伐將士安邊戍韜戈日正閑惟以
趣農務

次龍虎臺

龍虎臺前駐六師千官迎駕肅威儀青山繞澗圍黃幄落
日連營照大旗濁酒喜逢京國醉清笳不似塞垣吹征裘
准擬明朝脫便着朝衣拜 赤墀

歸至北京

曉隨綵仗入都城雲散扶桑旭日晴萬國衣冠迎 玉華

九天仙樂度韶英華夷混一歸

真主半宙弘開壽

大明燕薊河山誠壯麗間闌歌舞樂昇平

神功自是超三代武庫從今戢五兵紫塞已空胡虜跡丹

山長有鳳凰鳴烽煙寂靜無宵警邊戍常閑只歲時歸馬

放牛秋野迴還禽校獵內庖盈從戎適見征車出獻馘旋

看告禮成預報明朝行大饗百寮同此沐

恩榮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四五

卷四

永樂甲午歲從征北虜初出北京

聖皇肅天威萬里征驕虜三月出薊門六軍闕掃虎晴日炫

戈鋌和風颺毛羽行人歌采芑烈士奮心齊嗟予淺薄資

謬忝玉堂署載筆兩扈從才愧乏文武雖非傳介子壯志

終自許策馬向前邁委身報明主

出居庸關過飛狐口

北度居庸關西出飛狐口行雲逐征騎微雨滋新柳春風

增曉寒邊境異氣候清宵動霜角嚴警傳刁斗萬里掃胡

塵報

胡公文集

卷二十

四六

恩誠愧負此身誓許國兒女應知否

屯保安州

河流東繞萬山重殘雪遙凝仗外峰一道春風吹草木五

雲冉冉從飛龍

經故花園

繁華百歲竟成塵惆悵東風易愴神幽鳥似言興廢事閑

花猶媚往來人空山落日蕭蕭暮莫野草寒烟寂寂春惟有

桑乾河上水年々流恨下通津

過宣府見解十三文夫

粉堞參差香靄間平川遙接鴈門關雲遮趙女磨笄嶺雨

暗班生勒石山麓路重經懷往跡故人一見解愁顏再隨
萬乘平胡虜擬待清秋奏凱還

三月廿五日過野狐嶺

颯七邊風冷蕭七塞草黃重關連雪嶠萬里渡水梁絕漠
胡塵遠窮荒道路長悠七馳峻坂應重愧王陽

出興和

邊上風景惡終日多暴變揚沙暗中營咫尺不可見胡天
旦暮寒無夏四月嚴霜冷中夜厲氣偏於玉塞深春光不
過長城下長城蕭條愁殺人漢家衛霍成功勛自非六郡
良家子兩從征車度蹟雲

胡公文集卷十

四七

出塞偶然作

胡地遶萬里師行日踰舍屯雲掘水泉剪芻飼征馬勁旅
逐飛走拂羽急控射奇兵利神速漸笑貴閑暇三時易氣
候草木見榮謝全軍戒成危決勝籌一借盪滌淨腥羶未
以寧中夏豺狼自異類鼠雀恒遷化熏穴必殄滅焉謂匿
旁罅用機妙潛運魚筴安所藉堂七熊席師肅七風霆駕
旌旗炫白日鼓角警嚴夜誰為第一功早入麟閣盡

過長城

北度長城外重經又五年寒雲低接塞荒草遠連天危從
乘時出驅馳計日還男兒事功業應不羨張騫

飲馬長城窟

下馬長城邊飲馬長城窟長城多悲風蕭七動毛髮借問
長城窟此為誰所掘云是秦人掘築城備胡羯暴師十餘
年中原困驅役上有未招魂下有久埋骨噫秦味遠籌薄
伐惡如周孰知遠戍者睥睨起草頭可憐阿房宮一旦為
荒邱惟餘故長城蒼茫使人愁照水可鑑影水濁泉不流
向來嗟李廣迄死不封侯擬金度天山悠七踰萬里陣橫
高關雲氣盪單于壘神謨制全策伐暴綏邊鄙慚無汗馬
功筆硯徒為尔

營中感疾偶成

胡公文集卷十

四八

出塞異氣候起居難適時蓐食凌冰霜風寒砭骨肌孔竅
忽閉塞手足如榜三焦苦煩鬱逆欬多涕淚夜眠不成
寐晝坐強力持服藥解膝理如旱掘枯池得汗忌觸風曠
幕無重帷展轉將及旬醜顏問醫師一劑亟宜疏洒然脫
如褫一下固云好再下恐不宜所慎耗元氣支體成疴羸
雖有盧扁工神巧何由施

次凌霄峰遇風雨是夕僕不得冷馬不得芻

斜風吹急雨荒塞晚生寒征馬色慘栗僕衣濕不乾泥深
妨夜卧烟冷未晨食報 國慚無補驅馳不憚難
重經清水源

昔時曾此隨 仙蹕今日重經又五年荒草茫也連南海
平沙漠也 有靈泉塞雲在苒迎丹葢過日蒼涼下遠天漫
說陳湯多計畧虜中遥斬郵支還

重過玄石坡登立馬峰

立馬峰前一回盼荒山野草正萋萋也黃沙漠也寒雲杳紫
塞迢也落日低萬里風煙騰殺氣九霄旌旆拂虹蜺重來
五載尋前迹玄石鐫銘看舊題

重過禽胡山

沙蹟蕭條舊路微青山寂也繞龍旂三更玉壘遙吹角五
月霜風冷襲衣塞下已看祆沒帳前開觀陣雲飛殘胡

胡公文集卷二十

四九

何用干天紀四海歸仁孰敢違

重經廣武鎮遇雪慨然有賦

上磧復下磧度原更踰隰師行先前茅部伍各有什轉水
即屯營人誼井爭汲青山帶寒色霰雪夜來集力倦難坐
眠必也 僕夫困刈芻壯士瘁荷鋸晨駕慎裝束夕
馬戒絆繫道遠日悠也行橐苦羞澁乾餒無異珍薄味聊
以給飲啗久自便勞逸在練習左臂挽角弓右手快決拾
塊整結朱纓黃褐披袴褶戎裝雜行隊危從仍兩及載筆
傳號令捕羽流星急握機妙神變指麾在呼吸堂也
天王師而不在掩襲揚旌駭飛隼旬整啟寒蟄威武震北

庭先聲懾吳雪既脫空寂寥殘虜氣嗚咽桓也衛霍徒漢
史先昭熠諸將懋策勛書名超等級燕然有遺踪紀石奇
功立御煩本在簡衆心乃由輯曉度廣武水磨刀水聲泣
一鼓淨荒裔振旅凱歌入文德肆時夏干戈頌載戰

重過懷遠塞

兩乘征騎出關門萬里沙場扈

至尊玉塞行兵嚴號令 天營待詔奉

皇言盡驅當戶歸中土生係單于淨五原獨有筆鋒堪掃

敵也勝一劒報 君恩

發玉帶川馬上口號與楊庶子金諭德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十

車馬填川谷悠也萬里行塞雲隨武帳邊日照戎旌飲馬

水泉冷開弓鼙箭鳴代言文事簡韜筆共談兵

發至喜川

曙角催晨發陰山道轉餘炊烟漲晴霧馬迹徧寒沙絕澗
危猶度長驅靜不譁捐軀心獨許報 國乃忘家

至飲馬河駐師數日始獲虜人訊知聲息

數日水泉竭喜到臆胸河河邊草青也叢柳鬱成科征人
見水如到家馬嘶芳草首蒼花胡地蕭條易慘愴茫也大
幕飛黃沙河邊屯營連數夕伐柳汲水爭炊漸柳盡草竭
更移營旋架長橋度河北過橋車馬湊如雲騎馬度河也

水渾水深沒鞍濕雨勝結囊救得乾餼存到營晒衣仍值
兩重僕淒涼色消沮回風嫋七動旌旗落日沉沉響鉦鼓
忽報前鋒哨騎回成群驅得胡馬來玉帳氍毹軒喜氣頓
令於邑愁懷開

發飲馬北是日凡五度河至河南築城屯糧午次三峯
山下營

築城疆胸河上頭城邊水繞青山流城中貯糧城外住馬
驢散牧夜不收前征嚴令選勇銳羸弱疲病俱存留我顧
僕夫脚力健步行猶得相追求緣山度壑屢崎嶇北望程
途且復修忽看飛輕塵沙起邏兵生致兩虜酋索情鉤計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五一

獲委曲鼠黠狙狡寧無講亟傳號令肅機警下馬雖勉不
敢休大軍深入臨重地審形決勝防慮周胡兵出沒好惡
爰祗憑弓馬無戈矛以我之長制彼短用有神捷安足為
將士人人懷敵愾磨刀礪戟風騷騰獨愧無能報

天子明當被甲筆應投

別飲馬河取捷徑入崇山塢夜宿無水

一別河流更入山行迷古道覺尤艱地當險處偏防敵愁
到窮時自解顏萬里黃雲天接塞數聲畫角月臨關和林
此去無多遠待斬胡雛却早還

入長山峽馬上與楊庶子金諭德言志

寧挽一石弧不掉三寸舌寧投班生筆不握蘇卿節曾聞
三箭定天山萬里封侯異域間塞下牧羝成底事節旄落
盡始能還世人莫浪輕儒服豈識禁中有頗牧可能談笑
淨胡塵不使風沙眯人目

出長山峽至雙泉海

唐名鐵里怯兒華言云斜度向子
元太祖發跡之地每歲於此度冬

舊禁人於
北取土

塞路悠且長行七未能已紫回度修峽犂角逾石背塵昏
白日暗天窄連峰峙又厭據鞍勞釋轡徒數里三旬不拂
髮幾旦未盥頰清泥涸水泉踐蹋還成滓僕疲行且睡裝
橐被攘褫深悲吾道窮憂來慎所止朝餐不宿飽午炊望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五一

烟起然娃馬通濕烹糜漸春穀斯須更前邁轉折歷礪礪
薄暮及雙泉涵天見白水奔騰萬騎嘶謹謀六軍喜過山
盡層雲曠甸平如砥下馬詢故老云此元迹始寒暑易所
居旂車戎朝市向來氣燁赫消鑠隨波靡空原豆烟草舊
毀無遺址臨風發慨嘆經過得所以采掇靡遷筆聊可備
逸史虜兵黠如鼠出沒驕驍詭弔伐仁義師麾戈在一指
齊旅載明誓稱予此弓矢集勳撫方夏奮伐頌

天子

入蒼崖峽

入峽山谷深路長馬無力陟嶽道彌惡冒險逾絕域陰雲

暮慘憺隱見日光白風寒氣候殊山高影易夕仰望萬里
天蒼茫眩南北憂來對弓劍却悔事翰墨丈夫輕喪元此
身矢訓國死即膏野草馬用裹馬革敵愾怒肝膽乘機
獻籌策薄計苟可售亦足塞金敗諸將歸茅土勉旃樹勳
績

六月七日過虜於忽蘭忽失溫與戰敗之各其地曰殺

胡鎮

前年殺虜難河上流今年殺虜土刺河東頭追奔逐北
無偏留殺氣寒七橫清秋駕前勇士家雄猛十千鐵騎
皆獲勝當先摧鋒一敵百愁胡亂哭敵歌七別有健兒夸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五三

好手挺身生梓兩虜首如疾鵠搏孤鳥萬人辟易皆疑
昨黃旌蔽山鼓震震連營比列摧戈矛昆吾寶刀龍吼躍
叱咤生風蕩荒幕

皇威倏振海清忽然夜半旄頭落起輦谷邊衰草寒天靈
山下晴雲薄會看談笑取封侯將軍空多誰衛帳前草
語飛捷書錦衣給使左右趨中原不日聞

天語萬國懽情仰乘輿關山徐度凱歌入戰馬皆騎汗血
駒三更絕塞聞吹笛五月霜風墮古榆蕭條邊地少人迹
但見鼠穴飢鶯呼從茲一掃胡塵淨盡道此功絕世無用
兵本自不得已由來征伐惟匈奴繼陳大武頌於錄載

弓矢還 皇都

回師出三山峽

已平驕虜出重關閃七旌旗照碧山夾道彩雲迎日馭連
營喜氣動

天顏掃除毒螫千年後洗滌腥羶萬里還勝敵更應嚴紀律
六師齊肅凱歌閒

發雙泉海至平山鎮

扈從來深塞修程及大刀風雲依帳殿日月麗旌旄秋入
南天遠星移北斗高指揮諸將逸頗覺

聖心勞

胡公文集

卷二十

五四

度山至飲馬河清源峽

鼓角旌旗動塞雲連山高下度輜輶師行九地形難露陳
列方城勢不分韜筆毋煩重草檄據鞍且復細論文喜看
飲馬河源近日暮屯營傍水濱

飲馬河開布穀三絕

布穀何為者遙來塞北鳴此中無種藝不用尔催耕
氣候異南北物情應亦殊數聲馬上聽令我久無愉
勇氣成沙幕兒郎唱凱歌飛鳴當遠去莫傍陣雲過

發青楊灣望三峰山

崎嶇絕塞歷修程歸路偏憐馬足輕芳草正深迷望處野

花爭發不知名關山懷舊看新月并畫依然過舊營喜見
三峯雲外出青七數點落霞明

回至平胡城

邊城目極望歸程烽火孤高一礮鳴殺氣已消騰喜氣鼓
聲不斷雜征轍向來從事寧論命別後逢人各慰情自幸
為儒親武畧也勝白首作書生

度飲馬河駐營河北

環城十里營青草渡河下營河水深馬蹄一蹴流欲斷旌
旗四合天為陰窮荒無人晚寂七愁雲低塞秋沉沉報道
降胡掃境至豺狼狡黠非真心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五

駐飲馬河北移師東行

河邊足水草飲馬連數日樵蘓不遠求僕夫稍休逸汲流
始浴身臨風髮重柳連旬不解帶衣袖生蟣蝨倦來藉草
臥飢膚不逞恤我矢已載服我刀已藏韜軍事希簡書終
不離紙筆號令難刻蓋機變在神一猶未出敵境慎須防
懈失師行貴有律況乃親警蹕敢謂達經濟顧豈但文術
片言應可庸焉能忘忝七夕陽下荒塞涼颼起蕭瑟連營
捲旌旗壯士吹膚栗歸心對關月孤鳥南飛疾明發別河
流策馬度舊岸掃石載勒銘功成在呵叱

度飲馬河東行離河南行入山

渡河南行歸路長胡天漠七雲茫七登陵歷陸逾高岡步
騎參伍森成行連雲畫戟流電光寶刀耀日飛寒芒掃清
妖穴無豺狼陣前逐獵射黃羊一箭得雉謹聲揚馬上馱
來獻 御傍割肝生與胡兒嘗胡兒飲血如飲湯飢啗燒
肉充餓糧露居草宿乃其常旃車為屋皮為裳習性粗鄙
能雪霜撫巡此輩皆循良衝堅被銳疇敢當花門勇決徒
夸強見賊身輕氣益張剖心輸膽報吾
皇誓以弓劍淨朔方坐令四海歌時康

回次青山夾遇雨

陰雲如墨暗前山急雨旬雷黯慘聞為洗塵埃清輦路更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六

消氛侵淨邊關六軍敵愾乘時出萬里平胡奏凱還躍馬
報 恩終自許長驅寧得有愁顏

次蒙山海

歸程喜得循故道輒跡荒涼見遺寄窮邊氣候本自殊六
月新霜殺青草馬斃焦枯行且嘶路遠翻愁穿四蹄已有
水泉盈舊井不勞畚鍤掘沙泥

次野馬泉

師行久塞外歸路日蕪程過午聊休馬因飡更起營膽懣
神劬舞心折暮笳鳴見月臨關塞誰能念遠征

回次環秀岡

策馬行且馳迢迢度山岡倏朝忽已暮塞路亦何長路長各有思遊子望故鄉故鄉道云遠舉首但蒼茫達人宏大觀志士多慨慷一身願許國偷安矢弗遑生當著功勳死即隨沙揚誰能以不化何用徒悲傷

次至喜川晚再行十里下營

去日草青已歸來成赤地疲馬飢且嘶橫奔駘街營下營歟牛食倚帳聊息憇日斜更前邁神倦心如醉行忘慮危險據鞍忽成寐徒旅競奔趨塵沙欲填昔辛苦何足論委致乃吾事功名非所期耿耿懷忠義

過黑山峪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七

春去秋還又幾時故園應是數歸期無端塞北江南思撩亂西風兩鬢絲

六月晦日晨發翠幕旬晚至富平鎮

千山行盡草萋萋萬里黃沙路馬蹄細數歸程將及半不須惆悵夕陽西

將至玉帶川道傍小卒數曹皆能識予遂賦一絕

兩伐匈奴出玉京弓刀筆墨載同行馬前顧問頻呼召因得人人識姓名

將至懷遠塞路逢老將詰舊

老將沙場每憤經曾隨征虜掃邊庭相逢細說前時事馬

上無情倦與聽

次廣武鎮

萬里胡天闊歸期已及秋草綠行處綠山積去時愁學武漸無術攻文不濟謀惟應班定遠投筆取封侯

經香泉戍

黃沙磧裏路漫漫榆柳蕭蕭野草寒蘓武澤邊雲自去李陵墓下月誰看金戈玉節迎回輦白馬駢弓列從官慚愧獨為周柱史筆鋒無力報恩難

七月五日至禽胡山頌詰

綸音頒玉帳萬里赴中原下土聆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八

天語丹心仰

至尊彩雲低塞路喜氣滿營門視草皆親授無能可代言

營中夜坐偶成

塞下胡塵已掃清壯心自許欲橫行吹笳一夜邊風冷獨倚營門看月明

塞下秋夕

銀河澹澹流月色北風吹樹散微絨聽笳竟夜不成眠草頭寒露如霜白可憐四序迭奔馳遠行修已逾三時人生幾何易衰老萬里功名那得知

將至清風壑途中遇雨

長途無日不栖。風雨何堪更慘淒。疲馬不前沙磧遠。壯心翻作數行啼。

鳴鼓鎮午憇偶成

萬古流沙北。千秋征戰場。草深迷塞綠。塵起接雲黃。馬迹經秦趙。車輪踰漢唐。悠悠懷往事。彈劍倚蒼茫。

暮至玄石坡書懷

還家頻有夢。出塞久無音。未展經綸志。徒懷報國心。路窮光祿障。日落殺胡林。烟樹蒼茫外。愁雲萬里深。

過玉雪岡

陰山磧北草紛紛。沙上接雲日暮無人來。射獵黃

胡公文集卷二十

五九

羊野馬自成群

次屯雲谷無水

六師雜沓漢勞逸。竟如何。騎士竊乘馬。步兵行荷戈。有糧餘萬斛。無水載千駝。日暮傳鉦鼓。連雲唱凱歌。

次清水源下營

白翎鵲飛邊日斜。行人唱歌喜還家。兼程遙進不知遠。馬蹄蹴踏饒塵沙。塵沙茫。飛滿面相看咫尺不相見。塞源風景愁殺人。長笛一聲淚如綫。

營中偶成

驅馳鞍馬敝征袍。萬里功名不憚勞。彩筆已磨銳兔穎。劍

光仍淬鸛鵒膏。

歸次大井泉

去時桃李正飄殘。歸日枝頭實半乾。莫怪驅馳容易久。胡天漠。路漫漫。

次小井泉

群山四抱宛如垣。草實垂黃葉正繁。絕似江南三四月。雲晴漲萬家村。

經鴛鴦泊

亂山高下師齊渡。沙磧茫。迷舊路。元戎小隊先啟行。旆日旄麾向南去。輕裘肥馬馳揮霍。無人不道從軍樂。我曹

胡公文集卷二十

六十

緩轡行。且吟晚晴已過鴛鴦樂。

次錦雲磧蒙恩賜食燒羊

日落陰山晚漸涼。大官封合進烹羊。

聖主恩深欲同味。帳前先賜侍臣嘗。

早發錦雲磧途中喪馬

驄馬青絲韁。雙瞳明月光。四蹄踈蹶超乘黃。箭雲踰霧。騰驤騎來萬里危。

聖皇淨掃胡虜清。沙場急難憑仗相。周防鞞鞍日久背生瘡。汗血模糊骨骸張。剪毛拂洗重徬徨。愛惜不使侵風霜。兼旬廝養良已康。追群逐隊仍昂。時復相從鷄鶩行。功成

擬放華山陽飲眠蹴走恣徜徉豈意沙陀歸路長須臾得
疾在轉輾五更秣飼曉忽亡無力痊汝棄道傍終惠澤慚
田子方我心惻也徒悲傷故帷未展何由償空原落日何
茫也多少白骨橫山崗志士溝壑應不忘思汝用力裂中
腸臨歧反袂涕淚滂為招汝魂歸故鄉

龍沙句即事

北風吹送雨廉纖忽覺輕寒向晚添行人便作還家計沙
海茫也競採鹽

歸次殺虜欣然有作

到關日漸近下馬氣垂繯有客傳生信無人識故吾散裘

胡公文集卷十一

六一

思補綴瘦骨厭馳驅去路今多稽因蹉歲易徂

駐輿和

輿和城下留三日歸馬蕭也向晚風殺氣已隨祇祿盡風
烟并與陣雲空關門不閉宵無警弓矢仍橐歲已豐白是
聖人用神武功成應不仗元戎

度野狐嶺入德勝關

山路崎嶇下重關次第開六軍從北伐萬馬向南回日炫
旌旗動風喧鼓角催嚴程毋太急立馬且徘徊

次萬全晚大雷雨晨發喜晴

一夜風雷雨洗兵曉行山路喜開晴滿疇禾黍高低熟來

道香花次第迎日下萬全回玉輦雲邊五色擁霓旌放牛
牧馬于今事載簡應須紀武成

歸次宣府遇大雨早行泥潦中午晴次泥河

高城何迢迢城北多青草下營俯荒郊驟雨漲行潦暮炊
向寂寥夜坐成懊惱曉發望東南漫也迷故道徒步有顛
躓據鞍畏散倒日晏及泥河群山雲灝也憂來悲萬里不
覺中慄也功名非所期且用釋憂抱誰能守蓬華汨沒以
終老君恩報無極兢也恒自保矯首對歸鴻長鳴疾秋
昊

次雞鳴山賜酒殺桃李

胡公文集卷十一

六二

鷄鳴山下路征馬屢經過古寺殘碑在遺橋故迹訛分桃
嘗味羨賜酒醉顏酡飲馬桑乾水毋勞歎逝波

次懷來

一入飛狐道雲山西望稠地名經統幕今訛為土臺河水渡
鳩流古戍斜陽暮荒原野草秋到關應不遠咫尺是神州
入居庸關遇雨出關逢家僮來候

山盤阪路遙歸馬紛爭馳前麾塞中道後伍雜還隨側徑
俯窮厓况乃多陰巖大雨漲巖谷穰裘重濡滋奔驅不少
停我馬亦已疲翻憂墮干仞攬轡強力持危途懷戰兢周
行思坦夷悠也出重關耿也望故知親戚候征人佇目臨

路岐見者各欣懽不見中慘悲生還始自憐聊誦拾遺詩
家僮挈壺觴對之情頗怡殺馨酒清冽一飲當百卮存亡
固有命焉用苦歎為吾徒保忠義惟以報恩私班生千古
名待勒燕然碑

夜宿田家

聖恩先賜出天營夜宿田家厭雨聲坐過三更渾不寐起持
燈火度昌平

廿九日早至沙河歇馬田家

下馬田家坐土床倦來欹枕色淒涼窓前小婦殷勤問為
喜征人及故鄉

胡公文集卷二十

六三

至清河寺望北京城

五雲深處望京華金闕瑤樓是帝家明日拂衣朝玉陛
先呼斗酒濯塵沙

入城

千官候駕出都城紫陌香街結綵迎瑞靄卿雲浮喜氣茅
簷葺屋有歡聲

到家

入門喜氣滿中閨已見行人不用叩舉室俱歡愁盡遣比
隣相慰酒能携且休官馬閑羈繫便脫征衫洗泔泥一去
還家經半載野蒿長得與牆齊

驅馳萬里慶生還路過紅橋覺尚艱芳草廢宮元氏壘愁
雲淒雨伯顏山風霜祗擬催年換塵土何緣促髮斑鮑照
可憐才俊逸空將詩賦老江關

胡公文集卷二十

六四

胡文穆集二十卷

江西巡撫
標進本

明胡廣撰廣有胡文穆雜著已著錄是集其裔孫
張書等所刻凡詩八卷應制詩文一卷各體文七
卷題跋二卷屬從詩及屬從北征日記一卷其第
十九卷卽所謂雜著也朱彝尊明詩綜錄其楊白
花一首謂世傳袁景文賦此題蓋緣讓皇遜國而
作不無故主之思集中過顏平原文信國余青陽
祠輒有弔古之作其題宋思陵所書洛神賦詞意
淒惋不類牧豬奴云云似有意爲廣前洗又卷首
米嘉績序極論靖難之事斥死節諸臣之非而以
廣之迎降爲是然公論久定要非可以他說解也
集中論漢高祖初入關秦王子嬰獻傳國璽王莽
篡漢亦從孺子嬰取傳國璽其受傳相似所謂天
時非人力所致又論李若水乃宋之賊豈可以列
之忠義宋史失討賊之公云云持論殊爲倒置惟
記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載事蹟頗
詳亦足備唐史之闕耳

節菴集目錄

卷第一

雜著

卷第二

五言古詩

卷第三

七言古詩

卷第四

五言律詩

卷第五

五言排律

七言律詩

卷第六

七言律詩

卷第七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卷第八

五言六句四句

六言四句

七言四句

節菴集卷第一

錢塘高得陽孟升

雜著

河清頌有序

永樂二年冬十二月平陽府河津縣黃河水清沂沭而西千有餘里稽諸傳記河清為至聖之君之大瑞而平陽河津實堯舜所都河清於此實北天地之心特以顯明

當今聖君有堯舜之盛德也夫美盛德之形容必於歌頌見之臣雖無陋異敢獻：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巍：天朝重華承堯盛德孔昭內難既平萬國未定天清地寧河為清宗黃流蕩衝澄清罕逢天眷聖人聖人肇啓昌辰馮夷效神臨汾墜蒲堯舜之都清而不污千百里間走沙淤灘隆冬盛寒乃於是時不凍不漸自古無之雲歟霞舒倒影涵虛天與水俱澄澈潭明豈徒濯纓可以鑑形居民話言使臣周爰詢其本源發於崑崙經於龍門至于河津：流注：盡夜駁奔匪撓而渾聖矣我皇皇以隆虞唐天發其祥黃河水清：應龍興以開太太平臣沐

恩波作頌以歌歌：不磨

平安南頌有序

皇帝登大寶位為天下主內安中夏外撫四夷日月所照之處莫不來庭於其來也一以誠意待之盡懷柔之道而不鄙其所為尊無賜之禮而不較其所貢一視同仁之心唐虞三代之治不是過也此者安南華臣黎季犛祇受王封國知感戴澤刑處政以暴其民狂謀妄計以肆其詐逆我命使侵我邊陲至於膠立二都歸稱兩宮建國紀年靡不為之

皇帝垂憐海隅蒼生惟其莽毒命將出師聲罪行討遂乃蹴生蠻於境上破賊巢於江外圍門既勦餘黨悉平人蒙再造之恩地復郡縣之制序獻既至臣郵慶快伏惟

皇帝陛下至仁如天大智如神剛斷出于中成算授于外除暴救民在於一舉太平振武之功前古所未有也臣稽之交趾本南越之地漢武帝分九郡交趾其一也然而武帝兵窮武燄隆乃克之其後屢臣屢叛以至黎桓擅權夏雖以宋太宗英毅之君莫之

能乎

天啓清朝大將徂征提兵萬里奏凱三月鋤其強梗

摩挲不損

保其善良金鼓一動談笑成功一何易也一何速也猗歟盛哉嘗誦成周江漢常武之詩唐平淮夷之雅年興歎羨今茲克清大越越平定一方較其功績百倍過之是以懽忻踴躍忘其愚陋述事為頌謹拜手稽首上進詞曰

聖皇統御如日在中萬國四方照臨所同同一光明並受其福宜令一隅獨為寒谷叢爾南交秦越華臣王章在躬曾不知思乃奮狼心乃奮螳臂乃肆冥頑乃逞僥倖職貢不脩篋篋不將狡衆為集敢為跳梁昔害其主以據其位復狀其俊以絕其祀孤謀鼠計

不知其非坎井蛙欲以為基二都謬稱兩宮亦擅紀年僭更國號偽建侵我邊陲境入思明逞我奉使道梗占城驅其善良納于塗炭地略駭紺囊有忌憚毒痛于民憤發於人神怒烹於天腥穢四聞司馬上言九伐有典除暴救民計荒遠極：上公受綏于度龍節虎符曳弁珠璣百萬貔貅雲屯霧擁衆一其心人百其勇析山開菁渡水斬閭拔柵立堡聚糧如山乃昇舟遠彼洮岸剋穴焚巢入無阻間多邦之隘富良之江履其險峻有如康莊西樹飛樓通其窟宅北列櫓幢托其灘磧雖有鉅象千百為紂倒戈相攻

珠璣銜奔援絕技窮室
遙躡其蹤神哉我兵自
江遠轍涸羣醜闔門衆
萬里獻俘生致渠魁一
仰戴知感昔漢為郡其
舜誅四兇在彼可恕法
皇仁一視咸與維新法
先昭率土臣作歌詩無
聖孝瑞應詩有序
永樂四年丙戌之歲十

詔建金籙大齋于朝天
宮恩訓周極福被幽
榮修瑤壇肅啓翼日辛
而來士咸

大駕躬臨祥烟佳氣聚
降神樂觀傳呼者三甲
車駕載臨慶雲紫氣復
武祖高皇帝景命之辰
孝陵己巳襲鶴迴旋於
上表緝賀其夕皓雪大

天

歲

鑑

始一會兮散靈筵載雙飛兮盼神泉白而蒼兮蒼而
元永延長兮壽方萬千

神人效祝

啓永思兮仰至懷永恭默兮致心齋存三景兮注九

玄綠章進兮大關開

帝心簡兮曰俞哉傳山呼兮下瑤臺有神人兮自

天來

寶蓋隨車

五條霞兮三素雲圓載結兮結氣氤倚翠華兮擁丹

輪金支燦兮龍鳳文玉羽展兮鸞鶴群霞輅兮入

金門相追隨兮奉至尊

慶雲捧日

爛漫漫兮鬱蔥蔥紛郁兮紛重捧日表兮天之

中乘一氣兮從龍煥五彩兮被琳宮惟

天孝兮與舜同承華景兮歌百工

瑞雪迎臘

奏金錄兮迴鸞鏡散六花兮編九霄芳菲兮臘前

飄緜英瑞兮英瑞瑞璚璚絳兮玉燭調時升平兮歲

豐饒明堂開兮萬國朝

賜虞賦有斥

永樂二年九月九日

周王殿下躬進國內所獲賜虞詣

闕上表于官稱賀萬姓聚觀誠前代所希有實國家

禎祥也臣欣觀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為賦其詞曰

大明麗天聖人在位育物以仁制事以義四夷慕德

而咸賓百靈助順而效瑞嘉禾同穎既降兆於歲豐

野蘭成繇又廣資于民利正重華之辰大一統文

明之治爰有鉅獸貢于清都首如猊身如於菟馴

服有大象之性品流寶麒麟之徒其質孔白玉雪為

膚其章則元金縫紛敷有棹者尾常長踰於軀造化

鍾其神秀山川聚其扶輿光華爛若文采燁如茲非

經史傳記或美其仁或嘉其義而其名謂之騶虞者

乎斯獸之良為世之祥其出以時其應非常不於僻

壤不在殊疆嵩高峙乎天中地靈發于鈞陽雄藩開

賢王之域福庭閔神后之鄉環風氣之淳固宜託迹

而倘伴茂樹深宮居之遂與精助清嘯之長林

榮紆巖穴清虛撫蘇紛然游息自如往而于來而

徐行不據塗止不負隅白鹿為之從後赤豹為之

前驅不食生物不踐生芻驚轉之才夫豈不足純厚

之德真若有餘而露之膏澤下被天地之至信中孚

聖臺預占于象緯瑞光已動于衡樞見而際亨嘉之
會來而叶太平之符承東顧于鶴駕效南徒之鵬圖
視千里于一瞬望九關而遙趨爾其道汝顧經濠梁
度天塹遠康莊長河護龍而利涉晨門儀鳳而高張
奏前陳于丹陛詔許見于明堂執且巧位荀節惟良
漏聲嚴催乎曉箭燭烟初曩乎天香旌旗動龍蛇之
影環珮肅鸞鷟之行啓金函而上進宣賀語之琅
知天顏之有喜重華夢之聯芳大廷之內仙伏之傍
雕閣繚繞寶押焚煌初旭射而增耀彩霞映而彌章
闕室鋪之間作若拜俯之低昂文犀懸其寢陋猛虎

見而傍徨惟環觀之臣庶爭先觀如星鳳凰相與興
歎羨起榆楊稱治化贊時康泳恩波之浩：鵲歌頌
之洋洋：同聲致乎三祝盛事傳之萬方冀庶類之咸
若同化育而蕃昌慶鹿階其濯：率舞共其踏：乘
風雲之慶會依日月之容光樂終自于聖圖永奉承
於

聖皇賦已復為之歌曰仁義之獸古所稱今圖存其
像書載名今圖雖一見在郊垌今未聞馴致登天庭
分帝王一心為羣生分况又厚澤洞幽冥今諸福里
集備休徵分賜虞出世現真形兮黑白成文秀氣凝

構

分蒼黃令德嘉祥呈今九州四海播頌聲分萬歲千
秋仰
皇明分

紫芝山房賦有序

建寧城南有紫芝山禮部尚書鄭公彥嘉構書房其
中因以為扁以文見徵為之賦曰
攬勝驟於武夷兮沂仙源於建溪歟水西之玉洞兮
瞻維南之金倪一山屹立以獻奇兮掩羣岫而巖業
聖草產乎其陽兮燁金光之輝：吐三秀而擢九莖
分初何種而何根合鸞青與鳳丹兮凝紫烟而如雲

構

伊泰園之委和兮尤方軼之寶惜滋之以膏露之華
兮潤之以乳泉之液一拓而飢可療兮再服而年可
延豈無自而偶生兮誠有開之必先名茲山以紫芝
兮志發祥於往代也人之傑而地之靈兮諒於時而
有待也繁武公之苗裔兮發探奇於其間匪改耕於
谷口兮匪追隱於商顏構書房以藏脩兮即山名以
題扁隔市聲於離垣兮距城闕于不遠朝思樂乎片
泮兮夕歸理乎芸編對生色之畫屏兮納蕭爽於賓
筵析青松以為廬兮收芳蘭以為佩簪麗澤於同心
兮來慈榻之織翠英整斐而翕：今跡徒閑而攜車

預賓興而計偕兮展鯢鬚而翔翔策臨軒而獨對兮
德素蘊而上進龍頭屬夫老成兮快青雲之發軔攬
金轡于馳駒兮燉余冠以神羊揚清波而激濁流兮
振廢舉之宏綱轉隆寄於方面兮參雄藩之大議宣
德化於江沱兮播仁風於幽薊由中貳而外兮擴氣
宇之日瓦期上下之不负兮幸昌辰之維建六龍飛
而御天兮肇一新乎宇宙曰建官而必賢兮矧求人
而惟舊大司寇之重任兮出廷樞之至公副一人之
欽恤兮制百姓于刑之中善日遠而恥格兮延洪開
於無已夫既弼予之五教兮其尚與朕之三禮郊斯

意

著保令德而無欺兮尚以求于終祭

南薰賦

繁大塊之意氣孰與名之司風按八方而定位順四
序以成功春噓和而獻歲朔號寒而為冬秋應商而
肅令歆華實之光容惟九夏之薦蕙獨有情于化工
爾其南紀司時祝融效職陽鳥出水而上翔燭龍衝
火而下擲大地一爐炎雲四赫暑方斯隆暘其有極
而斯風也肇自渠戶盛于維方與：依：落：洋：
不疾不徐或抑或揚排綠樹而絕野度青松而踰岡
灑雲舞庭槐之翠晴浪翻龍象之黃清入翔簷倚簡

格而廟享兮相茂懋輯之舊楚會萬國之職貢兮肅
鶴鷺之羽儀持衡鑑於大比兮揚吉士其濟：文昌
明而泰階平兮觀天顏之有喜入荷囊以敬慎兮出
退食而委蛇寓遐想於桑梓兮睇遠峯而長哦獨舊
扁於新第兮恒心存而目注移丘壑於丹青兮儼約
游之佳處衣錦行乎白晝兮豈徒於里閭名開喬木
之蔚如兮將有侯乎懸車衍世澤於推轂兮振家聲
於聽履方重見於五色之雲兮終為濟于九老之齒
仍紫結之纂綰兮符紫芝之嘉徵記山房於家乘兮
分留故事於國經帝衷春其簡在兮風裁蕤然乎朝

躋

名於

宣道有契于今古理無間于後先絃歌娛乎暇日清
芬播乎長年尚幸脩于此道故其興也蓋亦勃焉歌
曰彼美薰風來自南兮入高堂之琴兮解民之惛阜
民財兮慰臨軒之懷兮穆如清芬恩浩蕩兮旁通而
曲暢兮顧均此施萬民仰兮帝舜之在上兮

志雅堂賦有序

虎林城中有雅齋之士曰姜潤華與其弟潤英日誦
正絕之篇有所興起偏所居之堂曰志雅齋其心之
所之者是在是以文為請余曰賦可也作志雅堂賦夫
何闕闕之紛棼兮中儒服而棲遲必有在而靡他兮

舍古道其何兮之去古若甚遠兮理在人而甚近匪
厥俗而好奇兮唯性情之正而已齊武成之錫土兮
古稷下之諸姜木百本而葉斯蕃兮水有源而流長
里仁羣而家雍睦兮矧獨有此地節由誦詩之三百
兮於中心而有得伯氏之吹埙兮仲吹篪而嗣音華
二難於一門兮志二雅於一心審成周之音樂兮繼
韶舞乎有虞則雅麟趾之佚倡康歌乃其雅與溫柔
敦厚之為教兮風至雅為尤正朝同氣以以相求兮
夕同聲而相應言始末於鹿鳴兮次申以華萼鄂之
章知急難之當親兮即示我之周行爰由此而引伸

分一君子之愷悌與飛躍于為魚兮昭此理之極致
或然饗而歡欣兮又和悅而盡下情或受釐而陳戒
分南儀矩于形度考紀叙之小大兮關王政之事體
成孝敬而厚人倫兮風俗移而教化美彼卷歌與里
曲兮非折揚其黃華入邑而喜其蕩兮入國而悅其
哇豈予心之所取兮甚異端之斯害國大音於希聲
兮觀舜文於昭代擴周道其如砥聲兮何鄭聲之敢
淫一咏而復三嘆兮意彌長而味深此賢者之所尚
兮共一志而莫奉內友于之恭順兮外英華之煥發
堂渠：而朴素兮春怡：其載和感賡應之相春兮

起披壺之長歌花本秀映乎新窻兮文石芳聯乎
蕙意缺遠而地自偏兮移山林于城市揭斯扁於楫
宇兮匪自矜而實自藏尚有望于述述兮追古昔于
當今

靜學齋賦有序

太醫院院判蔣用文氏家儀真之龍澤而京城全節
坊則其麻宇之所在用文嘗以靜學名齋文韋鉅公
著作盈卷未有為之賦者固未微言遂作斯賦
當九衢之洞達兮宜人物之純備居連臺而接棟兮
行結駟而並轡紛總：其微逐兮芳菲：其邀留出

紛華而入道義分心恒戰而靡休中兩榮分而一決
分時將見夫斯文人之傳尉林陵之華貌兮獨知止
而好備企心齊于千古分樂所得之優游吾嘗歎其
高尚今聊乘暇以夷猶門軒宏以延爽今選窮窶以
通幽飛花散乎晴簾分嘉樹蔭乎清港來惠惠臨之
文旆分納徑造之華騶喜襟懷之滿洒分悅親話之
綢繆其學之定向分唯靜之是求挾疊：而中理
分頓繭絲之長抽分審先幾之生乎動分僅一善而
三尤吾初其不遠分知既放而當收始寂然而無
聞分六鑿之雌鰲中泊然而無營分廓心境其悠

悠終滿然而有感分通萬變而應剛苟於是而能安
分廣入乎聖域之優夫豈冥室而肆步參迷其津而
安淵將徒思而無益分與明思而強索顧夙儲之緒
簡分且充棟而汗牛先六經以為本分後百氏而旁
搜人文筆自義軒分天理閑于魯鄒得於心而下夫
分施於用而克周朝養惟而玩味分夕曝泉而焚油
過傳記之忠孝分必再四而緝納感登閣之同邁分
思駐景其何辭起居謹夫簡凡分養知脩夫膳羞唯
多病之所須分含藥物其馬謀暇茲事非細故分忍
委之於庸流啓九靈與太素分別脉絡之交鉤回生

意于沈頓分匪暝眩其易處恬淡而閑邪止移精
而祝由推格致之妙用分又何事多治而先集裘全
人生其有術分舉新年其無憂導餘波於上池分流
芳馨于中州雖九死其沾危分得一已之見投典從
容之美任今日趨近乎瓊樓方功名之鼎盛分足青
雲之富遊名門俯于龍潭分舊業依于鷺洲承先志
之謹嚴分校家學之春秋注心目于華扁分豈專慕
於武侯仁者靜而好學分微顏氏其依疇矧良醫之
有濟分與相業其相俾濟斯民于上壽分尚上益贊
於皇猷

宜猷

慈烏圖贊辭

武庫員外郎海昌俞倫善事親有慈烏圖余為之贊
維烏有烏由鵠而雖本乎天性知有母每返哺以
資養縱既長而弗渝母也克饒已嘗飢虛載飛載鳴
相依相于雲霄之上雖之華彩可以婉乎鳳鸞之侶
天壤之間乃有至行可以愧夫象撓之徒或萃于冠
或集于壺示人以福至之兆表世以誠應之清符詩
人義而見錄畫史愛而為圖嗚呼烏乎哉自傳所謂
烏中之曾參是矣矣吾於俞又將以為人中之顏烏

然字

節菴集卷第一

節菴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錢塘 高得陽 孟升

雜詩八首

皎日出東表孤陽燦羣陰金輪御中天萬物同照臨
出入光輝中孰知功最深唯有花間葵傾注長一心
倚蘭有清音况爾春風嘯正應一室間長與善人居
綠葉汎崇光芳菲倚前除玉樹在其側輝暎復何如
江上芙蓉花紅素千娉婷晚色淨涼雨鮮飈度芳馨
故人渺何許一水秋盈：折遠莫遺悵望獨唯含清
秋露白于玉夜滴青松枝：沈鶴乃有警長鳴當此時
靈物感陰氣豈惟寒迫之：懷其壯士懷陽然亦如斯
我有綠綺琴幽懷託之寫見客不惜彈當有知音者
吟：松風生浙：竹雨灑燕云無新聲我志在風雅
仙人雖遺世游戲時往還衆風下鶴背翻身入壺間
我欲往候之非能叩窺關刀圭幸相授持以駐靚顏
錦：代舍缺濟：候門裾彈將秋月上曳逆春風舒
理義苟自勝紛華焉得如秋清為春正和還讀吾書
川流既云：原泉復況：逝者靡有窮來者詎無本
一哉聖賢心開示何縫緒進德貴自強語道誠不遠

南園

惟

南園開曠地日涉頗成趣坡陀帶岡阜遙虛足延佇
振衣林影亂夕陽在高樹歸來有新詩情境適相遇

夜坐

攬衣起中宵寒夜月初上風林動素光石澗流清響
平生學道心坐與歲年往後翠不成彈無因寄遐想

初春喜雨

潤物莫如雨况於發生時泉脈既活動土膏亦華滋
茫：宇宙間一：甘澤施欣：各有得蕩：本無私
大哉皇家恩及民正如斯擬招擊壤翁來聽康衢兒

春日對酒

玉壺貯美酒置之春風前幸與良友共為歡豈徒然
一倡白雪辭再發朱絳絃翔蝶東家來雙舞花增妍
急觴雖快意徐引客款延豈曰惜芳景樂茲太平年

香山春為燕為飛真人賦

大
屠麻

羣蟲蜂清溪孤嶼出重霄巋然入人行仰止非一朝
開雲結屠麻為此青岩嵒嵒若客似諸孫相拱如相朝
幽探得奇勝熱坐息喧囂龍劍卓其傍百靈不敢騷
延燒贊至治歌咏諧鈞韶時來金華牧或過青城樵
紫芝初無根黃精元有苗服食體可移願養神自超
卑道方遲車何在搏扶搖從茲至千歲長向北道遙

送李上人回吳興

上人聖川秀法筵推巨擘教業浩如海涉歷欣有得
兩軒雨華時言下見真的：意既解知虛名諒何益
小隱徒勞人西湖漫招客向來愛業處安溪水精域
平生香火情詎忍付榛棘耳根松風聲已度舊泉石
過我索送行為問果何適白雲在虛空去留本無迹

陪徐教授觀朱清翁宅牡丹分韻得寄字

清翁喜玩芳名力無不藝牡丹赤城本涉海遠移致
歲月培深根春風育生意重臺冒千葉大朵壓孤帶
蜂黃注額鮮猩紅入肌臘雕闌周遭圍牙籤後先記

同心或許看俗眼那得視廣文風昔交花時欣一語
預約耆英從亦不寒晚素良辰屬微燠久而運初霽
杖履踏春泥尊壘臨午砌勝賞慙所懷良會匪容易
盡管主賓歡移席有核異延留頻忘歸談笑不知醉
行樂須及時人生信如寄

題洲明澆酒園

酒中有妙理飲者未盡知千古一陶翁嗜此能自怡
秋菊生幾叢芳菲繞東籬微彼露中英況我風前危
興來自飲滿客至聊共持今晨新釀熟正好斟酌之
第巾澤無垢倉卒亦可醺笑將代第箇驚者集章

一巾安足惜我尚簪紱遺頭顱已如許為歡能幾時
悠然北窗臥快哉南山歸生世徒物役不飲誠何為
游神太古切春臺共熙熙天命信可樂於焉復奚疑

題錢舜舉紅白蓮花圖

服玉既有方增靈豈無訣兩兩仙之人心同願之別
一從摘丹丘雙飛下銀闕機羅夜侵涼衣錦春蒸熱
道之紫瓊報以鰐脂膏穠華拒易保貞素諒難涅
永結白首期華待紅吟歌波聲散驚鷺吳儂正愁絕

孟夏齋館清會分韻

綠樹生畫涼風清雨初止齋房寂無營澄心澹如水

高閣推共憑代木歌未已小車花外來慰浣良可喜
道術固相忘妙論該物理為樂世應多此意知者幾

風雲壇次王連善學士韻

雨陽既時昔年秋感順成四海懷心同願為

聖人氓秩宗典三禮祈報展進行親臨來風秉壇壇
生光榮風興視河漢泰階中夜平涼隨白露入暑遂
金風清響有教至治豈獨感神明

題王子華華升園

大化無停機品彙各生植來華爛陽滿陰條綴秋實
物：具太極一：生意全至人悟物理坐聞歲序遷

偉哉愛蓮翁窓前下除草自家意思同可與知者道
天：桃李花顏色殊可嘉朝榮夕乃悴零落隨泥沙
幽蘭及秋菊寒梅與脩竹雖乏撫媚安清貞異尋俗
是以君子心雅好非等閑要令山水趣長在庭除間
秋風無時生霜雪被崖谷願言崇令德歲寒以相勸

和崔原撫書懷二首

雅志在山水端居尚幽僻廓然心境虛萬籟自虛寂
兩壁蟠龍枯風庭燕泥濕鉤簾一憑軒雙梧眼中碧
一水不可越閉門清畫閣美人渺何許清風遊難掣
野鶴至空安乃在泥濘間安得住相近論心日往還

題盛子伯小景

茅堂溪上立溪水三面繞波光入虛牖玉壺蕩空渺
遠與城府遠而無塵俗擾秋聲減楓梧晚色集蘋藻
孤吟不出戶思在雲樹表故人扁舟來乘意慙慙惜
便當掃籬遲遲為致清驛近作得細論佳趣應不少

陪壽椿堂得燕字

良辰度書雲初雪被珍甸主家樂豐年華堂具珍饌
維此座上賓於世不多見道德副今名勲勞注深眷
焚香鵲尾爐濡筆風味硯幽賞恆所懷歌詩紀清燕

遊清涼報恩寺

清涼古淨域乃在城西門前當紫陌首後枕蒼山根
重岡松檜合一逕宜寂分金書煥新額琬琰繁華文
梵宇壯神京寶帶開宗藩曰維象教力可報君親恩
付囑語在耳脩敬道彌尊維時屬承平芳春布微愷
幽尋動佳興駿馬聯高軒朝回蓬萊宮訪此祇樹園
談空理深契結願旨猶焚翠微開竹房雲蘿青可憫
亭前桃李花翻其隨風翻宛然芬陀利從天而續紛
樂哉今茲遊慰我夙昔聞明朝向城市却望山中雲
題高士謨萬竿烟雨圖為方向書賦二首
誰傳此君神穠纖長短隱然千萬竿清風塵中滿

醉雲三昧手嗜此發胸襟平生足所滿歷計門可款
酒闌據林軒茶餘憩池館得意雲霞笑此筆冰雪溫
淋漓夜雨寒香霧朝烟暖詎忍付魚鱗端宜裁鳳管
雕壺得地生清秀信天產律呂固可諧村器未易束
白雲幾葉孫青年登仕版吾鄉士如林頗脫見誠罕
森：玉笋班表：驚人眼豈惟人眼驚况在帝
帝心簡雅德配瑤琨貞安壓榜散翬哉歲寒期永言
秋瑟間

送童伯顯賢赴德安府教授

臨海有佳士氣質清且和少小富文學年擬高才

遙

擢為千里師坐見九載過秋闈與春貢得士何其多
重構教鐸去清音振江沱采：泮水芹菁：中涵新
成效日章著令聞益巍我行當副微用因風曉鳴珂

夢遊武夷

維南有奇山仙人所遊翫苟非登躋衆凡蹤日榛亂
丹梯緣青冥臺榭擁樓觀稍出林壑幽始信仙凡判
瑤天倚圓蓋四顧無際畔油：白雲生乃在山之半
自嗟筋力弱敢親胎骨換山花笑如迎山鳥聲相喚
徒驚聞棹歌未得乘亭慢欲覺詩已成誰能更塗竄

書袁處王族譜圖後為尚寶水忠徹賦

日湖碧澄渟雲鄧青截紫素翁生其間雙清歸一極
才美既瑰奇經史更漁獵平生兩眸子巖電光燁：
偏聞郡國人不作兒女囁恩承天九重寵被日三接
老氣秋峰嶭風韻春和協客臺謝事除京居雅懷悵
華簪映烏紗白鬢照紅頰門前小園圓疎花戀幽蝶
等閒不屢看清興時一涉雪晴擁吟裘泥香移步得
佳兒不負承金階早筆驕養志意素堅好禮情適決
豈徒讀父書尤知誥家牒錦軸張芳圖珍哉歆新篋
見過微品題自領試箋簡相期非溢美駿足方高蹕
矧當聖

聖明朝宜樹遠大業上以慰翁心下以振來葉

送徐文穆從弟敬赴漳浦訓導

徐門故名家唐卿昔通譜芝蘭玉樹間敬也復翹楚
振：翠麟角嶧：紫鸞羽經明得師承寸高出儕侶
承恩入清選司訓起初武好山接閩南大邑美漳浦
氣冷產珍奇庫恩成樂土海翁通化地絃誦儼鄉曹
春芹扶桂香登薦溢天府良由後蒙泉廣可滋藝圃
華年坐舉比高齋各講今古說然諸子衿肅爾就絕
矩官階孰崇庠職業在脩舉矧惟敦學半於已豈小
補實大聲以宏吾將拭目觀張建鳳城隅解纜龍江
浙便道一過家畫錦勝綵舞南風荔子丹到日及夏
五有書勤問安雖遠若晤語毋令池塘草夢隔三春
雨

奉和椿堂少師寄柳莊表太常韻

二老

潛邸舊所遇常相依祇今巷南北乃爾會面稀椿
堂朝垂簾柳莊畫捲扉關心藥裏富調息爐烟微老
臣戀闕情有山都忘歸書函詢近况詩筒續前微尚
憶平生言頓悟行年非來往亦風流此願終無違

卷

節菴集第三

七言古詩

神龜

崇明孝弟之至通神明又聞金石可開惟至誠聖心
聖心一念存永慕帝

帝遺大寶昭衷情仰惟皇

皇祖啓焉運混靈海予安蒼生肇基垂統育讓訓繼

志述事無紛更察情信史紀善政恭進尊謚追瀛名

美揚顏面長對越山陵碑長嚴經營詞垣撰述任元

重選石篆勒功非輕風城遙睇夜隱：龍潭佳氣朝

盈：那知厚壤下深固乃有鉅石中崢嶸鳩工啓視

喜色動靈在側真形呈排除土花露介地卓立山

骨輝晶英渾然凝就太古色扣之隱若詔約聲泗濱

浮磬匪異休九江納錫應同盟星辰安耀疏陽質元

武孕秀儲陰精光輝豈逐地理後肖貌寶繁天生成

舉頭久為霄漢望曳尾肯向泥塗行坤祇守護為河

禁野老鋤鑿徒縱橫遊哉換壁沈洛水滋焉載器樓

神京為祥為福為壽筭如金如貝如璫璣想能前知

世常泰欽息以俟河之清高功巍：足並駕克德蕩

蕩同恢宏璇穹眷顧鑒誠孝至隆瞻覩羅簪得小臣

昇

獻頌致萬祝樂與萬里姓鼓舞歌升平

畫梅為金侍郎題

花光妙手真絕倫一生好為梅傳神：交意會得三
昧胸中滿貯江南春戲拈剡溪七尺紙染蘇堤六
橋水暖風轟：短長條香雪盈：疎密蕊銀鉤圓媚
幅烏絲玉質溫潤無瑕疵墨痕微帶烟雨氣芳心競
露冰霜姿蕭然一樹當空立雷動孤根蛟起蟄萼
斑腐凍猶黏蘭蕙清芬暗相襲退朝花底鳴呵來錦
袖看花春復開初疑碧紗窗下見大似白玉堂前裁
工夫如此不易到筆力翻：奈神造人憐疎影弄寒

珂

曉我喜繁花神晴吳徐熙沒骨錦衣模補之掀蓮騷
命奴頻令詩興起東閣已遠歸夢尋西湖使君何綠
最鍾愛為有微寒心事在枝頭生子：生仁長與皇
皇家補鼎為

陳跡起小景為胡郎中題

遠山近山青幾：當戶一簾如壁立往來都作翠屏
看清高不交黃塵集故人山中星散居一時相遇欣
相於談詩聊為林下座談興欲向屏間書倚空懸腕
捉斑管端珮：秋風滿龍蛇盤屈氣自長猿鶴驚呼
頭為短紫苔畫破絳如絛肺腑流出皆神奇人使悠

悠記歲月我方落：槐楸期南宮官居連玉署畫
分明舊游處九峯秀色吾眼中沈筆重當為公賦

淮山園為袁伯瑛題

桐栢山頭淮水出淮上諸山總奇崛霞光射月麗丹
霄雲彩從龍捧紅日英材世出豈尋常佳氣年來倍
蔥蒨雪軒府軍司使孫千戶侯封繼簪笏不知何處
得此園故鄉山水能追慕連峯接嶂碧連還喬木淮
樹青紫軒板橋渡口通經術茅屋林背故村渡騎驢
入寺定吟雙溪艇乘清多釣徒將軍年少辭家早
持長思主處早好某水某丘經釣桂肯堂肯構閑懷

抱世人此意那知得丹青屏幃開花草錦衣行看當
盡行十襲斯圖作家寶

贈醫官張善齋為高汝霖賦

三皇有書曰三墳肇啓大道宣人文天官下取職玉
府世無其本名空聞九靈太素出西漢軒岐論醫更
問難玩辭每為今古疑接理元如日星繁聖賢君臣
心事同上畏天命悲人窮好生一德參造化利澤萬
古蘇頌雅素和越人兩巨擘大劑遺文著奇蹟飛公
仲崇出越群妙論汎芳足矜式家聲澤久益存千載
更多賢子孫德齊清風善齋續學有獨得誇來門近

年快書山水色恩被惠民期普及黃芽九轉金液乾
芙蓉五色砂床灑錦封百里龍龍長西聯岸夢東歸
程利菲茅舍不嫌陋乙藥與藥方傳方太學儒生吾
故友有母賢如邵孟母一疾三年不下床百竹旁觀
懸袖手兩門義聚江州如杖藜見通詢與塔聽聲望
氣知所苦後以七刺呻吟除雖鳴山前天此尺兩字
平安萬金直四既有便紙寸誠欲以文章款謝腹我
思醫者視病人與人愛親堪比倫朝：後進繼先志
生：孝子多忠臣何以為生酬春速試與叔醫增健
義宋清逝矣豈無人救故因循惜作傳

送道紀邱一清回宗陽福地

青衣洞口青山頭脩真素多仙者流仙人於世去或
留邱離遠駕追飛翥解紫氣知青牛僅遺一老童
家邱丘君道貌松喬倚碧晴邱明霞將然契託理
窮冥搜秘籍晚揭華皆邱宗陽上宮風景優格陰計
色交清清丹光劍氣相纏縈神公受命鬼母慈靈葉
為屬邱題敢伏洞房火候時添柏生斷日邱銷更籌忘
年邱昔邱曾交游江湖浩蕩邱蕩邱浮欲叙雅好嗟無繇
聖人孝與重華伴吳天因極思思酬備龍立教誠堪
授丹符一發徧九州五千環珮琳瑯球霄霞為衣雲

為英翻然齊賦登瀛洲黃壇金錄嚴科舉堂慈愛重
燭幽寬旌旌節參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
車諸幽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
袖風馳：龍江湖長開維舟勝客入柳呈春柔擢郎
競作遠歌謳為君滿泛玻璃甌雖有卿思無離憂山
窓白鹿鳴吻：松膠木煎俱成葛海嶠消息曾回不
素書肯隨洪喬却南屏春色西山秋舊盟那忍寒汀
幽如能遇我同夷猶寄聲寥廓共誅道遙遊

題關山行旅圖

長雲黯慘風栗烈行人在道歸心切上坡下坡車側

軟蹄淖凍合來時鞦牛毛蜎縮寒不禁車馬莫前雪
易深青袍朝士塞驢背詩興豈為梅花尋疾驅猶懼
前山阻關門漸近爭先觀曉關吏勿作難回風急
雪方漫：

晚春曲和貢文初韻

香雨飄紅換新綠離鸞怨咽參差玉畫闌墜露泣殘
粧遠翠愁山蛾黛感勞：乳燕說烏衣海天凝雲烟
草迷東流苦長西日短惆悵花前瀾瀾危嶺暮深沈
兩聲小夢入神山良夜悄鏡裏韶華又一年曲渚離
鳴錦屏曉

禮賢

祁

魏

題趙仲穆雙馬圖

兩馬翩：皆駿骨一見人：羨神物出自自是天聊
駒入貢來支從月支塞雄姿逸態將翱翔游龍騰蛟
相頤頤霜蹄踏月照夜白肉駿隱霧真飛黃真官善
調不勞力一匹生騎牽一匹賢臺望忽千金豪門爭
看此雙壁吳興盡馬知馬情高樹大葉長風生春流
飲去御溝滿秋苑牧回沙路平吁嗟伯樂不常有每
為驪黃分壯地上時麒麟象且奇人中驥驥君知
否

春暉堂為祈指揮賦時平搖回詩中及之

先王功烈彰西土白叟黃童頌誦析父
天君有命許承家仲子起群龍繼武繼武繼武繼武
南存心忠孝人皆談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徒潭潭與迎養數千里得侍慈闈心益喜寒暄易地
慎起居鼎俎隨時奉甘旨高堂華構輪奐新既既既
魏紅錦茵情雲煥爛窓戶曉淑氣映北屏棟春鳳笙
龍管簫箏第有春酒雙螺介眉壽桃桃桃桃桃桃桃
草忘憂北牖堂中慈愛和且煦宛若天上三春暉輝
無私到處照不以弱草偏見道銷霜融雪回固頻頻
凍生和護柔嫩眇然自爾欲報難只有搖：心一寸

述情

寸草雖短心甚長
政與葵藿同衷腸
母恩君寵俱在上
朝暮：暮：傾輝光北山
泉鏡雅孤颺
二十餘年過險阻
海涵春育怡不知
鼓吻磨牙猶自許
朔南一統安可容
兵符漫海微曉雄
斬連膝下即上馬
小醜已隨神
籌中華靡復抹
冒烟霧直入深
山更深處主情
首惡納械中
刺穴焚巢開道路
明家政馬歌凱
還倚門喜色生
蒼顏錦袍五采
耀金繡拜舞下
數萊衣斑駁清
帖：山寂：今
舉芳聲總洋溢
臺增重已無雙
蒙府給功須第一
春暉佳倚深
意存孝以事母忠
書君國鸞紫結
進高爵恩光重
見朱名門

寄曹元隱

自我度梅嶠不瞻天
柱峯啼鶯變鳴咽
清江五閱秋芙蓉
豈無賴仙屏吟眺
亦可供亦有蒲翁
坡石船丹窻第
苦封天風汗漫浩
如海幾時收我
得萍蹤既未能
端簡祇獨搏余
宮一聽彩鳳鳴
：又未能未
堪下遙訪五老
九江攬秀摩雲
松英酒懶舉玻
璃鐘空今君槐
填吾胸年華悠
：不相待風
蒲霜柳難為客
采蓮作扁舟
折竹為長竿
躡雲泛月思
追從豈憚水
複山重：此時
此興不可追
佳景莫負
春光漢金芝
初生兮璿
單方茁與君
共拾期相
逢期相逢丹
在壑天

桂峯頭月上時好倚南樓待歸鶴

題牧牛圖

牧牛兒無是非日出而往日入而歸
長林茂樹相因依是時東原露方
晞草光熙熙三春暉老牛出乾朝
正乳有角滿果鳴相隨鳴聲何長
又何悲吾聞受人之牛為牧之要
令所欲無欠虧亦猶主家養兒時
樹根盤膝煮糜：坐見白日花開
移吁嗟兒兮將安為食主之食衣
主衣牛乳牛飽曾無知主家可固
心誰欺牧牛兒無是非不信牛瘦
兒長肥

贈醫士唐永年為李翁賦

今之業醫隨處是碩學誰如賢父子
醫門論議浩無涯能以儒書會其理
阿翁活人：共稱有病有藥無不起
子也事醫實克家橘井清風生錦里
新溪東畔城西隅杏花紅曉仙人居
康收萬科虎林毅架擁百軸龍宮書
丹先發曉雪屋淨玉氣照夜雲窺
虛却人拜惠戶接要官長閑俗門
迴車浮玉山人仙所詣撫字心勞
病微刺玉函金匱為選方踵孔丹
砂不論直清肅元實一氣和神觀
康強百骸適膺門賓家總欣欣唐
家名聲逾藉：我行欲半東南州
看山偶為茲山留談騎風昔猶嗜
好能者時復相交游阿翁塔下

題浙江潮圖

溜

杏林春曉為吳志學賦

然活色謝丹鉛地出生香笑蘭蓓蓮祝融峯前有此抹
吳郎家居今幾載上國醫：國曹究心禁方村後懸
千金竭未金華被薦剡竊寐桑梓猶追尋藥籠參苓
不可缺公門挽牽爭相款願言及時樹勲業畫錦行
看耀故林

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

騷壇逸響何寥々作者逝矣誰能招
孰然七子英風度乃有遺像圓生
綃衣冠半帶晉季氣人物絕是唐
中朝想當朝事得休暇採野景歸
風謠青驥黃犢踏凍雨塞驢瘦馬衝
寒飈醉鞭笑停似按轡吟鏐詩

拍催聯鏡看花多情且少待尋梅有與非無聊此圖
我嘗見十數高林大樹風蕭：掃除閑冗存簡素兵
興筆老才尤超方之粉墨巧塗染奚止天地相懸遼
尚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道暹道同氣合志相
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師晚出有深意況自昔日傳
今朝望梁落月見顏色妙處不待窮筆拙君不見袁
安偃臥寒正驕王維乃作雪裏之芭蕉

謹和

御讀如來大寶法王功德感應詩韻二首

大雄高舉超凡間初發與世無相關有情有恩即有

縛髮

應處金剛座安如山當建一花誠括起後來傳器無
遺水以無生法利羣生都在飲光微笑鹿野苑至
拔提河截流香象騰清波慈航從此廣利濟彼岸童
到何處羅明星現前昭不昧心印相承今幾代竹林
精舍憶如新金螺伽梨留得在法王大善悟真空與
大雄尊脩證同道風吹香播塵表慧日破闇行天中
隨機應願無參毀堂：獨露如：體應昨微睇青蓮
青妙相生或紫金紫以道與人祛障惑以法為人除
繁縷素懷善世遇

望園況有深緣在中國十萬里程流沙西一路指點

行人送如摩尼珠照湖水如淨寶月涵玻璃又如陽
和到幽谷萬物生輝咸煜：又如醍醐出雪山要令
飲者沾膏腴毗盧頂者上五色光盡虛空際道微湛
萬人叩首致淨域四散持足循脩廓實蓮九層花百
尺欄闌堆積從展：懸懸攝受許加持細密工夫無
鮮陳清涼山上文殊臺六月飛雪洗炎埃象王趣取
寧久駐龍華廣會當重開諸天尊侍祥雲繞塔影穿
窺明皎：師音一吼天下聞下侍鳴鐘報人曉

又

法王有路趣真覺覺者無為為者學言下分明直下

當夜內繫珠无繫：為言亦有功夫無一無之外常
如：庭前何曾見栢子東壁豈解懸葫蘆達人那堪
浪教演定力堅持不退轉冰花結就火中蓮春蛾飛
出桑間誇法王身是覺王身知去來今三世因天生
聖人御寰宇躬膺寶曆持金輪以善養民視如子尚
擬求賢資孝理都緣一念惑通開竟從三昧安詳起
聖心有願報成(生)更願淨福諸蒼生使華蓮馳宣霽
香旨路人迎拜騰歡聲應憐迷途長叔：汨沒塵勞
增垢業多方引入真覺門慈悲不惜言重疊諸天伎
樂從空來飛樓湧殿空中開千：影現多寶塔一：

映

光燐千華臺靈谷山中禮真佛山比靈山更奇崛
瞻相好得從容不比觀存成倏歎常時也報具二
六度萬行那能無正如周天列衆宿徧照大地唯孤
蟾老扶幼翠來聽法雷音鉤：光雲：疏陀上味供
乳糜龍腦諸香藝螺甲目不暫捨自故離能仁一視
忘等差普令未覺獲有覺感固有覺超無為西來的
慈觀開度終日鍾山籠彩霧玉音忽報日逢來寶讚
新傳天上賦青陽獻歲春妍九重蕩：開堯天願
承善教伸善頌
聖壽永與天齊年

九竹軒歌為曾侍講子啓賦

佳哉居乎靜而窈兮誰能即徑造掖垣西畔宮墻砌
金門大隱玉堂步長歌淇園之操兮一軒滿酒市遠
無喧境眼中不入關草木此君雅德我通知兮鮮馳
自天發英籍春雷殷地騰神蛟假泰筮以見稽兮舍
爾龜史咨璣茅震宮初盡啓乾策善其應執符陽文
三：玉立英風度一：秀挺森炯捐想常排閭闔而
星琅玕兮金支翠羽飛舞揚旂嶺山禽水鳥低迎顧
盼不敢近丹丘綵鳳擬下高枝紫閣相望咫尺
尺兮和鳴嗶然中律呂采色爛若呈文苞退朝華渚

日見過開門拄杖時未敲風晨月夕別有好事者問
奇叩先兮載酒持肴胡床笑據相與坐其側清景儘
足供吟嘲新詩哦就綠筠刻缺史借向清陰鈔錦綸
乍發生意動忍放隱守思克危歲寒心事試與傾倒
兮班聯玉筵蟻味如久要不以夷晚輕相拋清脩高
節出入表滿簪蒼雪吾方愧爾青雲交

水竹居為鄭伯規賦

昔年曾入錢塘去行過斷橋西畔路杖屨隨步到孤
山西子湖邊竹深處孤山不改舊時青桑海塵飛戲
幾更水竹人家今在否波沈空處珮環聲美人家在

錢塘住水竹幽居有深趣秦淮官舍偶相逢問舊興
懷結愁緒自憐落魄爲虛名快却平生吟嘯情歲晚
誰收丹鳳實波寒空負白鷗盟作詩贈子慚珠玉有
約滄江須預卜待予清節報

君思拂袖西湖看水竹

松雲軒為蔡長年題

大松落：羅軒極浮雲往來如有情清風天邊驚鶴
語白日地上蛟龍行軒中之人足文史聲華藉甚張
童子壯心逸氣少不凡松堅雲高意相似仰看坐對
成新詩錦囊珠璣光陸離學書尤喜學草聖墨池水

湧鵝驚飛興來一掃一萬字不用芭蕉只揮紙有時
徒有理冰絃彈得中郎舊焦尾人言之子才德俱所
愛特與尋常殊一經已授東閣易三載尚與西湖語
吾聞其家世昌大說是江西武夷派老人父澤感
天：馬生駒奇絕代新然頭角已如斯此軒此局誠
何辭劉懷昂霄紫盤具正僊偃武脩文時九重明主
明主恩威暢四海儒風翕相尚明堂清廟肅棟梁致
身早立青雲上

題周益恭畫梅和王汝玉贊善韻

西子湖頭我昔住正對道仙隱居處芙蓉蕩眼柳迷

人清高只有梅花樹看花長過鶴邊籠曉歌驚醒癡
蛟眠青鞋屐試雪華地綵舟橫渡水壺天歲寒心事
相期久一別俄成廿年後素衣莫問染緇塵京國相
逢總依舊白玉堂前見故人聚然為我輸情真誰能
健步託移遠爾獨妙手工傳神寒窗餘雪橫籬籬暖
迎東風入帷薄北枝更比南枝繁一色瑤花數千萼
詩人老去才湧多為憐歲月傷蹉跎孤山入夢凡幾
度尋春無計將如何芳尊尚擬中前約翠羽啁啾畫
簷角斷橋何日繫歸橈喚起逋仙共清酌

節菴集卷第三

寒

節菴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駕幸太學

賡閣崇國子昭代重先師

萬歲臨雍日諸生聽講時泰由王道致德本

帝心推盛典欣重奉斯文慶在茲是日祭酒孫希旦奉

朝天宮金錄大齋

王宸敷孝治琳館啓玄科德報生成重恩覃品彙多

齋林凝梵氣碧落度空歌

九廟寶真福羣生保太和

雅集分韻

帝上春風早金河凍雪消暗黃初著柳新綠已平橋
東閣情何草西園景倍饒朋簪喜相盡歌詠樂清朝

臘日夜齋宿次王達善韻

直廬依禁籞清夜仰堯天壺抱金徒箭索垂甲士絃
龍山青上月鳳閣紫浮烟燈影何妨照神清自不眠
霜花數畝瓦冰飭神雕簷凍色春前重寒威腸底展
茶杯潯滿泛香鼎大頻添正是初三後新蟾露欲纖
齋館晨興早東方未啓明祠官迎騎從翰相視儀壯
林影隨燈遠溪聲度沼清趨庭將對命司折尚持更

春夜次韻二首

好月當筵照香燭
春輝躍玉壺
初滴水銀浦
欲生波
富貴青春景
嬌娃子夜歌
千金酬一刻
論直未為多
柳葉蛾眉綠
花枝粉臉紅
金鬢籠細霧
繡幕護香風
夜氣三更後
春光二月中
梨雲隨蝶夢
來往繞簾櫳

府中即事

樞務嚴中間
等思坐後堂
綸巾白羽扇
璫筆紫藤床
日轉秋猶熱
風生畫額涼
邊陲無警戍
官府樂時康

本清軒紀興次韻五首

長夏追遊簡高軒
賦詠多神清
忘暑熱心廣
育春和

廣有琅玕長門無稅織
過臨池時聞筆戲水愛群鵝
窗窺總軒豁服食更清涼
苦茗黃金罍甘瓜碧玉瓢
境因幽益勝日向靜逾長
所貴能順養于茲樂壽康
錦屏張畫格羅幌護書林
竹暗鶉鳴午松涼鶴在陰
清吟題綵筆雅調寫瑤琴
自足酬高致誰能預賞音
碧簾隱清漪紅窗俯綠池
露珠溥沆瀣冰玉結玻璃
魚隊群游書處驚聲百轉
時晚風留小憩蕉葉解題
詩香風吹不斷花木四時妍
階砌終翻藥池塘又採蓮
詩成留客和酒到命兒傳
有美東園趣為歡莫問年

對鏡

良鑑不易得
照人真具明
青金圓鑒魄
白汞爛流精
重購元無價
類看自有情
浮塵虞見翳
隨處錦囊威

寄觀妙道者

顧我塵緣重
多君道氣深
幽懷愁欲寫
清事幸相從
已辦登山屐
兼營挂月鈴
高秋霜葉盡
遙隔兩山岑

秋懷和趙古則韻

歸計定如何
西風日夕多
山中黃葉路
江上白蘋波
晚色群鴉集
秋聲一鴈過
離情方繾綣
何處竹枝歌

題春江晚景圖

遠水漾春色
近山橫晚晴
烟青楊柳暗
月白杏花明

歸鴈聯翩影
跳魚撥刺聲
平生江海意
撫卷不勝情

游九仙山和尤鍊師韻

高山同仰止
相與造仙鄉
躡屩穿林遠
篝燈入洞長
樹含春雨潤
花落曉泉香
幽討平生願
佳期此日償

南歸

行李迎朝雨
歸篷趁晚潮
還家疑夢往
別友信魂銷
隱：山頭近
盈：水脉遙
問程猶幾許
傳指更三朝

懷周文敬

卓犖三山秀
棲遲五岳陰
桑蓬年少志
松柏歲寒心
雅道如君少
高情為客深
海天雲漠漠
飛夢若為尋

題葉鍊師崆峒山房

脩然學仙侶久矣遠人群種石皆成玉營巢半入雲
衣新縫鶴羽銀古鑄龍文母俾長生訣唯教上士聞

吳江夜泊

江色入秋清蘆葦白露盈星移孤鴈影月落亂雞聲
旅泊常隨處舟行不計程三高呼莫起誰與話幽情

西湖和貢友初韻

佳趣誰全得閑情自軟羣賞舟聽夜雨立馬看春雲
酒伴期相共詩題得屢分西湖天下景坡句昔曾聞

約人遊湖

明日湖頭去期先問畫船分
醉開樽幾葉若試春泉
知已能齊會同心託就延陵家橋畔柳拂曙首驚遷

懷臥雲軒親朗齋鍊師

歸路青山外青山更幾重向來容易別此去益難逢
月有長圓相雲無一定蹤既樞方欲定安得會從容

和王耐軒韻簡奉代宗欽一宗二禪伯

松室類巢居遙憑欄谷虛雲來常就宿草長不教除
送客成三嘆道人語六如高軒動遠過愧我跡猶疎
補父費針尖牽蘿緝帽簪鼻垂寒泮滿眉長壽毫纖
漸覺根塵減那知樹臘添故人多雅道來往慰幽潛

江上寄賈性仁

渺：滄江上悠：客路中短蓬春夜雨孤棹晚潮風
野唱驚沙鳥鄉心怯塞鴻長沙望猶遠錦字若為通

西山道院

闌闌疑無地山林別有天竹庭群玉立蓮館一珠懸
訪舊來清友談玄聚列仙從容陪畫坐陟覺淨塵緣

題唐子華山水

攢峯連岫起源水入江流樓閣前朝寺帆檣遠道舟
濯纓誰隔住著履會同遊題題匡廬景幽尋或可謀

挽沈孝良

每念東陽裔猶潛北郭居高情十載上直道半生餘
弟已傳兄服兒能讀父書秋風原草白忍淚重欷歔

題耕雲小隱圖

一逕隔紅塵十峯盡白雲幽巖宜卜築沃壤足耕耘
預卜登多乘長懷獻寸芹攜琴誰見過野色小橋分

遊靈谷公得人字

淨社馳情久良辰發興新松雲初出壑花雨不沾塵
妙供延清畫芳盟及早春歸看河畔草已有醉眠人

寄楊起宗

教日情懷惡中年故舊遠鯨波君久涉猿嶠我先歸

志

春事踰成服秋期及授衣信知無過鴈魚素莫教稀

問蓮菴疾次韻

幾度臨風想那能觸熱過有情頻入夢微意豈為痴
賓退慶酬少僧來問訊多以時須一造以地入三摩

秋郊晚步

西門久不出霽晚興堪乘自是秋容別非關疎色凝
漁村紅葉樹官渡白頭僧花石橋邊路尋詩記昔曾

竹軒為俞彞仲賦

香巷寸金地君家翠玉林秋聲穿戶早雨氣入簾深
瀟洒留人坐清虛引客吟相看久無厭為有歲寒心

奉和少師姚公南園初秋游曠見懷韻

南園倚江郭秋信易為通鶴啄蒼苔露蟬號碧樹風
振衣埃壙未游目沈淖中定有重臨日運期一笑同

挽神樂觀鶴林周玄初提點時歸荊楚

楚：林中叟飄飄鶴上仙兩朝

宸眷重十月聖胎圓雷微催甘雨

天書護醴泉神遊應未遠隨月上吳船

暮春有感

故山遙在眼流景急催人寒食清明節長干白下春
病憐身是幻歸怪夢非真此日南屏曲湖光綠轉蘋

五言排律

武當山道士進棚梅恭緝賀語六十韻

河清符世治物育驗時康昭代膺多福明廷集衆祥
仁教春垓北吉叶歲豐穰嘉禾來仙客微芹獻聖皇
聖皇珍調供上用王食奉初嘗東旭晴樓曙南薰午
殿涼諱觀爭歡羨稱賀共趨瞻載籍詢文彥圖經記
武當靈源循漢上奧壤在均陽佐穀嶽諸峯秀朝宗
一水長監華凝碧沼漁唱出滄浪王子懷冲舉童真
志激揚志懷勤內煉欽速擬深藏棲息後林下適遶
阻淵旁清泉飲如醴白石煮為糧洲巖存丹府希夷

養洞房五龍朝擁座一虎夜巡廊磨杵知勤勵虛襟
起肅莊寬旌吹爽氣斗飯耀寒芒相彼擅樂棚生如
羽葆乘長林徒驚鬱高節獨軒昂金盞古臺洗鳥群
孤鳳臥本心如可表生意不相妨誓願萌中素精虔
格上蒼榆星元著象梅雪敢同光恃此瓊瑤質置之
冰炭腸一枝分瘦影教桑折幽芳藉地須瑤草凌霄
倚翠篋奇芬散蘭麝清馥襲冠裳矚艷運呈露春妍
孰謂頑根托根先得所結實更為良青潤烟如沐肥
雨似粒細紋微帶紫頰頰半傳黃啄雀運都木華徠
度別圃甘酸飽風露辛苦歷星霜慈貽嚴承繼蘿垣

謹謹防長陪禮蓋立永謝斧斤戕儒典題雖略老書
紀至詳等開花滿眼容易子成行不有升平兆應無
應彰九重開泰運萬未攬乾綱內難清南紀中興肇
朔方威宣元武宅道洽太和鄉聚聚方舒玉景景若
綴璫筠籠下參嶺桂棹過瀟湘篚後菁茅入包先播
抽將薦新款太室致敬進明堂寶鼎和羹美金盤漬
嗽香頻婆珠少韻椰子浸多漿菓怪安期誕挑憐曼
倩狂瑤池雲縹緲遠島霧微茫望遠嗟何及求原或
未達荆州幾只尺病服乃封疆入貢誠非異難生亦
是常從凋尼父指遺愛召公棠棠晚晚臻嘉慶靈祇

妙贊襄史書黃閣老賦著紫微郎述德伴軒吳論功

邁漢唐尚資神化永益輔

帝圖昌紀事忘恩陋據誠效頌章

送周金憲赴湖廣二十韻

荆楚名都會西南大屏翰洲東岳卷甚方面得人難
武憲勞推擇羣黎賴撫安徵書傳海內公論出朝端
秀擢烏臺指芳楊鳳曉蘭金閣名籍：玉佩韻珮：
武治開——昌運優陞復舊官輕車運熟路峻坂著流
九仕宦仍通顯文游倍喜歡叩頭方閣下分手又江
干水國長雲淨沙堤小雨乾健帆凌巨浪柔櫓曳平

灘黃鶴千年景清風五月寒落花三弄笛芳草一堤
閑部吏迎驄馬居人望冠狐狸蹤絕鵬鵠勢方
盤詎肯留餘墨唯知竭寸丹嗟子成久別幸此得相
看祖饌漸先酌鄉情叙未闌尚期加寶練佇見侍金

題虞氏玉雪軒二十韻

公子開軒處蒼筤玉雪如門深通窈窕迎對扶疎
翼：青雲表娟：碧雨餘龍梢端婀娜寶綴粲與縹
粉飄香後珠琳曼韻初美筠呈外潤貞節抱中虛生
意春長在濃陰香自祛披——開翡翠窺月見蟾蜍坐
詠留文旂游觀集羣裾繞林重拓運旁舍遙開渠蕭

悅斯鴻翰厚卿樂著書自緣承世業豈獨愛吾廬長
日簾幃卷清風前映舒葛陂催變化嶰谷藉吹噓溪
逸非余羨林賢漢爾舉指臺膺重任疎寺轉優除清
白平生志忠誠夙夜據材為國祥瑞作世瑞璫使字
字仍華扁仙瀛稱廣居第班躋峻級長此奉宸典

送禮部郎中鄭汝舟從征安南二十韻

節鉞授三公

綽綽出九重功由司馬紀恩許禮官從東魯生公族
南宮隸秩宗英聲斐籍：今聞播願：肅觀方備慕
棘門即喬肅雖茲交趾奏敢效有苗山近際中興運

仍叨異數封王章榮錫衮土賦綬輸實據地懷方命
滔天辟象恭

皇仁猶欲貸政典詎能容廟論歸成算兵機在發蹤
識當銅柱折罪甚區茅供珍蟻無遺育焚狼息帶烽
軍牙陳表貉鶴首擁殊矐士議推謀略文鋒倚折衝
秋聲肅葭華晚色淨芙蓉酌我殷勤酒澆君磊砢胸
壯圖欣遠到大用羨奇逢露布馳清畫星杓指益冬
凱還隨井帶進樓觀龍

西山晚景為太僕少卿祝並獻賦十六韻

環滁山總好際晚景偏饒勝賞多陳迹高懷獨遠超

一軒臨覽絕列岫獻苔萋薄霽收花外斜陽在樹腰
延暉宜日夕致爽邁晨朝儼若珍圖對那能彩筆描
少邇營別墅季子與同僚雅好長相共幽期不待招
吟餘簾影轉坐久篆烟銷短笛歸村牧長歌歸出樵
疎林紛倦翮森木半鳴蜩萬隊懸麟種千嘯首葡萄
功成告舊恩政暇得逍遙黃菊香仍在青松節後彫
宣徒娛老境正擬樂清朝長句臨風贈令人逸思飄

挽趙教諭二十四韻

世曾分公族家聲出士林故山還靡：喬永正森：
質異人應降才長衆所欽文章煥東壁人物重南金

力學窮朝夕研精貴古今
共仰清霄斗期為旱歲霖
君子事禮樂聖人心
不偶變故日相尋

往者龍庭阻紛然鼠穴侵獻書來賈誼草撒得陳琳
縣客聊煩禦偏師不待擒功歸方別駕事去漫枚簪
昭代膺天眷斯文起陸沉公車欣待詔教鐸許揚音
列座春風暢開門夜雪深溫如玉界尺清矣錦囊琴
正席聯賓序橫經擁子衿燈吹秋閣曙簾捲畫堂陰
大匠施規矩瘡人藉砭鍼三年嗟易度一疾陡難禁
零落襄陽傳淒涼澤畔吟夢回明月浦腸斷白雲岑
如僕憐方學承君愧弗仕此哀因今子洋亦滿吾襟

贈張訓導二十四韻

彼美當塗彦無如張仲賢詩書從世講孝友見家傳
司訓當鄉邑脩身歷歲年文高人少識職冷士多憐
倖為羣公表仙槎獨客邊觀人本言行具眼別嫌妍
試以清真賦看如麗則篇吐辭光燁：落筆勢翩
傑出才超古冥搜思入玄風縣元得休駢儷自成聯
紫貝千機錦青銅萬選錢金聲繞柳地寶氣欲衝天
與進非無意遭逢信有緣幾年成契闊此日遂招延
賓館崇儒久書堂頌教遠收臨海棹安坐廣文簾
夜雨和春韻晨風入夏絃高閑志祿爵講貫衆魚鳶

令聞居人右清名達

御前休分民部稟傑出主家筵盛世英才出名閣裡
義全雲龍攀豈後星鳳觀爭先子幸蒙知矣吾猶屬
望焉盡心圖報稱拭目看超遷

北京進嘉禾謹述四十韻

帝座臨南面璇星拱北辰百祥隨地出萬福自天申
玉燭調元化金穰十火鈞澤深涵厚土德茂動高旻
仁卉揚芳舊嘉禾入貢新二儀鍾開氣五穀效奇珍
是在邦畿內非如裔壤濱驚所曾此駐鵷駕復時巡
子致聞丹雀群遊見翠麟華滋膏露液潤池醴泉津

秀發甘桂長靈芝好結鄰吐華方燁：成教又訖：

穎散蔥芒直光合璧色統一莖舒鳳尾九穗簇龍鱗
細霧榮柔穀輕霜稔素塵同根非獨立異畝亦相親
皓景收成候清秋刈獲星垣房見軻月令鴈來賓
喜氣趨田畝歡聲起甸人神農功永賴后稷教尤醇
事著周書寔名垂漢紀真樂豐思擊壤推本歌歌曲
噲昔雖多美于今更絕倫封章方迅速脩辭敢因循
吉日重園曉香風合殿春駸奔馳驅便駕在廷臣當
守謙恭至同朝慶并均太平元百象初應豈無因尚
憶先皇詠宜為後代道德音昭玳瑁香畫煥璘璚

繼唯懷——祖深恩在養民衆難知稼穡只粟入爾輪
維此休瑞微麟端由孝理臻新堂登廟楹潔可鳴郊
裡彩繪歸園畫詞章出綢紳四聰敷澤哲一視廣同
仁運值重熙隆年書大有頻車指盈白粲倉庫積紅
陳黍稷歌仍述松椿祝載仲勳辭樹草野拜手獻
桐宸

送陳安仲訓導回泉庫錄卷親終八韻

慈闈終祿養訓誨帝沐

鴻恩北上雲霄近南歸雨露繁

右文風益盛崇孝理彌敦綵衣服趨非遠青理坐尚

溫恭固知地脉開易見天根桂栗飄吟曉萱華咲壽
躋德星重見聚世澤久彌存此日嗟輕何時獲重論

送震南叔長老赴雪竇十二韻

兩浙叢林盛都推雪竇雄虎丘方駕外貌坐旦評中
南隱清賓涉西來的意通有脩皆務實無事不談空
京國騰輝價江湖播道風已成開竹解猶謹坐蒲功
淨社來元亮吟壇教惠崇少師親握秀老初共言公
一錫飛京口孤阮指甬東曉徒欣總：送客惜想
風際汀花白霜餘岸樹紅鬢綠禪榻畔茶話幾時同
節卷集卷第四

節菴集卷第五

七言律詩

送趙惟一會試

驄駒踏棘振金銜，美爾英年志不凡。
桂子園黃照秋，佩柳神公綠染春。
衫天門日上龍承榜，江驛風生燕引帆。
帖子泥金能慰母，桑雲先寄故人纖。

題劉伯琛教授孝文卷

番禺江左詩書郡，劉子城南孝義家。
綠竹有情冬出，簫簌荆蕪歲開花。
三珠照耀眉偏白，五綵怡愉鬢未華。
此日清風能激勵，于今文運正亨嘉。

送沈新民進士服闋回監學

即看廬墓雪霜前，又見囊書日月邊。
仙府姓名丹桂籍，儒家心事蓼莪篇。
豹藏虎穴文章別，魚過龍門羽翼全。
璧水春風深德澤，清朝此日重興賢。

贈道官錢德廣

冲竈道人清且賢，太微洞口住多年。
三花夜結黃房橘，一葉秋乘碧水蓮。
鐵簡有靈龍或躍，玉書無便鶴能傳。
清脩近喜新樓觀，山月玲瓏對九仙。

題昭君出塞圖

玉顏掩泣出龍關，萬里風沙去不歸。
馬上齊歌胡地曲，車中猶著漢宮衣。

丹青誤主心良是，紅粉和戎事却非。
唯有琵琶傳舊恨，畫圖千載想音徽。

分題得寧筆驛送杜士能回京

仙人手持五色管，夜授文通睡正酣。
天上霜毫分月兔，海東雲錦出冰蟫。
一時翰苑驚神助，千載郵亭籍客談。
春草綠波南浦路，遙知訪舊為停驂。

賦安齋贈梁谷村醫師

伯鸞聲價舊無雙，安穩齋居在曲江。
丹訣早傳龍井著，素懷深羨鹿門龐。
古苔結綠封金匱，仙杏飄香墜玉缸。
我正清羸須藥補，幾時一造訪寒窗。

送劉本中教授回海寧

海寧只在郡東邊，劍佩西來又半年。
一出已酬明府重，儒生盡說廣文賢。
桃花紅落玄都雨，藜杖青吹太乙烟。
別去定多清暇日，詩筒莫惜小童傳。

書王節婦傳後

憶昔相從結髮初，十年兵火共艱虞。
江山有恨心難轉，天地無情眼易枯。
堂上白頭朝總：機邊黃口夜呱呱。
祇今貞節歸良史，千古清風激懦夫。

種梧桐

東山花木半烟蘿，照眼亭：碧玉柯生近朝陽。
因地

利移從春兩得天和感時却笑桓司馬得趣終憐郭
素耽此日鳳雛欣有託青雲門戶綠陰多

送徐思誠進士省親回京

東亭勸罷碧香醪草色波光映去袍十日到京三月
荒五雲起處九天高翠華曉潤蒼龍尾玉樹春明彩
鳳毛堂上老人強健任服勤王事莫辭勞

題王志學教諭仙都生卷

紫陽夫子通化地青箱先生家世居獨峯一接使星
後喬木幾經兵火餘諸弟威儀丹穴鳳老親甘旨鼎
湖魚蓮菜谷中讀書處仙都之召良不虛

賦山陰劉丞梅花紙帳

剡藤十幅暖藏春想像南枝帶雪分孤鶴羽衣明海
色臥龍鱗甲隱波紋仙山有夢長宜月僧屋無塵半
是雲遙憶松蘿成獨宿清詩哦得吐奇芬

寄滕仲揚

思清亭上立殘冬彷彿山陰之故蹤百世子孫煩愛
護一時賓客係連連竹根生筍石頭裂桃榭落花泉
眼封春事又過脩禊日袖琴早晚許相從

賀唐平田醫師生日

平田正在錦峯前此老高居似列仙龍女獻方金作

通鳳雛行酒玉為船山中杏熟偏宜夏海上桃生下
計年五福定知除德報蘭孫早看掌珠圓

寄贈西徑山雙林寺愚蒙極長老

雙樹幾隨級火空把茅重起而化中石頭路滑無塵
到天目山深有徑通溪水摩尼涵夜月香林薝蔔散
春風遠師若擬招陶令杜老平生喜贊公

用前韻漫興

招裘與盡酒船空歷歷經行在眼中青海北來隨地
轉黃河西上與天通夜窗看飯燈前雨春館聞歌扇
底風此日一經官舍冷登臺哀哀自諸公

贈嚴蘭雲鍊師

咀噤含冰有古風玄門幾筆得如公鐵鞋蹤跡半天
下鉛鼎工夫十月中海水涵秋睡已碧崑崙駐景陰
長紅閣雲階是當時號久矣身心等太空

重午懷古

獨醒未必舉蒲觴弔古今人感興長湘水有靈知賈
傅夷陵無骨葬懷王謾言鏹鏹冰霜操直氣猶爭日
月光毫鼓龍舟兒戲耳一天風雨送端陽

送王益吾知縣入京

大樂聲初報捲簾早朝應下憚寒嚴鳴袍前引郎官

拜魚舄中煩太史占京口沙長沽酒連江心水好煮
茶甜錦 有待須燈夕千里蟬娟共海蟾

寄題郭氏樂古齋

聞道金臺郭隗賢端居好古樂悠然屋連顏氏單瓢
巷門泊米家書畫船北海客來尊每設南州人去榻
仍懸胸中富有通今學郭得蕭齋老壯年

題陸仲賢梅南老人卷

門對梅花畫不關南枝春色照蒼顏歸來五柳先生
懶老去孤山處士閑載酒人過來能繼上堂兒戲舞
欄端何時求見西洲謠身到暗香疎影間

遊天龍寺

九龍山下天龍寺樓閣巍然兵火餘微雨散香花丹
冉好風弄影樹疎疎黃金臺客丹青障玉雪坡翁篆
籀書況遇湯休喜文事白雲擬借白閒居

題糜母張氏孝節集

百年夫婦六年婚一隔幽明兩地分山水無波生古
井孤松有節抗浮雲蛾眉暗感姑嫜老熊膽親兒子
益勤今古幾何能此道聲華端可託斯文

題楊子東紫筠軒

萬玉繞軒生紫烟疎簾清簟更蕭然每留好事書飛

燕 集後及

白雞得知音語太寬雲暖丹邱翔驚鷺月寒貝闕走
蜿蜒他年衫色應相似會有功名附簡編

次崔原撫書懷

簾捲東風苑雨斑斑高堂獨坐一春闌不愁明月隨
水常惟浮雲占好山乘興自能通竹所聞奇詠擬扣
松關哦詩卻憶崔斯立溪上扁舟幾日還

奉和崔原撫先公伯恭舊題韻

金甌名族布中州玉冊高勲冠列侯應品早膺民社
寄騎箕終作帝鄉遊北門鎖鑰當周道南省衣冠第
庾樓敝我不才承令子污渠深愧映清溝

賦徐復初參政篆吳山佛觀樓

天府南來第一州齊邱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趨都
會地接三吳控上流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車蓋樂
春遊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秋日遊橫里山題凌氏軒居二首

入眼千峯與萬峯峯澗聲沈斷俗塵蹤秋風落水青紅
雜曉日浮嵐紫翠重家近不防猿盜栗窓虛時聽鷓
尋松歲寒卜築無多路來往何妨數杖筇

愛爾當門聳拔峯石厓長記虎來蹤遊誰道同心少
清寧何煩異味重寒露未霜應待燕暖雲欲雨每依

松登臨況與重陽近力疾猶堪策瘦筇

題前赤壁圖

秋來赤壁氣澄鮮誰把生綃寫昔年露下九霄山吐
月舟浮一筆水吞天吹簫猶覺聲如縷作賦還驚氣
欲仙千載東坡那可得江山形勝自依然

梅竹山房為雲間周復禮賦

翠竹瓊梅競絳霞九峯清氣撲窗紗欹龍陂柳枝人歸
洞鶴野閑籠客到家薦酒旋挑烟外箭蒸茶預拾雪
中花歲寒心事思傾倒何日來尋石徑斜

醉漁

醉鄉不在漁村外日日招邀醉前歸萬事不論唯嗜
飲教杯相與了忘機潮生潮落餘秋色鷗去鷗來自
夕暉破浪長風吹不醒小船流過釣魚磯

次黃可久韻書懷三首

讀書豈為慕高科泮水年來得切磋樹影夜寒烏鵲
月芹香春暖白鷗波鄧中孤客知音寡洛下諸生效
詠多春色似憐人寂寞東風曉起忽來過
偶然不飲忽經旬氣爽偏於筆硯親芳華又回霜後
燒老梅空度雨中春住踏山野忘為客吟到江湖思
入神坐處青瑣仍故物客來應笑冷官貧

題張光弼選張伯雨詩後

外史詩為人贈花玄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
上滌筆冰瓊雪盤中龍去第陵乘暮雨鶴歸華表語
秋風一瓢喜落廬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

分題得潑墨池送蔡長年回京

石沼秋涵墨暈濃大茅峯頂闕遺蹤山開二酉奎靈
現天叱六丁雷電從老子註成人上鶴臺公別後客
騎龍長才況有如操管政好探奇萍筆鋒

和樓則中歸奉化草堂韻

江亭曾為看潮來又送孤帆趁雨開我喜杜陵茅屋

在人知賀監酒船回舍田火熟長腰米溪水雲蒸側
理苔昨日相違今日別可容孤負掌中杯

題杜子美秋風茅屋圖

秋風捲茅亂交加披圖知是杜陵家天陰漢雲堆
墨屋漏床雨似麻長夜火眠無限意當時多難不
勝嗟獨憐廣廈千間意畫史無由見際涯

造徑山用祥菴韻簡報復原長老

佛剎江南第一山老禪客坐樂高閑無生底用憂身
外有相常當住世間大教香雲朝冉冉廣庭花雨畫
斑斑摩訶石上東坡字洗眼龍泓照壯顏

題李元賓墨竹

我生愛竹日已夕豈但成癖兼成癡
櫛屑不食僧舍簞糧落為護鄰家枝
息齋手澤凡幾見空谷足音真一奇
吁嗟此老僅可作乞馬萬竿烟雨時

賦山陰周履常柳莊桂林二首

屋前屋後總楊柳千縷萬縷拂茅簷
玄蟬翳葉聲在戶黃鳥啄花香撲簾
華胥應從漢周黨高情誰似晉陶潛
綠陰不動日偏永幾倚南窓興未厭
會稽山人性好高多植桂樹繞林皋
西風吹香滿天地明月篩影如波濤
不須清歌和招隱正可痛飲讀

離騷廣寒一枝人健羨冀爾高攀錦袍

寄贈王碧岩上人

玉也西來自古邠雪山分得小嶙峋
了知佛法無多子解纔禪宗有幾人
風動蓮幢巢燕出雲生火鉢鉢龍馴
新詩寫就遙相寄欲話三生別有因

和教士文御史遊洞霄宮韻二首

報道分司御史來仙臺倍覺勢崑崙
歸天柱迷烟草龍護雲根臥雨苔
玉局有靈從地出玄關無鑰許人開
蓮山堂上留題處應遇神翁解擲杯
九鎖峯前記往來青山一步一蹊
崔雲中春樹多於

華雪後寒梅半是苔上界神仙官府足
下方樓觀洞天開石闌一曲丹泉水
擬試長生海木杯

送朱伯載之淮南

北風吹折楊柳枝舟人催發已多時
分攜何必有悽色贈別只愁無好詩
日氣射江冰漸泮鶻聲搖月岸如移
瓊未卜相違日春樹暮雲勞我思

題潯陽琵琶圖

昔年曾讀琵琶行放歌自覺思淒清
青衫司馬何多淚翠袖佳人宛有情
千載畫圖傳好手一時哀怨託新聲
風流盡逐江流去江上年年空月明

題天目高拙菴卷

紫陽宮裏老祠官蒲卷新詩寄我看
玩世厭求兒女巧傳家祇遺子孫安
黃金不煉非無藥白石徒鑽或有丹
應對巢鳩成自饒山中歲月足盤桓

宣和金蘭為蘭軒羅叔謙題

天階曉色晃霓旌鳳葉龍雛照眼明
露滴金莖宸翰潤風迴玉樹國香清
幾人皆室同心與之子開軒獨目成
賴有湘絃知古意臨窗欲寫不勝情

題侯侍郎福唐迎親圖卷

天官登第筵開下駟使趨庭瘴海間

恩詔自天頒鳳尾珍蓮和月出龍灣絲衣笑對三山
舞白髮歡從萬里還純孝已應書史冊清忠更仰著
朝班

題汪宗彝知印雪檜軒

柏葉松身千尺餘歲寒長得護琴書六花點綴首道
好萬木雕零愧不如硯影分青朝几淨簾光生白夜
窗虛紫薇花近欣瞻對雅好時來織翠裾

高源辛未新歲書懷

東風於我亦相憐鮮翁微和及冷澶客路六千非故
里人生四十是中年故頭沙白流膏雨海口山青息

瘴烟不是春來眼不得倚門慈母雪盈顛

題袁伯璣千戶臥雪軒

棘門高臥瓊臺雪不比東山與北窗執戟夢趨青瑣
闥枕書光眩碧油幢安貧昔有高人幾繼志今無國
士雙艇子何時乘興訪思寒先遣臘魔降

郡齋對雨簡曹守伯成

棟花半白雨頻仍梅子初黃氣鬱蒸池水上階高一
尺山雲壓屋厚千層問船擬作浮家計窺戶漸無補
漏能五馬高居清勝地未知念及草堂曾

賦嘉興醫士屠新民存仁齋卷

杏花繞屋錦為屏門對南湖畫不高笑與貧人焚藥
朱喜選佳士授鍼經黃芽伏火龍蟠鼎瑶草生香鶴
在庭早晚歸途經醉李水邊舟楫為君停

題盤谷草堂圖

好山轟：環幽谷喬木森：閱歲年甘郭地寬資種
藝通村逕曲得盤旋苓鏡肥浥松根土茗盞甘分竹
裏泉清隱有人如李愿草堂消得畫圖傳

挽趙撫謙

客袂輕分海上舟瓊臺南望思悠悠書無虛月勞頻
寄詩有高風得屢酬鴉泮方為多士仰羊城遽逐五

仙遊聲音文字堪傳後一展遺編一淚流

題唐子華山水卷

水邊茅屋幾時起林下柴門鎮日開野色雨餘青入
樹嵐光天際碧於苔何人高閣掀簾坐有客危橋拂
袂來正是溪山最佳處卜隣擬集香書臺

送吳伯歸海昌和胡虛白韻

送客江橋春未深鄉人把酒說鄉音柳搖弱縷舟難
繫梅吐餘花帽可簪定省禮說疎長注意釣游迹遠
倍關心不因作別增離感歸夢多時繞故林

賦蔡蘊明長史主敬齋

昔年曾閱敬齋歲滿席清風凜莫禁持已懼忘師友
訓玩辭喜見聖賢心大書座右常留目莊誦燈前每
正襟矯首紫陽千載上九峯用意更精深

用石永常韻簡楊志明知府兼致別意

傳家清白自關西千里河山入品題今譽已為多士
重能聲當與古人齊圖書碧玉鐫龜細翰墨黃金鑄
裏蹄相別自憐成造次清風何處手重攜

送學官蔡士賢致仕歸諸暨

蓬萊閣下沐恩光許戴朝冠歸故鄉車馬都門疏太
傅簪纓家世蔡中郎江楓映日春花艷籬菊禁霜晚

節香舊井鳴夷泉尚冽煮茶釀酒足徜徉

題濟源廟次嚴直翁尚書韻

麗牲有石紀豐功廟貌森嚴祀典崇瑞鳳書將雨
露神龍承簡鼓雷風名齊北海聞天下澤出西山伏
地中彩筆留題多勝士登臨懷抱古今同

林塘清隱為臨川李處士賦

幽樓占得麓溪勝水木清華趣有餘愛聽林葉翻舊
曲慣看種樹樸新書春風九島供魚泳夜月孤軒借
鶴居況有佳兒能佐郡暮年此樂信誰如

竹軒為嘉興縣丞張仲進賦

清河大族古金壇瀟灑軒居閱歲寒花上翎毛多翳
翠籬邊枝節總琅玕四簷雨急宜人聽三逕風清引
客看此際松廳應念舊詩成時遠問平安

題黃岩葛谷良虎岫幽居圖卷

榴頂苔茨藉蒙覆岩樓為近苦堂封九原尚幸音相
接一室何妨膝僅容昔有於菟依茂樹今無白鹿抵
喬松披圖因爾增遐慕雨檻揮毫涕亦從

素菴為陸生安賦

人徒務華下務蕪子獨養素如養怡姓名並得鴻漸
陸忠孝語出成都嚴雪花安砌白生室烟柳在門青

繞簷一卷清致有可樂久慕雅範無由瞻

題松厓馮溪圖

怪石岩前松卧生高懸一道水簾清千年雲樹傲時
暑六月雪花飛畫晴海眼氣衝龍倒走山頭聲落鶴
長驚遠漸李白飛流句亦有新詩立為成

蓮子

碧印初呈紫筠齊纖歌又繞若耶溪野蠶時至自成
繭天馬夜來新鑿蹄香惜餘花含霜露味勝鮮藕出
污泥中心冰凜誰能識賴有詩人為品題

節菴集卷第五

節菴集卷第六

七言律詩

元日朝賀奉和少師姚公韻

曆頒永樂紀初元億萬斯年第一年六服諸侯來率
土九戎廣樂奏鈞天星明黃道晨光燦日麗青陽霽
景鮮湛露歌中陪大宴天香滿御爐烟

奉
集
卷
六

人 和王達善學士韻

端辰朝賀禮行時久而俄晴造化奇五緯聯珠環紫
極萬方執玉會彤墀嘉禾薦瑞彩歌頌彩燦騰輝廟
典儀年較順或人事泰不煩龜策可前知

奉

又 和王景章學士韻

三元令旦同朝會萬歲齊聲見旒玉砌金增天上路
路珠簾繡柱日連樓凍消除雪催花發暖逆輕烟上
柳浮宴罷歸來揮彩筆鮮吟春色滿皇州

奉
集
卷
六

又 和張司業韻

聖皇萬壽與天齊元日晴光滿玉墀善治唐虞三代
後離聲胡越一家時銀河北斗迴瓊馭仙仗東風轉
繡旗歌咏太平多雅頌清朝詞翰更論誰

大祀奉和少師姚公韻三首

雲歛浮陰日載陽東風暖勝北風涼泰壇雨霽天應

喜輦路塵清地亦香三宿致齋存孝敬百神合饗集

休祥慶或有待陪隨賀獻壽先稱萬歲觴

郊裡華嚴三陽首陽德方回一氣元

皇祖神靈尊太室紫微星象拱端門祥光下燭散誠

意慶澤旁流沛湛恩敬頌昊天威命句永期

寄
廣
其
等
乾
坤

孤枝雙峙仰高寒八陞遙分內外源鳳皇降神傳玉

璫龍章見帝憐玄端爐烟冉冉光凝紫庭燦燦：熒

吐丹大禮告成多福集鴻圖聖固萬邦安

立春日和曹侍講韻

宴設金門同餞臘歡傳綵杖共鞭牛五辛作菜青絲

晚百甲舒芽綠草柔約轉璫機看斗運霞吹玉管驗

灰浮太平別有陽春曲不比尋常里巷謳

春
朝
喜
雨

眼醉桃花暖氣薰春聲漸瀝喜初聞軟紅泥處塵無

迹新綠生時水有紋細洒珠簾微帶雪斜飛盡棟半

為雲天家恩澤農家福預向豐年報十分

遊
幕
府
寶
林
寺
次
壁
間
韻
簡
寄
春
山
長
老

寶樹林巒一徑微金蓮蘭指八重圍華裾攬勝登臨

慣老袖安禪出入掃雲幡風清知虎伏天門日近見

龍飛春山會得新春意笑指青從柳眼歸

南池即景

笑倚雕欄嫩碧流花前天氣漸和柔日行東陸春偏
早人在西園景自出出水清芳綠短笛牽風荷帶欲
輕浮綠波涵有羣魚樂不識江湖有釣鉤

玉堂清夜和王景章學士韻

金門咫尺是蓬萊攜得天香滿袖回逆使春風生畫
閣不知夜雪滿瑤臺聯詩有意追茶鼎按曲無煩倚
酒杯倚恐隔簾花凍損溫泉洗醒瞻瓶梅

富王達善學士見贈二首

清朝制作追三代良史文章自一家太乙青藜秋吐
燭江淹彩筆夜生花風雲才思元無盡雨露恩榮未
有涯佳句相期感相好尚幾脩報泛瓊華
上庠教事常分席左掖絲綸美作家古字幾行書
紫新詩百首詠梅花清高地位推師表汗漫天游極
聖涯今聞遲馳徧湖海相逢却喜在京華

遊聖谷寺簡頂圓極長老二首

蒼山背倚翠周遭路躡金沙地勢高祇樹園林開佛
刹寶華接闕湧神臺喜從上客清遊樂尚憶
先皇睿思勞一路好風香十里松花如雪洒吟袍

石門竊窺深復深主僧重客如南金松餐苔脯總清
供水鳥樹林皆法音暖雲閑雨靜人意涼風入室閑
吾襟幸因暇日得瞻仰天下第一之禪林

賀王達訓指揮生日

長庚夜現誕賓月瑞霽朝籠貴主家具慶在堂陳列
鼎特恩開府建高牙蟠桃正結瓊池果碧藕方開玉
井花滿席薰風散炎暑綠衣獻壽泛流霞

聚玉堂為邵伯陽賦

昆季同堂聚懿親溫然如玉立訖：懷才總是人中
寶待聘爭誇席上珍家世春秋邦子國階庭蘭樹謝

公鄰高文比德來瓊署價重連城製作新

白蓮和王懶雲鍊師韻

銀渚秋夜一色分明孤白勝猩紅飛瓊有意奔高月
屬玉無顏立下風冉：清香生水上亭：靜植出
泥中却思太華峯頭井應近仙家雪樣宮

夏夜和張學古韻

吹盡炎歊已夏殘晚風留我此憑欄井梧涼早秋期
近宮漏聲遲夜禁寬月影微升滄海天香直下彩雲
端儵然一段凌虛意寫入湘纍絃作曲彈

少師姚公赴姑蘇賑水災和王達善有懷韻

帝心特為吳民念妙簡廷臣道大條一路春從天上
至三江水向地中消錦衣耀日卿關近玉節觀風道
里遙環署故人懷契濶詩成儼直詠秋宵
琪樹風生感別情秋堂輾轉夢難成露華此日驚初
白天氣連霄喜漸清道在戴公當世重
恩隆奉使欣榮三吳景物渾如舊騰育新吟入紀
行

少師使還訪于寓所同登天禧寺塔用達善韻
月上庭梧曉思清紫駟青絡候前班聯玉筭方遄
闕却重金蘭更出城輟脚昔聞官局會盡簪今喜梵

宮行興來高塔遙闌處秋滿瑤天眼倍明

沙溪精舍為郎子貞評事賦

高人精舍在沙溪清景相關足品題風度清洲微有
浪月籠寒水淨無泥荷軒鼓瑟游魚靜柳岸垂綸落
鴈齊此日京華方嚮用故園未許事幽棲

太社秋祀齋居和曹修撰韻

露下碧天秋氣新巧雲猶儻玉嶙峋一年農畝收成

際八月

皇家報祀辰庭柱又看新結子蕃蓮應笑老為賓夜
涼齋館清無寐步韻成詩答故人

秋望

落霞飛盡碧天空野色鮮新入望中三疊雲屏張晚
翠千林霜葉勝春紅棹歌傍岸鷺洲鷺江影涵秋見
塞鴻折得芙蓉思寄遠吟邊清興有誰同

春暉堂為孫都司賦

遲：麗日上高堂春滿慈闈樂壽康畫戟門闌迎喜
色綵衣庭戶拜恩光百花照眼爭先觀寸草輸心獨
不忘坐鎮雄藩脩子職移忠想見更傾陽

碧筠軒為純上人賦

一軒林下坐從容統屋簷簷紫翠重客有閑情時逕

造僧無俗事日相從蕭：疎雨秋聲早丹：斜暉晚
色濃猶有香嚴舊公案肯因微擊露機鋒

送顧祿教授赴成都

贊政容臺已有年玉門此日重興賢項斯善譽達人
說顧況詩名到處傳玉牒諸藩周屏翰錦城一帶蜀
山川紀行料得多新製徧寫花溪十樣牋

再遊寶林寺簡富公

好山青繞帝王州一度逢春一度遊幕府遺基增壯
觀道林主席得名流立當絕頂雲生足談列真空石
照頭車馬聯闌題味富高風端可繼前修

送杜學錄貫道回越

主家重展廣文鞭仙峴多陪上相筵冠帶新

思遠或世詩書舊學養餘年春風花竹山陰路夜雨

桑麻杜曲田相送龍河暫相別端陽時節看回船

題蕭用道長史父蕭尚仁墓誌後

清脩苦節人誰及直道危言

帝汝嘉十策便民皆爲國一經教子足承家風前溪

柳花吹雪霜後山楓葉翦霞前華儀刑何處見秋峯

秀色湧三峯

賀雨軒洽公生日

陸行中象水中龍負荷宗乘力量雄萬杓隨時資化
雨五山到處仰高風花飄座上天香異樹長階前法
臘同世值莊嚴人向善金輪御宇道彌崇

題青松紫芥園

紫嫩青嬌得地生露芽風葉並根榮鵲袍官制分顏
色虎榜人材台姓名清浥冰壺思作傳香浮玉糝記
調羹披圖細咀留題未數賞如聞擊節聲

遊天界寺分韻得登字

南陌嬉春惜未東家有約喜相應尋芳笑看花前
客談似蘭過竹下僧幾載審謨開寶地萬年王氣聚

金陵太平時節宜行樂華藏樓臺取次登

躬耕城南為葉叔恭賦

羨爾能知稼穡難身親南畝敢求安好田負郭秋常
熟流水當門夏不乾饋饁有兒農暇喜催租無吏室
家歡古來耕者多才達未相宜應下久首

江山獨步為白彥琦山人賦

萬壑千巖入短筇長年行處只孤蹤名山勝得徘徊
者好穴偏於邂逅逢雙屐穿林瞻去鶴一槎渡水訪
來龍青囊更有奇書在相約何時載酒從

謝惠茉莉

海舶南來載異香素馨北面愧尋常芬芳自是宜炎
暑踪跡由來連雪霜雀舌濃熏增美韻鳳髻斜簪襯
新粧若將花譜重評品祇許梅兄可頡頏

送琦玉峯赴台州府僧綱

錦還足慰里中懷妙選親從閣下來雲近袞龍瞻日
日素風生談塵偈天台雙源勝際知無恙一郡宗綱
屬有才能見到官公事少祝釐惟日望蓮萊

題應天府學訓導吳以類大父金洲先生傳後

斗嶼原頭誦刻辭今人長數起遐思功名始信徒奔
競抱負終憐未設施松長墓門成宰樹桂生庭戶見

孫枝扣舷何處流仙韻應任今洲月上時

送刑部主事孫景鉉赴四川憲到任

白雲即署數勞神烏府官僚喜得人驄馬辭

朝金闕曉騎衣行部錦城春澄清一道嚴綱紀勉勵

羣材肅縉紳全蜀由來民俗美觀風何惜更咨詢

送人材俞景安赴肇慶同知任

海國佳士茂才猷發轅青雲賦宦遊端即美官稱別

駕松臺候吏送鳴驪乳蕉子熟光風轉丹荔花香瘴

雨收素蘊好聽勤佐理清聲即聽播中州

謝吳宗直郎中惠扇

泥銀刷翠謝纓繒價比蒲葵想更增春蘭巧裁斜疊

雪夏蟲遠避直疑冰情懷如子真堪羨面目憐予老

可憎相見何時得相謝清風已足解炎蒸

閨窗春意次韻

喜蛛垂戶鵲窺簷從入新年少應占寶帶腰圍非自

減驚臺容飾為誰添幾回好夢春宵短何處關情載

月淹偶向繡床挑錦字柔腸如線繞鍼尖

名園春貌次韻

百花遲裏薄霜鋪寒入春衣栗起膚知各攝來威芍

藥采霞拈去作樽猶生憎紫燕輕於蝶始識文鴛小

似鳧搔首東風無限意好憑周昉寫為圖

遊雞鳴寺訪戒定岩禪師

道林嗜昔以圓通幻室于今喜紹隆真境正宜居閣

下好山難得在城中弄晴乍欲黃梅雨薦爽頻吹綠

樹風以論沈心欣竟日舊遊却悔太匆匆

題萬鍾伴請朝陽軒

金烏浴海鳳鳴岡照然快赤拂曙光影入筠簾晴湯

浪氣蒸蘭帳暖生香衣冠假寐思趣所甘旨承歡憶

上堂臣子一心同安日願傾葵悃侍君王

書槐指揮卷

濟南名士魏將軍壯歲雄才迥出群寶釵芒寒勝紫

電錦袍花暖簇春雲登名幕府奇功建掌籍金門美

譽聞愧我老從朝請後喜承青眼為斯文

公題得水月樓送完景脩赴天竺住持

蟾光皎：碧波心照映層樓閱古今大士有靈長示

現高人無事每登臨寶珠煥彩蓮宮淨金粟飄香桂

殿深師有勝緣居勝地好憑舊檻發新吟

送李能白復任廣西太平府通判

南洲半刺喜翩翩仙李由來奕葉芳高步雲霄趨紫

禁平分風月生黃堂三春課最才華茂八桂推賢姓

字香握手都門笑相送芙蓉江上錦帆張

文淵閣脩書奉和壽椿堂韻

泰階星象煥文昌延閣人才集俊良

聖主無為臻至治儒臣有幸近清光
藜燈夜見來天祿運通時聞出建章
包括古今歸一覽書成萬載永流芳

賀少師姚公壽日

僊桂飄香月窟中壽椿植本日華東
際時已展經綸志弘化方資輔導功
序冠鶴駕人望重庭陳車馬聖恩隆
長生宴會從今日舉酒為歡總鉅公

天禧觀堂聽講用壽椿堂韻簡蓮菴佑法師

方從香案侍君王見說天龍護講床
玉帶鎮山無吝色金輪入寺有輝光
散花仙子趨經席應供神僧會饌堂
顧我何緣獲隨喜只疑此地日偏長
想應親遇大醫王不侶維摩不下床
善世昔曾宣德意將天重喜沐恩光
會開方延居閣具談伊蒲候上堂
塵柄風生談麈：東林義學未為長
花運新行見象王龍龕不動舊蓮床
捐金樂起人心敬湯寶欣增佛髻光
四色錦雲敷淨沼六時天雨下虛堂
諸方請處頌重舉舌相那能計廣長

登入室山贈金專師

棲真幾載坐山顛山下人呼作半仙
紫氣東來應久矣丹光南見豈徒然
雲根危壓藏書穴霜樹橫籠洗藥泉
青壁黃緣欣有路未能鐵鎖向空懸

送顏宗裔赴四川會憲

錦江一水會沱潛遙送郎官作憲僉
粉署掄才選青白烏臺肅令慰黎黎
校書春序風生席閱牘秋堂日射簾
早晚使星回自益政聲文譽喜相兼

題晏會事壁冰壺秋月軒

燕坐壺天小隱高明窓戶白生塵
露溥沆瀣冰凝後

水溢方諸月上初爽氣入簾秋柱笏
寒光滿席夜看書塵原舊痛今重揭
一道澄清百蠹除

送曾侍講子榮赴北京

聖主時巡脩治典詞臣分扈擢英髦
屬車載筆天顏天顏近法從聯裾地位
高千里龍光開御道萬年龜兆食神皋
兩京賦就誰同獻宮錦先看賜賜袍

挽王侍郎

天子興懷耆老臣地官贊政際昌辰
帷中論事丹心舊闕下承恩白髮新
久仰槐雲俄掩幌忽聞薤露欲沾巾
瑤環珥珥欣相稱世德傳家喜有人

節菴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洞霄真境八詠

天柱山

一柱迴當霄漢立三泉深據石根牢北辰御座垂天
遠南極台躔出地高華表剛風吹別鶴崑崙積水戴
靈盤會凌絕頂邀仙侶月下吹笙和玉璫

九嶷峯

山間朝暮景難齊路入雲深望眼迷金輪玉匙機閣
闌瑤臺瓊樹影高低三曲折疑無路一一躋攀信

有梯誰倚松風歌款乃恍然坐我武夷溪

龍洞

石扇中開倒景虛淵壺何代此潛居危峯陡起千尋
表舊水深藏一斛餘白日雷霆驚叱咤青天雲霧出
呵噓乘時運解為霖百諸著南陽亦草廬

鳳洞

靈鳥胡為巢洞府羽儀來會玉皇家醴泉秋泛三危
露丹穴春蒸五米霞樓老帝梧非故樹養戎孫竹是
新花一鳴好在高岡上咫尺蓬萊見日華

大滌洞

何處飛來小景蓮中虛元不藉雕鵲空同欲縮三山
地句曲潛通半壁天啼竹子現偏惱客衡芝白鹿或
獸仙金堂玉室人間隔水那愁石一卷

雲根石

仙迹東邊一朶雲劫灰不與玉俱焚烟浮草木金銀
氣日射莓苔錦繡紋天地一時成變化鬼神千載護
氤氲傳岩有意蘇群望不待崇朝雨八垠

翠蛟亭

石背亭當綠樹交源頭泉注碧山坳飛流巧作蜿蜒
勢接葉深龍翡翠梢南渡君王聞駐蹕東坡賓客預

行庖會心處在闌干角擬向雲松借結巢

丹泉池

一道溫香入沼寬九峯清溜下雲端陽坡伏火丹砂
燕陰洞藏冰瑤瑤寒雨後春聲通藥園月中秋影落
松壇豈徒來此鑑鬚髮亦欲飲之生羽翰

西徑山八詠

天掌峯

五峯秀出冠叢林千載奇稱過賞音雲雨自成翻覆
手虛空誰識往來心山圓竺國層玉地入祇園步
步金一指倘教歸大道石頭未怕路恒欹

驪珠峯

誰向龍淵發秘藏，連煩天掌為擎將。
四山白月爭秋色，一島紅雲護夜光。
靈鷲斜飛天側畔，陽烏正照地中央。
向來岑壑輸珍玩，在處還應屬上方。

洗雲池

偶然鑿破一方苔，雲影中間去又來。
本已飄飄離世俗，何煩洗濯絕塵埃。
染衣溪女花陰合，滌硯山童墨暈開。
智者正為秋水觀，可容礫涸靈臺。

瀉玉巖

千尺飛流如瀉玉，澆岩新愛得佳名。
雷驚石眼分嵐氣，雲走峯腰學水聲。
百折豈辭歸海遠，一生長喜在山清。
浮漚起滅尋常事，慚愧高人眼獨明。

雲華峯

一峯岸聳直如椽，五色綢繆爛若烟。
太華秋高金氣肅，須彌春暖玉毫圓。
油然亦是無心出，卓爾何曾有字傳。
安得文如燕許手，相期汎露向堯天。

峨眉峯

普賢說法西江上，節彼名山具仰瞻。
人喜長卿能慕蔭，我慚蓬世諱稱嚴。
烟供淡掃蘭煤重，月比新彎寶玉纖。
寶閣梵餘聊作供，美因暮雨始掀簾。

雙桂林

雙桂成林開勝域，探陰夾道闢禪關。
芳聯天目東西迥，氣壓淮南大小山。
金粟堆時何翠：寶華雨處共斑斑。
覺皇境界容親到，袖取天香散世間。

萬菊軒

一軒專為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
佳本勝從方外得，妙香多在定中聞。
引泉北砌分清露，開逕南山見白雲。
此意欲為知者道，陶翁隨自未離群。

海瓊八詠

瓊臺

白石我：照素秋，古臺高起海中洲。
月中沒有銀為闕，天上元無玉作樓。
錦瑟鼓時魚出聽，紫簫吹處鳳來遊。
使君按節時登眺，五色雲開見帝州。

石室

雲根鑿破翠巉岩，其境天然一龕。
花著洞門霞散彩，芝生階砌露凝甘。
空中難大遺丹灶，地底蛟龍護玉函。
瓊瑤古來仙迹廣，公餘何惜為幽探。

惠通泉

洲然一沼漾林泉，秋影涵空見節旄。
施惠澤無時資壑，滋通津有路會波清。
不因宿雨添機滿，自是仙源出

本高亦有銀河佳句在為君攬勝一揮毫

蒼屹山

蒼山屹立淨無埃秋色相高亦壯哉五朵芙蓉金削
出一雙鸞鷟翠飛來橋中奕史留基局松下樓禪安
食臺一涉鯨濤有斯境何煩弱水訪蓬萊

白沙港

港上白沙如白雪水邊一帶積瓊瑤長風破浪吹方
起烈日當空照不消綠深樹榭含宿雨紅堆花片入
歸潮樓船習戰歸來晚驚得鴛鴦撲棹

鴈塔峯

塞鴻何代度鯨波山頂留窳堵坡片影隨陽霜雪
以遺蹤閱世歲年多遠來豈為傳書札高舉還知免
爵羅却憶慈恩舊題字文光萬丈燦巍我

南渡橋

鑿石為橋鐵不如橫梁絕海勢凌虛行人穩踏金盤
替使者遙乘駟馬車斜日倚闌槐浪湧好風解纜柳
烟舒南來一渡趨京國郡乘應煩特筆書

靈山

奇峯突兀排千疊佳氣氤氳聚百靈錦繡屏帷開慈
紫素金銀樓觀接青冥登山簫鼓春秋祀刻石文章

歲月銘鰲極莫安民物阜永留勝槩鎮南澳

錢塘十景

西湖夜月

共說西湖天下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
頃瀾氣涵空玉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露
中開酒船清夜乘清興飽勝笙歌日往來

浙江秋濤

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丈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震
關水擊鯨鵬澎湃空自古江山誇壯觀至今父老說
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孤山霽雪

山頭白白六花鋪水面青青一碧孤翠鳳團雲朝貝
闕玉龍擎日出冰壺梅花政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
凍沾千載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

兩峰白雲

西湖之上兩奇峯高入太虛雲氣中華蓋浙迷青纓
銀浮圖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
繞空幾度登臨舒遠眺英英佳氣溢吟胸

東海朝暾

一道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浴朝暾銅盤迎立仙人

北關夜市

九里雲松

六橋烟柳

靈石樵歌

冷泉猿嘯

流聲校

七言排律

硯熏爐有刻銘爽氣偶然留柱笏快風終爾助揚舠
龍媒奮迅來西極鯢翼奮騰起北溟典郡良規循鉅
鹿專城重寄蒞頤寧未輜行野春千里冰鑑懸空月
一廳碧水丹山歌木閣雙溪疊嶂夢初醒秋簾影落
孤飛鴈裏揭光流幾度紫鮮使吟眸長紫翠喜逢畫
手善丹青行全忠孝關天性秀毓英材出地靈此日
美談歸賦詠他時盛事載圖經中興致治關昌運上
考書勲屬以齡舊業增輝新政舉微符昨晚下彤庭
題諸葛宗道為龔靜齋畫白雲山居圖

青山歸傍青山住
窗戶浮雲盡日封
翠色入簾秋滴

滴玉光出岫曉溶：往來天目東西逕彷彿湖頭南
北峯使者子旌無處覓仙人芝草有時逢尋幽自足
聞鳴鶴授老誰能效伏龍行慣邪愁橋木獨居安漸
喜屋茅重輪巾羽扇三花樹布襪青鞋九節筇野圃
黃精霜後斲石田白梨雪前春對床風雨新移竹歌
枕波濤舊種松尚憶草堂分獨坐可容蘿逕抱琴從
瑯琊畫史稱諸葛荆楚清風慕兩翼甚欲米芾將別
意錦溪五月正芙蓉

寄題虎跑寺無已求上人滴翠軒

千古大慈清淨境一軒小立碧峯坳連煩好事輸材

木試與安禪蓋把茅坐席不施閑玩具行囊且解違
遊包袱懷冰雪欣蒲酒蹤跡塵埃耻混淆雲嶽晴嵐
供帳設風林爽籥鼓絃匏淵阿怪樹龍新抉石鐫靈
泉虎舊跑空翠濛：如墜露湧珠汨：遽成泡染衣
秋色何曾著過眼春華不待拋東向松枝時復顧西
來貝葉日頻鈔此郎乃向僧中見老我方為客裏文
夙世有香曾結願長年無信恐貽嘲舊遊遊門還須重
訪拄杖非因看竹敲

節菴集卷第七

節菴集卷第八

五言六句

題王耐軒學士畫竹

新梢未見霜秋意瀟瀟湘千里不易致一枝折節將
唯應鳳池上春雨綠生香

早朝

聽雞起常早上馬忽偏清殘月梅梢掛輕烟柳上生
朝回得新句春滿鳳凰城

五言四句

題顧定之墨竹二首

九點蒼梧翠一江春雨斑相思不相見桂棹幾時還
木落洞庭波秋風日夕多餘驚樓啄處依舊綠荷

題王山農畫梅二首

東風天上來大地皆陽和問訊江南春唯有梅邊多
老樹倚斷岸疎花雜苔痕我昔曾見之烟雨西湖村

題扇面小景二首

嵐翠濃於滴楓丹老欲飄溪山如此好野眼任逍遙
烟柳含春色汀花媚夕暉白鷗無住著聞送釣船歸

六言四句

月桂次韻

仙質獨超群木芳心正透靈犀幾載根移蟠窟四時
香滿金闈

題畫

樵擔行趨曉市吟筇曳入秋林不惜攜琴遠過山中
為有知音

七言四句

寶賢堂喜雪敬和二首

六花有意舞層空一白無瑕勝萬紅盡道

望都春色早勝前祥瑞應時豐

瑞雪飄時萬木空寒梅獨露一樹紅想能預報春消

枝原校

息準擬來年乘徐豐

題裴日瑛五色鳥圖

羽衣五色繡春雲迴出人間燕雀群二月錦屏山下

路數聲曾記隔花聞

題咸子昭春山小景

綠樹滿山春雨餘龍湫雲氣卷還舒水邊樓閣如堪

惜未讀平生朱了書

蒲竹盆石圖

一朶雲結紫苔虎鬚鳳尾巧誰栽雕盆新注清冷

水帶得瀟湘雨意來

訪胡宗善

喚渡長橋倚夕陽君家正住錦溪傍東風昨夜山中
雨流出碧甌春水香

溪亭小景和蔡長年韻

流水松篁覆小亭看書終日挹清冷抱琴童子來何
晚彈與魚龍月下聽

宣和墨竹扇面二首

烟雨渭川空萬竿清風數葉足生寒蒼梧日晏湘雲
薄秋影留將月下看

想見臨軒運筆時龍池春雨墨淋漓分明不是淇園

種天上清風玉一枝

雲山圖為監生杜士能題

中天樓閣倚蒼山地位清高下易攀過却橋門風景
別置身應在五雲間

墨梅為陳柳塘題

萬斛香中一點春歲寒留得伴吟身從教塗抹誇年
少不似陳玄面目真

墨竹

黃陵廟在漢江西九點青雲望欲迷桂棹不來春又
晚一林烟雨鶴鳴啼

秋夜書懷和董愈憲韻

白髮相看憶在堂
玉筵怕聽弄新涼
自憐不及雲中鴈
得趁西風到豫章

題馬麟長春缺蝶圖

何處香風送蝶來
長春小苑報花開
太湖石畔闌干角
欲去先教掃綠苔
見花常是為花羞
一度花開一度愁
好在春風長管領
手中團扇不禁秋

春溪待渡圖

兩地相望意不殊
呼舟花外立斯須
未知雪夜來過

者有此從容氣象無

題朱松年仙居圖

層巒小：幾年居火候溫
九月餘階鶴長鳴
知有客出門接得海蟾書

畫馬

苜蓿青：野草稀
山陽驟北入秋肥
團人指點爭誇說
戰罷新從塞下歸

畫蘭

山骨峻嶒石髮蒼
紫莖旖旎紺蕤長
崇光忽逐東風汎
散作一林春露香

畫龍

雲中頭角現蜿蜒
天上飛騰豈偶然
定有神功施旱歲
九州從此樂豐年

月潮圖

月到天心夜正中
清頭萬丈駕西風
何當直泝流光上
赤岸銀河一水通

王師文梅花圖

雪裏開花氣亦豪
寒岩千仞著根牢
題詩有客頻翹首
占得陽春地步高

雪苔冰蘚得春遲
開到懸崖一兩枝
幾度相尋忽相

見斷橋下馬立多時

題王叔明枯木竹石

吾鄉畫手鶴山樵
鶴山空下可招真
真迹幸留王宰石
疎篁老樹共蕭蕭

題張叔厚漁樂圖

晴來閒卻綠簑衣
穩拂蘭橈傍釣磯
睡起不知春色老
滿船載得柳花歸

題張真人為少師姚公畫蘇臺高風圖

黃泥坂近赤霞山
臨水茅亭只半間
千載高風誰領畧
待公他日拂衣還

節菴集卷第八終

節卷集續纂

平胡頌有序

皇明統一四海幅員之廣際天所覆唐虞三代教教治化所不能被者莫不梯航而來共脩臣職唯胡寇遺孽偷生沙漠涵育之恩罔知向戴侵擾邊境拘留信使怙頑縱暴罪實貫盈

車駕北巡邊吏上奏從臣列疏

皇上於是親率六軍明致

天罰天啟神斷梓帥用命一與之過執訊復魄再乘其遁奮勇振武掃蕩潰散懲其奸惡莫刈不遺

釋其善良俾之有生師旅有一時之勞戎羯除千古之患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捷報星馳自天而下惟欣舞中

外同心臣自惟愚陋不足以鋪張鴻休揄揚偉績而

踴躍之情不能自己謹述事為頌拜手稽首上進頌

曰

皇明御宇仁周義浹有土有人靡不臣妾

聖皇續緒文德蓋敷自作弗靖唯彼殘胡彼胡罔知

天命不憚元祚既終燭火何熾犬羊之徒豺獍其心

復戾桀驚日稔月深乃犯我邊乃執我使我優其容

彼肆其恣

皇時北巡封人狀陳司馬色澤具以疏聞橋胡有月

亡胡有歲九伐弗行倭燕哥慰師不安舉功不浪施

邦政攸繁勅惟嚴時

皇曰俞哉我其躬出我寧一勞民永於逸

乾綱獨運啟自

洲乘白旄一麾虜在目中沙平草柔車徐馬疾王帳

生風驚旂耀日幹難之河前途倒戈委棄輜重牛羊

馬駝生口醜類俘獲無算電掃霆驅觀離衆叛俯地

就墮仰天駭生顛崖是極款塞是審

天威實嚴神武不殺根荄既掘何有萌蘖漢唐邊患

多在匈奴太漢一空五古所無伐下曰征止戈為武

肅為秋霜沛然春雨百靈助順六合騰歡虎賁振旅

龍御四鑾屬車載筆封山勒石巍巍我我昭示無極

銑籥鼓吹凱歌而旋

帝王之師出于萬全奏功

皇天薦勳

祖廟播之聲詩鏗鉦鼙耀

皇圖磐安

皇風清夷垂拱萬年

皇德無爲

靈谷寺寶塔影賦

聖上大孝之心格于

皇天通于神明無所不通故能致法王之西來舉

薦資之大典恩酬國極福祿幽冥永樂五年二

月初五日建壇啟會凡二七日嘉祥美瑞無日無之

中外臣隣胥慶交賀

聖情謙抑咸不自居歸免于下復申至願惓惓然以

保民致治為意而大靈谷寺寶大林真覺室公禪師

棲神之塔在焉其塔自始建暨徙立千百年來未嘗

開其現影今於大齋之後

聖念之初自一影以至數影日益加多在處處悲

皆呈露物象備具纖悉分明以彰

聖心以著靈貺甚盛事也甚奇事也臣不揣凡陋謹

即其寶述而為賦拜手稽首上進其詞曰

鍾山之陽幸陵之旁地布金沙天開寶坊禪林為京

刹之第一寶塔屹霄漢而無雙遙拱拱於鳳閣近映帶

乎龍圖壓華陽之地肺迎閭闔之天香安靈蹤而幽

闕歷年歲月而悠長故能於太平之世而現夫希有

之祥茲非真覺聖師神靈於斯而藏者乎原夫師之

生也夙有神光初發於劉宋大顛於齊梁游戲三昧

變現多方或隱或顯非顯非在既行道而闡化遂欽

迹而舍章世已遠而莫觀道彌久而彌昌惟

聖人之在位致物阜而成康獨永思之一念靡頃刻

而不忘以時享於嘗禴長日現於羹墻舉薦資之盛

典感西來之法王由啟筵而訖事儼如在而洋洋慶

雲甘露之敷潤金蓮寶華之紛揚衆欣觀而申賀

上謙抑而弗當乃歸善於臣下復授誠於覺皇沛

恩波於四海開壽域於八荒方洲乘之默運運隨

感而昭彰即宰堵之有像申靈貺之無央現真影之

燁燁露全體之堂堂始納約於一牖繼分彩於六窗

安二三而相生遂浩乎其莫量大雄青蓮之座維摩

後現之床千華流酥之蓋七寶纓絡之幢雲鬋霞冠

之大貝鉢衣瓊珮之明璫圓玉毫之圓鏡爛金色之

嚴莊壁燈簾鐸之懸列雕欄聖戶之開張煥輪奐之

種植寶樹之行艾藤振挾淩風而下上迎陵頻

伽鳴空而飛翔萬象咸備其纖悉一物不遺其毫芒

既下臨於方丈之室亦旁入於禪定之房不以鳥兔

而易向不以陰翳而有妨觀觀音於面面顰鏡容之

煌煌觀者雜遝而踴躍聞者趨拜而踉蹌彼顧虎頭

繪事之善而揚惠之望手之良殆將目眩而心駭豈止流汗而走僵形容莫追於彷彿讚嘆固既於教則斯時仁孝誠敬之靈應夫豈詞翰摹寫勉強而能詳著於昭代垂萬世之流芳重為之歌曰飛龍在天納祐分膺乾惟大孝分奉致昭格分金仙臻至治分道平：來禎應分福綿：聖人之德分視古無前聖人之孝分與天齊年

清白軒銘

清白軒者刑部主事金華祝戒存禮自脩之所也存

禮先居是職亦以此為扁榜之於古漢楊震守涿郡時或勸其關產業震曰使後世人稍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唐許圜師為相州刺史部吏受賕不忍按治作清白箴示之其人自愧改為廉士存禮以此自警前後一志較之二公尤為切實誠可嘉尚遂為之銘曰

惟君子立心本原澄澈故其制行終身皎潔皎潔如玉何難何瑕澄澈如水何滓何渣如水如玉是為清白君子之心君子之德以之居家家政以齊以之本公公爾亭私思古之人有行之者制行立心皆非苟

且一曰以此遺其子孫一曰以此箴規於人孰若存禮憂深思遠或出或處揭此為扁秋官至清白雲是司撓而弗濁濯濯而弗緇退食自公心存目注尚其

以永終譽

賀軒馬都尉永春侯王公壽日詩

明星煌煌月自東方次于孤南麗乎天極君子之生而有壽焉

天錫之祥禎祥之兆邦家之光維此君子帝曰予甥王珮瑤瑤翩翩千庭翼汝為為股肱為肱高爾堅如

崑如陵如崑如陵乃福乃壽今聞孔昭德音寔茂是宜夙夜常在左右每有嘉謨入告于后天眷我后大命惟新陽德載和同育至仁酌彼金罍慶茲佳辰國之元勳家之懿親以輔一人以永樂千春

賀王遵訓生辰在親軍指揮乃永春侯子

大造鍾靈秀明時毓俊英侯門賢冢嗣威蛇蛇

皇甥人品殊高朗天姿近老成南神降喬嶽西宿現長庚驚代祥麟出知時彩鳳鳴彤庭頒寵命寶璽錫嘉名聖主恩逾重親軍任匪輕羽林陞上將禁禦典中兵位尊金吾貴官刀玉節榮戈矛隨後騎鼓吹導

前旌入耳威儀肅司閤號令明趨朝晨盡禮歸省暮
 閱情司勳烹調味高堂語笑聲綺紈無所好圖史有
 餘清素履唯忠孝丹衷蘊敬誠家宜承開闢國可秉
 鈞衡華旦欣初度清朝樂太平錦雲籠甲第珠日映
 雕甍鶴壽三千歲鵬圖九萬程勉為伸善頌特以慶
 長生

題射馬都尉永春侯王公承恩堂詩五十韻

龍御臨華宴侯封錫永春萬方歸

聖主一德仰賢臣尚論廷中傑咸推國至親主家方

擇婿甥館早聯姻燁々千華富溫々性質儔先皇多

閑

先皇多顧疎奉使廣咨詢憲澤宣傳達嘉謨入告類
 豈徒延二室正欲置通津睿將中出仙游已上賓
 鼎湖猶在望寰海遽罹屯點綴青蠅集滯留尺獲伸
 天心同白日引領向蒼旻此際誰知己當時豈愛身
 王師持大義真率共鈞日出蒼茫表春回寂寞濱
 解懸燕困苦濟涸拯艱辛肇啟中興運光昭累
 洽辰民彝欣再造祖訓貴全遵特進膺朝命崇階永
 國鈞賞功延世嗣耆事復宋人蟬冕轉聯玉龜臺印
 鐸銀親軍何肅公子又振橋梓榮相繼方達福
 荐臻葵傾長繼繼芹獻敢遂巡勿謂忠良異唯存念

應統人皆知

帝力吾獨戴

望仁相地維東曉曙天近北園園丁治穢雜軒子俯
 清真自度宜榮構何煩更卜隣方塘望淨至圓礎新
 堅砥坑得林塘勝村儲潤聖珍翠巖騰蒼翠鳳臥瓦鱗
 鱗戶立三槐田廬我五桂新落成端有待立志豈無
 因以此題華長如對紫宸詠歌懷耿々感激語諄
 々朝罷金鑒日香焚寶鴨最祈祥豐年穀祝壽倍莊
 椿簾外多清致蒼松開翠筠毫前無長物幾几列文
 茵琴瑟參差設圖書次第陳伽陀獻僧袖雅頌作儒

紳俗客交游絕家僮禮法循晉卿徒玩世逸火未離
 塵貴戚時相較高熱孰與倫

洲東知簡注庶政倚經綸轉斗瞻多士商霖慰下民
 慶源方家々善譽茲彰々際遇真千載期願始四句
 願言符吉夢黃閣畫麒麟

來自方山水扇面為蔣用文院判題

金門朝退遠萊斑爐烟少憩西窓閣後琴欲鼓不成
 調怪詩思生江山多君手攜山水幃清流一曲千
 峯環浮嵐撲面春霧々瀉瀉落耳秋濤々秋風不知
 孰扇老墨汁未覺金臺煙茅茨屋宇出村遠土木門

逕隨橋滑長松如快石樹蘿薜小花倚竹呈妖嬈飛
樓傑閣空際立別有仙境非塵寰畫師多情貌奇絕
妙手素已無荆關掀簾展玩起遐想江山勝處曾躋
攀霜侵吟屐樹葉路月滿灑棹桃花灣水窮雲起各
有意坐不知久行忘還黃冠緇袍每相與題石勒破
蒼苔斑別來得書兼有夢舊詩待我重遊刑好山好
水二篇古我白髮成蒼顏感君見示為君賦寫向
水光山色間

送忠誠茹少保赴陝石

石王之郡國處從選公卿少保當朝傑廷臣讓老成

淵衷知簡在特旨許陪行戒曉聯姻貴官附列爵榮
藩維分建街第宅籍經營教旦春方媚花時景正明
日中冠蓋影天上珮珂聲別宴都門設離觴祖道傾
留人攜頂燕求友岸眉鶯香霧棠楊柳光風泛杜蘅
魚鳧驚鼓吹鷗鷺遶鏡鉦解纜承潮信披圖記水程
陸趨分陝路道過大梁城怪石留陳迹奇峯得美名
岳蓮迎玉樹隴樹引牙旌鸛鵲嘲曉曉駢駐晚晴
樸臺遺締構碑碣故縱橫有美登臨徧毋煩感慨并
觀風詢白叟宣德惠黎氓當宇興懷意同寅仰止情
史書資筆削人物待權衡西去涼應早南來暑漸清

星軺便早發驛騎慣宵征歸奏天應喜康歌讚治平

題張震直尚書奉使南國圖

尚書昔使安南國名士作為安南圖山重水複路險
阻嵐深嶂厚雲樓閣金牛觸石散熠燿香象戴上承
浮屠計萬里本絕域通語三譯尤台都西隣龍州連
奉議風俗乖驚人獷戾憑陵敢爾趨狼心當職公黑
奮螳臂計成一窟欲何為政司九伐那能置聖人居
中撫四夷將軍征南擁十騎臨軒授鉞建鼓旗陸行
水進爭先馳掌中擅有彈丸地眼底即為蓋粉期願
惟此邦距此境壤地相接居相依匪徒皇華往謝論

坐見赤子懷驚疑是時尚書為御史遠駕輶軒將帝
旨八荒雷動化發生一路風行草拔靡玉節從天忽
下臨雕甍俯地爭迎後貽書示戒大義明宣德從容
下情喜懷柔豈獨仁恩漸禦侮亦有威刑兼其王威
激願助順舉國懽躍何猜嫌朱爲無警烟燧息白雉
有獻風波恬使星還朝善奏對皇天開霽收威嚴一
別安南俄七載嶺嶠微茫隔滄海牙冠進武接清階
蟬冕成文煥華彩名高銅柱勢巍三蹟紀瑤編聲諸
：披圖却憶奉使時歷：山川元不改

送鄒濟汝舟奉政之廣東三十韻

橫浦西江盡連山大廈南雲巖踰嶺嶠烟水際流既
家即供都會羊城足美談伯基餘趙尉仙迹半迦曇
昭代弘清化洪禧極遠軍至和春並育深澤海同涵
野老無道梗溪於不待我尚惟方面寄常擇美材堪
構廈先採橡櫨源在杞楠承宣閣重任事體責周諮
累宰親承旨儀曹特拜參廷辭蒙眷與陞奏輟香含
江驛嚴飛鵠河堤肅候騰渚紅蓮灼灼岸綠柳輕
帆幅張縷兩歌聲疊又三祖冠難盡意別華易成酣
荻港花生浪梅閣草漫嵐聽鶴催尊食伐騎籍筠簾
樂九那云牽清泉漫甄介文星離斗近好雨作霖甘

台上珠還浦潮陽羅徒津諸方銷警燧列郡樂耕
勤事分陰惜奇蹤暇日探荔洲仙子揖蒲洲大師龕
行部詩留惠升堂酒載儋歲實輸紫貝朝蛋薦紅蚶
交誼親誰及東梓老自慚風姿欣秀整霜鬢愧鬚
客枕移多夢卿書月幾函中臺微馬聽行復會朝簪

題岳陽樓圖

洞庭湖濶七百里今天開幾萬頃積水蕩漾東南陬
巴陵地擅天下勝何年有人好事分建此百尺樓
之飛樓風櫺雨檻臨水起陽鳥翔空而下照分丹青
翰英五侯第金銀臺衛三神邱聊乘暇以舒快分危

梯獨步凌高秋玲瓏簾影直閣曲纖月夜：供懸鉤
晨光夕翠可攬結千態萬狀同冥搜釣天九奏不可
得而聞兮風濤澎湃隱若鼙鳴珠有時雲舒霞卷俯
仰共一色冲瀾窈窕轉覺浮生浮芳洲日暮關其無
人分靈姬夢破寶瑟怨衰蘭泣露芙蓉怨君山青
渺何許突兀一柱支中流吾聞仙人好居時一至駕
風鞭霆兮控鶴驟糾范公文筆燕許大手筆光燭燁
燁凌奎婁胸中雲夢吞八九眼底溟渤同一漚身居
江湖心魏闕後樂而樂憂先憂高臥憚節操予如在
分山川歷：與之共不朽此意盡火能知不啻寶撫

卷重太息九京可作我願再拜從之游

雲林親舍圖為吏部郎中張宗周題

張郎手持親舍圖邀我為作雲林歌白雲英：起江
上紫紵越樹何其多姚江江頭雲接野吾親舍在長
林下青年有事試天官豈比尋常遠遊者朝看白雲
生連岑暮想白雲栖故林夕陽佳景凝望眼依：一
片江東心眼光有際心無際畫圖不盡雲林意未收
早歲作霖功已成霄漢從龍勢吁嗟望雲始梁公高
山仰止人心同翼扶唐室定大業為子全忠孝臣全
忠雲林此心應自許奮然欲繼梁公武毋思君龍兩

俱酬忠孝清風播千古

永春侯王公奉使北還遊長干諸寺獨庵行公

雨軒合公二善佳叨陪清游賦此紀事五

百字

使華北旋初及此春正富故人方外交莽月疎會晤
入門見佳章憐悲情 因循下一面何以慰馳慕
大廷早朝回晨光未全曙疎星淡河漢金烏漸騰翥
清遊動高興幽事那可悞曉被南城雨叢之所舉叨
利輿率運無著天親住遊絲曳晴窗香塵滿行路三
摩入淨地一逕通幽處重：寶指圖歷：金沙布下

校

馬扣高尙快觀若披霧殷勤勞新歸從容詢舊故兩
軒延一飯儀軒辱頻顧風流羨二老同官立朝著推
誠贊治謨延禧翊王度好客心不殊興物意無忤談
空作輟齋擊蒙啟圓悟新茗惠山泉預致恐遲暮開
筵出玩好觀畫重毫素摩挲東坡墨鑒賞西園趣數
筆識黃公重屏瞻白傳圖書列文房戈戟森武庫似
香襲龍涎異味陳桂蠹脩蘭茁近處孤樓立當戶覺
義金臺賢大江浮笠漫當時牡丹開饌設伊蒲具自
稱夙有緣與侯巧相遇茲花花中王衆芳無敢妬賞
心如惠然香霞陪籠護尚論茶品高京華昔無樹近

聞廣智岡遠距全室墓瑞英驚初雷靈芽綻 露便
道試採擷一吸洗百慮靈與度崎嶇苦磴免顛仆鑄
旗未成比粟粒方足喻摘鮮發天香嘗新過日注奇
道愜所願清約還當赴毋使散花人臨風久延佇維
摩室方丈獅座極寬裕松檟甘可供竹萌美堪茹作
者凡七人雅集欣相預舫齋有茗戰金谷無酒數顧
余桴櫟村宗人坐賓署讀書未聞道齷齪時務高
懷每見容驥尾慚蠅附維時際昇平朝野同歡豫行
樂既及時登高宜作賦紀事僅成詩誰云有神助

書袁庭玉傳後

自古帝王之生神龍其種同己自與常人殊 然而
必有明鑑高識秉心至誠之士以前知極豫見
躍在洲之日在漢高帝時則有若單父呂公唐太宗
時則有若并州書生宋藝祖時則有若華山陳圖南
是二三君子皆有以前知豫見其言一一符應毫髮
不爽豈非所謂明鑑高識之士歟世之人率以吾相
之殆亦見其學術之精而秉心之誠未必能知之
也今天子登大寶之初慨念潛邸舊臣如袁庭玉者
僅惟一人而且老矣將並用之于是使者捧驛
行千五百里將

昔以召既至慰勞諄復錫予駢蕃追記

語簡在

帝心乃命丞于太常俾贊祀事夫太常古宗伯之官主天地人三祀之禮任是職者所宜夙夜一心敬以直內物欲汗穢不使一毫入其重臺丹府斯可交於神明以上副

至尊仁孝誠敬之心下連胞瞿之賤亦皆有孚順者而盼嚮之應可以潛希而默承隆恩美任不惟旌其前知豫見之明實知夫老臣之德之才與其至誠之心有足稱是任也予以每旦朝參假館容臺之署

先生下以晴雨率三鼓即至相與坐語待漏聲歇之下珠霏玉屑援引古今出入書史皆尊君親上忠孝勤敬之事麗澤之益沾溉惟多先生近以會稽載叔能所為傳見示屬題其後予觀傳中所載閩人容貌光澤刻月期日休咎靡忒真若養由基之射發無不中而中無不奇亦甚驚人矣有得於異人之傳信哉至於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是即鄒魯聖賢觀人之法蓋先生之心不為事物所奪勢利所撓故能即夫人之微色發氣者據理以告之即事以道之其言無所矯拂而天機自應宜乎初相見者歎其學術

之神而深相知者則服其至誠之如神也先生名在四方已五十載傳中所述不過存什一於千百爾先生之學要當與呂陳輩相頡頏視許負以下諸子下數也茲因先生之請故為著其明鑑高識之有微際遇融顯之有以自補傳文之所未及并推先生之學一登本諸至誠之心見而覽者若曰因其時而溢美夫人豈知言哉豈知言哉

題樂清處士小像贊

瞻然山澤之容隱然湖海之氣貞松勁竹之節操行云流水之心習不知者觀其衣冠亦以為超乎時士

之表其知者想其襟度而謂當求諸古人之中樂琴書以逍遙擅丘壑而從容是乃見善則喜聞義則從脩身而慎行勇出於吾宗者歟

跋商山四皓圖

吾嘗謂四皓非隱者流使得時行道其功名事業豈下人哉不遇而遇者蓋時耳壯而秦焚書坑儒紀綱大壞老而漢溺冠屨儒禮樂未達於斯時也孰謂彼富貴之憂而可以易此貧賤之樂乎應微留侯曉亮知之瞻彼商皓悠悠我思



節菴集八卷續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高得暘撰得暘字節菴錢唐人遷居臨安洪武間有司以文學薦三爲校官永樂初擢爲宗人府經歷充永樂大典副總裁是集首雜著一卷次各體詩七卷鄒濟墓誌謂其生平稿多不存故所錄僅止於此誌又稱得暘與修永樂大典分掌三禮編摩有方今核所纂三禮諸條於前人經說去取尙爲精審蓋亦博識之士其詩文以清麗爲宗如曲澗迴溪瑩澈見底而一往清激尙少滯蓄之致姚廣孝序乃以江漢奔流曲折千里擬之過其實矣

澹然先生文集六卷

〔明〕陳敬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澹然集五

卷》提要

嚴肅下李平恕得士世稱南陳北李可謂二公信史矣然於李述其觸怒振聞卒至荷校而於公謂其以嚴得名亦以是致怨為僚屬生徒所訟至不見聞尊表大節闕而不書則何以故豈未之改耶方公以秩滿赴京振欲致之門下而不得藉周文襄為介紹祈一見而又不得此與薛文清拒李文達致二楊之意不往謝如出一轍及後用文襄言肅禮幣求書乃為書四歲與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茲又非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耶竊謂公實以正自持不第以嚴見憚故振雖能仗公十八年不遽然卒不能有加於公有忠文之忤而無忠文之禍公固有大過人者也或者謂李居北雍密通閹勢不得不觸怒而公久處南島以師道自任故得超然免於構陷及夫歸休行樂比節遯窮匪懈之志保身之指殆兼有之是則所謂易地皆然者孰謂作配古庶僅、以嚴稱耶夫嚴非師道所許患不正耳身率以正則教不肅而成士不戒而化雖欲怨之其孰能怨之當文襄欲代為中雪公竟不辯而自白則其以正受知於上者素矣吳廟嘗諭吏部曰陳敬宗學行老成正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任春注若此然則久而



嚴肅下李平恕得士世稱南陳北李可謂二公信史矣然於李述其觸怒振聞卒至荷校而於公謂其以嚴得名亦以是致怨為僚屬生徒所訟至不見聞尊表大節闕而不書則何以故豈未之改耶方公以秩滿赴京振欲致之門下而不得藉周文襄為介紹祈一見而又不得此與薛文清拒李文達致二楊之意不往謝如出一轍及後用文襄言肅禮幣求書乃為書四歲與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茲又非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耶竊謂公實以正自持不第以嚴見憚故振雖能仗公十八年不遽然卒不能有加於公有忠文之忤而無忠文之禍公固有大過人者也或者謂李居北雍密通閹勢不得不觸怒而公久處南島以師道自任故得超然免於構陷及夫歸休行樂比節遯窮匪懈之志保身之指殆兼有之是則所謂易地皆然者孰謂作配古庶僅、以嚴稱耶夫嚴非師道所許患不正耳身率以正則教不肅而成士不戒而化雖欲怨之其孰能怨之當文襄欲代為中雪公竟不辯而自白則其以正受知於上者素矣吳廟嘗諭吏部曰陳敬宗學行老成正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任春注若此然則久而

嚴肅下李平恕得士世稱南陳北李可謂二公信史矣然於李述其觸怒振聞卒至荷校而於公謂其以嚴得名亦以是致怨為僚屬生徒所訟至不見聞尊表大節闕而不書則何以故豈未之改耶方公以秩滿赴京振欲致之門下而不得藉周文襄為介紹祈一見而又不得此與薛文清拒李文達致二楊之意不往謝如出一轍及後用文襄言肅禮幣求書乃為書四歲與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茲又非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耶竊謂公實以正自持不第以嚴見憚故振雖能仗公十八年不遽然卒不能有加於公有忠文之忤而無忠文之禍公固有大過人者也或者謂李居北雍密通閹勢不得不觸怒而公久處南島以師道自任故得超然免於構陷及夫歸休行樂比節遯窮匪懈之志保身之指殆兼有之是則所謂易地皆然者孰謂作配古庶僅、以嚴稱耶夫嚴非師道所許患不正耳身率以正則教不肅而成士不戒而化雖欲怨之其孰能怨之當文襄欲代為中雪公竟不辯而自白則其以正受知於上者素矣吳廟嘗諭吏部曰陳敬宗學行老成正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任春注若此然則久而

不遠非振能尼實不敢動公云爾厥後易名之史特取夫
純行不妄非謂立身大節有終始不渝者耶公有澹然集
行於世當與文清集並傳至是邑侯潘公重刻之且為之
序其闡發亦既詳且美矣而余則以所疑於端簡者特為
辨之并置諸首簡同邑後學楊守勤謹書

重刻澹然文集序



士君子不朽之業詎徒披蓀摘華擲金霏玉傑然擅作者
之林蓋必有行足述品足貴表一寰宇令人仰止者然品
曷以定也大都黜渣易敗勁節難持有能出處去就閑於
道寡拂袖而不倚冰山蜃樓寡忤俗而不屑脂韋模稜寡
積新而必期量桂自錄松柏自秀以此思品品可知也品
端而後人重人重而後言重如子雲子厚詞賦文章方振
耀漢唐之間而美新黨文至令清議之口欲嚙將毋所傳
祇為木災而具隻眼者不飛蓬置之乎四明自宋慶曆淳
熙以來其間有道君子代不乏人邇不佞謬承慈篆慈湖
楊先生與先賢陳文定公春秋兩仲余竇駭奔且立而不
思所以揚其不朽之業將安用余故既以梓慈湖遺書而
更得文定公澹然集隻字片語總根理要闡世教而從賢
數華其華自朕嘗論公威祖文皇帝初年通籍受知遇即
甚渥自是兩擢翰苑五歷聖朝倘其牛鼎干時何難卷遇
公高標偉節楊建安不為禮塞西川不能屈大閤如王振
不得見由是官司司業司成六考未遑師衣愈醜而不為沮
當時美譽在縉紳謠惠在春部祠享在祀典則公非一文
士已也所錄道德五品非其人與嗟乎國有正人如公竟
抑於權倖不獲早束衡軸而彌王木之變氣數之厄也緒

餘所垂異世之下仰其聲光而欣慕不已品格之高也世號公為渥然遂以名集竊謂惟渥則無慙無慙則到入世出世從吾所好此品所以可重而言之所以可傳哉是集刻於前尹賈公今以歲久板朽商孫陳生光昭先德欲重校謀之余、讀其文想見其人執鞭空慕緇好難已議費助資廣其傳使士誦公之文希公之品實有模範宜其當吾世而失之人、知有故吾而過之利鈍勿論其於公不啻旦暮遇之矣余安能默、於此故詹、漫言於濠梁蕭山之後

萬曆丁未歲夏仲之吉

賜進士弟文林郎慈谿縣知縣皖城後學潘汝楨拜識

後序

當文皇帝之時海寓雍熙威武四暢天子既歲伐胡有功而內建都邑作宮室選天下文學敏敏之士讀書文淵閣尚方給筆札出胎羞講論六藝褒次大典而是時積和塞明卿雲甘露之瑞麒麟鳳馬之祥至又通道於九丘八蠻重譯納貢者交臂於闕廷則有賜虞符拔白雉大雀之屬上報命諸侍臣以賦頌而文最高得上意為海內傳誦者莫過於陳文定公然公自永樂二年選入翰林終文皇帝世二十一年官止侍講宣宗初始拜南京國子司業秩滿為祭酒公在太學以師道自處設章程立條教飾厨舍時饒原與諸生習禮樂於中絃誦之聲振於林木一二博士老掌故弗使也合詞排公會事得白而公誨益勤政益肅不懈其志同時李忠文公時勉為北祭酒與公齊名士子丕然變風彬、於學行二公之力也而公自歷宣宗英宗凡諸生親北面為弟子者或縣制科或縣徵拜屢起有至九卿者而公平未嘗遷一官至景帝初竟從祭酒致其仕以去在太學者又二十年陳子曰我於是知先朝任人之專待士之厚也夫綴文述古非旦夕可期必使人專於職積精覃思垂歲月之久而後可成一代之典歌頌功德亦宏闊可觀而今翰林為史官者有數年又不盡親史事自

宮僚以上每歲一遷或不及問官守而兩太學為首善地
王化之本士既落、有城闕之嘆而官之者祇如傳舍稍
舉高皇帝制而約束之則以為迂滯不曉事嗟乎欲國家
文章典雅追兩漢之盛而人材衆多風俗醇茂刑罰息而
禮樂興豈可得哉今公之文具在其應制諸作詩則瞻落
溫厚頌不忘規有曲終雅奏之風文則敦重春容文質並
茂出言有章即未和典相如孟堅何如而以賦沈宋燕許
斯無媿矣所修書如永樂大典性理諸書足以繼聖緒翼
經傳豈不燦然庠序哉至於成均之政不競不綵章條明
備舉而措之翼如也聖天子方修祖宗之業游意典文興

起學校得如公者久任而專責之何遽無成效哉余仕公
之鄉而慕其人因思先朝之用人先賢之自處皆可為後
世法故不辭公孫念先之請而序其集

崇正壬午嘉平月吉雲間後學陳子龍撰

後序

四明陳文定公文集歲久散軼喬孫諸生念先以其父重
梓未竟續志編蒐得若干篇刻成屬序余惟本朝人物列
上等稱第一流者自永樂至景泰間天下稱公無異辭蓋
公處為大儒出為大臣求之古人要在聖之下仁之上也
嘗於公有幸者四惜者二向疑而今釋者一人皆以不作
三公為公恨余觀公在南雍立法為萬世規養育人才供
國家百年之用功在天下公自不欲以三公易其師也幸
一世不乏工詞章居侍從者獨公當盛世明良歌咏太平
若預修高文仁三廟寶錄永樂大典一統志性理五經四

書大全翔翔著作之林立言不朽幸二公在朝後草除二
年而成進士先復任五年而致仕幸三李忠文見嫉王振
以代去彙倫堂前樹枝橫被大辱公於南雍盡伐楊木易
種松柏於時四凶在列卒不能傾公幸四性理五經四書
大全此數書為世之功足繼孔述孟公既同五端緒迺獨
與李忠文改令仍完寶錄不得終事盡出其所學相正列
名四十二人惜一公所自著五經四書語錄行世亦竟失
傳惜二按陳清潤通紀載王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公
走筆書之每疑振乃知程子四箴耶今聞陳生是振來求
書公為書四箴與之公故以非禮勿動自許耳此釋疑者

一也凡此皆余所敬尚論公者若公之文論定久矣豈復
俟余言乎昭陽後學李清心水甫撰

澹然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賦

北京賦

龍馬賦

麒麟賦

瑞象賦

獅子賦

駟虞賦

清樂軒賦

萬竹軒賦

頌

為善陰陽頌

甘露頌

平胡頌

聖德瑞應頌

連理木頌

卷之二

記

重建應天府學尊經閣碑記

重建董孝子廟記

遊幕府山記

畫記

春暉堂記

水筠軒記

江浦縣儒學題名記

蒙城縣重修儒學廟碑記

虹縣重修儒學記

葵軒記

崇禮堂記

涵素記

澂素軒記

梅月軒記

墓芝記

歸全堂記

重建武學碑記

重建揚州府學碑記

黛碧亭記

林泉清趣記

日省軒記

慕賢堂記

長林書屋記

寧波府重修茅洲閣記

寶應縣重建儒學記

鳳凰橋記

寧波府重修蕭阜碑記

重修東嶽行祠記

重建應天府上元縣碑記

鄞縣義民倉記

重建慈湖書院碑記

六合縣重修儒學記

芳潤齋記

慕德堂記

訥齋記

眉壽堂記

算庵記

中和堂記

世義堂記

重修羅漢堤橋記

恩德堂記

寧波府重修樟木碕碑記

猶慶餘澤記

存誠記

思養堂記

寧波府郡學縣學鄉貢進士題名碑記

具慶堂記

環翠樓記

卷之三

記

樂山堂記

靜齋記

畫林記

容室記

壽藏記

魯庵記

吳氏祠堂記

翠筠軒記

眉壽堂記

松雲軒記

浩翠堂記

恒樂軒記

勅書樓記

句容縣儒學村園記

味易軒記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退思堂碑記

鶴巢記

同樂園記

節孝堂記

竹月軒記

泰然窩記

主敬齋記

翠筠軒記

新氏佳城圖記

敬睦堂記

繡綵堂記

承懷堂記

風木哀恩圖記

頤養堂記

鳴玉軒記

友梅軒記
湖山平遠圖記
菊庵詩
種柏記
敬軒記
味淡軒記
種蘭記
執玉齋記
驄馬行春記
仁榮堂記
永思堂記
終慕堂記
安分讀書記
讀書山房記
思錄堂記
江南小隱記
江郊漁牧記
竹軒記
卷之四
序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記
送按司柯公序
友梅軒序
晦庵先生五言詩抄序
李氏族譜序
思菴稿序
贈太常魏先生赴任天官序
歸田清興倡和詩序
唐詩正聲序
送右都御史熊公之南京序
送大理寺副萬公赴北京序
驄馬行春詩序
贈貞婦沈氏序
贈左副都御史吳公致仕序
贈翰林編脩楊宗器省墓還咸寧序
贈侍郎俞公致仕歸四明序
金臺送別詩序
贈刑部郎中羅公考滿序
贈御史韓公還山陰祭祖序
送參政錢公之任序

贈兩淮鹽運使耿公考滿序

桂紀善輓詩序

逢寇過雨詩序

聽琴序

贈僉事莊公之任陝西序

書法序

九日登高詩序

送王教諭之任新建序

龍江送別詩序

贈僉事夏公之任江西序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東郭草亭詩序

贈秋官郎中陸公致仕歸餘姚序

贈同知彭年之任寧波序

表母詩卷序

送翁司訓之任序

贈按察僉事韋公之任序

輓平度知州葉用深詩序

慶壽序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大理少卿蔡公挽詩序

嘉和倡和詩序

南京禮部主政周中禮聞喪贈言序

贈大尹賈公祈雨有應序

送陳叔敬省墓四川詩序

贈太守王公序

燕會詩序

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送御史江公歸省詩序

贈陳醫士璿序

贈戶科給事張公考滿序

贈亞卿周公省墓序

贈大理卿楊公致仕序

贈都御史朱公致仕序

贈吏部尚書黃公致事序

贈僉事劉公之任序

卷之五

序

贈御史諱公考滿序

贈金事鄭公之任序

贈撫州太守王公致仕序

贈督運泰將湯公序

山東恭議孫公詩集序

贈淮安太守彭公考滿序

善政詩序

挽東阿知縣月公序

積善堂序

送周副使之任序

贈寧國太守袁公考滿序

贈御史王公考滿序

贈吏部主事蕭公考滿序

贈武進縣令朱公考滿序

贈監察御史李公考滿序

贈建昌知府楊公秩滿序

贈禮部侍郎陳先生致仕序

桂林詩序

贈陳太守復任吉安序

志隱堂詩序

贈孫賢士宜均省兄還廬陵詩序

贈臨朐太守劉公之任序

慶脩撰桂公壽序

倡和詩序

庶子鄒先生哀辭序

流觴曲水圖序

贈許景芳詩序

春亭雅集詩序

贈存性張先生還南昌序

贈監察御史馬公序

贈刑部郎中方公滿序

賀賴集序

古城畹讀詩序

贈金憲韓公之任序

雲山清隱序

贈主事王公奉使西蜀序

華陽春曉圖序

贈太守程公序

贈大理寺丞李公還朝詩序

贈太守陳公致政還四明序

贈上元姜知縣考滿序

贈羅恭議之任序

贈鄧公考滿序

贈博士王楫考滿序

贈荆山何太守之任序

贈御史向公祭祖序

贈李公巡按還朝詩序

贈安慶太守之任詩序

送福建副使劉公之任序

傳

姚節婦鄭氏傳

卷之六

題跋

書晦庵先生遺墨卷後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題羅漢白描卷

讀蘇武傳

題九歌圖

題趙文敏公所書洛神賦真蹟

題趙文敏公書樂毅報燕惠王書卷

題延陵季子墓碑後

題九歌宋皇大乙以下諸神卷

題黃山谷書李白贈懷素草書歌

題草蟲卷後

題米芾遺筆

題抄錄歐陽四六文後

題解學士大書畫錦堂卷後

書賜大理寺卿胡公制初後

題香山九老圖

書李氏族譜後

書西溪朱氏族譜

題故家二初後

書宋太祖賜親仁浦詩卷後

題鮮于伯機書歸去來辭真蹟卷後

題宋誥初卷後

題恩親堂卷

題趙文敏公一家道墨卷

題解學士草書

題歌器圖卷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跋蔡襄真蹟卷

跋唐韋莊借樂章帖

跋燕集圖記後

題諒山知府易公忠節堂卷

題顏魯公遺墨卷

讀李白詩

題暖子山學士書東漢延真京叱咤李文德薦書後

題大勝閣八景詩卷

題三友圖卷

題我門陳氏家譜後

題空谷和尚詩錄

題刑部侍郎鄭公惟一卷

書宋高宗賜呂忠穆公手詔後

題尋經閣中秋倡和詩後

題二十八宿卷後

題孝風卷

題長江萬里圖卷

題趙文敏公真蹟後

題登高倡和詩卷後

題吳氏族譜後

題德祐忠臣卷後

題趙松雪書戴表元所撰危公遠虛記墨蹟後

題雪卷真書心經墨跡後

書族譜後

題春原芳意圖

題適宜人卷

題遊武當山詩後

跋俞紫芝行書墨蹟後

跋四勿齋後

跋草蟲卷後

題趙文敏公樂辭

題經筵盛典卷後

題九疊魚池記

題宋元章遺墨後卷

跋吳楷畫羅漢

題趙文敏公鮮于樞表文消公道墨

書李敬小傳後

書沈觴曲水圖

書神卓傳後

書宋哲宗親太學詩卷後

題蘭亭臨本墨蹟卷後

題宋仲溫遺墨

題元陶隱居士諱公基銘後

贊

吾侍郎像贊

桂脩撰像贊

趙駙馬像贊

太常表先生像贊

禮部侍郎陳公像贊

禮部金亞卿像贊

永壺贊

程鉅夫贊

大理寺丞李公像贊

戶科給事中鄧公像贊

怡：子卿寺丞像贊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公像贊

承德堂贊

張羽士畫像贊

江玉林御史母贊

吳侍郎外祖像贊

工部侍郎羅公像贊

僉都御史嚴公像贊

進常堂贊

許芳洲像贊

子欽劉先生像贊

李處士贊

題處士畫像

吏部左侍郎魏公像贊

鄭寺丞像贊

養恩堂像

劉處士像贊

訥庵何處士像贊

弟撫州司訓像贊

九十一介賓林仁壽先生像贊

銘

琴銘

几銘

敬銘

樂靜軒銘

訥齋銘

虛舟銘

虛庵銘

鏡銘

杖銘

枕銘

履銘

硯銘

爵銘

哀辭

同處士哀辭

范處士哀辭

林諭德哀辭

王生哀辭

明史本傳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脩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脩五經四書大全再脩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內殿歸宣德元年起脩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年秋滿還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廩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其奸情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美預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盡具疏自理為屬草辭稍遲就敬宗為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真其來謝敬宗書就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為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為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議論頗不樂耶性喜飲酒至數斗不亂哀城伯李隆

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貲其履
重如此十二年冬亡休不允景泰元年與尚書吳驥同引
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
五月卒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諡文定初敬宗與李時
勉同在翰林表忠微嘗相之或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
名相埒敬宗俄觀魁梧時勉貌稍寢二人同時為兩京祭
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
北李

澹然居士自贊

凡人不可以太廉、則貪汙者忌亦不可以太公、則欺
罔者嫉不可以太正、則邪媚者怒不可以太直、則阿
曲者毀也才德不足以酬人文學不足以傳世既患四
者之病而又昧於識時位抱孤志不能變化兩入翰林預
脩三朝國史雖乏選國之良才豈效公孫之曲學於是楊
建安嫉余之蹇、而與蹇西川快余之斥逐尚長朝紳議
其不公乃訥南京國子司業蓋陽尊而陰擯之也而余四
者之志持之益堅幸賴宣宗章皇帝仁聖九年而陞祭酒
又九年入覲上疏乞老又為楊石首所阻又六年兩上疏
始獲遂所請而歸自古大賢君子既於權臣屢遭斥逐流
離轉徙以至死於貶所者何限況區、之微眇者哉嗟夫
權臣之勢其可畏也夫其可懼也夫乃自題其繆像曰海
可竭而吾四者之志不可遏而奪山可顛而吾四者之志
不可劫而遷泉石、性鳴蟬噪而吾之志行之而益力持
之而弥堅自少而壯、而老終始一心而不變焉白雲在
山明月在天洒然清風於千百年



北京賦有序

欽惟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華夷
翦除羣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功冠古今
福延萬世皇上德協重華繼承大統宵旰罔治惟在繼志
述事以宏帝業故與國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
照臨惠臨臣妾固有內外春茲北京實皇上興王之地山
川雄壯地勢恢鴻羣國監薄王氣攸鍾揆之四方道里適
均是誠足為帝王天府之國朝覲會同之所趨向者也皇

上知天意之有屬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並皆協吉於是
建都於茲仿成周卜洛之制以為南北兩京而凡郊廟宮
闕擬建悉備嚴、翼、魏乎煥然則皇上神功聖烈上足
以承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開聖子神孫萬世之太
平何其盛哉臣伏觀營建以來天神協贊臣庶効職和氣
薰蒸靈貺昭答若慶雲甘露麒麟龍馬元兔素鳥之瑞紛
綸炳煥莫罄紀述是蓋足以見皇上克享天心啟景命益
隆而有以臻其盛今功已告成涓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
朔旦皇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
勝忻忭踴躍之至竊惟古者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

之臣雅容贊詠以傳其美於無窮故秦陶歌虞奚斯頌魯
政之詩書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厥後若班固張衡之徒
復能以詞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詡然猶傳誦至
今而不泯焉臣伏觀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
而漢唐不足云也今朝建清明海內宴然四夷職貢萬姓
樂業而又獲觀都邑之成聿新治道則功業之巍、誠足
以卓冠百王而無與為俦也其頌贊歌咏固宜與成周之
耆並傳於無窮豈特為致班張諸人徒為誇詡而已哉臣
忝職詞垣忝逢盛事敢以菲薄自解而無言謹用摭瑣
為鈇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惟聖皇之建北京也紹高皇帝之鴻業啟龍潛之舊邦廓
天地以宏規順陰陽以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揚八表而提
綱繫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於居庸且重關
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嶽於封疆拱北辰兮帝居陞
軍國於金湯均萬國兮會同而適居天地之中央也於是
頌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金錢出天府之
玉帛奮工垂錫匠石惟聲傳衆奔走萬國雷動雲興紛紜
絡繹忻忭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材而度物資百神以興集
魁奇挺拔千仞之名材五色五采布世之珍特曄載南午
舟運元斤於河榆而海會肆邱壘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吉

司空奉冊魯班運斧公輸削墨智者獻謀勇者宣力精論
巧思悉就經畫百堵皆作奮擊擊鼓之弗寐庶民子來咸
頌靈臺之勿亟歸壯農於崇朝睹崔嵬於瞬息前朝後市
之規既肅、而嚴、左廟右社之制復亭、而翼、布列
有序不燕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
護身之尊嚴翔以文樓武樓左闕右闕之增崧開千門兮
萬戶帶嚴廊以迴紫臺百尺以載集重三階以躋登屹中
天以層構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紫清
觀其瓊階瑤砌赤墀彤庭青瑣金鋪綺窗珠櫺鏤文樅
玉砌繡楹峙丹鳳於阿閣栖金爵於觚榭懸綵虹於脩梁

雖蒼龍於飛覺含靈睢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標以
璧璫綴珣璿兮列星彤霞映朱栢之葩華薰香博林薈之
芳馨日華展文拱之玲瓏空彩樓果惡之晶熒三光臨耀
五色維縵壯麗宮隆莫盛名贊憑鴻濛以特起凌太虛之
汗漫爰集乎雲霞之表觀峨乎層漢之半遙天闕以並崇
炳祥光而增煥目眩轉於仰瞻神恍恍於流盼雖使都盧
之巧捷不敢以躋攀翔鶴之扶搖不得以鼓翰此誠所謂
曠千古之希逢超萬代之奇觀者也其前則九門洞開華
路如弦軒、豁、坦、平、望園邱以岿峩接靈壇兮山
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烟啓大明兮宮中翼長安

兮東西森拱衛之嚴密列周廬之達達耀雪霜於戈矛揚
鷹隼於旌旗選驍冠之桓、精百萬兮熊羆惟方赫兮
虎臨謀畧兮神奇聯金貂與玉蟬紛綺奕而光輝櫛冠佩
兮趨將蔚百司兮威儀各據忠兮獻納亦覃慮而論思天
官之明鑒衡司徒之謹度支宗伯之脩禮樂司馬之整六
師秋官之邦刑是慎司空之百工惟時百僚濟、各謹攸
司小大率職底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歲之山琪
樹敷榮金芝芳妍翼鳳飛兮絕嶽波龍鱗兮澄瀾聳靈峯
於天上流惠澤於人間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紫微
之所壯皇居於九重肅句陳於天府若夫蓬萊方丈之神

區闕苑瀛洲之仙宇巨寶珠於兎園不可得而殫數其左
則為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葉金枝儲副是崇講道育德
惟孝典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為天
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達掖我、章甫講說六經之
言設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坐
鋪乎道治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圖之所蓄亦雜沓而紛綸
麒麟之振、駘虞之窮、白象之瑩潔如雪金猊之威猛
如神頤靈姿於龍馬還奇文於福祿絢綵霞於丹鳳胚元
克於蒼玉鸞鵠之色維黃素鳥之質耀霜紵珍異之炳煥
咸獻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

虎豹之雄駉駉之底國家富有萬國茲因頌、不足
數也夫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兮通衢蔚邦畿兮千
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溢郭填郭萬、鬱、密而不
疏里已錯分列遂分區四民樂業室家歡娛農務乎耕桑
士究乎詩書維工及賈賈還有無百寶之所充斥百器之
所崇積聚金珠兮列肆聯綺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琛赫
奕飛畫棟兮綵鸞萬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闐闐紛襟袵
而絡繹喧舞榭與歌臺樂鍾鼓兮昕夕載瞻辟雍學宮遙
遠穆、乎宣聖之廟肅、乎尊賢之祠崇祀有典釋奠有
儀歌棧樓以作人偉髦士之攸宜贊明廷之禮樂炳道德

之光輝於是經營既終厥功告成方青陽兮屆辰逢吉旦
於元正於時萬象維新三光以明恭慶雲於璇霄燭祥
光於太清皇上服宸服乘鸞輅設警蹕陳南溥翠華歲誕
臨空飄霧潔精誠寡思慮奏雅樂諧韶韻謁郊廟告太祖
香芬芬其上升靈昭、兮來下眷肘靈兮方集綏萬福兮
純嘏於是升金根旋太常御正殿開明堂朝百官臨萬方
會諸侯陳玉帛旌游恩明照陟然浚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敷唐虞之道德厚湯武之
仁義興三代之禮樂熙漢唐之功利炳玉燭調元氣協重
明於日月俾化工於天地使九州八荒含齒戴角之羣四

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皞、皞、於太和仁壽之域
仰事俯育於漸摩涵煦之內此誠所謂恢鴻業於千古開
太平於萬世際興國而履載大一統而無外也是知國家
萬、年隆盛之慶皇上萬、年高厚之壽聖子神孫萬、
年無窮之祚蓋與天地同為悠久也賦已乃復作歌六篇
以獻詩曰

潔靈壇兮峻層臺躋金壇兮登玉階儼神祇兮莊止三光
宣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兮祥駉馳變化兮歆兮與雲霓度
郊裡兮煥燦降鴻禧兮孔皆國正

敬神區兮潔廟廷儼肅穆兮著威靈啓瓊扉兮朱戶煥蛟

龍兮繡楹祀事備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聲皇皇祚于永

久於萬年兮奉嘗蒸太廟

協貞符聚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躋駒跡兮屹足尼爾特

兮胚華盾蹈規矩性含仁叶周南咏振、果熙皞兮皇化

囿萬物兮同春麒麟

季陵改兮胚瑞璣耀霜翎兮滋雪膚方靈編兮披瑞圖素

質皎、兮呈祥鳥性含靈兮恭慈孝辭勳墨兮深具汙參

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瑞鳥

有明眎兮靈且仁脫凡質兮披元雲霧含英兮滋氣添凝

潤兮墨流津耿金睛兮星懸獻瑞階兮蒼壁陳辭三穴兮

樂窮困慶微眇于陶皇仁瑞光

炳房星兮榮波澄靈安天矯于龍馬生肉駿聚于解腰首
渴烏目長庚躡風雲兮凌太清變化翕歛于迅騰獻嘉瑞
兮天闕千秋萬歲兮隨龍耕龍馬

龍馬賦有序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君臨萬國統御華夏義澤仁恩涵
數博洽是以靈氣嘉氣充牣洋溢自臨御以來祥瑞疊臻
若麒麟騶虞素烏元龜甘露醴泉之屬紛綸雜沓莫紀
述乃者山東諸城縣民復以龍馬來獻言縣有清水潭淪
渟靜深而龍居其中潭之旁有牝馬龍嘗與遇而生是馬

故謂之龍馬其狀神駿超越天矯欲飛體披鱗甲布列珠
璣雖古良驥莫與為比誠盛世之嘉瑞也且謹用稽諸瑞
牒龍馬神馬也世有明王則見伏羲之時有負圖畫卦之
祥唐堯之日有赤甲綠文之瑞義典堯古之大聖人也其
德足以感合故皆克臻其盛後歷數千百年雖世有明君
而龍馬之出則罕聞焉至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九五撫有
萬方致治之盛古莫與比故龍馬之祥獻自西蜀皇上繼
承大統重華協德治隆三代道冠百王諸福之物固已成
臻畢至燦燦焜焜而龍馬之祥尤為炳耀以數千百載之
間僅一二見之而惟聖朝兩臻其美蓋由皇上聖德合於

天地和氣溫於兩間故神貺昭彰久而益盛而龍馬之出
自不能外於天閭十二之中也則國家萬一年隆盛之慶
於是信足徵矣何其盛哉且恭賦詞坦躬逢上瑞不勝忻
忭踴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清源之水與滎河而同源伊沙漫而浣滌兮亦湛澹而淪
漣潏靈氣之翕闢兮流五采於東海之隅晦冥晦澹者不
可測其深兮歲蛟龍於九淵蒸雲噴霧時出下土兮親神
物之蜿蜒有牝飛黃兮天驕不尊游潭之深兮弗銜弗羈
或致而延頸兮亦采其頤忽風雲之感通兮龍與遇之觀
其揚鬐鼓鬣於馮夷之宮升降翕歛於滄海之中太乙垂

貺天如托張而神駒生焉是蓋未知其為馬而為龍也其
為狀也超神於騶黃牝牡之外蜿蜒於地蟠宛轉之餘捫
彩頤兮隆其角撫華頤兮隱其珠耳削渭川之筒首
昂酒飲之鳥騰棲丹穴之鳳蹄躔荆山之瑜尾搖空而電
掣目流曜而星懸筋樞奇而帛脊肉磊塊而峰巒汗流頽
而蒸霞喙含丹而噴雲負元龜以呈甲披綠霧之鱗絢
被體之果煒燁布而星分以為馬耶則飛騰變化恒矯
首而欲張以為龍耶則神奇駿邁遙逸足而懷奔走知駢
驅騶騶不可以為匹纖離騶騶不得與之羣不假騶勒之
飾不資秦養之勤茲誠所謂龍之駒馬之神而為瑞世之

珍也於是川后前驅昆吾後浚百神接轡而投職羣靈頓
節而効恭是乃駘屏翳開鴻濛翔赤虬舞玉虹虎豹辟易
象犀戢蹤望天闕而長鳴兮扶風雲於九重騶六龍以御
天兮翔鑒格之誰：蓋不特充偉觀於天閤十二之中也
臣聞乾為天而為龍坤為地而為馬坤順而乾健陰柔而
陽剛皇上握乾符開坤珍明茲日月道合陰陽則健中正
之德參乎二妙聖神文武之資冠乎百王是知龍馬之出
誠為聖德之奇應盛世之嘉祥也爰稽古昔世在堯舜
波洲濞閩天地人文之祕龍河汨涵頭赤甲綠文之資高
皇御極既已載祥圖之烜烜聖皇繼統又復觀瑞牒之陸

離是何前數千百載之間僅一二見之而惟聖朝獨獲再
觀其光儀也他若漢庭千里之駘唐室十驥之奇是誠瑣
瑣不足陳也又安敢與龍馬並稱於今之時哉賦已乃為
之歌曰

恭陪平天如榮龍馬生性含靈逐流星躡太清獻明廷昭
嘉賴萬斯年翔龍軒

麒麟賦

明堂大啟大門洞開列文軒於丹陛獻祥麟於瑤階於時
靈龜載馳慶雲爛垂神備樂和文恬武熙慶嘉瑞之駢集
祝聖壽於無期廷臣有問儒者曰吾知麟之為瑞而不知

其故也陰陽昭明精氣注焉化祇翕張形孰賦焉厥形龐
矣異類於腐尾何脩然而肖於得惟頤有角偉然特起夫
何載之而不以抵足匪不履吻匪不食胡為生類弗殊弗
亂聲發於中步形於外中規協律其理安在動物斯彰孰
堪僞偶瑞非一物孰為稱首自昔盛時世主仍之德異功
殊孰克膺之行將獻頌大廷咏歌聖德敢詢厥詳願聞其
悉儒臣曰猗歟休哉麟之為靈、乎不可尚矣稽之往昔
政之冊書則其徵可得而詳焉蓋寰宇之區渾一聖人之
德昭彰然後出而為難熙太和之符萬世一時之祥耳故
其生也歲星鍾其和氣元枵萃於至精上帝為之降命百

神為之効靈懿性於是乎孕粹質於是乎凝膚其身者與
永年之道合也博其尾者與養民之功協也角而不抵昭
其神武不嗜殺也不害生物仁義之性內充洽也中規協
律中和之氣外旁達也彼兩儀中間四海內外翔者走者
麟者介者或巨或微或雄或雌紛、籍、盈川溢野千形
萬狀固不為家孰得而抗之哉惟洛之神龜河之龍馬岐
之威鳳先皆預之大者而莫不為其亞也故自開闢以來
聖帝明王能致其至而興之符者蓋亦無幾昔有鯀氏之
皇天下也法諸侯朝羣后五經常去紆糾其道若此而後
遊於其園陶唐氏之帝天下也著觀、配高厚光四表被

九有其德若此而後出於其數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克勤
儉哉詩於平水土粒蒸民其功若此而後步於其庭後或
出於北海或獲於淮時或適值於雍州或偶來於帝里或
獻由於奇歲或貢自於文趾彼君臣者雖或有以致之而
其德終未足以假也惟我聖皇受天命統八紘橫鴻圖開
太平明柱日月澤被生民繼天立極聖、相承遵有熊之
皇道體陶唐之帝德建夏禹之神功法太祖之宏式考百
鑒之俊遠究羣黎之休戚於以膺寶祚於無窮而傳子孫
於萬億也乃稽古典考經常舉巡狩省萬方相彼遐荒尚
用帝康梗我皇化倭邊疆於是震霆威奮神武命將帥飭
部伍躬討不庭以爲皇祐然而戰不亟誅功不待膚黃鉞
所加莫不順附自三代不能致其目五帝不能爲其主者
皆陸走川浮濟集天府各効其職以輸貢賦已乃止天戈
以脩文廟仁風而布澤泉洞其鯨鯢欽恤其刑辟濯炎照
寒蘇枯膏瘠渥洋洋注濺周徧融液普天率土無遠弗及措
六合於雍熙躋羣生於壽域尚有一民之不安一夫之
不適也哉由是神人以之而和天地以之而寧四時因之
而順序萬物感之而咸亨和氣充乎宇宙頌聲溢乎朝廷
此上帝之所以降監而聖皇之德所以協於休徵也蓋將
登三邁五而媲美奚漢唐諸君之足稱也哉臣聞其言乃

載拜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元枵降而爲祥昭格下土應於聖皇惟我聖皇克配
彼蒼道契有應德協陶唐統御華夷克靖四方建茲戎功
兆民用康上帝監止受命溥博將受命溥博將福祿、天子
萬壽永、無疆

瑞象賦

永樂十九年秋九月三日庚戌占城國以瑞象來獻體負
奇文燦若列宿姿狀豐偉華嚴可愛誠爲國家上瑞臣恭
覲盛事宜朕忻躍謹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翳瑞事之孔多兮偉茲象之奇特華乾坤之至和兮妙神
化之巧施玃凡質而胚秀兮美靡素而匪緇錯二米之昭
彰兮白黑煥其陸離其狀則俯懸垂玉之異仰凌昂霄之
顛靜屹負嶽之趾動移迴山之軀勢雄百獸氣橫九區其
文則潔若列星之耀芒郁若春雲之翳空皎若雪花之晶
熒瑩若玉珎之玲瓏或疊如連錢或轉如聯璧間之黑章
元英如漆錯綜密疏布置如奕奇形異狀莫罄瑱悉想其
初生也瑤光降精百神効靈慶雲垂輝祥飈穆清山川為
之增耀日月為之晶明及其出也既狎而馴擾之不驚飲
甘露之瓊液陰金芝之玉英犀兕不得偕其偶熊羆不敢
爲其朋然後知其爲盛世之嘉瑞太平之休禎也於是衣

大繡垂珠纓被錦鵲銜和鈴偕遠人而入貢重九譯而來
庭於時天門洞開冕旒當宸常且赫、文辟濟、觀茲獸
之幸至式載拜而載起爰却而前率蹈以舞進不踰規還
不失度瞻靈囿之有歸依玉階而徐步式昭試、之文爰
著桓、之武茲豈不足為禽獸之雄四靈之位也耶於穆
聖皇統御萬邦功高前古德冠百王際天極地悉臣悉妻
九夷八蠻罔不梯航海宇寧謐民物阜康由是和氣充溢
鬱為佳祥麒麟駉虞之瑞醴泉甘露之積駉臻而疊至猶
未足以副上天之眷愛我皇也乃復甄奇毓秀瑞象是呈
匪於通邦爰自又以彰神化之靡物弗成異國祚於泰山

之安而永聖壽於億萬斯齡也乃為之歌曰
象之華兮崇文之化兮達於夷夏兮又歌曰
象之積兮萬物其咸亨兮四海其永清兮

獅子賦

絕域之表金天之西乃有神異之獸雄傑魁奇負剛健之
銳氣蓄悍赫之嚴威虎背厥質解翼其姿天骨秀拔猛勢
馳馳鐵額銅鬚聳鬚蒼鬚發聲而驚雷震目而赫電飛
柔花丰茸勁毫鉅錐霜牙鋸列利爪鈎持故能拉虎豹吞
熊羆裂犴狔搏象犀偉哉獅之為獸真足以為百獸之雄
傑盛世之威儀也方其始生也金精降靈太皞資德三光

被其華彩百神贊其威力振鬣而為壑風生屹立而千山
夜寐耽視而六丁膽懾睥睨而羣獸辟易觀其陟崇岡走
峻坂凌莽野越重澗倏俯首而念之曰天道好仁而惡暴
聖主除暴以施仁故萬邦無杖化之國四海靡遠、之臣
歸焉放牛戢武脩文亦何敢恃尊雄之威矜絕倫之力逞
雄遐馭而不得旅四靈於上國也爾乃伏猛潛暴革心從
化朝遊芝園之中暮宿蘭林之下飢食瑞草渴飲醴泉肅
步武而中度和鳴聲而弗喧於是四方之人載頌載瞻既
忻既忭援之弗驚馴若素養果網不加羈縻靡絆載之華
軒文采累、踰崑崙越西極歷萬里而來庭奉珍璧而偕

獻於時祥飈沕穆慶雲炳煥開天門兮九重回重瞳之屢
眄揚百辟以縱觀溢頌聲而嘉贊惟我聖皇乘六龍以御
天大一統而無外皇威震於靈輅仁聲播於海岱九土以
寧萬方咸戴由是三光明泰降平四時序而百穀成醴泉
出而芝草生騶虞產於林谷麒麟見乎郊坰以至文狸赤
豹白兔神庶之瑞亦莫不疊見而畢呈今茲西域之遐雄
獸復出益以彰聖德之皇、神武之赫、物無猛而弗至
人無遠而弗格也且恭觀威英豈勝欣悌遂稽首以獻賦
祝聖壽於萬億

騶虞賦

聚瑞物之不常兮匪盛世而莫出惟聖皇之居九五兮見
禎符之不一茲乾坤之至和兮川嶽萃夫英靈氣膈合而
焜煌兮瑤光翔而降精光充極而鬱勃兮爰孕靈而儲秀
紛衆瑞之莫當兮獨鍾奇夫仁獸皎雪霜之為姿兮披雲
霧以為章峙虎軀之雄傑兮聳視首而昂藏宜猛暴而噬
嚙兮性振、而孔仁戢爪牙以弗用兮弛其武而崇文觀
生芻之彌野兮戒其趾而弗躡紛狐兔之盈道兮忍殘生
而不餐餐實曠食而懷餒兮恒有待夫自斃雖窘步而弗
前兮將不尚夫千里愧熊羆之斂暴兮豺狼慙而避跡致
羣獸之景從兮匪畏威而懷德叱鬼神之呵護兮與山靈

而夜語秘神呪而弗彰兮斯有異夫豺虎餘禽從而翔鳴
兮文豹異而先後睹茲瑞之煌、兮豈下邦之宜有九州
茫、兮居何故宜騰、其原兮魯邦之垂榮光燭天兮祥
飈載馳覽德輝之熠煜兮來遊於茲翳野夫之詫觀兮獨
心怡而神懌異茲獸之希遇兮告士林之有誠來冠佩之
翻、兮披厥瑞圖知匪貌而匪咒兮竊維駘虞惟我皇之
受命兮文武聖神來玉帛於萬國兮極履燾而無垠霑仁
恩之淪浹兮恭宸樂而咸春宜和氣之召祥兮致茲瑞之
攸臻寶皇德之所感兮天錫夫茲應啟秘呪之昭彰兮由
皇德之仁聖備儀衛之異、兮獻於闕廷具文軒之煌、

兮爰告以迎紛萬夫而來觀兮不震不驚縱矩步之盛旌
兮登之以行景星展而耀芒兮慶雲爛而垂彩仰金臺之
巍、兮度梁宋而達於行在時袞冕之御於明堂兮方九
奏夫蕭韶列千官於瑤墀兮同萬方而來朝賀天休之宸
勅兮慶茲瑞之稀有時重瞳之載瞻兮初伏攸於靈囿維
古昔之治世兮伊祥孔多龜出書於洛兮馬呈祥於河鳳
凰翔乎阿閣兮麒麟見乎郊藪表世道之昌盛兮著簡冊
於悠久矧我朝之邁商周兮復比隆於虞唐施仁化之宜
民兮義澤霈乎汪洋宜白象之來於南郊兮神龜見於畿
甸頌黃河之既清兮復芝草之來獻降甘露於上林兮醴

泉出乎京師紛諸祥之畢至兮惟聖德而臻茲矧茲瑞之
非常兮歷千古而希遇雖見詠於周詩兮後形容而具據
今既覩夫威美兮頌聲作而洋洋、祝聖壽於萬年兮皇罔
固而永昌真宗社於泰山之安兮四海永靖而樂康

清樂軒賦

客有耽慕華者問於清樂主人曰吾聞廊廟山澤不易地
以改樂軒冕章衣不移志以奪嗜公嘗踰國象賢敷誠之
貴其居則畫棟綵雲綺疏朱戶亭館臺榭莫計處所其御
則絳幕羅幃蘭麝郁芬內厨分庖絲絡八珍其出入則麒麟
錦袍玉帶表馬燈如神人無與比者公不以是為樂吾

固有所未解也主人曰生之識亦淺耳夫不溺於富貴者無驕縱以致失不習於奢靡者有德義之可尊知者昭昭愚者昏昏士固各有所尚若生之言則非所願聞也生曰然則所謂樂之清者安在大陽葩豳林竹風送涼霜菊佳色寒梅獨芳蒸霞散灼灼之英干霄聳亭之節繞離舒翠之金巡唐瑩皓之雪或馳想於洛陽或興懷於渭川或竝高於靖節或比潔於逋仙雖四時之景不同而各得其趣之自然公之樂其在於茲乎公曰豈不知玩物喪志君子所戒茲論有疵請言其次生曰軒窗虛明几席瑩光丹青耀辟琴書在床揮絃撫嶧陽之桐焚爐散沉水

之香襟翰握象犀之管摘詞累雲錦之章詩名可齊於李杜文彩不讓於班揚則公之所以樂於此心者又或在於茲乎公曰近之矣得其外而遺其內生宜復致其思焉生曰夫雲臺湛璇宇之澄精爽濯灝氣之潔滌煩滌慨閑之風舒彩攬瑤池之月心目融明洞澈端倪靜窺元化之秘默契聖道之微一私不存萬理明淨湛淵雲之沆輝蒼羽鱗之翔泳樂不做於繁音情獨暢夫一清忘富貴於淡泊祛侈靡而弗屑茲固哲人君子之高致而能拔俗超衆以獨行然則公之所謂清樂者豈不誠在於茲乎主人忻然而笑曰生其得之矣夫資外物以澄志孰若明本善以泚

身生以慕華為號乃能脫去凡近進於高明談論宏博追蹤古人是亦足以嘉與進脩翻然而為清樂之倫也生遂喜而拜作而為之歌曰軒窗翼兮敞晃而層宏松檜蔚茂兮竹秀而蘭馨鳥鳴樹顛兮獨鶴在庭博山吐香兮若淪中臨漱六藝之芳潤兮咀百氏之華英襟翰墨之淋漓芳蔚鳳蕭而鸞傳吐詞摘章兮奏金石之鏗鉤繫日星之炳煥兮惟吾道之光榮心宵湛然兮玉潔而冰清呼吸沆瀣兮浥秋露於金莖飄精爽之超越兮氣欲仙而上征樂茲軒之不凡兮又何必羨乎蓬瀛

萬竹軒賦

大何茲軒之崇朗兮美輪奐之聲聞列脩竹之參差兮蔚蒼翠而敷榮藹雲氣之空濛兮烟霏其冥密某消其鬱一兮挺琅玕之亭一性剛介而卓絕兮奮凌霄而上征色靜深而娟秀兮美質煥乎玖瓊雖萬幹而一本兮紛異態而殊形既夭矯而蜿蜒兮亦婀娜而嫋嫋若游龍翻其乘虛御氣兮勢將降而復騰鳳凰盤千仞覽德而欲下兮復錚然而和鳴又若霓裳羽衣以萬舞兮曲將闌而復停嶺霧襲雲鬢兮聘婢娟而効能清風忽其微動兮韻百黃而為聲仰太虛之寥廓兮聞天籟之泠泠倏響遠而音杳兮氣蕭穆而清凝月腫朧以含輝兮散紫影於廣樞皎

素辟而搖金兮華席聚而流瑛湛乎襟之間曠兮湛玉宇
而俱澄渺孤思於千載兮馳遐想於八紘汎汎而弭轍兮
凌嶰谷而抗旌侈晉林之蕩志兮慨幽絕之湘靈豈往昔
之徒傲兮固矯脩之典并託茲物以為象兮締歲星之佳
盟彼衆芳之可懷兮羌摠其難名蘭菊慕其晚秀兮屈
蘭佩其幽馨茲固嘉其不凡兮吾猶恐其霜霰而驟零孰
與茲竹之孔嘉兮貫四時而適貞宜君子之比德兮日追
琢而有成廓中虛以肆容兮衆善萃而並宏擬峻節之勁
拔兮潔貞襟其不可撓抗高標之出塵兮振庸俗之營
資間牘於廟堂兮贊皇猷於休明是宜紹武公之述軌兮

叶淇澳之音、乃為之歌曰衆紛其葩茲獨靜秀彼無遺
榮盈卓而茂有斐君子惜其守子、孫、尚引而永久

為善陰陽頌有序

臣聞天地生萬物聖人設教以育萬民唐虞三代之君能
躬脩德教以訓飭天下之民故民皆知忠君孝親脩德行
善而世以克治漢唐以來治具雖張而教詔之言不發乎
仁恕訓飭之文不出乎至誠是以人不蒙化而克享福祿
榮名者蓋鮮也欽惟皇上以智聖寬仁之德撫育黎元涵
煦萬有踐祚以來所以修政立教而德、焉垂訓於天下
者無非欲四海臣庶攸、為善不作非惡以共享太平之

福於永久然皇上既以纂脩六經頒示天下復念仁義道
德民或有所未喻而為善獲福之言乃愚智所通曉而樂
從者也遂於萬幾之暇躬閱簡編采輯古今名臣賢士有
陰德而獲善報者通得百六十五人纂集成書釐為十卷
其事數以明其義願以博其詞約而不浮論斷以闡其奧
歌詠以達其微而前後二序又以經明其大旨書成名之
曰為善陰陽俾鈇諸梓以頒賜中外臣庶使得省觀古人
集福之由以自勵焉其所以訓迪勸諭漸摩涵養之恩不
啻慈父母之於赤子也而凡得閱聖訓者可不思所以洗
滌劇唐務脩德善以副皇上教民為善之心乎臣幸獲是

編之賜奉而讀之大哉聖人之言乎意也知天之高而
無不覆也憊也知地之厚而無不載也赫也知日月
之光明而無不照臨也真是典謨訓誥之大同為萬世
之所永賴者也何其盛哉臣不勝忻忭之至謹拜手稽首
以獻頌曰

於皇聖心仁並天地綏厥兆民為邦底治民性善流導之
孔易爰稽古昔諭以報施德施靡報彼獲彼濟陰陽冥、
有赫斯至作善降祥天道孔通彼昏不知曷識厥旨頤、
皇猷翼、聖制玉振金聲星昭日嚴德音誨、為善之教
有克舉之介以繫祉王侯之封卿相之貴報豈不遐施於

子孫祇承聖謨豈特在位凡厥庶民率蹈以勵抑斯有賴
故斯靡晦伊嗟薄夫恣為善士惟皇聖明貽憲垂世訓誥
典謨理同一揆人文孔昭禮樂斯備治化之隆無與為儼
臣拜稽首詠歌德意臣拜稽首聖皇萬歲

甘露頌有序

永樂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丁巳天降甘露於孝陵
松柏之上脂凝肪潔饒甘酒馨濃厚光潤彌布柯葉至二
十日庚申連降益密承賜不晷香氣益芳烈遂達廟廷神
靈歡豫嘉瑞昭彰皇太子祇承神貺來獻闕廷皇上謙抑
弗居告於郊廟頒賜在廷之臣初之曰宜與卿等同事神

惠以答天心且等既蒙賜皆欽承聖諭頓首稱賀以退臣
仰惟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至孝純誠之德繼承太祖高
皇帝之鴻業德潤淪冥功彌覆燾仁涵動植化漸幽遐是
以天地清寧品彙亨遂諸福畢臻若麒麟昭虞慶雲祥鸞
嘉禾瑞麥芝草醴泉之瑞層見疊臻英釐紀述可謂盛世
之徵至治之效矣皇上之心不自滿足意念太祖高皇帝
恩德功業廣大如天地昭明如日月宜益思所以高明先
大顯揚而崇報之也乃益致一圖治宵旰靡遑修舉舊章
罔敢或違祇敬郊廟克嚴禮祀惟懼弗成弗肅至凡可以
丕顯鴻業崇資福德之道靡不罄竭宸思務極隆盛以對

敷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由是上天垂眷太祖高皇帝錫
福之厚乃復有甘露之應焉臣謹用稽詣往牒甘露仁澤
也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降又曰王者德
至於天和氣感應則甘露降於松柏夫自唐虞而下甘露
之瑞見諸載籍者有矣然能以孝德格天而臻茲嘉瑞者
則自生民以來惟我皇上卓然獨啟於今日也況孝陵太
祖高皇帝降神靈之所今日甘露之垂不於其他而於
孝陵是蓋有以彰皇上孝德感通之大驗也自古帝王之
德莫大於孝而惟齊與武王稱諸後世其於感通之妙則
亦未之有聞則皇上至孝之德誠足以卓冠百王而為國

家萬世無祚皇^上永^昌萬年之壽於是信足徵矣臣叨職
詞林躬親上瑞固不敢鄙薄自默又幸沾賜神惠得以除
疾延年其可不感竭軀軀以贊頌聖德於萬一謹撰詩一
篇誠懼誠忤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瞻彼鍾山孝陵之宮鳳翼龍蟠有龜其崇神御孔嚴靈既
昭融天降甘露於柏於松元氣淋漓黃蒸陰陽軒轅儲精
天乳曜芒有液其津有澤其清湛、湛、汜、汜、湛、湛
垂柯彌林布樹積潤含滋斟華含素有清其集以沛以聚
密、紛、紛、亦孔之富其凝如脂其白如肪有飴其旨有錫
其芳有玉其豐而饒其漿有電其芬亦其香精英瑱瑱

光彩的滌映日不晞皓，爽、如貝之編珠玦紛積發耀
揚輝晃蕩洞射東宮承慶載頌載忻曰惟天寶為澤之仁
上啟聖徽下福萬民孰克致茲帝德寶祿永獻闕廷玉几
流耀帝容受禧宜告郊廟初賜臣工賜予有道臣拜稽首
我皇聖孝於昭我皇統御萬邦功高千古道冠百王九夷
八蠻罔不梯航神化浹洽鴻恩汪洋諸福畢臻靈貺滋至
嘉禎奇祥莫可殫紀聖敬日隆孝德益備格於天心致茲
上瑞惟皇神聖赫、明、甘露之應武昭治平惟皇大德
至孝純仁甘露之彰聖壽之徵惟皇萬壽天高地厚惟皇
萬福如山如阜永、萬年臨御九有臣作歌詩以播永久

聖德瑞應頌有序

臣聞聖人有冠百王之大德斯能致曠前古所無之嘉瑞
唐虞三代之治後世有不能及者由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能達孝尊親敬神愛民故其德足以格天地感鬼神召和
致祥而景星慶雲甘露醴泉鳳龜龍之瑞書之簡冊不
一而足何其盛也洪惟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嗣登大寶
敬天勤民撫育萬邦夙夜圖治不遑寧處仰惟太祖高皇
帝孝慈高皇后同極恩德宜勤崇報乃永崇十七年春正
月命緇流於海印禪寺肇建大齋以昭谷二聖在天之靈
祈福施仁無間幽顯啟事於是月甲辰於時天日霽朗星

象昭融法會有儀神具肅止越五日吉旦慶雲如車輪天
花如金蓮祥光如彤霞飛滿於法壇騰輝於寶幢而垂耀
於梵宮之庭五色五條朗燭星漢又有甘露下垂醴泉湧
出其圓潤如連珠其甘如飴蜜其泉之芳潔如玄酒醍醐
飲之可以愈痼疾而延壽考又明日庚戌竣事之辰皇上
復遣禮官詣壇致祭再見瑞光如衆寶出肆洞射人目變
態神奇不可名狀臣謹按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至孝則景
雲見德至天地則甘露降德至 則醴泉出 國曰
茂德內彰則瑞光外燭今皇上孝愈至而心益虔德愈懋
而澤 天下已安萬姓已寧而國治益勤雖二帝三王

之聖無以復加是宜天地感孚神貺昭答奇祥異瑞層見
疊出聖德之盛誠足以冠百王而軼千古又何唐虞三代
可得而專美哉且道達明時獲睹上瑞並殊忻忭踴躍之
至謹撰頌詩一篇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於穆聖皇達孝是隆爰念恩德稽彼昊穹禘禘有常報典
宜崇用展嚴禋於梵之宮異、梵宮洲、鼓鐘寶幡繡幢
鸞鶴騰空對越肅穆孝實感通二聖昭假靈靈景從嘉祐
恭元集禧厥躬亦惠滄冥俾同時恂元化潛孚神澤載豐
曰陰曰陽懌豫攸同萃於至和聯勃龍慈敷為嘉祥式昭
以融昭彼慶雲有煥其雲玉葉金柯郁、紛、載睹天葩

匪莠而芬錯采間綺百寶具陳亦有祥光洞燭星辰豈惟
沉璧靈於河漢其甘如飴靈膏垂燭美保克紀匪漢所珍
春茲醴泉玄酒在尊溢於瑤池玉膏津、致茲繁慶爰究
所因實由聖德達孝尊親赫、我皇文武聖神齊克之欽
邁禹之勤澤及重淵德昭蒼昊凡厥有生悉圖化鈞萬邦
率序四夷咸賓際天極地悉首悉臣與國所及履歷無垠
功德親、煥乎其文治世之隆古莫與倫况茲嘉禎疊見
駢臻且觀上瑞式怵且忻謹獻頌詩河嶽涓塵惟呈萬福
自天而中惟皇萬壽永綏兆民

連理木頌有序

先曾祖商洛墓牆東南有嘉木焉根碩枝繁鬱然若蓋之
高張也輪腹雙枝齊起隔可二尺忌一技橫貫其間膠綴
兩端膚理天成固有纖毫作為痕迹圓圓徑逾五寸永樂
中予自翰林侍讀丁內艱還家一造焉見之笑詢之守墓
者則曰不知生於何年因命其守護甚謹正統六年予自
南京國子祭酒得請焚黃見之宛然如故景泰二年予得
致政歸里三往見之視昔益茂而逾長焉嗟夫祖宗積德
積善作則貽謀垂訓子孫者三百餘年今子孫蕃盛無慮
二千餘指可謂克昌厥後矣而不遵祖訓者亦不少也先
曾祖以為懼之以禍福則塞其自新之路不若示之以瑞

物俾其有知愧除其兇暴而植善吉瑞為尤愈也於是
資之於山靈茲其秀氣而連理之木生焉此先曾祖訓迪
子孫之微意而凡為子孫者可不佩服斯訓而加自省哉
嗟夫連理得和氣而始生人為萬物之靈得天地中和之
正氣者乃反日生乖戾上凌下逆至於爭門詩亂而不已
焉可以人而不如草木者乎為之頌曰

維基有木鬱然華蓋根碩枝茂恒秀弗悴投幹分起離隔
而寬橫貫一技綴於兩端膚理天生瑩無痕迹先曾之靈
神相之力是曰連枝理實為嘉禎示訓後人永息紛爭祥
自和與戾由乖作胡此薄惡上凌下逆悖亂及覆人為物

靈不如草不自今以始式相好矣無忝先曾無愧連理

湛然先生文集卷之二

明憲裕縣知縣陳其律編

重建應天府學尊經閣碑記

重建應天府學尊經閣餘一紀矣京尹李公敏府丞薛公某懼其久而昧所由興請言刻石以志夫自晉都江左金陵始立太學應宋府梁陳興革不一至南唐復國子監於秦淮之濱南唐亡宋天聖七年建江寧府學於浮橋東北宋祐中陳執中徙於府治之東南即今之府學也是矣紹興再燬再建至慶元初張栻建閣以奉當時御書名曰御書閣元改江寧府學為建康路學改御書閣為尊經閣大德

四年順學災惟尊經閣獨存七年總管陳元凱重建國朝洪武初以學為國子監十四年徙國子監於雞籠山之陽遂以是學為應天府學永樂六年廟學火閣亦無存宣德四年襄城伯李公守備南京重建廟學而不及於閣八年秋今工部左侍郎盛陵周公載勛漕運完費市材創工創陳閣五間三層高四十有六尺深三十尺有奇兩廡則六十尺也閣之上置三大廚以儲國朝頒降五經大全性理之書以及子史百家之籍且別設齋居四十餘間以為師生游息止宿之所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也惟天地之道備於聖人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六經備載

天地聖人之道者也是道也何道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法周公孔子垂世立教之明訓君得之則為明君臣得之則為賢臣父得之則為慈父子得之則為孝子推而行之於朝廷行之於家國行之於鄉黨閭巷又推而施之於九夷八蠻舟車所至之地人極由之而建義倫由之而叙風俗由之而厚聲教由之而隆是知六經有並於世道蓋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何其盛哉夫象犀珠玉金縢可寶之貨儲庫必有庫藏以其足以資於世用也然用之有時而盡珍之有時而壞而寡欲君子之賢焉用之而無盡珍之可以而不壞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知所以寶

之者則唯六經而已以象犀珠玉金縢可寶之貨猶儲之以庫藏而六經之有闕固其宜矣是閣燬於永樂戊子迄今三十餘年周公能特立興起於久廢之餘非知尊經重道之君子能然乎哉其力不出於民百工不取於官而皆發乎一心之經畫以成卓然莫大之事功而後其親其輪奐之親也誠可謂難能也矣公奉勅巡撫江南餘十數載朝廷之所寵眷下民之所倚賴皆運國賦勑以億萬計焉其出納斂散纖悉皆有定規宜其復有餘力而成傑構於不動聲色之中也如公偉才碩德方諸前人陳張諸公殆未有能過之者何其賢哉雖然閣之建非徒以為觀

表五任百氏於夫乎并蓋欲為師者資之以為教為弟子
者資之以為學朝斯夕斯講習問辨之於斯佔畢雋永之
於斯業陶日久俾皆充然厥飲道德之粹美卓然抱負材
藝之博達出而列於庶官赫然發於功業之顯赫斯不負
興作之盛心若徒以為登眺游觀之所吟清風嘯明月以
快一時之樂者豈惟非公之意而亦負朝廷養育之鴻恩
也宜各勉旃固非報稱之義是為記

重建董孝子廟記

宣統郡治南不百步有董孝子廟遙於闕闕之中樞以十
計門不再復歲久梁棟腐傾廢不治祀事具修神厥弗

歆郡太守鄭公重念國家以孝理天下而孝子有廟者此
何以勸勵風俗乃即鳩工庀材撤而新之彩繪增煥廟貌
若生郡人具瞻愈敬愈欽嗚呼盛矣按孝子諱黯字村達
鄆人也漢仲舒共世孫幼喪父養其母為孝且敬母疾思
飲大隱之水遠莫能致踏斷土塢於舍側得泉如之取以
飲母疾遂愈東漢有王寄者家甚富王母以其能酒亡行
恆有憂色董母謂曰吾雖貧猶踏之能孝而恆有懷心王
母以喻其子其具有所感悟而寄乃懷忿毆辱董母而死
黯號泣負土既墓痛念母誓不共戴天乃操戈往新寄頤
祭於其母之墓事聞和帝遣孝功郎邱雲齋詔以釋其罪

且旌異之召拜郎不就而卒事再聞特封董孝子純德微
君即其故宅立廟以祀唐大歷十二年郡刺史崔殷實尊
其祠我聖朝洪武四年封為漢董孝子之神每歲六月六
日有司用剛鬣致祭隆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道
之至重者也是故舜禹武王周公皆大聖人萬善咸備無
得而稱然尤必以大孝達孝賢之所以主極垂訓使萬世
下咸知所重若微君之孝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永
慰母心於不死矣宜乎錫封加拂歷世禮之以彰顯其孝
行於無窮太守公事神治民百廢具舉而於此尤加意焉
蓋欲使郡之凡為人子者咸知慕黯之孝疾寄之逆以養
其親其所以勸勵風俗為厚矣倫之道至矣因事施教此
太守公之善政也宜書以致休美於罔極銘文有託詞愧
不工謹書此以誌歲月云爾系之以詩曰
烈、孝子異、其廟淮、厥靈赫、有耀孝子奉母既歡
且安逆者犯之孰注是天不與共戴新頭祭墓氣奪三軍
義冠千古旌德表行歷世祀之祀勿煌、神實顯恩因典
欽崇郡守勵異事新輪其孰不敬德孝子之孝徹地通天
我作銘詩於萬斯年

遊幕府山記

尉馬都尉沐公上北京襄城伯李公合諸紳餞送於龍

江之游舟次觀香山而別歸時經幕府山袁城伯曰此即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之所蓋往一登衆皆解鞍役之山趾有寺、弊僧俗不堪暫留乃從寺西小徑入山、雖不甚高峻而環抱深秀可愛登蹊未數十步得一平林新荆披草投射侯彎弓連發矢皆中的袁城伯麾下持弓握刀環立以聽弗令命某也射某也獵於是射者中的而有貫革之勇獵者獻獸而有鈞禽之惠烹雉割鹿割生剖甘而觴酌行馬大宋伯張公曰古者射以觀德君子所當務者乃與都督劉公耦而射皆中的其後射者各以其耦而中的獨袁城伯居多子獨不能中也衆皆譁然一笑相與釋弓而坐、而復飲情酣氣豪議論宏博觴行方勤益以巨觥分朋勸酬各適其飲既分且合樂復具止於時林木斂華金飈厲涼禽鳥和鳴而宮商之音出於天然寄暢於懷已而聯鑣而歸不知夕陽之在山也噫樂矣哉惟昔元親入寇瓜步宋文帝嘗登此山以觀形勢齊師伐梁敗績亦嘗退屯於此當是時為數草木亦且為之震懼何有於樂焉今國家定鼎金陵萬方一統四聖相承六十餘年民生不見干戈唐虞三代雍熙之盛無以加此袁城伯文武兼資有出將入相才畧皇上特命備守南京統率士馬訓練惟勤仰惟皇上威德遠被四海謠謠故今日得以因事

觀遊來時為樂皆皇上恩德所賜何敢忘其所自回視昔之峰屯蟻於此者其盛衰哀樂奚啻霄壤哉山距都城十餘里鳥獸樂育聖化甚深昔之震懼於鋒鏑之下者今皆揚光獻秀吐音宣和於尊俎簪紱之間似亦有欣榮意焉山因時而勝人因時而樂同一際遇之盛也何其幸欽通政陳公為之記矣而予復記之於其後者亦袁城伯意也

畫記

人物小畫一卷自虞舜至丁蘭通二十四事孝弟人倫之道備矣姑蘇鄭氏伯膺諱厚人也自少躬行孝弟儀刑一家達諸鄉邦來居京師令老矣而孝弟之念益為弗衰以

為士族垂訓子孫此為之本乃集古之聖賢而下子孝其親婦孝其姑與夫兄弟之相友愛者罔厥形像附載事略藏諸家庭以貽後昆俾夫子孫之為厚真倫知所取法甚感心也夫虞舜人倫之至者而以大孝稱之所以標準萬世也故以并諸卷端其他卓、各有表異之行常人不能及者皆相須附於其後事雖散見史冊伯膺表而出之集著為訓其意豈不深且遠哉吾觀世之貽謀燕翼者廣田宅厚蓄積使其坐享溫飽永底逸樂斯為遺後之良伯膺非無是之遺也而所遺者在彼而不在此重其本耳得君子務本之旨焉此伯膺所以賢於世之人也而凡為其

子孫可不知所勉哉聞其圖改其載述於吾事親之際念其所以孝而盡其孝於吾事長之際念其所以弟而盡其弟接於目感於心雖欲不為孝不為弟其可得乎伯膺之善訓其子孫如此雖春秋之義方何以加諸伯膺年逾六旬髮雖種而雙瞳炯然處都城樓居之上右圖右史手不釋卷且善醫有求療疾者輒命童子治善藥與之弗較其直又以見伯膺仁愛之施推之為有自也二十有四事具列於左方

春暉堂記

海虞錢公汝周與其弟公達早失怙獨奉母孺人以居

綵侍鵠立雙膝聯輝得母氏之歡心孺人童顏鶴髮蔚為壽徵汝周昆弟心亦甚喜然竊念恩德罔極莫知所以為報假令獲登海內珍異以奉十載之懼矣及萬分之一乃取東野報德三春暉之句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所以志其靡及之深意且因以警其怠也來徵言為記吾觀夫冰霜搖落之餘榮者痿場者悴索然若無以為生及至春陽載熙和氣薰蒸然後萎者秀而華瘁者暢而茂生意勃然莫之能遏此非草不能然陽德發生之功也人子之於父母亦然其於母也幼勞尤甚當夫饋饌之際泰焉惟母氏是賴鞠育拊愛保護惟謹俟其漸可免懷然後涵養其德

性發舒其志意而開導其聰明所以與其易長之心無所不至及其稍長則又教訓誨汲欲其才且賢以為宗嗣之光榮則母氏之恩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有欲報之心何能及之豈不亦寸草沙焉仁覆之下而欲上報春陽發生之恩其可得乎此春暉名堂之義所由者也汝周先大父諱齊先生以理之文鳴當世先甫君中得以積善之慶貽後人故汝周昆弟力學琢文賢達走稱可謂有光先德無忝慈訓者矣而尤怪以圖報靡及為不足非其性之至孝者能然哉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汝周昆弟得其旨矣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錢氏之嗣其孝者其

有窮乎是為記

水筠軒記

郭府儀賓周公某請書禮賻清謹自持嘗於府第之東別築小軒以為藏脩之所軒之廣袤不逾二丈未雕斲不丹堊虛敞亢爽朴而不華軒之中薰爐圖書法書名畫而已無長物也軒之前列植芭蕉數叢並歲烟宿霧隔乎其蒼翠也韻幽音颺愴乎其清越也月華滿輝涼影在地落乎其悠揚也況其笋不岐出母子依附有倫理之悟焉軒之又東則淵乎一池寬廣數畝池之中不植菱芡芙蓉而有魚數千尾魴鯽鯉之類皆肥大蓄息當天涼雨

初霽清颺不興天光下垂澄波如鏡而鮮鱗出游於其上
噉、嚼、洋、圍、或躍或泳乍沈乍浮而魚水相歡焉
憑欄觀之雖魯隱之如棠莊周之在濠其樂不異是也於
是駙馬都尉沐公樂公之得其所而以水釣名軒周公謂
言為記惟駙馬儀賓皆貴戚也國家務極天下賢俊之選
以當之沐公承父兄王公勳問之舊而又身都戚里之貴
乃惟存志乎詩書寓詞於詠歌脫畧富貴而由儒素無異
凡在戚里之中者皆於公取法焉是以周公觀道德聽言
論則之微之汲、焉恆若有所不及此水釣之軒所由作
也雖然昔衛之詩人作采芣之詩以美武公學問之進脩

孟子喻道之有本則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駙馬公以水
釣名軒非佳以為觀美也其意有在矣使公能誦洪澳之
章以繼美武公之學問讀觀水之篇以悟孟子喻道之旨
則庶幾名軒之義於公為有益矣予不敢以為必然也公
當持以質諸駙馬公倘予言之有契焉於乎公亦當知所
以勉乎哉

江浦縣儒學題名記

江浦縣重修儒學既落成通政使陳公記其顛末勒石於
學門之東蓋昭乎其志且備矣監察御史陳公綱省風視
學預謂縣令丞曰科貢勅石以勵後進非缺典歟乃遣學

教諭某來請以記題名惟國家取人科貢為最重蓋以士
之淬礪於庠校者率遠至十餘年始得挾其藝能試於鄉
有司試於禮部試於大廷皆合程度然後登名天子而謂
之進士復有選於鄉校貢於禮部試於翰林合程度焉然
然登名太學而謂之貢士豈二者進之固不易而任之則
甚重焉才雖等夷其初也不失為州縣之職若其卓、然
者則必使之歷踐華要秉鈞持軸謀廟堂而柱石國家
其功烈蓋表、焉無他學之以資於用也則科貢之不輕
而重也較然矣勒石吳可緩哉夫士已表見於當世者其
紀功述德有竹帛焉固不較其石之勒不勒也然而替勵
是邦之政教者因是以為後學之初亦甄陶之一助耳堅
珉既磐賢俊具錫俾凡在泮之秀相與觀志於珠觀之際
脫穎於其臨之頃往者過而求者績前者奮而後者興使
緒紳增輝庠序有耀而是石不為徒勒矣替勵之功大矣
哉雖然江浦為京都屬邑密邇輦轂之士涵泳於焉飛魚
躍之化率有造而有德者矣以有造有德之士而復資此
勸勵之助焉則繼今以後吾知文運勃興而先刻有不隳
其書者矣予竇有望焉

蒙城縣重修儒學廟碑

聖朝稽古右文命天下郡縣並建廟學所以師尊孔子陶

錫賢才七十餘年之間學校得人之盛古無由比鳳陽實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邦環雉豪杰之才多此焉出蒙城乃
其屬邑舊有廟學元季毀於兵國朝洪武初創建規制視
昔有加歲久頽廢永樂改元之歲年復加葺治正統丁巳
知縣步謹以規制少宏改建未脩而以滿去繼知縣事者
南越同縣也茲乃鳩工集材益宏舊規俾聖哲中殿廢賢
翁廡門堂齋庖輪奐一新朴而不雕飾而不華無廢前聞
無侈後觀春秋薦薦遷豆鼓鍾蔚有儀文士子朝絃暮誦
率德循義咸底造就猗歟盛矣惟夫子師表萬世者也六
經奧義聞之而益明帝王道統傳之而益顯皇極之可以
立彝倫之所以叙政教之所由泝風俗之所厚賢才之所
由盛悉於孔子是賴然非廟以祀之則無以展尊崇之敬
非學以聚之亦無以施教養之法所以自三代而下歷漢
晉唐宋莫不務謹於斯而我朝尊崇教養之意尤勤縣
令六事學校為首凡令於蒙城者不知其幾然求如步謹
同縣克盡心於茲者亦鮮克有儔焉是則上有承朝廷尊
崇之盛心下有以啟士子務學之勤志步謹同縣其有功
於蒙城學校多矣推此而求之則其他政事可知也嗟夫
二令其賢矣哉戶部主事王存智其邑人也書其興廢顛
末微予言勒石以示於後俾來者知有考焉是為記

虹縣重修儒學記

古者自王公國都以及鄉黨閭巷莫不有學士之鼓篋於
其間者教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以植其德教之以孝友睦
姻任卹以篤其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以博其藝不足
也而又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以節其性而防其淫焉所
以薰陶造就之者無所不至七年而責其小成九年而責
其大成自秀士而升之則為進士自進士而升之則為俊
士自俊士而升之則為造士自造士而升之則為進士論
進士之賢者官之爵之而後祿之其教之如此其詳選之
如此其精古昔人材之盛豈偶然哉漢唐宋學校養士之
方或得或失興廢不常我國家興學育才七十餘年而教
養之方得人之盛視昔益有加矣鳳陽虹縣舊有儒學孔
子廟規制庠序棟宇宏朽不足以嚴祀典廣結誦久忽弗
治學者病之正統丁巳興化何誠由太學生朱宰斯邑清
介端謹仁恕豈弟吏民愛戴無異赤子之於父母恒念學
校乃有司首務徑營措置以緩為恥明年戊午首捐俸貲
以勸倡率邑民之慕義者皆樂助其所有於是鳩工庀材
撤而新之廟廡煥發贊舍雄敞講誦有堂歲脩有齋以至
康庠庖湍咸有其所起事於是年九月迄工於明年二月
嚴、翼、翼、百里具瞻春秋裸獻聖靈歆假晨暮鼓鐘士子

懼怵揖讓之有其儀登降之有其容禮文郁々何其盛哉
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載在六經垂訓萬世士之慕
而習之者必得高明軒啟之居以為師友講說誦讀之所
然後足以涵泳文藝優游道德以底於成而為世用今幸
遭通聖朝崇尚儒術又得賢令尹作新學校鼓舞歌動以
興起其向慕之苦心則他日賓興之際歌席鳴而薦春官
者必多虹之後髦也何尹之功不為少矣而虹之士子盡
亦知所以奮勵之哉

葵軒記

廣州太守方公佐初為邑令於上海時嘗以葵名其軒而

徵言為記葵菜之微者也埤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故陸
士衡詩有云朝榮東北傾夕頹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
有知者也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夏之風
霆而長得陽和煦涵而暢茂焉焉而舒葩焉以敷其心欣
欣然而向榮焉將有感思之私焉宜其隨日光所向而傾
仰之也一草之微尚然況人為萬物之靈哉夫日君象也
君之於臣除殘去暴以衛其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
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凡臣之
感是恩者非委身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
夜匪懈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

名所由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
感戴歸仰國報朝廷厚恩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生
一疏而至縣令自縣令一疏而至郡守非公之幸也由其
感恩之心念々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刻而不相背
故天有以熙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者也爵祿之崇也
其又可以涯涘之哉

崇禮堂記

海虞徐叔林憫習俗之難變而敦敦叙之有乖也乃振古
今人之義者編為同居集以示諸子曰能是則習俗可變
而今古人不難及矣諸子奉命惟謹因作堂於後之后以

為男女會拜聽受教戒之所扁曰崇禮徵予言為記夫禮
之為用大矣哉是故君臣父子非禮弗嚴夫婦昆弟
非禮弗別序遠立並蓋禮之器也冠冕黼黻禮之章也
揖讓進退禮之容也孝慈友弟禮之修也而其本則惟在
乎敬而已矣敬者年齒七喪悌善好義慨然有復古勵俗
之志每晨興坐於茲堂列諸子若孫諸女諸婦於堂之下
諸子父子之親而截然尊卑之分也欽然昆弟之愛而秩
序長幼之序也睦然夫婦之和而肅然男女之別也其揖
拜有儀其進退有度其飲食衣服有常其訓戒必以孝義
而其聽受則必以恭謹其家規節目必擇古人之良與今

人之宜然則茲堂也其有關於人倫風化大矣行之於家庭推之於鄉黨用之以風勵於他邦亦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又何患習俗之難變哉雖然同居易事也而有至難者存何也祖宗立法子孫變之也祖宗之心百世之心也而不能與子孫相守於百世故自周尹氏而下迄於今幾管千有餘年其間不異食者豈無其人謹其始而忽於終遂至泯焉而無聞者子孫無繼述之志也嗟夫敏牀之心百世之心也而凡為敏牀之子孫者當何如其用心哉使能善繼善述謹始而謹終焉則茲堂之禮可以崇之於百世而不替矣其勉旃哉其勉旃哉

涵素記

羽士友松清澹閒然蕭然世外嘗以涵素名其所居徵言為記予恒造其居而知友松之為人矣居枕冶山之麓得仙宮最勝之地高亢爽塏超隔凡俗居之外石磴峻曲竹樹森列居之中通書仙錄董爐茶竈而已無長物也可謂素矣非友松之所謂素乎夫太虛之中一无氣耳元氣之中一理而已日月星辰之所照明風霆之所鼓舞雨露之所潤澤理為之主而氣以充之於是鍾靈委秀而人物生焉得其最秀而最靈者為人、於靈秀之中得其最清而最靜者為仙真為羽士如友松之類是矣友松之心澄

清瑩潔如水如玉當夫空壇夜靜之時明月正中瀾氣凝結友松戴星冠披鶴氅誦老子之書以求昊蒼幽元之奧於斯時也舉天下至清無以況吾靈臺之清此友松涵其素默契太虛至清至靜無極之妙所非有資於外物者也若夫漱泉石之華瑣烟霞之英吐吞真元以求所謂長生不死之術者友松能自知之非予所敢道也

激素軒記

太學生周必都歟古而奇心潔而清滌垢滌瑕瑩然虛明當以物之至激素者莫如水吾心實似之因以激素名軒而請言為記必都博學博雅士也與儕輩居太學中嘗千

餘多或至二三千人謠如其衣裁如其冠皆四方之英杰必都友其賢而有德者落、無幾講明乎六經之言切琢乎仁義之學蓋弟子中卓乎其老成者也展興趙太學程課之暇泊然退處一室寢明几淨庭無俗觀左重爐右圓史或撫琴一曲或寫古松數株興至則解衣盤礴淋漓揮灑以寄意於千巖萬壑之中其翕曇變化如龍跳虎躍兔走鶻落不可窮遂其莫之妙如雲行雨施風薄電掣不可踪跡蓋不知心手之所極不至神勞思苦不止也其好事有如此者既而或引觴獨詠或閉門孤坐儼乎若思茫乎若迷必都惟自識其趣而人固莫能窺其涯涘若必都

者可謂有清標拔俗蕭散出塵之高致矣而以激素名軒
宜矣哉夫學所以為政也他日持是清潔之操施之於蒞
官臨民之際有慮名焉若但隆虛譽而不見之於實用則
固無所取矣止水涵明月在洲必都當於是益加潔雪之
功是為記

梅月軒記

毘陵名脉甲於他邑者曰江陰秀氣鍾會之所曰文
林章甫連拔之士世居於文林之間者曰朱氏朱氏先世
皆好讀書至維吉明敏清秀志尚清深嘗於宅第之東偏
闢一小軒蓄古書數千卷琴 張彞鼎石刻副之軒之外

惟植古梅數十株當夫冰雪凌厲之後陽和乍舒之時千
葩萬蕊瓊瑤的皪素彩清艷欺瓊奪玉少焉暮色凝霽免
魄東升河漢澄影金波爛然於斯時也維吉宴坐於茲軒
之中漱六藝之芳潤味百氏之英華推窗玩之但見珠影
在地暗香襲人神游物表與瀾氣俱志趣超逸毛髮颯爽
恍然似覺身在羅浮而登躋廣寒之上矣於是扶藹仙之
詩蒙拙廣平之詩思發諸吟咏而得半憲明月浸梅花之
句其師尤世儂因名其軒曰梅月卿先達監察御史陳公
遂為大書以勗進之且偕維吉請予為記凡物各有相合
而人之志尚亦各有相契者竹之秀水映之而益清松之

蒼雪冒之而愈古梅也雅素潔白如玉妃凌空而又月華
瑩之則其皓然之姿愈益濯濯維吉與梅月論心托契攬
其輝足以瑩吾之靈臺挹其芳可以滋吾之德馨夫物之
相合類其迹而已而維吉之於梅月將資之以進德為其
契好之深為何如哉予雖不獲一造茲軒想其夙夜則浩
乎東閣之興邀乎南樓之思亦沛然莫之能禦矣

墓誌記

李顯先妣墓誌墓誌之數本襄城伯李公顯之家長也乃
遺書賀之曰此皆爾之誠孝所感和氣所鍾致產茲瑞吾
不昧忻喜府軍衙指揮李景章等持是書謁予曰此義事

也敢請一言記之夫芝之形色不一產無常所或赤或紫或
黃或白或黝或形成如龍鳳如仙釋如寶蓋如金玉如靈
禽異獸或產於潤溪空谷幽窮隱伏之中或產於屋室楹
柱園池邱隴之間自西漢以後皆稱之以為瑞蓋愈久而
愈多也宋大中祥符間東封西祀王欽若丁謂之徒獻泰
山芝莖動以萬計故四方州縣爭相倡率窮極遠探而來
獻者其數極於三十萬而止何其多哉是以天聖明道一
切拒之而不納而神奇之產遂銷伏委翳於蒿蕪榛莽之
間而天下始不知其為瑞矣然則或以為瑞或不以為瑞
者固知出於一時好惡非更有意於瑞不瑞也聞昔荀爽

齡者除之未安人也事母至孝母沒廬於墓側有足十五
生於墓亭郡縣以聞下詔旌異我太宗文皇帝既傳其
事於孝順事實之中復論之於其後曰非其孝心至切感
通神明曷能致哉旌其門以褒顯之宜矣此聖人之述作
示天下之明訓也而不以是為之瑞可乎哉今李顯事實
類此公稱其孝誠所感固非溢美顯在公之門謹言慎行
持守禮法極為公所重則其孝於親者可知孝為百行之
本感通神明莫大乎孝而顯有之可謂難得者矣他固不
必詳言之也是為記

歸全堂記

歸全堂者左副都御史吳公致政歸休之堂也不曰歸休
而曰歸全全者無所缺之謂也公初以經術起授湖廣
廣西二道監察御史陞右僉都而再陞今官蒞職兩京臺
憲寅事三朝始終凡十有五年小心慎密未嘗少有過失
而其可稱道者則甚多也是故泰山高嶽德望之尊崇也
長江鉅浸學問之淵源也虞鳳魯麟蔚乎其文章也秋霜
烈日凜乎其威聲也爰自三公九卿以下莫不愛之敬之
惟恐其或去而公力以老去之落其華而收其實善其始
而保厥終操履以退敏福而歸則其謂之歸全也宜矣哉
夫春生萬物而代之者夏則春之歸也其功全矣夏長萬

物而代之者秋則夏之歸也其功亦全矣至於秋冬繼代
以成萬物之功亦莫不皆然故曰四時代序功成者去君
子當體法乎天而順乎四時公其得之矣古今人不知察
此至有鍾鳴漏盡風鳴鳥噪之說而後去清議既腐雖去
亦晚矣又烏可與歸全者同日而語哉夫隋珠卞玉之無
玷珠玉能保其全也商敦周彝之無缺敦彝能保其全也
公挾珠玉敦彝之全以售於世而復挾珠玉敦彝之全以
歸於家是即珠玉敦彝而已矣珍之寶之公宜益加慎重
者焉

重建武學碑記

洪維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幸新治
化首建太學於京師既設庠序於郡縣以養天下之賢才
爰念文教誕敷由乎武功之著中外宣力武臣雖已報
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教養以世其祿於是作室數
百區於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
堂齋於虎踞之北延儒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
歲久學舍傾圮講肄弗勤乃正統辛酉朝廷命駙馬都尉
趙公暉撤而新之飭五材訓百工則有若若少司空括蒼吳
公董率役大勸懲策厲則有若指揮貴戚千戶展武經畫
布置總督程度則惟出於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益其

覺有覺其極而如聲斯飛矣絢之聞、衆之索、而周牆
聿崇矣先聖有神棲之殿師生有講肄之堂有游息之齋
以及廊廡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輪奐為之一新猗歟
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
各適其用書曰侯以明之詩曰在泮獻功禮曰受成於學
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別設武學置武成王廟而文武之
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博武博武諭誘學者其法則
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
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恩也念夫東征西伐
之際諸將官衝冒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於

世而其子孫幼而案牘使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君臣
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勇略神機
妙算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強引重越騎運糧不過一卒之
庸才耳繫祖父之勲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
能以供異日朝廷之頭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
者雖然不難為弟子而難於為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於
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未之聞也
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既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於是乎書

重修揚州府學碑記

揚州為江左大都自宋元以來具有廟學歷歲滋久其中

有不一之廢墜亦有不一之脩舉然工材弗及於堅確致
俾作興而旋仆者亦不少也迺正統庚申春閏之韓侯宏
來守是邦慨神棲講肄之弗稱也於是謀之於賓佐以及
邦之儒紳爰自大成殿座戟門神羞之厨更衣之亭自明
倫堂藏書樓齋舍以及庖湔射圃易朽蠹鮮漫漶敝傾不
可支者撤而新之泯迹尚存遺址者創而足之其工材首
出於太守以下之俸金苟資於富室之好事者而力役則
多及於訟爭者之自贖也經始於是年夏五月落成於丙
寅冬十月親輪奐之維新舊儒賢之壯觀然則韓侯有功
於學校也大矣哉揚之學官士子慶斯文之有光也請鄉

之駙馬都尉趙公來新言以志惟先師孔子之道際乎天
而極乎地師表乎百王綱維乎萬世者也故歷代廟而祀
之學校為朝廷養賢育才之地論思密勿宣揚政化所以
克毋乎君民者胥於是焉出故自三代以來莫不以興學
為先務然而坐視其弊恬然不以介意者不知其孰韓侯
之為是舉百費不擾於公私而程度規畫能事成厥功於
不動聲色之中可謂尤難也已豈特知所先務而已哉當
大有事獻真之日禮備樂和百爾具脩神靈為之歆假羣
弟子登降周旋於衣冠俎豆之鄉沈潛涵泳乎仁義道德
之府脫畧凡晦遊心高明莫不贊之曰此韓侯之賜也夫

郡守職責政教者也韓侯惠政足以洽乎民文教足以泚
諸學由是德化昭布禮讓興行而賢才輩出矣古稱文翁
化蜀其視韓侯大豈相遠哉昔魯僖公嘗因舊以脩泮宮
故思泮水之作載之於頌既曰載色載笑又曰敬明其
德然則魯僖能以身教者也宜其濟多士而有克廣德
音之效焉今韓侯因舊作新之功與明德克廣之效不在
魯僖之下魯僖有泮水之作於韓侯可無歌咏以播揚休
美於無窮乎乃系之以詩曰

維揚大郡跨有江淮幸隆文教興學育才風薄日暄以坡
以類誰其作新韓侯秉哉齊魯翼殿堂觀歲書有樓
奎壁昭回鐘磬祝嘏遙立尊嚴獻真深脩神降錫釐遊心
高明樂且有儀春誦夏往朝斯夕斯猗歟韓侯經之度之
爾工爾材邦民弗知邦民其瞻曰噫曰嘻彌侈前聞益隆
舊規嗟惟韓侯政教並施邦之賢民之父師思樂泮水爰
頌魯僖詩歌韓侯百世同耶

黛碧亭記

江右山水之秀會於建昌建昌山水蜿蜒洄洑復萃其秀
於廣昌廣昌邑之東郭巽然而高起者揭氏昆弟林申林
元遊息之亭也亭之前則層巒疊嶂吐吞烟雲而翠色如
黛亭之左右則澄江迴繞天光上下而萬頃一碧黛與碧

又皆鍾靈會秀並賦於茲亭之中故以黛碧名其亭焉亭
雖數椽不凋不琢不雕不斲而軒敞曠達乃能摠攬一郡
江山之靈秀為一亭之都會亦可謂勝槩之傑然者矣揭
氏昆弟時於是誦求六藝鳴琴賦詩或羽管琴瑟情於
觴豆之間或縱觀遐矚寄傲於千里之外於斯時也吾知
山若益而彌黛水若增而逾碧亭若飭而逾煥人景交陳
真一時之奇遇哉先生正開博陵在兆既為國典記矣迄
今百有餘年亭雖不存而江山勝槩宛然如昨昔固與記
林元之孫椿藏記舊篇墨蹟猶新乃復裝潢成卷祈言記
之夫所貴乎故家文獻之有賢子孫者祖宗德業之所託

也子孫之賢不貲祖宗德業之傳不傳係焉是故後堊瑤
榭雖侈畧適於崇愷而人或不肖為人觀視之將鄙屋之
不若欲望其光昭先德難矣哉黛碧亭無殊奇雕鏤文彩
之飾頽廢於百年之後而猶乃能表章國記徵言縉紳俾
記述詠歌昭先德於不朽顯舊業而維新非賢子孫而能
之乎稽自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廬州知府而陞廣
西布政使位穹峻聲望赫然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非
克脩厥德者能至是我韓子曰美為於前雅盛而不傳美
為於後雖美而不彰前之所以盛而傳後之所以美而彰
祖孫相望皆可無愧嗟夫揭氏世德之遠其有窮乎哉

林泉清趣記

三光五嶽至清之氣具於吾之一心虛明洞澈無有底滓
脩於其躬施於其家達諸鄉邦措諸事業蓋無往而非清
也惟世之役志於貨利溺意於聲色汨汨於市井輟輟之
迹逐逐於塵誼濁濁之區士君子於是厭之而始樂趣於
林泉之清焉若今無為朱歲是矣歲清秀溫潤丰神如玉
好讀書鼓琴善畫山水人物居閨闈中頗歡喧囂遂卜居
於郡城之外環所居皆佳山水也擬陽林之鮮葩蔭交壓
之長松泛霜離之黃菊觀雪嶺之寒梅四時之景不同而
各極其趣之清也星彩耀林月華流澗屏底馴伏禽鳥和

鳴朝暮之景異宜而亦各極其趣之清也歲於其間撫孤
桐披陳編究姬孔之奧我搖虞周之遺音濡毫染素以揮
灑胸中之邱壑並將隨時以寄興焉則其趣之清也宜何
如哉雖然此其跡之清耳使吾利欲戰鬥於胸中而所謂
三光五嶽至清之氣有所不存跡雖清其取焉哉尚當於
是澄汰其渣滓以存吾至清之氣則心跡俱清而可以無
媿於古之隱君子矣是為記

日省軒記

駙馬都尉趙公嘗於府第之東闢一小軒以為燕休之所
而名之曰日省請予言記之駙馬公於人臣為極品且貴

戚也非朝命有所委託政無鉅細皆不與其勤勞榮名碩
望尊顯富貴無以復加隨意而行若可無事於檢察矣而
猶以日省名軒何哉凡人窮苦貧賤則心志堅忍念慮深
遠或可以寡過至於富貴逸樂則未免侈泰日肆如川之
無防鮮不至於蕩然公天資高明知識超邁以為富貴者
驕奢所由集侈肆者逸欲所由滋人有驕奢逸欲則必至
於失禮敗度其漸有不可禦之者故必朝夕省於斯夕省於
斯出入起居於凡一言動之間無不於是而省察焉故能
恂恂謹飭言與道合行與禮會而無事之或失則所以克
膺威里之貴保有爵祿榮名於無窮者宜矣哉書曰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孔子曰再思曾子子思則曰慎
思曰三省公今以日省自勉非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孰
能之公府第宏深於娛樂之具無所不有而乃一切屏棄
退然處於軒雅素之中左琴右書日與聖賢道德之言
較其毫釐分寸具與世之溺於聲色狗馬者大相遠絕矣
此公所以為賢駙馬也因其請誦以規之

慕賢堂記

堂以慕賢名志孝也曷為而志孝也昔者子路居窮約之
時常自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養雖薄恒得
親之惟心其後南遊於楚漫車百乘積粟萬鍾有重茵列

鼎之寶而親沒不遠焉雖欲食菽水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孔子聞之曰若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而季
文可慕之以勤及時之養則其作堂志孝宜矣哉文可錢
唐人二親皆垂白尚康強無恙世居城郭閭閻堂室具
邃庭宇潤潔甯有康密而輕煖之奉不缺厨多珍異而甘
脆之奉有餘文可率厥婦子昕夕綵侍為承顏養志之歡
二親春秋高齊高鶴髮相映有眉壽偕老之徵可謂極天
下之至樂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其盛哉雖然文可之慕子
路汲、於養親則善矣然子路其初勇人也得聖人為之
依歸然後樂聞仁義道德之言幸與顏曾諸賢名列四科

配享廟庭今聖賢俱遠矣所可考者惟六經道德之言昭
然具存文可倘能於侍親之暇親賢取友學問思辨以為
於行則進可以釣爵位拾青紫以為斷親之光榮退亦不
失為今世之賢人君子矣二者於孝親為尤大若但以一
衣之華一饌之豐於養親為已足則亦慕子路之淺者
耳非予所以望於文可也予與文可素昧平生其鄉人蔣
生嘗謁予代申其祈言之誠展卷觀之有學士沈公之隸
古清卿王公之雄文在焉知文可之所交際為不下者遂
書此頌且規之

長林書屋記

吉水城南去縣治十五里有山曰青山山之襟茂林陰翳
之中有居曰長林書屋今兵部郎中鄒公麟讀書之所也
公世家邑市閭閻布衣時為志嗜學以避喧卜是別業
居之居之前有佳花美木清池白石之勝四時之景清妍
秀麗可以娛心而悅目居之中度列經史百氏之書甚富
公延師及相與講習討論於其中慮其博而無成乃獨取
春秋三傳胡氏諸書日誦數千百言不以寒暑而暫休或
曰五經皆聖人書也而獨潛心於春秋何哉公曰先儒謂
五經載道之書而春秋為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獨法
律之有斷例誠哉斯言士君子欲新大事而不惑決大疑

而不失其當舍春秋何以哉於是約深探微涉流求源凡
百王之法度五霸之功罪列國之盛衰與夫災異之謹戒
貶之嚴亂臣賊子之致討靡不究極其旨而推見聖人筆
削之公所以垂訓者至矣乃永樂戊子秋江右論鄉取士
公遂舉春秋獲雋高選明年會試後期卒業於太學授刑
部主事而陞今官審法律之詳明稽士馬之精確識見超
詣律實者聞荷蒙朝廷褒顯恩及於父而以子職封之是
皆前日春秋之功而致何其榮哉昔范文正公讀書長白
山中其清苦無與比者其後治歷顯職至拜大參功業炳
煥於當時聲譽烜赫於後世今公之收事卓如此又安

知青山不為今日之長白而郎中不為往日之大參也耶
臣休僊美爭先後先於昔賢期無媿矣公聞述書屋之故
來徵予言書以復之

寧波府重修茅洲閘記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碇硤不知始何
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閘於已之
西與鄉絲築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傳蓄易洩歲屢弗稼
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等以是閘之病白於部使者遷
之於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
於北土石弗堅隨脩隨崩有候灌溉甚久今耆老白於郡

太守陸公謀欲遷築之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
蓋潮出於大江而西流轉繞丈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
版夾田官莊三橋而達於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結駱駝二
橋間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
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
其利甚溥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少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
閉閘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溜而流閘北之水未及
而閘南之潮已退為候灌溉益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歎
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
而遷築寶祐之舊地焉於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

五閘每閘闊一丈高若干聯一石梁於其上以通行旅之
往來每閘各下木板以為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啟板以
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溉
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
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一在養民夫養民之
政莫亟於五穀五穀之資莫亟於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
亟於閘閘固則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
五穀秀而實額而粟雖有餘石流金慈林焦土之亢陽亦
將無所慮其惠矣此太守公所以汲、於是閘之遷築者
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

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為急務焉若漢之召信臣為
南陽太守造鉗盧溝灌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為南陽
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初中王景為
盧江太守脩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溱為
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
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
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稔之利史有不一之書今太
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第德量宏
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於凡脩廢舉墜之中而尤倦、於
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夫天以民命託之於聖天子聖

天子以民命託之於郡太守太守者民命之所寄也厚民之生壽民命之莫切於衣食衣食之本莫切於農事農事之須莫急於水利則茅洲之還築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於是百姓相與歌之曰聞之脩閭郡侯沾沾澤綿千利又歌曰聞一新福吾民仰戴侯德逾千春是歌也並將與南陽召父杜母之歌爭先於史冊無疑矣王景而下亦固不足多也嗟夫太守公其賢於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總若干經始於天順戊寅成於次年日月費不計於民工不出於官成大功於不動聲色之中誠可謂難也已既落成慈谿知縣賈爽告予曰此縣令之職也而

仰煩郡侯身任其勞豈惟百姓感恩而爽亦賴光庇多矣敢請一文勒諸貞珉以頌白賢郡侯之茂績於永久是所願也夫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用心常如是也遂因考其屢遷之顛末與今新遷之由述以為之記云

甯應縣重建儒學記

揚之甯應舊有儒學在縣治南廣惠橋西創自宋嘉慶間兵燬於元至正癸巳入我皇明稽古右文首詔天下郡縣興舉學校乃洪武三年縣令王驥循故址重建工材弗良弗堅歷歲滋久遂至朽蠹弗支今四明朱公瑗來令茲邑告於眾曰此先務之急不宜少緩謀欲撤而新之又慮上

煩朝廷下勞民供乃首捐俸金以倡恭義於是自同寅而下以及士庶皆翕然樂助惟恐後期用以市材募工斷石陶甕與一切供應之費弗匱有餘主之則朱公也若董役協贊經營籌畫則自縣丞黃致恭前監察御史高昭以下能各悉心盡力焉良材山積梓人獻藝衆力雲集百作具舉建大成殿於學宮之東先師孔子配哲塑像設焉東西廡從祀先賢木主繪像在焉南則重門設戟而則黌舍鱗次其講學則有堂肄業則有齋燕息則有居以至造饌有庖積粟有庾貯物有庫即弟子之所處與所資焉為屋凡百有十九間經始於正統壬戌之冬落成於明年秋七月

甲子增廣舊規率隆新制層閣雄傑歸乎其壯觀也廣遠清穆窮乎其靜深也五色炳耀繁乎其文采也於是釋奠釋菜則聖靈歆格春誦夏弦則諸生有歸鄉飲御射則邑之耆俊咸得揖讓進退於衣冠俎豆之間莫不贊之曰吾等獲禮樂之盛如此是邑侯之賜也何可無文以紀其美來請予言為記孔子之道端乎覆載而不見其際貫乎古今而不見其極所以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者此道也所以立人紀建皇極紹百王道統之傳於前啟千載文明之運於後者亦此道也故歷世廟祀唐宋為盛而尊崇之典至我朝為尤盛也况得賢令如吾朱公克謹欽崇者哉為

典倫厚風俗敦禮讓與時能一新舊規以復三代庠序之
盛必自今日始矣豈特誇耀一時徒為美觀而已哉宜乎
勒之金石垂示後世以彰盛美於無極是為記

鳳凰橋記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城東有雙溪，有二橋曰濟川曰鳳
凰隋開皇中刺史王選所建唐李白詩雙溪卧舂虹者是
也宋淳祐初鳳凰橋為溪漲衝毀乃聯舟為梁以濟行者
後屢為霖潦所敗浮橋六廢洪武中造舟渡之寧國當徽
婺江浙往來之交宿旅商賈少壯老稚舟而濟者互相
踵而有相摩也或值洪流泛溢觀者戰掉公私病沮太守

袁公憫焉謀於衆曰視民之病而弗加之意非長民之道
也吾欲循舊址復舊名架石以為橋可乎衆皆曰良又曰
經費不貲計將安出衆皆曰此吾民利也吾等願盡心焉
於是富者傾相勇者宣力智者獻謀藝者呈技羣石於山
市鐵於肆百兩之需剏期成集肇役於正統壬戌八月訖
工於明年二月橋廣二十六尺修三百尺倚翼扶欄下分
九洞堅壯雄偉聳聳具瞻是役也費雖廣而公帑不知其
費力雖勞而田野不知其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亦因
己之所欲而樂從也是以官府而民不擾橋既成輪者過
蹄者躋自者憩於斯疲者休斯耆者艾者歌舞於斯金風

波不測之艱阻就踐履通達之坦然莫不贊之曰是皆太
守仁惠之及也橋之永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焉為茲
人心之頌禱如此何其盛哉惟太守職務衆矣為義倫厚
風俗務農重穀賢導養老下至官府舍次川梁道途無所
不當治者亦先王之道政也夫祠廟所以祀神公宇所以
臨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為義倫厚風俗敦本之道責此
焉出表公經營治舉能惟新一郡之耳目矣又能推誠
感動使郡之民不靳潛力以成不世之功其為人也賢矣
哉昔子產相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
為政識之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得夏令
之時而有異乎不知為政者其賢信不誣也乃於是橋之
旁復作一亭將伐石以紀斯橋之美合郡之人記宣城教
諭錢公如垣祈予言以為記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之善
者其可以不敏辭因併書其廢興願末以示永久

寧波府重修蕭平碑記

鄞縣東二十里舊有碑曰蕭平按郡志高十尺長十丈置
三關前濱江後通三港東引萬金湖大堰之源西接銅盆
浦龍神之澤南障大江北通甬水灌溉七鄉之田四百十
餘頃歲久而廢宋制閘車嘗復之故元大德丁未邑丞盧
廷信又嘗葺治之久復崩塞至正己酉郡守劉脩德命葺

田沾利者計其畝頃多寡出貳因舊每復自至正迄今百有餘年額廢益甚蓄洩無備旱不得溉澇不得洩農民病焉今郡太守姑蘇陸公首捐俸以倡樂助募石工脩丁夫營備不一之料命陰陽正術表成董工脩築之制不改舊功信於昔堦臺堅緻灌溉有賴官不妄費民無騷擾太守公可謂善於為政立事者矣畫曰德惟善政、在養民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太守公之謂乎予竊惟天生斯民以植國家之本天命后稷播時百穀以資國家之用以厚斯民之生國賦之盈縮民食之足給与否一皆係乎百穀之豐凶何如也夫以百穀之生播種固皆及時然必得

灌溉之利而後可遂茲生假令雨不時若一遇流金鏢石之亢陽水利失於未諳閭閻陂池失於素備則山荒之患可立而待此太守公汲、於蕭卓之是備者知水利之不可無備也寧波連歲旱荒國賦不充邊儲急迫可者盈路民多菜色雖夙夜在公以催徵勸借富室以賑濟天時人事如此終亦不能樂乎其心也懋德心於既往其樂意於將來是礪之脩其先謹預防之道哉自至正迄今若是其甚久也其間雖守於是邦者不知其幾矣而皆曾然以為泰越不以介意人之智愚賢否固有不齊使若劉脩德令民計田出資以脩是礪則是效贊於民而欲要功於己矣

取焉其視今日肯出俸金利耶於民者相去奚啻千百哉夫不可必者天時也而可盡心者人事也脩人事以俟天時此敬天勤民善為政之大端也太守公於是乎可無愧矣何其賢哉是役也經始於天順之戊寅九月二十六日奏功於是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戊申募石工夫工之費總若干既落成郡縣知縣胡驥請予文以顯茂績於不朽此盛事也書以為之記余之詩曰

有蟲其礪亦孔之堅一硤三閘似隔實連石址石柱銅崖鐵甕急流奔衝山此不動前江後港西浦東湖水北通合流會諸啟開蓄洩時其灌溉旱澇有防稼穡是賴屢屢復、兵再萌仰賴郡侯永觀厥成石葺於山工出於募邦民弗知咸戴母父侯有茂績頌、在民勒石載詞百歲千春

重修東嶽行祠記

維揚儀真城中有東嶽行祠創始於趙宋寧宗嘉定之十四年至理宗嘉禧四年復葺新之厯歲既久寢以傾圮歷陞不治人多易觀我國國家禮敬百神天下嶽鎮海瀆祠廟命有司恒加葺治迺宣德元年夏不雨者甚久田龜禾稿農民嗟咨儀真街指揮金公某以東嶽聖靈非他神可比遂秉誠齋沐率諸屬躬詣行祠禱焉心感神靈雨隨雲

作甘霖沛沛四郊通通公曰此神之貺也今祠宇既廢吾等可不竭力重脩少答神貺於萬一且得以副朝廷禮神之盛心也先是廟制一室無重複附翼之居像塑眇朴不足以聳動人之瞻敬公欲易其向背撤舊創新隆且規制以宏壯觀然經營度費以萬計不出於公謀將安措公曰事未有為之而弗就者於是捐俸金集衆贊鳩工庀材竭力以圖成之屋以間計正殿三寢殿五宰堂二則通連乎二殿之間東西廊二則翼正殿左右以奉二司之神二司之前有門三則曰三門三門之外又有甍門三曰洞門二門之間正道西有升亭一東有碑亭一又東則舊行祠

也易朽感新漫漶存之以為修建誦誦之所至於殿後又有樓三以奉聖母樓之前有小殿一以貯法輪寶藏環樓之後與其左右則皆平湖繞之如壁水然其方丈法壇庀漏庫庀靡不悉備丹堊綵飾金碧輝映殿、翼、遂穆靜深神氣益增威靈彌著回視昔之頽廢不治庠塾隳視相去蓋萬、矣徑始於是年月日落成於三年月日不亟不徐人樂趨事詣休協應百順孔宜如有獻相之者當治址之初後夫於正殿東獲白金一釜其金並異於今世之所鑄者公曰豈非神蓄厥寶正待顯其靈於今日耶遂以獻於朝賜寶鈔二千四百錠以旌其誠既畢工予適以職

務上北京道經儀真公力邀致謁行祠觀焉既告其故且請予為記夫以朝廷之敬禮百神敬神之顯靈以福其民誠在可常者况公以英偉武勇之資倘倖豪傑之才統率士馬翔衛要衝訓練閱習威譽赫張而又能敬神恤民與庶舉墜如此要亦不可沒其善也遂為之記俾鑄諸石以傳不朽復系之以詩曰

維嶽有廟神所依四方尊仰分其祠儀真建宇龍江酒一室孤立陋且庫歷宋迄元適歲時棟朽樞腐風雨欺靈不晏兮神不棲過者不式易視之歲適久旱田拆龜有秋失望農民咨金公秉誠慷慨祈霖雨徧通秀濟公各神貺卑

厥思重建祠宇惟其宜高門廣殿宏新規雲霞深棟金碧輝祥氛瑞霽紛來披吳興肅穆感靈馳風霆為駕雲為旗騰駕與靖神來邸金公軺輿衆所推統率士馬皆熊羆敬神邱氏拯安危公有陰德神所綏神本福民、罔知公感神應衆始奇吉祥驅厲資神威民安物阜均恬熙千載祀事永弗隳

重建應天府上元縣碑記

上元縣肇設於唐肅宗上元年間其後名稱更易與廢置統屬皆不一而治所遷徙亦不常其詳備載金陵新志皆可攷見歷宋及元歸於聖朝洪武改元之初新創縣治屬

鹿天府迄今八十餘年腐撓不勝其支夫正統甲子姜令德政東蒞是邑周視公宇若廳若屏胥集牖之房百物度閭之庫餽廩儲蓄之倉與重門綽垣旌善中明二亭以及諸所官舍或敝或夷或圯或窳朽人之居止於其下出入於其中咸有惟心於是謀及僚佐議捐已帑與公堂過所之金鳩工集材皆撤而新之不敢專也乃奏請於朝蒙賜俞允遂起事於走月日落成於丁卯月日輪奐煥燁聿新舊規整飭軒敞心目豁然則德政之有功於縣治大矣其同寅戴令喜公宇之有光也乃相率請言勒石以誌夫縣治為今泰薄施政之所下民之所具瞻者也況京師

為萬方都會所臨之民又皆遠拔天下閭右豪俊以天下之豪俊都會於京師輩數之下觀城闕之雄壯觀甲第之華嚴聞見廣博有下視卑陋之心使其瞻仰於棟宇之前奔走於甬風上雨之下則肅敬之何由而興慢易怠忽之念從之而萌矣非所謂臨民以莊之道也德政明敏宣第公平仁恕洞悉吏事深卹民隱下車無幾坊廂田野小民無老稚少壯皆翕然稱之故茲經營繕脩民亦有子來之助新司之具瞻聳九術之壯觀而幸睹成功於不動聲色之中可謂難也矣昔明道程先生嘗主簿上元以攝縣事善政善教人皆思之而不忍淳熙初劉忠肅公拱祠

先生於學宮朱晦庵記之略曰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救民之政亦備其政教及於民如此然當時登白輔者若王安石呂惠卿丁謂之徒皆嘗知府事於此矣無一若見稱後世先生名績止於簿事而其政教加於台鼎之上至今從祀孔子廟廷嗟夫人之流芳百世豈必計其班資之崇卑哉德政一縣正也蒞官甫及半載已得下民之頌禱稱矣使能力踐希賢之功克紹前人之志焉則於縣治之緒脩豈不益有光哉其名益將與茲文並傳於不朽無疑矣德政昔嘗在弟子之列與予相親為最厚故既紀其事復致其期勉之意者亦君子愛人以德之道也

鄧縣義民倉記

惟天生萬民必降百穀以資其生惟聖人養萬民必厚積百穀以預防其不給此天與聖人同一愛民之心也皇上憫仁元、若保赤子雖均田制產固有情農然陰陽衍和寧免水旱故於救荒之政講求行之靡有遺缺猶以為未也乃正統六年春漢救天下州縣教勸良善富貴之家出穀二千石之上以助賑卹者賜璽書封為義民數或不登所司量免徭役以激勸其餘於是寧波鄧縣令楊公壽奉教行之惟謹而鄧之民又皆樂然傾廩輸之不少新通導

殷幾萬餘石別建庠序置諸邑中以備賑恤名為義民倉
甚盛典也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蓋欲靡
人之弗周矣自後法之近於古者親則有李恒之平糶洪
則有耿壽昌之常平隋以下則有義倉社倉惠民等倉然
其糶糴散發皆出於官而未有若今日勸出於良善富實
有餘之家庠之於州縣道里適均之所掌之以公正廉幹
不欺之官一有凶荒散之田野貧困不足之民官府不煩
而民需實惠者也是何也激勸之有其道也皇上敷仁布
義以激勸於其下之人觀感興起以奉答乎其上有如
賢令若吾楊公者又能體上恩德以誦厲獎督於其間宜
其令出而事集名建而實孚其法之良足以德義成周而
漢唐以下不能及矣猗歟盛哉夫水旱凶荒歷代有之雖
堯湯之聖猶不能免然虞商之民所以無菜色者蓄積備
也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法堯湯保民之意蓄積既豐庠
庠如柳使有堯湯之水旱又何患焉礪石告具楊公不遠
千里走京師謁手記之夫以皇上切於愛民賢縣令孜
孜於奉命鄭之民汲於慕義此鵠應唐虞三代之風也
是宜勒諸金石垂勸後世以耀無窮焉

重建慈湖書院碑記

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

之於慈湖之濱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敷再遷普濟
僧寺之右又為寺僧挾執毀之至元丁未續衣使者行部
乃即文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齋舍咸備設
官庠士制視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
宇如故正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燼無遺惟存門屋三
間遂遷奉文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
公高郵龔公三侍御先後接節至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
復作新為己任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紀龔公譙二公
之功而董督其事者實縣丞何輔主簿劉源也繼之以興
訓一堂之成則曰良李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

賈公與之功也義訓垂成之際臬司欽憲廣信吳公立適
值分巡至此按舊圖尚有步廊四齋東西十二楹未有謀
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悲謀復之嚴一其肅穆靜
深堯桀輩飛煥然一新是則督勸其成以全書院之舊規
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泰運之亨嘉也吳公與陸
公前後以石章相屬手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
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
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元公
秉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義文周孔之學振洙泗
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卓犖稷契

伊傳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繫黃
卓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君立心行之本
志不幸丁家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陸離逆
解之言雖忠光宗悅之而不解披肝瀝膽之初雖勤寧宗
從之而不改有忠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
地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豈鑒此心亦末如之何
也矣子思子曰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
世為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綱紀不振之
時宜文元公於左右輔弼以資論思願乃止授州縣國博

秘閣閣散等官則當時退君子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
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開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
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可謂可勝惜哉文元公知
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註書立言於蘭皋慈湖
之上樂天知命於熙光詠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
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
守令相与悉心共成盛美獲觀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賢
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脩崇隆典於曠日
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則待御
欽憲守今之茂績同一並傳於不朽審矣何其盛哉確石

既具述因吳陸二公之請爰書其縣俾勒置於書院之末
以昭示於同種若夫文元公文學政事道德之詳宋史列
傳與其門人錢時行狀載之備矣茲不能悉是為記

六合縣重修學記

六合縣庠唐咸通中肇建邑治東門街北光化間徙滁河
之南其地烏由再徙邑治之東宋治平中復徙城中百步
以臨滁河為河漲所侵又徙城隍廟東高岡之上建文兵
燹寓縣倉東古官舍維寓經歲廢院卒遷高岡故址紹興
癸丑縣令鄭綱陞其庫廩頗充廣之歷元至國朝洪武初
知縣陸梅改建殿廡堂齋迨今七十餘年棟柱朽腐弗支

綵飾漫漶弗鮮正統某甲子監察御史彭公勛奉教旨提
督直隸學校乃謀於巡撫亞卿周公撤而新之費不經
公帑爰出樂助鳩工集材百作具興董其役則知縣史思
古主簿宋東兵馬史楊文聰贊且成則教諭魏瑣訓導程
性張志親、聖殿之尊翼、廟廡之序講肄有堂遊息有
齋儲庫有庫穆乎其觀深赫乎其顯哉幸新輪奐增宏舊
規非宜神靈妥寧訓受樂育有光斯文於是為盛惟學校
以育才為本而育才以德行為先成周盛世以鄉三物教
萬民教之六德教之六行然後教之六藝先其本而後其
末也故其賓興之賔無非濟、之多士哉、之古人為聖

朝崇尚儒術而以文學取士然其文皆出於六經聖賢五
常之訓仁義忠信之言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即此而
在非若唐宋詩賦之比今蒞其職者既切以興學為務
式睹盛美而凡誦習於其中有宜何如用其心哉事君必
忠所以竭其忠事親必思所以極其孝於凡兄弟夫婦朋
友必思所以各致其極存之於心而不失措之於躬而弗
違見之於事為而不可奪涵養純熟習成自然充之以學
問發之於文辭蓋無非六經聖賢五常之訓仁義忠信之
言與成周三物之教無以異他日出為賓興之賢何愧於
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哉若但習為記誦浮靡之言僥

倖科第以竊利祿是豈朝廷養賢之本意抑有負於諸君
子興學之誠心也諸生勉乎哉

芳潤齋記

太學生陳康嘗名讀書之齋曰芳潤間以謁予言為記予
曰生之所謂芳潤者予不得而知也脩五味之訓和備八
珍之甘脆豆蓬豐盛暢達芬芳可以謂之芳乎曰非也攬
山川之榮秀挹草木之華滋可以謂之芳乎曰非也象犀
玳瑁金珠翡翠之積可以謂之潤乎曰非也康庚錢穀之
豐居室臺榭之富可以謂之潤乎曰非也先生之所謂芳潤
者外物耳非愚之所存也願聞其他使可進於道焉予曰

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天地之生文也而有生理寓焉古今
聖賢得其理而為詩書禮樂之文其言宏而博敷而暢其
義奧而深澹而有味生於是觀其文而肆其言則其言汪
洋而不竭放其詞以發其義則其義充實而精密流動而
光輝含其華而咀其華納其潔清而飽其豐腴雖五味之
相濟八珍之適口未足以喻其味之美也古人謂漱六藝
之芳潤然則生之所謂芳潤者其殆是歟生曰愚雖不敏
益嘗用心於是久矣而媿學之無成也予曰禮云學然後
知不足蓋天下之事皆可以自足而惟學也益究而莫精
愈求而難至苟能戒孔子之自畫而克務成湯之日新則

亦何患學之不成哉生曰唯遂書之以為記

慕德堂記

富貴其可慕乎慕富貴世人之同情也然齊景公無德而
悔而崔烈不免於銅臭故孔子有執鞭浮雲之訓是富貴
之不可慕也明矣世之人知其不可慕而強慕之幸而得
者其可鄙猶如此而不得之將必為仁義賊害之事矣其
為患可勝道哉惟君子之所慕者則不然以為父母恩德
罔極於其生存之時窮天下山海之珍奇可以為晨昏甘
旨之奉者雖費千金之貲亦將思有致孝孝養之誠也及
其沒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雖有倚闥之富季

氏之貴不能致其養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亦曰思之不忘而已詩云永言孝思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君子之所慕者在此而不在彼宜吾邑令張公至善慕德之堂所由作也公湖廣臨湘人端謹溫厚好學有文永樂己未舉明經登名進士而擢今官顯榮在躬祿養斯及而不幸二親沒矣念罔極之哀報抱終天之深戚金珠玉帛可以致其富也三公九卿可以致及其貴也而皆泯然之不慕而惟二親恩德之慕積時日之思而至於歲積歲月之思而至於終吾之身自跼步而至於千萬里之外自飲食起居而至於臨民御衆之際無非思報親之德也念之深感之至於是接於夢寐見於美惡如聞其聲如覩其形而有養我思成之効然則如公者不謂之孝可乎哉雖然吾之身親之遺也親雖亡而其遺固在是矣公能戰兢自持不虧不辱益增顯揚之輝將見褒贈光寵貴於九原而公之所慕不為徒慕矣此又孝之大者也公尚勗之哉

訥齋記

寧波訓導學周黃公嘗治室於私第之偏名之曰訥齋間屬予兄以書來北京求為記予謂公以文學為人師羣弟子所學天地陰陽五行之理仁義道德之奧六經百氏之書山川草木禽獸魚蟲之名義莫不各有至當之說焉

自孔子沒而其徒固已各自為書以相詆斥況千載之下紛紛藉藉而未有能合於一者為之師者當博通其言約會其旨論議辨析辨去其非以就其是然後學者皆得以取衷焉韓子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道之傳業之授惑之解雖乾言之而不足況可以訥而為哉然則公以訥名其齋抑別有其說歟夫言行君子所當慎也古人名辭給為小人而稱慥為君子蓋以言浮於行則夸大不實而非學者所當務也故著之於書以戒飭後世者如是有戰國秦漢以來學者務多辨詐以立名故當時以游談而取顯爵者夫以利口而得富貴甚者務於不根詭秘之言以驚世而眩俗其為可怪也極矣孔子知其然也乃曰木訥近仁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蓋欲使人言之於未行之先而不使行有不逮於言也名齋之義其必有取於斯焉抑聞太史公有言訥於文詞又曰辨於心而訥於言吾知公非訥於文詞訥於言而辨於心者也辨於心者則足以談道論事羣弟子扣之而應不窮訥於言則足以佩服先聖之訓而得近仁之名慥之實者矣辨其所當辨而訥其所當訥其不謂之君子可乎然則公亦賢矣哉予與公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吾見之命不敢辭姑書此以復

眉壽堂記

諸暨應潤中年逾七十童顏鶴髮尚康健無恙眉秀出神清而氣完有上壽之徵焉於是諸子若孫喜其壽之益高而福慶之具臻也乃為其養親之堂曰眉壽以益致其頌禱之意記吏部主事俞僉請言為記惟富貴利達爵祿顯榮皆可以人力致之而惟壽則係之於天不可強得天之賦於我与我之稟於天者豐厚而不畜矣使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道措之於其躬達之於人事無好往而不合乎天理焉則天相神佑百福攸萃而登躋於壽域不難矣借使措於其躬達於人事者無所往而不悖乎天理則雖賦稟之厚將銷鑠銷削不自知其日就於天矣洪範五福壽為之首而必曰攸好德非是之謂歟潤中脩於其躬者仁義達於人事者忠信得於天者此厚而積於其躬者亦豐黃冠野服優游林泉之間而頤養之道又獲遂所願歟節宣動息以養其力駐蓄精液以養其氣慎言寡思以養其神又有諸子若孫澹澹甘腴以養其口輕煖靡密以養其體承穎侍綵以養其心志宜其懽愉愉心暢神怡永錫難老而猶未艾也眉壽名堂宜矣我詩曰以介眉壽又曰眉壽無有言潤中得之矣尚冀保養之哉

寧菴記

新喻玉界金橋之原有土壠隆然而高起者鄒獨人之墓也墓之旁有屋翼然而宏敞者寧菴也鄒為邑之著姓儒人為處士惟中之女三原銜經歷禮之配臨淮縣令光之母懿德高壽生順死安而光猶以寧菴名庵者我將安出張子有言沒吾寧也人子於親之沒嘗無一而不求其寧焉先故山迴川抱風氣歲納土厚水深草木豐茂五達既遠百歲不遷附於棺者絕珠玉之珍異附於身者無綺繡之服美內鬻不作外難不侵此體魄由之而永寧也而玉界金橋之墓光其可無媿矣封塋塋域培植松柏祭掃以時禁絕樵牧輪蹄車喧不震不驚此神靈由之而永寧也光

之寧親之道得不在於茲乎而猶未也夫人子之於親一氣感通無間幽明吉凶榮辱禍福得喪多所自致子欲求親之寧親亦欲求子之寧子寧則親自寧矣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散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然則寧親之要正有在於此矣光又奚忤焉古者墓而不墳近世塋域之矣而又有亭庵之屬此光於展省之日致其如在之誠於斯庵之中也庵非能寧其親者託此以寓夫寧親之心焉爾此光所以為孝子也詩曰君子有孝思孝思不置永錫爾類光具有焉光嘗教書於予祈言以志君子樂道人之善于吳可辭遂

書此為之記

中和堂記

江右有名曰黃約遵禮者居吉水之芙蓉溪少穎敏嗜學嘗從遊於鄉先生楊吳溪李怡軒之門篤志於經史之文怡軒分教蜀中遵禮適洞庭歷三峽而往卒業焉於是文學益充以肆而有意於世用也適朝廷命有司選富貴有才行者為鄉賦之長公論無逾於遵禮故舉以公官無通負上下譽之以年過解事乃一新締構扁其堂曰中和以燕處於其中託翰林學士周公祈言記之是故氣稟一元理涵太虛靜無偏倚動罔乖戾此一心之中和也父慈子

孝而無德邑評詔之異兄友弟恭而無閭閻紛臂之失此一家之中和也乾坤定位而卑高以陳胎生卵育而不殤不殤此天地萬物之中和也遵禮致一心之中和以養其德致一家之中和以養其福自一心之中和而推之一家之中和自一家之中和推之以化一鄉一邑之人偕使天下之人皆能如遵禮之命名以自脩而自警焉則天地其有不住萬物其有不育者乎夫以人心渺焉之微而欲致位育之極功蓋憂乎其難之矣公孫子有言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子朱子亦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斯

言有足徵者而遵禮名堂之義不既大矣哉遵禮願壽考於斯堂悅山水之清妍樂琴書之閒暇足以寡過矣而猶不忘乎涵養省察如此則凡為遵禮之子孫者其必有所法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然則名堂之意其又不在茲乎若遵禮者可謂賢而有德者也是為記

世義堂記

廬陵大族曰周氏今工部尚書恂如公之家也其爵祿之高福慶之厚錢穀之富如水涌而山出何其盛哉公奉勅巡撫江南督運國賦餘二十年而於救荒活民之政尤所勤切其弟恂友其子仁俊先嘗出穀各二千石以助賑濟

饑且承重書旌為義民其後又各獻良馬一十五匹以助肅清沙漠之功朝廷嘉其勲義並與冠帶以榮其身仁俊又嘗積穀山前貧濟鄉民之貧者而不取其息並欲紹先世助平義康之遺意茲三者無非義心之所發也義者人所同得而惟周氏一家父子兄弟能爭先行之夫豈無所自哉予聞周氏世家武寧有諱世脩者任宋江西漕運使值歲歉發粟賑饑活者甚眾諱益甫者任秘書監丞兄弟五世義聚寧宗旌表其門賜以扶華堂大書并詩有曰皇朝二十四旌表卿是中興第五家之由諱應合者任集賢大學士作我倉於里中甘羅坊賑貸親隣諱天祺者以神

童仕元為吉安路總管入為中書參政封豫章郡公既致仕買田九邑收米萬餘石名曰助平義廩以助常平之不給子孫因占籍於郡城之北此其為吉安之始祖也豫章之孫伯明仕南康路知事致仕於家值歲稔民飢斗米白金一兩伯明倒囊易米煮粥以食餓者子遺安先生洪武初以助平義廩之田稅繁役重且念每歲散米孰若給與之田為尤愈也遂以田悉散與耕者為常產而不計直周氏累世義事卓卓可書如此然則尚書公父子兄弟相繼蹈義而見於事功者蓋亦有所本也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中庸所謂善繼善述尚書公父子兄弟皆有焉昔

韓魏公為體量安撫使時活飢民一百九十萬眾其子忠彥等五人有官至拜相者富鄭公知青州時河朔大水設法以活流民六七十萬遂登相位壽八十而終又有祝梁施粥而其子為狀元者公今位登六卿壽逾耄有天之報於公者無忝古人而後世之為狀元吾於恂友仁俊諸公子有望焉惜吾老不及見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嗟夫周氏世教之澤真有窮乎哉是為記

重修羅溪堤橋記

建昌邑治西有湖曰羅溪，上有土堤，東有板橋直亘

湖中以通驛道官畝越閭廣之衝堤既昇狹橋亦朽腐弗支值雨潦浩渺之際晉漫為湖駟騎行行旅往來維艱邑令張公宏謚淮民之餘脩學校脩青龍橋脩四教倉咸底成績而羅溪堤橋視他處尤所急者於是鑿石於山舟之舁之肩之負之積之如同而如阜民之樂於勸役者其來如雲而如城劇堤之土易之以石堤長三里有奇高七尺廣加高之五尺度堤東西適均之中則建三小橋以洩南湖之水注之鄱湖俾無汎溢之虞復報一亭於三小橋之上以為行者憩息之所撤其舊板支以巨石設五門於是橋之下以通往來之舟造瓦屋十餘間於是橋之上而兩

旁又扶之以石欄焉始事於正統戊辰之秋訖工於己巳之春由是始者無失蹄之患較者無陷輪之懼步者無迷途之憂衣冠者靡寒裳之苦行歌於道者起平康之謠休息於亭者興憩笑之詠又其不替之曰是皆張侯之所賜也吾等何可忘其所自乃託邑庠教諭錢公如壩請言為記惟縣令親民職也凡有興作無非所以利乎民也脩學校所以興賢才賢才興則風俗厚矣民其不利者乎脩青龍橋脩羅溪堤橋其所以利乎民者蓋又多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衆與濟人於漆洧孟子識其惠而不知為政然則宏謚非知為政之道者能然乎哉漢唐史傳具

載循吏之善政以垂耀於後世使宏謚克慎厥終而益勉焉則惠政之及於民者又奚可量也哉竹帛不一之書與古人爭光後為可期矣姑書刻石以志

恩德堂記

惟臣子忠孝大節莫報乎父祖之德尤莫報乎朝廷之恩蓋朝廷之恩如天之廣如地之厚而父祖之德如山之高如海之深以吾一心之微眇也於天地山海之間果將何以酬之哉亦惟託諸文字傳之後世使知朝廷之恩如此其廣且厚也父祖之德如此其高且深也庶幾藉此以彰顯於億久而少伸寸草春暉涓塵河獻之報耳臣子忠孝

大節將不於是而表見乎處之青田薛公希建初由進士拜監察御史以劾謫者稱尋擢刑部右侍郎諱奸惡刑暴亂此其職也而不其仁恕為心朝廷嘉其賢能又必推本於其父祖之賢贈其祖福父道銘並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考妣皆淑人而希建與其配均受褒封諡命凡若干龍章玉璽日星昭回寵恩所加祥慶駢集一家父祖与妣潛德發幽崇光曜、而青田草木亦若增輝而增耀也何其盛哉自古大臣顯貴之家未始不本於父祖之積德与己德之自脩然尤貴乎遭逢之有其時也若薛公之祖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訓其子孫公之父以德能德亦克

以祖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垂訓後昆至於公服膺斯訓所力學者禮詩書禮樂之文所力行者孝弟忠信之道恭遇聖朝汲、求賢如不及之時是以一舉而為名進士為監察御史而峻擢六卿之亞天恩寵加責及幽顯靜言思之不自知其何以得於此於是朝廷之恩如天之廣如地之厚感父祖之德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又或懼其或忘也乃以恩德名堂俾常目在之恩竭其力圖報稱於萬一而後已屬予言以志於戲賞功錫爵而必推原其所自者朝廷待賢之盛典感思懷德而思所以報之者臣子忠孝之誠心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公尚勉乎哉

寧波府重修樟木碣碑記

國家養民之政莫重於稼穡滋稼穡之本莫切於水利爰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後水利之說興秦漢而下至於唐宋以迄於今莫不用是道焉若史起引漳水以富魏鄭國開渠以富秦漢武開渭渠白渠以獲不貲之利此後又若南陽之鉅鹿安豐之芍陂會稽之鏡湖杭城之錢塘湖以及歷代開浚湖陂脩復水利者史有不一之書無非所以重農事利國而養民也寧波鄞縣二十都舊有碣曰乾婆置於宋延祐間久廢不存國朝洪武中本境重置一碣曰

樟木今已六十餘年汲薪薪弛蓄洩無防灌溉失備致旱荒之相仍也郡太守姑蘇陸公慨然嘆曰此吾之責脩復其可緩乎夫是募夫工備承石命醫學訓科張應麟量工而築之壘石為址琢石為柱覆石為梁而置二閘焉高九尺闊二丈二尺各設木板以備啟閉壘之前後兩岸各砌石堤以單衛之前則高一丈長十五丈五尺後則高一丈長一十五丈五尺堅固壯實可久而不壞是壘之水東則東錢湖南則奉化之白杜西則林湖壘之港北則銅盆浦而接大江四面之水咸通於是壘之中水潴則啟板而洩之旱則閉板而蓄之則七鄉之田一萬九千六百餘畝

均獲沾其灌溉之利而無浸淫之患焉功成於久廣弗治之餘患施於連旱無救之後太守公之仁德不既深且博哉夫國家不可一歲不供貢賦民生不可一日有缺餽糈貢賦缺則國用不足餽糈缺則民飢而死矣此水利所以不可不預詳闢填不可不預脩而旱潴所以不可不預防也前人忽之而弗顧者有所恃焉身居高官家有厚祿庀有珍羞異味以為奉公守職足矣何必勞心於其他哉殊不知郡守者斯民之父母父母之於赤子未飢則預防其饑而先哺之未寒則預防其寒而先衣之獨享溫飽而不恤赤子之饑寒者此非父母之心也今太守公預懲連歲

之旱荒既脩茅洲之閘矣復前皋之壘焉既脩前皋之壘矣而復脩此樟木之壘焉心懷怵惕惟恐一廢之不舉一墜之不興以病民若太守公父母保赤之心也豈直賢於今之人而視前代諸聞人誦求水利有益於國家生民者亦可無愧矣嗟夫寧波之民何其幸歟是役也經始於天順戊寅九月二十四日奏功於是歲十二月初四日既落成鄞縣知縣胡璵請予文勒石載績以志不朽此盛事也書以為之記

積慶餘澤記

練川陸學慨念先世餘休致有今茲因取易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之說名其堂曰積慶餘澤請予言記之按譽之八世祖諱知宋徵仕奉議郎監臨安浙江杭州紹興九年所賜符初尚存高祖宣教郎有忠政曾祖號紫芝翁祖大本考繼先德善居樂善好施予並以潛著稱於時自奉謙宣教咸有功利及人德之所積者厚故其慶之所及者至於邇遠而彌也夫土不積不足以成邱陵水不積不足以成江河四時不積不足以成歲功士君子燕翼之謀為不務乎積德而欲其子孫百世難矣哉陸氏積德非一世矣今其孫譽以賢以能善繼善述將見益隆而弗替者有足徵矣夫以紹興九年至於今三百餘歲而奉議之行勳珍歲若

析者蓋以符初之於奉議猶甘棠之於召伯是以憐、於
先物之是實切、於世德之是求不敢一息而或忘也亦
可謂賢子孫矣唐之右拾遺魯乃親徵之五代孫文宗曰
問曰卿家有舊書詔否魯對曰此多失墜惟誓勿尚存文
宗命魯進之鄭覃曰在德不在易文宗曰乃今之甘棠也
夫以魏墓之賢猶不能存五代祖之書詔今魯於奉議為
八世孫乃能謹藏之而不失豈不尤賢乎哉雖然保持初
所以保先德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使譽勳乎是
而無怒焉陸氏遺澤之述具有窮乎哉

存誠記

盈虛載焉物一實理充之而已實理者誠之謂也聖人誠
而明賢人明而誠衆人勉強於斯得精失之間苟能擇之
精存之久而守之固則可猶至大賢君子之域矣聖人立
言以訓萬世既已發見於六經至曾子子思孟軻言之尤
切無非欲世之學者孝親忠君持身待人至於一言行一
動息之際皆真實而無偽爲信而合於道耳偽以養親偽
以事偽以持身偽以待人其爲人也具體而已不足以謂
之人也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德清紐萬尤
高魁條龐厚爲實不浮自德清徙居京師有年鬚髮皆皓
然矣內而持身治家奉先貽後外而出言行事接禮賓賢

一以誠信爲本以故京師之人多愛重之其鄉貴族都御
史凌公因家存誠二字以勗其終始無妄也允高乃表漢
成君諱予請言予聞朴茂產於巖穴而浮華盛於都會非
其性之獨殊習使然也今允高居處閑澹、乎四方冠
服之中智巧不使移其實誕妄不能易其實襟懷淫不
能改吾之所守不溺其習而惟誠之是存非其卓然有所
見不能然也擇之既精守之益固真積力久無所間斷由
是猶至大賢君子之域不難矣若其名而不務其實此固
允高之所不為亦非予所望於允高者也是為記

思養堂記

太學生俞斌質厚而氣充性淳而行爲既孝父獨奉母氏
以居坐猶澹以隆慈侍之食竭精誠以承嚴君之思樹蔬
之味未終風木之感涕至目異存沒心曾交誼奉觴稱壽
之際如親具慶而侍綵承歡之餘若親侍老而不改以思
父之戚而廢養母之樂也於是賢士大夫命其所居之堂
曰思養斌未詢科請言為記嗟夫若斌者可謂能孝於其
親者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爲百行之本非與武王
所以為大聖人者亦不過克盡人倫之至而已孟子曰大
孝中庸曰達孝舜與武王之謂矣下逮孔門弟子以及歷
世賢哲書史所稱固皆有其人焉然亦未之多見也夫孝

親之道本乎降衷矣人子分內事耳而必舉賢以贊之蓋以世之不知孝其親者多故舉以訓勸世使人皆知人子之道必以孝親為之本也觀試於思養能致其誠如此非知所以孝其親者能之乎雖然當君子當務其遠者大者試今以文學列名鄉貢卒業成均表六堂之中蓋較乎其向用矣苟能益勵厥志克務時敏脩德凝道充實光暉行將推第春官陟華綬要於斯時也蒙國厚恩顯封幽贈俾存沒之間咸被光榮其為孝也豈不大哉若舍是閑遠之圖而惟切於思養之是勤抑末也試尚勉其大者焉亦予之所望也是為記

寧波府鄞縣學鄉貢進士題名碑記

進士之名起於成周而未設特其科取士起於隋而盛於唐宋然亦與帖書墨義等科並進而未見其為表特異之榮我國家建學養士九十餘年取士之目雖云不一而於進士特重其選者重得賢也天下之士抱負英明俊偉之才磨礱淬厲於庠校之間即教之方日程計倍之文然必以六德六行為之本焉當朝廷賓興賢能之際浙藩所統郡縣學校士子各挾所長較藝於浙闈者奚啻千百拔其文之合格者十得其一不過百人一郡可得五十人而止明年春合京闈與各省政司中式舉人會試於禮闈者

又奚啻二千餘人拔其尤可得百人而止嗟夫以天下鄉試萬餘之中拔出千餘以會試千餘之中選選百人以登進士之科可謂難矣然又披肝瀝膽以應臨軒之試準今酌古以獻治安之道其後揭名金榜錫宴瓊林世所謂瀛洲之選不虛美也何其榮哉則朝廷所以特重其科者宜矣寧波為浙江東名郡一縣之學有六學者肄業於其間者皆聰秀明敏之士練習文學皆可登進拘其額而未能入豈不各有濱海遺珠之歎焉雖然遺珠固多竊思掘井不能及泉為山不及九仞者亦不少也此郡太守陸公進士題名之碑所由作也太守公之意若曰前輩所以擢第

進士登華擢要者豈有異於人哉由其能苦心焦思窮經力學以厚決科之資敦行孝弟忠信以務立身之本天相神佑而致然耳非偶然也吾欲第一穹然之碑摩自某科通知郡縣六學進士之名於其上附注小大職事於其下俾學者常目在茲以歆動其向慕之心興起其奮發之意而有凌駕前人之志焉又莫不相與指而議曰某也賢某也奸吾當效其賢者焉某也愚某也當效其愚者焉一指顧之間而有奮志律已無窮之益豈不特與進其決科而已也是碑之作出者顯於朝而不沒其名處者脩其鄉而得進於學嗟夫太守公可謂善於訓飭學者矣何其

賢哉自後大比之秋年波舉子之名吾見其耕莘按彩於
浙閩鄉榜之中揚光騰曜於金門黃榜之上題名之碑又
將連續不絕有不一之僞刊則未必不由太守公有以激
勸之也太守公由名進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弟
善政卓卓恒念學校為養賢之地禮義之所由興教化之
所由出以言教之不若以不言化之為尤愈也是碑也豈
非所謂不言而化者歟泮水之詩曰敬明其德又曰載色
載笑匪怒伊教此頌魯信公之詩也吾敢用是而頌太守
公焉礪石既具郡文學雲間陳瑄請予文以著茂績於不
朽於是乎書

具慶堂記

昔孟子有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嗟乎人之於
親豈特欲其俱存而已哉山之崇海之深守而上之至於
天地之高厚二親之壽与之並存於悠久則庶乎人子愛
日之誠也蓋父母之於子方其幼也撫之育之顧之復之
惟思念慮之不及保護之不周及其長也教之訓之欲其
為賢為智為名公卿以顯崇當世而垂耀無窮嗟乎父母
愛子之心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子之於父母寸草春暉吳
天罔極果將何以報之哉宜乎祝親之壽如山海之崇深
天地之高厚儲老具慶茲存於悠久也太學生王珙廣東

瓊山縣人聰敏嗜學天性孝友嘗肅容謁拜請予曰琪世
家福建先祖未嘗知履事遂占籍於瓊今二親年踰六旬
皆康強無恙琪兄弟五人又皆克敦友愛篤厚同氣之情
賴二親教育成立伴有室家琪日與兄弟諸婦諸孫承顏
侍綵奉觴稱壽期享永年於無極二親歡忻愉怡如坐春
風和氣之中鄉人羨之以為世所難得因名其堂曰具慶
願賜一言記之以為瓊山之光榮則琪一家之至幸也予
聞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朱子
釋之以為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則父母其安樂之矣
凡人惟樂則神暢氣和體舒心安自然百福攸萃登壽考
考今琪與兄弟諸婦孝友和睦如此吾知其二親登壽考
考如吾前之所云也無疑矣其慶名堂大矣誣哉自茲以
往使琪能勵志力學登華陟要祿養既豐而天恩斯及於
斯時也二親之心其樂又當何如哉是為記

環翠樓記

無為州朱成居郡城東門之內有樓巍然其高四望城外
江山皆在目中若九華獻秀於其南銀屏列嶺於其北三
公九卿排青於其西長江巨浸迴遠於其東烟霏露瀼嵐
光黛色出入潤澤於閣檻窓戶之間環其樓皆蒼翠也於
是以環翠名樓徵言為記夫君子燕息遊觀貴得其所原

隘者抑塞暗昧者蔽固而污渎者則渾濁而不潔也必得
高明曠達之所以處之然後足以宣暢沈鬱舒豁渾滯以
遂吾性情養性之樂哉深脩清誼士也好讀書苦琴尤工
畫山水人物歲日於茲樓之上撫虞周之遺音而得高山
流水之趣宛姬孔之興我而得樂山樂水之旨攬岸峰之
秀色挹萬頃之波光吞吐胸中蒸之為翰墨發之為丹青
揮灑奮迅而千巖萬壑之勢益得助其妙然則茲樓之作
豈徒於事於登眺遊觀而已哉夫人得地而靈地因人而
殊無為相傳移風門舊有九華樓楚澤門舊有明遠樓由
當時米元章而名不朽哉州之秀民也而茲樓傳之永久

又安知不与九華明遠爭光先後哉其慎保之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三

明慈鄉縣知縣陳其桂編輯

樂山堂記

環奉川西南數十里其巔屹崑崙翠挺奇拔秀於空濛杳靄
之間者鎮亭之山是也遠而望之其蜿蜒起伏之勢如龍
蟠如虎踞如怒猊奔騏驎衝突搏闢以爭勇也如鸞翔鳳翥
御風凌雲以適快也即而觀之其深林幽壑烟霏霧縠若
有靈光神氣出沒恍惚而不可近也其懸崖絕壁屹立千
仞日眩神掉若畏崩墮而不敢仰視也惟朝夕習熟於倪
仰之間者知其可愛而不見其可畏知其可喜而不見其
可愕也邑先處士李君某初自郢之仲夏後居是山之麓
心甚悅之因名此居之堂曰樂山今其孫文佐克嗣先志
益篤弗懈其宗弟德生廬居北京請監祭御史曹公習古
中書舍人宋公琬求予文記之惟昔孔子有言仁者樂山
又曰仁者靜凡人之心能安於義理之常而無奔逐於聲
利之念者必其姿性厚重有似乎山不為外物所能動故
其有所契而喜好之馬山不動而至靜也惟靜者能喜之
深樂之為觀吾文佐可以知其然矣文佐寄心跡於壑谷
烟雲之外而得至樂於幽深僻靜之中惠於後昆有光先
德非用心於仁孝者有所不能也若文佐者豈非賢哉文

佐以仁孝之心紹先而裕後者如此吾知後之子孫必有復能紹述者矣詩曰子孫勿替引之吾深有望焉

靜齋記

陰深遊僻可以為靜乎曰否屏視聽可以為靜乎曰非陰陽翕闔萬物化生天地之體靜矣而未嘗不動立言垂憲訓飭百世聖賢之心體乎靜者也而亦未嘗不動天地之動得其正聖賢之動以其道茲其所以不違乎靜也自夫人之失德敗度流而不知止也於是曾子有靜安之言周子有主靜之說以發明心學之妙使人皆知所以體乎靜而為動發乎靜動而必由其道也苟知動必由其道雖

使跡交與馬之區身歷寶貨之市非目眩乎五色耳聾乎五音而吾心之靜自若也如其心之不然雖使乘許由之瓢對陶潛之菊將馳心勢志於聲色貨利之場而不能安於其道矣是則君子之於靜固當以心而不以跡也漳南柯士隆清心寡欲不事表襮衣不絲帛素不與馬卜居邑左環瀛山水之間閉戶讀書世味澹然可謂心跡俱靜者矣孔子去仁者靜士隆其仁者欽孔明曰學須靜也士隆其靜學者欽周子無欲故靜士隆其無欲者欽大以靜為學則志專志專則理得理得則私欲淨盡而可以至於仁矣至於仁則凡天地聖賢動靜之道亦可以企而及之士

隆蓋亦勉乎是也士隆嘗自號曰靜齋其親友胡公宜衡以文學送事翰林間以其名齋之我請予記之予亦靜者也遂不辭而書此

畫林記

雜山水人物禽獸小畫共廿有二幅皆今之名畫者所作乃聯為大軸名之曰畫林監察御史曹公習吉求而得之而請予為記夫天下物之可喜而為人所好者衆矣象犀珠玉之珍聲色狗馬之樂雖古人未嘗絕之一或留意焉則其患又不可勝言者矣好之而不足以累吾心樂之而不足以盡吾志舍畫與畫何求哉蓋山川草木人物禽獸

之為象也皆與天地生成之理其陰陽變化之妙君子於是資夫玩好而已固將有取焉腐之於目得之於心形之於言發之於文辭可以窮物理究精微極而至於化育之大則為君子所好宜矣公博雅君子也由名進士而冠軍魁冰清玉潔威望凜然退朝之暇蕭然一室之內所親者薰爐香畫而已此畫林之所由作也窮物理究精微而至於化育之大公將於是乎有得焉象犀珠玉之珍聲色犬馬之樂公亦安能以此而易彼也在宋時駙馬都尉王晉卿日夜從事於書畫而作寶繪之堂子瞻蘇公謂君子不可留意於物至引王僧虔王淮諸人為戒書與畫無異味

是以移人古之人猶慎戒之如此況世之尤物足以為旣者哉曾公深身勵行務求無愧古人以宏遠大之圖士林之所推重者也其前留意必能知所在矣豈待予之言哉是為記

容室記

中書舍人葉公仲容問謁予道其友人王思可之賢曰思可明敏好學不以淺近涯涘自盈務欲使其含蓄淵深萬理融貫無所不足而後已嘗扁其藏脩之所曰容室幸以仲容之故賜之文則思可益得以進於道也予嘗觀易大畜艮上乾下其卦有富聚含蓄之義焉在人為學其象為

有道德充猶光輝日新之功焉然而道德充積必由學問而後大天地陰陽五行之理古今聖賢六經百氏之文與行事之成敗得失無不究得其旨而會之於心於是排微障翳以啟其明機充隘陋以宏其量然後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容故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良有用也思可究心深造之學其積蓄容納必厚矣而猶如是云者蓋以舉世所得之物皆可以自足惟士君子學問之功其自足則非所宜一有自足之心則於理也拒之而不入去之而無容矣尚何足與言含蓄之功哉思可以容名其室誠可謂知所務學者矣苟能於是力焉而不止則所蓄之德

光輝發越將必出為世用而有不家食涉大川之慶者矣古之君子未有不學而成德亦未有學成而不為世用者也亦在勉之而已耳若大容之為我四明茅公元祚記之悉矣茲不復贅

壽藏記

吾友陳公雷年六十有三擇金陵斜子岡為壽藏以為後日歸老幽宅其岡東挹鍾山之靈西攬幕府之秀形勢雄曠風氣完密草木暢茂望之蔚然樂哉斯岡誠乘化之吉卜儲祥之佳地也可謂得其所矣或曰君子不預凶事而子稱之何歟嗟夫是蓋不達者之論耳董子曰夫生之

有死譬猶晝旦之必然自古及今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此萬世不可易之名言也世之人貪生惡死索其宮室臺榭廣其池沼花園誦神仙虛無之書服金石毒烈之藥自謂吾身可以千百年悠久不死而於此則忘聞而獻聽之也一旦不諱背著有消長卜地有吉凶子孫拘忌陰陽之說重於為己輕於忘親暴露年久不可入土甚者安厝不謹鼓羅水火漂焚之災不可追悔此不預凶事者之患也今公知死生之故達幽明之理而克謹於人事之變灼見在天有不可逃之數在己有不必懼之心而預為此不必諱之事則其識見之超詣非深於知道者能然乎哉唐之

姚易亦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中署其兆曰窆居墳曰復真臺曰化臺當時人無有非之者則公亦今日之姚易也稱之為無疑矣公鄆人通儒術能詩荀通星歷醫卜之學永樂初為五官靈臺郎從家天山觀星臺之趾厥今三十餘年矣達官貴人造謁於其門者無虛日故名聲翕然動於京師縉紳間而於此尤服其志識之高也予與公為同郡交好甚篤故特書此志之使世之不敢預山事者知所取法焉

魯庵記

撫州太守王公日初以魯名庵徵言為記按字訓魯者樸鈍之稱又曰愚也爰自上古太樸未散之時其人皆淳龐渾厚簡素質實不知為宮室也而巢窟以為居不知為鼎鼐也而燔黍以為食以絲麻之末植也而羽皮以為衣以壘爵之末設也而汙尊以為飲以聲樂之末備也而黃土以為權後世雕繪以侈其居綺縠以華其衣八珍九醞象筋玉杯以適其口五色五音以娛悅其耳目知巧靡靡各臻其極其視古之人何其樸哉何其拙哉又何其愚哉然然樸與愚魯所出也性不整情不偽道之質也孔門顏曾之徒用之以厚其德蘇張中韓之徒背之以賊其性君子之於魯其可易而觀哉公性淳而不整情真而不偽用力

於人一己百之功以成學言必忠信而行必篤敬者也自為進士為羅田安成二縣令為大理寺正而擢今官始終三十餘年左規矩右準繩未嘗一事與之相背治百姓必以心感必以德化又必以身率之故所歷郡縣為之大治每述職朝會天下有司皆在焉公清謹簡默泊然處於衆人之中識者謂公君子也而粗詐狡薄之徒視公以為何如哉名庵之義匪特自況亦將以嗤世之人背古以媚今也夫太羹元酒味之至薄者而祀禮重之重其存乎古之道也禮曰元酒在室澄酒在下辨貴賤別尊卑也元酒且然況行古之道者哉公所以率德勵行所以脩政主事所以忠君而愛民者無非行古之道也魯之為用其功不既大矣哉是為記

吳氏祠堂記

浙江按察司僉憲吳公廣信貴溪人世家邑治之北里甘蘇舊有祠堂以為奉先之所元季倭寇毀於兵焚久而未復國朝天順二年公以升進表文使道還家聚族會衆無間咸謀肯以謀復祠堂為議合詞善之鳩工集材經營伊始相度舊基陋隘弗稱於是捐私地以廣其基者公之兄曰大春曰大雅也捐私田以助春秋祭祀之費者公之族弟祖曰侃曰貴文與其弟父曰世賢世傑世顯世綱世泰

世紀世隆及其弟曰尚質大騏也議既定乃締構相堂三間中作一大龕以奉安昭穆神主堂之東別作三小間以蓄遺書衣物祭器是為神庫堂之西復作三小間以為庖饗之所是為神廚重門絳垣肅穆軒敞無虛前闕無侈後觀棲神之所是稱妥靈堂既成公以分巡至慈谿乃具實以請予言為記惟古者自天子以下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並以名爵有崇卑故廟數有隆殺祭祀有疏數品物有豐儉所以辨等威也唐之大臣尤建家廟於京師宋之時惟文潞公建立於西京餘皆無聞焉而此制遂廢矣於是司馬溫公改家廟為影堂文公先生以祭祀不宜用影又改之為祠堂至今仍之而不易若援古而論公五品大夫宜建家廟而曰祠堂云者辭尊居卑不敢違衆以鈞名也有誡德焉然報本及始尊祖敬宗之心則一而已蓋不必較其堂廟之貴賤也自今伊始吾知吳氏子孫冠婚喪禮告於斯四時祭祀還納神主於斯朔望節序薦新薦熟於斯出告反面與凡致愛致懇致禱致卜悉於是焉歸之一祠堂之建其所以為彝倫序昭穆敦孝弟厚風俗其有闕於世教也大矣夫祖宗之所以望於後人者賢子孫也子孫賢則家道隆盛去澤縣遠雖千百世而不竭不替焉欲其守其義於旦夕且不可得況敢望其

留心於祠堂哉若念憲者豈非吳氏賢子孫之表一者歟然吾聞吳氏之先積德深厚德厚者福必有所鍾念憲足以當之他日等而上列於六卿於斯時也改建祠堂為家廟以復古制則自公始矣吾於是卜之雖然志不可滿詩不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念憲其尚勉諸又曰子孫勿替引之吾於吳氏後世子孫深有望焉

翠筠軒記

古潁沐公儼黔寧先生之孫今太傅國公長子都督駙馬二公之賢姓也儼字某豐後瑞重志操潔脩不溺富貴紈綺之習而有出塵拔俗之趣乃於府第之西闢一小軒雖

深廣不逾尋丈而瑩淨光潤無異仙府軒之中因史黃爐琴張棋局而已無有長物軒之外列植脩竹數竿蒼翠蕭散烟霏瀟灑沙鳥有涓川千畝之趣駙馬公喜當處之因以翠筠名軒且親為篆古揭諸楹間以益其清有以見愛其姓而及其軒也情亦厚矣夫嘉花美木足稱庭宇之貴富者世恒不少而獨有愛於此何哉凡玩物有喪志者矣有進德者矣穠華芳馥譬猶小人之柔媚佞佞溺近之則足以移易吾之心志君子避之若竹也則不然視其挺直抗勁則有以厲吾庸不倚偏立不懼之志焉視其凌風霜雪色貫四時則有以堅吾守常不變之操焉砥礪名節者

視其節而益貞虛心聽受者視其心而益謙穴之而出虞
廷之音缺之而成牧野之功視其材則又有以廣吾文武
之資焉凡此數者小人之所弗視君子資之以成其德者
也則儼之有愛於是宜矣且昔之愛竹者莫如子猷至謂
不可一日無或者以為子猷可謂愛竹而非知竹者也嘗
聞之夫子通術在淇有風動竹聞蕭瑟園圃之音欣然忘
味三月不肉非深知竹者不熱儼之居是軒也於吟咏之
暇正襟危坐然与之對涼飈拂如清音潏然方是時蓋不
知此君之為吾、之為此君矣有然契忘味之妙焉其視
酣嬉穠華而不知此者奚啻霄壤哉儼世襲軒冕者也而
其賢如此則知膺茂緒於悠遠衍鴻慶於無窮者夫復何
忝予嘗造是軒過斯文之愛屢請予言不得而辭也因
書此為之記云

眉壽堂記

百歲為上壽古今人所罕得衛之武公漢之伏生宋之文
潞公壽亦高矣而並止九十之上至道之九老洛陽之耆
異年亦邁矣而皆在八十之下是宜諸君子德不足以臻
茲上壽哉由天之錫於人者有數故人之得於天者不可
多使天之錫於人者無數而人之得於天者可多則雖均
壽百歲之上亦奚足貴哉是以人子之愛其親必舉壽以

誌祝頌之意者以此、春官亞卿吳公廷用眉壽之堂所
由作也公自甲申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洪熙初陞刑部右
侍郎朝廷褒賢顯能推恩錫誥封其父景亮翁莊先生以
子之官褒車炳煥日星昭回先生朱衣象笏佩服寵光欣
今十有餘年、逾九十有三童顏童髮尚康強無恙松貞
柏古蒼然有百歲之徵視昔武公諸君子其遐算迨又過
之此在天之南極在人之難老而在盛世之嘉祥也眉壽
名堂豈溢美哉夫世之人壽固有矣或不足於貴富貴且
富矣或不足於康寧康寧矣求其德行有可稱者則又鮮
焉故乾五福以壽為首而必以攸好德為之本也先生年

幾百歲謂非眉壽可乎神清氣和精力不衰謂非康寧可
乎仁義固於其躬而履澤流於子孫謂非攸好德可乎若
先生者誠可謂五福兼備而得古今人所罕得者矣是知
天所以獨厚於先生者非偶然也公今調官禮部請朝命
歸覲其親恩光煥煌鄉邦榮之年若增而遐壽若益而茂
百歲是期有加無已求諸古今益又罕焉予與公為同年
恒以不獲竭拜堂下奉觴稱慶為恨今不鄙屬予安敢以
菲薄自解謹用書此志之且以致吾之私願焉

松雲軒記

京兆尹李公視事之暇為於訓子、琦克承嚴訓勵志舉

業日讀虞夏商周典誥訓詁之文以及孔曾思孟周程朱
張之書數千百言能記不忘公託太常少卿鄭公扁其
藏書之所曰松雲且請予中其義以品之夫挺拔乎巖壑
摩厲乎霄漢震之以雷震而欲舉登之以冰雪而並茂蛟
蛇太室如蛟龍之下垂而雲霧之晦冥也噓吸清風如笙
簧之閑奏而宮商之宣音也至於蒼翠之色奇怪之形堅
剛之操四時之變態莫登模寫之妙者其松乎卷之則消
波於無形舒之則彌綸乎六合暄之以搏光則變而為五
色為翔龍為舞鳳錄之以金鳥則化為卿商為祥光瑞氣
為金柯玉葉再化而為車蓋為白衣蒼狗為奇峰怪嶽此

豐隆之妙用亦其聲其形容者其雲矣乎夫松植於地者
也雲態乎天者也以勢言之則有霄壤之懸絕今而合之
以名茲軒非慕洪景之樂清聽而耽怡悅也意必有所託
矣琦年少而氣銳心將而志堅學充而文富才裕而識博
粹然秋閑揚袂春官醉後林而魁虎掬可以跋足而談矣
是故建明堂者必掄良材掄良材者必之鄧林茲軒之松
其鄧林之良材歟固若治者必資良臣資良臣者必求商
霖茲軒之雲其良臣之商霖歟夫抱負心勁節者謂之松
松而不得充乎明堂之選是自濟於朽樗矣施而澤而潤
萬物者雲也雲而不得同乎商霖之功是自隨於草莽矣

君子明經將以適用也以琦之所學所志如此異日棟明
堂而顯功庸商霖以澤物則於是軒命名之訓倍萬乎其
有光矣琦尚勉乎哉慎勿以吾言為過褒而自棄也琦尚
勉乎哉

浩琴堂記

平湖乍川有大族曰戚氏行素者有其父祖高曾而上積
德累善教尚詩書禮非一世矣至行素而克為孝友益光
先志家有園池花竹亭館墨榭之長而龍湫獨峯高公諸
山皆對峙於戶庭之外迴抱起伏巍然截其如怒狹奔騁
如翔龍舞鳳如屏幃圍畫其狀不一山之南則滄溟萬頃

極目無際涵涵乾坤吐吞日月魚龍蛟蜃鴻夷海若以至
神奇鬼怪靈異之物出沒於雲濤雪浪之間者其狀亦不
一也山之烟雲蒼翠海之波濤浩渺英靈會合皆獻奇貢
秀於戚氏一堂之上堂之几席煥若增飾因名之曰浩琴
行素託其甥夏官主事沈公琮來請言為記惟天下故家
大族揀形勢勝處之美者在所有之而其人或藏都縉陞
不知其為美者亦多矣人雖衣綬佩雅服尚禮義又或飭
謹於其前而險墜於其後者亦不少也今戚氏累世所積
者德善所行者孝弟而所尚者詩禮內有園池花竹亭館
臺榭以窮玩好怡適之樂外有層巒疊嶂鴻濤鉅浸以暢

眺觀軒豁之懷人得地而益靈地得人而益勝可謂兩得其美者矣想當宿雨初霽旭日方升之時嵐氣綢繆潤澤國史波光漾漾閃奪人目行素無休於茲堂之中何其樂也況於泉石素有契合因其性之厚重不遷也故愛其屹立而不動焉因其才之周流無滯也故愛其涵涵而不息焉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然則行素其仁智者歟仁智之道非徒樂山樂水而已推而極之將無所不至也而希賢希聖亦不外乎是矣名堂之義具有資於行素豈淺哉因具請書此為記

恒樂軒記

天下之樂無窮惟樂天知命者能得之也是故窮通天壽貧賤富貴莫非有命窮思通天思壽貧賤而思富貴不得則役、汲、以求之又不得焉則怨天尤人終身憂之而無一日之樂者何限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是命也惟明理君子為能達此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顏子居於陋巷而樂孔子之道貧而不富窮而不通天而不壽然而終身樂之而不歇者非徒樂乎堯舜孔子之道樂乎天之命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若王公得中其知命之君子乎得中嘉興人洪武中以問右起實系師樂室都城江東門之外嘗聞一軒以為燕息之所名之曰恒樂或

琴或解詠或與賓友大會日休、於其中若將終吾身者焉或問曰故鄉有華嚴之居膏腴之田歲時伏臘有宗族親故之會有溪山花竹之遊安土重遷宜其戚、於懷也顧乃日休、於恒樂之軒者果何所樂歟得中曰下邦小邑草野之人得為京師太平之民游觀輦轂沾濡聖化得義大觀國之光茲非可樂之大者歟況君子隨屬而安處富貴則有富貴之樂處貧賤則有貧賤之樂正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宜以安土重遷為我心之戚、哉京師縉紳聞其歸而賢之得中壽七十有五而終、後若干年矣其子奇日涉茲軒思其居處笑語思其周旋登降儼然容色之在目而聲音之在耳也乃來微言為記表揭茲軒之中以示永不忘乎其親也嗟乎奇誠謂之孝子矣夫以父之知樂天命不貽予子之憂子知克紹先德之耐乎親之志是皆可書也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書此為記不亦宜哉

初書樓記

正統辛酉朝廷行備荒之政遣監察御史薛公分蒞江右聞吉水龍溪復清父子疏財仗義乃躬詣其家以屋勸分復清喜曰此正吾志也况朝命乎亟命其子舉出穀三千斛用輸公庫舉奉命惟恐弗及薛公以其名聞朝廷嘉之

勞以肥瘠上尊頒賜璽書旌為我民以復其家復清父子
黃沐頓首既登拜寵錫乃建樓三楹尊閣之名之曰勅書
樓雲章下垂日星炳煥龍氏一家少長至於宗戚隣里以
及山川草木無不沐浴恩光於昭回之中何其盛哉蓋龍
氏先居金陵有景煌者仕宋吉水縣尉遂家吉水北門替
纓詩書至復清凡六世矣復清樂善好施歲入之餘輒推
以濟貧困舉亦克承父志忠施益溥龍氏族屬甚蕃自元
季兵燹散處六復能合復清父子為巨室以收一族之人
凡數百指貲貲鉅萬不少靳然則內有以收族外有以
周鄉黨上有以助公廩皆出其心之樂然不由勉強此無

他我有以讚之也下以義施之故上以義勸之旌為我民
表厥宅里俾吉水之人入其里則曰義民之里吾安敢不
恭過其門則曰義民之門吾安可弗虔及其登斯樓也則
莫不正冠肅容瞻拜景仰若有以歆慕之者退而思之則
曰我亦賦與固有之善人心之所同也吾何為而獨不能
然歟積利以費怨孰若積義以集慶於無窮哉又若有以
追悔之者於是相率相勸義風動輿台見吉水之人皆化
而為我民未必不由復清父子有以倡之也猗歟盛哉夫
以一介之士恭承聖天子褒獎玉音歲於其家以曠古之
奇達士君子莫大之榮遇也而龍氏得之雖連城之璧照

乘之珠世之稱為至寶者又何以加重於斯自今以始凡
為龍氏之子孫者惟當益篤其義無負朝廷之寵命以欽
佩聖訓於罔極則龍氏之福亦將与茲樓光顯於無窮矣
樓既成其甥冬官亞卿周公請予言為記君子樂道人之
善者故為志之如此併世之篤於義者知所勸也

句容縣儒學射圃記

國家建學立師訓迪賢俊教之詩書六藝以宏博其知識
而於射則別設圃於學宮之外寬閒之所以便藝夫應天
府句容縣儒學舊有射圃邑長學師怠弛其教久棄弗理
遂至迷失其所正統辛酉監察御史徐公巡歷句容乃欲

追舉隆典詢諸故老得之於縣治之末已為邑民所居徐
公勸率出僭金購沒之廢家十有餘畝方在剷除平治而
徐公適值還朝弗果就緒已已秀水浦洪來尹茲邑乃克
嗣成厥功中建觀德亭而外則築以垣墻焉每遇朔望邑
長貳率厥師生習射於其中射必以耦而進疎者常負者
罰周旋進退於威儀禮讓之間觀者莫不贊之曰復舊業
於既失之後興隆典於久廢之餘茲皆浦尹之功也何其
賢哉於是學之師生司訓徐光大等相率請言為記惟射
之義廣矣夫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知重之周官
司裘供王虎熊豹三侯設鵠諸侯熊豹二侯卿大夫麋侯

皆設鵠此大射之侯也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一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而州長射於州序其侯亦同賓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犀兕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茲三射之侯以其節之多寡而別尊卑焉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之遠而卑者所服之近也其制度有如此者夫射不特設施諸武事將以習禮樂焉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也天子有事於郊廟必先習射於澤宮擇士以助祭焉士者諸侯所貢之士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否則不得與於祭而有度讓熟沙之典焉所以簡有德也諸侯繼世而立矣卿大夫有功而升矣而又試之以射考其德行與其才之高下焉所以慎封爵也天子以昭虞為節諸侯以豕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者詩樂之節也必循其節以發夫為則射豈可以藝道觀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焉為人後者不敢入而惟幼壯孝弟者差好禮者得在賓位則射執弧矢者其賢可知也故曰射之義廣矣大矣夫豈不信句容即古州長射於州序之禮也浦尹窮

經力學且善琴知必資於禮樂而後射非特射志乎主皮而已也故於是國之作棨、馬亦可謂知為政之要矣而凡習射於是國者苟能擇其進退不失禮節內正其志外端其體操弧挾矢審固而發庶幾乎習禮觀德克合古道且無負賢邑令興學之盛意矣予故歷叙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樂制度以曉之使觀者咸知射禮之重如此而不敢易視之也諸生其敬慎之哉是為記

味易軒記

山陽畢生名玉專經義文嘗建小軒以為習業之所因名其軒曰味易來請言以自勗夫理隱於無極太極之先而

易之名未著理顯於無極太極之後而易之名始彰伏羲顯易之理而卦畫生初未嘗有文也至文王周公孔子相繼而出乃始有繫卦繫爻釋經大小象傳之文焉其言精密而微妙其道廣大而悠備蓋乾圓天地而無外也括陰陽而無內者也然則知易味之深者其惟四聖乎自孔子沒謂其書而不知其味者皆是也何以知其然易之文平實而簡淺非若他經可以探其跡而求其故循訓詁而即得其理者比也是以學者懼其難而疎之故孔子未嘗舉以教人而教人必以詩書執禮者以此其後紹述易學之傳者固不少而得四聖心學之真以發明人所未學者則

惟程朱二先生得其宗焉然程傳本乎理朱子本義主乎卜筮互有發明合為一經今畢生有志舉業以專是經然舉業文字非根本之學也何能知聖賢作易之味哉欲知其味尤當虛心正己熟讀是經沉潛乎卦畫先天之精微反覆乎文象象傳十翼之與旨泝其流而求其源循程朱之階梯以造四聖之堂陞然後可以為永其精華咀嚙其芳潤亦庶幾乎知味畢生天資聰明而以味易名軒必有自得之妙者猶必求言以自勗其意以為不遺其極不止也可尚也矣生其勉乎哉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致太平武以勦禍亂文武兼濟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致熙洽矣而猶不免於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干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饗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為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人因其像而配享焉至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於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士論博士學諭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為武學

博士可謂重矣國家備武備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以彰勗以為言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南京教化坊選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其有成也學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質奏督機務兵部尚書徐公珣疏請復創先師孔子廟於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位於殿於廡一遵太學之制遂移軒敞金碧煥煌凡過朔望師生謁拜於階墀之下肅肅瞻仰莫不悚然而起敬倚欣感矣起事於正統戊辰十月訖工於景泰庚午七

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贊之襄之則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純都督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為記惟孔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侔日月建前乎百王之此往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為法正三綱而叙五常尊中夏而熙夷狄禮樂征伐文武弛張莫不由孔子而後定所謂萬世永賴者也或曰前代尊武成王俾廟享於武學之中今而易以孔子竊恐名之不稱也嗟乎是何足以知孔子哉孔子用兵之法乃帝王仁義之師也其言具載六經若易之師卦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小人勿用言之牧誓

曰不伐於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哉夫子詩之皇矣則曰是致是附是絕是非得弛張之道焉春秋夫谷之會齊師鼓譟而起孔子折之以禮而齊侯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者擇其於學以訊誠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於萬世者如此其書云乎哉使司教者先晚之六經行即之正而又諭之以兵書料敵制勝之奇講釋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為朝廷之用遠滌邊陸采勲立業將不在於古名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作典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公勸乎哉是為記

退思堂碑記

寧波政事廳後有堂曰退思廵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書其扁揭諸楹間郡太守姑蘇陸公請予文勒諸貞珉以自警嗟乎此太守之盛心也寧波大郡也統縣惟五地廣物衆民事浩穰自國賦軍政事神治民以及諸所不一之務諸臬公曠日承之於上五縣閭井田野林壑窮僻之小民爭鬪劫奪盡殺不軌之詞日接之於下訟牒填委情偽難出夫以一身有限之精力酬應剖決上下之公私欲上不愆期於委託下不枉抑其赴訴而又不廢吾之職守焉取惟艱哉民吏既散於是與同寅諸公退休於茲堂之上息

精養神而周思之某事為先務之亟今則緩而未舉某事於公法為重今則忽而未行某也情本輕而決罰失之太重某也情本重而釋宥失之太輕學校為育材之地初懲不可不嚴農桑水利為養民之本督治不可不勤慮水旱之不常何以備蓄積計貧富之不齊何以施勸借厚風俗必痛革浮薄植善良必痛懲絕惡持身以正則穢邪無自入用人不可專則威權為所賣言路不可塞擇其善者而從之幸門不可開設屏蔽而謹防至於旌節義勵廉恥敦孝弟崇禮讓當靡事而不思所以處得其道今日思之明日又思日一思之率以為常如是而不臻乎善治

吾未為之信也或曰太守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凡自朝廷禮樂刑政綱紀法度以及郡縣有司一切鉅細緩急之務靡不聞見甚習將舉而措之有餘裕矣何待退思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公之聖欲兼禹湯文武之事猶且思之未得則夜以繼日思之既得則坐以待旦蓋欲急行惟思其或怠也況下於周公者哉然則太守之與同寅其亦希賢希聖之君子歟將見諸臬大臣薦賢名於朝廷而有褒嘉之寵命五邑蒙豈弟之惠德而有父母之頌稱又何古循良之足謀哉而謂何待退思者此必

執伎之言而非愛人以德之言也太守宜自審焉

鶴巢記

鶴巢寧波府經泰和姚公瀚別號也或曰鶴居羽族之一巢非人之所居其義安在解之者曰鳳凰之於飛鳥類也鳳居四靈之一蓋出乎其類者也鶴非出類之禽乎況其可稱有不一之德是故頂之朱文也羽之潔素也元裳而縞衣黑白分明也聲聞於天含養洪亮有諸中者形諸外也高視闊步氣宇軒昂有空岸之志焉一舉千里盤遊八極侶黃鵠於青霄之上其進未可量也飢食青田之禾渴飲醴泉之水不止於他而獨巢於危峰古松之上沐浴日

月之光華咽漱乾坤之元氣復有欲仙之風骨焉然則鶴乃超羣拔萃之禽非羣羽之能等矣可知矣姚公積學有年吐詞成章文彩灼灼深雪其塵慮潔清其心神於凡蒞政臨民之際發號施令賞善罰惡務在是非明白嘉譽達揚公退一室容膝而已無異巢居脫去凡近遊心高明地神於太古有巢氏之上陞八荒而隘九區有雲霄萬里堯舜君民之遠圖焉由是觀之公將比德於鶴乎鶴將比德於公乎道並行而不相背將物我之無間也古之人比德於物者不一若衛武公之於竹陶宏景之於松靖節之於菊周蓬漁溪之於蓮林和靖之於梅心之所慕各有取

然則姚公之有取於鶴豈非亦有所慕之者哉或者之疑釋因述解者之言書以為記

同樂園記

予觀張子西銘之言曰天地之氣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蓋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真可歧而觀之及觀司馬溫公適意園圖之中而以獨樂名園手竊惑焉予近得園林數畝於奇藏之傍環植松竹杉檜之木与桃李橘柚不一之果且以四時瓜蔬藥品雜植於其中或時幅巾藜杖遊目縱觀聽林鳥之和鳴俯溪魚之游泳魚鳥之性樂矣而吾心亦必与之同其樂觀松竹桃

李瓜蔬藥品自花而自實自榮而自落物性樂矣而吾心亦必与之而俱樂此無他吾与萬物雖各具一太極然太極一理也自吾一心之理推而極之於萬物之一心其理則同但吾心能知物性之樂而物性不能知吾心之同其樂人為萬物之靈知覺運動有不同耳是即物吾同與之意也因名其園曰同樂然又觀溫公平日讀書自未始有形之前豈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由是觀之則其胸次宏博闊達足以包萬物之理於一心而同胞同與之樂即是而在又何必較其樂否於一草一木間而已哉則吾所謂同樂者亦狹矣書此為記復系之以詩曰

花木欣、百果生園林、總芳榮開漫溪上、觀魚泳靜
向林端、臨鳥鳴、愧与三才齊一體、善於萬物、最多情、因忘
物我同娛樂、願續溫公千載名

節孝堂記

姑蘇趙環妻呂氏妙貞同邑士人志善女也自幼莊靜柔
懿淑慎有儀習嫺姆訓克勤女紅既笄志善擇所宜配而
趙廷珪求以歸其子環奉舅姑主中饋相夫理家克勤克
儉上下安和大小順適生子俊甫三歲而環以疾卒呂哀
毀若不可生凡服食之豐華者必屏棄之曰此非未亡人
所當御也而惟嚴慈之是甘母慮其少寡用微言察其志

呂曰終身不改古有嚴訓惟當守死而已安敢有他且不
能終養舅姑不孝不撫趙氏遺志以存宗祀不義不孝不
義不祥莫大焉是生不如死也因指天自誓涕泣不能止
母知志不可奪遂力贊成之呂於是防範嚴慎益厲節誼
苦心刻志永矢弗渝姑嘗得風疾呂躬奉湯藥憂形於色
疾為則慈香額天乞以身代疾愈乃止姑曰吾所以得全
餘息賴新婦孝敬所感耳呂慙謝弗居且曰新婦所以必
欲保全終始者正有仰於老姑、脫不起新婦何能獨存
今幸至於無恙不獨天佑孝老姑而新婦亦得賴其餘底
矣於是人益稱其賢俊稍長呂諄切訓誨其欲顯大趙氏

後亦刻意遵承勤苦樹立期無忝於二親厥今歲此書厚
家溫氣和舅姑壽康母子孝敬天之所以報施呂氏良厚
不薄矣猗歟盛哉夫一家之盛衰由乎婦道之隆替關匪
牝雞昭然者於六經自古然矣當環既歿之際使呂氏之
足一移又安可保有今日哉而呂也貞心堅如金石孝行
著於閭門此趙氏之所以興而節孝之堂所由作也駙馬
都尉沐公既為家古揭於堂楣而其鄉之縉紳國子監承
諸公質直述其作樂請言為記予以斯堂為風教所係在
君子所當樂道者也遂書此以著其賢且俾世之凡為人
婦者知所勸云

竹月軒記

旗手銜親軍指揮使郭公景宣嘗稱小軒於居第之末以
為公退之所名之曰竹月或問之何義公曰竹之為物其
本固、以植吾之德其性直、以正吾之心其中虛、以
充吾之量其節貞、以勵吾之操此吾所以有取於竹也
月之魄有盈有虛因其盈虛以證吾滿損謙益之戒焉其
行健因其健以進吾自強不息之功焉其氣清因其清以
消融吾之渣滓焉其光朗因其朗以澄潔吾之靈臺焉此
吾所以有取於月也然猶木也當夫兔兔東升之時烟露
澄霽天宇湛然光輝下燭明晃如晝而軒前之竹凝華浮

彩金翠交錯涼影布散清氣滿懷微風徐來琅玕送音鉦然鏗然不啻簫韶之在虞廷而鈞天廣樂之迭奏也吾於其時撫瑤琴酌金巵歌停杯之詞而奇謫仙之才咏淇澳之章而慕武公之德追南樓之高興何其樂也想晉陽之清廟何其壯也馳思於嵇阮而病其放屬意於子猷而偉其高心怡情慊自不知竹月之宜於我而我之宜於竹月也何其快哉名軒之義其在是矣嗟夫京師富貴之家朝歌暮絃馳騁於聲色犬馬之樂者何限公紹閱閭閻舊之浚襲休承慶乃能脫略執紼爲志文學遊心於高明比德於貞固其去人也奚啻千百而已哉嗚呼賢矣公閒傲言

爲記予因述其言書以志之

泰然齋記

天君泰然而以之名齋志微也愛爲志微利欲誘之是故耳目之聲色大欲所存欲誘於外而其中不隨以遷吾未之信也心爲一身之主心主乎內能使靡靡之色不接乎目淫哇之聲不接乎耳天下一切可欲之物不得動於其中如是而謂天君不泰然吾亦未之信也譬諸將帥爲三軍之主苟統制得其道則師令嚴明行陣整肅而可以坐收克敵之功否則反聽命於其下至有隨之而奔潰者亦多矣心之不能為主而見奪於耳目之欲者無以異此

毘陵胡公克恭所以志微於泰然齋者此也公天性淳篤志安而氣和日之所務皆古先聖賢之書是觀而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經乎其目惟仁義道德之言是聽而里巷之語鄭衛之音不得入乎其耳若然豈有他哉由其中有所主故足以力制於外而百體率從其令耳孟子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克恭其有得於是焉克恭今大宗伯令弟宗伯清心寡欲克恭猶綸參贊之功予因以知泰然相傳爲有自也君子觀人必本其父兄師友信矣

主敬齋記

長沙黃汝舟以主敬齋請言爲記敬者主宰一心本根萬事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古之聖賢若克之欽之恭之禹之祗成湯之聖敬文王之心心莫不用是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周程朱張亦莫不用是以承列聖之道統易曰敬以直內書曰懋敬厥德詩曰緝熙敬止禮曰毋不敬此又散見於五經垂訓於萬世者然也然則敬之爲用廣博切要雖古之帝王聖賢猶不敢忽況後世學者哉汝舟爲庠校弟子端謹溫恭篤志文學凡其所以忠君孝親隆師友修政立事蒞官臨民之大節與夫應事接物周旋禮讓之瑣瑣無一不以敬爲之主

得聖賢相傳之道以為學矣夫履千仞之岡而臨不測之淵御朽索之馬而馳峻絕之坂不亦懼乎哉懼有敬慎之至極也使汝舟復能克謹於是以篤聖賢之學於一言一行克慎克戒蓋將無所往而非主敬之要矣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汝舟勉乎哉

翠筠軒記

廣昌有茂族曰李氏居廣昌中坊累世共居之後有竹萬竿皆修鉅而蒼翠李之先有諱德理者舉明經仕元福建庶訪僉事諱恒者國朝洪武中自太學生擢知湖廣靖州後子孫後居中坊之左而舊居遂至荒棄弗存竹固無恙

也宣德壬子有曰瑄者僉事之姪孫靖州之猶子也慨念紹述之幾絕乃築室中坊舊址以復先業而所謂萬竹者蓋森然若有待於瑄也林宇丰新竹色增秀因名所居之軒曰翠筠來請言為記惟竹以萬計也故其姿態亦自不一或行壑肅挺立而不動則若端人正士肅正於廟堂之上也或跡密欹斜意向自如則有若山僧若廣叟傲睨蕭散於林泉之下也或飄拂空虛逍遙汗漫則有若羽流仙客乘風御氣於霄漢之間也是皆足以發幽興而起遐思瑄也日坐於軒之中視其根本盛大則曰此先德之所及也吾當益固其根本以滋榮其先德焉觀其枝葉繁

茂則曰此遺澤之所滋也吾當勿剪其枝葉以益衍其遺澤焉觀其嚴霜凌厲而弗凋變曦赫鏘而弗焦貫四時而常青也則曰此前人之勁節貞操不隨時而變易者也吾奚敢不儀式而則倣之焉嗟夫竹之所存先德之所存念之所在先德之所在猶先德於沒世之後復先業於既墜之餘仁人孝子之用心可謂知所重矣傳曰善繼善述詩曰無念爾祖率脩厥德瑄宜勉其所未至者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氏之福其可量也哉吾聞瑄為廣昌學生倘異日登於成均焉吾必有以教之矣姑述此以為之記

靳氏佳城圖記

佳城圖江寧靳氏所繪先塋之圖也本蘇州閬中人洪武中舉之父俊初以問方未居京師隸籍江寧後初致衆尚幼聚之姻戚莫復初於城南鳳臺鄉某山之原迄今若干年矣草木森蔚江山迴抱風氣完密靈秀攸鍾誠古之所謂佳城也四時真掃寃結殆克謹弗懈取獨念曩丁童稚之年生不得躬致其養死不得躬治其墓因極之恩其報而終天之恨無已今又為庸調所羈不得廬墓左右以展晨昏之誠於是祈善畫者繪為邱壠之圖裝潢成冊置諸几席俾朝夕覽觀以為孝思益以罔之所在邱壠之所在

邱龍之所在吾親之所在吾親之所在聲言笑貌之所在也接之於目如親其容儀聆之於耳如聞其聲咳如是則吾親雖沒而猶存吾雖不獲廬墓而猶在於墓之側也然則是國之作其有益於聚之孝理也大矣吾親京師閭閻之間不溺沒於聲色貨利之途則奔走於勢要權貴之門孜孜汲汲惟日不足者何限而聚也乃能憐於先隴之是念嗟夫聚其賢矣哉吾雖不識聚之為人羽士張友松來請言為記書此獎勵之且因以為眾人勸也

敦睦堂記

邵武鳳池坊有茂族曰鄭氏鄭之先並以仁厚聞於鄉至

德清而後者德清生四子曰宗寧宗亮宗昇宗顯皆讀書守道穎秀不凡德清沒宗寧兄弟佩服庭訓克篤孝友日相與誨明詩書禮樂敦行孝弟忠信一事不合於道一行不合於義宗寧兄弟必相聚切責各引其咎務合於道義而止衣服具兄不服弟弗敢先服飲食具兄不在弟弗敢先嘗有湯則少者代之而不敢及於其長者謀則長者主之而少者不敢以自身執如也怡如也愉如也因名其所居之堂曰敦睦來請言為記惟天生萬民本同一氣惟父母生昆弟又同氣之至親者也故天下古今語至親莫如兄弟幼而嬉行相隨坐相依若不可暫相離者

天性未鑿也及其既長各妻其妻各子其子然後情逐利遷義隨欲化乖戾漸生嫌隙彼者於是不相好而相渝以至於閨牆衿臂者比矣今觀宗寧昆弟猶然同氣之親有伯壻仲虎倡和翕合之樂無閨牆衿臂相渝乖戾之怨書曰惟孝友於兄弟詩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禮曰兄弟睦家之肥也語曰兄弟怡怡晏子曰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宗寧兄弟皆有之矣敦睦名堂宜矣哉夫睦之至者和之極也和氣既極則休祥必應將見木生連理芝產五色甘露醴泉出不於其他而於宗寧昆弟之門又何疑焉古人有云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吾於鄭氏昆弟卜之

繡綵堂記

范太夫人夏氏南京廣東監察御史霖之母年登七旬有五康寧樂豫有老期工書之徵正統辛酉霖以久曠定省請於朝蒙恩賜歸霖與諸弟曰霽雲雲霄憲登諸子若孫羅拜堂下奉觴稱壽繡綵服聯翩輝映曰以繡綵名堂請言為記惟天下之為父母者孰不顧子孫之衆多也衆多矣又孰不顧其賢且能為賢且能矣又孰不顧其顯且貴焉是三者人所難得其一者鮮矣得其二者又鮮也而能兼得之非一家積德累善深厚之至未易臻此夫連

城之壁必剖於荆璞照乘之珠必孕於龍淵千霄之木必產於鄧林千里之駿必媒於渥洼五嶽靈秀之所鍾三光精華之所凝而又培養之深厚也范氏世以詩書禮樂孝弟忠信訓其子孫至霖二親篤屬茲訓為尤至積德累善如山阜如江河其淵深而高厚者似為宜乎鴻慶繁祉鍾吳毓秀於賢子孫也霖自宣德丁未進士擢今職蘭重清介益卓然為臺憲端人正士縉紳皆敬憚之霽雲雪霽五弟亦皆謹守家規克遵乎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訓雖荀爽馬良見譽於當時者殆未能過之今者太安人儀服瑞服燕坐於茲堂之上顧視諸子如蘭玉如鳳麟衣繡者

煌乎畫錦之禁衣綵者袂乎雲鴻之序伯棟仲虎唱和翕然於斯之時太安人之樂當何如哉鄉邦縉紳賢士莫不贊之曰此固天以福報范氏人力所不能致也猗歟盛哉夫以太安人壽而康寧祿之賢而顯貴諸昆季和而孝友古今所謂祥慶者咸萃於范氏之一門紀瑞冊書又何必見重於連理芝草醴泉甘露哉然則茲堂豈特之為閭里之誇耀蓋誠足為人道之光榮也是為記

承惟堂記

工科給事中劉公瑄初為邑庠生時翰林學士解公名其奉親之堂曰承惟且親為大書以勵其志厥今十有餘載

而公二親皆年踰七旬康強壽考獲蒙朝廷恩封以為茲堂之榮劉公以未有記來請予言夫子事親得親之歡心斯足為孝文續以華其躬綵色以悅其目聲音以娛其耳甘脆以適其口貨貨以足其用與焉以快其出入便嬖以愜其使令皆人所願欲而不可得者而親心之懽或有不在是為學則周孔志則伊尹仕則夔龍言合乎道德行程乎規矩政足以翊黃世教功利足以及百姓名譽足以光竹帛借使奉養有不及而率德居官克致是為親心樂也夫人固當以親心之所樂者力行以求其悅而不當以親心所不專重者強致其歡也倘能兼得以施之於承惟侍

綵之間則其樂宜何如哉公抱負儒術養身行第榮膺侍從之職身依日月之光恭拜初命即封二親龍章綢繡綢髮輝映公入則綵服出則畫錦俾桑梓里閭之間交口稱頌歡心載道於斯時也豈特茲堂之榮足為二親之榮又豈特二親之榮實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故公之所謂承惟與二親之所樂者誠有在於此也其視世之專以口體之奉為事親之孝者輕重不侔矣永新 劉氏為吉望族自宋以來代有閭人至公二親積德深厚故能為生賢克臻五福同享壽祿榮名於無窮是豈偶然之故哉書以為記

風木哀思圖記

冬官郎中鄉友俞公思溫慨念久失恃怙祿養弗及乃取
臯魚之言繪為風木哀思圖表演成恭徵言為記惟人子
之於二親有終身之思焉欲其壽也則思所以頌禱之欲
其無疾也則思所以調變之欲其食之肯飲之甘衣之輕
映居處之安逸則思所以竭一家之奉以為養而恒苦力
不能繼也及其居有高堂華屋坐有細纒重裯出入則離
軒文牖衣食則有綺繡滌盥昔之所欲養而不可養得者
今皆得之而又親有所不逮矣故曰木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子不逮此俞公風木哀思之圖所由作也公自太

學生歷陞今官凡十有餘年未嘗一日忘乎其親目有所
接則思耳有所聞則思事有所感於心則思至於居處笑
語志意嗜樂無不各致其思豈獨風木哉思之不置則發
於聲嗟氣嘆而繼之以哀傷惻怛若不勝其痛者焉此孝
子愛親之極至詩所謂哀哀孟子所謂終慕公皆有之矣
公先為夏官主事時已蒙朝廷推恩贈其父如子之官母
為安人今為郎中三年行將最績天官恩賜誥命益以光
賁泉壤則天所以報公之能孝者為不薄矣公其益慎之
哉

頤壽堂記

姑蘇翁林果其父年逾七旬童顏雀髮尚康強無恙林果
當喜懼之秋奉之惟謹乃名其養親之堂曰頤壽託大理
少卿楊公微言為記惟君子日就衰邁必得所頤養而可
後可以登躋上壽然頤養之道有內焉有外焉是故節宣
動息養其內也駐蓄精液養其氣也懋念室欲養其性也
慎言寡思養其神也行教達道養其德也凡此皆吾所自
養之於內者也若夫滌滌甘腴以養其口輕暖靡密以
養其體五章八音以養其耳目承懼侍綵以養其心志此
此人子之所以養之於外者也得乎外而遺乎其內與夫
樂得其內而感於其外皆非所以致壽之徵也今林果之

之父既能調變保愛以養其內林果又能竭誠盡孝以養
其外養之於內者可以得之助養之於外者可以得親之
惟宜其永錫難老眉壽無疆也夫天下萬物常壽於保
愛而恒夭於鬱塞譬如商敦周彝歷千歲而永存者寶之
篤而蓄之慎也不然其不儕於瓦甓朝金而夕毀者我希
矣林果之孝愛其親豈特救養而已哉頤壽名堂得愛親
之至矣

鳴玉軒記

倅鳳陽陳信廣信鉛山人也世家鉛山鵝湖之址嘗於所
居之南闢一軒以為歲脩之所環軒左右植修竹數百年

蒼翠蔥鬱凡席窗檻琴尊園籬皆涵潤乎烟雲綠色之中
觀其勁直抗直不屈也虚心含宏有容也密而不比厚而
不黨也孤球不附中立而不倚也貫四時而常青不易其
操也是數者皆可以化君子之德而當大萬物俱寂清風
徐興之際其聲擊之聲蕭瑟然鏗然如琳球如琅
璈如玉磬合奏於廣樂鈞天之府而金石之相間八音之
相宣也因名其軒曰鳴玉焉別去若干歲矣於今倅府之
第竹固不少而竹之聲亦不減於舊湖第恨不得親近於
晦翁象山講道之所以髣髴乎當時議論之餘緒為不足
耳雖然要之能比德於斯竹則固不必泥其新故也挺不

屈之節蓄有容之德持中五不倚守常不變之操施諸政
事以臨乎民則政平訟理小民蒙福而為賢部位無不宜
矣鳴玉云乎哉

友梅軒記

寧波郡庠生方愚清脩雅澹士也能脫略一切繁華而以
友梅名軒請言為記夫梅非凡品也其心貞以堅其性喜
凝注而厭喧煥其花縹素其香清馨當歲華搖落之際百
卉凋零惟梅孤芳獨秀發榮於冰雪霜霰之中不少挫抑
迨至春花櫻桃杏灼灼而此梅花已謝去有遠小人之
先見焉方生讀書於是軒之中想梅之心貞以堅則足以

勵吾之操想梅之性喜凝注而厭喧煥則足以固吾之守
觀其花縹素如玉雪則足以澡吾濯而不緇之志挹其香
之清以幽則足以薰吾之心屏絕汙濁之念當衆芳黜廢
之際而此花辭謝而退避之則足以抑吾奔競而成吾虛
讓之風矣然則方生友梅之意固非玩物之比資以益吾
之德耳孔子稱貞諒多聞為益友梅非君子也而所益又
豈止三者而已哉觀方生之友於梅則其友於人可知矣
昔淵明取菊之晚節而愛之子猷取竹之虚心勁節而愛
之漁溪取蓮之中通外直而愛之和靖取梅之孤芳獨秀
而愛之茲四者皆清品而四君子有取焉非其清德絕倫

者能愛之乎然則資其益於梅如此使兼進其實德而
不徒尚其虛文名又何古人之多讓哉然此特清節耳若
能資其味而並進於調羹之事功則梅之有並於方生亦
大矣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方生其尚勗於是

湖山平遠圖記

湖山平遠圖一卷今地官主事顧宗所作布景精到甚足
珍愛奇筆也夫所謂平遠者無大山喬嶺峻嶺之勢之以
隔其曠達之觀而原隰之行迤江湖之渺茫極目於萬里
之外如在咫尺其間有平曠沃壤春水方足而耕者鋤耨
陂牛者牧於稼穡之謀又有平湖廣澤浦瀕之鏡而舟

艇往來出沒於波光雲影之中細者釣者絕流而漁者亦汲於魚蝦之利他若仙宮梵宇之參差山林草木之暢茂有無窮之雅觀焉惟天地間曠達之境恒藏於寬閒寂寞之鄉惟幽人雅士樂得其趣而縉紳不與焉於是好事者繪之於絹素數萬里於咫尺之間展而玩之所謂曠達之觀皆在吾肩睫之下而適情寄興之樂並不特幽人雅士可得而獨專也平遠之作豈不宜哉余南海人於凡山水人物蟲魚鳥獸無所不精亦當代之名流也是為記

菊菴記

常熟張璇嘗擇所居之隙構一庵以為燕休之所菴之中

左琴右書筆床茶爐而已庵之前植菊數十本春苗夏莖秋而始花方其初植也本密則析之土瘠則肥之枝繁則翦之蟲傷則剔之修而弱者則扶之而汲井之具相尋於朝暮之間無少休息或曰草木之花可以供玩好比之子獨勤勞於是如此亦果何所取乎璇曰古昔神農氏取之以為上藥禮記月令載之紀節候圖華萼上準天樞純黃不雜下法后土不與羣芳競秀懷君子退讓之心冒霜露而吐妍抱正人避春之節况當盛開之際啟紫素之三徑就東籬以采芳薄言掇之清香襲衣袂三閭之落英布南陽之馬舄滿引一觴陶然以樂雖牡丹亭之富貴亦李

園之芳菲吾所不謀漁溪之竹蓮和靖之於梅人各有所嗜也吾雖勤勞美辭焉遂以菊名庵求言為記夫物之有契於心者心必樂焉雖微可以比德可以勵節可以頤壽可以遠俗宜乎璇之有取於是樂之終身而不厭也璇本周旋官府糧稅之間乃能脫然而為瀟灑出塵之想其志趣又與素隱泉石巖壑者為益高矣予嘉璇宏潤之俗能不汨於勢利如此因其請書以志之

種柏記

大成殿東西兩廡下舊多植柳歲久根幹甚鉅枝柯覆壓蔭春春繁秋葉不凋掃除其填積於九壤間者霖雨以浥

之冰雪以凝之皆膠漆難分春暖融釋沁漏移竹樹朽又不勝其修茸矣柳之為害甚大也駟馬都尉沐公謂予曰宜易之以柏先生為我伐去之柏哉其當謀遷居無何柏栽至矣計數以百高可五六尺葉皆青嫩可愛於是與監丞夏質循其舊柳之次行列而植之森然如青衿童子習樂舞於殿庭之間秩然而有序也儼然如端人雅士聽諄於兩廡之下拱立而不亂也駟馬公見而喜曰此亦遜小人進君子之漸太學其多賢矣柏栽於宣德辛亥迄今癸酉二十餘年根幹壯碩枝柯交互高可三丈餘而干霄之勢益未可尋丈計也况得聖澤之滋蔭者哉夫柏之為木

栗則勁履凝之正氣抱堅確不撓之貞心雖寒折膠而愈
秀暑鏤金而猶青有若君子雖遇世難固守其節而不變
者焉今觀殿廡肅穆庭除潔清無飛絮落葉之撓雜而有
四時蒼翠之雅觀綰紳衿佩之士入其門厯其階目睹於
俯仰之間雖非執玉捧帛莫不肅然起敬如親觀聖容於
几席之上也夫殿宇為神棲之所殿宇潔清則神靈妥寧
款格享祀然則斯柏之栽其有益於事神之功亦大矣昨
往以為觀美也予自致政別去太學二載餘矣追思駒馬
公之盛心不可泯也因書此以誌栽柏之雅興錄奉祭酒
吳先生教頌勒其於小石置諸水廡之北以為異日駒馬

公之甘棠云

敬軒記

敬軒者都督沐公長子信藏修之所也信年未滿三十年
德勵行誼恭粹然猶如其衣我如其冠而異如其儀望之
知其為敬重君子也嘗謁予於太學揖而請曰敬軒斯馬
都尉姊父所命之名其軒靜深閑廣其中董壘圖史而已
信也朝夕於是處焉嘗欲預名思義而未有文以發其興
願有以教之使得益進於道也惟敬者一心之主宰操之
甚約而用之為甚博自修身齊家推之於莅官臨民自接
賓友禮賢德推之於孝親忠君自言動食息推之於奉宗

廟享鬼神皆當以敬為主蓋心有所主則自治嚴肅而
所施各得其正舍是譬猶馬之失銜川之失防鮮不至於
傾逸是故虞夏商周之聖人猶且欽恭祇畏益隆盛德况
百倍於聖人之下者奚敢自忽之哉宜乎駒馬公以是名
軒用以訓其猶子也雖然君子當務其實戒慎恐懼於不
睹不聞之時而內有操省之功則見諸外者無所往而非
敬矣若但飾謹於衆目所及之地退而恣所欲為於幽暗
之中其敬也偽而已矣君子之所不取而亦信所不為也
信承主冕世德之厚洪慶所鍾天資不凡於六經聖賢之
所謂敬者庭訓有素習誦之亦習操之於一心施之於萬
事得表裏俱敬之實而無飾飾之謀是誠可尚也矣夫信
謹於貧賤而奢縱於富貴者人情之常信實富貴既倚之
中而謙慎有過焉茲其所以為難得也丹書曰敬勝怠者
吉禮曰無不敬恭二言足以盡之矣猶望以是承厥權輿
焉

味淡齋記

味淡齋者錢塘陸得名氏樂道之所也得名自洪武中起
閩石末居京師閩閩中京師為方之都會也象犀珠玉錦
繡綺縠之所富蓄馬駝羊牛山珍海錯之委輸絲竹歌舞
百戲技巧之所眩耀目之所染耳之所濡孰不有動於中

而侈心焉富者傾貲以老志貧者妄求以速禍若是者此
比然也而得者獨不然是不求不斷不勤不獲居室之
淡者也韋編竹簡博山焦桐玩好之淡者也夏葛而冬褐
朝饘而暮粥服食之淡者也戒奢儉嗇侈好誼者欲吾心
之淡者也而於前之所謂諸珍異足以喪志而速斃者
一切屏志不使少有動於其中則所養者恬靜而寡欲得
以樂吾之道於無窮矣夫寡欲樂道惟貧居陋巷窮林絕
壑之士之所宜有而得者乃能獨味淡於繁華都會之中
非素有所養者不能也可嘉也矣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
不厭得者具有焉予固不識得名夏官郎中宋公其鄉人

也聞予道其味淡之意故記之

種蘭記

花品至繁其香之最清曰蘭、生深林邃谷之中輪蹄罕
及蜂蝶不知推牧之所見素因得遂其發生之秀世人之
所慕尚者紅紫豔艷耳蘭素無妍媚之態以背眩耀故惟
潔修君子知所重焉景泰六年春正月山客報曰蘭將花
矣乃命各植入山谷求之得十餘本而歸於是選其尤茂
者登諸瓦盆培以沙土而灌之清泉則花葉益鮮欣、向
榮似慶其有所遭遇之色因舉而置諸座隅披其而搵之
則傷孔子之不過觀其花而佩之則悲屈原之孤忠家語

云蘭生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五道立德不以窮困
而改節其言又似孟子隱居求志之意予雖傷孔子之列
聘而屈原之放逐然亦足勵吾自守不為窮困而改節也
其有益於吾者多矣豈特玩物而已哉系之以古詩五章
章四句

蘭之倚、其香幽、左蕭右艾維蘭之羞 深谷有蘭其
葉蕤、荆之棘之維蘭之恥 有煒其花載營載芳不採
而佩於蘭何傷 鏡之春之爰登我盆爰慶其逢載色欣
欣 世悅穠華蘭耻媚嫵我其則之恪守貞固

執玉齋記

仁和鄭環瑤夫恒念二親在堂思欲致力於承嗣養志以
奉其惟慮其或懈也乃以執玉名齋以自警其父秋官郎
中良哉請予書勗之禮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屬、
然如弗昧如將失之名齋之義其不在於茲乎夫束持之
物皆在所當謹而惟玉乎哉鍾天地之冲和納陰陽之粹
精堅剛貞潔拔出乎寶衆之上者玉而已所謂受珠玉者
以拘飲玉對者弗擇是即洞屬之意也不特是也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以果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瑕不掩瑜、不掩瑕也孝允菊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衆義兼備君

子於是乎比德焉而又為主為壁以輯五瑞為珣為璉以薦宗禋則其見重於郊廟朝廷又如此而執之奉之惟恐其失墜也宜矣哉夫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以報之亦惟致謹於奉養而已未寒而進輕煖之衣惟恐其或寒也未飢而進甘之味惟恐其或飢也承歡養志惟恐其或弗樂也晨興而省曰安退而喜之夕寢而安曰安退而亦喜之憐之乎其愛親之乎其懼也則其致謹之心又豈執玉奉盈洞屬之可以比倫哉是知瑤夫致謹於奉親之心固不異夫是矣夫執玉之謹生乎物之珍奉親之謹根乎心之孝以玉而方他物玉在斯當謹以玉而方二親則

連城之價其輕重何如哉瑤夫讀書秉禮善事二親固不藉是以自警而猶憊之乎致意焉嗟夫瑤夫孝親之心其有窮乎哉

驄馬行春記

監察御史齊公間以驄馬行春卷請予言為記或曰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司朝廷綱紀法度之所由寄凡內外大小百官有司奸賊不法與四方豪猾犯暴冒干天憲者御史皆得以法繩之不少假借觀其冠觸邪之旁冠束威肅之霜簡令行於柏府之中而人目憚於千里之外譬猶猛虎踞於深山蒼蒼為之不採鷹鸇戾乎層漢狐兔為之伏匿

同一自然之勢也今齊公乃以驄馬行春題卷非其職矣予曰不然夫品物所以遂其生成者四時之化並行也善惡所以服其勸懲者威德刑賞兼施之也董子曰天道之大在陰陽、為德陰為刑德主生而刑主殺是故春者萬物資之以生夏者萬物資之以長至秋則肅殺之矣然則刑罰者其四時之秋歟使四時之令獨行乎秋而無春夏之生長焉則草木將無遺類矣是豈天之意哉君子為政亦猶是也仁而生我而長陽以舒之陰斂之茲固不可偏廢者而行春之意具不在於茲乎齊公可謂思威德兼施者矣誠非或人之所能知也因書為記以復

仁榮堂記

常之宜興蔣公允氏世為邑之茂族自其先祖而下皆積德累善素以道義著稱至公允尤克惇叙五倫與其內家氏惻心家政勤儉朝夕以底豐裕暇窮之極艱困汲、恒若不及厥御黨接賓友怡、似不能言生六子四女教之以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道教之以耕麻桑治絲繭織紵組紃承順父母舅姑之事晨興夜寐拜於一堂之上男女少長各以序列男不違乎男之教女不違乎女之訓聲和氣和祥慶駉集焉然仁道之所發見也仁道之榮豈有過於此哉因名其堂曰仁榮公允遺其子企來請言為記嗟夫

世之人惟知五等之爵顯融富貴之為榮而不知天爵之
蓋有加於五等之爵顯融富貴之上者也五等之爵非不
榮也使徒恃其顯融富貴弗克盡夫忠君孝親脩身齊家
之道焉則辱矣即孟子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者也今觀公允之家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尊
尊貴、親、長、克享天倫之樂矧族稱之鄉黨慕焉是
豈惟一家上下小大之榮雖山川草木亦若增其光榮矣
然則五等之爵以不仁而反辱豈若五品之倫以居仁而
得榮哉軻書謂仁則榮不仁則辱非是之謂乎公允以是
名堂可謂名實相孚者矣而凡為公允之子孫者其尚勉

旃

永思堂記

寧波郡倅陝右郭公恒以久失怙恃而思慕之益切也乃
扁其公館之堂曰永思志不忘乎親也詩記之惟父母之
於子有昊天罔極之恩子之於父母有終身不忘之恩
是故如山阜如岡陵如松柏人子祝頌其親之壽者若是
其極至也而不幸有椿萱霜霰之戚為聲歎不得而聞儀
容不得而接過庭之訓杳然而斷機之教亦從之而絕矣
於是念茲在茲靡日而不致其思焉遇杯棬而不能飲遇
蘭冊而不能讀父母遺澤之所寓也遇輕煖而不敢服遇

澣澣而不敢食父母之所嗜好也一出言一舉足推而生
於泮吾之身行吾之志達吾之道思貽父母之令名不敢
以羞辱貽累乎先志也自一日至於一歲自一歲達之於
終身無一念之不在於父母無一時之或忘乎二親者公
思有以報罔極之恩也公嘗歎曰昔者子路負米恒有井
水之懼今吾祿足以養有重茵列鼎之資而二親則棄背
之矣皋魚所謂子欲養而親不逮則風木之感其能有間
於朝夕者哉此公之所以為賢孝也公以儒術發身學古
入官存心忠厚仁恕恒推老、幼、之心以子忠乎五邑
之民故民亦愛戴之不啻如父母矣撫字有方政多閒暇
雅卷頌聲洋溢遐邇蓋孝百行之先政事之泮孝之所由
推也詩曰永言孝思孟子曰終身慕父母其有焉方今聖
朝以孝理天下公適當九載政成之日承寵光膺峻擢顯
榮二親光青泉壤懷報罔極於是乎在則孝思之實效也
是為記

終慕堂記

寧波太守姑蘇陸公痛念嚴慈棄背祿養弗切及乃名其
所居之堂曰終慕志不忘乎親也請予言為記夫慕之為
言思也人國各有所思是故貧賤則思富貴飢寒則思溫
飽勞苦則思安逸娛耳目悅心志則思聲色之與玩好此

回常人之所同慕而吾太守則不在於是也當夫厯階而升如覲少履之登降入戶而聽如聞警款之音聲遇晨昏則思室省之節過燕嘗則思孝享之誠遇杯棬而不能飲則思口澤之所存遇簡冊而不能讀則思手澤之所在今日思之不以來日而不思積月累歲至於終吾之身不敢一怠而或忘此太守之用心異於常人之所慕者如此非天性純孝有懷罔極之報者能然乎哉且太守初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令官願令祿足以養有重祠列鼎之資輕煖甘脆之奉而九原不作終天之恨無窮而風木之感切矣至於臨民之際雖公牘之填委庶政之叢脞未嘗

因冗而有間雖賓旅之往復上下公私之酬應觸景興懷亦未嘗頃刻而或忘由是觀之名堂之義夫豈溢美之哉詩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太守有焉夫以舜禹武王之大聖猶以孝為賢德之本標準萬世況其下者哉然自天子達於士庶孝親之道則一則太守之終慕希聖希賢蓋亦有所本也太守忠厚仁恕清心寡欲以子惠下民故民亦愛戴之如父母蓋亦由終慕一念之所推也方今朝廷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以太守才德之超卓兼之以孝行之昭著將見鄉鄰落長頭擢高位吾邑寧波之民不得終太守之惠于是乎卜之

安分讀書記

六經具載古聖賢之言義理精密必心無外馳可得探微闡幽非躁動之士所能及也是故天道躁動則四序失其序地道躁動則萬物乖其和人道躁動則心無所統其緒心無所統焉則智者必慕乎富賤者必慕乎貴愚者必亂利欲戰門如是而欲講求微言奧義以求造乎聖賢之門牆亦難矣哉吾鄉方公德華其先世諱崧卿者仕宋淳熙間博士恬靜寡欲篤志嗜學惟懼造道之未至不計班資之崇卑富貴利達泊然無所動於其中所得俸金給供錄書之費而已紫陽朱夫子扁其堂曰安分讀書所以著

其德也夫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之所在心之所安也君子能隨其分之所在而安之則執守貞固不為外物之所搖奪故顏子不以陋巷累吾樂道之心原憲不以貧窶害吾素履之志以博士之賢宜在台鼎而乃恬然退處絕其出位之思沉潛乎道德磨礱乎文藝以力致乎希聖希賢之功不造其極不止也朱子名堂之義夫豈適哉方氏子孫承訓弗怠故隱顯世有聞人至德華為博士七世裔孫好古嗜學安貧樂道今年七月有五始終一心可謂有光先德矣聞屬予言以志紹述詩曰無念爾祖又曰緝我祖考德華可無覲矣而凡為方氏之子孫者尚勉旃哉

讀易山房記

太學生吳夢崇用世居建陽考亭之西五峯之間方為已庠生時嘗偏其藏脩之所曰讀易山房今茲來遊成均間請吾師邳州太守陳公屬予為文記之惟易之我大矣哉天地因之以顯其道聖人則之以明其理而君子體之以指諸用也易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當太極未判之時易有其理而無其名至天地莫位聖人者出然後仰觀俯察畫卦命爻而易之名始彰其為教蓋將以順性命之道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精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是書也更歷三聖而卦爻象辭始克備焉然攷其制亦自有不同

者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孔子之贊則又一主於理而不專於卜筮是豈聖人故為是相反哉因時立教以異其法而其道則未嘗不同也千載之下能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程氏而已迨乎朱子雖因古聖卜筮之意以立言而亦未嘗泥於術數以垂教故其詞簡而義益明有非諸儒所能及者朱子去今三百有餘年而士君子慕而學之久而益衆况崇用生於考亭之邦承其教之親而近者乎此讀易山房之所由名也崇用以至誠純厚之資而能盡心於深靜精微之教並不特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察之審而守之固而於三聖

人畫卦命爻取象繫辭與夫程朱釋傳本義之要旨亦必能究其源委考其同異而探其微妙者焉此崇用之所以進德修業而揚名譽於縉紳之間也如是則於讀易山房之作可以無愧矣雖然易言哉卦者易之已形者也爻者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固可以言求之而未形未見者則不可以名求之也崇用之於易也果能盡識其妙者哉亦尚勉之而已耳

思絲堂記

監察御史成公士浦恒念養失怙恃不得致祿養之豐乃名其所居之堂曰思絲蓋欲使朝夕覽觀而不忘乎其親間微予記之惟孝子於親殽之滋當無所不致其思也邱隴固矣而猶慮體魄之未安祭享豐矣而猶恐誠敬有未至神靈或不歆也升其堂而思居處入其室而思笑語至於寒暑之節霜露之朝亦莫不愴然而興感惕然有動乎中也何獨絲衣之是思乎追維其歲之日公既喜二親壽考康寧然猶恐其或有不樂乃著五色之衣習為老萊子之戲以娛其志焉方是時雖無茵鼎之榮而童顏鶴髮怡然相歡公之心固自樂也今雖冠緇衣足以致其養而二親不幸沒矣欲求絲衣蓀水之奉不可復得此公之所惻惻乎懷而思絲之名所由立也曾子曰椎牛之莫不

如難豚之逮親存也子路曰子欲養而親不待而歐陽子亦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然則公之心亦三子之心歟雖觸物而慕因事而思則事物有時磨滅而思慕之情因之替矣詩曰永言孝思孟子亦云終身慕父母然則孝子之慕乎親者又豈一事物所能寓吾之心哉公以文學才能任紀綱法度之司其所以敦孝理勵風俗必能率職為百司先也況公孝行出乎天性者哉公孝於親者若是則忠於國家者宜何如其可稱也他日聞有忠孝之士垂名國史者必公也公尚勗諸

江南小隱記

環慈谿縣治時山去縣治直南不一里有小江、有石橋、曰驢馬唐房邸為御史時所筑沿江岸而東轉百步有宅一區隱約於茂林竹樹之間隱君子吾兄光本居之其中賓會堂燕處有軒登眺有樓園以時蔬田以藝禾池以畜泉環所居田園植慈竹編以周之可廣數百步而江流環抱於其後也池當外門之中門之外時時解冰薄膝繡錯迷望百有餘頃平時又東則有仙宮梵宇晨鐘夕磬之音相聞焉吾兄足不涉聲利之途衣不緇市廛之塵但春及秋優游以休而不識世故之浮沉也縱目於江山有燕之外眺觀於烟雲春木之間心曠神怡而不知身境之

超凡也生際隆平沐浴聖澤子孫不識徵求僅僕不知力役卑、照、而不知何有於帝力也吾兄於是絕去外慕終身樂之而不厭乃名其所居曰江南小隱以自適焉夫艱於其初必裕於其後吾兄自幼服勞先後勤儉貧困克有今日天之報施吾人誠不爽矣則其享清福於暮年豈非宜哉雖然福亦不可過也富不忘貧逸不忘勞知止足之道也吾兄二子四孫使皆克善繼承不墜父祖之志則福澤餘慶隆厚悠久其來益未艾也歸省有期尚當謁拜小隱之居重陳其說以肅聽焉

江郊漁牧記

慈谿縣治南十里許曰漣浦舊畝饒沃原野平曠草樹未稼交青錯草又有江河之流環抱其前而漣浦浦淑往復曲折經緯乎其間可以投竿而漁可以散畜而牧治家養生足致富貴而吾邑郭公子賓曾居其地子賓清素澹薄有優游田野之志而無仕進之心嘗名其所居之室曰江郊漁牧間謁予記之或曰漁與牧皆非子賓之所能也漁之務在乎操舟鼓棹罕網持罟不畏波濤之險不辟風雪之侵然遂可以得漁之利其牧也又非一事焉牛羊豕彘鳧之屬皆在所當牧者分羣別類使之不相侵擾或芻或泰使之不失其時而後可以得牧之利子賓生長倚航殷

富之家習聞逸樂其勞心朝弁暮逐於二者之間哉是不然古之人託名寄跡以求其樂而不圖其利者何限想當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際牛羊散亂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中於是持子賓觴酌既終賓友和退乃遂葛巾藜杖散步於郊原之上逍遙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諧意適神怡陶然以樂是即所謂漁與牧矣何必躬履其事而後可以名其室哉鄭氏為邑大姓而子賓又為鄭氏之翹楚與予有姻連之好於其詩不可得而辭遂書此為之記

竹軒記

蘇州同知鄭邵公諱其先府君嘗以梅庵自號公乃列植修竹於所居之側亦以竹名其軒焉蓋有志於紹述也微言為記夫竹植物也疎者擇拔而孤立似中立而不倚焉密者序列而不比似存居而不黨焉其中洞然而虛一則有容其外挺然而直一則不屈其本深以固有恪守不拔之志焉其節堅而貞有砥礪浮薄之操焉虛寒者而不變貫四時而常青者有恒性焉而君子似之故孔子適衛而忘味衛武公咏淇澳而進德子猷聽琴而君之素琴徑造而獨嘯其見重於古先聖賢君子若此公託以名軒豈非有所見哉當夫冰雪嚴凝之際萬物無遺榮矣而梅也有

璀璨之英素彩的錄寒香襲人則梅庵之清思可知軒亭之下可以抗梅之清者竹而已而竹軒址其清而襲其芳又何憊焉夫父祖立德子孫承之先世作則後人式之公欲託物為節匹休先志是矣而孝弟忠信之訓詩書禮樂之教梅庵所以垂戒於子孫者公宜何如其盡心耶公以文學疾身居官郡倖有猷有為能舉卓一則所以有光於先志者大矣竹軒云乎哉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四

明慈谿縣知縣陳其桂編輯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序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四海臣妾萬方職貢際天極地罔不歸心而蕞爾小寇據川思任發自恃南徼險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皇上命將出師往往征之一時同拜命者監軍則太監吉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恭將則都督李公劉公給餽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建軍律則僉都御史丁公茲六君子皆知謀勇略之士也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且

素著西鄙韓范之功簡在帝心非一日矣於是復命公總督於其間俾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目矣此為重公遂祇奉上帝命以行精選騎卒堅利戈甲整齊部伍虎賁十萬旌旗蔽江而南號令嚴明軍中肅然靡不奮厲惟恐其或後也師抵順寧公命分東南二路以進沒誓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官表獲深入諸將士用命不用命死生所係宜共戮力滅賊以圖報稱且與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恃者山險之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火而繼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衆皆然之自是南路則破大侯川破上潞江破杉木龍破馬鞍山皆如

初計東路則破永帕烏木又破丙墮孟雷孟通諸寨亦如初計師抵濮川鼓聲震驚如霆如雷騎卒號勇如羆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為官軍從天而下也急欲從其震懾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木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死於鋒鏑與其赴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巢穴為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沈淪掃蕩妖氛廓清乃遣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聖上威德無遠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畧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御素傑以作其氣則其克成大勲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

侯行師程子以為兵師之報與然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今觀公於將士雖有專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與六君子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計謀也得豫卦行師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徼傳朝廷無復南顧之憂者公之功豈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然且與古之儒將爭光後先昔周公移公平淮而之夷李唐夷度平吳元濟江漢皇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徐公李公謂公之功業炳彪如此又何可無述作以紀其盛乃屬予書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今官此儒者道過之極蓋不特縉紳之光實為邦家之光

也是為序

送按使柯公序

惟天下萬事統乎綱紀朝廷天下之綱紀也都察院在內百察之綱紀也按察司在外諸有司之綱紀也朝廷綱紀正於上矣而內外臺憲綱紀又皆正乎下則百察率職諸有司奉法而天下治化之盛可以比隆三代矣建德柯公年十七中永樂乙酉鄉舉再會試中己丑乙酉辛業太學預脩中秘大典選入翰林權戶科給事中上疏極言在廷大臣缺政以匡正其綱紀太宗文皇帝召與論辨於殿陛之間正氣凜凜不可奪而大臣不能屈也江右劇邑惟永

新吉水遂陞公知州俾蒞其事以居抑之然愈抑而其名愈彰夫松柏不悴於冰雪騷足不疲於險遠君子不因於監錯其理一也少保朱某黃公武城吳公以其名薦聞推浙江按察廉使夫至不可犯者天顏至不可忤者大臣權勢公乃不顧死生利害以干冒之惟知盡忠國家而不知有其已此士君子之所甚難也於甚難者尚然况一方面之綱紀乎廉使一司之憲長憲長綱紀正則一司無不正一司綱紀正則郡縣諸有司孰敢不正郡縣諸有司綱紀皆正而民有不得其正者吾未之聞也嗟夫浙江之民何其幸哉二少保之所舉存朝廷之所選用亦惟在於正綱

紀安百姓而已也公其勉乎哉

友梅軒序

衍聖公孔公彥緒嘗以友梅名其軒焉吾觀碑雅有云梅逾淮而為杏公魯人魯無梅而取之以為友者慕之也蓋奇葩異卉艷麗嫵媚足以起人之嗜好者盈天下公皆弗之慕而惟梅之慕焉意蓋有所在矣是故芳香芬馥梅德之馨也而吾德之馨也以之結素潔白梅德之貞也而吾德之貞也類焉吐花於冰雪搖落之際結實於桃李未開之先此梅德之卓冠於羣芳者也而吾德之拔乎其羣者期與之贈合矣紀之於說命台陽之所資也咏之於召南

婦姑以之為節也其見稱於用世也大矣而吾之志其有舍是而豔慕於無用之凡卉哉取之以為友正其宜矣按字訓同志為友有佑助之義語曰毋友不如己者孟子曰友其也者友其德也然則取梅以為友亦惟資其德焉而已耳梅云乎哉聖公承孔氏之道緒五十有餘世矣聖人之道德寄矣焉泰山洙泗之英靈萃焉朝廷之爵命領焉縉紳文學之士所以仰望於聖公者亦云重矣仰望於聖公仰望於先聖也而聖公宜知所以自重者焉夫以一梅可資於已德猶取之以為友則其上友千古之賢下友天下之善從可知矣豈不足以為縉紳文學之所仰望哉軒

之前後有小亭花雨等一十二景歌詠稍有篇什乃託大理少卿楊公屬序序與各景之詩故為序之如此而詩則附列於其後也

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蘇李變為五言而建安曹劉諸子繼之辭氣高古足以羽翼六義至晉之陶唐之韋柳沖澹典則得敦厚溫柔之遺意焉亦足以興衛風雅興矣然自蘇李以迄千有餘年之間作者固多而或失綺靡或失之巧密無復鳴歎之遺音可慨也後宋晦庵朱先生以道統之學上承先聖下開後人於訓釋經傳之餘時時發諸咏歌

衆體悉備而尤粹於五言蓋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而興致高遠則或過之蘊淡薄之味於太美元酒之中揚薄古之奇於朱結疏越之外誠騷代之希聲也至於感興之作則又不徒以詩為詩者焉自夫天地陰陽之妙性命道德之懿古先聖賢開物成務立則垂訓之要歷世治亂興衰之跡與夫仙釋之妄誕教化之淪替悉於此為發之所以正人心於不泯過邪說於復萌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學者大矣豈特陶情適性而已哉昔燕氏之詩有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贊之以為知道嚆其先生之謂矣然則所謂羽翼六藝興衛風雅將不在於漢

魏陶韋而在先生無疑矣今副都憲海虞吳公曉世人之罕知乃手錄先生五言之作自假古至感興凡若干篇編錄成帖其甥張某將鈐梓以廣其傳也公乃屬予為序嗟夫舉時文以益日月之明揚纖塵以裨萬華之高又奚可不自量哉第以平昔素所欽慕又重以吳公之有託也故敢忘其鄙陋書此以申其敬仰之意云

李氏族譜序

安城李氏迄今二十世矣大族也族大不可無譜其族者十九世孫翰林學士君時勉也自一世節度使至學士君十九世食指以千計本大而枝益繁枝繁根乎其

本有所宗而不背也源遠而流益分派雖分統乎其源有所歸而不散也又自十九世累至數十百世自節度一人之身積而至於千百人之身觀是譜也必有合散者聚如會列一堂之上尊一親一同一孝敬慈愛之心也學士君之用心仁矣哉安城李系出南唐烈祖昇之族昇之第五子兼江王景通為信王時節度度州昇沒長子瑛嗣是為元宗景通兄也瑛沒第六子煜嗣是為後主景通姪也當是時元宗後主時酷好浮屠景通知昇六經排斥異端不少撓屈在鎮十一年卒及國亡於宋時景通幼子茂先以膏侍節度得潛跡度書間投從自給遂家安城是為安

城始祖詩書仁我之澤歷四百餘年而益茂其所由來遠矣說者以為元宗後主崇信釋教而國士嗣絕景造排斥異端而克昌其後此邪正之所由驗誠公論也而以之施於同氣疑恐未安何也景造不聞有規止之言又安可獨擅其美乎竊觀南唐書稱烈祖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是知今日安城之所以興豈獨景造知尊六經而已烈祖仁厚恭儉愛民之遺澤將不與唐祚俱亡也作譜之法必原本始予故推而及之其亦學士君之心也歟

思菴藥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思庵吳先生集其平生著作分為前

後二葉總若干卷屬予讀而序之先生之文端質簡嚴雅健典則其議論皆根柢六經而雕鏤怪異之言無自入於其中詩詞歌頌又皆優柔冲澹敦厚和平各極其性情之正信所謂有德之言也先生為人清慎剛方毅然正色以不善諧俗年五十餘年始克遇知仁宗皇帝辟召為監察御史今上皇帝兩遣巡按浙江貴州二布政司名譽震動風聲赫然既還朝在廷諸大臣推重先生才器交薦於朝峻擢今官先生檢舉過嚴持正有餘人有不善必面折之不少恕得糾率百司之體焉故其見於文詞之間者一出乎正而不以諛也有以見世道之隆其言亦從之而隆矣

昔劉禹錫序柳子之文曰文章與時高下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大音不完必混合而後大振信哉斯言國家崇尚儒術造就文學之士六十餘年士之脩於家任於朝莫不爭自磨礪以奮發乎文章韓子所謂正聲諧韶護勁氣阻金石有足當之者先生其人也夫以漢唐宋全盛之日若馬班韓柳歐蘇諸君子出乎其時其文章之傳於後世者燦如日星邇遠而益光也光嶽之氣混完必混合而後大振正有在於今日矣而炳然克與先正之文章爭並效難於無窮在先生何多謙焉先生名訥字敏德常熟人思菴其號也

贈太常魏先生赴任天官序

太常少卿魏先生簡靜清謹厚端恪朝廷以先生嘗任考功甄別賢才俾有公論乃擬試天官亞卿辟召蒞事瀟行其鄉生朱瑛等二十餘人相率請予言以贈魏先生亦榮矣哉然天下賢才至不一也本之以仁我忠信文之以詩書禮樂而表裏乎才德者有之矣德雖有餘而才實不足與才雖有餘而德實不足者亦有焉是恭色莊厚貌而深中者多矣而大奸若愚大貧若慮者亦不少焉應對敏捷聽其言若可擇而施諸政務則失指舉止率易觀其容若不可用而見諸事業則有為假寬厚持重以沽恩肆

拙誠賄賂以求薦凡若此者皆天官所當辨登也夫衡以
權輕重鑑以別妍媸天下至公莫二物此烏先生持衡鑑
者也天下賢才各有妍媸輕重其於黜陟進退之際求欲
各當其所施亦難矣哉先生歷考功太常餘十載給知天
下人才之賢与否也進君子退小人隆實德屏虛譽滌
貪汚剷奸惡杜諂諛之門塞僥倖之途清其源而潔其
流如書所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焉將見進用者皆稷
契而基業矣吾又知先生有其崇而無其難也天官得人
豈不足為天下賀哉

歸田清興倡和詩序

秋官亞卿樸庵俞先生以年老致政既恭謝聖上恩德陞
辭南還乃於薊城道中回瞻天闕春、焉欲圖報終身而
媿力有弗勝求望吳越於數千里外則復切、焉有邱壠
之思一進退之間百感具興遂成七言近體五首以輸
其去住弗寧之懷蓋由其素身真情本乎自然故其言意
暢達志趣冲和音節高遠而非刻削窮苦以為工者比也
昔韓昌黎謂款款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子亦
謂愈窮則愈工彼有見於孟郊賈島梅聖俞諸君子而發
正予所謂以窮苦刻削為工者也詩三百十一篇其可登
歌郊廟者溫厚和平之什刻削之工無取焉先生應事四

朝寵養隆厚位列九卿爵崇三品富貴顯榮餘三十年其
製作之盛有如此者而謂款款之辭難工可乎先生志清
而氣高學博而才富卓然以文章政事馳聲於公卿大夫
間者甚久宜乎其製作之盛得溫厚和平治世之遺音也
猗歟休哉夫先生之作珠輝而玉潔綢繆仲大夫屬而和者
又皆金聲而玉振三光五嶽之氣鍾於太平盛世之賢士
俾發而為詠歌揄揚國家治化之隆与朝廷所以優老待
賢之厚播諸四方傳示無極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亦豈徒
作也哉先生既集諸作裝潢成卷名之曰歸田清興予既
屬而和之而復不鄙蕪陋僭言以為之序

唐詩正聲序

詩自虞夏商周歷漢至唐諸體悉備後世無以尚之蓋混
泯乎其甚盛也當時作者五百餘家以其不能無邪正雅
俗之殊故唐宋諸公如姚合輩皆嘗選集擬其采華各隨
所見求能合乎刑詩之公亦難矣楊仲謙所選唐音出於
至正之間言志者多嘉之獨李杜二大家皆缺焉者不敢
輕也李之詩雄展奇偉驅馳屈宋橫被六合力敵造化杜
之作渾涵汪洋千索萬狀魚古今而有之夫觀泰山者不
可以尋丈計其崇卑臨滄海者不可以限量窺其淺深讀
李杜者又豈敢以精微極其去取哉若前翰林典藉高公

廷權衡而選之其才識可謂超出者矣然又歷觀諸家選本於人品既互有進退於詩歌亦互有詳略豈盡合乎取舍之公哉譬諸入萬寶之藏者衆彩煥爛易於奪目亦各因其所嗜而取之然皆不失為珍異而高公獨得之妙亦云富矣公所選自貞觀迄於龍紀三百餘年得作者陳子昂以下若干人五七言古律排絕若干首其聲之吞容有黃鍾大呂之音體之高古有商徵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則又有太羹手酒之味焉正韓子所謂鏗鈞發金石幽妙感鬼神者是也名其集曰唐詩正聲宜矣哉公編詩既成而沒殆今二十餘年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曜蓋從學於

公者也深慮是編零落懼沒公志謀欲鈇梓以廣其傳未請言為序夫三百篇不可尚矣今茲獲睹是編之出俾學詩者得以辨論邪正而取則焉豈曰小補之哉遂不敢以燕陲為辭僭序於其端云

送右都御史熊公之南京序

宣德庚戌春江右熊公元節以大理卿巡撫吳越還覲北京皇上嘉其有靖民之功擢授都察院右都御史俾之分蒞南京恩至隆也命下之日縉紳之在朝者莫不舉手以臺憲得人為慶且作為詩歌以餞其行大篇短章卷客典則相愛以道頌且規之可謂忠厚之至矣公歷監察御史

按察使為執法之官二十餘年素以審諄庶明著稱中外至其擢職大理受命咨詢則所以宣皇化明國法鈿強劇暴扶善植良屬之以扶霜烈日而滋之以和風甘雨既草且化均樂恬熙則其功為尤大頌以美之宜矣而復規焉不已過乎昔者尹吉甫作詩以送樊侯既備稱其德業之盛亦必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有以見詩人忠厚之意其來為有自矣且御史一道之職也按察使一方面之任也摠朝廷耳目風紀之司者都御史而已凡內外百司諸所不法他職畏憚而不敢言者都御史得以統理於法度之中小者考決大者上聞廷辨是非美之敢奪則其責任之

益重且難可知矣宜乎作詩者之惓惓也雖然公才大而學博則斷而有為譬諸萬斛之舟駕巨海之洪濤觀萬里於一息斯其稱耳公於是職亦猶是也將優為之而有餘豈曰重且難哉柳子謂振紀綱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此正公之所能而予亦以是望於公也予既為詩以虛篇什公復屬予序之於是乎言

送大理寺副萬公赴北京序

大理寺副萬公資中初自進士授職縣令將之官適朝廷纂脩太宗仁宗二聖皇帝實錄皇上命禮部翰林閣諸紳先膺史筆之任者凡得若干人公實與焉既啟館皇上臨

幸燕勞恩禮優渥四年而後書成錫賞宴領金幣增祿秩
公得擢為令官士君子讀書為文際遇恩榮之盛如此何
其奉欣公明敏端慎學行為眾所推其在史職也寅入司
退弗懈並勤採摭有據敘述典則鋪張鴻休文采炳蔚皆
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薛元超以平生不得
進士擢第及與脩國史為恨然則有其長而無其恨公之
謂矣茲其所以為難得也方當進秩之時眾論謂公必居
禁近公意泊然至領大理之命人若不足於公、意亦泊
然及今拜大理而赴天官人咸榮公遷官進秩必復初論
公亦泊然人竟莫能窺其涯涘茲其所以尤為難得也世

之人肩、於去就得失較其毫釐損益以為吾之忻戚榮
辱者由其志卑識下學不足以充其量耳昔子文不喜愠
於仕止進退之間聖人許之公亦可以無愧矣於其行監
察御史李公安率諸同志請予言贈予昔侍講翰林與公
同事職雅相好也於其請書此贈之

驄馬行春詩序

南京貴州通監察御史錢唐吳公資本嘗持驄馬行春圖
請予曰是國舊諸縉紳之作甚富幸不鄙祈一言序之昔
桓典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
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莫公是國其本蓋出於是歟

夫御史之職上為朝廷通達耳目下為諸司剴剴奸惡振
肅風紀糾咎非法咸令之行如烈日秋霜使人凜然畏之
不敢干犯今日驄馬行春者蓋春為四時之首在天為四
德之元在人為四端之仁其萌生慈愛本同一理公之意
豈不曰春生秋殺陽舒陰斂此剛柔相濟之道也御史職
在嚴肅而不濟之發生慈愛之心則是以剛居剛而非剛
柔相濟之義易六十四卦皆貴剛柔得中然後可無悔吝
嗟夫行春之意其有在於斯乎被陽和之煦燠觀萬物之
熙、必曰此天地生物之仁即朝廷欽卹之心也而嚴刑
峻法可乎哉至於詰奸懲刑暴亂使一以發生慈愛之心

駕法網之則非絕慈糾糾之職矣失之刻不可也失之縱
亦不可也故曰春生秋殺陽舒陰斂剛柔貴得其中公其
可以無愧矣或曰桓其過矣乎曰非也桓生靈厭濁亂之
秋居其位不敢廢其職故君子有取焉公蒞官當代咸明
之世刑罔濫施罪無罔及又豈可泥跡前人專以搏擊為
尚哉古今治亂不同施之要各得其當也驄馬之禁行春
之樂俱已換諸歌咏茲不再及是為序

贈貞婦沈氏序

慈谿浪山有貞婦沈氏者邑人方禮初之妻也年十七而
歸禮初二十而棄居且無所出貞婦屏去一切華飾誓守

志不奪躬仕黜績綬井白之勞以奉舅姑務得其懷心
如禮初在時其接見甥族上下親疎之間動以禮防厥身
今年四十餘矣其孝謹貞烈之行入稱之無間言予姊夫
秦公伯倫与予道其賢若此且又徵文以勉終其志焉予
居京師有年凡遇忠臣孝子可以勵世而訓俗者未嘗不
嘉歎而樂道之而惟竊怪婦人能以貞節見稱於時者何
其少也豈以士大夫讀書明理易為力而婦人深居閨門
其所守非出於天性者有不能也否則道不明教不行耳
先王之教不特行於士大夫也而亦有婦教焉是故女子
有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國史之戒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

以樂故以之為女則順而正以之為婦則愛而慈不幸喪
其所天則又能堅守其志而不失夫素願之節此風俗所
由美而天下治也夫自二南之化行而閨門之行完柏舟
之詩廢而婦人之節泯道不明教不行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洪惟聖朝以詩書禮樂廉節教之道化成於天下
而於婦教尤必致其謹焉苟婦人之貞節者則必表其門
以旌其德復其家以厚其生書之簡冊以昭勸於後世而
先王之教於走弁復矣特惠有司垂而不上聞耳今貞
婦之賢若此使能益固所守以終其節而秦公又能白於
有司以達其賢於朝廷褒寵之榮旌異之典及於其門者

可以致而俟矣予固不諱貞婦而秦公端謹慎許可之士
其言有足徵者况夫樂道人之苦可以勵世而訓俗者又
予之素心遂不辭而書此以勸其終焉

贈左副都御史吳公致仕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海虞吳公獻績於朝以年滿七十乞
致政天官為之強留詔特許之且給道里費以榮其歸在
廷縉紳莫不舉手相慶以為聖天子優老之恩可謂隆厚
之至矣公博學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通達古今其在
聖憲十有餘年塞、諤、正氣凜然、其心寬厚仁恕未
嘗察、以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思消縮推沮不敢

喘息方將倚公持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茲非
衆人之所以望於公也能不介然於懷乎雖然士君子出
處進退皆合宜抱負才德壯而不仕不可也貪祿徇名
老而不去亦不可也况大夫七十而致仕禮有定制今公
壯仕於朝老歸於鄉豈非合乎禮之宜哉都高位而保終
吉履要津而全盛譽又以見公識見之高明為不可及矣
粵自唐宋以來宰相臺諫引年而退者多矣而其志則各
有不同范蜀公以門下侍郎再召而力辭文潞公以宿德
元老一召而復起趙康靖公歷御史中丞以太子少師退
居睢陽而猶採集古今諫林以奏之三君子者宜必有可

擇而從之者也。然顧公在臺憲，每有奏疏，今雖退，其心亦未嘗不在朝廷。獻納之章，必有過於諫林無疑矣。若夫散金以為樂，懸車以示榮，香山之游，行綠野之蕭散，恐公之志不在是也。濱行其屬，經歷御史某等，合若干人，相率請予言，贈故書此為之序。

翰林編脩楊宗器省墓還咸寧序

翰林編脩楊宗器居翰林餘十年，蒙朝廷頒賜勅命，恩及二親，復得西還，故鄉展省，悲黃南京兵部尚書徐公宗器之鄉先達也。屬予言贈，惟士君子抱卓立之見，不為富貴之所搖奪者，此古人以為難，而今世之所罕得者也。當

宗器居太學時，蕭然藹舍之中，孤守一經，窮日夜，浪然不少休，預視左右無三尺之童，人不堪其清苦，而宗器怡然自樂也。宗器時未有配，或勸之娶，答曰：「父母在堂，不告而娶，非孝也。」適有一太守為其女擇婿，甚勤，聞宗器之賢，遣媒致意，宗器亦以是言答之。太守託尚書公，為予力主其事。宗器不變初言，益力，或曰：「清貧之士，而得太守富貴之女，何相拒如是之峻？」宗器曰：「原憲雖貧，其道則富，積積雖富，其道則貧，又豈可以富貴奪吾之志哉？」卒不許。既而會試中一甲第二，入翰林，為今職少師東里楊先生嘗封保傅學士以下一院之官，言及宗器，茲事衆皆稱重其後。

入侍，終廷展書於御几之傍，小心恭謹，跪起進退不失分寸，重瞳眷注，聞在帝心。於是加敬者益衆，正統己巳秋，適遭胡寇之變，宗器奉使巡撫山東，兼有政聲，既還朝，議欲擢都御史，倚為朔方重鎮。宗器以才力弗任，力辭，方是時，衆欲投餌以釣頭，職者肩相摩也，而宗器辭之何志尚之不同哉？夫力辭富貴之女於清貧之時，力辭勢要之職於衆方爭趨之際，可以戒貪得，勵廉恥，而抑奔競，是誠所謂古人以為難，而今世之所罕得者也。何其賢哉！今茲之歸，當焚黃設事之餘，或設樽俎燕會鄉之故老賓友，莫不贊之曰：「此不貪富貴而峻却太守之女者，也不慕顯達而力辭都堂頭要之職者，也有以見楊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教子孫必正，以其正，幽明之間，皆可無愧矣。」於其行申以贈之。

贈侍郎俞公致仕歸四明序

國家優老尊賢，凡在朝百司之職，滿及耆艾者，皆許引年而去，禮大六十而致仕，遵古制也。乃宣德庚戌冬，刑部侍郎俞公承召，命至北京，時年已七十，鬚髮皓然，皇上憫之，遂命其致政，以歸。恩至隆也。公名士吉，世家寧波之象山，洪武中自學官言事，擢監察御史，永樂改元之初，陞金都臺，奉使外藩，治水東吳，未幾出守襄陽，大郡近秩山東。

參政今上皇帝在東朝以公有德望選入為詹事而陞今
官教政教振風紀理邦刑輔聖德宣忠効勞克勤夙夜功
業烜赫表可書教歷中外四十餘年歷事四朝為國元
老使公委紳正笏優游廟堂日與三公九卿翊贊元化未
為不可而皇上恩厚舊臣必及其強健之日以賜其歸有
以見明良契會雖古昔際遇之盛不過是也何其榮且幸
哉公依親俯眷手神澤然望之如神仙中人其於言政事
寓切直於雍容消息速於綽綽人若不足已獨有餘壯於
詭隨不為勢撓士或因是不甚親密而朝論賢之其所以
蒙被寵光畫錦而東歸也况吳越山水之殊其最秀而

清者曰四明公之歸遊於其間忘勢位赫々之尊叙鄉井
熙々之樂散索金貝宿饒盛集宗姻故老與里中子弟舉
酒獻酬咏行葦歌既醉宣上恩德所以保養黎元之厚俾
皆有府感信忠盡其國報之誠則走邱也有化及鄉人之
功又豈特榮耀於一邑一郡而已哉公道經金陵介行有
日其同寅秋官亞卿致公率諸屬職設祖帳餞送於都門
之外咸謂某與公有桑梓之好不可無言因書此以為行
贈

金堂送別詩序

刑部尚書趙公以年滿七十致政南還少傅太和楊公少

詹事永豐曾公合諸同志各賦詩以贈其行屬予序之公
自初部郎官出參大藩入亞六卿而擢今職迄今四十餘
年矣宣亮四朝為國元老雅望清德龜準當世功成之際
爰舉引年都高位而保終吉何其榮且奉哉況公汴人昔
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洛陽與高年不仕者胡果
輩為香山九老之會宋至和中杜祁公致仕居睢陽與太原
王公輩又為睢陽五老之會元豐間文潞公留守西都與
富韓公輩又為洛陽耆英之會三會皆河南盛事當時有
詩與文傳誦於今不衰夫自唐而至元豐自元豐以至於
今千有餘歲而洛中殊會無間久矣則夫景先指而紹令

閑正有待於公也公歸洛中耆德相與燕會賦詩以咏
歌國家太平之盛綰紳際遇之際隆使閭里少長環觀而
贊之曰此即昔之白刑部文潞公也休烈鉅美豈得守大
於前哉楊詩所謂歸來同看洛陽花正有在於是也是為
序

贈刑部郎中雅公考滿序

君子於人內焉而觀其德外焉而觀其政事固不在表襮
而眩耀之也蓋德不謚於內政事不脩於外惟欲表襮眩
耀沽名釣譽以資進身此固世人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甚
恥者也司馬公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豈虛語哉表之介

宜羅公預綸清慎端謹冲和謙粹砥礪言行爲勤文學其
初魁英成均擢華科第授秋官主事陞夏官郎中再調刑
部始終二十餘年於刑名甲兵之務卓卓可稱者甚偉可
謂內而能謹其德外而能脩其政事者也其不謂之君子
可乎惟君子而後能知君子他人固不識也今朝廷擢任
方面大臣必以六卿之屬簡拔練達老成端重之士以當
其選公今獻績天官榮膺峻擢無疑矣濱行其同寅主事
楊和請予言贈故爲序之如此

贈御史韓公還山陰祭祖序

惟先世之望於子孫甚厚而子孫欲副先世之望其心亦

甚切也是故都顯位享厚祿仗功業之以載旂常而銘彝
鼎者先世之所望也都顯位享厚祿而又得以歸榮故鄉
光昭先德此後人欲副前人之望者其心尤惓惓也二者
古今人所同然或有得有不得焉蓋由積於其前者有豐
有薄而脩於其後者有善有不善也積於前者既豐脩於
後者亦善顯位厚祿亦既得之矣使遺迹非時未縛職守
而不得遂歸榮故鄉之願亦不少也然則士君子得祿位
之顯厚而又獲遂歸榮之願者豈非難得者哉山陰韓公
賜永樂丁酉縣邑庠生中鄉試高選授松江蘇州二郡學
訓導正統丙辰陞丹陽縣學教諭明年行在太常卿姚公

薦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歷職三載獻績考最援例請於朝
獲遂東還展省邱墓韓爲山陰大族先世積德深厚鍾慶
在公亦砥礪文學克謹繼承橫經授徒英俊拔擢在
臺憲風紀肅然則積於前者既厚脩於後亦善宜其都
顯位享厚祿光昭先德歸榮故鄉而足以慰答前人之願
望也誠可謂之難得者矣昔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此欲以富貴誇耀於一鄉而已如司馬長卿之徒是
也若公之志亦豈專在於是哉雖然驅馬既東繡衣煌煌
里閭赫奕山嶽增煥大丈夫至此亦極一時之榮也謂之
志不在是難矣濱行秋官郎中謝公請予言贈故爲序之

如此

送參政錢公之任序

廣西參政天台錢公士復故吳越武肅王鈔之裔孫洪武
中自太學生授秋官主事永樂改元之初擢吏部員外郎
出守廣信安慶二郡九年方最陞今職莅廣西復三年報
政上天官朝廷頒賜誥命恩及二代之親服榮佩寵祇返
厥職既介行猶勳郎中趙公新微予言以贈夫天之生賢
也不數國家之用賢也亦不苟賦之以仁我禮智以全其
德所以成其賢也予之以祿位名爵以大其任所以用其
才也天與國家所以待之甚厚如此爲之賢者宜思有以

副之哉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中維中及甫維周之翰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嶽山降神以生甫侯中伯為之損幹
屏蔽以宣其德澤於天下此周室治道之所由隆也當趙
宋方興之日武肅王以婦順功能使吳越之民不受干戈
之患則其德之所積者厚澤之所及者遠至於今子孫賢
茂並引勿替觀於公駘之矣公承武肅之道澤故其得於
天者全得於國家者厚躋華踐要數歷中外休聲懋績俊
偉光明克享福祿榮名於無窮者亦豈偶然之故哉夫士
君子為政各以其時刑名錢穀簿書期會雖公素所練習
政之小者也居今之職惟能如中甫之蕃宣足矣舍其大
而務其小非予所敢望於公也廣西當已蜀楚趙之交其
俗龐雜其治宜靜而不擾公練達老成之士其設措措置
必有卓：可觀者矣待予言為我倘有未及亦未必無所
助也

贈兩淮鹽運使耿公方滿序

兩淮運使耿公九疇莅職既三載以獻績入覲頒行其同
寅運同業公祈言以贈公之先山西平定州人公自永樂
甲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九年陞兩淮運司同知掣執淮
安商鹽公一以至公至廉統理之羣商無不帖服而頌聲
載道矣於是相与薦推今官丁內艱羣商又以尊哀請送

厥職吳唐赤子之於慈父母不可一日舍也而公則蓋謹
清德期必報稱無負焉嘗聞人言公之廉皆人所不能及
者卧不袒褥而蒲素有不備衣不綺繡而浣濯恒不完食
不精鑿有不魚肉而菴蔬粗惡之不厭推此則其他自守
可知也鹽司之場二十有九其鹽有精麤地有遠近鹽簋
備則得地近而鹽精鹽簋不備則得地遠而鹽麤公則量
商鹽之多寡計鹽地之精麤遠近而均派之引紙有出於
官場者有出於肆鬻者公則納其肆鬻者而拒其官場者
以革其弊其散鹽引務從公堂不經吏人懸榜叫名前人
則收之吏得賣法為奸公則務極數日使羣商通知明
白而後收俟煎課皆止過牌而不經差遣以防驚擾推此
則其他施政又可知也由是頌聲洋溢有加於掣執多矣
方今錢穀之弊為多而鹽司尤甚其所以甚之者天下鉅
商有不貨之賂餌之耳使能持廉潔之操以行公正之心
如吾耿公者則鉅商不貨之賂何自而入哉此耿公清德
推望所以能卓立乎諸鹽司之上而諸鹽司之職亦將有
聞風慕義觀感而興起者矣世所謂鹽司無正人是豈有
德者之言哉茲行也其必有旌賢勸能賜金增秩之榮無
疑矣因其請中以贈之

桂紀善輓詩序

禍福之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則皆委之於命。懸於天而福善禍淫之報天實司之君子之為善也蒙其福矣而或罹其禍小人之為惡也罹其禍矣而或蒙其福揆之於理而冥、質之於神而漠、訴之於天而若不聞至於無可奈何則相委之曰君子為善而得禍小人為惡而得福皆其人之命也不然則胸中不平之氣無自伸而怨天尤人之恨相尋於無窮矣是豈君子修身俟命之道哉紀善桂公宗生普王右傳彥良先生仲子洪武中以明經薦達授知陝州其年遠事州之民詣闕訴而薦之陞平陽知府未幾復以事謫戍遼東時朝廷大舉禮文之事於是尚書呂公舉公文學薦入內庭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而授今職沒幾年獲重謫謫為交州吏胥公挈其家以往既而不幸俱死於役可勝痛哉公坦、施、自家而達於為官自壯壯而至於老未嘗有疾言遽色忤於人其居官廉公而斲其脂民則慈父母之愛其子也其稱人則務辦去其惡而曲舉其善其賑窮卹乏雖輟朝暮之俸與之不靳也居顯職不為耀、之喜罹大難不為戚、之憂為文與詩雖不甚求工於賓友觴酌之際諷誦雋永不啻吹竹彈絲猷金而擊石也公盛德士也宜益大以顯矣大誰使其至於此極哉不幸一身至於此矣而及於其子若孫其理安

在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桂自先世至於右傳以及於公其澤當益衍而未罄也豈天降割於其子若孫而延施厥禍於其躬耶不然則宜委之於命而不必求其所以然也公既卒訃聞於中外遠近親友之間無不泫然哭之曰桂公善士也其得配如此使為善者何所勸哉於是相與作為哀輓之詩以悼其不幸凡得若干首其姓子善耕為大軸請予讀而序之嗚呼三良沒而黃鳥之傳田橫尤而蒿里薤露之聲作輓諸縉紳所以悼公之不幸者事雖不同其痛鬱悽惻之情視昔有加焉予讀之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遂書以為序

蓬窗過雨詩序

京邑江寧令周公原慶得東吳夏仲昭所寫蓬窗過雨圖一卷縉紳能詩者咸有題詠珠璣珠玉之光錯然金石之奏皆傑作也公復請予言為序夫畫竹始於唐之蕭悅後歷五代宋元其間作者奚啻百人然而名聞於時蔚為人所稱道者有若文同與可蘇公子瞻趙公子昂不過數人入國朝又有九龍山人王公孟端孟端沒東吳夏公仲昭繼之皆為縉紳士大夫之所慕仰此卷乃仲昭得意筆也夫竹之為物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而君子皆好之亦必有所取矣虛心取其有容勁節取其不撓四

時常取其不變存植而離立取其不黨不比是皆足以勵
吾之德非若晝夜之物可以倣偷其一二者周公善畫松
又好竹當夫歲寒冰霜搖落之際而松竹之節砥凜然則
周公愛之可謂秉德之君子矣公治江寧甚有政聲於是
卜之信足徵矣

聽琴序

太學生浦洪善琴齋室靜密薰爐郁然予因召洪進而鼓
之羨哉洋洋乎其得古淡泊有大雅聖德之形容焉其清
迴幽奇有高山流水之雅趣焉其溫潤訥暢有清和治世
之遺音焉其感愴悽惋有羈孤怨怒之憂思焉觀其勢則
龍翔太虛而雲行乎水之上也審其音則幽谷出泉鶴鳴
九皋鳳之雖一而雄雌之憂一也予乃正襟危坐竦然而
聽之不覺心清慮澄神融氣和如寒潭皓月之湛然至璞
美玉之溫如也故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又
曰琴之為器天下之至神存焉士君子親之而不廢然後
邪心無自而入吾于是乎信之矣雖然樂莫古於琴聖人
之所制也用之以動天地感鬼神必仁慈德義忠信莊
敬之士鼓之然後合乎雅正之音矣若欲新其聲巧其弄
以取媚於世俗是豈古先聖人制琴之本意哉洪之於琴
善則善矣而於古今雅正之音亦蓋無所戾乎去其新而

復乎古落其華而歸其實可一變而至道焉洪其勉乎哉

贈僉事莊公之任陝西序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以學校不得實
才為言上命在外按察使添設僉事各一南北直隸於巡
之外復設監察御史各一在廷大臣會舉文學深博者充
其任俾不理他務職專提督所屬學校務求實才而國子
學正莊公今陞陝西按察僉事正其人也嗟夫學校不得
賢才豈特學者自息之過哉師道不立所司姑息之政有
以誤之耳國家設科取士文學之優者為進士文學之次
者為教官天下學者素怠而不勤而又以其次者為之師
博之以文學則慮已有所困而顯其短急之以政教則懼
彼有所怨而不親於是學者厚致其意以求遂為師者亦
厚致其愛而樂与之俱逸素其訓迪之方溺於荒惰之習
而於聖經賢傳之學邈然若不相聞遠夫科貢迫急漫然
後教、剽竊汲、記誦校藝於所司則曰彼善於此勿求
其全也卒業於太學則曰進用有期勿復苦之也歷試於
諸司則曰勤苦至此在所當矜也至於錫選之際則又一
切俯就雜試以吏胥之所能嗟夫施便安之教以荒其勤
用姑息之政以勒其怠欲求天下學校賢才之用難矣哉
宜乎下勞大臣之言上膺九重之聽而以實才之初責望

於公等也公嘗典校於外序又嘗督教於太學師之不教弟子之不學公能深知其弊者矣為行也務存乎其樂而新其習皆屬懲勸鼓舞作興與煦涉賢否與時變化使闕陝之為師弟子者勇於進脩而樂於有成則實才之初得矣大臣之所為聞朝廷之所選用公可無媿焉公名觀徽州人端謹誠實樂聞善言今太常少卿觀先生多稱其德於其行中以贈之

書法序

書法生乎心而應乎手位置結束者手也而工拙妍醜心實主之古人諸家之法如珠林玉肆目之瞭心之靈者得其速域照乘也而燕石魚目則棄之集諸體之精粹為一心之妙用其不造乎古人者未之信也雖然古法有限而物象無窮觀日月星辰以資其朗觀雷霆風雨以資其變觀山川以資其流峙觀鳥獸以資其奔逸觀蛟龍出沒以資其神觀草木花實以資其妍觀佩玉冠冕端人雅士以資其正無是數者而有得於心焉矣止造乎古人而已哉廣生陳高年而志銳氣溫而色和善行楷而未精知求古人之遺法而未得其所以也乃持素卷一軸請予書且祈言以起發其志張夫生之志則勤矣而取法於予則不知其所以也故取法於物象者上也取法於古人次也

取法於今人又其次也況予素不善書者哉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僅得於下若晉之鍾王唐之歐虞褚薛法之至良者也高能用心於是俾法與心融心與手一然後等而上之取法物象則心與象一變化不窮將古人不為謀矣予之書特起茲生之志耳不足以為法也生其勉乎哉

九月登高詩序

宣德庚戌重九節是日天清日朗都人洽和於是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忻然有登眺之行而駙馬都尉趙公禮部尚書張公都督陳劉李三公太常卿孫公少卿康公平江伯仲弟陳公少卿吳子憲公暨敬宗凡十有一人皆先後不約而集會於都城南門之外初登長干寺南羽人曠怡之樓凡城闕之雄壯都邑之華嚴江山之形勝可以一屬目而盡得之肥腴既刻菊觴三行襄城公曰姑攜之以隨乃易大帽便服乃劍侍從後步以登侍郎之岡顧謂衆省曰不易服者罰之以巨觥衆皆易服惟尚書公與敬宗失備無所易崎嶇莽蒼之間衆賓跋涉健捷而孫卿以老耄肩輿予以疾雖翔之不能及也比至衆賓已列坐岡脊極目於江山千里之外而淮揚淞泗之墟荆舒吳越之境了然皆在望中駙馬公作而言曰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帝王

天府之國誠有所賴襄城公繼之曰國家列聖相承恩德
洽於夷夏四海治安萬方樂業於茲六十餘年由是觀之
則又在德不在險也今某等恭遇太平佳節良時原不
樂矣待遂命傳觴無算有頃虞人以三活堆供奉行庖命
烹之復起散步迂迴曲徑觀故都督李公神道石刻碑穹
宇森衆皆瞻仰而已惟襄城公讀之琅然旋出大道登兩
花臺、雖荒址而高平空曠足為登臨勝地遂命列席以
坐新醅芳烈雄英芬水陸之珍不之奇也報皆歡然劇
飲襄城公曰盛事不可虛遂相与聯句凡若干韻蓋餅乎
金石之奏而淳乎治世之音也視昔龍山以落帽相嘲詠

者豈不倖矣大賸會貴逢其時得其地而尤貴乎主賓咸
得其人若今日之會可無愧矣何具盛哉日夕既別襄城
公屬敬宗錄其詩且併為之序詩曰

九秋屬授衣重陽值佳節
趙氣清天宇澄爽微涼
庭發葉城元戎擬燕虎恩命主勳閣
張鞞韓雙龍刀韜卷萬人傑
孫仙宮曠怡境四望絕軒豁都督陳嘉賓樂行遊雅會
英哲剡崇岡絕平坂眺望逾空闊都督李度雲凝鳳樓瑞
彩浮丹闕康石城勢磅礴鍾阜聳嵯峨平江陳長江故天
險萬里光一抹塞帝居真紫微皇恩被窮髮襄城武嬉倚
方台文恬規契國子陳壯懷方浩蕩滯迹非特達陟降

凌莽蒼摩挲讀銘碣趙雨花遺空臺揚幡建新剎襄城聚
離南垂金甌石松屈鐵張供帳托平曠華席坐錦絕孫金
玉耀危竿玲錯富羅列康雉葉錦羽鮮都督陳肺刺蒼脂
滑都督劉鷹刀不停割都督李犀節寡暫輟宴朱榴拆金
沸宿梨剖玉屑陳醪醇愛杯深茗香知泉冽趙襄城既醉候
已醒欲罷慙忘撤張蘭亭企博雅孫石鼎振豪奪康為什
錡琳琅都督陳文綵艷綺縠都督劉佩英同俗尚都督李
采菊自高潔平江陳落帽識不檢沾衣墮輕咽陳盛時樂
良會趙高致古莫埒襄城草裏回忻榮張地曲啟昭晰孫
情酣志鴻暢陳興至詞激烈都督劉暮色起蒼茫都督李

夕暉淡明滅康歸途向迢迢平江陳旋騎在勇決塞降波
石隨溜出林路縈折陳通衢止傳呼趙掉鞅重携別襄城
過家寓新句獨對客堂月張

送王教諭之任新建序

慈谿大族不過十數王氏其一也王氏世多聞人至國朝
有曰彥貞稱明白先生者魁格特達請書伏羲言行皆可
即法為國子學正出尹盧氏生五子皆為顯官尹發廣東
參議尹贊中書舍人出判潞州以書法名世尹和金溪知
縣尹哲石城知縣令埈鍾永戶部侍郎陳宗閔河南叅政
皆族赫奕金紫輝耀一門福慶沛乎具甚隆也故吾邑聞

閱之頭者王為尤盛今新建縣學教諭朱實明白之孫
金溪之子朱生長於富貴仇紳之家乃能屏去一切驕奢
之習與其弟復聞戶讀書者十餘年來習禮復治詩各專
一經互相師授博聞強記志務決科潛心進學人皆不知
其能也迺宣德改元之初適當大比之秋來與復挾徑持
策與郡縣庠序弟子摩然角藝於有司不知者疑其為妄
進既而徹棘中選者四十有五來居第三錢其文以為學
者程式復亦在前列於是人始驚愕且喜其昆弟學有得
於內而不眩於外有古學者為己之功焉明年春會試禮
部選益嚴采昆弟皆在乙榜咸惜之來領教新建復循例

家居蓄學以俟昆弟皆怡然進退不以纖芥不足之意見
於詞色至是人益重之嗟夫古人兄弟聯榻者唐之張楚
金宋之蘇軾輩是矣當時榮之至於令人稱之不哀來之
兄弟今雖未能如古人之赫、亦可謂有齊雋並駕之志
矣利不利命也使來能奔今日之化淬礪新建士子之鋒
復之歸益進其所未至銳然以鼓後日之勇而奪天下之
魁其為利豈不益大哉如是則將增光先烈垂耀當時可
以無悶悶之嘆矣勉之無怠

龍江送別詩序

南京刑部郎中徐公祚既謝事歸於鄞鄉之縉紳太常少

卿鄭公率同志相與設供帳祖餞於龍江之許酒半有酌
而言曰以徐公之才之能俾寄方面重任使之布宣德化
振肅風紀必有大施設者今而置諸散閒宜不惜哉或曰
昔蔡澤有言四時代序成功者去夫登泰山之高者快則
快矣有危道焉航滄海之廣者樂則樂矣有險楫焉徐公
茲行也又安其非福也耶或曰自古大賢君子身將相
雖明哲保身者休咎之來勢亦難避進退窮達一皆委之
於命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進而忻、退而戚、此非大
賢君子之心而亦非徐公之志也或曰四方窮經博古懷
瑜握瑾之士不沾一命窮老於巖穴之下比、今徐公舉

明經登太學授秋官主事陞郎中有二十餘年欽崇領袖
教命以旌其能且推恩於其二親皆有顯優其視終身不
沾一命老死於巖穴之下者相去霄壤矣况鄞之休致縉
紳有若尚寶袁公太守吉安陳公肇慶黃公廣西蔣公虛
州觀公優游於鄉桑梓之樂蓋形、焉徐公邱列齒序之
席笑談於組豆之間燒南山之菊歲烹東海之鮮鱗或詠
或觴或棋或棊隨意所適各極其樂於斯之時雖萬鍾之
祿有所不易况其他哉或又曰吾聞老子有云仁人者贈
人以言今京師文游晨星落、矣公之去吾等其能已於
言乎於是命公繪龍江送別之圖在席者各賦詩一章咸

屬予為之序予不能文因述席上諸君子之論借書於珠玉之端云

贈愈事夏公之任江西序

戶科給事中錢唐夏公應職九載將趨覲行在獻績天官北轅既脂僕夫在途適朝命遣使權公為江西按察司僉事南京縉紳大夫喜公不出戶庭以沐天恩莫不持酒相賀公亦盛設賓組樂叙嘉會且微贈言以誌別酒半或謂公曰江西大藩也士君子用儒術以登顯職者彬彬矣若其下者雖田野閭巷之童皆知誦習法律以相告訐分事執法之官宜峻法以沮之使皆有所畏憚不敢相煽為訟

亦澄清憲紀之一助也或曰法不可太弛太弛則廢職不可以太峻太峻則民無所容而告訐益滋君子為政不能無訟而用峻法以激之是豈安民之道哉或曰是蓋長民者之過非民之罪也使為守令者能律已愛民道之以仁義而行之以忠信則民雖有中幹之術儀秦之辯亦將斂之而弗肆矣公宜敦去守令之貪暴存其廉且能者施德政以化之則民相勸為善雖賞之不為訟矣峻法亦奚所用焉此移風易俗端本澄源之至論孔子所謂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者是矣或曰公在朝廷甚久其於紀綱法度蓋稔聞而熟見者舉而措之有餘裕焉況公通達變化得乎

時措之宜固有不容公等之立論也眾皆曰然於是錦衣衛指揮郭公珍舉酒相屬請予述眾論以為行贈故為序如此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太學生石大用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勁勇植志於學不少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因首不於太學三日不解矣署恭簡先生老昏弗能陳大用盛怒號於眾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子弟莫忍坐視大用察眾志不與己合乃退去問門疏奏懇請自代

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因單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亞難詩歎嗟令況師乎亦弗聽竟扶笏而奏走謁銀臺雖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長死亦以長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竝釋之於是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等送薛約貶通州刺史太學生何蕃李儋王魯卿等李謹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聞數日為吏遍押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錢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

此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如此亦謂自
著以迄此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著子伏閼數
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惻惻感天動地排難困於
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於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
而五倫弗得不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為凡天下之為師為
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此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
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
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
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者無非實德
太學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蓋衆大用至是

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我是臨此固出於大用之素
秉然亦先生導訓漸漬之使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
之於著子而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
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題推京闈鄉試高第
說者咸以為積善之報理成然矣是用播諸歌咏以為後
世名教勸詩曰

有偉石生我淑於表陳厥惻惻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取
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替纓昭瑞爰及儒紳合詞贊頌
卓哉斯人猗猗著我多士攸同翹楚備新穎脫奏功惟初
倡議衆且望爰播頌聲能弗泯頌三事通均云胡弗等

茲為不為慚負聖門師道爰紀延平植之陶煦醴醑明效
在茲左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
摩不敵之貢珎明堂公輸怙怙天祐善類靡德弗報顯擢
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詩永揚令譽

東郭草亭詩序

正統二年春鴻臚卿楊公寄予以東郭草亭一集自少傳
尚書三楊先生而下凡十首皆傑作也誦之知其亭之勝
景之佳主賓勸酬倡和之樂望之如瀛洲然因竊以不得
預左右為恨今年春予以報政趨朝於其復職而南也詹
事王公學士李公朋予錢別亭中償所願為酒行適二公

入侍經筵不果來於是太僕少卿沈公南賓少卿袁公監
一二同志相與載極樽有聯聯來出運造草亭而主人楊
公亦躍馬而至時三月初吉桃李盛開草木暢茂禽鳥和
鳴於是秉公舉酒與數人者勸酬無算傾觴平素極一時
談笑之歡而後別予竊喜為因告於主人曰去年瀛洲之
之會不可及矣今日之樂使王李二公知之亦豈不有同
予之恨者哉楊公曰然不可無詩予雖不敢繼陳珠玉之
後而楊公退餞之意不可孤也因勉為賦之奉以求教詩
曰

草亭深處風光好
花開農日明
遠客南歸辭帝闕
大

卿東道出都城坐中勸我杯偏急門外作人馬自鳴啼
自知留不得綠楊枝上不停聲

忽憶去年良燕會錦袍玉帶滿瀛洲送教洛下珍真率未
數山陰說膝遊啼鳥多情留新席飛花有意落金甌主人
寄我陽春曲古詞布聲規莫副

贈秋官郎中陸公致政歸餘姚序

秋官郎中陸公安以年滿七十得請致政而歸於其去也
予乃錢送於都門之外陸公曰安自洪武中與鄉里英俊
薦名天官授以縣佐累擢今職更事五朝倏忽五十餘年
其間榮辱亨屯備環相尋者恆半之譬如萬花方盛而風

雨薄之泛舟安流而波濤萬之攬舊原莊而行不虞衝極
之有變也雖穩步於既顯之餘興憂懷於方歎之日予之
顯晦不常類如此焉然卒履歸老故鄉者平生於既福利
害之至一皆委之於天豈非天之所賜哉且當時同被薦
拔者五十餘人聰明特達非安所及今茲獲遂引年惟吏
部給封郎中陳公林綱暨安二人而已甚可慨也慨衆人
之消落而幸予生之獨存則天之所以賜安者厚矣何敢
忘所自哉願書俾歸為鄉榮可乎嗟夫天以至公之道付
於人、用私智巧詐以逆之是以天罔佑助享福不遐公
宋秘書格觀之後溫厚和平與物無競於凡莅官行已與

一切利害禍福之至皆委順於天而不敢遂能以自天佑
之宜至大大壽逾七旬保有終吉而歸老故鄉故曰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又曰天道福善禍淫親公之於衆人可驗
矣公予親友也故敢述其言以為行贈且因以致予之悵
悵於林綱云

贈同知彭公之任寧波序

宜春彭公鎮後倖特達通變有才儀觀表、中實剛之風
遊北京嘗監試事內廷不數年天官拔授寧波同知一疏
而至五品大夫之列亦可謂榮傑之士矣將之任道經金
陵謁予告曰先妣父秋官主事斌先生同年友也鎮令獲

茲先生大邦賴以先妣父同年之故言以勗之幸孰大焉
按寧波禹貢揚州之域其星牽牛其次星紀其地帶江瀕
海而四明鄞奉諸山環列拱秀於其外邦之人鍾靈毓秀
者多鴻生碩儒文武忠孝之林、見諸事業可致而見雖
田野小民亦皆鴻龐朴茂易以化人故自唐宋以來號稱
易治而凡莅於是邦者皆有善政可稱況今太守鄭公城
愛兼濟克善撫綏判府查公彈厥心力克勤贊理以公之
才之能而又協恭於其間嗟夫善政之可稱也吾知視昔
為有加矣寧波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君子為政當先其難
以圖其易則事功可成先其易以圖其難其不至於叢脞

者幾希譬諸絲易亂之物也慮其易亂而殫厥心力以理之則無不理矣忽焉而能理之者昔未之聞也民之治忽何以異此然予之始謂易治者予慈谿人父母之邦也慕孔子諱魯之私焉後之所謂難治者因公有請放回路贈言之公也公宜自擇以勉之則事功無不成而善政之可稱者不既多乎哉酒危既傾序以識別

表母詩卷序

表母姜氏年未二十歸於表君惟允恪恭婦道大小順職甫三載惟允得疾而卒姜時未有出也衆疑其少寡無子志必有他姜乃毀棄容飾泣謂人曰妾生為表氏婦死為

表鬼禮之正也背禮違正則狗彘不食其餘矣言訖痛哭幾絕命治柩穴於夫塋之南誓死無他其祖姑與其姑撫姜背曰吾等具有賴矣於是終其祖姑與其舅姑沒身之後不渝厥志而於婦道之所當盡與女紅之所當勤者亦無不盡其心焉姜今年六十有一以其姪惟讓次子為後訓教有成愛贈已出色士桂公宗著既為之傳能詩者又為詩以稱美之而惟讓復謂予以序焉請惟古無節婦之名古非不崇節婦也初勵之道不待於淳龐淳厚之世耳及乎三代之末凱風之詩作而知閨門之行虧柏舟之咏興而知節義之當立懲愆感茲之中而有激初詠勵之意

然猶恐詩之言微而詞說之不廣也至漢劉向乃復采摭古之賢妃夫人淑德懿行與其死義守節貞烈之可稱足為後世閨門之法者集為一書名列女傳俾家傳而戶誦之而後初勵之道大行於世矣今觀表母自嫁而至於寡自少而至於老孝以養姑勤以治家守志不渝始終一節此固世教防範所欽亦由其秉性貞確有以致然也觀風者尚有采焉吾見旌恩之表於其門不難矣是為序

送翁司訓之任序

師者道之所寄也天地之道寄在聖人聖人之道寄在六經明夫六經之言而闡乎天地聖人之道以泐諸羣弟子

曰師微而顯塞而通疑而釋隘而充羣弟子執經環立咸願有聞焉而為之師者因其材之高下隨所問而辨答之使其各飲所欲充然有得而退則天地聖人之道所以寄於吾身者又皆散寄於羣弟子以為異日師資之具則是道也可以相傳萬世而不昧矣道之有賴於師者如此而師之任其可輕也哉今世學者務外之心勝其得學校之職輒怵然不之喜蓋鄙其爵之弗克而不知其任有倍道之責焉不以傳道之責為己任者不知為人師者也紹興諸暨翁位初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得已獨例除學官佐泮之卒業太學期得進士今年春復當大比偕天下士

試於禮部予進之曰得進士為長官至額然科有利弗利
而倘於學官今有所合宜以領受之為止矣既而果得福
建南平之司訓佐以予言受之而不辭夫高官大爵朝命
所重衆人之所榮也士君子或有不得焉則宜以道為之
榮矣能以道為之榮則高官大爵之來自不可辭借使終
有不得而異日羣弟子得之其利澤之所施榮幸之所及
不既益多乎哉佐能進學以安其職不計爵祿之崇卑而
惟師道之是盡吾言之有驗也不啻影之隨形將欲拒而
不能矣佐莊靜深脩家言慎行篤志務學守道不渝蓋君
子人也其尚勉之無怠

贈按察司僉事韋公之任序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韋公克寬奉朝命擢廣東按察司
僉事俾專提督屯田諸行其同寅江公玉琳等相率請言
為贈惟屯田肇自漢武成於昭宣邊食足給且免轉輸無
事則乘耒而耕有事則披戈而戰甚良法也歷代因之或
兵或民或興或革事多不常惟唐以前軍置屯或隸司農
或分州軍巡循行則有御史在輸則有御史助難則有他
兵將官身先士卒則有若郭子儀之河中姜師德之於豐
州是以得利甚廣而史策不作我朝洪武中隨在設屯野
無曠土立法之良視古有加公私足給兵民而安宣德歸

兵於農當令四海無虞為方寧諒兵惟坐食於農民困餉
饋乃後耕墾如初揔其事則有都司課其功則有指揮以
下至於旗校法至精密然而法出奸生今下詐起屯本紆
民之力乃斂害民之生其大者有數事焉不壅新墾占民
細稅熟田一也託以請佃為名白種民田不與輸稅二也
詐稱墾墾屯苗強奪牛畜入營棄宰若往索取則反繫縛
誣以偷竊三也擅離官屯分立私營以為遁逃湖數四也
擅稱盛詰嚇取客商貲貨五也禁奪居民山林樵採六也
茲六者雖曰小軍為害實由經營管官旗貪圖納貢故縱
之耳又或上下相通使盜官庾儲粟及有諸所不法則又

不能具述之矣朝廷知其然故特選命風憲重臣職專提
督蓋欲禁奸革弊撫軍恤民俾無小無大各安職耳韋公
廣西慶遠宜山人由宣德丁未進士授行在福建監察御
史調南京湖廣道而擢今官清慎剛介有古風憲嘗謂之
風嘗出巡四川貴州雲南令行禁止綽有能譽今茲往莅
其事又必大有設施者矣禁奸革弊撫軍恤民揀拔廉能
勤幹官兵如古人郭妻之匹率先督勵其耕而以時巡蒞
之此屯事之大者公為之益綽乎具有餘裕矣是以副
朝廷之付託也矣待予之言哉因諸公之請中以贈之

輓平度知州葉用深詩序

平度知州葉海用深不幸遭罹橫逆得疾而卒凡縉紳之知用深者皆作詩以哀之積以成帙其姓父國子學錄彥英請予序其首簡嗟夫士君子抱負材藝以淮州縣之民雖曰無所往而不可然不若得善地之為愈也用深初自太學生授長沙湘潭知縣湘潭之民良民也用深良吏也以良吏而撫良民譬猶慈母之撫孝子相得為益親矣故上自述撫亞卿吳公以及藩臬長貳下至田野老稚無不頌稱用深之賢今兵部侍郎李公時為長沙太守惜用深任不滿其德也遂舉薦於朝擢知萊之平度平度齊地也其俗急功利喜奢詐有霸政之餘習至今其民號悍兇暴輕蔑禮法侵奪公私肆無忌憚官府莫敢誰何故凡吏於平度者束手俯仰任其軒輊庶休庸一錄：或繩之以法不以力權則以計去鮮不惑其說中用深之為是州力欲鈎強劇暴痛掃宿害興學勸農一新教化真可沒得湘潭治效而茲先位遂相與扇構誹送伏機以俟監察御史郭嘉按節其邦知欲陷用深久矣凡三訟而三斥之至是用深曰此非辯對無以自明然以玉攻石能無碎乎天理有時而不明公道有時而不公道中以蜚語而郭則不在矣吾其奈何遂憤懣得疾而卒嗚呼痛哉夫人猶器也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倡使用深尚在湘潭則固無恙

而移之於平度焉雖十用深亦將如之何哉故曰不若得善地之為愈也雖然地有美惡君子過之亦有幸不幸者存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譬猶雪也或集於瓊樓玉宇之上或集於污泥糞壤之中幸不幸耳然用深之不幸亦未可全歸咎於平度也有命焉用深蓋亦歸之於命而已矣縉紳大夫作詩以哀其命之不幸宜矣哉

慶壽序

尚寶少卿致仕袁公壽登八旬之上今年十有一月七日乃其華誕壽域啟祥吉辰宣慶賀客滿堂金紫盈庭予以衰疾弗克克賀壽觴之勸然亦不能忘情也於是叙言以

致悵：為惟洪範九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古今人壽登八旬之上者有矣而克享五福之全百無一二焉是故黃髮兒齒壽之高者也使其家素匱乏養養驕餒不足以為養壽亦何益家累萬金田連阡陌可謂富矣使其神疲氣衰參苓不離於口雖有八珍九醞不能下咽壽何取焉厭飲烹宰醇醑終日神完而力強可謂康寧矣使其幼不異弟長無可稱後貽孔子之譏沾汚簡策何足謂之壽哉雖康寧而必繼之以攸好德者蓋好德尤為五福之本也四明袁氏自宋德祐忠臣之後至國朝贈太常少卿柳莊先生以直道事朝廷歸老於家尚

賢賢子也承忠孝之遺澤襲詩書之餘慶奉列聖皇帝三十餘年而密勿之功簡在帝心他人不能知也年六十餘歿亡致仕而還其所居魏、乎其堂構也盛、乎其倉庫庫藏也四郊之外山林川澤之饒平時沃壤之膏腴彌望而不可極也噫富矣哉今茲高年其步趨拜起雖少壯有所不及日與高人雅士鴻生碩儒偕和於壺觴俎豆之間雄飲終日未嘗言醉評議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歷、如指諸掌聞者莫不驚動而起格非之心此其德足以化及鄉人者亦博矣然則兼享五福之全者揆吾一郡之中尚實一人而已何其盛哉吾聞古之詩人有頌禱之詞曰松柏曰岡陵曰川之方至予與公分雖朋友情同骨肉月朔友五倫之一款敢倚詩人祝上之詞以祝吾友壽福於無窮孰曰不宜是為序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正統辛酉夏五月三日敬宗欽崇聖恩賜歸故里祭掃既陞辭太宗伯胡公少宗伯泰和王公武城王公翰林學士李公錢公陳公太僕少卿沈公禮部郎中養正黃公皆餞送於鴻臚卿楊公東郭草亭各具酒肴而楊公復別設盛饌於亭後之雅集軒、亭左右有奇葩異卉清池恠石之勝足以供遊觀之樂物和景妍心怡情暢於是眾皆舉酒

相屬曰足下畫錦之行今日飲不可辭予亦以為茲亭乃獨得都城最勝之地而禮部翰林又皆縉紳清貴之極選况復得鴻臚之賢以為東道主是誠斯文之希遇盛時之良會也乃遂劇飲過量盡歡而別嗟夫蘭亭之群賢畢至醉翁之眾賓喧譁詳自昔相傳以為盛事以今觀之又豈二亭可得而儗美哉因賦七言古詩一首用紀一時之盛以傳示於後世詩曰

草亭宏開帝城東闌闌曼曼隔幽徑通舍烟拂翠萬柳舞眩目簇錦繁花濃我時承恩辭九重冠蓋饒送皆名公紅纓紫鞍玉花驄解鞍齊至亭之中玉壺葡萄渴綠醕况有內醢傾黃封鸞刀銀絲雪魚鱗雕盤犀觔行馳奉軒中美景何昭融亭前佳氣尤鬱蔥鶯聲如鶯燕語滑脩觴不用朱歌重主人華吐雲虹高談滿座生清風嫺嫺載逢樂未終欲別更勸黃金鍾潯陽已嗟無醉翁會稽又嘆流觴空何如茲亭在都會勝事萬古傳無窮

大理少卿紫公挽詩序

嗚呼死生常理耳而於大理少卿紫公之沒也兩京縉紳賢士大夫皆痛惜之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至形諸歌咏以哀其不幸於無窮蓋縉紳大夫昧於死生之故而然耶抑公盛德自足以致人之不忘耶嗚呼是果何以得此於

人、哉公天性溫厚學行純謹自其給事大廷署丞京郡
擢合湖廣四川二司憲事入為大理寺丞而陞今官歷事
四朝餘三十年可謂久於練達者矣方其居給事也而封
駁糾舉之不避其丞京郡也而撫字惟科之並勤其食憲
臺貳棘寺也而激揚清濁疏宣冤滯之咸舉當是之時凡
具所以受其封駁糾舉者則曰至公受其撫字惟科者則
曰至仁受其激揚疏宣者則曰至當皆未嘗纖毫怨讟不
平之言故內而在朝外而在野語及於公必曰賢哉某公
世固不易得也至獲與公相接則躁者以靜垂者以和爭
者以平聽然若飲醇酎而皆得其歡心嗚呼公之靜威德

在人若是則今之沒也其能已於矣乎且夫一日之內則
凡天下之人死者不知其幾其中泯焉無聞者半之毀譽
無所加損者半之雖已死猶疾其死之不速如鄉愚盜跖
之文十居其二三為或有善行可稱哀於一家者有之哀
於一鄉一國者則寥寥求如柴公兩京縉紳賢士大夫時
哀之蓋百無一二者矣然則哀挽之作又豈得已於言乎
夫萬物咸歸於盡人皆視之為暫然至於珠沉璧碎莫不
失聲而痛惜之者無他世之所貴也物為世之所貴猶如
此況公位列九卿而為朝廷之所倚重哉則精神大夫所
以哀其不幸於無窮也宜矣茲露蒿里之歌亦豈無所為

哉

嘉會偈和詩序

大理寺丞鄭公義門賢縉紳也鄭氏自宋元以來族以義
聚者凡若干世食指千計而皆會食於一堂之上尊親
親孝義藹然雖古稱九世同居其敦厚維穆睦無以尚此
乃宣德五年寺丞公以憂制還家既服闋家之伯姪昆弟
諸姪惜其不能久留乃日相與會飲於家庭如盾壽堂嘉
樂軒聽雨樓蓋不一其所焉凡飲皆有詩史唱迭和詠咏
疊出藹乎淳厚之言冲然和平之音蓋由其詩書禮樂之
教孝弟忠信之實充積其中者有素故其發於言詞形諸

歌詠者皆能得性情之正而非邪僻乖戾之作其何其盛
哉自昔文雅碩德之士如蘭亭習池香山者與皆有會飲
之作雖各極一時之妙然或寓情於感慨或寄興於曠達
志有不同言亦殊趣豈若寺丞公同叙天倫之樂篤厚一
家之親者哉常棣之詩所以燕兄弟而作則曰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行葦之詩所以燕父兄耆老而作則曰威儀
弟莫遠具爾觀此則鄭氏偈和之作即今之常棣行葦矣
誠有非他作可得而擬也鄭氏積德二百餘年本大而末
茂餘慶之悠遠也其有窮乎吾於此而信益

南京禮部主事周中禮聞喪贈言序

南京禮部祠祭主事周旋中禮饒之鄧陽人登正統己丑進士第而授今官景泰庚午秋聞母安人喪中禮哭泣毀瘠周旋即中梅森等不忍其哀之鞠制也未求言以節其哀夫人子之於親無不欲其永年而長存也一或有大故焉則五內分裂欲忘其生故先王恐其滅性立為中制使不至於殞命者非欲教人子以薄蓋以徒傷其生亦無益於親也儀禮載之雖詳莫適後世之用子朱子斟酌古今而損益之如聞父母之喪於千里之外先對使者哭之盡氣遂解印綬易以素服纓帶麻屨日行百里過夜則止所以避害也道中哀至則哭望其鄉井至家皆哭入門則變

服詣柩前再拜哭盡哀如聞喪後未得行則為位而哭但不設奠若至家已葬則先之墓所哭拜如在家之儀然則聞喪之禮哭之亦有其時而中禮毀瘠如此豈其孝之切哀之極而至然耶抑於禮未之有聞也吾聞中禮五世祖梅山先生登宋咸淳進士任禮部尚書追封鄧陽侯高祖應奎元饒州路治中高叔祖伯琦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然則中禮哀至毀瘠是豈無所聞哉聞聞世家為厚之所傳也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中禮之謂歟嗟乎世固有聞父母喪飲酒食肉容色無異平時者矣斯人也豈不足為中禮之罪人也哉因其請中以贈之

贈大尹賈公析雨有應序

天順二年夏五月不雨者餘十日亢陽如焚土氣田焦其時早禾方花苗葉欲枯邑令賈公乃秉虔齋沐屏絕葷酒宿於公廳每晨輿通詣廟應神祠拜叩懇禱誠意感孚甘雨隨降早禾獲登六月復不雨晚禾失望公致禱如初得雨霜足七月初旬秋陽益熾晚禾秀而不實望甚渴公益虔弗懈致禱於山川神壇致懷於白龍永昌二潭即日甘雨沛然晚禾亦獲有濟民免菜色之憂邑耆老三十餘輩感公憂民之心甚切乃率相踵門祈言以彰公德竊惟旱災自古有之然而未敢有一定之論以為政治缺失所致

則成湯伐桀拯民日新其德而不免於七年之災武王牧野之師血流漂杵宜其必有凶威而反致屢豐年之祥此當是國家大赦天意有在真測其端以常理觀之大抵和氣致祥厲氣致殃此為不易之論夫天人有感應之機人道和於下則天道亦必和於上是故三光明而雨暘若此天道之和也政治脩而教化行綱常正而彝倫叙此人道之和也人道既和之於下則天道其有不順於上者乎由是而暘若而災早消五穀熟而下民得以遂其生矣董子有云人和則聲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其是之謂也予自幼時見鄉黨前輩父、子、兄、弟、老

老幼一尊一長，垂中不作禮讓典行而有風淳俗美之稱。其後獨祿於朝四十餘年，幸獲數政而歸，清觀鄉人進退不還，前草多矣。至於賦仁害義，害傷天地之和者，亦不少也。旱災之降，朕有愆自今，幸獲遇賢令，竭誠致禱祈憫，上蒼年復有秋之望，此固天之所賜，亦賢大夫愛民之切懇請之所致也。何敢忘其所自，祈言以彰公德，夫豈溢美之哉。

送陳特敬省墓四川詩序

平江伯陳公遣其仲子特敬往省太夫人之墓於成都，且奉少傅先生所述銘文，俾鐫石焉。所以宣上恩昭先德，撫

孝誠重追遠也。夫成都遠在西南萬里之外，又當冰雪嚴凝之秋，而特敬汲汲焉行之，不少緩何哉？蓋平江公總戎江淮，督運糧餉，久為朝廷之所倚重，官貴勲業無以復加，獨念久抱終天之戚，莫中罔極之報，而先隴松楸又在異鄉，四時蒸嘗不得躬脩掃墓之禮，況泚德懿範幽潛未彰，此心缺然若迫飢渴，今者銘墓文確石是勒，平江公存於其母以命其子，特敬敬孝於其父以承其志，茲行也又奚敢以嚴凝險遠為辭哉？士君子出處進退合乎義而已矣。雖少慎之重道體也不憚險遠遵父命也，特敬於是乎合其義矣。且特敬好學而善吟，昔司馬子長之文得之天

下名山大川，今特敬歷觀乎洞庭三峽之嶮，歷阜岷峨之峻，亦必有奔放浩蕩雄偉奇恠之作，庶有之餘，錄以歸奉，予特庭之觀，俾知特敬孝誠足以達乎九原而學問足以追踪古人。平江伯有愆於心，其樂宜何如哉？於其行囊城伯李公文遊於叔敬父子之間，情厚而義篤，既率諸縉紳作為詩歌以餞其行，復屬予序於作者之首，於是乎言。

贈太守王公序

饒州太守臨海王公初自進士任夏官主事，以賢能者聲陞今官，既蒞職，六事孔脩，百廢具舉，禮遇群屬，恩撫吏民，郵易令重慶賈珪大用公屬職也。蒙公禮遇為尤優厚，感

佩莫量其子與朱尹慈，殆恒欲剖肝以代仲其父懷報之心。職守無由乃情，南京刑部郎中賈公請予文以致謝忱，亦人子愛親之至情也。惟守令親民職也，民之於令尤所親附，凡朝廷一切諸所不一之務，如甲兵錢穀之類，六卿檄諸臬藩臬檄郡守郡守不能獨理，必檄諸縣令而後庶務可集。吾親近世守之於今，必咸以臨之以速其報，且有違程之譴為令者，具其督責以急其民，須有懲期之罰於法，愈亟而民失所措，令雖勤守亦不知實其忠上下乖和而事愈難辦者固不少也。王公慷慨特達才識，通敏郡務雖繁公能簡以御之而不苦其繁，公期雖重公能寬以舒

之而不迫其亟得詩所謂教政優游有焉誠可謂賢太守矣况大用亦能體上之心奉令惟謹凡一切公務所及必夙夜在公殫厥心力開導在官之民畢集公務圖惟報稱而後已於此公益以禮遇之而弗衰大用益以敬承之而弗怠體統不紊上下一心而郡以大治其視假威勢以迫逼使小民驚擾而不安者大有逕庭矣雖然昔董子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言哉言乎蓋不特在乎集事而已宣上德以化乎民賢太守必能加之意焉則古之贊黃不足多矣予深有望於王公也是為序

燕會詩序

春官亞卿太原王先生擢拜大宗伯上特命視事南京禮部參贊機務夏官亞卿徐公先生門生也乃盛設賓廬以燕賀之於時翰林侍讀學士周公冬官亞卿吳公左通政畢公太常少卿鄭公前翰林石首縣令陳公同尊座主列下席廼振亞卿周公暨予二人以先生為同年俾聯先生之席於其上徐公六人者序以行酒皆執門生之禮甚恭而先生亦歡然滿飲不辭自辰至酉極一日之樂露醉而後罷誠斯文之嘉會也何其盛歟方酒之未半也學士公就席上賦一律有司馬多情尊座主之句於是在席者

皆和獨予以老鈍退歸始成望大門生座主之禮不請久矣或諱之貌敬而心不忠者何限然知所以貌敬之者皆雖亡名猶存焉而至於名實之俱亡者亦獨何心哉昔柳子厚有言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斯言也輔翊世道扶持名教之言也而徐公能尊禮座主如斯其賢於不知所自者相去遠矣哉抑予又有說焉宋之時范文正公以晏元獻公薦入館職故終身以門生事之沒雖名位相亞亦不少變徐公同升六卿可以刻期而決矣誠願與文正公爭先後先使後之仰感德於今日亦猶今日之仰感德於文正也輔翊世道扶持名教舍徐公其誰哉

詩曰

宗伯承恩出九天滿堂簪綬慶華筵微垣拜相逢昭代璧水談經憶老年綵綢頻傾金盞赤紅榴高插翠瓶妍知尊座主數名教今古爭司馬賢

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

大理少卿廣信李公文集若干卷碑銘序記頌贊詩歌諸體悉備汪洋浩汗渾厚典則誠一代之傑作也其姪孫監察御史某請予序其首簡予謂文章以理為主自天地陰陽五行萬事萬物之理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其載六經根本乎六經以發諸文章斯為不苟作矣是故本之於

易以求義文姬孔之專義本之於書以求虞夏商周之治道本之於詩俾知俗尚之美惡治亂之得失焉本之於春秋俾知隆君抑君尊王賤霸與奪之大法焉本之於禮俾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隆殺之節文焉然後會之於一心措之於述作則其言謹嚴而不誕其理篤實而不誇大篇之畚畚短章之精潔以之用於朝廷則足以黼黻治道之盛用之於宗廟則足以歌咏盛德之形容用之於鄉黨閭巷則足以篤義倫厚風俗感發善心而禁革其淫邪者焉其有關於四教也大矣公自國子學錄陞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而陞今官其為人端重淳粹博達經史具見諸所述作務根柢乎六經而雕鏤粉飾乎大易墨中韓詩理之說必痛絕之不使沾於其間宜乎上自宗廟朝廷下及鄉黨閭巷史臣皆可採錄而用之也何其盛哉自古文章之士多出於山林草布之間居顯職而能以文章名後世者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元之虞趙等諸君子而已蓋不多見也是何也蓋志於文章政事不足以累其心志於政事者文章不足以留其意然文章政事足以顯名當時而流芳後世者今吾於李公蓋庶幾近之矣且太學之官以文字為職業者雖工不足奇也及為侍御為棘寺卿報謂其不復留意於是矣乃益大放厥詞見之於諸

所不一之作如水涌山出沛然莫之能禦也其視山林草布窮苦僻澁或錫米糲脂虛文眩耀奇、而怪、者霄壤不侔矣何其賢哉予與公會聚太學十有餘年情甚厚而不薄也於其請中以序之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自朝廷應制中外應官省方撫民弔古平寇以及四方賢達所請若碑銘序記頌贊詩歌駢詞挽章之類諸體咸備溫醇端實雅健典則大篇畚畚短章精潔或如冠冕佩玉可登廟堂以黼黻聖治之盛或如鐘磬祝嘏可薦郊廟以歌贊盛德之形容或如井棠布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教化或刻嚴義正可勵在位之貪墨各隨所適而發之蓋炳乎蔚然一代之傑作也何其盛歟夫文章與政事相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所寓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宋若曾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是為後世法則今觀孫公之作蓋有志方駕古人於後先非苟作也公自永樂進士授禮部郎中陞河南參政浙江布政使兵部侍郎再進尚書初命巡撫閩浙經理軍務克平處州草竊厥功甚大應事列聖皇帝四十餘年小心慎密罔有

失德於凡朝廷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固已稔聞而熟見之者况又兩柄雄藩之政甘棠所憩得以瞻覽名山大川擴充其器宇宏博其文學宜其著述之富表見於先賢先正忠臣孝子貞女烈婦節義之祠墓者炳々蔚々藹乎其有德之言也何其盛哉夫縉紳之在高位恒患文章政事不能兼也政事有餘而文學不足則無以援古證今或失之俗文學有餘而政事不足無以臨大事決大疑或失之迂今公政事如其卓々也文章如其炳々也其不謂之兼而有之可乎哉使真密勿朝堂參贊化育於都俞吁咈之間其功烈又豈止於如是而已哉予追昔隨侍先君尹

於德興之日公与予皆在幕此其後同仕於朝情意厚今承示盛作且以序文相屬公舊人也安敢以不敏辭遂書此序之視者幸勿謂其僭焉公名貞字原貞都昌德興人也

送御史江公歸省詩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江公玉琳先以獻詩書最蒙朝廷頒賜初命封贈父母且獲歸省於家適行其僚友李公安等相率賦詩以贈微予序之予聞江公之母太孺人年二十三喪其夫子一人即御史生甫八月上有舅姑太孺人覺然在疾躬親紡績奉舅姑撫幼子厥今年七十始終一節

有司以其守節不渝用請於朝以表厥宅里而適以重錦歸省其樂當何如也夫以年少孀居而至於垂白苦志深閨之中而至頭白於世夙夜恭順動守禮法而至於始終無瑕八月之孤鞠育訓誨而至於為進士為御史又能服膺母訓守身率職而至於推恩封贈太孺人無負於父母無負於舅姑無負其夫於冥々之中其心樂矣而御史樂母之樂又當何如其至也承母訓而至於貴母由子貴而至於顯母子俱賢是豈特閨里之光節孝立而風俗厚實邦家之光也公既歸使於承歡侍綵奉觴稱壽之際出吾言而誦之其為樂有足徵者矣予与公素有斯文交好於

李公之有諸也故喜談而樂道之

贈醫士陳瑞序

目司視者也六經子史百家之言非視無以燭其理不燭則昧々焉瞽々焉而已爾何以見之於言論於於文章施之於政教措之於事功既不能然非廢人也故聖人之所慎疾亦在焉予自幼讀雙目瞭々雖燈下竟夕不寐無所困滿年五十自翰林居先妣憂於家朝夕哭泣目光而燈下不敢觀書未幾叨掌教太學年六十而目未昏之疾大作坐暗室中醫治者四十餘日後疾雖愈而左目光不可復兩眶縮細不得大張每過觀書則昏花困憊到手

即廢甚苦之京師醫目者甚多訪書明理有所傳授者予
得陳瑒為瑒錢唐人七世祖太尉遇其僧羅合即投龍樹
金鍼醫目之疾傳至瑒伯父德中洪武己丑太祖皇帝召
試其術有奇驗授忠民局大使永樂中仁宗皇帝在東朝
召瑒之父景中用藥賞賜甚厚瑒溫厚淳粹克承家學故
京師之醫目者多歸焉予因瑒小心慎密用藥精當治內
治外皆有源委使予未至為廢人瑒之功也孔子曰醫不
三世不取其術瑒之醫豈待三世哉況其父祖伯仲並見
知過於朝廷者乎故雲霧以觀日月俾予終不至為廢人
予尚有望於瑒之全功也中報謝於贈言之中冀加意於

致慰之後不知瑒之於予果能念之否歟

贈戶科給事中張公考滿序

國家與國萬國天下兵民金穀之數不可以億萬計也何
以能周知之哉版籍而已矣天下兵民金穀之數登之於
版籍獻之於天府掌之於司徒稽之於治計之中會之於
掌握之內其數益易知也然則版籍之有益於國家大矣
則人慮其火盜之不測也策慮居數百間於元武湖之洲
中以儲之慮其防閑之不密也造舟為渠貫以鐵鎖而鑄
之自國初至於今七十餘年版籍之貯於此者積之如山
為洲四面皆水慮其溫潤而泡爛之也乃遠近待之職與

司徒之屬率以宜眼之若戶科給事中張公一德則專注
其事者也公和之舍山大族初自庠校登永樂甲辰進士
授刑科給事中丁內外艱服闋而改今之戶科公之為人
清慎詳雅計慮周密以為屋居水中陰氣蒸鬱又重以樹
木之清翳版籍之不泡爛者幾希矣於是洗滌灌莽屏撤
障蔽使日光為之暄煥焉風氣為之宣暢焉又擇其溫潤
之甚者以時而曝之焉如是雖欲求其泡爛其可得乎
然則公之用心也亦勤矣使國家版籍全備而不缺悠久
而不壞者公之功其可少之哉觀其小可以知其大即其
近可以見其遠公今歷職九年行最績天官因而御大夫

外而藩臬兵武肩茲峻擢無疑矣吾國以是卜之也滿行
秋官郎中鄭公文俊等相半詩言為贈故序之如此

贈亞卿周公省墓序

冬官亞卿盧陵周公會職國賦超覲北京既竣事乃以省
墓為請許之復錫諸緡四千緡以資供祭之費恩至隆也
公自永樂甲辰進士入官歷事四朝而擢今職餘四十年
學益博而才益鉅德彌厚而望彌尊智愈明而志愈壯朝
廷久念東南諸大郡賦重而難集民庶而難撫宣宗皇帝
賜以璽書命公集而撫之蓋欲上以為乎國而下以為乎
民也公夙夜經畫立法精當施之以至公行之以直道急

者勤而弛者張墮者興而廢者舉賦雖重易集也民雖龐
易撫也一年而欣、三年而熙、九年而易、如也至是
賦亦不集而自集民不必撫而自撫矣嗟大朝廷委任得
人豈古之司賦者可得而儼哉夫君子為政責獲乎上也
獲乎上有道信乎民也信乎民有道信乎己也公以精白
一心信乎己者孚信乎下信民故朝廷以信乎民者益信
於公矣上下胥信而不疑賦其有不集民其有不撫者哉
公自受顧託以來凡兩遭父母喪遂家然皆奪哀而起未
遂人子邱隴之願

恩省墓足以償所願矣夫

之忠也推恩錫誥俾得歸

祭

人子之孝也以公之克忠足以

自竭其孝矣有如朝廷弗許如周詩所謂不逞其父母焉
公雖孝誰為孝然則今日獲展孝誠於邱隴之間者又豈
可不知所自哉且天維地義忠孝為本忠孝君子之大節
也而公能兩盡之則其人之所何如哉雖然無私恩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此
古人之遺訓今人之良規也公於祭掃之餘尚當式適其
耒庶幾上有以副朝廷側席之眷下有以慰江南耆稚延
頸跂足之望也公來無遲、馬手與公忝同年情厚而不
薄也故書此致其規頌之意焉是為序

贈大理卿楊公致仕序

南京大理少卿吳興楊公當最績榮擢之日即以老疾疏
乞致政而歸事下吏部吏部謂公年未及耄疾可療愈而
未成請練之才不可易得為之甚難公請益力吏部乃始
達其悃悃不得已之情皇上憫為許之恩至隆也朝之縉
紳無不惜公之去而予則有說焉公自永樂丙戌進士授
監察御史大理寺丞廣西按察僉事而陞今官寓事四朝
始終三十餘年所以嚴內憲肅外紀廷評庶獄馳譽乎兩
京之間者蓋炳乎其赫然也知古今達事變者述文章出
入乎五經諸史者又蔚乎其鏗然也而一旦舍之而去則

吏部烏得而不留縉紳大夫烏得而不惜其去哉雖然士
君子都顯位享厚祿保初非難保終為難今公之去得易
所謂終吉者矣且四時代序功成者去君子何必合乎天
公又得書所謂奉若天道者矣史事多端歷涉變故濟大
川而回波濤之恐馳改政而靡衝縻之危公又得詩所謂
明哲保身者矣爵祿弗侈於其心富貴不淫於其志脫然
遽去靡所戀慕又得禮之所謂難進易退者矣持滿而不
至於溢升高而不至於危骨其角矣歸於附焉非得老子
知止之說能之乎萬物固有定數然而身勞則形凋心勞
則神憊與其因疾廢事終歸無益孰若投閒保和庶可或

盡餘忠又非知孔子之慎疾者能之乎公之一去而衆莫
具焉於以見縉紳所以惜公者為虛愛朝廷所以全公始
終者實天地生物之仁也猗歟休哉吳興為文獻大邦宣
德以來政政而歸者自方伯王公太守黃公以下十有餘
人皆尚在而無恙公今歸又能以文章歌咏偕和於諸公
尊俎之間其為樂雖唐之香山宋之洛下不能過矣公之
疾其瘳矣乎哉介眉壽而享餘祉則又未可量也適行南
京六卿都憲凡與公知厚者咸賦詩以餞屬予偕序首簡
予亦不敢辭也

贈都御史朱公致仕序

大夫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聖人立此中制以為士君子進
退之節不使之過不使之不及此誠為世不可易之標準
故天地節而四時成四時成而萬物生天地四時喻其節
則戾矣君子法乎陰陽順乎四時安其節而不過有亨通
之吉否則悔吝生焉是以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年方幾及恒惟其或踰節也嘗上章
引咎乞歸田里上不允明年章再上不允如初今年章復
上朝廷許之公可謂慎之至矣夫以都憲之職朝廷之所
倚重百司之所瞻仰奸究之所震懾名位尊隆勢焰赫烈
執官易而去之而公連章懇請至於必允而後止者蓋以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受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
滿之際君子之所難處公具有所見矣合禮經進退之宜
得義易安節之吉嗟大公其賢矣哉公自永樂己丑進士
授湖廣按察僉事四川副使而擢今官宦事四朝餘三十
年至是德彌尊而志彌謙知愈明而識愈高故銳志乞身
而不可奪者有由然矣夫必求其去君子處身之大節不
允其去者朝廷寵眷之殊禮而又終許之此則皇老優老
之厚恩也明良際遇之隆錫庶唐虞三代忠厚之意何其
盛哉濱行其同寅都憲周公張公惜公之別去也乃屬予
言贈之

贈吏部尚書黃公致事序

都高位而崇令名享眉壽而保終吉此四者古今縉紳之
所同欲而能得兼之則鮮矣是何也德之脩於己未至耳
德之脩於己者既至則奚止兼得乎四者而已哉故箕子
以五福必本於好德孟子以人爵必本於天爵能好德則
諸福自無不至能脩天爵則人爵自無不從天相祐自不
能外於我矣天官太宰黃公學博而能鉅言謹而行莊洪
武中自名進士授行人司副湖廣按察僉事監察御史詹
事府丞行在吏部侍郎而陞今官宦亮五朝五十餘年凡
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向言論之所及政事之所設施無非

上以為乎朝廷下以為乎民生非有他也至於銓鑒流品平均衡石陶鑄俊髦澄汰庸流一皆出於至公中外翕然稱之清忠介特人莫敢干以私渾厚慎密亦莫能窺其涯決是其德之脩於己者無不至矣宜乎其壽冠六卿名聞四裔壽登八表兩受詔命封贈三代祖稱而獲遂慈車之請猗歟盛哉昔刑部尚書白居易祈國公杜衍韓國公富弼潞國公文彥博皆以高年耆德致政於唐宋之時後世仰之如景星鳳凰不可企及況惟我國家列聖繼統光并禹湯文武之為君也羣賢在廷車變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也元首股肱正明良相逢萬世太平全盛之日而公乃

以有德致政而歸一節一心克保始終之吉視唐宋諸公何弱殆將過之也然則後世之仰景星鳳凰則又不在唐宋諸公而在於公矣何其盛哉續行其屬相率請予書贈故為序之

贈徐事劉公之任序

南京行人司副劉公武欽陞廣東按察僉事併專提督一道學校濱行戶科給事中鄧公率諸同志祈言以贈惟國家設建學校以育天下之才八十餘年內而六卿百執事外而藩臬郡縣諸有司所以佐理治化撫綏黎庶者皆於是乎出其得人之盛足以比隆三代而洪唐宋不足論也

然而聖天子猶以為未乃遣分命御史按察副使僉事提督而振厲之者亦豈無其故也哉蓋由師道無采廟之勤學者無進脩之益而然耳夫天之生才均賦以高明之資粹美之質必賴名師模範造就而後可為世用譬猶美玉必資良工之雕琢而後瑤璵之可成良驥必藉圉人之調習而後策駑之可駕茲固理之必然也夫師者後學之模範其學問足以廣其識其德行足以端其本其言動足以表其儀式其勤勵足以督其怠忽然後學者事一皆有取法而日有進脩之功矣今皆不然宜乎重煩聖慮而有託於提調之職也夫所謂提調之職果何事歟嘗念之不飭

康養之不豐膏衿之未備庖大之缺廢此皆有司之責也則精有司以理之記誦之不得課業之不精孝弟之不謹操持之不肅不潔此學者之責也則皆學者以進脩之雖然責雖在於有司由官學不能以道自重故不足以致有司之起敬責雖在於學者由學官怠忽不嚴不能正己表率故不足以致學者之從化表端影正源潔流清則教官之責為尤重也劉公由名進士擢居大行人之長言行端謹文學炳蔚公務之餘談經講道京師學者多從之造咸有造就茲行也蓋不特足以表正學者而廣東教官仰道德之光華觀操履之清謹詩曰君子是佑亦必有所觀感

而興起者矣洪惟朝廷慎選提調之職必命卿亞臺憲大
臣薦舉庶官之有德行文學者然後授任之書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若劉公之賢則舉者任
者皆可無愧矣委任得人豈非斯文之慶歟是為序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五



明嘉興府知府陳其樞編

贈御史諱公考滿序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諱公善淑職九載獻績天官其同
寅相率請言為贈惟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風紀之
所由寄非他官可比古之人若韋忠諫之明目張膽顏真
卿之辨雪冤獄張者李勉之彈劾不避李素立楊乾之執
法極諫馬周之論樂工官爵張載之辯諫新法進對必力
陳古道程明道之正心室欲求賢育才以背御史之職一
惟以公道正法自持而不計死生利害者也今之御史古

即古之御史也今之紀綱法度即古之紀綱法度也天之
生材愈久而愈盛又安知不有如古人者哉公由宣德丁
未進士授太常博士薦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正統壬戌調
今官而又通歷九年矣公在職於綱網振紀彰善彈惡之
道有可稱述而前後所陳奏疏不一皆切時政亦不必不
如古之人也洪惟聖朝於御史之職必慎重其選察有才
德出眾者必拔置方面亞卿之任茲行也書最天官崇膺
不次之擢無疑矣可以預為得人賀也予与公文厚而不
辭因其詩中以贈之

贈余事廊公之任序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鄺公朝命推授浙江按察僉事俾
專督淮處之銀坑竈行同道寅友張公斌請旨贈之惟銀
店五金之一二氣指華之所凝結山澤靈秀之所壅孕天
地之秘寶也自古取之以資國用者禹貢揚州貢金三品
其二曰白金後魏昭應馬邑地出銀鑪而置銀官唐置衛
信等州銀冶五十有八德宗時歲採銀以萬計皆領之於
冶錢使而有私採之禁宋興產銀又有五十一場處州之
慶成望際其二也至道天禧之末其歲課銀有至八十八
萬三千餘兩亦云富矣然額過太重以病民採之非時以
防農備盜失覺以虧官而煩苛剝削之弊人所不能堪者

歷代皆有之夫利於公必病於私不病於私而能有利於
公者斯為善矣我國家隨其地之所產以設坑冶額不重
而民不勞所謂因其利而利之有利於公而不病於私者
也正統初朝廷以國賦充羨命且停採十年於茲而備盜
爭奪反致不靖宜乎朝廷維新舊政而鄺公有念憲之權
也公名傑字廷弼廣州南海人初以儒術獲身應求賢之
詔授建寧崇安縣令屬權山東道監察御史胡南京浙江
道而陞令官烈日秋霜深乎其除惡之志也祥雲晨自謁
乎其愛民之心也今茲往征其事吾知公一以國賦為重
而不敢怨一以愛民為切而不敢過採鍊有方而其課恆

有餘防設周密而盜爭之永絕也朝廷委任得人非公其
誰哉是為序

贈撫州太守王公致仕序

正統乙丑春正月元旦萬方朝貢四海會同於是大明燕
陟以勵懲勸撫州太守龍溪王公肅明仁厚公論攸屬方
領國家采薪之錫用彰漢室增秩之典公獨慙、乞身卒
獲優許而天官不能留也方是時天下落巢郡縣小大百
司之職其數奚啻千百於中昧其昏虐貪鄙惟因循倖冒
濫於時者多矣亦固有諷諭使退而不知退斥逐使休而
不知休憚、為惟恐失之至於搖尾乞憐金然不顧廉恥

者亦不少也以公清德令聞上為朝廷之所獎擢下為吏
民之所愛戴指紳譽之甚隆天官留之不置宜未可遽去
而投簪解組去之並力其視衆人之戀、者其賢不肖何
如哉夫七十致仕見於禮經古今立為中制所以節進退
戒盈滿勵廉恥也士君子仕止皆有其節易曰安其節亨
公知所以安其節者歟又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公知所以
好謙者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公於進退皆合其義其
知克謹廉恥者歟守志貞而信道篤宜乎其必欲去而不
不可留也夫安節則無咎好謙則終吉知恥則不辱茲三
者君子持身之大節也公能守之而不渝則其賢豈衆人

之所能及哉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解褐者四百七十餘人迄今四十餘年存者無幾然求能如公之脫畧富貴名爵力辭而勇退者亦幾何人然則公不特賢於衆人有光於同年亦多矣予与李公時勉為兩京國子祭酒抗章乞身未獲償所願欲於公之去也餘不款黠之哉故因鄙衆人之當去而不去贊公之未當退而勇於求退者為尤可尚也於其別中以贈之

贈督運叅將湯公序

國賦必資於漕運漕運必資於人力漕運非難而督運之得人為難督運非難而能使服役之人雖勞而不怨其

所以為尤難也自漢唐以來皆藉此以供國賦然而督運得人卓然有光於史冊者如蕭相國劉晏裴耀卿之輩能幾何人求於古人若是其甚鮮也而今人欲之豈非尤為難哉夫成莫大之功業係於吾之一心一心以國賦為重而不敢忽一心以人力之勞為憂而不敢困威以厲之而不至於猛愛以恤之而不至於怠嗟夫督運之責吾未見其為甚難也惟安督運右叅將湯公封正承父祖勲業歷天津高郵二衛指揮陞江西都指揮同知而擢今職清慎勤敏文武兼資而智謀勇畧又有大過人者得古人儒將之風焉今茲榮膺閩省提督漕運萬艘相屬蔽於江淮軍

民咸趨事功樂以忘勞蓋所謂一心以國賦為重而不敢忽者也一心以人力之勞為憂而不敢困者也威厲恩撫而不至於猛與怠者也以古人之所甚難而公處之若無事焉則公之賢於人也何如哉致仕司務楊觀高郵人也無以頌公之德廼遣鄉之父老走京師求予言以彰顯之予亦知公者也因書此以贈且使凡為督運者皆知有所勸云

山東叅議孫公詩集序

山東叅議海寧孫公集其平昔所作五七言古今近體凡若干篇卷帙典則鏗鉤炳耀而為物之理咸備焉三光之昭明鬼神之幽恠高之於山嶽深之於河海微之於草木為數變之雷霆風雨以至朝廷之禮樂民俗之歌謠皆能丕顯乎理曲暢微妙誠佳作也猗歟盛哉惟昔韓子有言歡娛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子亦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孫公初自永樂甲申進士授兵部主事陞郎中而擢今官爵位之崇峻與服之顯榮聲望之隆重以至出入起居靡不隨所願欲固非窮苦者之比而其吟咏之工乃能若是其善其心亦有所未足者歟公數歷中外餘三十年其文學政事材猷識見皆足以出人之右因當顯用於朝以發舒其所蘊蓄乃今使之督治河道置

之散地志高而仕左其心不平也以不平之心蒙閑散之地宜其冥摛僻引探奇索怪得以肆志於吟詠以發舒其所蘊蓄暢達其所不平譬如三峡之水愈抑而勢愈高勢愈高則其知益宏矣韓歐二子之言亦宜無所驗乎以是序之孫公必有以教我哉

贈淮安太守彭公考滿序

予昔獻績北京道經淮安其時水災民饑朝廷發粟賑卹之餘若待哺於道途間者猶累然也郡太守彭公過予舟中言所以救之之法甚良其憂民之心形於容色蓋情然而不樂也推此可以見其愛民矣知其為政矣既九

年當報政今秋官亞卿吾公升次淮陰山陽故論王禪託公祈予言贈惟郡守親民職也民之於郡守猶子之於父母郡守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民飢則思所以哺之民寒則思所以煖之民勞則思所以逸之至於不得其所則思所以安之不率教令則思所以訓之如是而百姓有不親戴吾未之聞也今觀彭公之於民父母保赤之心也饑思所以哺寒思所以煖不得其所思所以安不率教令思所以訓之者也有古水旱相仍百姓流離困苦至於餓殍盈路者皆是也而淮安之民不至如是之甚焉太守有以銷之也昔富鄭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勸民出粟活數十萬

人即拜禮部侍郎今彭公當展績天官則所以荷蒙寵擢又豈如富公而已哉此淮安之民感恩報德之私願也朝廷旌能賞功之公論也而予亦深致意於公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是為序

善政詩序

舒城令劉顯治舒城綽有善政民乃即事為圖各賦詩以播其休教官亞卿鄭公亦邑人也祈言為序予觀其圖屏塞私門獨居公署守之慎也載色載笑稽經詠律教之專也假載南畝緝麻治絲以紡以績女不懈於織男不惰於耕勸之勤也克免沾足本為之龍法之良也沛然郊

墟潤澤枯槁得之度也野有害稼之蟲為啄之山有食人之獸神為逐之德益祛靈恭也町畦歸以果蔬茂鬱則利人之澤溥且洽矣縣令民之父母衣食之所由資也一夫饑由己饑之一夫寒由己寒之令公替其樹藝以足其食使之冠婚有禮喪祭有儀尊賢養老之有具具勸其紡績以豐其衣使之前襟後裾冬裘夏葛公家織作之有其需勵其務學使之研窮經史識達道理而脩己治人之有其方農人之所畏者蟲毒也樵人之所畏者猛獸也今皆祛之使田野山澤咸得去其害而蒙其利嗟大劉公之職縣今視古循吏之有善政者如虎北渡河埋不入境之類

傳中所載固不若是之多也則邑人繪之為圖播紳大夫形諸歌詠以播其休美於無窮豈非宜哉世之貪殘刻暴不恤民之饑寒窮苦視劉公則自無容美書以為之序亦足以為牧民者之勸

輓東阿知縣貝公詩并序

東阿知縣貝公秉彝治東阿十餘年以疾卒於官卒之日舉東阿之民皆棄其所務往哭於其門甚哀且曰天何奪吾父母之駿也和公舉進士為邵陽知縣邵陽民俗悍戾公獨以惠政化之聞父喪去官邑民之素無賴者皆知拜送道旁惜公之不能留也服闋改令東阿公之治東阿也

厚風俗篤英倫興學勸農以教以養至於禁奸除暴以扶善類却煙瘴而以豐年教請行乎雖以為遠近之法完獄囚之家以續繼絕之後蓄積棄餘以省有費之用皆為公之善政也公之善政卓卓如此宜東阿之民哭之甚哀也予嘗觀漢唐史書循吏傳至其政有可稱者未嘗不歎慕其為人然亦不能無疑或出於史官潤色之文也以公觀之則公之可書者視古人為尤多矣然後信史官記載之不妄也公狀貌魁梧有大志故其行事皆可方駕古人縣令特其小試耳而卒終於縣令者率民之愛拘其職而不將進也使公進而大之其可書又豈止於如是哉然則得

民者公之職亦公之不幸也予乃公同年且同浙水故文好嘉為聞公之歿也其能已於哀乎作詩以洩其哀詩曰偉矣貝公有碩其德為學勵行維古是式治洽邵陽化遷東阿善政宜民惠賢孔多義折庭訟復敦敦友接盛抵誣斷明恩厚士奮於學農勸厥田督之訓之惟公其賢澤蔭枯榮迭飛災蝗公膏禱之豐年穰穰決瀦千頃膏壤是利憫因育後儲棄有費公之利民卓卓若茲古稱循吏公實過之公方未末民困以病公其准止家室相慶公適滿去借冠於朝牧以順民旋公之軺公忠於終尼於二豎民哭之哀若喪母父天心愛民公克順之天奪其順民其怨咨

曷余曷棺民具以殯執正首邱子奉親觀會稽之東公墓在茲勒名昭德過者式之

積慶堂序

鴻臚卿楊公思敬新構華堂於都城之南名其堂曰積慶朝紳賦詩美之請予序其首簡大惟至和之氣充塞而鬱勃然後在天則發之為祥雲甘露在地則發之為芝草醴泉在物則發之為麒麟鳳龜龍山積厚而寶藏興海積深而珠貝出君子之所積者善焉而已耳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道積善之謂也善積於厥躬則體安而氣平施之於父子則父慈而子順施之於兄弟則兄友而弟恭施之於夫

婦則夫和而嬾柔善源汪洋福慶駢集不有連理之榮未
有同穎之碩鍾其秀於人則有鄧林梁棟之材廟堂瑚璉
之器影纓曳組為卿為相以世繼世猶久而益隆此皆積
善之慶見於不一之事功者也楊公世家北京輦轂之下
其積善固非一世至於公攀龍解附鳳翼崛起於鄉校之
中授職鴻臚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殿廷禮儀審適天顏未
嘗一日不在左右敷奏明暢聖心悅懌而寵眷日益隆盛
茲非積慶之大驗歟况公東南近郊皆有名園廣袤皆百
餘畝並列植奇花異卉佳蔬珍果布滿於其中養生賓祭
之餘遠近佳植以利其用者亦不貲也鉅萬之積是為貧

困之所仰給又非積慶之餘驗乎夫諸福集於至和多慶
生於積善之積不期於慶而慶自生和之至不期於福
而福自集天理人心之機其應如響觀於楊公有足徵者
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嗟夫楊氏福慶之來其有窮
乎哉宜乎搢紳大夫歌咏之不置也是為序

送周訓都紀之任序

天下君可不資其教而奉世用之者曰道士道士云者事
身心順理惟道是從、道為事故曰道士夫身心順理則
無欲惟道是從則寡私無欲而寡私則其潔脩清淨雖使
封越上帝交通神明可無遺慢之責故自朝廷至於四方

凡祀典禮樂與禱祀祈祝之事咸用其人以達其情於是
天下五宮觀以處其中而朝廷漢道錄道紀道會之職於
內外以統之然非清心寡欲道德足以超羣而服衆者亦
不足以當其任雲間周宗道復庵自少聰明知請孔氏書
以獻棄流俗乃寄跡老子法中而脩煉於清淨之境悟真
京觀亦既有年乃宣德戊申用推薦授松江副都紀既行
其道友朝天宮提舉曹載清率諸同志謁予文贈曹於予
為方外交且同鄉請美辭焉予惟復菴少知請孔氏書蓋
有志於脩仁義明道德而扶正人紀者矣而乃厭弄流俗
寄迹老子法中今雖同歸用世較之彼此得失瞭然雖然
世固有儒冠儒服而反混、汙濁不能潔其身心如復菴
者矣則復庵亦在所當取也今茲之雲間也想其脩煉之
暇坐松陰之白石漱竹間之寒流絃清風而誦明月於斯
之時予亦常有羨慕豈特渴、之所不如哉是為序

贈寧國太守袁公考滿序

寧國太守袁公勛蒞職既三載將報政於天官都察院司
務范節等請予言贈公撫之樂安人初自進士授重慶江
津知縣有聲正統改元之初皇上勵精圖治初在廷大臣
慎舉堪任方面郡守之職公在舉中遂擢今官公仁明愷
悌小心慎密夙夜兢懼惟恐無以報稱有孤國恩是以善

政彰聞吏民懷之而有贈言之請寧自洪唐以來郡守之有善政者具載史傳名曰循吏後世仰之如景星鳳凰以為不可企及然予觀其所載皆吾職所當務固非扶泰山起北海之難也今之人拘之以奉公集事為能子以小康曲謹為賢至於化蜀比齊魯化刀劍為牛犢率皆視為迂闊而固留之意焉嗟乎此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而仰之如景星鳳凰也古之人亦豈有異於人哉吾自不為耳今觀表公善政若此使益勉而進之古之人不難到也書最有望期增秩賜金之恩為可擬矣雖休竹帛予作表公深有望焉

贈御史王公考滿序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王公一理九年獻績其同寅陳仲華等請言贈之昨朝廷耳目風紀之司臺憲為重自都御史而下所以羽翼乎臺憲者監察御史而已監察御史無常職故知無不當言權勢之薰灼奸邪之縱橫強暴之振斂與凡諸所不法皆得以舉而繩之在官有廉潔之節居家有孝弟之行嚴穴畎畝有隱伏之賢與凡善之可以為世勸者亦得以舉而旌之至於伸其無所控訴之冤直其無所辯理之枉清其無所洗滌之汙顯其無所別白之暗昧此又御史之分內也而王公能一切盡心靡有或違者

焉誠可謂之賢御史矣公山西太原清源縣人自庠校舉易經中永樂庚子鄉試卒業太學而教授今職其為人清謹莊重寡言慎行不以察為明而所見自無不明不以赫為威而所行自無不威蓋有德之君子也朝廷察其克稱嘗賜初命以隆褒典且推恩封其父母以顯崇其所自非有德君子曷能致此夫御史清要之職士君子懷瑜握瑾者皆願為之而或有不得為者情於已者未至也父母俱存凡為人子者之所同欲而亦有不齊不具焉者感於天者未至也今公二親同沐天朝之厚恩則公之脩於己感於天者為何如哉況當九年獻績之秋膺峻擢躋顯階其所以益榮乎其躬益顯乎其二親者蓋未可涯法範也誠可謂之難得者矣予亦喜公之有德者於其請中以贈之

贈吏部主事蕭公考滿序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蕭公仰善清謹端實周旋勤敏於凡職務無所不舉暇則精經閱史以益充其所學知古今達事變蓋卓乎具有用之通才也家宰王公亞御趙公凡稱屬司之能必曰仰善其賢可知矣文選所以甄別賢否銓錄百司者也而政事有不在於茲焉譬猶萬斛之舟不過江海千里之駁閑於天庥故益得以脩飾未嘗養

餘力養之於無事之秋施之於有用之日則飾其莫之樂
矣九載獻績其同寅王公彥英等請言以贈惟首丁未之
春朝廷會試天下鄉貢士於南宮其時知貢舉則禮部尚
書胡公典文衡則太常卿楊公翰林學士曾公予亦以侍
講忝與同考得進士百人皆博達奇偉之才蓋極一時之
精選者今仰善其一人也仰善學古入官即得能譽卓
如此科第得人之盛何如哉自隋唐以來侍從宰輔多自
科第擢用逮我聖朝內而三公九卿都御史外而藩府臬
司州郡之守所以登華陟要垂聲邁烈者蓋炳乎其然
也得人之盛視昔實倍十百以今仰善練達十年之久學
益充而才益博德愈脩而行愈高循資而進不失其為五
品大夫而或待以不次之擢將與內外顯者同一岳聲
邁烈炳乎其然者夫士君子志之所向名亦隨之亦在
乎自立之而已希賢則賢希聖則聖況爵祿功業哉予深
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武進縣令朱公考滿序

武進縣令朱公治武進滿九年行將獻績南京禮部侍郎
趙公以與公姻故屬予言贈武進為常之望邑風俗之淳
賢才之多民庶之繁錢穀之富甲於他邑然而地廣物衆
亦固有尊尊於其間者公則敦本第以益厚其風俗興學

校以益廣其賢才足衣食以益繁其民庶初農桑以益豐
其錢穀至於鋤強暴禁奸慝以扶植其善良劇稂莠而長
嘉穀咸愛之道備矣邑有先聖孔子之廟吳延陵季子之
祠山川社稷之壇壝皆祀典之所重者公守所以尊邑人
之觀瞻道途津梁所以使行者之往來成樓鼓有樓所以
嚴昏旦之警禮賓有館所以適公使之安久則衆材撓腐
丹黝滂濫圯城城人病阻艱公則一切治之俾撓腐者
堅以良漫濫者澤以鮮圯城以興城人以平革新舊規益
宏初制由是神靈歆祀典之嚴民史筆仰瞻之敬行者便
而公使得其所善者勸而惡者有所戒號令施之而益嚴

政教敷之而彌洽公之所以庶職九年垂聲邁烈於縉紳
之間者豈偶然哉公斷之昔同人永樂中入太學授教官
主事授司徒黃公招撫南交而改今官公之為人簡樸通
敏才識超邁不茹柔不吐剛蓋卓然有為之士也今之為
縣令有得宜第矣而或不足以制強則失之懦得果毅矣
而或不足以撫字則失之剛或以戢奸暴愛以植善良文
武弛張之道宜並用而不可偏廢者朱公能兼用之矣而
又以其餘力興舉百廢以增飾一邑之壯觀俾幽明之間
咸被惠澤而各遂其所安嗟夫此朱公所以為賢令而他
人所不能及也茲行也天官取其績朝廷旌其能郡守方

面之推無疑矣予臂有望焉因其行中以贈之

贈監察御史李安考滿序

國家立法以一天下之心厚往奉法以贊天下之治唐虞三代率用此道然奉法者易致弗謹故又設執法之官以糾繩之監察御史是矣御史為朝廷耳目風紀之司凡百官有司諸所奸職不法皆得舉以上聞而論黜之政脩於臺閣几席之間而人怖懾於紀綱法度之下非廉介剛正忠耿直亮之士不足以居此故朝廷慎重其選必得在廷大臣有所舉薦而後授之否則竇虛具員而弗授也百官有司之所以怖懾者如此朝廷之所以慎重其選者又如

此然則居是職者又安可不知所以自重哉饒州浮梁李公安初自庠校舉明經登永樂進士第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分往南京清脩文雅免謹職務好作詩好蓄古人法書名畫而尤好觀唐宋諸名臣奏議蓋有志古人論列百司之得失也方今治化隆盛風俗淳茂庶幾清簡萬姓樂業百官有司不藉糾察而皆奉法勤慎固有違戾故李公在職九年得與衆人相安於無事而人皆知敬畏之者重其職也若必擬拾細故以沽直名則又非公之志而亦非朝廷所以望於御史也雖然積之厚者發必大公今獻績天官榮膺峻擢必將有忠言諍論裨益大政以惠澤天下之

民豈特專事糾察而已哉濱行其同寅王公等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贈建昌知府楊公秩滿序

建昌太守楊公三載獻績知無為州王公仕錫數書於予曰楊公充之濟寧人初自太學生中永樂戊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改常之推官有聲在廷大臣交薦之遂擢今官奉初蒞事其為政威德並施原明宣弟勗素有愛民之心以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仕錫亦建昌人也感公之忠厚矣願祈一言以贈惟郡守親民職也務以得民為本是故豐衣足食使室家無凍餒之憂仰事俯育使父子無流離之

困此百姓之所甚欲也科差逼迫使不得盡力於稼穡苛政荼毒使不得安居其田里此百姓之所甚惡也而凡為民牧者能順其所欲去其所惡則善矣若強其所惡拂其所欲而祇獲乎民者吾未之聞也今觀楊公善政如此非誠有得乎民者曷克致善譽之隆若此哉古昔善於為郡登名史冊者無非以得民為本若黃霸之於潁川鄭遂之於渤海即其人矣使楊公愛民之心益篤而不替焉則潁川渤海之績又何讓於古人哉況書最天官有日將見家龍恩膺峻擢而益大之則功業烜赫益不止於如是而已也予於公深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禮部侍郎陳先生致仕序

自古國家委任六卿大臣必資老成文學博達之士輔弼左右以成太平之業至其老而衰也則不敢強勞其力俾之引年致政歸休田里蓋下之所以盡忠乎其上之所

以優禮乎其下有以見當時君臣際遇如此其極至洪惟聖朝稽古定制凡自六卿以下年滿七十者皆許其致政而歸不以其精力強健而強留之則所以優禮夫大臣者視昔為尤厚矣今禮部左侍郎羊城陳公其人焉公自洪武中繇庠校文學之官助教太學出知滁州陞郡太守擢四川按察廉使入為通政使而轉今官應事五朝餘五十年公學博而文富性淳而行篤凡所以施之於教施之於政者無非慈祥溫厚寬大之道而不屑於拘檢以故君子小人皆得愛而親之而其休聲雅譽頌德重望表然於兩京搢紳之間視古名卿奚擇焉況其年邁抑有精力強健無異少壯衆方期公密勿廟堂弼亮左右而公力以老請聖上優禮大臣之恩隆厚極至故不強之以重勞其精力也夫養生萬物春之職也養生之功既成而春去矣天固不強之使布德於其夏長養萬物夏之官也長養之功既成而夏去矣天亦不以強之使布德於其秋至於秋冬莫不皆然故曰四時代序成功者去若公之所以力

請而去朝廷之所以不強而留其亦順天道之自然者歟順天道以決去就茲其所以保終吉而全令譽也公其賢矣哉瀕行錦衣衛使郭公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桂林詩序

盛事必有先也莫為之先雖盛而不傳盛事必有繼也莫為之繼雖美而不彰自古公卿顯達之門必有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士積德累善於其先是以家庭之間和氣充溢慶澤流衍或呈祥於草木或鍾秀於後人若三槐王氏之類皆是也此皆天相而神佑之夫豈偶然之故哉都察院副都御史高安朱公其遠祖子厚嘗以桂齋自號宋淳

祐中遂魁鄉貢其子致美咸淳中復為鄉貢之魁考之御覽謂月中有仙桂宋之問詩亦云桂子月中落故世之登科者遂擬之為擢桂焉蓋以擢桂月中明登科之不易耳子厚桂齋之孫產正有在於是而當時父子相繼為解元有其應矣夫自淳祐迄今幾三百年而都憲公之家有丹桂數株蓂莢然而榮秀時當三秋金粟滿斛天香滿庭月華含芳露滋耀彩固無異於廣寒清虛之府因扁其所居曰桂林公自永樂辛卯進士授湖廣憲僉陞四川憲副而至今官距解元凡幾世矣前之桂齋而擢科為之於先而有傳也後之桂林而登第繼之於今而並彰也同一世德之

鍾慶和氣之召祥教榮於仙品而大顯於名人也晉之邵
詵對策為天下第一自謂桂林一枝五代實尚鈞有子五
人相繼登科人亦頌之為丹桂五枝公文學博洽清慎閑
重三登內外臺憲仁恕公正兩京搢紳皆稱之為有德君
子嗟夫前之積德累善者如此今之積德累善者又如此
吾知公之子孫接踵於科第者蓋不止於一枝五枝而已
也朱氏德慶之遠矣可量也哉歌咏盈什公嘗屬予序之
此盛事也予不敢辭故為序之如此

贈陳太守復任吉安序

吉安太守陳公本深奉初為太守九年獻績天官吉安之

民愛之不啻赤子之於慈母乃相率懇請乞留以終其惠
朝廷不能奪遂增秩秩三品併歸仍治吉安從民欲也吉
安大都也自昔號稱難治故前之為郡守者或以柔懦不
立或以剛暴太過民惟恐其不去公色和而志剛內仁而
外義夫一於和則民史玩法政事以之而叢勝一於剛則
民史雖知畏法而於撫字之恩寡矣公今九年當還民惟
恐其去而懇慕乞留之若此蓋以公能剛柔相濟威愛並
施政平訟理有古循良之風焉然則乞留之者非私愛也
公義也公既還吉安吉安之官於太學者博士何省安王
積助教劉安止學錄楊邦詩予言贈故畧叙其得民之聚

如此且系之以詩曰

辟雍橋門平旦聞鵲聲送喜簾之隈遠瞻雙旌拂日起忽
見五馬騰雲來吉安太守真奇才奉初為郡何榮哉昨聞
獻績赴金堂忽而增秩承恩回我愛故人多好懷握手為
我傾金壺高論爭慘慙高華老氣奮英爽龍媒君昔贈我
湘華蘭我亦贈君金陵梅相期同心保貞節留得清香播
九垓

志隱堂詩序

志隱堂者廬陵周公尚志志乎隱而以名其堂也何以志
乎隱高官大爵不以介乎其心簪纓黼黻不以華乎其躬

富貴利達之念泊如也於是卜室東山之南作堂南湖之
上朝詩暮書以窮聖賢義利之奧幽人碩士不廢往來觴
詠之樂雖非偶泉石及塵埃逃窮避僻離俗絕類而其清
標拔俗之趣蕭灑出塵之想自足與古之真隱者頡頏後
先也何其高哉然吾聞公德行足以表世文學足以濟人
誠有用之良才也今乃含貞葆和韜光匿耀澹然自無意
於用世如此是豈天之意哉晦於今必顯於後不於其躬
而於其子孫茲理勢之必然也公既卒其二子彥奇宦官
至大理少卿南英由永樂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推恩贈
官如南英之職嗟夫天國豐公以用世之才公獨斂之而

弗施乃以泚諸二子獲荷身後之命以垂光烈於無窮公豈無所見焉良金美玉雖久蝕土壤之中而終不能掩抑其光者至寶之氣有以發之也公之志隱似之矣精神大夫詠詩其德積以成什南榮祈子言弁其首故為序之如此

贈孫賓士宜均省兄還廬陵詩序

監察御史孫公奉勅提督江南學校其訓迪之方必先以德行為本苟文學有所未至而能謹於孝弟者公則曰此咸周六行之首也因獎譽之且紀載其姓名以為他學士子勸由是翕然皆以實德實行為務而飭之以文藝焉公

初家食時與其弟宜均養二親怡如也愉如也退而兄愛其弟敬其兄翕如其和敬然以樂而孝友之道備矣繡衣公經行脩明初學教於江浦名邑又掌教於松江大郡而擢今官睽離甚久二親年逾八旬尚康強無恙宜均乃奉親命來省其兄於南京南京諸紳大夫高宜均昆弟克重天倫而為孝友也高軒之過馳送盈庭宜均好學能文善詩歌兼精地理之術然謙遜寡默恂似不能言以故人益重之手足之情方勤而庭闈之念尤篤乃遂告其兄以歸文學之士咸賦詩以贈屬予為之序惟士君子大節孝友而已耳孝友之道百行之源古之聖人以其具

載六經垂訓後世書曰惟孝友於兄弟詩曰兄弟既翕又曰因心則友又曰張仲孝友禮曰孝友睦婣任卹然則孝友之道後古重之當終身由之而不諱也世不古若龔倫攸數至有不顧父母之養終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觀吾宜均兄弟古道由之而履其倫由之而厚風俗由之而美蓋千百中之卓然者也嗟夫孫氏兄弟其賢矣哉亦可謂無媿於詩書所載者矣予故述其重且大者頌之如此若夫觀城闕之宏敞攬江山之雄秀歸奉椿萱之歡而遂故鄉桑梓之樂備見詠歌之中茲不復道

贈臨泚太守劉公之任序

臨泚太守路州劉公昭初自宣德庚戌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瑞重老成雅譽煥著戶部右侍郎張公容薦名於上而擢今官仰天官移轍之任循行其同寅劉有崇等相率賦詩以贈而請予叙其簡首郡守秦官也漢景時更名太守宣帝時以為與共治惟良二千石者即其職耳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唐改太守為刺史自後史守吏相為名太宗親郊郡守之名於屏風以觀其人之善惡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宋制太守兼統兵民政無不總其見重於當時也如此惟我朝郡守之選視前代為尤慎重凡有缺員必勅在廷卿亞臺憲大臣擇

庶僚之才德出衆舉爲其實而後任之若今劉公之於臨
池是已臨池爲陝西名郡風俗淳美人民質朴剛而不暴
勇而畏法官府無爭訟之煩因固案獄囚之繁而羊牛駘
馬禾麻荏麥遍滿於邦墟田野之間是以私廩有餘公賦
弗匱蓋易治之邦也劉公有剏煩治劇文武之長才使如
宋制兼統兵民以保障乎西陲斯足以發抒其所蘊蓄今
而理茲民淳務簡易治之邦有餘裕焉雖然治民非難化
民爲難苟能因其易治而導之以詩書禮義之教吾知其
不必三年而有成矣異日政績卓異如漢之入爲三公也
何有焉因其請中以贈之

慶壽序

翰林脩撰杜先生宗儒年登八旬有四精神不衰容色如
童子今年八月既望乃其初誕之辰予以職守不得奉觴
稱慶乃敢預獻一言以履遠祝之誠亦古人頌禱之遺意
也惟浙東文獻故家多矣杜其最盛者也蓋自唐宋以來
積德累善非一世簪纓袍笏振耀古今非一人至先生天
資涵粹至性溫厚自其奉親家庭隆師太學節判大州載
筆玉堂至引年致政而歸始終七十餘年熈熙其和未嘗
有憤懣乖戾之色溫然其言未嘗有急遽厲厲之語其行
也徐其止也舒寬裕有容與物無競有光霽之高風

焉誠可謂有道之君子矣故人於先生珍之如圭璋觀之
如芝蘭尊之如嵩華奇之如麟鳳仰之如景星慶雲也則
其享有高壽宜矣哉夫人之至難得者壽也洪範五福壽
爲之先然必以攸好德爲之根本無德而獲壽富康寧者
罔之生也幸而已矣何足謂之福哉夫五福必有其配六
極是矣六極者五福之反也五福六極雖皆係之於天然
得与不得其實由之於己所謂由之於己者好德是也德
好德則壽富康寧雖係於天必由以錫之天既錫之以
壽富康寧則六極自不能及於我矣若先生之五福天錫
之以報其德耳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百歲爲上壽自今

伊始吾知先生永錫難老而眉壽無害也如南山之固
如川之方增如松柏之恒茂以爲鄉邦耆年頌德之表儀
此則吾頌禱之意亦先生之所自當得者也吾亦老矣倘
獲致政而歸尚當尋盟洛英酌九醞之醇醪祝百年之長
壽行有日矣先生其俟之

倡和詩序

邳州太守止庵陳公嘗作近體五言律一首贈其友馮公
道威公既踵其武而和之邑士自錢公景寧而下相續而
者凡若干首詩各有所述也伏巖穴者則頌軒冕之貴保
馳逐者則稱隱逸之高或道交好之誼或叙垂歎之情藹

身傳雲之思伐木之遺者也。公閒特持所作謁予請曰：倡和不可無序，幸為我請而序之。惟古有廣詩序，其意猶廣韻非古也。自唐以來，諸作始有其體，至宋而益盛，然廣意亦間有之，不全廢也。夫作詩之法，必求近古，體製則意俱古，為上詞，近而意遠，次之詞意俱淺，而體製又近，非追古作者之意矣。夫器之古者必曰商敦周彝，文之古者必曰典謨訓誥，詩之古者必曰國風雅頌，下而近乎古者，惟漢之蘇李，乃建安諸子，五七言而已。繼其後者，五言乎其難也，今觀和詩諸作，雖出一時之近，然詞意簡雅，格律不凡，皆可稱慕予方嗟雅頌之不作，慨音響之寂寥，幸先生

倡而和之，獲觀珠玉之什，不自知其神之適意之怡也。

素菴鄒先生哀辭序

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素菴鄒先生仲熙抱道蓄德，博學能文，庶介剛方，守正不阿，初自星子學官入朝，為國子助教，陞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而擢令職，登華歲要餘二十年，出入禁庭，小心慎密，朝廷纂修國史，與永樂大典諸書，先生筆削之功居多。凡遇國家盛事，先生必有述作，以稱頌功德，使之鏗鉤振耀，俾大光明而登之虞夏商周之上。四方縉紳，求為銘文詩詞，必以得先生一言為快。京闕禮部集試，天下多士，亦必得先生司文衡為慶。先

生學行卓然為當世所重如此，然猶好學不倦，益勵以勤，不造古人之域，不止是以年方五十有八，竟以疾終。初先生患癰疾，甚危，聖上憫焉，遣醫療之，而愈自後年漸衰，疾交攻，而先生方有志於討論，注述，真患後學是以一室之內，書集難陳，參苓之餘，不廢檢錄，焦心苦思，養不濟勞，遂用伏枕，魚旬以成大故，嗚呼！其可哀也矣。且士林為士林之著，邇後學之模範，眾方屬望，甚至而遽爾違之，其為可哀何如哉！敬宗泰列門生自永樂甲申入翰林，至於今未嘗與先生相離，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之光華，則所得於先生者多矣，其為可哀也尤甚。是宜託諸文詞，以泄其

悲哀之思其辭曰

嗟先生之碩學，今博博古而通今，橫高瞻之識，鑒考蔚切義之宏，深觀洞庭，與彭蠡兮，歷虛車之欽，峯鳳飛千仞以覽德兮，遂翱翔乎禁林，委衿佩之中。方儼翼，其儀容詠著，我以樂育，芳揚道德，於辟離負正氣而不撓，今信側目之寡，沒幸直諫，其有合兮，獲寵眷之愈隆，既侍御於承明兮，復進講乎青宮，匪充序其莫陳兮，惟姬孔之是崇，勤夙夜以脩職兮，懷小心之溫恭，感春遇以圖報兮，極稱頌之風，啟東觀之觀兮，分輝國史之煌，諒直筆之有托兮，又况擅乎三者之長，揭王道之大端兮，舉國法之宏綱。

偉帝業於軒虞之上兮又何比數乎漢唐成一代之盛典
兮揚萬世之休光眷錫賚之孔厚兮金與繒之是將登金
步玉逾廿稷兮老冉冉其將至也周情孔思目光而玉潔
予志倦其猶未也窮披博覽並勤以勵兮老不知精力
之憊也寒暑錄乘虛以交襲兮致二豎之為厲也於是
朝賦賈生之遺鵠兮夕夢孔氏之真楹企曾參之易著兮
誦周詩之執一達人世之昭一兮從九京之冥一啟手足
以全歸兮夫何愧乎此生嗟先生負文學之淳正兮持操
履之莊端謂仁者之必有壽兮何造化之茫一豈學焉而
志苦兮乃植薄而厚戕抑修短之有數兮夜与旦之云常
辨籍其莫定兮緬彼蒼誰与訴也慨古今之皆然兮又
何必深求其故也

流觴曲水圖序

秋官主事陳公或聞持漳州銜明威將軍寧惟中所繪曲
水流觴圖請予觀而序之按晉王右軍載之嘗脩禊會稽
蘭亭而有曲水流觴之會於時春和景明物情咸暢其地
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勝右軍等四十二人列坐於清
流曲澗之側因流傳觴賦詩以興詩成二篇者右軍而下
十一人一篇者郡功曹魏滂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酒者
王獻之而下十六人雖其才有敏鈍然亦各極一時之興

致右軍序以書之有足尚者矣夫自晉及今千有餘歲而
其事益遠而愈傳者何也會稽山水之勝甲於東南因其
地之勝耳曰非也義獻父子與謝安諸公皆當時名賢曰
其人之勝耳曰猶未也蘭亭一序一書精絕古今亦因其
序與書之勝而然也後世之人愛其序與書之精因想慕
其事之勝者不為不少而將軍復繪為之圖以永其傳焉
豈非好事之尤者哉或以為將軍職之所當勤者蓋有不
暇於是也予曰晉室永和之際方當多事之秋而王謝諸
公猶且不廢燕樂況今國家承平武備素習而將軍以其
餘暇因以玩之亦豈害於事也哉其視朝歌暮絃耽嗜酒
色而又懈於其職者有間矣是亦可嘉也予固不識將軍
而陳公之請不可辭因勉為書此為之序云

贈許太醫景芳詩序

人疾病衆矣其最重而急生有不可測者其內證為傷
寒外證為咽喉咽喉視傷寒為尤急且重也何也蓋咽喉
為司命之門氣之出入飲食之吐吞皆藉其開闢之功一
或陽火上升陰水下涸毒熾熾灼血凝腫脹於是有乳蛾
木舌懸喉走馬諸疾生焉當其疾之方作也吸門閉塞內
厥不張氣隔呼吸之通痰湧嚔咽之暴毒流于頰熱焦唇
齒口乾而燥舌強而瘡湯藥不得奏其功針砭莫或施其

巧瞬目之間疾勢暴急而人於是乎死矣自非有通神妙絕之藝能療是疾也鮮有能致人之生者矣姑蘇許公景芳於醫無所不能而獨以口齒馳名於南北兩京者十有餘年蓋有他醫如公之能者甚衆而於口齒求能如公之神妙者極鮮也今年春吾姊翰林脩撰桂公之內病傷寒甚危初得許公鄉友重和劉公療之而愈繼而不謹辛秋餘毒流咽喉間危在呼吸他醫不能治得許公出奇能療之而疾遂瘳傷寒之毒流於咽喉而咽喉之毒於齒牙許公以砭以刺剷盡腐肉以復新者數月而後盡拔其流毒之根許公謙慎寡默愈人疾病甚多未嘗伐己功能生

於吾姊之疾有再生之仁桂公與予感謝不能置而公卒退然弗之居曰吾獨恨術之不精幸其術與疾逢而獲愈也何以謝焉嗚呼世之醫僥倖以為己功而乘時射利者比之獨許公之言如此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大衆時射利者固衆人所同許公能衆人之所不能而猶有不伐功不伐利如此可以知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桂公感其德而不能忘乃請緒紳之能詩者歌以贈之而以序屬予亦感公之德甚深故不辭述此以為之序

春序雅集詩序

三光五嶽清澗之氣鍾之於人則為英俊豪傑鍾之於草

木則為奇葩異卉陳恭襄公簡公子五人並有文武長才所謂英俊豪傑者是矣去年春三月祔禋之辰特網亭館牡丹盛開天香國色芳馥襲人所謂奇葩異卉者亦是矣其時三兄勲銜封度適值恭贊征南軍務而至於封網設席饗賞以慶連捷之會而同氣之親高門之姬咸在焉袍笏滿床簪組輝映蓮豆雜旅盈序行填虎之奏方動而絲竹之音間作詩言俯爾遙且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孫網得之矣夫青陽布暄天德和也丹葩獻芳物情和也飲見及于人心和也三光五嶽之氣萃於一門并度於是即席賦詩以宣其和凡在席者亦皆膚副其作以

協其和而天倫之至樂極矣何其盛哉自古兄弟燕會者有矣而能即席倡和則鮮也即席倡和僅見於李白桃李園之作然皆出於儒者素習不足奇也炸網兄弟生長勳閥富貴之門拳捷走馬鵬鳴聲色是其習矣乃能一切屏去出奇作於獻酬之間宣至和而笑談之際誠可謂古今兄弟之翹楚者矣今勲銜以智謀勇略恭贊南征之功榮膺峻極予所謂有文武長才者夫豈溢美之哉又將方采而未艾也詩凡若干首具列於左方

贈存性張先生還南昌序

存性張先生南京監察御史彥之尊翁也彥道人迎養京

師時先生年七十有七或以老勸止之先生曰有子得為御史何辭一往既至序卑婦子羅拜堂下奉觴稱壽先生喜甚既而甘軟輕煖之奉以序而進先生曰吾來非為溫飽欲觀吾子之志耳夫以清忠持已糾正百司聰明朝廷之耳目振肅臺憲之風紀此御史職也吾子能之否乎對曰彥何敢不盡心於斯先生為之益喜有頃半馬填門賓客滿堂於是廣張賓筵以燕以樂彥冠身冠衣繡衣將事左右慎習客為之盡歡先生亦為之大喜明日亦然至於無日莫不皆然再越月先生命治舟還南昌彥之同寅陳公祚等合若干人留之不可得於是相率請言為贈惟昔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第二子綜通判鄧州自西京謁告省親忠獻以西京羈獄為問綜不能對忠獻責其不能舉職遂索杖必欲撻之諸子股栗故絳綰皆至宰相維拜門下侍郎今先生三子各授一經親為講授彥遂登承樂進士而權令官先生猶或慮其未至乃不遠千里就而訓之何其愛子至於是之篤嗟夫有是父必有是子先生既無媿於忠獻彥亦必能無媿於絳綰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吾未之信也世固有為父者汲汲以溫飽之計責其子為子者規規以口養體之養答其親親於先生父子亦可以少愧矣揚舲大江瞬息千里迎候塞途增光故鄉於斯時

也先生之喜又當何如哉先生名星字景昭敦厚清雅洪武中辟賢良弗起恒以琴書自樂故又號存性是为序

贈監察御史馬公序

士君子設施措置無所往而不得善譽者才之通也萬斛之舟能駕涵湧之濤而不能進於康莊千里之駿能馳峻嶮之阪而不能涉乎浩渺下莊子能勇而不能藝冉求能藝而不能勇孟公綽能為趙魏老而不能為滕薛大夫長於此者短於彼是豈通才也哉監察御史馬公良滄洲之俊傑也才器侔儻知識超卓蜚英庠校選任行在鴻臚序班或詔為王於殿陛之間肅雍和敬秩然有儀用是薦擢

監察御史剛正謇諤有威望朝廷以陝西行都司乃極邊之地胡寇出沒之所防禦不可不嚴於是選命公往蒞之逾三載而後還恩撫咸攝克靖西鄙今茲按巡於畿內之復一年而後去郡縣率職名譽益隆夫以肅班行風紀名振遐徼而馳聲於畿內之邪隨遇設施無往不可誠可謂之通才也矣其視長於此而短於彼能其一不能其二者相去亦遠矣哉繡衣還朝馳馬介途地官並御徐公屬予言贈故書此以答其意

贈刑部郎中方公考滿序

刑部廣西司郎中浦江方公克明端謹凝重才器偉然博

通法律於恤獄自太學生授秋官主事而擢今職始終
餘二十年司勉愛之僚友敬之緒紳譽之妻署部堂有數
四正已率下無異真宰持謙御物固或自矜少保魚戶部
尚書東萊黃公譽爲之久而未遂於是衆議咸以公進之
不銳爲惜大鄧林之材棟梁之具也鍾山嶽之靈秀滋而
露之潤澤有培植長養之功焉故用愈遲而材愈良荆山
之璞瑚璉之寶也陰陽毓其和三光孕其精而亦有含輝
保貞之益焉故出之不輕而其名為益重矣公之材明堂
之具也宗廟之寶也培植於鄧林含輝於荆山而顯用於
秋官者亦云久矣博通乎憲度磨礪乎事業材逾良而名

益重茲行也吾知外而藩臬之長內而六卿之亞將赫
明一委之以重任擢之以顯職方有在於今日也古人謂
三年不飛一飛冲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夫豈可以易而
論之哉茲既九年獻績其同寅郎中鄭文俊等相率請予
言贈故爲序之如此又因以致予之期望云

筭籟集序

筭籟集若干卷古樂府五七言歌行律絕若干首清新俊
逸鏗鉤炳耀非雜學所能及也玉山孟舟沈先生特以竭
予曰此吾子愚之所作敢祈言序以進之夫詩本性情有
邪有正商周雅頌之音薦於郊廟朝廷得其性情之正也

漢魏以來蘇李曹劉諸君子五言之作猶爲近古唐興再
變而諸體悉備當時以詩名家者陳子昂高適岑參之輩
彬一濟一而千載之下獨稱李杜馬李白天寶高適奇才
縱速如生地活龍驚雷掣電望之不可執捕非其才而欲
學其放其失必至於不檢杜子美之作如長江巨浸渾涵
汪洋不可窺其涯涘然其言皆時政所關有憂國愛民之
心君子學之無非防範於規矩尺度而流連光景淫哇靡
靡之言不得雜吾心胸之中雖不能造其精微然亦不失
其爲正也今觀集中所作皆佳作也蓋有志游乎李杜之
門牆者矣使散落其華而收其寶三復嗣詩而一反之於

正焉近世學者欲企而及之不亦難乎予與孟舟交相好
也故序此而不辭

古城耕詩序

吉水劉公仲禮世家邑之古城近於學宮日得与士子接
見禮讓相聞弦歌之聲且家藏古書數千卷有汗牛充棟
之富又有負郭田數百畝蓄金膏沃原隰耕次仲禮治家
及外本之以孝弟忠信文之以詩書禮樂其子若姪又皆
明敏俊爽克承庭訓咸有科第之志仲禮課經之暇躬率
僮僕驅耒耜健惰於畝澮之中既莫且耕亞旅膺力收斂
之厚至有百室盈止之富養耆老奉賓祭姻鄰貧匱室

燕樂有古農人之遺風馬或曰仲禮懷瑜握瑾異才也不
於冠冕佩玉之數乃欲甘心於耒耜襤褸之勤何哉解之
者曰若商之伊尹漢之兒寬諸葛亮初未嘗不服勤於稼
穡也而功烈如彼其盛蓋古者士出於農故周之詩曰烝
我髦士則農之見重當世而有取於聖人也如此今仲禮
佩服乎六經仁義道德之訓備通乎子史百氏博達之言
敦本力穡固有浮靡泰外之習質文兼茂言行不諱大為
鄉人之所推重而可無愧髦士之稱今國家拔求賢野
無遺佚仲禮雖區德潛擢人具舍之哉況其弟其謙自中
書出奉大藩聲譽卓然吾卜其雙鳳齊翥聯璧並輝蔚為

縉紳之所瞻仰有日矣豈終為沮溺丈人之倚丘也哉什
禮嘗以古城畊讀扁其室以自娛其鄉親都憲熊公求得
兩京諸名公詩歌頌稱其賢而以序屬予於是乎言

贈提調學校湖廣僉憲韓公之任序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韓公初自永樂丁酉鄉貢中會試
乙榜兩任松江蘇州府學司訓陞丹陽教諭而擢今職在
職六年毅然以風紀自任百司憚之遂用薦擢湖廣按察
僉事仍專提調學校循行秋官郎中樓公文昌等請言為
贈惟國家設郡縣學校以育賢才必選賢果秀異者為第
子簡文行淵懿者為之師併講說六經道義以傳其學而

宏其詞繼舉肉以豐其康養竭力役以復其身家嗟夫自
三代而下養賢之道未之能過然而未獲賢才之用致煩
聖慮專命憲臣督屬之方未必皆學者之罪為師者不能
辭其責矣成周設教先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故胡安
定之教蘇湖本之以仁義道德以明其體教之以經義治
事以適其用是以出於其門列仕於朝者若錢藻之淵篤
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餘政事文
學卓然見稱當時者不可勝數嗟夫今之為師者豈復有
如安定有哉既府教學之功又避田牧之惡於是假託寬
厚忘以率意因循縱肆遂至廢弛間有逼迫記誦偶得一

舉即為己功又不知六德六行之教為何事亦有不飭簋
簠倒持紀綱日与羣弟子引酒相歡以待不種之穫者比
此皆是不能成之又反壞之而師之罪為尤大嗟夫今之
為弟子者又安得如范純仁之輩出為世用者哉若之何
而不上煩於聖慮也韓公名陽宋忠獻公琦之後清慎
簡文外溫而內嚴所過化者三學生今科第得人多公弟
子今拔是道儀式於湖南學校校之間理以泮之刑以威
之仗為師皆化而為安定為弟子者皆化而為錢藻孫覺
范純仁錢公輔勢有必至者矣風紀之職實兼師道之任
朝廷委任得人豈惟斯文之光抑亦邦家之光也歟他日

有自湖南來遊於太學者必有德有造之君子也於此可以贊公之成績矣予深有望焉是為序

雲山清隱序

雲山清隱常張璣託此以自晦也惟古有遺逸之民匿德藏耀光晦跡寵之以名爵則避招之以禮幣則辭惟恐入山不深入林不密甘与木石虎豕為伍終身樂之不歡斯人也不可得而復見中世之士有身居幽隱心慕利達外功高尚之名中蓄求售之志一旦微車在門則抗塵走俗汲於名爵致於富貴歟世盜名將市井之不若矣今璣之於隱也豈真匿德藏耀以遂其高欲抑徇名昧實以求其售歟吾皆不得而知也璣隱約田里力穡以厚其生積德以滋其本亦鄉邦之善人也用之則進而不避舍之則退而不求如是則人謂璣君子矣清隱之名何足為璣輕重哉

贈主事王公奉使西蜀序

春官儀曹主事王公士華奉使西蜀冊封王妃謁予請曰茲當萬里行過何以教我予曰肅將朝命重事也而冊封王妃事之尤重者也當戰兢自持不可使有一念之不謹金冊在匣再匣在舟浮大江歷荆湘進之以冒三峽之險朝陽夕厲惟恐防之失當亦不可使有一時之不謹蜀王

朝廷宗親朝見之際當率禮秉虔以宣達上恩應對俯仰使上不失朝廷之尊下不失臣子之敬斯為得之茲又不可使有纖毫之不謹能謹是三者則蹈履亨奉禮儀卒度慶典宏敷允協終吉朝廷尊榮使命有輝庶其可以無忝肯周之詩人作詩以送仲山甫有曰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又曰仲山甫之德小心翼翼是則古人之明訓予亦敢以是為公告也雖然公由名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而授今官厥今二十餘年凡朝廷典禮益稔聞而熟見者也况公明敏練達才識老成簡任日隆心益謹慎茲行也吾知公克慎克敬光濟厥美有餘裕焉以聾訓不自知其為清隱矣若夫峭刻閭之崢嶸使吾之志与之為崢嶸見翟塘之奔放使吾之文与之為奔放窺岷峨之崔巍使吾之學与之為崔巍此則在公宜有自得之妙紀行有錄賦咏有編還朝之日尚當於公求觀之也

華陽春晚園序

華陽春晚園：中所畫皆馬也馬有四仰身浴塵者一黃騮也頓首嚙草者一青驄也相聚而飲泉者二其一之色粉黃而其一則赤騄也後有二奚官相顧笑語意甚閑暇人与馬各極其趣咸有可觀廣州太守方公得之徵言為記按華陽乃華山之陽武成所謂歸馬華山之陽即此是

矣當商受末世民政不綱萬物失遂茲也驅馳於戈甲之間疲困於戰鬥之下易秣弗及待斃而已一旦周之武王伐罪救民過絕亂略牧野之師既臻而天下遂底大定於是戡戈棄矢偃兵息民歸馬華山之陽而示天下以弗服茲其時矣今觀是圖之馬脫去籠絡謝絕鞭束既無戰鬪之勞又免馳逐之困厭飲芻秣而得自適於寬閒之野草既豐茂泉亦甘冽飲啜之餘至於仰身浴土舒暢筋血其樂當何如哉回視昔之所以待斃於鋒鏑甲冑之間者否泰不侔矣嗟夫民物貴各有所適也烈火之下無金物桀紂之世無全民豈特馬而已哉展卷三嘆序以識之

贈太守程公序

惟郡縣有司之職得民心為本饑者求食寒者求衣勞者求逸不得其所者求得其所以此雖堯舜所難而為有司者果何以得其民哉惟之以公道撫之以寬仁齊之以禮法無剋戕以厚己賦斂平而徭役均無橫科驗擾之害而遂俯仰耕鑿之樂如是則雖飢寒勞苦有不得所其之憂一皆委之於命而不以歸怨於有司是則所謂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也能得其心將愛慕之如慈父母夫何官舍其去哉惟安太守程公宗魯兗州金鄉縣人初領鄉舉卒業太學授淮安同知九年秩滿淮安二州九縣之民合辭

薦名於朝乞留終忠而陞今官惟安俗尚勁悍士扶氣節自昔產於是邦者若韓信之將畧枚乘枚舉張耒之文學徐積之節孝趙鼎且之死勇至於今其道風餘烈猶有存者非他量器識薰色乎數君子之外者未易得是邦之民公辭而薦留之也宗魯鍾武宗洙泗之靈秀生長乎聖賢道德之邦濡染乎詩書禮樂之教故其言語政事得軍戎子貢冉有季路之正措而施之於二州九縣之民無非法古而為治也則吾前之所云九事之目能福乎民而不以病乎民可知矣昔二州九縣之民如赤子之於慈父母寧肯舍其去而不留乎昔漢光武再命寇恂為潁川太守潁川寇竊既平恂遂不拜郡守之命而去潁川吏民遮光武於道乞借寇恂一年今惟安之民乞留程公以終其惠並欲其永久而不去耳一年去乎哉則公之德政於是並可徵矣南京太僕卿沐陽仲昌公託江都主簿蔣汝微予言以贈予亦識程公者故為書此以復且冀太守慎終如始焉是為序

贈大理寺丞李公還朝詩序

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城池之宏壯兵甲之堅利士馬之強勇百官有司布列於庶位者各供厥職是以宗社真安四夷賓服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八十餘年何其盛哉

然其法久則必玩法玩則人心怠而事不脩舉矣能無慮乎於是皇上選命大理寺右寺丞李公至南京俾城池之完固者完固之兵甲之不堅利者堅利之士馬之不強勇者練習之庶獄之有寬滯者洗雪之百官有司會墨者則繩之以法老弱罷懦不任事者罷黜之朝廷委託之任莫重於此而能勝其任者則亦無逾於李公也公江西吉水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登正統己未進士歷陞今官器量宏博才識卓異居公守慎簡出入奉行初旨之外不加毫末以庶僚為政務之首乃詢之於昭：察之於冥：而進退各適其當以庶獄為人命所係則又深體欽恤之意

加參詳焉至於國城池利兵甲訓練士馬則各符其所同司而分理之咸底成功既還朝駙馬都尉趙公等賦詩以餞其鄉姻秋官員外郎王公佐黃公恕請予言為序自古國家不難於國治而難於用人不難於用人而難於任賢任賢以國治則明足以燭是非公足以辨邪正況今臨之以朝廷赫：之命注之以大理肅：之威則貪者厲懦者立怯有勇而百廢無不舉矣此李公所以克副朝廷之委任也昔周之詩人贊詠仲山甫之德言其肅將王命以式百辟而又不吐剛不茹柔不侮於寡不畏強禦故能明哲保身以事一人李公其似之矣孰謂古之賢者不可企及

哉茲當奏對闕下仰天顏之悅懌沐聖恩之寵崇實功加秩以勸將來豈特為縉紳之光抑亦邦家之光也故是為序

贈太守陳公致政還四明序

太守四明陳公初受帝初治吉安而郡以大治九年獻績朝廷以吉安非公不能理乃陞大叅秩正三品俸之仍注吉安而郡益以大治今年春適逢朝覲會同之日公述職居優等方當增秩贈金以旌其賢公獨白於執政引年求退執政難之公強之執政亦強之公請之益力不屈乃遂疏以上聞特賜俞允朝紳咸惜其去贈章之富足以汗牛

而南京尚寶司丞宋公率諸同志亦賦詩以贈請予序其首簡惟吉安大郡天下之人皆稱其為難治古之人居宰輔臺閣以功業德政顯者當時而垂耀後世者若歐陽公劉旼楊萬里周必大諸大賢君子是也今之人以三公九卿布列於兩京者如少師楊公象宰王公以下恒數十百人其文章政事炳：煜：不在古人之左以如是之邦有如是之賢而猶難治果何如哉蓋由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之惡反足以掩乎君子之善況前之為守者臨民不以其道則其治之不易也宜矣公自秋官主事陞員外郎而擢今職慈祥豈第有古循吏之風觀其臨民之際主之

以公道孚之以誠信決之以仁愛而弗率也然後刑以一之法以繩之大者上聞小者立斷雖有老奸宿蠹莫不銷縮摧沮無所遁其形迹由是善者勸而惡者戒教化大行而相安於無事之域矣夫天下未有無可化之俗亦未有不可治之民然則非吉郡之難治賢郡守之難遇也有由然哉予與公同郡又同為秋官主事相好三十餘年今皆髮就種、而公乃得先承優老之恩在公則為甚喜而予則不能無介然於懷也若夫故鄉畫錦之榮洛中耆英之歡諸作者能賦之矣茲固不道

贈上元姜知縣考滿序

上元為畿內第一邑、之民時四方閭右起實京師之豪傑也性有不一之性習有不一之習剛柔善惡居錯處乎其中至難齊一況其地密邇輦轂之下而凡百爾之需雖金珠玉帛貨登鉅萬者緩急之間必首及之京師都會物貨山積自足酬應惟在會計處分得其均耳一有不均則下必有起爭訟之端上必有悞公務之急政事叢脞不得為良有司也必矣予自永樂甲申為進士見吾先兄煥宰是邑而知邑務之煩劇也務雖煩劇而先兄秉廉公之心施均平之政民皆愛戴如親父母至今思之弗忘自後迭故迎新不知其幾而予未之有聞迨今四十餘年而復得

吾姜尹德政焉德政之宰是邑凡民之多寡與家產之貧富皆編注圖格附焉簿籍一歲之中凡遇科差則照圖格資次出民力者限役幾日而退安田里無再役之憂出民資者必因其貧富以輕重其供應無失當之怨至於坊甲糧老取之必以至公瑣屑泛雜禁卒亦有條教務在省節浮費以恤小民而邑遂以大治在朝縉紳大夫咸稱其能蒞職三載將獻績於天官其同寅請予言贈夫君子之叔煩劇責乎有綱有紀提其綱而衆目無不舉焉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不能者如治亂絲而棼之則事愈滯而民益困雖欲求治而愈不得治此有司賢愚之所由別也若德政者具有綱有紀之賢者歟茲行也吾知書最天官榮膺不次之推未可知也吾深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江西布政司羅參議之任序

國家遴選方面必初在廷卿亞臺憲大臣於六科各道部屬之中拔其賢且能者薦名於上俾夫官量其才德若大參若憲使僉副度其可稱者而任之其秉賢之法精慎如此乃正統戊辰春南京刑部員外郎廣東番禺羅宗閔子玉例循例薦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子玉初自鄉舉率業太學校刑部司務而陞員外郎三年報政即陞今官可謂出乎其類者矣欽惟朝廷治侔唐虞凡小大庶職必滿三

考而後黜陟今不待三考而庸峻擢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江右為西南大藩人民有不一之性風俗有不一之習文學之士好青紫然蔚於兩京而黜陟綰綬者大皆布列於州郡此其士之高者也下此則以法律為詩書以告訐為衣食又有國冠大希望之儒者也而不知其內之所蓄者異乎外竟言齊趙望之君子也而不知其心之所存者殊乎行子玉於巡歷郡縣之際新謀僥倖其來如雲情偽雜出是非錯亂於斯之時衆皆瞠目傾耳以聽一言之決嗟乎其亦難矣哉子玉練達秋官衆咸推其老成於凡守令之賢否民情之誠偽獄訟之是非曲直審之精熟久

矣此固不足慮也雖然秋官之政以法為主而仁以濟之藩府之政以仁為主而法以輔之亦各有其時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子玉其尚密於時焉頒行其同寅郎中蕭公守中率諸同志請予言贈予亦知子玉者也故書此以塞責

贈鄧公方滿序

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鄧公履純膺少司寇鄭公之薦擢署山東司郎中事厥今通滿九年行將獻績入覲其同寅蕭公守中等析言以贈惟秋官以詰奸懲刑暴亂為職人命攸繫何可以弗欽弗恤昔呂侯為移王司寇王命訓刑

以詰四方雖云賡法非古然其中衷矜惻恒之言猶有三代之遺意焉何以知其然也當夫兩造既具之際得其情矣又必資於師聽之五辭五辭簡孚無可疑矣然後正之於五刑以定其罪倘其中辭与刑有不相應者則為可疑之刑矣辭与刑既有可疑則必降而止之於五罰辭与罰又或有不相應者則必正之於五過而宥免之也其詳其慎至於如此其極又何有濫及無辜之患哉然又慮典獄之官有所蔽諂之也故又有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之訓焉苟能敬忌五者之至固有擇言存身則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矣此則典獄用刑之極功惟仁恕君子

足以當之也方今聖天子布至仁之大德敷好生之鴻恩遴選典獄之官屢頒慎罰之令鄧公仁恕君子也初自吉水庫校中宣德庚戌進士授行在刑部湖廣司主事而擢今官獄因滯冤逮無濫及不為威屈不為利誘如呂侯刑書之訓豈惟矜慎先詳而已殆將過也鄭公之薦宜矣哉茲當書最天官將必有峻擢寵異之恩矣此同寅之所欲亦區々之所深望者也為序

贈博士王櫟方滿序

南京國子博士王櫟希程准職三年行將獻績天官來析言以自勗惟博士之職道之所由寓也夫所謂之道者何道

也六經所載古聖賢相傳之道也五倫資之以叙五常藉之以明君子用之以誠身學者賴之以脩業博士施之以為教則六經所載古聖賢相傳之道不在六經而在博士矣自非通經博古洽聞多識履行清醇卓爾異有志於任師道之責者莫宜居此漢之桓榮唐之韓愈宋之胡安國草可以無媿今希稷為太學博士秩正八品比之高官顯爵似未滿其才德然六館多士英俊豪杰者數以千計有所述作必求正於其師：正之而又合千人之所作送之於博士博士通得考較正之然後以其不合於聖賢六經之訓者呈送於祭酒司業而挂以懲之六館多

士得自勵以進德脩業有博士之功居多然則師道之尊隆固不存於高官顯爵之下夫士君明乎六經聖賢之道者肯有所傳而尤貴乎得其地博士為率勵多士之職太學為英才都會之所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於此而不樂而有慕於其他則墮矣希稷之志則不在於是也希稷自太和司訓而擢今官所謂通經古洽聞多識者也所謂履行清醇卓異有志於任師道之責者也使其行有所弗急則古人亦不難到匡贊裨益予亦有所賴焉雖然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道德不足以累其心人固各有志也予豈敢任一己之見以強人之

志向哉在希稷自擇而處之何如耳於其有請也中以贈之

贈荊州何太守之任序

荊州太守何寅亮之初自太學生授冬官主事其為人警敏通變如明珠在盤圓轉無礙也如駕輕車就熟路而且敏也故能諳練政事識達世故而為不器之良才其時工部侍郎周公巡撫江南督運國賦奏選亮之協贊厥任偉有成績繼委巡撫齊魯河道啟閉濟寧上下水閘狼運萬艘往來稱便都督武公總督應天蘇公常鎮兩浙湖湘諸郡復奏亮以董役其程罔俾後期公夙夜盡心無敢有違

懲之有於是戶部尚書金公遂為授今官命下之日余曰宜哉荆為古之大州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是也春秋時為郢都自秦以後為南郡為荊州改建不常今為荊州府統縣有七其地控扼巴蜀襟帶吳楚為西南之名邦古人之仕於此者若晉之陶侃謝安唐之張柬之姚崇韓愈其產於茲者若唐之岑文本宋之唐介今之少保石首楊公都憲江陵張公皆名臣也亮之昔巡歷於南北都邑之間嘗總羨於是邦蓋深知民隱洞察吏弊者也今之出守於茲苟於利之所當與害之所當除急於舉賢才而恤鰥寡親君子而遠小人國賦不可緩也而亦不可亟軍需不可

急也而亦不可慢舉吾昔之所聞見者行之不失其當焉則荆州之民再受其惠不既多乎哉於吾前之所云古今名臣亦足以爭光後先矣下不負大臣之舉薦上不負朝廷之委任嗟乎亮之其賢矣哉吾於亮之有師弟子之義相知將二十年既之任來謁別且乞予言以自勸故庶叙其能以褒美之又因以寓大規勉之意焉

贈御史向公祭祖序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向侃希顏以獻績入覲疏請還家祭祖許之濱行御緒紳秋官亞卿鄭公屬予言贈士君子學古入官位不必尊在乎德之尊爵不必高貴乎行之高

孝為移忠之資而能履其孝義為制事之本而能蹈其義信能行走二者其於為政乎何有希顏虛之樂縣人自邑庠弟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判平涼請寧州而薦擢令官其為人端重清謹公勤廉介自序校至居憲府一言一行皆不違乎矩度於職務罔不修飭而未嘗見其有所作為於憲綱無不振舉而未嘗見其赫、而烈、也至與人論辯邪正曲直詳盡疑獄及凡法所當糾者則毅然執正不可屈撓希顏德之等行之高百司所以敬憚之者蓋不專在於御史之肅位也希顏年二十五喪內甫生一子未離頑復其母戒之曰年少喪妻勢必再娶爾慎擇有賢德者勿

使吾之孫為閭閻也希顏感母之言誓不敢有意於繼室迄今三十餘年未嘗少有變志夫遵母命孝也不再娶義也孝之至義之盡有非常人所可能者而希顏能之非賢者乎夫人居官之賢不廢其職足矣於德行孝義本源之道則有所未盡也而希顏本之於德行孝義以為政則其賢異於世人之所謂賢者矣今茲歸祭先隴錦衣之煜煜牲醴之豐潔皆外物也而於對越祖宗父母之際內有不疚於心可謂無愧是足以感通幽冥而光顯先德矣內不愧於心斯可以無媿於祖宗父母而推盡忠於朝廷抑又何所媿焉嗟夫希顏其賢矣哉希顏與予有舊十有餘年故予之惠甚厚而予愛希顏之心亦不薄也於其請中以贈之

贈李公巡撫還朝詩序

儒術不外乎史道史道必本乎儒術不明儒術而欲史道之當乎理吾未之見也六經具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儒者必明乎六經而後可以致用五刑之法備紀於書難見於史志歷代纂述法律務求合乎六經之精義微意而後用之於世此非世俗之吏所能識必通經博古而後能知之也上為朝廷明目達聰下為生民除奸去弊儒者用世之效豈淺鮮哉監察御史李公奎初自鄉舉司

故廣昌權國子學正溫厚和粹淳正端謹博觀六經百氏之書深造間奧作為文章詩歌汪洋浩汗一歸於理與之論事皆合乎儒者正道非淺見薄識者可得窺測正統戊午薦試都堂權監察御史慨然以耳目紀綱澄清沙汰自任當其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河南王公督運錢唐頗失紀律李公即劾奏之今又奉命巡歷蘇松諸郡蘇松之人莫不驚動曰是即初王侍郎之御史也老奸宿賊無不消縮推沮剗斷一切事情引經據史出於世俗之表人咸震駭以為不可企及茲當滿代還朝南京諸縉紳咸賦詩以贈屬予為之序夫士君子才識超卓必資學問以充之而有

後有以異於人歷觀古之君子為監察御史者若昌黎韓渠明道三先生其人矣三先生者內之所蘊無非六經道義之與外之所發無非六經道義之言其心淳而正其氣剛而直故不嚴而自威不令而自肅今公以儒術濟吏事以詩書議法律以道義動人情其亦三先生之高徒也歟世謂古今人不相及使進之而不已焉夫豈大相遠哉士希賢、希聖公之所希吾知其沛然莫之能禦矣茲當趨觀天顏承寵褒膺峻權則亦未可量也因具行中以贈之

贈安慶葉太守之任詩序

安慶太守葉瓊彥英初自泉州司訓陞南京國子學錄九

年獻績尚書陳公德遵薦陞今官既之任合太學同寅翰林編脩官監丞事諸君我等二十有九人設祖帳於東門之外各賦詩以勉其行而請予言為序予以老疾固辭料義等曰聖朝廷設太學八十餘年師儒之官拔居卿亞方面之任者僅數人而止何其寡也今彥英乃能挺然振出而與斯文爭先凌先執事又何惜一言不使其益自振勵之哉予曰諸君子之言是也彥英學行端謹沉靜閑默遇事則直言無隱然每聞其議論百官有司自六卿都憲藩臬方面郡守而下則曰職事有小大政務有重輕要當一以端本澄源奉公守法各秉忠君愛民之心為本如是

而政務有不舉紀綱有不立名節廉恥有不勵吾未之聞也聽其言若可立見功效予固知學錄不足以掩其才而其志則在有為也於今見之矣安慶大都也其所統六邑地方千有餘里而六邑錯居其間邑有令丞簿史以及諸司小官庫吏其數數百下民之虛實托寄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太守以一身壯乎其上一言不愆諸理一行不合乎度一政事之施或失其當一刑訟之決或戾乎法眾皆傾耳側目摩挲而聽之矣然則太守之任亦難矣哉雖然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行之惟難故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彥英尚

當致力於是無端靜言庸違之說可也昔之生於是邦者
漢有文翁以詩書化乎蜀守於是邦者宋有游酢以德義
化乎民前有文翁為邦之彦後有游酢為邦之守吾知安
慶亦禮義之郡也彦英素所抱負如此而又能施之以德
義使無忝於游先生者為嘆乎史稱漢唐循吏奚足多哉
哉彦英於予有門生故吏之舊予於彦英又有鄉里姻戚
之雅而復重以編修諸同寅之誼也故為序之以冀致夫
規頌之意焉彦英其毋以予言為僭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公之任序

福建按察副使劉公某初自進士為御史九年而擢今職

拜命之官道經金陵鄉之朝紳相率請予文贈惟按察之
官起自唐貞觀間遣大使巡省天下諸州而有巡察安撫
之名其即漢直指使者至後有曰按察曰按察採訪處置
曰黜陟曰觀察處置等名雖不同繩糾之職一也宋淳化
間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訟而按察使且有副焉則副
官吏之不法者有元各道置提刑按察使且有副焉則副
使之官自有元始也國朝有天下置各布政使司以統府
州若縣置各都司以統諸衛若所復置各按察司以提數
二司所統之屬司有按察使副使僉事之官自二司而下
官吏之臧否政務之治忽軍民之利病与凡爭訟奸究獄

訟冤抑諸所不法按察之官則有糾劾疏滌之政焉有禁
奸除暴之法焉小者立斷大者辟聞今行於戶庭之間而
人憚服於湖山千里之外自非仁足以愛物勇足以振滯
剛足以禁暴智足以燭奸不同不說隨者鮮克勝其任
矣夫紀法度之不立和同有以害之也然和同不足以
立法而足以保身此世之人寧緩其法而重以自愛者多
矣如此而欲求其報稱難矣哉國家耳目之官在外惟按
察司廣聰達明行或有所不逮蔽其明塞其聰惟欲安享
名爵以求無事非國家之委任意也吾知公必不為是矣
公生於世官之族沉靜寡言智謀深密予入翰林十餘年

公領鄉薦登第為御史見其志操卓卓即有遠大之期今
茲之膺是職也其為政必有異於人可知況福建為詩書
禮義之邦易治之俗也以易治之族俗而又得公其憲
焉將見紀綱正而法度脩公並能振之無疑矣憲職得人
當遠為閩士賀之於其行書以為贈

姚節婦厚六孺人鄭氏傳

鄭婦姓鄭諱玉字如瓊浙之慈谿灌浦人子孺女也性溫
惠能諳女內則字義年十六適邑庠生姚愈如閨如閨子
友也為衣纓如瓊相之克盡婦道尤綜理家務故如閨免
內顧之憂而獲就於學永樂庠子有司貢升成均居無何

以勤苦致疾卒於京師骨節如瓊象然不欲生時年二十有九女甫十歲子甫二歲如閨阮沒惟曾祖母潘祖母馮垂白在堂如瓊奉事晨昏尤謹不以貧苦有怠意自是屏去膏沐珥簪之飾不出戶閨或有微諷之者如瓊泣曰昔夏令女有言閨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彼人也吾亦人也吾何獨不然妻未亡人且暮死即從君子遊無他志也卒不可奪迨撫孤幼稍長能讀父書嘗誨曰汝父讀書思効勞朝廷既貴志而沒汝今克承其志吾死無憾矣歲時事祀必親必敬處婦如無閨言視諸姪猶己子若虞部郎中堂東光司訓墨雖宦遊時致饋養凡

百所為宗黨咸以為積範迄今壽考七十有七尚康壯無恙嗚呼無節婦孤子親字宗祀孰尸乎是不可不汲、焉而不白於世也

贊曰語云不知其明視其尸不知其家知有婦觀鄭氏之克其夫善育厥孤百艱備嘗不變初志家聲賴以不墜者是亦難能也已視彼有家而虧其行者大有徑庭矣用書以為婦人之規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海庵先生遺墨卷後

書海庵先生遺墨卷後

右徽國公晦庵先生上時宰王淮劄子前一劄乃淳熙五年知南康軍時值歲饑乞減星子縣稅後一劄乃八年為浙東常平茶鹽時亦值歲饑繩治嬰之蒙民年譜載娶有富民以貲得官素交貴近米山積不糶一粒宜錫其官忌即其人茲二事俱已入奏託觀劄中祈叩之至者其甚亟賜俞允也而淮視之漠然亦有唐仲友者與淮同里閨為姻家仲友知台州時貪盜淫虐蓄養亡命徽國按得其實

章凡十上淮皆匿之徽國論之益力至於不得已始取初章與仲友所自解離進竟脫仲友重譴觀此則二劄妄投也豈徽國一時昧於知淮者哉夫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責也親君子遠小人主人主之要務也徽國庶事孝先寧宗屢以正心誠意與當世急務勸進經惟上方開納延覽而在右輔弼輒肆沮抑至命臺諫排擊為學使其擯斥不得進用徽國自進士五十年仕於外者凡九立朝視四十日而已奸佞在內賢者疎之於外淮欲辭其責可乎朝廷偏據一隅祖宗之輝不復而任相如此宋祚亦可知已淮娶之金華人後人不知重此二劄廢棄湮沒乃為御之賢士傳

子庸得之非其後人不知慎此正以先世居廟堂之上而不能進用賢者蓄此適之以益重先世之愧耳廢之棄之也宜哉子庸知實先賢遺墨珍藏篋笥有年因裝潢成卷遺其子寧求予題款為書此以歸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此貢泰甫為戶部尚書漕舉閩海時送謝原功文元正至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復以文學通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

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大操瑟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善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庵上虞人今其孫澤為刑部中書謹自持克先先德又以見仁者必有後矣

題羅漢白描卷

鬼神無常形畫愈怪則筆愈奇非若人物鳥獸山川草木有形似者比也譬諸六經聖賢之言學者不敢妄出怪僻之語以驚惑世俗有實理為之證據耳而釋老談空論元其說茫如捕風世之人輩瞽其視聽則反以其道極高至遠不可企及是何也繇其無實理可以證據故益得肆其恣誕以愚天下之人嗟夫鬼神無常形釋老無常理畫者當有以辨之也此圖所畫皆羅漢羅漢予素所不識雖然觀其筆意精妙變化不測非梁楷之後不能作去彼取此亦有可觀江公其慎者之哉

讀蘇武傳

蘇武忠貫日月炳若丹青不屈於匈奴十九年而歸頭顱盡白其正誼足以激昂萬代而所封僅止典屬國而已嗟夫漢室亦衰矣當時衛律虞常李陵皆降虜之臣也不以失節辱身為恥反以虜廷富貴百計誘武俱降譬猶淫汙婦人引貞女以合其恥何其醜哉吾觀近世不脩道德如崔烈之徒乃反勸人同於己者亦不少也其失節一而已矣又豈止衛律輩遺臭於千古哉因併識之

題九歌圖

離騷九歌楚屈原作也昔沅湘之俗信鬼而好祀必使

巫覡作樂歌以娛神其詞鄙俚不足觀屈原以放逐至此
因為更定且自寓其忠愛之心焉唐人好事者繪為九神
以傳於世宋龍眠李伯時臨之元張渚厚又臨之此料
厚之所臨者其精妙猶如是也畫之精妙固無益於世道
而俞紫芝所書小猶足為後學師法紫芝之書其托是國
以永其傳乎則以為是國託紫芝而有傳也可謂兩得其
助矣而二者均得其足傳豈非尤有賴乎九歌之辭有忠
君愛國之心哉以彼方此其輕重較然矣夏官主事沈公
持是圖徵予題公其珍藏之勿失

題趙文敏公所書洛神賦真蹟

松雪書初本學李邕其後博采晉唐筆法之妙遂自成一
家然李之體骨二王虞褚之精神未嘗不具今觀所書洛
神賦或逍遙散逸如羽流仙客吞吐烟霞於林泉之下或
端謹雅飭如莊人正士垂紳束帶於廟堂之上或流轉動
宛轉如游龍翔鳳來鳳雲御風於太虛之中其變化有無
窮之妙足與古名筆肩並駕於晉唐人之間真無忝矣
此書今家宰黃公得之屬予題其後故用書此歸之

題趙文敏公書樂毅報燕惠王書卷

此樂毅報燕惠王書明白激切洞見肺腑言燕之所以下
齊七十餘城而成不世之功齊之所以破燕毅將復得齊

城故地而貽後世之恥者無昭明於知人忠王昧於知人
故也戰國文章之妙此為最滕史傳所載千有餘年至趙
文敏公表出而書之其必有所慕矣書凡八百餘字溫潤
圓熟變化入神觀其用筆略不經意而皆不失二王法度
誠可寶也流傳又二百餘年而為廬陵周仁迪所得仁迪
巡撫江南各官並卿之仲子聰敏好學得此真書拱壁夫
以望諸君之文章文敏公之字畫雖非儒者猶知愛慕况
仁迪嗜學好古者哉仁迪請題展卷書之敬仰敬仰

題延陵季子墓碑後

昔吳季子封延陵延陵今為常州江鎮陰乃常之屬邑常

時季子沒墓江陰中港之側先聖孔子題其墓碑曰有吳
延陵季子之墓乃篆刻也是刻歲久湮沒唐元宗命殷仲
容摹刻之代宗朝潤州刺史蕭定又重刻之宋徽宗時朱
彥守常州又重刻之凡三傳刻矣而古法古意尚不失孔
子遺則聖人之筆誼之至而不敢忽也墓舊有廟有像
國朝洪武初沒設建廟像於郡城之內久漸頽廢今太守
莫公愚武進縣令朱公恕一新舊規視昔有加篆刻孔子
所書立碑廟庭揭拜以時祀典益隆甚盛心也自古王公
貴人之墓不逾百年廢而不存者多矣季子沒今千有餘
年而其墓石祠廟皆得善治完好者季子有泰伯子臧之

讓德且自吳聘魯請親周樂而知列國之興廢應聘齊鄭
衛晉而知政治之得喪則其明睿博通於他國之俊又
遠甚名節表一蓋將以膏壤同於不朽而茲墓石鬼神猶
知呵護況人乎哉吳朱二公既履江陰樵牧之禁又新郡
城廟貌之規事神如此治民可知也夫以孔子之聖翰李
子之墓碑唐宗諸公知所欽仰與今二公知所尊賢而尚
德是皆不可沒者故書此列於碑石之左俾凡准官於是
者皆知所以景慕焉

題九歌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卷

九歌楚三閭大夫屈原所作自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宋龍

眠居士李公麟畫也今太常丞戴公崇漢成奏徵予識之
夫平之畫忠於楚也其志可與日月爭光懷王信上官靳
尚之譏而見疎哀王又聽子蘭之譖而見逐平至沈湘之
間因史定巫覡事神之樂歌以寓其忠君愛國不忘之本
意異一感悟有旋軫之望焉而一斥不復遂至懷忿投汨
而無悲夫三閭以被讒放逐不以怨誹而惻惻悲慕之誠
至死而益切嗟夫世之戴高位食厚祿使倖國寵而終身
不知國報者觀是圖也能不顏厚而怛恨哉國之妙世固
無與此者而戴公珍藏之具所重則又不專在於妙不妙
也知是說者可以見戴公之心矣

題黃山谷書李白贈懷素草書歌

此山谷道人草書逸宕奇偉變化莫測方諸李白歌詩極
寫形容可與懷素頡頏伯仲真名筆也道人名庭堅字魯
直號山谷洪州分寧人仕宋吏部員外郎學書三十年工
正楷行草初師趙孟頫二十年不脫俗氣晚觀蘇子美書
及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各墨蹟始窺筆法之妙真得與君
謨元章並稱宜矣雖然二王草書之祖也山谷之所師者
懷素高閑之流耳韓子序高閑草書顏廢委靡清敗不可
收拾嗟夫此山谷所以不能二王也歟

題草蟲卷後

設色草蟲一幅凡十餘種筆墨精妙生氣可掇都督沐公
令子信善為家藏珍玩題曰吳炳草蟲徵言識之炳昆陵
人宋紹興間畫院待詔工畫花鳥寫生折枝可奪造化光
宗李后愛其精妙恩眷甚厚至賜以金帶世之所傳記者
如此而未嘗聞其善草蟲也豈草蟲是其餘餘傳布不廣
故人知之者罕也抑好古博雅之士失之於傳記者耶予
不得而知也雖然亦一時之名筆善為家藏珍玩亦可謂
知所鑒別者矣

題米芾遺筆

右米芾大行書卷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

一時筆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傳矣希字元章初居襄陽至希後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紫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常與名流評其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厲而不蕩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姜元章素負豪邁之氣有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護持以求予題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抄錄歐陽四六文集後

文章自六經以後變古作者不一其體至漢末乃變為屬對唐陳宜公又變為雙闕雖柳子厚晚年亦所不免宋歐陽公直欲追蹤六經然亦與宋坡間出四六如詔詔表啟批答之類亦當時之所尚也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武學司訓狄鴻陳先生錄得歐陽四六之作一帙屬予題於簡末大賢君子之文雖片命隻字不當稍金粹玉皆足寶愛異敢容咏於其間哉謹為書此以納

題解學士大書畫錦堂卷後

右卷首畫錦堂三大字翰林學士解先生所書俊逸遒勁

如于將出匣寒芒鏖人而不可狎玩如能翻厚空風迴掣之而並迅如端人莊士正氣凜凜殺然有不可犯之色誠一代名筆也先生歿三十餘年矣而遺墨爛然尚新展而玩之宛然玉堂之上而觀神采之煌煌也今為廣生鄭圭所珍藏求書歐陽文忠公所作畫錦堂記以亞三大字之後真有所稱而不孤先生予座主也謹用書此以誌景仰之意云

書賜大理寺卿胡公制初後

國家治化隆盛萬方寧謐通惟常鎮蘇松諸郡鉅豪肆強凌虐吞併縱橫其間有司憚其猖獗莫敢控制仁宗皇帝

不惠善良之罪其毒也特初大理寺卿臣胡榮往巡撫之今上皇帝嗣登大寶委任益重卿剋除惡去奸草薶會獮痛絕根株由是蘇粘起弱善類勃興頌聲上聞聖情悅懌重念付託得人宜加獎諭乃宣德三年七月明年五月兩命翰林撰勅賜之宸章炳煥寵光昭回褒崇嘉美期勉兼至中外僑紳莫不以為榮慶而卿則夙夜兢惕益深又明年卿入覲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賞功旌能僉曰實宜都憲有屬先恆厚望而際遇之隆罕有及者夫以前代同心一德以成治功莫不皆以漢唐宋為可稱今聖天子有堯舜知人之明而在廷臣僚又皆有當時賢相輔弼

之效是宜凝情照載而協和焉邦親於卿驗之矣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我朝明良際遇足以比隆唐虞而漢唐宋不足讓也猗歟盛哉卿欲鐫刻二初於貞珉歸以寶藏於家傳之百世昭示因極乃屬教宗書之且俾誌於其下不敢辭也遂薰沐拜手謹書并識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蘇州郡倅邵信之託繪事者作也南都楊公旅語引白居易自序有云秋魚誤虛真年皆未及七十與其會不及其列或說李元真僧滿如近之也予觀唐史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東都履道坊疏沼種樹

鑿石築樓香山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虛真休休孫綽盧貞燕會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及觀司馬溫公耄英會序有云光年未及七十因秋藍虛尹故事亦與於會若然則秋虛二公當在九老之數而南郡公新以李元真僧滿如為近是予固不能無所惑也且白公非純正之士而宋之匪陽雖中諸公皆慕而為之重其尚國也尚齒風化之本厚俗之道也邵公之為是圖其亦有在於斯歟不然則將為後日歸老倡始南來之會欲追配乎前聞人計也

書李氏族譜後

作譜以所著受姓之原明始祖之所自出紀世次分宗派辨昭穆別尊卑等親疏而隆孝敬也合族之道於是焉備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監察御史李公文奎其先家於饒信至文奎始遷弋陽之九州先世遺文故牒喪失於元季兵燹之餘存者無幾而文奎乃能博攷舊聞增益未備據其所可知者而作為是譜烏叙列稍確於吾前之所云皆可無愧孝子慈孫用心之仁厚若此文全誠可謂之賢矣世之人有歷一再傳而遂不知先世之諱與字者何限使是譜以嗣以續益遠而弗替焉雖百世可知也嗟夫文奎其賢矣哉

書西溪朱氏族譜

譜美為而作前乎百世之既往祖宗之所自出可知也後乎百世之方來子孫之所自嗣續可考也千百人之衆合而書之如在一堂之上夫分派別散處於四方之遠聚而列之若會一門之內昭穆尊卑秩序具不紊升乎其不亂尊親孝敬之繇寓諸之有關於人道世教也大矣此都憲朱公西溪族譜之所繇作也朱自宋紹興中有諱良臣號唐西者由南康徙居萬安西溪至於公九十世故家大族詩書禮樂之教孝弟忠信之行耳濡目染於家庭之間者其未為有自舉鴻詞舉孝廉為祕書郎守者有矣至

若父子以明經魁名鄉貢有世固不可多得也而公復以名進士都憲臺端嗟夫朱氏世德之遠何其盛哉吾知後世子孫觀感興起繼絕振遺於後先者則未可量也然則是語之作公之所以不忘乎先世歆仰乎後人者誠可謂無忝於唐而為朱氏之賢子孫矣公間書是語屬予題其後敬用書此以歸

題故宋二初後

右宋初二通其一大聖張鄭運使天益之政績其一紹興嘉鄭武頭琪之功祚武頭實運使世孫也自天聖至紹興凡百有餘年武頭乃能摧挫堅敵趾美前休實藏仁廟

之訓躬膺高廟之褒詩不云乎貽厥孫謀運使有之絕其祖武武頭可愧矣然自天聖至紹興又三百餘年當宋季元末之際兵燹無恙二初具存非先世德澤之遠後人保護之密其祿有存者百無一二其裔孫伯膺又能裝潢成卷表而出之得當代賢士大夫題識甚富俾天聖紹興獎賢進秩之典章運使武頭鄭氏克敵之功業振耀百世彌遠而彰則伯膺之克善繼承益可以無愧昔魏徵五世孫墓仕唐文宗為起居舍人文宗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否墓對以惟笏尚在史稱墓徒一有乃祖風烈墓非不賢也而書詔僅歷五世已無存者况伯膺之於運使若是其遠

且久哉方之古人又可無愧伯膺年逾八旬善醫嗜學夫邇不初真運使之賢子孫也若夫世守茲初以為傳家之寶尚有望於伯膺之子孫焉

書宋太祖賜魏仁浦詩卷後

右宋太祖賜魏仁浦詩其一於建隆元年仁浦為學士時所賜其一則乾德二年仁浦以侍郎獲請罷政時所得也元歐陽原功有記謂仁浦乃唐鄭國公徵之八世孫自仁浦歷十四世至諱君瑞者乃以御賜的本授其長子國用勝新者授其仲子國珍今監察御史淡國珍第四孫也以勝新御詩裝潢成卷請予題其後嗟夫魏氏世德之遠也

於此有之徵者矣何其盛哉然攷之陳子衮宋鑑續編則書加周宰相范質王浦魏仁浦等官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遂以乞罷之史傳則謂以周刑部尚書入宋進位右僕射而罷守本官三者兩書歷官不一要必有坐官之論未之能考焉鄭國公忠犯人主功施社稷本大而末茂源遠而流長是宜後世子賢孫以賢繼賢光顯先德於無窮也淡今為監察御史考及文學表在人而於御詩之歲保愛慎重如此其賢益可知也韓子有云莫為之前雖盛不傳莫為之後雖美不彰魏氏祖孫之謂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淡尚勉之

題鮮于伯機書跡去來辭真蹟卷後

右元太常典簿鮮于樞所書跡去來辭全用晉唐人筆法而稍變其形迹耳滋潤而不媚圓勁而不放亦足以自成一家可敬也評者謂太常早年嘗攻篆隸書故不免間有俗筆此所謂求微瑕於美玉者也君子所宜畧之

題宋誥初卷後

右趙宋誥初二卷共七通俱自慶歷至嘉泰所頒者上虞郭氏曰昭簡曰隨曰照曰仲先曰契敷曰圭歷世之所受也推恩進秩具有褒美世襲軒冕輝映後先何郭氏之多賢也郭系出汾陽汾陽位極人臣功蓋天下休光偉烈炳

耀唐史則其積之厚而發之盛宜矣然自慶歷至今四百餘年興替不常變故亦不少也而是初具存非其奕世子孫克善繼承知重先德什襲珍藏以不忘當時恩禮之盛者不能然也今常熟主簿世尚於昭簡為十二世孫持是奉謁予題真者永光先德於無窮亦可謂汾陽之賢子孫矣為世南之子孫者尚當有以謹其傳焉

題思親堂卷

少師陸平侯張公名位尊崇功業煥然顯赫壽考五福咸備應事五朝寵眷隆厚給賜誥券封贈三代祖考所以報身其親者至矣而猶以思親名堂重其本也蓋謂名爵富

貴本乎祖宗父母積德累善垂慶後人所致何敢忘所自哉夫不忘乎其所以自孝之至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公所以推誠宣力以盡忠於國家者孝之所由推也公皆能盡之嗟夫張氏世祿之遠其有窮乎哉

題趙文敏公一家遺墨卷

此趙文敏公一家遺墨凡六幅首之以行可類記事一封公親札也而其天然之妙無容喙矣次之以漁父詞四首公之內親國舅夫人仲姬所作亦親書之詞婉而正筆清而勁雖工於詞翰者未易能及次之以送剛父學正詩趙孟頫作或以為文敏弟也而其筆意絕不類其家傳果何

如哉又次以秋興八首趙奕仲光和中郎中之作仲光文敏之子仲穆之弟隱居不仕日以詩酒自娛故其詩與字綽有父兄風致又其次孝廉某先生乞粟疏趙解彦微所作彦微文敏孫仲穆之子也一疏甚工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況其書博實典則並亦無忝於祖父者矣又其次乃王子猷訪戴安道叙前漢截去姓名不知其為誰作也晉元之仁宗嘗取公合魏國夫人及子永書裝為卷軸識以御寶命歲之秘書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也嗟夫公書一家翰墨已為當時人之所重如此況後世學者哉此卷為公鄉生俞全所集寶之重之奚啻圭

壁間請予識於其後予之言何足為公重輕哉書此以致
敬仰之意云爾

題解學士草書

學士解先生草書其筆勢超忽揮霍如蛇驚電掣奔馬之
下峻坂其清曠散逸如秋鶴唳空雲鴻戲海仙冠羽衣乘
風御氣於太虛之表然其筆意皆不出乎晉唐人規矩法
度之外誠一代之名筆也昔蘇子瞻評書以蔡君謨為近
歲第一筆余亦敢以子瞻之評君謨者評先生於今日也
駙馬都尉趙公未有定論不知以予言為然否

題秋器圖卷

宥坐之器設於警衆之器也其意則專在乎執中秉正與
持滿之有其道焉若堯舜成湯之執中用中蓋之滿招損
禹之不自滿曾子孟子董子之正心正道正誼皆是矣易
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者自滿之謂也滿則過中失正不合
古先聖之道是以虧之變之害之而惡者焉孔子曰聰明
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蓋世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持滿之要言也使能守此而不失
焉則豈有傾覆之患哉將益之福之而得不一之慶矣長
興錢宗我氏家藏宥坐之圖託大理少卿楊公屬予言識

之且曰宗義之為人智而若愚敏而若拙勇而若怯富而
若貧又且能讓而不爭嗟夫宗義其有得乎古先聖賢之
遺訓矣保富貴於悠久保祖宗世業於無窮端有兆於今
日嗟夫宗義其賢矣哉是圖蓋松雪翁所作亦設喻儆衆
垂訓後人之遺意固不在乎筆意之工不工也宗義勉乎
哉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
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
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荊公之急迫正相反某

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
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
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乎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
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札猶足以師法後學況其大
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跋蔡襄真蹟卷

蔡端明工字書大字鉅數尺不失結密小字如毫髮不失
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諸體草書各極其妙而尤
長於行也筆力道勁安媚有餘自謂有龍翔鳳舞之勢知
者不以爲過史稱爲當時第一觀是帖信不誣矣端明博

古尚氣節宋仁宗命其書元舅麗西王碑文則書之命其書溫成后父張堯封碑則辭曰此待詔職耳不敢奉詔一書一不書之間有以見其志節之不可撓矣其為諫官可知也唐柳誠應能以筆諫而知其心之端蔡端明不書張堯封之碑又何愧於誠應哉今少保黃公賢子琮持是帖求予題嗟夫是帖之可寶愛蓋不特專在乎書也琮宜慎蓄之

跋唐韋莊借樂章帖

右唐韋莊借樂章遺墨六十八字國朝翰林學士宋公景滄得之於流落之餘今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復得之於遺佚之後唐宋距今六百餘年而墨色如新誠可寶也莊字端己杜陵人在昭宗乾寧間舉進士時中原多故往依蜀節度使王建、為掌書記起居舍人歷官至平章事以行書名於當時莊以依王建得官事業可知但其字畫溫潤清麗得晉人風格為近有足觀者矣字首尾有政和宣和收藏印記復有紹興內府圖書則是南渡時流落越中後為宋公所得宋公為學士居京師人為士人得之是帖決非士人塵篋所藏之物譬之美玉豈汙壤所能銜哉李公得此表而出之可謂得所託矣誠足為端己百世之幸也

跋燕集團記後

燕集團刑部右侍郎段公民所作先是廣東叅政楊公勉嘗作是圖少詹事曾公榮為之記曾沒段公以其事同錄曾舊作於陽公卷中屬予傳為之且俾補其未備惟昔太宗文皇帝極意文學之選俾之績學中秘得今詹事等二十八人太宗文皇帝見之喜遂命翰林閣文淵閣給書籍筆札工部布几席擇近居与宴以便宣召禮部給夜讀膏費金光祿供饌羞醢茗果日三行庖食罷許出遊息仍賜免朝使不困憊神思復歷舉兩漢唐宋班馬韓柳歐蘇諸名家期与之並所以為勵優待之者備極其至今工部

右侍郎周公忱時亦在退次獨奏御曰臣誠不敢孤負太宗文皇帝嘉其有志益喜頒命今少保黃公淮贈禮部尚書胡公廣添注選中通得二十九人於先日相与磨礪乎學問奮發乎文章以期無負聖恩於萬一然過休暇則又相与出遊近郊盤薄乎幽勝之地觴詠詠蕭然有物外之趣厥今二十餘年矣古今勝事久而至於湮沒者何限此段公燕集團所由作也作圖非志逸樂也竊念遭遇聖明涵煦造就錙銖瑤瑤曲成令器今皆登蹕頭垂仰戴朝廷恩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惕厲省躬慙感莫報况太宗文皇帝鼎湖既遠而吾二十九人又漸以職務散去升沉

死生各隨運遷思欲如前日之大會內廷觴詠休暇不可復得茲圖之作所以寓夫感念昔懷報靡及之深意且以使天下後世知聖朝養賢之厚待士之隆有所觀感興起而作新之也特歌盛哉大賡事之傳由乎人唐之房杜輩使文才不足以稱則登瀛之選奚取焉今二十九人者其中文章政事卓然有足報稱者矣又况如段公之傑然者哉獨救宋朽鈍不振慚負聖恩惟夙夜祇懼而已二十九人姓氏官爵曾公舊作詳之但失書天台章朴與周冬官事貴紀實今皆補之庶幾後世有足徵者

題諒山知府易公忠節堂卷

交趾版圖歸聖朝為郡縣餘二十年賊孽黎利復肆反側逼脅歸順以抗王師時賊勢猖獗守土者多束手陷沒獨諒山知府易公堅守孤城不少屈撓約束土民死生以之民皆奮勇聽命戮力効死無一人敢有異心至勢窮援絕度不可支公乃歎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自經而死諒山為交趾屬郡民亦交趾夷人也獸愚舊穴為戀故巢夷狄禽獸同此心也公懷仁服義秉忠持節其死蓋出乎天性在公不以為難獨其化逆助順使蠻夷之人忘其故土之歸而效死力於必亡之地茲其所以為難也雖古之王蠋張巡何以過之朝廷寵之以褒章崇之以大

爵紀於策書以為凡為人臣者之勸宜矣哉忠節名堂信矣嗚呼公雖死萬世猶不死也公諱先字太初湖廣湘陰人云

題顏魯公遺墨卷

此顏魯公祭文草也公自蒲州刺史封丹陽縣侯乾元元年御史唐昱誣劾貶刺饒州至東京作此文以祭伯父及其一門之親約可三百餘字雖改攙塗抹然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每觀公平生碑刻其正書則峻偉如山獄庶利若斧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則小行書也剛勁而圓熟與爭座帖大

畧相似亦未敢以伯仲評之爭座石刻此墨蹟尤為可寶者自乾元迄今千有餘年絹素完美筆畫爽朗而精神英發雖在草一之間正氣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虛語也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至太子太師李國輔惡之盧杞疾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

讀李白詩

李白詩語有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盃水此蓋不得志之言也白初以文名結知元宗召入金馬元宗降輦步迎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寵亦極矣遂命供奉翰

林天寶中元宗與貴妃賞牡丹於沉香亭屏去梨園弟子
出金花箋命白撰清平詞。成後李龜年歌之喜極妃主
方是之時一字可值千金何須萬言自汙永王璘斥流夜
郎之後遂放迹縱酒浮沉於四方湖海之間其見諸詩歌
雖多雄偉豪放然亦出於淹滯之餘似少和平盤桓踴躍
知舊恩終不可復於是乃有不及一杯水之嘆古云臣失
其君虎變龍向之謂矣夫以白之天才元宗有意於綸綍
久矣而高閑深婉脫靴之恥乃摘清平詞中飛燕之語激
怒太真遂終身不沾一命而卒宋敏求云一命不沾四海
稱屈予亦云悲夫

題懷子山學士書米芾延真京兆谷李文德為書後
書本心盡必氣染以充之筆力以發之然後通勁神彩流
溢動宕而不至於萎靡昏滯晉唐人得之者多今觀子山
學士所書雄健流動神彩煥發而又不出乎規矩之外可
以知其心正而氣充矣史稱其雅知經國大體評書者又
謂元時以書名世自趙文敏公之後公無愧焉斯言得之
矣虞文靖公一跋乃其筆於目肯之餘者尤為難得要不
可以工拙論之也滁守彭公得而寶之可謂知所重矣

題大勝閣八景詩卷

天下江山勝彩萃於金陵而大勝閣者又形勝之都會也

國家定鼎於茲七十餘年武弁之守是閨者不知其幾然
或武而不文或文而不雅雖有形勝不知所以紀述者何
限金吾衛指揮彭公來守是閨喜久乃作草堂於閨之上
摘其景之尤勝者名曰大勝閣八景而一時縉紳大夫皆
為詩文以紀述歌咏之積以成卷公於職務之暇乃燕坐
於草堂之中仰皇都之壯觀覽八景之雄秀時展卷而誦
誦之心與景融陶然以樂則草堂者又是閨形勝有都會
也若公者可謂武而能文而雅者矣其贊於不知紀
詠而有孤於形勝者何其遠哉公間持是卷請予題於其
後故為識之如此

題三友圖卷

歲寒三友松竹梅是也松之貞心堅操竹之虚心勁節梅
之冰姿玉質皆品彙之傑出者也世固謂之三友當冰霜
嚴凝之際草木搖落殆盡而三友者蒼翠若深挺然特立
於霜雪雪谷之中傲視歲寒不隨時以改遷故君子深有
所取夫三友物之微者也以其志節之同獲締交契之義
如此况人為萬物之靈其取友當何如哉亦曰友直友諒
友多聞至於工友千古而已繡衣劉公應事四朝三十餘
年實於直諫多聞工友千古誠非一日而獨取於三友者
非特重其志節也有棟梁簡編調鼎之須焉耳公之志其

可量乎吾將於是焉卜之

題義門陳氏家譜後

昔九江德安義門陳氏食指三千餘家無異財而無異業其詩書禮樂之言孝友忠信之行父祖傳諸子孫子孫傳之無窮無少長男女皆行一善履各盡其當務之職協心同志我以聚之以故自有唐歷宋元以迄於今雖千百年之遠數十世之多而孝義之風益振弗替此天下古今大家世族之所能難也太學生陳康賢其遺裔康之始祖諱績宋紹興間由進士授興安鎮監鎮遂居興安即今之安仁也德安初祖漢之太邱長寔而我張則始唐之御

史大夫崇安仁之族分自德安自績而至於康歷歷十有二世矣而詩書禮樂孝友忠信有遺教焉康明敏俊秀好學而文居太學有年並敎然享有爵祿崇名而能振揚先德者矣誠無愧於義門之後也夫教之繁由乎本之茂派之長本乎源之深義門積德深厚而其子孫明敏而好學亦其理之自然康雖祖於安仁乃能推本而自合德安之譜集而為一聞嘗請予題其後予觀譜中所載唐宋名賢序贊多矣予亦莫替第嘉康有尊祖敬宗水本本源之志不可不答其所請書此以歸

題空谷和尚詩錄

儒而墨鄒孟氏拒之墨而儒昌黎子進之所以拒之者正人心也所以進之者啟迷途也空谷和尚墨而儒者也觀其集中所錄偈頌之類乃其宗教之語固不必究其真妄至若序記詩歌之作則與文人詞客理致聲韻爭光後先吾安得而不進之使其尚在當與諸朋乎六經聖賢仁義道德之訓以返其轍而空寂已久可勝惜哉今其徒文盛特是錄諸子題其首簡空谷之作不可少而文盛隆師之心志亦不可忘也書此歸之

題刑部侍郎鄭公惟一卷

一者天地位分太極之理也天地得之以為天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一誠而無妄一真而無偽故舜禹以精一為授受心法伊尹太甲以一德為訓戒之詞子思以一誠為九經之本凡天下希有希聖之君子苟不勉焉以致力於斯吾未見其能造乎其極也鄭公以惟一名軒其知所以致力於斯者哉然吾聞天地一而四時成四時成而萬物生君子之心一而萬事皆合乎道鄭公之心誠一而不雜真實而無偽故一言一行皆得合乎其理則其享有福祿於無窮宜矣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鄭公有焉又曰終始惟一鄭公其尚嘉諸

書宋高宗賜呂忠穆公手詔後

此宋思陵起呂志移公順浩知潭州時手詔也方之紹興
元年公與秦檜並相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明甚秦檜風他
偏倡內修外攘之議出公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尋為侍御
史奉灼論其不以時奏災異最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五年六月岳武穆大破湖寇楊太湖湘悉平慮其剽
輕易變復起公燕閒之中以鎮撫之即此詔是也夫公以
文武將相才能身任社稷安危志在興師北向恢復中原
以雪君父之耻鎮撫湖湘非公所急宜其抗章固避有弗
於懷然則使宋祚終歸於不振豈徒奸檜一人之罪有由
然矣嗚呼惜哉此詔歲在己丑氏歲三百年今其九世孫大
理少卿外出示敬宗傳題其後庶使百世子孫皆知寶藏
敬宗既以欽思陵宸翰之永存人以情忠移忠義之弗竟
且以重少卿公之善為其後也謹拜書之以歸

題尊經閣中秋倡和詩後

中秋宴尊經閣七言近體若干首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
周公崇述新塗司訓劉公子欽所倡而翰林侍讀苗公秉
彝以下屬而和之和平典則銓鉤振雄蓋獨乎治世之音
也何其盛哉既撤林劉公疊次成卷屬予題後當國家大
比之秋諸君子奉朝命承禮聘相與較文京闈歲內士子
歌廉鳴而來者動以千計文字填積是惡難進洵指金於

沙石別玉璞於硤碕必心目俱存精力皆到然後可無遺
珠之歎終日兀坐暇復有他事而諸君子方閱精敏取
舍至當方且從容休暇得燕會之樂而登觴咏之歡非諸
君子學力有餘熟閑衡鑒何能鑄此劉公與予共閱二十
餘年恒想跋涉世故易及昏眊而乃精神康健無異盛年
有以見公虛之有道無入而不自得也其得壽考之徵宜
矣哉因併誌其欽敬之意云

題二十八宿卷後

敬宗以朽鈍之資荷蒙太宗文皇帝選與二十八人之末
俾續學中秘期至古人祇懼弗勝龜勉二十餘年無以報
稱萬一少壯且然況日就衰朽奚所異哉是以早夜悚息
慚負益深尚賴同志諸公能以文學政事黜黜或獲借
餘光以掩瑕疵然亦不能無內愧也雖然又安敢不竭盡
心力以圖塵河嶽之報哉展卷執筆為之惕然

題孝感卷

割股孝也醫藥獨非孝乎廉醫藥之同眾而為割股獨奇
則非孝矣醫藥弗能效至情迫切能用割股以愈親之疾
謂之非孝亦不可也在行中庸之道者猶有可議焉而閭
門能之茲其所以為孝也噫世固有不知深愛其親者視
孝女豈不深可媿哉

題長江萬里圖卷

長江萬里圖一幅始自鄱陽鎮而終於會稽之西興歷武昌南康金陵錢塘凡三十有四景若廬山九華鍾阜大江虎邱西湖又景之傑然者也其間層巒疊嶂驚波鉅濤城郭之遠近樓閣之參差與夫草木蒼葭魚鳥翔泳莫不隱顯於烟霄窈窕之際出沒於空曠有無之中屬千里於尺素會多景於一日筆精色妙奇巧迭出亦當時之名蹟也不誠為可愛惜乎鄱陽之西有岷峨西興之東有天台雁蕩載久斷缺不及見之矣此圖流傳閩中今為鳳陽張英所得英以世宦廬居金陵乃託國子學錄李奎徵古題之

予嘉英之好事而又重李之請也書此誌之

題趙文敏公真跡後

趙文敏公書清麗奇逸似其神氣欲仙飄然有出塵之想雖不甚工書亦知其為佳也觀此秋興四詩非得公重題以為證誠難矣哉公自至元三年以行臺程侍御鉅夫初薦入朝歷事五帝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九而卒實為至治二年六月公自謂此詩是吾四十年前所書逆而推之乃公初入朝為兵部郎中時筆也少年筆意未甚精絕公重題以示後人宜矣題後不逾數月而卒敬仰之餘亦可慨夫

題登高倡和詩卷後

宣德庚戌秋駙馬都尉趙公襄城伯李公登吏部尚書張公而下凡十有一人以重九節同登城南雨花臺屏射從易感服佳步以陟臺岡之顛於時天清日明涼颼薦爽近觀遠矚四裔豁然長天江壑龍盤虎踞帝王天府之國萬世永賴生際隆平又逢佳節崇幸感恩游衍及時衆乃相顧曰良會不可孤於是設酒敘迭獻酬情暢意適興甚劇歡又相謂曰不可無述以紀勝會乃徵唐人聯句凡得若干韻翌日襄城公錄所作遣人持送駙馬都尉沐公觀之公以塞公伯榮在列且能詩遂別成近體二首以贈伯榮

伯榮既踵其韻錄以示予曰顧有以識之夫九日之作惟杜子美藍田崔氏莊一詩雄渾沉着冠絕古今然而遊非其時意出強歡今觀倡和二詩無沉鬱感慨之情而有溫厚和平之意誠治世之遺音也何其盛哉予亦忝與登高之列者因喜為題此以歸

題吳氏族譜後

諸君諸吾祖之所自出也自吾祖一人之身傳而至於千百人之身自吾祖一世之近積而至於千百世之遠其間支分派別昭尊穆卑情服隆殺之不一窮通賢否生卒夭壽之不齊自非譜以述之而欲使生於千百世之下者逞

知之於千百世之上亦難矣語之作矣可少哉吾觀甬東
吳氏之譜自其始祖助教東明公至於其孫友璘凡十有
二世其昭穆尊卑親疎遠近之詳可以一展玩而盡得之
雖百世之遠不言可知也豈特十二世而已哉夫百川之
流歸於一源千尋之本發乎一本孰謂千百世之子孫而
不本乎一世之祖乎散而下之則為萬殊推而上之則為
一本此非仁人孝子有所不能知也友璘其賢矣哉繼今
而後仗為友璘之子孫者皆能善繼善述以永其傳吾見
尊親孝弟之人皆於吳氏之門出矣而亦本於友璘垂訓
之功也然則為吳氏子孫者可不勉哉

趙德祐忠臣卷後

宋興三百餘年至德祐丙子其事窮矣諸將握重兵於外
者不為降城之謀則為叛逃之計及貴與賈似道依違行
陣又反忘功疾能使汪立信之謀困而不用致有丁家洲
之敗於斯時也國勢解體士卒盡心雖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可為矣而吾鄉先達袁公備無寸兵尺楚之威乃欲以
大節折衝元兵至於死而不悔豈其智有不及哉由其素
懷敵愾之心憤將士之不用命故於元兵之至不顧死生
利害喻以順逆禍福莫一挫其鋒以存盡亡之祚此其
忠義之志誠足格天地貫金石而其死固公之所甚輕也

或以為公之志大矣而不能察趙謝二人之所責何也殊
不知殺身成仁公之志節定矣雖非二人亦必分死一往
矣暇計其責與不責也又況二人不足以抗元兵哉若然
則公舉家赴溺而死又孰使之然耶推公之志使得出與
文履善汪立信諸君子統制中外掃退北敵其事或有所
濟惜乎以布衣赤手徒死於烈焰之中可勝慨哉自古忠
臣之死國難者衆矣求能如公之烈者亦幾何人而史氏
祇焉不傳豈當時執筆者或有所愧故不欲使其事之表
襮耶抑果撫者或有遺佚也夫公之忠義志節磨礱精金
雖使埋蝕土壤其神光靈氣自有不可掩者豈一時史氏

所能泯哉公之死幾二百年其四世孫珙洪之子忠微遺
達聖明顯榮於朝其事遠克大顯成為文士紀述可謂屈
於一時而信於千百年之下者矣又以見有德者之必有
後也敬宗泰居末學欽仰英烈久矣忠微今為尚寶少卿
與敬宗友善聞以將公所傳之傳出示觀之因謹識其歲
月以歸

題趙松雪書戴表元所撰危公遠虛 記墨跡後

觀趙松雪墨跡多矣此本沉着清勁雖姿態少豐而冠冕
珮玉不失為端人正士因與常所見者稍異故觀者不能
無疑聞昔松雪與草廬吳先生作字率多楷書故能深知

松雪楷法之妙後見先生題松雪他本楷書云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於時松雪尚在已有疑者况後世哉此本乃臨川危氏家藏之筆今河南僉憲劉公士時嘗完心鍾王書法因購於危氏之孫得而藏之士皆與予有夙昔之好間持以示予噫誠可寶也亦可慨也

題雪菴真書心經墨蹟後

楷法至顏魯公備矣魯公之書嚴毅方正渾厚沉着其法不可復加後之宗魯公者甚衆而惟黃太史山谷識其妙太史雖稍變化欲自成一而骨氣亦少緩矣近觀釋雪

庵所書茶楠其勁正得之魯公而意頗殊黃太史今又復觀其所書心經險峻曲折奇崛若古勢若戈戟相向觀者為殊然較之茶楠老氣則又過之誠可謂一時之名筆矣昔者昌黎韓子謂高閑上人書象其顏墮之氣雪菴心跡同乎高閑而其書法古健如此蓋亦釋中之卓然者也吾友尚質少卿表公間出此以示予亦素知其筆法之妙故為題其後

書族譜後

慈谿陳氏族譜其受姓本源高祖世復創業顛末歷世祖父出處顯晦之詳諸名公諸叔備矣不敢重贅陳自高曾

以上無譜可攷五世孫德興今贈南京祭酒諱祝者敬宗之先君也始創作之敬宗任翰林侍讀時增述之今自祭酒還家去侍讀時又二十餘年矣續武子孫未收錄者尚多也乃命孫瑤者收錄四支之遺編入之庶後是譜始大備世以數計則九食指以數計則二千而女婦不與焉嗚呼盛矣是皆曰祖宗積德累仁餘慶所及安能忘厥攸自夫祖宗之所以望乎子孫者欲其皆賢也賢者固尚多然亦不能無不肖者焉豈徒不肖之罪亦緣父兄之失教也豈徒失教又從而率之從而縱之者亦豈無人焉如是而欲副祖宗之期望亦難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習之移人善惡至易而不難如一人為不善十人規之十人為不善百人箴之雖欲為不善不可得矣又如一為惡眾人皆曰彼有父兄勿招其誘倘觀竊笑視如路人彼將何所忌憚而不為於人皆教之相習為非博者竊有問狠者下達上者蕩然於禮法之外矣為非者狃於習而不以為恥恥為父兄者利其所入恬然不以為恥為長上者一切視如途人不知所以禁戒之嗚呼子孫雖著衆果何益於是諸之榮辱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使為父兄者能令以往能嚴切而訓飭之為子孫者能遵父兄之訓易心改慮翻然悔過而自新

則亦陳氏之賢子孫矣書曰改過不吝語曰過則勿憚改
余尚有望於諸子姪孫也祖宗遠矣先世科父皆已背
棄矣予亦髦耄矣且無賢而有力者為之左右輔弼又何
能有所振舉其廢墜哉先是叔詣時予先君業乞同邑古
香桂先生序於前茲詣成予又祈祭酒胡先生少師楊先
生為之序恐諸子姪孫輩徒為習為故常而不省所以
立言之意也因以筆舌代鍼砭嚴切之訓代夏楚底我
知愧恥者有所警懼親君子遠小人去惡而為善矣具有
光於是語亦多而凡為陳氏之子孫者尚勉旃哉以無負
祖宗嚴厲望并不負予屬筆之意乎

題春原芳意圖

春原芳意圖、中皆春草也餘姚鄭昭孟所作太醫院御
醫賀公從善得之列為畫品以為珍玩公沒其子懋重謂
手澤具存微言識之惟京師繁華之地佳花美木妖冶豔
艷可以供玩好悅心志厭嗜慾烟乎其目者比屋有之
公皆弗之取而惟娛意乎纖微之草芥何居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草固微物而有生、之意存焉故自神農以來
至於和緩倉扁華陀之流皆紀之於經賴之以療萬民之
疾蓋質眇而德鉅體微而用廣品劣而功溥者也真可易
而觀哉夫冶容豔質花木之妖者也好之足以伐性而長

志草無奇香異色可以娛悅人之心志取而用之足以怡
壽而養靈公從儒入醫惠及孔痘名在朝廷當大陽和布
德時庶草蕃庶萬乎蔚然而各具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
公亦克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者也故於觀察物理之
際神會氣合不自知其玩好之極也養生之於伐性去彼
取此其得失較

題邊宜人卷

婦主中饋順事也人可能之至於履艱困而有康濟之方
罹變故而得順適之效宏營建而成革新之功此衆人之
所難者而宜人能之豈非難得者哉宜人適氏尚質少卿
表公之賢內也端莊溫厚淑慎有儀當其尊翁太常先生
艱困之時宜人極力縫製以助不給而先生賴以無虞則
平昔孝於舅姑可知及其變起屏帟宜人極力處分以爲

和好則平昔睦於妯娌可見尚質公奉職於朝宜人命工
營建以事新輪奐則其天稟之高而有相內及外之德蓋
不特善於中饋之事而已也凡此非特婦人以為難雖偉
男子亦或難之夫天欲昌大高門必生賢婦人以為之助
袁氏忠孝相承非一世矣至少卿先生與公父子為尤顯
也以公之賢治於外以宜人之賢助於內則所以鍾慶集
福膺朝廷詰命之褒致上天瑞芝之應宜矣哉尚質公嘗
出是卷示予曰為我讀而識之故書此於卷末俾世之人
知袁氏世德之遠為有所助也

題遊武當山詩後

嘗讀郭景純遊仙詩其宏放縱逸如乘鸞駕鴻凌風而御
氣也其曠達闊遠如獨立九霄隘六合而狹八荒也其超
凡入仙真如挹浮邱之袖而拍洪崖之肩也然豈誠有是
理哉但以不得志於當時故託此以寓言耳今觀太常少
卿前河南僉憲鄭公遊武當之作吐吞靈異出入造化得
景純超凡欲仙之趣不多讓也公由名進士累擢今官博
學能文而尤精於古篆蓋不特長於詩而已敬羨歎服

跋俞紫芝行書墨跡後

俞紫芝書筆意清婉姿態豐潤蓋能兼松雪之神魄至不
能別其真贋可愛也伏能用心於跳天門而以鳳閣噫其

可量也哉

跋四勿齋後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長嗣某嘗以四勿名齋詩書其中
去年秋中鄉舉高等計偕北上有志奪魁南宮便道趨庭
適勸湯藥之奉弗果於行因求書四箴揭諸齋中督勵
自省務期盈太以就可嘉也矣朱子謂此章問答乃傳授
心法切要之言故惟顏淵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矻
程子之歲歲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若某之力學非有得
於程朱之遺訓不能也因具請書以勗之

跋卓彞卷

右設色草蟲畫一幅，總長廿有餘尺，蟬蝶蜂蛾蜥蜴蛙蚓，
蜻蛚莎雞螳螂蝸牛之屬，凡若干果，疏竹石金葩碧草，又
相與映帶紛錯於其間，筆意精到，工存妙化，翩翩超特，春
動晨蔚之態，與含靈秉性者無異，使得氣以充之，決非纖
素間所蓄物也。何其精絕之生哉！凡畫有入目即厭，不欲
再觀者，筆終意淺故耳。此畫愈玩愈佳，久益不厭，茲其所
以為難得也。但首尾皆無題識，印記誠見不博，莫辨為誰
之筆。亦一父事稽之歷世草蟲之作，自晉顧野王迄元曾
達，臣不過十有餘人，雖皆名筆，然亦未敢冒記其名。大抵
唐人五代畫絹，蠹厚宋絹，輕細，此畫以絹素觀之，或宣和
畫院學所作，亦未敢以為誠然也。今襄城伯李公喬北
畫甚久，嘗請予題其後，公文武兼資，博雅君子也，當識明
鑑，必得其人，敬為書此以質之。

跋趙文敏公樂辭

此趙文敏公聖節應制樂辭，其愛上之誠，忠厚惻惻然，
溢於言外。有頌禱之深意焉。詩曰：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又
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以為古之詩
人，頌禱其君，備極其至。今觀詞中至言，與天齊壽，則其言
為尤切矣。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不可不有壽而已。
文敏公其知所以忠愛其君者哉！況其翰墨又深得晉唐

人遺意千載之下，皆足以使人敬之。山陽故掾王祥珍藏
之，甚謹宜矣。

題經筵盛典卷後

經筵盛典，卷乃行在禮部左侍郎兼行在翰林院侍講學
士王公直錄其進講之章，與紀述燕錫之詩也。出示觀之，
典則咸美，足以傳諸後世。惟皇上以至聖之德，嗣承大統，
屬精圖治，萬方底寧，而猶不自滿假，乃日御經筵，講求六
經之言，與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以為出治之本，復簡
拔左右輔弼之臣，以為講讀之官，公其一也。公以雄文博
學內相翰林，餘三十餘年，方端謹直，諒宏毅正色立朝，不
可屈撓，故其進講之章，詞嚴義正，足以啟沃聖心，有程河
南之遺直焉。皇上虛心聽納，益懋聖德，燕錫便蕃，形諸歌
咏，明良際遇之隆，古無與比。猗歟哉！二帝三王之治，
本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皇上以一心主宰萬化，其
所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由乎一心之正。有以齊一
之也，而正心之原，經筵是資。經筵之責，得人為本。皇上文
聖神而文得正直之臣，以為進講之官，宜乎二帝三王之
治道，復有見於今日矣。國家萬世太平之慶，四海蒼生之
福，豈不亦有賴於講官之言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又曰：佛是仔有，示我顯行。德皇上所以望於經筵之言切。

矣王公其益懋之哉

題九島魚池卷

湘潭黃鼎善畫魚予命其作九島圖鼎不解所云予告之曰昔陶朱公所至輒累億金人間其故答曰夫治生之術有五養魚第一其法以六畝地為池求懷子鯉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於二月上旬納池中魚散子而生不可數計養魚慮瘦遠行則肥故於池中累石作九島俾魚環繞九島之間日行千里此其養魚之法也鼎然之退而如吾言作為是圖凡九島之間巨細之鱗無慮數百魚亦異類各以其類聚之所謂同隊魚也或浮或沉或跳或躍固

困洋、渴、噉、各樂其所性之天所謂得其所哉是也其中又有芙蓉菱芡水草不一之品映帶於九島之間有無窮之景趣焉展而玩之益恍然若與范蠡同泛舟於五湖之上俯觀九島之魚以樂其樂亦快矣哉昔者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以余觀之惠子之言非也夫物吾同與者也吾心之樂是即魚之樂魚之樂即吾心之樂也又何必多辯哉因併及此識之

題朱元章遺墨卷

朱芾字元章吳人歷官雍州知縣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獻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此書為太常博士時筆也史稱其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王獻之筆意非虛語矣其為人平神蕭散冠服必效唐人為文峻峻以不蹈襲為工見奇石至具衣冠拜之呼為兄亦好奇之過也世或以是少之

跋梁楷畫羅漢

秋官郎中張公願間持水墨羅漢一軸謁予以誌其後且曰此先君之所遺也紙尾有梁楷名及鐵崖先生題識歲久零落洪武中予託邑工李仲義裝治舊篋篋難遂至迷失永樂間人有持此畫貨於市中者為予復購得之以存舊物幸志之以示子孫俾知先德並遠而彌著致之梁楷善畫人物山水釋道鬼神宋寧宗朝為畫院待詔賜金幣辭弗受挂於院內惟以日飲酒自娛當時人以風子目之畫甚精絕院人無不敬服但傳於世者多半謂之減筆觀此畫筆意精到恐不在減筆之列羅漢予所未曉以梁楷之筆張氏之家歲失而復得郎中公之克紹先德以彰厥志皆可尚也書以歸之

題趙文敏公解于桓表文清公遺墨

鮮于太常行草極為趙文敏公所推重評者謂太常不免

間有俗氣觀茲二帖信矣表文清公詩豫章謂其有所拘牽公亦不足以此增重其名固魏也然皆一代名筆後學豈易及哉是卷出於周翰林家藏撫卷之際為之慨然

書李敬小傳後

姑蘇李敬嘗割股肉以療祖母之疾通政使羊城陳公乃為作傳以彰敬之能孝敬復持以謁予祈言以識其後予嘗攷之割股不見經訓自唐陳藏器著本草拾遺以為人肉可以療羸疾故世之知孝其親者往往割股肝剝脇以得顯褒觀於唐宋元史列傳可徵矣然柳子厚作孝門銘以為李興淳孝宜加旌褒韓子作郭人對則曰父母有

疾烹粉藥石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也苟不傷我則聖賢先衆而為之矣又曰不幸且致於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而為不孝孰甚焉又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至宋祁則又曰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乃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三子者論各不同而世之君子亦將奚所取表哉蓋非韓不足以防殺身之禍於將然非柳不足以敦孝親之道於後世非宋則又不能委曲匡救並行而不相悖也且予聞敬極善醫藥含醫病而有事於割股蓋必有取於陳藏器之論矣若敬者其亦孝矣乎予故應叙衆說於茲傳之後使敬觀之庶幾亦有所擇焉

書流觴曲水圖

流觴曲水圖謝公庭循效李龍眠作也監察御史予鄉友曹公習吉得之裝潢成軸請予蘭亭叙於其上惟右軍得意之筆獨蘭亭初本後雖極力重寫皆不能及是以自古帝王以及學者咸知寶愛至有終身臨榻不能得其彷彿者若歐陽率更褚河南蓋古今之傑然者也予自幼頗留意於是怵然畏其難而不敢下筆誠所謂畫而不進者也今老矣追悔莫及焉曹公舉進士為名御史博雅君子也愛蓄法書名畫因強見及立馬以待乃命學徒累帛作方斗方予既素不曾臨榻又當逼迫之求拘牽草率不能愜意書此以復曹公其無以為幸也

書神草傳後

神草本草所載即陸英生於田野與蕭艾為伍今乃蔚然舒秀於憲府階墀之下去邪就正脫凡近而遊高明也百草之葉皆青翠今神草一本二莖而其葉各分青白者為有諸中者形諸外表其德之清白也童子折其白葉之莖不適旬而復生如故志剛氣盛不可屈撓也且於一葉之內中分青白又以見造化之妙神草之美測也於時萬安為四川憲副見而異之各曰神草既自為之傳且屬予識於其後公端方簡重疾邪秉正脫凡近而遊高明者也操

履歷深秉德之清白者也志剛氣盛不可屈撓者也發奸
植伏神變之莫測者也夫慶以類應祥繇德生公具是衆
善之美如此宜乎天相神祐依類類象以彰公德何其盛
哉故書此以復

書宋哲宗視太學詩卷後

宋元祐二年哲宗謁拜先師孔子視於太學祭酒與程司
業趙挺之請無逸諸經書從臣自宰相以下皆序立而聽
甚盛典也尚書右僕射呂大防賦七言律一首以歌咏其
休美右相馮京劉摯蘇頌參知政事王巖叟范百禄學士
梁燾中書侍郎傅堯俞右僕射韓忠彥門下侍郎蘇轍等

諸君子凡七十二人皆屬和之李格非復序於諸作之首
此趙二公集序與詩初石開封府庠迄今幾四百斗石刻
尚存字畫稍就磨滅今兵科都給事中葉公盛適以公務
至開封因得印本裝潢成卷請予題於其後觀諸序詩無
非所以鳴有宋崇儒重道治化之美亦云盛矣欽惟聖朝
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今上皇帝皆嘗躬備法駕先後
祇謁孔子廟廷遂幸太學命祭酒司業講經文武臣僚肅
然序列其觀聽禮文之備非有宋可比而在朝文學縉紳
又皆表於大防諸君子之上宜乎咸有述作播諸聲詩
勒之金石以耀後世然皆謙讓而未遑者亦盛世之缺典

也夫以帝王治化功業之隆詞臣黼黻贊治之盛莫有大
於此者繼今有作焉偶而和之聳國家盛大之業光明俊
偉鏗鉤振耀超出乎有宋之上則大防諸君子不得專美
於前矣葉公好古之心既為於予之言必有契焉偶而和
之非美公其誰哉

題蘭亭臨本墨跡卷後

右蘭亭墨本一卷說者以為褚遂良所臨用筆精熟略不
經意然神氣完密風韻溫雅體格規矩咄咄逼真誠非他
人所能到者昔虞世南既沒唐太宗嘗與無與論書之歎
親徵因薦遂良入為侍書當時購求右軍真跡甚富真贋

莫辨遂良一鑒別如辨黑白遂致右軍精魄故後世多
其所臨刻本今亦罕得予意當時必擇其精者刻之此其
次本散落人間流傳至今耳亦足為希世之珍也好古博
雅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宜姑俟之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官
至尚書右僕射封河南縣公云

題宋仲溫遺墨

宋克仲溫遺墨一卷遒勁老健不失矩矱含滋潤於銀鉤
鐵畫之中誠一代之名筆也初仲溫師鍾繇力學二十
餘年至於嘔血發仲將之家盡得蔡邕筆法之妙自成一
家善真楷八分行草刻於名臣法帖者真書第一草次之

今仲溫天資俊爽雖不事元帝之苦學乃能兼得其兩長可謂難得者矣遺墨散見於世間卷如者甚多此其一也仲脩宜珍藏之

題元陶隱居士諱公墓銘後

南呂陶隱居士諱露字必誠姓諱氏其為人學行甚高當元中世嘗以其學一試禮部不過即棄去不復留意於仕進乃退處一室謝絕人事蓋超然於物之外也故能舍真葆和抱道匡輝樂天自得以底高壽而卒誠可謂得難者矣然居士之隱自可以無規古人而又必擬乎陶者何也蓋君子不才以達世不汲以徇祿有所慕則進有

野見則退蓋無意於因必也陶靖節獨脫不羈任真自得當親老家貧之時起為彭澤令忻然而不辭有所慕也及其不肯折腰督郵舍之而即去亦欣然而不悔有所見也不才以達世不汲以徇祿非有道君子不能然也今居士之於出處進退有所似矣其慕乎陶也宜矣哉今其世孫與為太學生乃出前翰林國史院官滕公府所撰墓銘微予言題其末故書此歸之

題吾侍郎像贊

粹乎玉署之英偉矣石渠之髦衆大藩於炎服貳司冠於秋曹堂盛容煌絳袍位望聿崇德音孔昭其屬格也

濯冰玉以自潔其抗節也俯萬華而並高其虛然也足以紹三緘之戒其肆辯也足以推一世之豪縱詞翰於談笑脫凡近而獨超茲其所以異富貴之常流而承寵眷於聖朝也

桂脩撰像贊

鍾詩書之善慶稟萬厚之醇資粹乎牧貳之良尉乎翰苑之宜儀惟言溫而氣和與人怡而物嬉肆學充而才富恒慎發而寡施優老蒙恩暫輟金馬玉堂之貴懸車遂請適從香山洛下之期名祿既崇進退亦宜茲其所以保全終始為美王之無疵者歟

趙駙馬像贊

丰姿炯然文采蔚如瑞麟祥鳳清水玉壺翹縉紳之英濯威範之秀位益隆而志不驕名愈重而學逾懋象旁朱衣玉帶金貂日趨親於九重偉承眷於四朝蓋由其心之所存者忠孝身之所蹈者仁義是以享福祿於無窮保富貴而弗替也

太常表先生像贊

色毅而莊行直而方儼衣冠之異偉容貌之堂學究精微心通神妙泰造化以翱翔宜乎其識真龍於潛邸侶鳴鳳於朝陽贊謀猷於密勿司禮樂於太常慶風雲之嘉

會而沐乎日月之清光也

禮部侍郎陳公像贊

維山峻極伊德之尊江漢洋一學之博也維王之潤伊性之溫儀鳳九苞文之煥也是用樂育乎外庠陶待乎太學施名邦之豈弟肅憲府之審諤司喉舌於銀臺而贊寅清於宗伯也此真國家之儲碩士林之著龜君子之所視倣學者之所瞻依寅事五朝始終一致年彌高而德彌劭名愈隆而志愈厲佩玉冠冕肅穆盛容蓄之厚者發必大觀其外可以知其中慨一乎老臣之忠蓋坦一乎仁者之心胸宜其壽壽祿於永久而膺壽福於無窮也

禮部金亞卿像贊

承奉東察視卑壯廉備宏文之碩問貳秩宗之禮儀謹官坊之輔導參席廟之論思被累朝之寵眷荷列聖之遇知履夷險於一節偉毅問之四馳是宜享有五福登壽而壽而老及之也歟

冰壺贊

冰之清心与之微而道与之凝壺之虛量与之俱而德宏有餘壺之有冰洞徹而明剛嚴之操君子履貞冰柔冰堅變化之功學以似之萬里昭融既登吾艇復冰吾虛終身光明吁嗟冰壺

程鉅夫贊

五嶽鍾秀三光儲精博達厚書淹貫六經從容乎集賢翰林論思憲勿出入乎行臺廉訪沙汰澄清省院參用南人自公伊始詔令易書漢字從此而吏議貢舉必主乎程朱痛年浮詞之習訪遺逸首得乎趙葉期臻治道之平初專政之奸且不避秦哥殺身之既獻弭災之良策屢舉衆林格天之誠是宜中統許其必顯必貴皇宸贊其惟忠惟貞使過中華或明之日豈不足与唐宋賢相方駕而並稱者哉

大理寺丞李公像贊

名顯乎金榜之英位崇乎棘寺之丞日通籍乎禁闥時奏對承明謹三慮而雪冤資五聽而察情惟欽惟恤惟公惟平邀矣皋陶異志心而方駕賢哉定國期奉職以齊名是宜教兩京之推敬而沐九重之恩榮也

戶科給事中鄧公像贊

恩承乎金馬玉堂之榮名重乎青瑣黃門之貴時載筆於鳳池日記言於丹陛念版圖之浩穰舉國籍之攸寄於是汎元武之澄波攬鍾山之蒼翠當締連老成之年際熙洽咸明之世履從容乎事功遂優游之志意是宜聲譽之遠馳而俯仰之無愧也

怡：子鄭寺丞贊

德豐而道狀體安而氣舒言似緩而不迂行實坦而若拘
左琴右書逍遙以娛其心休其色愉其業然和樂而固
識其紆紆乎悅懌而靡有嘆吁智足以窮理而極乎太古
之初學有以爲己而純乎君子之儒茲其所以爲我門之
有碩享高壽而揚令譽也歟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公像贊

鍾川嶽清淵之靈際國家明盛之世禮闈並選分教儒黌
之英薦膺魁名榮推繡衣之貴布宣皇德於薇省煥煌乎
大參方伯之班總握朝綱於柏臺贊夾乎中丞主憲之位

平蠻勦寇錫總督乎元戎錫爵報功命仍兼乎大理進司
空於八座載涉頭陀事列聖於五朝屢蒙寵勳鳳飛層漢
乘風雲之佳期舟涉大川藉帆楫以宏濟詩歌明哲易贊
時哉茲其所以克善始終者芳名於青史也

承德堂贊有小

吾郡鄧之表氏自唐宋以來世有令德國朝太常少卿柳
庄先生與其子尚寶少卿忠微公遭遇聖明寵眷隆厚襲
休承慶克先德公歷事四朝三十餘年夙夜在公靡遑
家室嗣續繁茂堂構弗稱公之內宜人遠乃克鳩工庀材
幸新厥居有嚴有翼觀乎煥然誠一邑之壯觀也迄功未

幾中堂之東柱座瑞芝焉不識者潛去之既而復生如初
顏色微頰文彩煜煜草木增輝門庭有耀此皆表之先世
積德深厚公与宜人克孝克敬足以紹承先德之微也名
其堂曰承德宜矣哉爲之贊曰

有異其堂有偉厥楹燿瑞芝於楹先生如玉之頤如霞
之蒸文彩煜煜惟光維榮維極有之匪土焉附匪哉匪植
伊本自固神運化孰測其故德以名祥克爲斯祐赫
名卿先德是承匪芝之萌維德之馨婉宜人克承先德
盈衍餘慶永錫是極

張羽士畫像贊

遊心乎鈞天廣樂之府託跡乎瑤海仙妃之宮飄乎振
俗出塵之想浩乎含真葆道之功其心之靜也斂九霄
之靈籟其氣之運也御八極之清風茲其所以造元極參
妙化而上友崦嵫也

江玉琳御史母像贊

有淑厥姿有婉令儀二十有珣言旌背斯痛我未亡屏膏
絕沐冰蘊是甘豈戚筮獨奉姑教子紡績曾勤撝无靡他
質諸鬼神白璧無瑕婉茲貞潔自少及老始終一節子貴
以顯母壽而贊我作贊辭懿德永傳

吳侍郎外祖母像贊

偉乎其容德之充也蓋乎其外粹乎其中也家庭肅穆正
厥躬也化及鄉人秉正公也以爲德耶則琴劍豪放而有
湖海之風以爲顯耶則衣冠蕭散而有林壑之致蓋將任
情性之真隨所寓而惟道義之是從也

工部侍郎羅公像贊

學博而文富志剛而氣充負卓卓之奇偉堂之威容
載筆詞林儼縉紳之傑特振綱憲有凜臺諫之清風聖眷
益隆擢貳司空宣化南交不假陸生之辯揚威西鄙克成
范老之功將矢石有所不避曾獨撫之敢肆允宜乎憫臣
節之孤立煩帝初於九重賜歸老於故鄉而保終吉於無
窮也

僉都御史嚴公像贊

貌豐而氣充才高而位隆偉然廊廟之器毅然臺閣之風
肅乎其外溫乎其中富仁厚於嚴峻清憲紀於雍容噫茲
其所以承三朝之寵眷而揚令名於無窮也歟

遼寧堂贊

天道有常法乎陰陽常道在人亦爲其倫琴瑟陶匱布帛
菽粟常者安之不厭而足曰有君子惟常是遵非惡淡泊
豈曰賤貧衣襦以減公貽而彰人實鄙焉乃爲公良蘇張
赫奕孔道無極滌泰之盈庶幾朝夕惟常可久惟公實有

偉矣今名期永弗朽

許芳洲像贊

凝乎其思神莫測其所之資藝能於倉扁窮道術於軒岐
參陰陽之妙用得造化之先機裕乎其積博乎其施人用
壽寧物用因循痼疾瘳其所以爲國之醫師也歟

子欽劉先生像贊

優游乎金馬玉堂之榮磨礪乎東觀石渠之秘將期密勿
乎廟堂茲有以成公之志圖夫何理刑秋曹分放外庠乃
爲造物者之所戲弄焉是以登公之所長然而學問足以
泚人文章足以傳後立君子之令名享仁者之高壽保終
吉以懸車斯亦足以炳聲光於不朽也

李處士像贊

古貌貞心挺然松柏之操龐眉皓齒信乎龜鶴之齡栗鄉
孟氏之正性而排釋氏之繆同王彥方之公直而剴鄉人
之爭卹饑窮而傾倉庫之寶憫病涉而造舟梁之成是皆
爲人之所憚爲能人之所不能者也若夫勤稼穡於田野
爲孝及於家庭謹祥慶於閨室傳詩書於孫曾此又福善
之報足爲後世圭組之光榮也噫

題處士畫像

沉潛乎六經之言涉獵乎百家之語屏俗士之薄習蹈先

哲之遺矩時乎東山追謝公之幽蹤時乎荆溪想王猷之清趣玉蘊石以莫售珠藏淵而自好茲其所以優游盛福而永終乎今舉也

吏部左侍郎魏公像贊

淵乎道德之光粹乎仁義之容或組彩纓侍宸瀉於雙闕垂紳正笏觀天顏於九重肅乎其益謹者事上之敬恪乎其固守報國之忠所欲退者漢室之宏禹所欲進者虞廷之憂龍劉海內之渴望稱天下之至公期仰答乎聖眷而又同志而寡從兩入太常致虔恭於郊廟載登禮部貳寅清於秩宗復秉銓之華秩贈南京之優崇繇是學問益博若水涌而山出文新益富則肆外而閔中位彌高而望彌重德愈厚而壽愈隆噫茲其所以為有道君子而享五福於無窮也

鄭寺丞像贊

孝友之秀忠義之英廣額修髯偉厥儀形肅冰霜於烏府勵塞謬於明廷仰青宮而翔贊躋大理於清平奉職勅上端謹至誠茲其所以承三朝之寵眷享壽祿而著榮名也歟

養恩堂贊

監察御史合肥吳郡虞嚴親之壽考痛慈侍之違榮乃以

養恩名堂徵予贊之

維椿在庭堂有護止載欣載榮式燕且喜椿齡孔修霜頤及歲英克侍老孤我願言爰依庭止允懷堂背弗違具瞻匪估依恃服膺義方慈訓同聆奉歡之餘憂思幸并鐵冠雅恩顯封此贈爰報孝誠百世之慶

劉處士像贊

冠儒之冠服儒之服道古人之格言迹往哲之遐躅在禮為席上之珍在詩為人中之玉即聖賢於東魯誦詩書於西塾采子衿之音一語文義之郁一教之孝弟以敦親睦之風教之敬讓以為長厚之俗訓嚴賢子俾助教於成均化及邦人知誦信於鄉曲宜其壽登古稀而享太平之盛福也

訥庵何處士像贊

孝足以配江革而致親之安貧足以方原憲而其志益堅學足以泮洙人而其道有傳操之以辭為辟而其名愈全對聖賢於詩書樂章布於林泉茲其所以不愧作於俯仰而享康寧之福於萬年也

昂順祖撫州司訓像贊

謂職不崇也而居即席之尊謂道不行也而諸生之在門身靡孤貉之溫而不愧子路之恥家無庾廩之富而恪守

原憲之貧惟詩書之是傳而孝友之攸敦茲所以沒世而有聞也

九十一介賓叔仁壽先生像贊

如春之融積善厥躬華於德容如玉之潤守道以默守神以靜惟恬惟熙樂我天性既華我後亦喧我前我靜我然保我怡壽八旬有二天錫高年上壽有賜不愧不忤不怨不尤貳貽令德百世之休

琴銘

龍脣雁足玉軫金徽流水高山伯牙子期朱絃疏越宜薦郊廟孔宣傷悼猗蘭有操不離琴瑟謹德禁邪羯鼓解穢

吁其可嗟

几銘

假寐斯伏疲困則憑神安體舒心清氣寧熏爐在前香書左右顏齡有託期與終壽

敬銘

毋闕報以速謹毋奢淫以損軀毋恭虐以獲家毋干憲以族誅惟敬惟欽克免四者如緇淵冰朽索六馬古聖謹茲具載六經況今之人眇焉當業一而執一罔念作狂克念希聖福福吉凶各有類應我作斯銘垂訓以昆服膺奉庶紹前聞

樂靜軒銘

有宏厥居有靜斯軒深觀幽容屏絕塵喧衣實符內湛乎靈臺出與理俱入與道偕靜必有動幾發詎聖鑒誠本無望安斯罔躁目眩妖冶耳荒哇淫情隨欲遷志盡心耽嗜六典玩索三墳一室閑燕寧乎無聞勿謂已至動根靜根一念不謹衆累紛併心與境契惟寧其安勗哉公子終始弗喧

訥齋銘

惟古聖賢敷言六經一詞不妄萬世是程君子謹之戰戰慎爾出語敏於力行事由言宣言非不義不貴三緘貴在合理嗣糾糾、擾、擾、恬、恬、巧言如簧小人輕保南其多、亦孔之醜公子疾之惟訥是守利口復邦辨詞究爭禍福由之言豈可輕穴蟻穿山涓泉成河幾微不謹尤米奈何振、公子踐履愷、非法不言非理不道空言無補置之座隅終始克戒永揚令譽

虛舟銘

虛其中惟道之充與物無競何有怨悵中之虛惟道之娛物我俱忘坦、舒、曷為然然德愈克己為慎而謹是為君子堂之賢令於襄陽清靜以化其名孔彰弗矜其能曷致忘乎庶幾終始永隆厥聲

虛卷銘

盈則溢虛乃容志欲然理實充物無競相雅一匪詭隨与
道從界若損益以隆敎者華貴厥躬曰禹相猶謙沙暴聖
賢名無窮作銘詩慎厥終

鏡銘

心澄以正貌莊而飭謹外及內伊鑑之力金玉是寶
攸飾日新光輝君子之德

杖銘

扶吾顛其身則安扶吾危身實賴之顛危不扶置爾何為
杖斯有銘君子之規

枕銘

正以丌首不側而安正側在人枕何与焉或反或側自失
其正昏亂而惑自伐其性衽席寢處亦各有銘持身以正
沒世其寤

履銘

周旋規矩擇地而蹈或躋或蹙端緒安躁弗戒下堂自貽
憂虞動履繇已君子慎諸

硯銘

質鈍而堅剛毅近仁磨而不磷天性之真伊嗟管城既銘
且利銘者一時鈍者百世

爵銘

中雖有容過滿則溢百拜獻酬固有失德彼辱惟狂沈湎
晝夜喪家大國千古永戒

周處士哀辭

伊若人之好脩兮集眾義而為容慨遠古之懿邇兮嗟世
遠其難逢躬義訓以飭屬兮厥誥倫之懷一汴泗沅以寧
芳芳佩蘭蕙而自潔握申枻与杜若兮香菲其郁烈慕
先哲之遠遊兮汎長淮之洪濤魚龍導前以弭棹兮條西
席之見招朝絃而暮誦兮春秋述其來過瓊虞淵之末景
兮髮種而皓一償首邱之素心兮懷道義而難忘妻大
化之自然兮憫一坏之非故鄉是鄉獨以徇程子悲朝露
之溘然駕空舟之浩渺兮盼白鷺之与青原風蕭以落
木兮雲冥一兮猿鶴以悲愿考槃之故墟兮予心怛而淒
其佳城鬱其義一兮玄宅窮其幽一嘆九原之不可作兮
悼若人之孔脩學固之以授徒兮處流波昆玉瘞土而彌
光兮何必九鼎之長存

范處士哀詞

偉若人之好脩兮內義蘊而彌彰滋六藝之芳潤兮灼道
德之輝光緱蘭佩以自薰兮芙蓉泉而為裳心固欲其歸
然兮芬菲其逾芳聲先世之降嘉允予龍駒焉鳳雛

胡造化之為戲乎丹穴頽而渥注以枯方表、以悲其淪
喪乎忽俄恍而亭諸口兒固有託焉與以宗而極于協
異死以毓秀兮質主璋而琬琰不涸、以下趨于攀姬孔
而翱翔當元綱之既顛兮紛鸞臂而頭融方刺極而乘復
兮吾冀邱壑之是從生盤石以自娛兮極崢嶸之孤桐隘
八荒以曠軼兮時冥、之雲鴻既祖菊之百本兮又滋蘭
而執孫倪芳者以自足兮又何必膏粱之甚芬日月忘其
不淹兮候鸞電以流光悟晝夜於死生兮鄙彭殤之荒唐
直佳域之義、兮松柏鬱其蒼、風露淒而猿鶴悲兮情
惻惻而盡傷述國隱而道則顯兮况鳳毛炳乎其彩章文

之萃瑞之卿風氣完塞兮素炭其同珠沉玉瘞兮哲人斯
哉千秋百歲兮潛德之光

林諭德哀辭

嗟夫人之修姱兮蓄內美而孔臧珠滅淵兮而玉韞石兮
雖弗眩而彌彰漱芳潤於六藝兮擬百氏之奇英奪天孫
之巧思兮織雲錦以為裳呈補袞之妙製兮宣五經於明
堂絢餘輝以衣被兮禮樂聚乎其文章石渠天祿進之而
黼黻兮輝聖道之彌光託絢緯於辭命兮資輔導於直方
承恩眷期必於永久兮何遽一疾而云亡嗟公之錫祿之
以及仙兮豈屑求乎扁倉將其術祇足以澤物兮胡寧害

已而弗防昔云醫之聖兮曰岐黃塚安索、兮理亦茫
茫均之棄賦兮凡生其常壽命之所窮兮疇能較其短長
靈車搖、兮在潞之陽有子哀、兮歸於故鄉揆理在所
當違兮情實難忘懷哉斯人兮能不盡傷

王生哀辭

嗟生之抱茂質而朗秀兮心孔聰而慧靈性端謹而不凡
兮夙卓異乎羣英誦姬孔之微言兮窮奧義於六經沛詞
華之浩汗兮注鸞鴻於滄溟振修翮而遠遊兮九苞炫兮
五色騰迅足而駿奔兮應崑崙而西極修頤頤而委頓兮
復野鵬之罹感哀大生之頽天兮膏肓倬於今昔蘭歲誕
而陽霜兮美委秀而不芳璧辭璞而遭焚子若何全於圭
璋質之羨者為造物之所忌兮若亦理之同常豈生之才
而害其壽兮而又何傷哉生之而不游兮徒延歎蓋雖死
而有足稱兮彌永其休怡生死於夜旦兮等一且於千秋
亮九原之不復作兮徒隕涕而洶流

澹然集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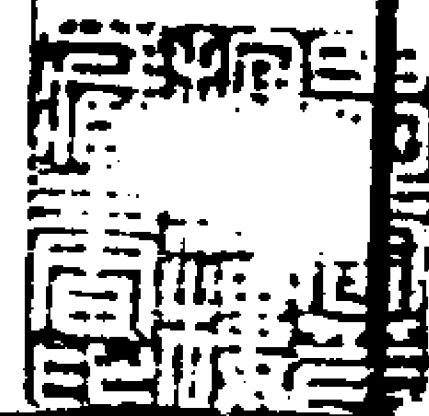
明陳敬宗撰敬宗字光世號澹然居士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官至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謚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敬宗與李時勉同舉進士同時爲南北祭酒時勉立朝剛勁而待諸生則平恕敬宗亦立身端直而待諸生則甚嚴然同以德望爲士林師範世不得而優劣之惟文章質朴太甚又遜於時勉耳所著詩文集明史藝文志作十八卷此本乃萬厯四十四年慈谿知縣吳門陳其柱所編僅詩三卷文二卷亦非完本也

覺非集十卷(一)

〔明〕羅亨信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羅哲刻本

樂素羅公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通議大夫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之
詩文也公諱亨信字用實
號樂素羊城之東莞人登

丘序一

永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
中以事謫交趾未幾起爲
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常
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

同府爲最久功績著茂而
請築土木城堡宣府城二
事尤爲卓偉致其事以去
卒於家也久矣士大夫習
知邊事者到今尤嗟公之

先卓識以爲不可及噫向
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
車駕有蒞止之所則後來
決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
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

之固則將來或有南牧之
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
故事而已可勝歎哉公爲
文和平溫雅類其爲人而

尤喜爲詩其詩不事鍛鍊
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
之可以知其心之洞達明
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孫珙
裒集公遺文得四百五十

餘首用公別號名之曰覺

非集來

京師求予文序其首嗚呼

公豈待此詩文而顯於世

哉

主序四

峇

成化四年歲舍戊子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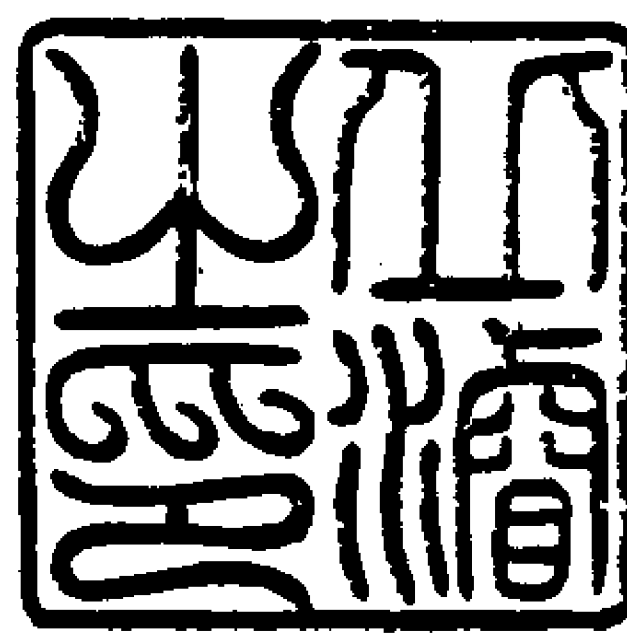
月中澣

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修

國史總裁

經筵官瓊臺後學丘濬識



主序五

覺非集序

論文章者當論平生歐陽
永叔謂魯公書借使不工
世必珍之以其人可重也
噫論文獨不然乎余讀鄉

祁序一

先達樂素羅公所著覺非
集未嘗不歛衽起敬世有
知其人則必珍其文矣集
中古詩歌行律絕共二百
餘首序記名贊雜文共一

百九十篇公平生著述雖
多恒不畱藁其孫珙收拾
於散逸之餘僅得斯耳於
乎公平生之手澤於斯存
焉精神心術於斯寓焉學

祁序二

問道德於斯考焉是集其
可少哉公生東莞士族毓
奇挺秀才器異常登永樂
甲申進士釋褐爲給事坐
累謫交南復被薦爲監察

御史陞僉都御史參贊甘肅戎務復遷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引軍致政壽八十有一而終平生善政最多而鎮邊尤著勞績

祁序三

所至實儲蓄恤軍士修城堡嚴武備邊境帖然正統己巳北犯大同遠近疑懼公居宣府卒無他虞其忠義勳望

朝廷知之士夫壯之邊人思之可謂名世之英傑者也文章固其餘事然世之能是者幾何人哉而稱其文當不在顏公書法下是宜

祁序四

珙之裝演珍襲以傳後人也昔魏徵爲唐名臣其簪笏至裔孫暮僅有存者文宗猶以甘棠比之矧文章載道之器視簪笏孰輕而

孰重耶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型三復斯言敬爲之序
峇

弘治五年秋七月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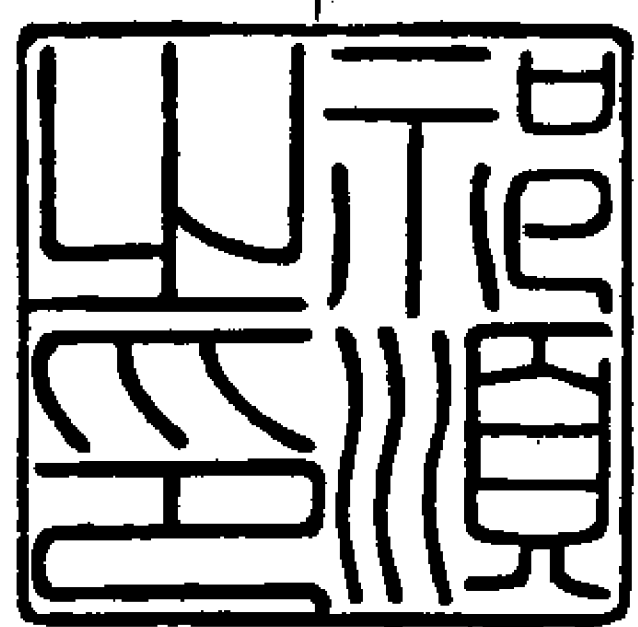
賜進士中順大夫江南布政

祁序五

司左參政改知貴州石忤

府前戶部郎中

賜一品服同邑後學祁順書



覺非集序

余薄遊東粵時與寶安祁
子爾嘉相晤對嘗偕其子
壻文學羅哲來謁余道及
伊祖樂素羅先生爲前朝

戴序一

御史中丞由進士起家歷
諫垣陟都憲直聲偉烈著
聞當時旣而出其遺藁覺
非集問序於余余展卷旁
皇歎先正典型於茲未墜

廼拜手而言曰昔叔孫豹
之論三不朽也曰立德立
功立言夫太上固貴立德
至于名世偉人因時著績
手持國是道濟生民厥功

戴序二

偉焉卽出其緒餘論列天
人俯仰今古上而陳謨作
誥黼黻皇猷次而賦詩論
文揄揚風雅皆足以傳當
世示來茲與盛德大業並

高千古所謂不朽者於是
乎在今觀覺非集知先生
遭逢盛世躋列崇階恆以
忠君愛國之心爲致治保
邦之計履常蹈變皆能謀

戴序三

出萬全如正統土木之事
衆議惶惑將棄城而奔先
生時鎮宣府仗劍當門捍
危城以安京邑功在社稷
迄今猶彪炳史冊也至其

著作博大周詳不入風雲
月露之習其光明俊偉之
槩大抵文如其人夫功德
之表也言德之章也先生
立功如是立言如是總由

戴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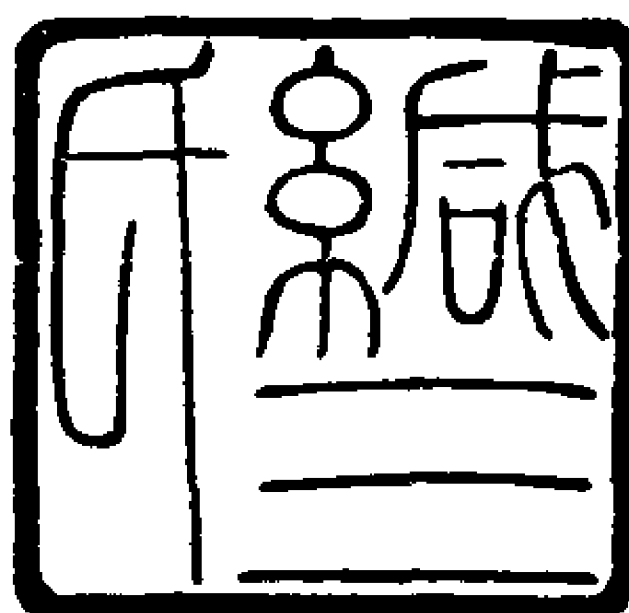
生平忠孝之德發爲勲業
文章用躋三不朽之列噫
何其盛哉是集行世垂二
百年自閱滄桑遂令揭日
揆天半付殘篇斷簡今其

孫哲念先烈之昭垂恐遺
文之湮沒重付剗劓以懸
國門譬之龍泉太阿或迷
塵土而光燭斗牛之間自
有不可磨滅者如是而先

戴序五

生之言傳先生之功與德
因之愈傳先生之爲先生
豈非與天壤同不朽哉竝
質祁子當不以余爲阿所
好也

姚江後學戴錫綸撰



戴序六

覺非集卷之一目錄

序

送太守徐公之任潯州序

贈左都督楊公出鎮朔方序

贈永寧伯譚公榮陞序

慶戶部右侍郎劉公授職序

贈戶部右侍郎劉公榮陞序

贈戶部右侍郎沈公榮任序

賀總戎武進伯朱公朝京榮回序

覺非集

卷之一

一

慶後軍都督僉事石公榮陞序

慶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受印序

賀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朝京受恩序

慶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壽誕序

有詩

又慶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壽誕序

慶鎮守宣府少監趙公壽誕序

有詩

壽總戎武進伯朱公六十一序

有詩

又慶總戎武進伯朱公六十一序

賀梁餘慶公七十一序

送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歸鄉葬親序

送奉御馬公省墓序

送趙廷傑省親還洮陽序

贈錦衣衛百戶致仕郭公榮歸序

送同利邑幕賓黎公赴任序

送俞克大赴吉安郡學司訓序

送司訓王廷贊先生之任序

送王生廷翔還會稽序

贈華昌府醫學正科張翼彥昭序

覺非集

卷之一

二

送金河禪寺住持靜海朝宗入院序

贈大機顯禪師主清泉寺序

贈玉峯璟上人榮授都綱序

羅浮誌序

贈增城大尹譙公琴堂春曉詩序

贈周誠宗兄蘭軒序

贈湯仁厚翠筠軒詩序

贈陳觀祖蒔溪漁隱圖序

贈雲巖書舍圖序

追封景城伯馬公挽詩序

處士吳文德翁挽詩序

凝然禪師挽詩序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覺非集卷之一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編

瓊海丘 濬仲深甫

序

送太守徐公之任潯州序

郡守之任古慎其選誠以生民休戚之所關政治得失之所係非才德兼優政體明達之士未足以膺其任也故漢宣帝嘗曰使庶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

覺非集

卷之一

一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或增秩賜金公卿有缺選以補用唐太宗亦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敕史疏其名于屏風善惡之跡皆註於下以備黜陟其職之重信可知矣 聖朝因之郡各置守秩視古則貴責在今尤嚴擢任之際必精其選而得人之效尤盛以致政教修明黎民於變熙熙乎三代之風也嶺南陽江徐公某世爲衣冠宦族讀書登第代有聞人公少佩庭訓積學有文由太學上舍生擢浙江紹興府同知九

載秩滿課最天官今年冬陞授廣西潯州府知府擁節戒行其友洗均子名等來徵予文以送之予惟駕扁舟以濟巨川必先理其帆船則風濤無所虞御良馬以馳峻坂必先固其六轡則險阻有所備今出守太郡而爲千里之師帥得不思善其德政仁其撫綏以慰一方之望哉况潯爲八桂偏郡往來醜類負險竊發無時公之往也誠能如龔遂之治渤海革刀劍而爲牛犢化小人以爲君子庶不負爵秩之榮責任之重也然而公以才諳釋褐郡佐已能平其政德其民矣茲行但推所以佐紹興者以治潯將無所施而不得無所往而不化又何患強梗之不治禮義之不興乎他日政績著聞榮膺 賜金之寵或補公卿之任俾功名節義與古人並垂于史冊則龔黃不得專美于昔矣公其勉之姑書此以俟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贈左都督楊公出鎮朔方序

古今論邊將之禦戎□恒以守而不失爲賢窮兵黷武爲戒其故何也夫將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庸戰猶思審察天時地利量敵而進况于□□如鷹隼之輕豺豕之突容可不自重以輕舉浪發哉故日守而不失者爲賢也昔李牧之居雁門惟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寇小至則收入保以此人無亡失邊得田畜士得休養一旦寇大至人皆奮勇破□□十餘萬使□不敢再窺北邊無事殆且十年蓋牧不貪

覺非集

卷之一

主

小利不邀近效曰真良將得守邊之術也趙充國之禦金城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上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馭縻以歲月士卒不勞而羗戎自破蓋國圖事揆策惟用常勝之兵曰真智將可爲萬世法也彼貪利邀効躍馬撫劍僥倖以取勝亦奚足用哉仰惟天朝列聖繼統於凡命將分闕必遴德望老臣優於猷畧者然後任之崇其宴勞授以成算陛辭之日又戒以誅伐必當毋妄戮于無辜勿窮追以墮計此誠古昔聖賢好生惡殺守而不失之宏規是

以海內晏安政化熙洽幾百十年於茲矣丁卯之秋

上谷閫將告缺上命後軍左都督楊公佩鎮朔將軍印總戎於斯朝野咸曰公篤厚沉勇誠無忝茲任蓋公自少出戍開平由百夫長屢策殊勳歷陞都府授遊擊將軍鎮於蜀威耀北塞二十餘年其於天時地利邊情□勢靡不身歷而熟悉之至於古今將帥之賢否撫士保民之恩信亦皆究于心而見諸施設矣舉茲而措夫何有焉登聞之日上自元僚藩翰下及戎伍雷夫舉相慶曰我公之來其將推惠以及一

覺非集

卷之一

四

方歟又將去殘暴以安鰥寡歟商賈怵於市行旅歌於途於是統鎮右少監灤陽趙公請文爲贈予以猥耄出巡塞北於政雖無所裨亦惟欲邊境清寧兵民咸遂故旣序賢將禦守之跡于前而願望于公者又豈無其說乎邊備未嚴兵甲未利亦思何以整飭之恩澤未敷貧弱尙困亦思何以宣布而矜恤之則名譽日彰人皆激勸一旦寇至以我逸而待彼勞一鼓可破俾不敢再睨塞垣疆宇有萬年磐石之安公亦永享爵祿于悠久矣若徇小以遺大見利而忘害則

非禦邊之長策公無取焉又曰鄧禹爲將不妄殺一人後封高密侯子孫爲公者二人侯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貴顯累業其盛矣哉向聞公凡出戰必戒將校勿窮追無妄殺存心與禹蓋無異矣子姪甥婿見居都帥揮使千百夫長所鎮者無慮數十人其來方駿駿而未艾加之奮勵將見功愈高爵日厚進封侯伯子孫濟美如瓜瓞之興彌遠而彌盛史傳續書與禹比績

覺非集

卷之一

五

俾天下後世誦之詎不偉與於是乎序

贈永寧伯譚公榮陞序

古之將臣惟思修其職業祿秩之崇卑則不暇計然而國家錫予之命又未嘗少緩焉是故出車彤弓之雅作所以勞還帥而饗有功麒麟凌烟之閣興則又紀大勲而旌碩德也成周漢唐褒崇之典可謂盛矣恭惟 聖朝統一寰宇爲治一本乎古七八十年海內晏安邊鄙寧謐豈非命將得人報功崇德之所致與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世家丹徒自少卓犖不凡從親奮起戎伍入事 太祖高皇帝恒備宿衛慎翼

覺非集

卷之一

六

小心動無過舉洪武己巳擢燕山左護衛百戶居藩邸以勤敏稱歲己卯會 太宗文皇帝舉兵肅清內難大建奇勲累官至僉大寧都指揮事永樂庚寅封神機將軍統領騎卒隨 駕北征殘□辛卯調守大同甲午復征殺敗□寇陞都督僉事甲辰秋 仁宗昭皇帝履祚之初簡任勲舊老成進公中軍左都督命佩鎮朔將軍印總鎮于茲賜白金紋綺凡若干宣宗章皇帝卽位賞賚益厚公感荷 列聖付畀之重夙夜寅恭罔敢或懈飭城池繕甲兵營邊壘嚴斥

埃訓卒練兵開墾屯種由是兵得其養人樂於耕
人聞風遠遁塞外 九重無北顧之慮者實公之力
也暇則建學立師教育將校子弟務敦禮讓之風創
設壇壝春秋祭享以崇報本之禮又修釋道二宮授
徒演教俾人知趨吉避凶而免乎天札數十年間武
備修倉廩實田野闢軍庶安方於古之名將誠無忝
矣公天性凝重喜怒不形律己以廉馭庶以寬撫士
卒如所生親寅佐猶骨肉位雖隆服用質樸恒若乎
布衣齒已邁體貌康強無異於少年惟以忠誠弗盡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職業未修爲憂其於功名利達則泊然無所與也正
統辛酉冬□寇肆標我邊 上命公整肅六師遣裨
將往擊之不旬日應期而捷生縛醜類以獻於 廷
深加獎歎仲冬之吉 璽書下臨封公爲永寧伯食
祿一千一百石上自官寮將士下逮戎伍嗇夫莫不
胥慶僉謂公鎮邊歲久勲績已多未階爵賞一旦榮
膺峻擢鐵券貂蟬光輝將闕不宜無述以彰其美於
是萬全都帥馬昇等合詞請予文以壯之昔馬援年
六十有二爲將出討五溪被甲上馬據鞍顧盼光武

歎曰矍鑠哉是翁也今公以八袞之年尙握重兵爲
大將以杆北□視援豈不尤爲難得哉宜乎享有重
祿爲世名臣以藩屏乎 帝室也尙宜罄竭丹忠以
圖報稱他日功勒燕然名昭史冊使天下誦之四□
誦之後世誦之於無窮顧不韙與公其勉之是爲序

覺非集

卷之一

人

慶戶部右侍郎劉公授職序

君子積學毓德所以明乎聖賢體用之理達夫古今事變之宜一旦出而見用則左之而無不宜右之而無不有者何也學博而才充識宏而見遠若孟公綽之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彼蓋局于一才一藝豈足以稱不器之君子哉予友姑蘇劉公宗華早遊鄉校藏修養晦耽經玩史體用之理通變之宜靡不講貫而詳究之遂捷鄉闈登黃甲釋褐內臺忠言讜論聞于朝著按節蕃閩豺狼屏跡吏民畏

覺非集

卷之一

九

威出衆大藩敦慈愛之風民懷其惠焉其識通變之宜槩可見矣洪熙元年仁宗皇帝撫其才之可用于是命佐總戎左都督譚公統重兵鎮禦宣府或謂公俎豆雖聞軍旅未習公曰文武豈二途哉理一而已爾苟理之明舉天下之事將優爲之况武事乎乃談笑從事日以古今理亂成敗戰守進退之勢慷慨爲譚公言之無不心悅誠服深以爲得良佐也相與同寅協恭經營圖爲葺治城垣剏築邊壘嚴卒伍繕甲兵不踰再朞凡邊疆所宜用者無一之不備復慮

兵無所統艱于調度乃奏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分兵控禦北塞□人聞風遠遁而不敢少干我邊又計歲用夷考各處糧芻出納之數清其簿書革其奸弊二十餘年邊嶠爲之肅清兵民咸得其所若非劉公德備于已才周于用而能然乎今年秋歷從二品俸又登九載例膺陟庸九重眷念公深達邊情實符衆望不欲遷調以失人心于是特陞爲戶部右侍郎俾仍總兵機糧餉之務豈以該博之士世所稀有通變之才爲難得乎拜承之日人皆踴躍於是都帥董

覺非集

卷之一

十

君偕其寮采來徵予言爲賀夫士之平居皆曰足以有爲及任之政則倉皇失措奚足論哉劉公之佐武事惟思謹守不貪小利以邀近功則若李牧之在雁門掌錢穀務期養兵給餉餽亦未嘗匱乏又類蕭何之居漢室然則小司徒之任非幸致也宜也嗟乎周于德者必享高爵懋厥功者宜陟崇階公積有勤勞勲庸顯著不次之擢行有日矣將見榮膺大拜登於宰輔則施德澤以及于天下豈止專惠一方哉因書此以期之

贈戶部右侍郎劉公榮陞序

賢才有俾於政化也尙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然則賢俊之生鍾山川之
秀負經濟之才又豈不足以安國家而維持疆宇者
哉恭惟 聖朝稽古爲治謂在理莫急于用賢首興
學校敦其教養嚴立課試登庸之日量能任官度德
定位七八十年政化休明四□賓服猗歟盛哉東吳
劉公宗華氣質清明天資淳篤少從尊翁入居京郡
以聰敏舉充庠生潛心子藉永樂辛卯以蔡氏書領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鄉薦明年拔萃禮闈尋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豸冠
繡服正笏朝端蹇諤之風聞于中外甲辰春超拜山
東藩省右叅政無何得代還京洪熙改元會 仁宗
昭皇帝卽位更新治化方選將鎮禦北塞然武弁惟
能摧鋒破敵至若圖事揆策因時制勝則又資乎文
士以討論韜畧因簡才識宏博者以贊理之公實預
焉遂銜 命出佐總戎鎮朔將軍譚公于上谷其地
千餘里密邇京師逼臨□□思維付畀之重業業兢
兢罔敢少逸利所宜興弊所宜革者靡不力贊而行

之繕甲兵飭營壘嚴斥堠謹烽火惟勸總戎用常勝
之兵思以遠圖不求其近効□亦未嘗入寇 九重
倚之以爲長城二十年而無北顧之慮非公贊襄之
力疇克爾耶宣德乙卯九載秩滿書最天官僉議公
久練邊情不宜他陟奏請方伯俸仍典戎機今 上
皇帝改元正統塞外糧芻虛耗滋濫又奉 璽書兼
督兵餉屯田期於兵食充儲蓄富公乃約歲用度盈
縮嚴關防慎稽勘由是宿蠹盡祛吏守成法罔敢效
尤又掣兵增廣屯種歲收其租以解計者數萬庾有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餘粟庫有贏財芻藁如山委積陳腐境土晏然狼烟
屏息豈非任賢圖治之效驗與今年七月又登九載
公以年垂六十久典機要氣衰而力罷乃預疏其情
上聞於 朝丐人至期交代還京以伺黜陟五月之
吉特奉 綸音陞公爲戶部右侍郎贊理如故 命
下之日凡邊閫文武官僚與夫嗇夫將校莫不舉相
慶忭喜公終惠于我也于是鎮守少監趙公合諸寅
佐速予文以華之予以衰陋出巡于斯辱愛于公厚
矣能無一言以易之手昔趙充國之禦金城惟持重

謹守益兵屯田長轡遠馭士率不勞而羗戎自破古今賢之以爲法則今公佐戎歲久用兵未嘗敗北餽給亦無匱乏權雖握于總戎而經營圖回無一不出于公又豈非善於法古而長於謀猷者乎位竝列卿榮膺重爵咸曰宜哉尤當殫心力竭忠誠以圖報稱他日名昭汗簡與前賢匹美于千載之上則不徒爲宗祖之榮實邦家之光也公其勉之是爲序

贈戶部右侍郎沈君榮任序

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人民圖籍其貳則曰侍郎蓋周官小司徒大夫之職秩雖小間而經國制用內以利民外以濟邊所係未嘗不同也欲任其人必寬宏直諒才智通敏優於治體者庶克稱斯否則吾未之見丹陽沈君仲威貌魁而氣平言遜而禮甚恭初領鄉貢計階卒業于大司成釋褐沂陽別駕仁而能愛部使者廉其才陞戶部員外郎復進郎中時長沙夏公爲尚書謹厚慎許可屬官鮮有當其意君

進退唯諾超出等夷屢委以機要奏牘先意承顏綽綽有餘裕大爲公所愛至許以重任亡何方岳之賢播山東藩省右叅政豪曹方發礪竟代而還會邊閫有言將臣惟能用武若制策運謀實有資乎文士仁宗皇帝特簡君銜命佐理戎務于雲中早作夜思孜孜以裨于政訓卒練兵謹嚴斥堠凡有益于邊而利乎下者皆身體而力贊之尋以塞北糧芻虛耗滋濫命君同御史釐而正之仍俾總其出內之數君乃清其簿書度其盈縮鉤稽磨勘卓有成規由是宿衛

盡除而無遺孽又增廣屯田収其租入以益儲蓄暇則修學校勵生徒十年間邊嶠肅清兵民咸得其所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上下相安士風爲之丕變中外交譽之而無異詞宣德辛丑歷任三考帥閩保畱命請方伯俸仍領其事今年夏又滿九載鎮守總戎僉曰三考黜陟幽明古今大典沈君有該博之才于茲歲久祿雖增而秩則未進將以之京恐登樞要吾屬失其良佐矣因狀以上聞五月之吉特奉

綸音授君爲戶部右侍郎周理邊務 聖恩俯徇輿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情何其至哉自連帥守令以至胥吏莫不踴躍慶忭得君以終惠於我一方也翼日鎮守大監郭公總戎朱公叅將石公咸謂沈君久居藩佐一旦膺榮亞卿之任不宜無述以彰其盛合詞囑予文以壯之夫士之事君惟患忠誠不盡職業未修則不暇計其祿秩之崇卑然而旌賢勵士之禮又未嘗少緩焉世之貪冒幸進少不遂意則勃然見諸色沈君曾無一毫願慕之心而榮命之加自不容已經曰修天爵則人爵至詎不信與昔宋范仲淹久治西陲積有勞勩

仁宗因歐陽修之薦任以叅知政事芳名著於史冊昭若日星方今拔擢老成共理庶政遴選之公舍君其誰與浮雲赤電行見騁于天衢又豈老於伏櫪哉尙期勗諸書此以俟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賀總戎武進伯朱公朝京榮回序

聖皇嗣登宸極宵旰惓惓恒體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謂非一人所能獨治必資賢共理既舉國政而任之相顧惟外治之修尤不可緩復舉兵政而屬之將文武之用雖殊而所以爲民者一也凡四方藩鎮咸命將分閫統師以泄焉是以□□率服歲時貢獻梯航而至者相屬于道大同卽古雲中郡自漢唐以來號爲三邊阨塞蓋內衛邦家外遏□□實爲重地正統己未今武進伯沂陽朱公佩征西前將軍印總

覺非集

卷之一

十七

戎於斯爲人沉雄篤厚廉慎而識大體其先侯忠靖公乃中興名將嘗總戎遼左仁勇剛毅有古良將風公少服嚴訓經籍子史蓋嘗講習至若孫吳兵法與古今戰守之蹟靡不悉之于心可謂克紹箕裘之業矣永樂中以勳胄選侍宣宗皇帝操習武藝久而益精所謂風雲蛇鳥奇正分聚之形皆熟悉而無遺策繼襲華勳握重兵出巡朔漠聲威震懾羣醜遠來大同防邊禦寇之猷撫兵仁民之畧公雖素蘊于中然必與統鎮諸公籌度而行十載之間上下協和百

廢興舉士馬強盛兵甲剋敵勁寇不足克也然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遠人慕義通好皆厚往薄來使之心悅誠服以故邊徼晏然人得安于耕鑿實公之力爲多此非守先訓之傳得爲將之要疇克爾耶其視徒讀父書而不知變卒至敗亡者賢否遼絕矣重惟太夫人壽登耄耄孝養久遠恒邑鬱不自樂皇上探知其情今年夏四月特詔以詣京咨詢邊務且順寧其親公捧詔卽日就道陛見之且喜溢天表慰諭甚至因言時政若干皆可施行翌日宴勞

覺非集

卷之一

十八

于廷賜寶楮一萬暨肥羜上尊俾歸爲母壽忠孝光榮世所未有逮辭復有寶楮金龍綵幣鑒鑑豪曹弓矢之脫蓋與成周出車之勞還帥彤弓之錫有功同一揆也恩誠曠蕩哉稱公之往闔郡吏民咸遮道實涕恐公之不復來旣還莫不踴躍趨迓歡聲載路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訓之信不誣矣鎮守太監郭公請文以爲一方賀予聞古昔聖人惟用仁義之兵故命將出師必擇文武慈祥之士降及後世專尚詐力不復知有仁義可勝歎哉仰惟列聖凡恭行天

討惟伐其所當誅未始妄戮于無辜此誠仁義之師
矣我公之爲大將不邀功不好殺蓋得古爲將之體
無忝忠靖公賢嗣誠當代之名臣也異時功銘彝鼎
貌繪凌烟則與鄧訓父子媲美于千載之上又何愧
乎故特書以俟史官採錄焉

慶後軍都督僉事石公榮陞序

崇德報功古今大典也然必爲將者能成制勝克敵
之功則錫予褒嘉之禮又豈或緩焉此成周出車彤
弓之詩所以作也恭惟 聖朝統一寰內四方萬國
罔不摠誠向化惟北鄙殘□叛順靡常屢爲邊患癸
亥之冬兀良哈之寇肆侵上郡守兵少懈爲其所剽
九重震怒命邊將各發兵邀而擊之於時大同左叅
將都帥石公將所部千七百騎出靖邊從間道北哨
甲子正月二日抵金山西北牛頭山之東兩山掩隔

前鋒已過中軍偶與寇遇其勢且大地又阨險倉卒
間二卒爲流矢所中衆皆駭或曰未戰而傷我卒此
不祥之兆欲引退公乃麾劍令軍中曰養兵所以禦
敵而保民今賊入剽民罹其毒旣遇于此敢有生疑
沮志而不舍生殺賊者卽血此劍遂作奇正之陣自
巳至酉凡戰數合生擒斬首擒獲原擄男女暨兵器
鎧甲馬疋凡若干於是賊勢披靡我軍追逐皆亡命
奔遁而去公乃收兵振旅而還二月之吉捷聞于朝
上方有事于南郊覽奏忻悅進公爲後軍都督府

事復降 制曰爾能奮勇敵愾忠義可嘉茲特遣人賞以白金綵幣用旌爾勞拜承之日邊關文武官僚士庶莫不舉相慶忭翌日鎮守太監郭公敬奉御葛公延馬公慶總戎武進伯朱公冕右叅將都帥馬公義叅謀亞卿沈公固來徵予言爲賀嘗聞善爲將者先定其心雖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者何也一心於破敵利害有不暇顧也昔唐李孝恭之討輔公祏兵發杯水化爲血士皆失色孝恭曰公祏罪惡貫盈杯血乃授首之徵卒果平之石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公遇寇之頃苟不定其心而惑于衆議將何以作士氣而成其功哉蓋公世家京兆少有大志養于昔者有素逮承世勲任京衛指揮以才識知名執宰薦僉戎閫繼充叅將屢策邊功歷陞都指揮使前後賜予金帛無慮數十茲又奮忠賈勇擊賊寧邊誠可謂善將兵者矣爵賞之加豈幸致也哉尤宜殫竭心力期于報稱思以遠圖而不求其近效撫士卒嚴斥堠謹烽火必若李牧之守雁門使□不得入寇俾朔漠肅清民兵安堵則才譽日彰功勲益懋將見爲大將專

鎮一方委任之重爵位之隆蓋未可量也公其勉之於是乎言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慶太監郭公受印序

百職之有印章其來尚矣周曰璽節秦漢至于晉宋則曰印曰章皆因時變更而異其制大小闊狹則視官之崇卑以爲等殺然上以取信於下下以達誠於上其義又未嘗不同也恭惟聖朝稽古爲治凡內外百司莫不制爲印章頒賜給用上下之等秩然而不紊是以庶績咸熙克邁前古猗與盛哉大同爲西北要衝恒置重兵以控禦北□旣命大將以握其柄復簡內臣優於智謀者以總督戎事於是今印綬監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太監平陽郭公實膺其任公以老成該博之才豈第慈祥之德丕承列聖心腹之寄鎮于雲中垂二十年惟日孜孜罔敢或怠凡有係於邊而利於人者靡不身體而力行之遂使邊嶠肅清民物康泰大庭倚之以爲長城其責可謂重矣邇年□使人貢相屬於道送往迎來殆無虛歲公撫綏勞徠盡得其情□人無小大莫不心悅誠服罔有怨懟豈非克盡其忠不辜所任者乎其奏章獻納皆邊情機要有非衆職之可擬然未有印信則無以辨其真偽斯爲缺典乃正

統癸亥春二月之吉九重特制鎮守大同之印函

封固密命使馳傳給付於公以便奏牘文移出入之用委任之意不亦愈重乎公拜承祇慎凡在戎間將士以至耆夫校卒相與踴躍慶忭咸曰朝廷所以付託于公者旣至公之所以惠于我寧不厚與翌日總戎武進伯朱公合諸寅佐徵予言爲賀予以衰朽出巡塞外沐愛於公久矣際茲盛事烏可無一言以頌之乎昔漢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關圍右賢王得其裨將十餘人以還武帝使使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授

覺非集

卷之一

書

青諸將皆以兵屬焉彼蓋一時之事名高史冊昭乎百世之上公禦茲歲久勲績茂著行見統率重兵出靜朔方則金章紫綬之錫信有日矣又豈止鎮守之印而已哉遂因諸公之請書此以俟復係以歌歌曰聖人御極寰宇清四方萬國皆來庭惟茲西北日鉅鎮宿兵任將爲長城汾陽華胄秉忠烈雲中久鎮民心悅名重三邊狐兇藏威揚萬里狼烟絕天心眷遇寵渥濃勞賚給繹來九重芳春又降印綬至付託益重恩愈隆卓犖如公世稀有偉貌堂堂威赴赴

會觀提兵滅賊徒歸取金印大如斗我作詩歌繼頌
聲祝公壽福如岡陵邊疆寧謐民安堵共樂雍熙慶
太平

覺非集

卷之一

圭

賀太監郭公朝京受恩序

予讀商書至仲虺之誥告成湯有曰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未嘗不歎乎古之聖君賢相相與告戒任賢圖
治以成其政化於當時垂功烈於後世也恭惟我朝
列聖相承爲治一本乎古尊賢使能報功崇德則又
過之士得舒翹揚英用智肆力者莫不爭自刮磨淬
勵以立顯名于天地間鎮守大同太監郭公世爲夏
臺望族實汾陽王子儀之裔孫少有大志早歲簡爲
內臣祇畏慎密當 太宗文皇帝誓師靖難之秋左

覺非集

卷之一

圭

右馮翌積有戰功未歸之於已逮乎 大命旣集九
五龍飛進公爲長隨日侍 宮幃恒寄以腹心機要
而能悉慮奉承靡有違忒益見信任屢使絕域往還
動踰年歲事妥而人懷之永樂甲辰秋銜 命出鎮
大同實古雲中郡地大而迤東衛京師南控雁門西
距黃河北接大漠蔓延數千里實阨要害凡邊情緩
急士卒衆寡糧芻盈耗田野荒闢與夫吏治兵民之
臧否戚休竝聽釐而正之責重不輕審矣公夙夜匪
懈安輯撫諭嚴卒伍完甲兵謹烽燧□聞遠遁不敢

少脫塞垣比歲諸恙二相繼入貢公奉宣威德勞來
款慰咸適其宜二十年間遐徵宴安公教戒遏弭之
力爲多可謂勤誠克効勲績茂著矣乙丑春防護
使方歸九重眷念先朝舊老久勞于外思得一見
以資啓沃孟夏之吉詔以來朝公卽日就道暨進
名馬諸物陞覲之際喜溢天表慰問深至歎曰是
誠練達老成也公因言時政若干皆切于邊務俱可
而行之翌日詔大官賜宴仍命內監諸司各設
筵欸留一月常侍殿陞瀕行特賜白金五十兩玉帶

覺非集

卷之一

三七

一金龍緋衣三綵幣七表裏寶楮七萬三千貫洎鑒
鑑于將內醢柔毛欲增其秩謂太監內臣之品已極
不可復加遂官其嗣子忠爲錦衣衛左所實授百戶
皇上眷遇勲舊之恩何其至哉仲夏旣望奉命而還
天光下臨寅采官僚莫不踴躍兵民老稚奔走迓迎
山川爲之改色草木因以增榮于是總戎武進伯朱
公奉御葛公馬公叅將石公馬公亞卿沈公合詞徵
言爲賀予謂有莫大之勲斯享非常之寵命我公
鎮茲歲久實德孚于人心大功紀於司馬躬膺重錫

子陟華階者乃朝廷報功崇德之盛意豈尋常僥
倖所能致哉文以慶之禮之宜也尙殫心力期于報
稱異時父子濟美名登史籍與古人匹休於百世之
上使海內誦之遠誦之後世誦之予老歸林下尙
亦引領而望之

覺非集

卷之一

三六

慶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壽誕序

正統丁卯四月十日實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初度之晨壽登六旬有六矣是日也時雨初霽六合輝明風氣惠和萬彙暢遂農忙于野商歌于市百司羣校莫不以手加額祝公之壽而願其永奠茲土也總戎朱公以下登公之堂舉酒相屬莫不樂公已然之壽而頌其方來之福也既而相率徵言於予以揄揚厥美予承命出塞於茲有年知公爲深遂不辭而言曰壽固嚮用五福之本而德實致福之原近者乎其德孰若遠者懷之乎親者貴者樂其壽孰若疎者賤者祝之乎總戎等受閭外之寄而公以中貴監軍凡百軍政斷決如流動中機會所資者多矣是宜樂公之壽也有若軍校有若庶民商賈勢疎而跡賤而亦樂公壽而致祝者是必有道矣夫守邊以養兵爲先養兵以安民爲務饑寒之不卹而或侵蝕其中其得養乎或隳突于東西或呌囂于南北其得安乎茲于公之壽辰而同聲以樂合辭以祝者豈刑勢所驅迫哉此可以觀人心矣然人心之樂其樂推厥所自實由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乎國家威德所被醜□納款稱藩故可樂耳不然

則援桴鼓立矢石之不遑可暇樂乎哉樂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詠歌之此予之所不能自己者也歌曰

昨宵南極懸中天寶猊香霽沉檀烟杏桃始花錦滿

川春風有待氣不偏童顏鶴髮人中仙邊陲坐鎮逾

廿年三軍萬姓皆晏然祝公壽與喬松肩伊昔高

皇馭八埏沈沈神武威三邊九□八□效恭虔輦琛

奉贊爭後先文皇繼統光重宣六師壘出殲□□

數十年來息戈鋌斯民鼓腹歌大田樂公之壽慶得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賢得賢遠勝長城堅老我慚無筆似椽紀公勲績窮

崖鐫

慶鎮守太監郭公壽序

昔箕子敘洪範以壽爲五福之一惟仁而有德者乃能享之是故孔子曰仁者壽子思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信斯言矣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昔爲平陽世家子少入內庭事太宗文皇帝小心慎翌常奉使絕域善于應對所至酋長咸加禮重竣事還朝遂託以心腹委理機務克殫心力績用有成大被獎與仁宗皇帝履祚之初以大同爲西北要衝控制朔方扞禦殘□旣命大將以統戎事復簡內臣分飭邊防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因命公總鎮于茲凡政務巨細軍民休戚悉聽治焉所任甚匪輕也今上皇帝又進公今秩仍鎮其地賞資益厚公追惟感荷列聖付畀之重寅恭夙夜罔敢或渝御下以禮撫衆以恩遠人歛附暨來朝貢者無虛歲公傾心吐誠敷宣朝廷德意以嘉惠之□人見則曰是我慈父也數十年間民安盜息北鄙以寧公之力居多焉非仁德之所推能若是乎宜其享有壽考介茲景福也辛酉孟夏上澣乃公花甲一周之辰年登耳順古人謂宜杖於鄉養於國不與戎

服矣公則動止康強上馬矍鑠又非他人所能及者自總戎而下舉相慶忭稱觴爲賀謂公久鎮邊陲勞績懋著際茲壽誕不宜無述以紀其盛相與徵言爲贈予以衰陋巡撫於斯辱愛于公多矣奚庸固辭嗟乎上天降衷于下民莫不錫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社然所稟不齊積累有淺深存養有能否故弗克全其所付而有短折之患公賦性純粹自少至老操存省察之功無少間斷故能摠誠竭慮效忠于國爵位壽福之隆豈幸致也哉將見天佑吉人期頤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百歲以終惠于一方者爲可必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詩頌是爲序

慶鎮守宣府少監趙公壽詩有序

歲闌逢因敦月柔兆因敦日闌逢涪灘之旦玉宇熹
微參橫斗轉南極吐祥衆目共瞻咸曰異哉厥明實
惟鎮守宣府少監趙公花甲重逢之日於時瑞雪初
霽和氣滿庭瑤池王母有蟠桃我閭官僚莫不舉相
慶卅奉卮酒以爲公壽復曰我公鎮茲歲久豈弟之
風昭于遠邇慈愛之德周乎困窮屈茲壽誕雖承筐
奉幣以效其誠然非文則不足以彰賀意於是總戎
武定侯郭公偕諸寅佐囑予言爲贈予曰昔箕子敘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洪範九疇曰五福以壽爲首蓋壽者人所同欲惟賢
而有德者乃能享之故傳有之曰仁者壽又曰有大
德者必得其壽詎不信與趙公昔爲灤陽世家子資
性醇厚少登內庭服膺 列聖之訓忠誠之懿仁愛
之實聞之有素逮承 恩命出鎮于斯多歷年所惟
思撫士卒繕甲兵謹烽火嚴卒伍使口不得入寇蓋
由公之威德足以懾遠人恩信有以懷士卒故兵民
得以安于耕鑿而樂乎雍熙之化者實公之賜焉壽
誕之臨應於星象豈無其故乎官僚胥慶禮之宜也

將見鴈膺祿壽以終惠一方他日名昭汗簡功紀太
常其德業詎可量哉予以衰陋撫巡塞外沐愛于公
最厚遂因諸公之請謹拜手而爲之詩曰

穆穆我 皇萬壽無疆簡任英傑奠此朔方斯爲雄
藩瀕于大漠外控殘□內安中國趙公受命夙夜靡
寧謹嚴斥堠整飭戎兵數載之間烽烟屏息柔遠人
來獻琛奉璧 大廷倚注眷遇日隆賞賚絡繹恩渥
愈濃壽誕載臨一陽初復瑞應星纏歡騰華屋眞仙
戾止滿進霞栢祝公壽福如川方來岡陵之高松栢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之茂不愆不忘耄耋耆耄永鎮宣城嘉惠羣生安邊
定遠共樂昇平

壽總戎武進伯朱公六十一序

賢才爲國柱石尚矣其敷政于內也而能基太平安社稷分閭于外也復能闢土宇福生民天地儲精篤生賢哲豈偶然哉昔伊尹致阿衡之任呂望位尚父之尊良有以歟總戎雲中武進伯沂陽朱公實勲閭之胄抱負沉雄氣岸宏豁早襲華勲益自振勵出鎮於斯屹然長城之寄日以練兵飭武爲務防範謹嚴塞垣靡警十餘年間士得休養民安耕鑿公遏弭之力爲多焉己巳五月下潯乃公花甲重逢之吉官僚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士庶莫不踴躍慶忭於是統鎮太監郭公合諸寅佐繪壽仙下降圖奉幣陳酒升堂以爲公壽囑予爲文以壯之嗟乎壽爲五福之一而德爲之首蓋謂有德者乃能享其壽也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又曰仁者壽詎不信與公爲鎮將不貪利不邀功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愛士卒如己子視偏裨猶昆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非有德能之乎茲年踰耳順體貌康強趨蹌矍鑠又莫非陰陽所扶神明默相也將見前膺大拜壽祿彌昌百歲期頤黃耆皤背爲可必矣則

不須數海屋之籌服玄鹿之脯然後知其年之永也予聞軒轅時有神止于壽丘曰南極老人歲五八月下降人間見者三百歲圖之所繪無乃是歟太監諸公祝頌之意可謂厚矣予旣序之復係以詩曰

聖皇御極簡任將臣鎮彼朔方以綏遠人遠人來歸獻琛奉璧羽檄稀傳烽烟寢息文興詩禮武戢干戈元戎是庇孰云其他惟我元戎民之慈父壽誕斯臨耄倪鼓舞祝公壽耆如岡如陵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終惠一邦有永無替共樂雍熙安於治世功銘鼎彝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貌繪凌烟與國同休垂千百年

慶總戎武進伯朱公壽序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事必先有其志然後致於用猶在乎資質之美問學之勤斯有以成其材而無愧爲乾陽之貴也榮祿大夫武進伯朱公世家沂郡儲休委社由千宗先至其尊翁忠靖公從太宗文皇帝克靜內難歷官至左軍都督出守雲中再調遼陽功績懋著遂進封伯爵壽終于鎮所將吏悲悼若失慈母焉逮公襲封益加奮勵經籍子史之言與孫吳兵書之法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靡不深心講習宣宗章皇帝在位嘗備宿衛以忠謹見稱今上皇帝改元正統之三年來監邊事尋統騎卒護送使北歸明年春命進公武進伯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就鎮雲中俾承父志公溫恭遜順慎默寡言處下僚屬寅恭協和喜怒不形于色屏絕貴介之習輕裘緩帶日以練兵訓卒爲務遠人來歸撫綏勞徠盡得其情三年之間恩威兼致醜聞風遠遁邊嶠爲之肅清大廷從無西顧之慮者實公之力也可謂無忝所生能副委任之重矣辛

西仲夏吉日適公初度之辰年踰知命鎮守太監郭公泊諸寅佐咸致禮爲賀先是公得口齒疾累醫不效日以見甚因達上聞亟命太醫院能醫馳傳

來治至則施以神鍼投以良劑不踰月而疾卽愈衆謂公克盡忠誠故能感動宸衷眷顧之厚屈茲華誕非文無以彰其賀相與來徵予言爲贈昔唐李勣治并州威聞遠邇太宗曰楊帝不擇人守邊致勞中國工築長城今我用李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于長城遠矣勣感暴疾醫用鬚灰太宗自剪鬚和藥其見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重于君若此公鎮茲數年戎口未始敢規我邊視勣蓋不多讓有疾尙醫來治其被恩寵亦可謂至矣尤竭忠殫力以圖報稱將見受天之佑眉壽百年前膺大拜進爵加封異時圖像凌烟勒功彝鼎與古人並稱于千載之上則不徒爲邦家之光實祖宗之榮遂因諸公之請併書此以爲公壽云

賀梁餘慶七十一序

壽者人所同欲而弗克享之何也由其稟受有厚薄持守有勤怠保養有臧否之殊故孟軻氏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豈苟云乎哉然上古之人恒百餘歲中古之人幾百歲世漸遠風日漓七情恣肆扞格不勝天札滋廣乃有人生七十古稀之數若夫今之人能躋稀有之年者豈不爲可尚哉此衛君守正輦所以徵文爲其友梁公餘慶賀也公世爲寶安善族少穎悟入鄉校受學未幾出從邑事燁然有聲詿誤謫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戊冀北垂二十年奔趨帥閫油幕人又莫不才其能而德其惠宣德初以老得代歸鄉閒居晏如惟以詩酒耕釣爲樂童顏鶴髮熙然太古之民今年春二月吉日適屆七袞有一之晨兒孫滿前稱觴上壽舞爛斑而祝耄耄者歡聲襍遶和氣藹然自非稟受之厚持守之貞保養之固曷能致是哉昔箕子敘疇以壽爲五福之一人鮮能膺公今享之殆非偶然尤宜慎自攝調以介景福敦慈孝之風篤天倫之義俾鄉人士子皆視爲表率則登乎百歲爲可期矣予與公有

姻親之義遂因諸友之請用書以爲贈

覺非集

卷之一

甲

送太監郭公歸鄉序

忠孝事君親之大節人鮮克盡之者何也勢不兩立也士方少居家惟知養親則未敢踰孝而遽言忠逮壯而仕則國適忘家思竭誠効力又豈可後忠而專言孝此古之忠臣孝子於驅馳行役之際往往形諸詠歎者蓋亦悲乎臣子之道不得兩盡也有能卓然自奮使君親弗遺忠孝兼至得不謂之大丈夫已乎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世爲夏臺望族實唐汾陽王子儀之後宗先積慶公實承之性至孝少事二

覺非集

卷之一

四

親色養甚至人無間言旣而簡爲內臣祇事列聖小心謹畏孳孳罔敢或怠若奉宣出使招徠羌酋委釐樞要靡不允協于衷永樂甲辰冬銜命來鎮大同實古雲中郡控制西北要害間歲守將怠於防弭北鄙狼孽潛伏塞下乘釁入剽人爲弗堪公至日與總鎮大臣同心協謀飭兵秣馬以掩襲之渠魁乃俘餘黨悉遁大漠旣清狼州爲之頓息二十年間人皆莫枕而臥以遂其休養生息之利僉謂公籌策撫循之力爲多大廷倚注雖趙之李牧唐之李勣莫之

踰也正統乙丑夏九重念公先朝故舊久勞于外欲一見之以容禦邊長策因命乘傳詣京旣至大被旌賞宴勞有金帛錦綺龍衣玉帶百物之貺復官其嗣子忠爲侍衛武臣斯皆忠誠節義所至又非尋常僥倖而得也聖恩眷顧之至言莫能旣矣今年春追維先隴久曠省祀太夫人權殯遷葬未果中心戚戚不寧因上疏懇言三月吉旦天章下臨可其所奏俾歸葬祭畢日棘回鎮所仍理邊務戒行有日戎閫諸公皆有離索之懷速予言以贈之嘗聞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今昔之所榮人情之所同也今公之歸喜慶將何如公曰不然予備官使迄今四十餘載幸而無失爲臣之職亦少盡矣茲行先塋得展母魄獲安爲子之道又庶幾無愧其于矜耀鄉閭亦豈本心哉雖然麝過而草自馨豹隱而文則著公雖一心于孝而人之瞻望者不啻景星鳳凰之見莫不爭先快覩予知葬祭之頃鄉之父老咸集必皆唧唧歎曰吾邑自司馬文正公沒于今數百年寥寥無聞我公衣錦而歸山川爲之改觀鄉邑因以增輝

覺非集

卷之一

四

吾儕亦預有榮何其幸與相與奉卮酒以爲公壽則
起今古之思發存沒之歎感慨之情又何如傳曰無
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大禮既成星言返
駕用慰一方之僊望以勉成終始之勲業異時壽登
耆耄謝事而歸與香山九老徜徉于林壑以盡餘年
之樂則功存社稷名重當時太史氏之傳忠孝捨公
其誰歟庸書以俟

送奉御馬公省墓序

孝子之思其親不以存沒而有間者何也身所從出
也知身之出本乎親又烏可頃刻而忘之此蓼莪之
詩所由作王褒之不忍讀者其亦天理民彝之發見
與鎮備大同奉御馬公昔爲太原祁邑茂族積慶垂
休代不乏賢至其曾大父安國翁克邁種德含章葆
和不求聞達惟以孝友訓其子孫家庭雍如鄉邑推
重翁四子時中進中用中建中合族子姓凡若干可
謂盛矣進中之子武乃奉御之父也 國朝洪武壬

申藉民丁夥者從校戍朔方武因隸役蔚州衛時奉
御公方八齡祖念嫡孫欲畱撫育公曰父然從戎
吾忍獨存乎悲號以隨遂至於蔚父出入必俱未嘗
廢離左右人見其幼而克媚于親莫不嗟歎歲己卯
會 太宗文皇帝舉靖難之師蔚之將校咸在陳力
就列公時已弱冠又曰父效勞國事吾忍自安乎復
從父往征白溝夾河皆捷辛巳秋旋師通州父得疾
竟卒哀毀不欲生見者又莫不怜其少而克孝旣而
裹其遺觀責人持歸葬于先隴歲壬午遷入內庭授

爲長隨尚冠辰夜惟寅罔敢少懈日見親信逮事

四朝咸以勤敏稱宣德乙卯春今上皇帝嗣大歷

服肆惟大同實西北鉅鎮外以捍羗□內以衛中國

特簡公來佐太監郭公統領神機以鎮其地公忠誠

素蘊不遑暇逸惟日孜孜以裨于治凡有益於邊而

利於人者靡不力贊而行之數載之間政通人和君

子又謂公孝行所推云今年冬護送□使朝貢謁京

事集人懷榮膺寵錫緬懷先隴久違祭享廢缺上言

衷悃聖恩憫其誠孝賜歸省視棘還治所恭修乃

覺非集

卷之一

聖

職公旣徵予誤其先塋之碑序述世德歸揭於墓瀕
行太監郭公總戎朱公偕諸寅采復囑予言以壯之
嗟乎孝者百行之原忠者立身之本公少惇孝敬惟
親是從不幸親沒于軍間關行陣卒能收葬而無失
身係于官四十餘年宗祖恒不忘於念慮茲特請歸
展祀非誠孝出於天性仁愛存乎本心疇克爾耶行
當拜瞻丘隴恭薦蘋藻不惟起風木之遐思尤足發
鄉人之永歎矣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私義非忠
臣也祭禮云畢式遄而還以竭盡心力期于報稱則

功勲益著名譽益隆他日太史特書曰馬氏有忠臣
有孝子不尤偉與公其勉之

覺非集

卷之一

聖

送趙廷傑省親還洮陽序

人子之于親惟其所在而致省者禮也閭閻傭販思盡其道而况于故家文獻飲聞禮義之訓其可後乎此都督趙公之冢嗣廷傑汲汲于行以盡晨昏定省之禮者其亦天理民彝之必然者與趙氏世家洮陽其遠祖嘗以寧羗有大功于宋因賜姓曰趙由金歷元建武功登顯宦者代有其人入國朝公之大兄厥績尤偉我太宗文皇帝御宇之初思得干城之將以控禦戎□公應薦而起試以庶事績用有成敬覺非集

卷之一

墨

歷三十餘年自百夫長沿階而進至同知左軍都督所至皆燁然有聲命鎮鄉郡化洽政熙人用寧泰乙卯秋西鄙殘□入剽我邊上命公爲副將統洮岷臨鞏八衛勁卒來殄滅之兵團武威兩越寒暑練兵訓卒夙夜惟勤聲威振于遐邇去年冬朝廷念將士久勞邊戍民罷轉輸欲一舉以絕其釁乃命大司馬來司賞罰分遣大將各率所部以夾攻之公馭衆北出武威散卒襲鐵門諸阨塞寇爲西兵所擊敗而東潰者悉爲我兵所擒既獻其俘九重深加獎諭

廷傑重念嚴親遠涉風霜躬歷險阻仲夏之吉自洮來省於涼下氣怡色旨甘以時人咸謂能盡事親之禮適遇玉音下降推報功之典渙頒爵賞進公爲會川伯階榮祿大夫歲食祿二千斛錫以宴勞白金紋綺凡若干父子歡樂一門慶忭公追念所由實皆祖考之庇茲遣廷傑歸告于廟舉修蒸嘗卽日就道涼之士友惜其去而不可留因來徵言爲贈予忝贊戎事與公處三年耳其言論無非忠孝之實及觀廷傑如芝蘭玉樹之美溫而遜順而尤篤乎孝敬可謂有是父而有是子矣非祖宗積德之厚而能然乎廷傑歸竣祀事奉萱幹蠱之暇孜孜經史以講明忠孝之義俾德業日修學問倍進異時膺榮重寄繼述勲華委身盡節以報聖恩太史將大書特書曰趙氏有忠臣又有孝子俾天下誦之後世誦之詎不偉與若徒以聲色犬馬相尚見利于一時則君子所深戒固非予所望于子也廷傑勉之故序

覺非集

卷之一

果

贈錦衣衛百戶致仕郭公榮歸序

朝廷於內臣有能效勞國事則必論功定爵以寵異之若弟姪侍從効力者亦必量授以職蓋所以勸忠良而勵節義也 聖皇眷顧臣下之恩視諸古昔可謂厚且至矣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世爲晉邦夏臺望族實唐汾陽王子儀之胤孫忠孝慈愛出于天性自幼入爲內侍篤厚沉雄嘗侍 太宗文皇帝廓清內難剿滅□□洎屢使諸番積有勞勩由長隨奉御歷陞今秩奉 命出鎮雲中幾三十年殫厥心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力知無不爲爲無不當兵民仰如慈父遠人敬若神明可謂國之老成矣 皇上眷念不忘乙丑夏特詔以詣京宴賞有加欲增其爵秩謂太監內臣之品已極猶子忠自幼鍾公之愛凡公平□使□南征北討忠未嘗一日廢離左右因授爲錦衣衛左所實授百戶循例給與 誥命以旌勵之復推恩封其父義如忠之官母妻俱封安人 命下之日義冠帶望闕謝恩致政於家先榮桑梓母妻珠翟霞帔輝映庭幃一門之間兄弟子婦咸被 恩寵榮幸爲何如哉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子孫特達貴顯亦無非祖宗積德以致之也郭氏自汾陽克邁種德于前歷若干世至於夏臺乃有良卿陰陽及于閭里珍德昆仲克紹先志培植善基於後篤生太監爲 國內臣久鎮邊疆又能推其恩惠以及一方黎庶世德誕乎其來非一日矣宜其曾孫濟濟奕葉光華有如是也義年踰七袞鶴髮童顏榮膺褒錫衣錦在鄉今年孟夏初吉實太監公壽誕之晨義遠自夏臺而來展慶洎序天倫之樂延欸越月情好甚篤茲輟車言旋總

覺非集

卷之一

三

戎諸公囑予爲文以壯之聞昔鄧攸避兵全兄子而遺已子美名昭于千古今太監公於義爲從兄初不鞠嫡姪而愛從姪今獲階顯榮得非體攸之志哉君子存心仁厚天報之速若是也義歸宜身率諸子姪謹守禮法孝以奉先勤以力穡謙和處鄰黨忠謹盡臣節將見家庭雍睦壽祿彌昌世澤之流益遠而益隆矣尙勉之哉

送同利邑幕賓黎公赴任序

聖皇嗣大歷服更新爲治期臻熙皞之化用底隆平之盛以爲致理莫急于任賢而得人尤在乎簡拔也於是首詔吏部將聽選之士嚴加攷察賢而有才者錄用之其有衰老貪鄙事罔通政不達者悉皆黜而不用焉甚盛舉也東莞黎公無逸時在選列凡經三棟一試然後得錄用之數無何擢交址同利邑幕賓捧檄將之任宦途鄉友咸囑予敘以送之予惟鄧林之木非不多而良工之所採惟梗楠杞梓焉冀北

覺非集

卷之一

五

之馬非不衆而伯樂之所顧惟騏驎驥驎焉夫以賢才之士萃于吏部非不廣也而藻鑑之明揀選之公僅得若干人豈非取十一于千百者乎厥惟艱哉無逸能獲是是其賢于人遠矣今得膺邑幕之寄秩雖卑而有人民社稷之重位雖小而有獄訟錢穀之繁况南交又有新附之地人情詭譎氣習澆漓無逸茲行可不思責任之重以盡費畫之勤哉必孜孜以佐其令察於百里之內化有未通何以能使恩威兼至俗有未革何以能使禮讓興行至於詞訟未簡賦役

未輕又何以坦息而均平也學校或廢田野或荒盜賊尙滋更何以興起墾闢而禁弭也如是則無忝於拔擢之公而負積學之勤也然而無逸昔以儒術聞於鄉復以廉能從事中外所至有聲操履之篤持守之貞固非一日矣舉斯心而措之觸類以長之夫何難哉將見政績克成譽聞遠邇行有不次之擢枳棘不能爲鸞鳳之久留也勉之勉之故序

覺非集

卷之一

五

送俞克大赴吉安郡學司訓序

孟軻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又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謂士阨窮存懼災患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事理究通德知成立否則芻豢其食井甕其觀而不知世味酸辛天日光大者豈足與論于道哉予故友上虞俞鵬漢遠宣德中從成寓京師與予居相邇日得接乎言論其爲人耿介尙志節善吟咏好作諸家書尤精董米山水人爭慕之有以利來干輒見叱絕士大夫間

覺非集

卷之一

序

得其數筆愛之不啻拱璧內外多稱其賢交章上薦方期效用于時竟以疾歿識者莫不悲漢遠有才而不逮用也卒之日貧無以爲斂其友劉仲淵周宗盛李文玉合諸鄉人具棺衿函以責僕便舟還錢塘付其妻子而葬之長子都字克大時在弱齡儼然旅次而無爲學之資適宗盛授江西藩省理官因攜往任所延師以教克大痛世業之飄零憫故父之不幸刻志自勵孜孜不少懈居無何遂通春秋胡氏學令譽燁然榮膺薦剡今年秋合多士試于廷克大袞然

中居前列九月之吉濯吉安郡學司訓凡舊交於其父者皆喜漢遠之有子嘉克大之能自振相與來徵予言以華其行嘗歎乎衣純綿者不知旃毳之寒享太牢者豈識藜藿之味純綺子弟惟藉父兄之富貴將謂輕裘肥馬以終其身沉酣燕遊不知詩書禮義爲何物一旦勢衰財竭商也則置于資士則不辨甲乙農罔知稼穡之艱借食于人而無容足之地所謂世味酸辛天日光大漠然于中其于人賢不肖何如也克大甘辛茹苦學成其才今出爲郡校之師擁皋

覺非集

卷之一

序

皮有模範之尊膺好爵得天祿之養可謂去卑辱而升貴顯離塵糲而享膏粱矣非志之堅誠之篤而能臻此哉尙思古爲文獻之邦山川秀麗賢才彬彬遊歌在泮之士必皆俊偉之英不煩程督自知爲學惟患已德之未修學之未至耳誠能溫習舊聞而益求其未能刮磨淬勵拓充其道德循循善誘以淑諸人則人皆勸勉爭自振拔取捷于科名矣功業亦何患乎不懋哉異時奏最大廷非膺超擢以躋顯要則師國子教育英賢夫如是庶不負清苦積學之勤而

父亦少慰于泉壤矣若謂名成學至而不加勉是畫地以自限吾恐得之如升天失之如燎毛豈不深可惜哉予與若父至舊克大之行恪書此以規之云

覺非集

卷之一

五

送司訓王廷贊先生之任序

師之爲道大矣非實德修諸己理學優於人者未足以居之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德之不修理之未明其能傳道授業解惑哉知乎此則爲師之道其庶幾焉古之師若濂溪至理洞明橫渠學行淳正乃能成顓頊與叔季明之才後世論師道必歸之今庠序之師其進有二曰科貢則郡邑之所造就曰薦舉則山林散逸與宦家子弟然必上之天官進于大廷考其才德可者任之否者黜之取之之覺非集

卷之一

五

嚴若是也爲教之要則又未嘗不以周張朱程道學爲本數十年間得人之效蓋無愧於古會稽王輔廷贊年富而質美德粹而才充乃吾邑大尹尚璠公之少子自早歲從親宦遊佩服廷訓修己治人之術經史子籍之文靡不研究厥旨而尤長于禮學楷法亦臻其妙歲乙丑復來京邸謁太常博士許先生以益科舉之業由是才望燁然聞于遠邇今年秋提督畿內學校監察御史李奎薦其名于朝檄召至京程試中式八月之吉授無錫邑庠司訓命下之日咸謂

廷贊之才之德足膺是寄束裝將之任於是冬官司
務彭誼合諸同志各賦詩繪圖以壯其行囑予爲之
序夫古之爲教必先德行而後文藝今之取士之法
亦不過實德實學而已况無錫爲江南甲邑風俗淳
厚詩書之習有素教之爲尤易也廷贊果能不自滿
足溫習舊學推之以淑諸人予知賢才之出彬彬于
科目矣他日論功課最榮膺峻擢所進詎可量哉廷
贊尙勉之詩凡若干首書之左方云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送王生廷翔還會稽序

正統甲子秋東莞大尹會稽王公以朝 覲會同詣
京因偕其家嗣頡而至明年乙丑正月旣竣事將還
治所乃謂頡曰子之于父固盡職以俟寒燠而奉其
甘旨然顯親揚名尤孝之大若依依膝下爲旦夕養
者則亦末耳汝且壯宜取科名入仕爲宗祖榮遂留
頡寓京師從大常博士許先生授大小戴禮蓋頡于
經書百氏素所講習尤善書翰逮從先生晝夜孜孜
詳究乎恭儉莊敬之旨禮樂喪祭之文作爲文章詞
理俱至先生甚器重之期以下科必能取捷仲秋之
望將別師暫還會稽祀祖則之嶺表省其父而復來
卒業于是邑中仕寓于京者相與謁予言以壯其行
予曰人之立身宜志遠大若棲遲鄉邑欲其德充業
廣猶坐井甕豈見天日之光大乎大尹有見乎此所
以汲汲命頡來從大人長者以益其見聞誠欲成其
材器之大以待用于時也今未越歲而遽言歸得無
一暴十寒之患哉客曰不然君子爲學不以彼此而
間其工寒暑而易其志頡性孝勤去親日久定省音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問之疎思而不置茲學既有得行構經史時復思繹則寧親務學兩盡其美矣嗟乎親之于子誠望其賢昔無恤出簡于懷猶足慰親之心頡歸大尹有問必告之曰經史疑難既問辨矣詞章蘊奧亦通習矣親之喜慰寧不過于簡于乎尤當益篤其學愈博其文春和治裝北上再從先生以終始其事吾知秋闈一試膺魁選爲可必矣夫然庶不負尊翁期望之至可不勉哉系以詩曰 上生會稽彥皎皎冰雪姿侍親邑大尹孝行素所推妙齡事探討經史恒孳孳楷法覺非集

既精妙詩律尤清奇自視若不足惟思遠從師去冬入京國趨拜太常墀三禮日講貫諸子時論思詞鋒峻而厲才譽人爭馳秋高念先隴迥在浙水湄趁得潞河船千里思依依祀畢渡庾嶺用慰嚴親私寶邑南海隅黎庶多困疲而翁敦豈弟撫育推仁慈至今閭里間善政傳口碑子歸候安否復來勿稽遲學業務充足詞賦毋留遺蟬宮高岩巖早攀仙桂枝龍門固險峻占取鰲頭魁鴻鵠奮霄漢鸞鳳來羽儀丈夫生兩間際遇從古稀願言堅厥志遠大以爲期

贈華昌府醫學正科張翌彥昭序

醫之爲道大矣人生兩間飲食起居或乖乎節度疾病不能無之非資醫以治而不至于顛危奪算者幾希焉是以古昔聖人制爲醫藥所以衛人命脉俾得安享太平以同躋仁壽之域良有以歟然而爲醫者苟不明乎天人感應之理陰陽表裏之機而欲收其神聖工巧之效不亦難乎隴西張翌字彥昭昔爲望族世業軒岐之術若問難本草脉訣及古今明賢集方諸書靡不詳究厥旨蓋自其祖洎伯父咸以醫道鳴至彥昭凡三世矣學誠得乎家傳非凡庸之可擬宣德中以能醫辟授今職其爲人慈祥豈弟宅心恒恕人有疾求莫不傾心往視審脉辨證必造其源投以良劑一再輒效遂使患者復堅弱者復強羸者復壯闔郡之內德其惠甚衆相與頌其居曰濟生堂蓋表其術之精本乎理之明也翰林編修蕭先生常爲文以記其事今年秋掌華昌衛都帥汪公遣其冢嗣釗族子瑛進獻名馬諸物詣 京旣竣事乃謁于予曰執事往歲督操華城辱愛于釗父子甚厚邇年家

之長幼凡有疾病嘗造彥昭需藥以治治則立愈聞門骨肉悉保壽康者實其賜也酬以金帛皆辭思無以報盛德茲幸覲尊顏欲丐一言歸贈庶彰彥昭之能少伸父子之敬也嗟乎生不生之權雖非操于醫然愈不愈之疾實在乎藥疾有淺深輕重藥有溫良補瀉在醫明辨而用之也昔秦越人孫思邈治疾能起死還生效應如響亦惟明乎一理而已若彥昭得不謂明理之醫哉復能不汲汲于利欲惟以活濟爲心吾知陰陽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矣宜乎汪覺非集

卷之一

奎

贈金河禪寺住持靜海朝宗入院序
佛之爲道大矣所以默幹化機陰毘治道凡有國家者必崇尚之以佐政令導民而爲善授徒演教俾竭誠供奉固有怠忽若叢林大利則遽誠篤謹厚內學超詣者一人以領袖之職斯任者其重矣乎蔚郡之東昔有五台山奇偉俊拔粵自如來滅度文殊師利東涉瞻州卽駐錫於斯欲就說法化導羣迷後覺地隘不足以容衆善因往西五臺清涼山結會召集諸天擁護遂成勝境然佛祖所過聖跡常存時現神光覺非集

卷之一

奎

公不遠萬里命子求文爲贈非感荷之至能若是乎予故書之以贈彥昭並告世之爲醫者醫亦明乎理而已

靡吝贊助之工殆難殫述凡十五寒暑而寺始成巍樓大殿金碧爭輝廣廡修廊連甍接棟名卿碩士來登覽者莫不胥慶宗門光顯作興有人名山得以增重豈意清忍又于戊辰夏膺疾而逝諸徒遑遑如喪嚴父而莫知所措其首上弟子靜海宇朝宗素鍾師愛凡經營幹理常住出納鉅細靡不預知僉曰吾師辛勤萬狀成此勝事一旦奄故惟靜海可繼其跡海拜且泣曰眇然末行才謏學疎曷足以負重寄衆請益堅苦辭不獲計偕上儀曹季秋之吉徵授金河禪

覺非集

卷之一

奎

寺住持俾領衆祝釐于是俛順輿情諏日入院考鐘伐鼓據座說法誓於衆曰佛祖化基久廢弗治亡師盡瘁復興工成而卒今畀於海諸衆長者吾叔兄事之幼者弟姪禮之能守規範各持勤勵仰憑佛力共畢未就之緒上以恭祈天佑下以濟度羣生願烽烟之永息保邊徼之肅清庶不忝爲釋氏之徒否則佛祖有靈無常歸寂恐難見亡師于幽壤衆皆拜曰惟師言是聽罔敢違越作禮而退蓋海乃阮公所度門徒常愛其謹敏茲聞斯言益嘉海少而能立也來

請予爲文以勉其慎終如始因稽寺興建之由并次海誓衆之語筆以贈之云

覺非集

卷之一

六

贈大機顯禪師主清泉寺序

粵自像教東傳招提肇建住持之名未有也蓋其初
緇流志專夫道雖有生肢體猶且曰空尚肯夫名與
利哉是故羸衣糲食野處巖棲凡覺先於我者咸師
事焉厥後宗教滋繁梵宇日廣至唐有大法師曰百
丈者謂徒行之衆必得人爲之領袖庶教有所統禮
有所循乃于一寺則立住持蓋所以尊崇師道惠淑
後進維持綱紀而弭乎凌犯悖逆之風亦時宜然也
洪惟 聖朝崇尚釋教以裨政治凡內外名山大刹
覺非集 卷之一 奎

必選道行純誠學業精專者以主一寺綱領其責不
輕而重審矣比年有大功德中貴喬公於上谷蔚州
東北桑乾之潞山水回合之間卽古刹遺基發宏大
願種福德田樂捨已資爲倡衆信聞而樂助鼎建禪
林一所塑粧諸佛龍天鳩集僧徒昕夕焚修上祝
皇圖之永固下保邊疆之清寧久未有名師以主之
斯爲缺典而寺亦未有名額乃正統丙寅夏達于鎮
守宣府尙膳監右少監灤陽趙公封章上聞于朝特
奉 綸音賜名曰清泉禪寺仍 命儀曹掄亭僧大

機顯公來爲住持以六月十九日吉日寺之徒衆恭
備幡幢香燭至于宣城迎迓扁額與大機入院凡鎮
守諸名公皆餞于洋河之濱北至叅禮云畢大機乃
據獅子座振海潮音大衆肅聽規教而退人咸謂大
機足以表率其徒棟梁斯道爲無忝矣翌日順聖川
督牧御馬中官阮公暨金河禪主忍無礙與喬公夙
有契緣又與大機昔嘗同師雅喜宗門得人謁予爲
文以壯之夫釋氏之教大矣不有名師以訓戒儀範
之則雖聰慧之士亦無自而進于道自今以往將見

覺非集

卷之一

奎

宗風大振教雨宏施三乘經文無不講習後進之士
內學精專廣博清淨之境爲易登圓通正覺之路不
難至矣他日大機盛名益顯于世進登叢林大利以
主廣大之衆又豈山菴小院之足淹哉尙期勗諸

贈玉峯璟上人榮授都綱序

釋氏之教謂能誨導羣迷悉歸正覺幹旋造化默贊
聖猷然必得望重淄流道叅玄奧者爲之師庶後
學有所取式宗教賴以扶持否則名存而實亡亦豈
足尚哉灤州有大比丘曰廣璟字玉峯者道行圓融
天資篤實少從洪朗禪師爲徒其于三藏經文洎諸
釋典靡不研精要旨學者宗之名聞遠邇乃者郡之
前都綱以老退休講席不可以虛於是僉舉玉峯補
其員缺今年夏薦陞銓曹程試中式疏聞于上特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授永平府僧綱司都綱聞者莫不以宗門得人爲賀
鎮守宣府少監趙公於玉峯有鄉邦契愛之舊因徵
言爲贈予惟有官守者盡其職乃聖人之明訓也玉
峯既領都綱之任宜身率其屬謹守清規旦夕孜孜
講明乎陰陽造化之理輪回報應之機俾人咸知善
之當爲惡之當避免乎凌犯天劄之患同登仁壽之
域是夫有功于世豈不偉與若徒以幽閒自珍閨寂
自守人之憂樂漠然若無所預寧不有負積學之勤
而孤委任之重哉敢以是爲玉峯囑焉因係以頌曰

佛性真空慈悲方便作善降祥由感而現有偉玉峯
夙棄塵緣外行謹恪內思靜專講席之人謂師宜補
交上薦章登名銓部荷蒙聖恩掌教名邦綱維斯
道濟世慈航大振宗風弘施雨化普度有情同登淨
土三邊靡警萬國咸寧永綏福祉共樂昇平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羅浮志序

羅浮廣東之鎮山也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五百餘里
世傳昔有羅山堯時洪水漂蕩有山自會稽浮來與
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云其間峯巒秀峙巖洞窈
深泉石幽勝珍禽異獸之繁多奇葩艷卉之綽約與
夫琳宮梵宇佛踪仙跡殆難殫述道家所謂第七洞
天又曰三十一福地詎不信與舊有志歷歲已久僅
得抄錄之餘又多缺謬來登眺者欲稽其事跡莫得
而詳未嘗不爲致恨永樂中同邑琴軒陳先生以宏

覺非集

卷之一

堯

才篤學由國子助教出知滁陽考績詣京偶得錄本
于神樂觀道士鄧能宗所持歸暇日重加考訂去其
殘缺正其舛訛旁搜傳記更加採摭增而修之別立
凡例釐爲一十五卷若山水寺觀樓閣祠宇菴院臺
塔之類與夫古今仙釋人物詩文靡不詳備誠足以
發茲山之勝槩爲仙覽之快觀也繕寫已完自序其
首付能宗持歸山中先生留靜菴自隨近以禮部左
侍郎致事歸老于家間寄示予俾爲之序嗟乎晚生
未學才識膚淺烏足以語此久無以應命今年春書

來見速竊惟羅浮之景勝矣不有圖志以表襮亦孰
得而知之然作者若非該洽大儒淹貫乎史籍又奚
能以考其事跡而見諸稱述哉蓋先生發身科目典
教郡國出守畿甸長憲外臺入攝大司成再貳宗伯
其于育才化民振綱佐治咸有成績好學之心至老
不倦平生所制作遺藁無慮百十帙詩文傳誦于江
湖者多膾炙人口此志特其餘事爾然尚有望於賢
守令校錄正直俾壽諸梓以永其傳則不惟使羅浮
之景不致于湮沒而亦無負先生之用心也

覺非集

卷之一

辛

贈增城大尹譔公琴堂春曉詩序

昔宓子賤治單父惟務以德化民人不見其設施日彈七絃之琴於堂而邑大治後世治邑者因稱其治所曰琴堂焉歷代相傳今羣人口廣藩增城邑居東南之偏山川秀麗人習詩禮有太古遺風正統戊午奉新譔君作令于斯推愛以及其民戴之真若慈母蓋無忝單父之于子賤矣中外譽之無間言內翰廣平程先生爲篆琴堂春曉四字馳贈于君君寶之不啻拱璧裝潢成軸持以謁予請序其端嗟乎一歲之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始在于春一日之始在于曉春則東作之當興曉則人事之當務於斯時也令尹坐于琴堂得有所思乎田疇荒蕪何以闢之民力疲困何以寬之農工未勤身率以勸之灾眚或至修德以禳之若然民得盡力于南畝終歲固有所望矣民食足則禮讓興禮讓興則風俗淳政績既修名譽益著課功殿最階重爵享厚祿豈難致哉若夫旭日融融惠風和煦燕遊之念生惕勵之志情聲色犬馬何以致之瓊樓綺席戎將樂之生民休戚非已所知斯牧民所深戒亦非君

子之所存也譔君才優而質美學博而性淳蒞事以來寅恭自持廉慎爲務英聲播于遐邇蓋非一日予知其必能勉其所當爲而去其所不當爲他日所就詎可量乎茲因其請不以頌而以規聲詩君子又從而係之以辭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贈周誠宗兄蘭軒序

廣之南海龍頭鄉有隱德君子曰羅周誠翁性端慤行凝重好清修而慕芳潔少孤特立先志弗違日督僮僕耕稼以給公賦於紛華勢利淡然無營惟以詩禮訓迪其子志不知秋髮之種種恒卽居傍構軒四楹以爲頤老娛賓之所因植蘭若干本于庭堦滋培灌溉蔚然敷榮當夏秋盛開清馥襲人翁棲遲其間情怡氣悅恍然披光風而入楚畹因名其室爲蘭軒焉然久未有記其事者家嗣裔由明經入補太學上

覺非集

卷之一

十三

舍生問謁于予曰老父雅尚樸素物無以當意惟蘭是玩願先生爲序之夫百草之在天下甚衆至芳則莫如蘭是以楚大夫屈平嘗納以爲佩者蓋謂其有幽香美質可擬君子之德能勵志士之操也今翁以七袞之齡而猶芳馨自潔不與溷濁同流其賢于人遠矣然嘗聞有詰于翁者曰君子爲學在乎明德新民以翁克修于身何難出而見用樹當世顯名而乃高蹈遠引終期於隱毋亦過於韜晦乎翁曰不然予少罹艱棘學廢志灰功名已非已事倘濟世匡時之

業亦惟以此教我後人也由是觀之則成已成物翁何嘗不廛于中此又非果于忘世者比矣今裔翹楚士林聲稱久著國學行當拾芥魁名以發翁未達隱德則攀月中之桂看上苑之花其馨香被于天下豈止蘭軒芬郁惟翁自潔一室也哉軒蓋未造筆不能詳茲畧其槩以贈翁且以勉夫翁之子也

覺非集

卷之一

吉

贈湯仁厚翠筠軒詩序

植物爲人所好者多矣然愛之衆而嗜之篤者又莫如竹焉夫松傲霜雪而不凋恒產於山林非庭院之所植梅雖可致遇冬始花不得久玩惟竹可植于軒窗之間貫四序而色青青歷歲寒其姿焯焯此蘇子瞻所以有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之句至今膾炙人口云昔衛武公以耄耄之年猶修德不倦詩人爲賦淇澳之詩以美之後世苦節操行之士往往景慕取竹名其藏修之所者誠欲淬勵其德業也同郡增

覺非集

卷之一

五

江湯仁厚貌古而神清言遜而禮至籍先世祖父之基壅培醞籍家日以裕嘗慕衛武之爲人卽舍旁構軒數楹種竹若干爲燕息養素之所歲久蔭蔚成林仁厚棲遲其間朝吟夕誦恍然如坐淇園湘浦佳趣浩然因揭翠筠二字于軒之楣鄉之獻者從而歌贈以詩仁厚積集成卷今年秋詣予京邸請言爲序嗟乎君子明德將以新民積學期于進用若自潔其身高蹈遠引古人又所不取以仁厚之才豈不足以匡濟哉惜未遇乎知者薦之是以蹉跎歲月不覺老之

將至焉雖然嘗觀其子復昂藏若千里之駒溫潤類荆山之璞方好學慕修予知青雲之器其在干復與仁厚誠能孜孜以教之俾學益力德彌充他日取爵祿以爲宗祖榮寵是軒之光顯蓋未可量也若徒烟霞笑傲玩物流連而於濟人利物之念漠然不動于中固非君子之志亦豈予之所厚望哉用書于首卷併以致勉云

覺非集

卷之一

六

贈蒨溪陳觀祖漁隱圖序

寶安茶山之西曰下蒨鉅族陳氏世居之其地多林木池沼之勝前瞰大溪雲烟吐吞江波澄澈沙鷗屬玉浮沉于洲渚漁舟客舫往還於江臯視輞川鑑湖之景誠不多讓族之彥觀祖徜徉其間蓋有年矣每風晨月夕登臨眺望盡得溪之山趣因號蒨溪漁隱以自况人亦以漁隱翁稱之既而走書金陵拜求少宗伯同邑陳公爲繪其圖觀祖棲遲吟咏將終其身間徵予序其端予惟隱者未仕之通稱觀祖之隱於覺非集

卷之一

七

取爵祿以顯親揚名他日爲是溪之榮者尤有望于後人也尙期勗諸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贈雲巖書舍圖序

寶安之景有八海月巖其一也在邑西南之海端巖則居石山之顛深廣幾二十尋雲烟出沒泉流清徹昔人嘗卽巖建祠崇奉浮屠暨海神以祈景貺曾有仙人來遊于此又曰仙巖焉前瞰巨浸傍多沃壤茂林修竹桑麻之盛物產之饒無出其右者宜秀民碩氏之隱處焉大族劉氏世居其陽子孫衆多比屋鱗砌篤詩禮之風敦嫺睦之行者蓋多其人有號雲巖翁者體貌環奇襟懷灑落聲利不干而甘恬退嘗構一室爲養晦之所爽愷夷曠不藻不華積書畫於中日以塗玩爲樂因額曰雲巖書舍庠生翁廷信爲圖其景林木蒼翠筆意清潤翁棲遲偃仰不知老之將至間俾予序其端予惟雲者山川之靈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興則致雨而萬物潤亦能護隱居翳巖谷取以爲號得無意乎惜乎其年則已邁矣誠能教其子及孫以成其德業他日顯而見用如雲出雨施大沛甘霖于天下庶不負命名之義也夫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追封景城伯馬公挽詩序

挽詩之作始於齊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後世相承以爲挽歌名曰薤露之歌蓋悲乎死者不可以復生惜其才弗克盡施於用相與咨嗟咏歎情不能已則發爲歌詩以寓乎哀挽之意孝子慈孫從而稟集以傳誦于人往往見諸篇什豈非厚之至與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彭城馬公廷顯善騎射富猷畧有古名將風年五十二而卒九重爲之震悼輟朝旣命官祭之以禮復念公有靖難平□之殊勲追封爲

覺非集

卷之一

七

祖之蔭位高爵享厚祿肥馬輕裘曾不念前人積累之勤今昇孜孜焉於斯其孝誠可嘉也然而古之爲將臣者不少若漢之衛霍李趙唐之蘇李裴薛功烈非不著名譽則亦甚隆不知當時之沒褒錫封諡有如馬公之異數否大夫君子悲悼亦能播諸聲詩否豈有之而無賢子孫以傳之乎公雖不獲享乎高壽榮命則過於古人又有孝子昭其潛德垂于不朽是不壽而壽者矣復何憾乎惜予言無不足以發諸作之意遂因昇之請僭書于首簡云

覺非集

卷之一

全

吳處士挽詩序

凡哀傷見諸咏歎者皆有由也黃鳥之詩秦人哀三良之殉也七哀之篇王仲宣輩傷遠別憫孤嫠感今古人事之變而賦八哀之什則又杜少陵悲當時諸賢存沒不齊思其人而不能忘者情之所發雖或不同其哀慕感歎之意則無少異後世殫露蒿里之歌蓋權輿于此姑蘇吳文德翁早歲以藝能起居南京性樸厚行端慤聲色貨利淡然無慮于中惟汲汲以教其子敏俾棄舊業專用力于儒尤工書法嘗曰諸

覺非集

卷之一

全

家者流惟儒最貴進則爲公卿大夫士退亦不失爲君子汝慎毋易厥志敏惟日孜孜罔敢自逸乃以善書馳名京師凡士林慶餞贈送卷軸莫不謁求揮染戶外之屨恒滿至若館閣臺部諸名公製作亦多詣請由是大名益顯時作詩文傳誦於人皆有可觀內外交達納交於敏者咸嘉翁得義方之要能成其子之才若是也歲乙丑翁年八袞壽終于家聞者皆悲孝子之失賢父相與哭弔盡哀或爲銘爲誄以著其行或作詩作歌以寫其懷情詞婉切則若黃鳥之悼

三良感慨流連則若七哀之傷遠別至其悲深頽木而興古人不作之感者卽杜少陵所以哀諸賢之什乎是非翁有盛德感人敏之文章動衆而能傾慕一世也哉此其哀挽之章是不可不垂示子孫以昭來裔於是敏以予辱在知交特請爲序以襄集成編予因思昔竇燕山畜德丘園惟以義方式訓卒能使其子皆以文章顯融家傳五桂至今人載口碑今翁雖未見用于時而能善教其子以文章書法名駭京師行將應辟而起奮立功名以爲翁光寵者蓋有待矣

覺非集

卷之一

全

九苞之鳳豈終爲凡物也哉茲僭書首簡竝致望于

敏云

凝然禪師挽詩序

士大夫之沒逢掖縉紳悲悼感慕形諸歌詠者尙矣其浮屠師之化去里巷走弔者有之王公貴人爲詩以哀之者則鮮何也其教專尙寂滅一切人我有無是非榮辱竝皆曰空烏用其爲文字哉然或生平道德有以淑諸人儀範足以表於世圓寂之日而人追慕相與咨嗟咏歎間見乎文詞是亦秉彝好德之心也雲中凝然禪師族出懷仁薛氏父名均佑母李姓師諱海湛凝然其字自幼資性不凡卽有出塵之想

覺非集

卷之一

全

甫七齡求爲釋氏弟子二親從之命禮郡僧福瀾爲師祝髮受具布衣糲食屏去華靡孜孜惟攻內學師甚愛之不數年釋典旣通儒書亦博禪林尊宿莫不稱爲白眉永樂丙申郡二千石舉授僧綱司副都綱躬率徒衆旦夕焚修闡揚宗教期無忝厥任詎意雙目失明遂退休守靜惟口誦諸經上以祝延聖壽下以濟度羣生正統己巳二月旣望忽謂侍者曰吾其歸矣亟命具湯澡浴淨髮更衣正襟結跏危坐爾偈數言而逝乃是月十有六日也越七日祖送茶毘

士庶塞道既而代藩諸郡王若鎮守太監郭公泊文武官僚皆嗟悼不已咸作為歌詩以寓哀挽之意其首上弟子澄存乃師族之猶子褒錄為帙將永其傳託太監郭公請予序其端嗟乎人之寓世如夢一覺其間悲喜憂樂萬有不齊但俯仰無愧庶不忝于三才彼狗苟蠅營一旦奄棄則與草木同朽尚奚足論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師雖居空門壽考而終有徒克紹其業復得王公貴人詩文以悲悼之令名將垂無窮矣亦何憾焉詩凡若干首書此為覺非集

卷之一

一

之引云

覺非集卷之二

族譜序

東莞城北何氏族譜序

東莞茶園衛氏族譜序

東莞章閣楊氏族譜序

東莞白沙劉氏族譜序

東莞章村鄔氏族譜序

羅浮周氏族譜序

番禺車陂羅氏族譜序

覺非集

卷之二

一

南海李氏族譜序

潮州海陽王氏族譜序

丹徒譚氏族譜序

沂陽朱氏族譜序

臨洮趙氏族譜序

武川潘氏族譜序

京口沈氏族譜序

渭南石氏族譜序

鳳翔霍氏族譜序

六合楊氏族譜序

夏縣郭氏族譜序

灤州趙氏族譜序

樂平劉氏族譜序

定遠陶氏族譜序

澤州侯氏族譜序

靈壽柳氏族譜序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覺非集卷之二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順致和甫

瓊海丘潛仲深甫編

族譜序

東官城北何氏族譜序

士欲尊祖而親親舍譜無如之何也蓋昭穆序則尊卑之分明親疎辨則同氣之義篤孟軻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謂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凶不問

覺非集

卷之二

一

不慶不問途人矣夫以同高祖之親易世遽曰途人豈不悲乎隋唐重譜系之學又設官以掌之名宗望姓之譜無不載焉故微服窮親盡之歎自譜牒之教不修世家失守有能推本以厚其宗又烏可不明其世次哉此歐蘇之譜所由作仁人君子宜取則焉吾邑何氏其先凌江人系出周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世遠譜湮莫詳其派至宋崇寧中有曰宏者負才藝擢令四會攝政東莞克敦豈弟民甚戴之壽終于官吏民有桐鄉之愛葬于邑東復畱其子中居城之北中

謹厚好學不事華靡惟以植德裕後爲務一二傳子
姓日蕃擢魏科躋膺仕代不乏人負儒名尚隱操亦
多偉士邑稱詩禮大家必歸焉十一世孫潛珍潛淵
夙佩庭訓友愛甚篤嘗修族譜以統其宗蓋本歐蘇
氏之遺法上世失傳闕而不錄斷以縣令爲一世祖
首立凡例以鳴作譜之意次列譜圖以序尊卑之等
又考世德著爲小傳顯晦行蹟生娶卒葬靡不備書
之合族幾百人春秋禴祀少長咸集吉凶慶弔後先
畢至怡然孝友之風豈有視至親如途人之失哉潛

覺非集

卷之二

二

珍昆弟之志誠可嘉也旣求名公爲之序辱不鄙予
而亦有請忝聯姻戚義不容辭乃曰狙狽昂霄聳壑
鬱鬱茂盛者其本之固也崑崙之川亘古至今滔滔
不息者其源之遠也何氏自縣令公迄今數百年詩
書之澤綿綿不替亦惟蓄之深積之厚而衍其慶之
長也後人可不思繼述哉今潛淵之子實彥信之子
睿俱爲邑校生執經受學誠能奮志勵行取爵祿以
顯揚宗祖是譜之傳愈遠而有耀矣勉之哉

東官茶園衛氏族譜序

東莞茶園衛氏著姓也其先魏人實周文王少子康
叔之後上世譜牒弗傳莫究其始至宋有曰弘者以
才擢福州同知建炎中昆弟四人宦遊至廣孟早世
仲占勝番禺叔與其季擇地于東莞愛茶園風土之
美因定居焉買田築室好善樂施歷元迄今遂成詩
禮鉅族人稱茶園大家必以衛氏爲首十世孫守正
少孤克自力學循循雅謹恒以尊祖敬宗爲務旣建
祠以表其先復修譜以明本始統其族人請求大儒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文之詳矣復以譜來京請予序其端傳曰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氏族之傳其來尙矣然
自宗法廢世家失統非有譜以紀之歷世滋久遷徙
靡常仁人孝子欲邇其源則亦難矣此守正所以汲
汲焉於是也茲譜斷以弘爲東莞祖又推弘之父寧
遠爲所自出之祖自寧遠至守正凡十世守正而下
又三世矣闔族幾二百人亦盛矣哉其間或仕或隱
娶某氏葬某山有行義見稱于人者無不備書之誠
得古人作譜之遺意嗟乎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

身幸而不至相視如途人者賴有譜耳若守正可謂知所重與凡名登于譜者宜心守正之心思水木本源之義孜孜勉勉敦孝敬之風篤仁義之行善繼善述以光昭祖德于無窮是譜將傳之百世而未艾豈止十世而已乎若徒以家世自矜而不克勉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非予所願望也予與守正有鄉閭契愛之厚因書此以勵其族人云

覺非集

卷之二

四

東莞章閣楊氏族譜序

楊氏族譜一篇譜楊氏之族也楊氏系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伯倫封楊侯子孫因以爲氏至漢太尉震世家弘農明經博覽當時稱爲關西夫子子寓京師嘗觀楊氏大同譜謂凡天下之楊爲太尉之後宋有爲江西經畧安撫使者卒于其官子孫多居廬陵後散處四方今考吾邑章閣楊氏之祖其先自安福來居寶安所謂紫崖居士者得非廬陵之派乎世遠譜逸莫得而詳六世孫和質美嗜學痛祖父之早世慨譜牒之散亡流離遷播今幸來歸一族之間僅存和與其兄永手足相依憂勤夙夜葺故居理墳墓世業幾廢而復完祖澤將斷而更續乃有搜博采得紫崖而下六世昭穆相承之序因著楊氏族譜一篇首立凡例次列譜圖後復備書累世行蹟由是尊卑之分明親疎之殺別祖考雖遠生娶卒葬歷歷可知族屬之嗣或傳或否班班可考微攀援之謬得傳信之眞誠足昭示來裔矣間徵予序其端嗟乎人之生則必由乎祖有祖則有宗欲尊祖以厚其宗舍譜奚

覺非集

卷之二

五

由哉然自宗法廢世家失守本始既忘末流益昧是致倫紀不明視爲秦越悲夫故歐蘇氏本史記年表與禮大小宗法自序世次修明譜系以統族人則無昧祖遺親之失可爲後世法也和永昆仲汲汲于斯誠知所重矣爲其子孫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和永再造之力塞本以暢其枝植德垂裕于後則楊氏之澤綿綿若瓜瓞之興是譜亦傳于有永矣予忝鄉邑之末因書此以勗云

覺非集

卷之二

六

東莞白沙劉氏族譜序

竇安白沙劉氏其先乃閩之泉州人宋季間有爲都統者率兵勤王航海至廣幼主旣亡士卒解散都統愛吾邑白沙風土之美遂買田築室而居生三子大明小明有明分爲三派子孫日蕃皆雅尚詩書不樂仕進恒以農畝爲業入國朝洪武中七世孫觀舉俊秀補邑庠弟子員以明經登太學恒念祖宗積德之深至有今日族屬旣多非譜以統之傳世滋久恐或昧焉因按舊譜再加增飾斷以都統爲白沙始祖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列圖析派昭穆相承遠近親疎秩然不紊生娶卒葬所知者備書之其不知者則畧焉蓋得乎歐蘇作譜之遺意譜成拜求掌監通政陳公敘其前觀自敘其後誠足考世德訓來裔珍而秘之不啻金玉後觀辭老歸鄉持以示予請序其左嗟乎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幸不致視如途人者賴有譜耳今閱斯譜自都統公至德禎凡八世宗支雖繁展圖歷歷可考俾後人無昧祖遺宗之失者非觀用心之厚而能然乎爲劉氏之子孫尤宜勉勉孜孜篤尊祖敬宗之心

敦孝弟慈愛之行以嗣以續益光而休則都統之澤傳之百世而未艾是譜亦垂于無窮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請以是爲頌

東莞章村鄔氏族譜序

嘗稽古昔聖賢之裔多垂爲名宗著姓以衍螽斯于不窮自譜牒不修世遠代更遂致莫詳其派此歐蘇之譜所由作也我親友駭中鄔君則而效之惓惓焉推明世系以昭示子孫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也駭中少孤穎悟博學洪武己卯以文學領辟舉宦跡所至卓卓有聲宣德丙午秩滿致仕恒以尊祖敬宗爲心旣建著存堂以祀先復修家譜以統族凡世系源流祖功宗德昭穆親疎之等生娶卒葬之殊

編輯成帙屬予序首簡予誼忝姻戚奚容謝不敏乃曰本之厚者其末必盛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人之富貴通顯亦豈非祖宗積功累仁所致哉予觀鄔氏系出先賢諱單之後至宋曰大旰登致和壬辰進士僉判廣州舊居惠州河源邑一再傳曰撫教者高宗南渡時始遷東莞之章村乃駭中五世祖也斷以撫教爲一世祖撫教生應元仕宋中奉大夫應元生文卿仕元行省員外郎文卿生濟可仕元大理寺評事父子祖孫簪紱蟬聯倚與盛哉濟可生二子長仲瑛次

仲琛而駭中乃仲琛之子也各房之下隨其子孫而系之俾後人知水木之有本源篤孝敬而無或忽也若駭中者可謂能亢厥宗不忝先賢之裔矣爲其子若孫克自振拔以光前烈垂裕後昆則繼述無窮是譜傳之益遠而益顯斯無負作譜之意亦不失予之所望焉是爲序

羅浮周氏族譜序

予友致仕監察御史羅浮周君岐後不遠數百里持其所修族譜謁予序之嘗記永樂中與君同官瑣闥後坐事同謫交趾暇日君修是譜命妾織繪縑作卷大如牛腰君手圖其宗派錄其世德燦然具備復求豫章范敬先廬陵廖去怠二公序之甚詳珍藏于家歲乙巳偕予被薦同拜御史之命明年君按節交趾值邊將還兵方命貽累籍其家斯譜竟失君暨家口繫於獄者七八年會今天子卽位大施曠蕩之恩遂得釋君年則已老矣因得致政歸休君腹記是譜示序文不遺一字仍手錄成帙來請予言嗚呼先哲有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豈虛語哉嘗聞君尊人孟遜翁居亂離中佐郡豪保境土惟勸其勿輕殺人卒依翁言活者甚衆君立心仁恕逮爲執法繩愆糾繆讞問獄囚亦未嘗妄屈一人是皆能推愛物之心以及乎人也向同君被係者無慮千百存者無幾君獨與其子孫弟姪俱保無恙以歸豈非天相之耶爲其後人尙思祖禰積德累仁之厚乃有今日宜敦孝弟

之風篤睦嫺之行庶毋忝爲周氏之子孫是譜將傳之百世而未艾若曰吾衣冠之裔而不加勉則非予所望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勉之哉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番禺車陂羅氏族譜序

羅之先本祝融之後初封于宜城周末居長沙後曼延于天下世多聞人不可勝紀其能傳道則有宋豫章仲素先生几今羅莫不宗焉番禺之族其先南雄人譜牒失傳莫考其來之自宋李清之公始自南雄徙番禺因家邑之永泰里車陂村清之生鳴鳴生維盛維清維盛生震原友原震原生彥寶彥雄彥明彥寶負才畧元之季世辟廣東道副元帥保嶺海仁惠鄉閭有聲于當時人稱車陂羅氏由元帥而益顯友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原生彥英兄弟五人彥英生國寶國寶生貞欽吉亨國朝洪武丙子貞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登乙榜授以儒職由池陽入武司訓歷上猶教諭辭祿而歸欽以才幹從事藩垣累官至連江邑簿有德于民人甚戴之亦以年耄致政貞欽兄弟於辭老歸休之暇時切祖功宗德之思爰是修明族譜以統族人其自清之公以前譜失其傳缺而不錄以後世次所知墳墓可見則詳書之列圖析派井然有條秩然不紊深得古人作譜之意既成適予以葬事歸欽偕其子素猶子

文乘舟謁予廬下請序首簡嗚呼予居東莞去車陂
僅幾百里彼此一隅初未嘗識其族歲丙子始識貞
于鄉闈永樂初予忝官黃門又識欽于京師自是恒
以同宗昆弟相呼情義日篤然未暇詢宗支本末今
稽是譜乃知其始祖所由來也嗟乎予之先世亦居
南雄宋末始徙東莞又安知其初不同出一祖耶夫
生民之初一人而已況同姓乎又況于先同鄉徙同
時居又同郡而近乎乃世遠代湮各宗其祖勢固然
矣予因序是譜能無木本水源之感乎茲承欽之請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同姓之誼無所用其諛詞惟是敘歷代之源流與先
世之積累以勉爾後人耳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請援是以勸乎來者

南海李氏族譜序

李之初嬴姓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
族殷末有理徵者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
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爲李至唐之國族
則出自隴西宗室旣繁勲臣貴戚又多賜以國姓是
以天下士族莫李氏之夥也南海之李其先蓋隴西
人果宗室之派耶抑賜姓之裔耶世遠譜湮莫詳其
始予友李君孟昭敦厚典雅以明經領鄉薦入成均
歲壬午會 太宗文皇帝履祚之初思得賢臣共釐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庶政君首被薦擢戶科給事中愼翌小心多歷年所
政績有成出守劇郡豈第之風著于南服超佐藩省
豪曹方試遽丁內艱而歸今年秋起復至京年已七
袞得請致事將言別出其所修族譜俾予序之予與
君生同郡少同官黃門且篤交好知其爲世家子迺
日縻于政不暇詢其族所從來今觀是譜本末乃詳
嗚呼隋唐最重譜牒當時世家右族之譜皆紀于官
設局置官掌之世之選舉則稽簿狀家之婚姻必由
譜牒故無昧祖亡親之失爰自宗法廢譜學不修士

大夫家婦自爲譜以統其宗然宦遊遷播世變代更能存譜牒者百無一二焉今李氏之譜蓋得于兵燹之餘不無脫畧而世澤之源流祖德之顯晦亦秩然可考者蓋孟昭修明編緝之力也爲之子若孫者誠能篤親親之恩崇孝敬之行思以繼述于無窮則李氏之族愈遠而愈昌是譜傳之百世而不替矣可不勉哉

潮州海陽王氏族譜序

王之先本姬姓蓋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歷漢晉自北海以下爲二十一望族至唐又定爲三望曰琅琊曰太原曰京兆所謂閩王審知者則出自琅琊由威武節度使以綬靖邦民有功進封王爵居閩爲最久生長子係遂成茂族世傳閩之王氏多其遺胤焉有曰玠者又自閩徙居興化後避宋季景炎之難族屬散處旁郡潮州海陽一派實玠之裔也昔當承平世譜紀載甚備自罹兵燹以還無復存者今八世孫刑部主事彰上念本源之世遠下欲綿慶澤于將來乃喟然歎曰自初祖來潮迄今九世族人存者母慮百人籍雖異而里則聯爨或分而居鄰比凡吉凶慶弔與夫春秋禴祀無不畢至亦不失爲詩禮之家然未有譜以統之恐歷世滋遠至有遺本忘親之失豈不深可悲乎于是取家藏世系重加考訂而增修之一依宋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斷以來潮之祖爲一世至三世則分爲四房四房之下各隨其子孫而系之庶俾後人知水木之有本源篤孝敬而無或忽也

若彰者可謂能亢厥宗矣譜成聞謁予爲之序因得周覽本末其間負儒名敦隱操者代有其人而擢科躋仕則未之見至彰始從師郡庠業春秋胡氏學正統己未以進士起家釋褐今官有聲中朝族子度又領辛丑鄉薦赴禮闈登乙榜擢柳州教授豈積之久而後發耆于昔則豐于今與物理固如是也嗟乎王氏之族由唐而宋歷元至今慶澤之流綿綿未艾後人誠能修德以培善基砥績而崇宦業則祖澤愈遠而愈盛是譜之傳寧有既哉予與彰有鄉邦契愛之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好因書此爲之序云

丹徒譚氏族譜序

氏族其來尚矣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左氏傳春秋亦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然則人之得姓受氏又豈無所本與譚之先蓋周襄王時大夫譚子所封之國後爲齊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唐世多顯人皆其遺裔也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仲宏其先河南人汴梁間有宦遊江左者因家丹徒當元盛時其族甚夥咸敦尚詩禮蔚爲名宗迨季世亂逃難散之四方惟公少孤克自樹立國朝洪武中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奮起戎伍由卒長歷官至中軍左都督佩鎮朔將軍印握重兵禦北塞幾二十年邊徼肅清士民安堵朝廷倚之以爲長城正統辛酉冬復以軍功進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公追惟感荷列聖眷遇之隆榮膺爵命實祖宗積德所致不勝木本水源之思乃喟然歎曰世譜旣失不可復考自高祖而下尙能知之苟不別立小宗譜以示後人恐一旦濫先朝露則吾子孫益昧所自矣因著譚公氏族譜一通斷以高祖爲一

世祖至于其孫凡七世倣歐陽文忠公譜例別圖析
派昭昭如指諸掌復立小傳備書累世行跡其間墳
墓或遺踐履稍畧是蓋罹于兵革有不忍言者然于
尊祖敬宗之義亦庶幾焉間以示予請序首簡嗟乎
譜者譜其實也世系之源流祖德之顯晦尊卑親疎
之等殺莫不于此考焉作譜者可不審慎而漫爲之
強附也哉恒慨世有攀高慕貴舍已祖而祖他人其
亂瀆有莫甚者此正倫之鑿杜固崇韜之泣汾陽所
以至今而爲世恥也今觀公之譜不輕附所不知惟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錄其所知無援引之謬得憑據之真誠足信當今而
傳後世矣雖然非積于其先無以有今日之盛不作
之今日又何以爲後人之基是作者固難而繼之者
尤不易也爲其子若孫誠能勉效忠勤懋修德業以
繼述勲績于無窮則先烈益光祖澤之傳永永而不
替矣若徒聲色貨利之是尚而于建功立業無所用
心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非予所願望也尙期曷
諸

沂陽朱氏族譜序

氏族爲古史官所紀之書昔堯賜伯禹姓姒氏曰夏
伯夷姓羗氏曰呂此姓氏之始也下及三代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嬴秦滅學諸侯子姓失其本系漢司馬
遷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以明世家當時世勲
宦族尙知世系之所由出晉宋至于隋唐咸重譜系
置局設官以掌之氏族之傳歷代重而無忽慨自譜
學不修陵谷更變世家忘其本始有知水木本源之
義者必自譜以統其宗此衣冠之族所以必重譜牒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之書也總戎雲中武進伯朱公彥文間謁予曰先子
奮跡于民入隸戎籍荷 列聖眷遇之隆由卒長歷
至左軍都督扈蹕剿滅殘□進陞伯爵鎮于遼左沒
而封侯僕菲薄無似忝承世勲復統重兵出禦北塞
此皆先世積累所致迺上世譜系既失其傳不可復
考高曾而下咸被 恩典褒榮苟不譜以示後傳之
愈遠不幾于昧本而忘其所自乎因著沂陽朱氏族
譜一通斷以高祖爲一世祖首立凡例次列譜圖由
是作譜之意明尊卑之殺辨又書累世行蹟別爲小

傳以附于後知者詳不知者畧無妄引攀援之謬得
憑據傳信之真誠足垂訓于子孫矣因請言序其首
簡嗟乎祖者吾身之所從出昆弟子姓實同一氣而
生欲尊祖以篤親親之恩舍譜其奚以哉世有視至
親若途人由譜之不明也公汲汲于斯誠知所重矣
雖然明譜系者敦本之道也修已德者亢宗之實也
昔鄧禹爲將能以不嗜殺人爲心子孫貴顯載之史
冊昭如日星嘗聞尊翁昔佐 太宗文皇帝入清內
難出鎮朔方泊南征北討惟以好殺爲戒今公鎮禦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邊城刑罰未始妄加于人可謂克承先志懋修厥德
矣將見朱氏之族世祿延于後嗣愈久而彌隆是譜
之傳永永不替矣爲其子孫尚勉之哉

臨洮趙氏族譜序

世有仁孝之士憫其宗之不振奮然特立克致顯揚
豈非卓犖不凡之英傑哉予觀會川伯趙公所修之
譜未嘗不感於斯也趙氏其先西羌人世居蜀董卜
之地初未嘗有姓逮宋仁宗朝其遠祖阿葛昌以武
藝入仕官壘州等處軍民安撫使率師討平壘西州
叛寇有大勲勞因賜姓曰趙命鎮臨洮壽終于官追
封忠武王由是子孫享有祿秩爲國名臣世守臨洮
臨洮有趙氏實自忠武王始三傳曰汝楫汝翌汝勵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昆仲三人俱登顯宦子孫繁盛遂分爲三房歷宋至
元簪紱蟬聯後先相映封公封侯者各二官宣撫使
鎮國將軍總帥御史中丞者五其他尹郡邑佐百司
殆不可以一二計吁貴顯之榮何其盛哉 國朝洪
武初次房八世孫琦由元陝西行省平章順義來歸
大祖高皇帝嘉納其誠授臨洮衛指揮同知鎮于鄉
郡以不謹憲度乃殞厥功他房族屬從戍公恒念祖
澤未泯汲汲以期光復無何我 太宗文皇帝嗣大
曆服思得干城之將以控□□間詢趙氏之裔近臣

舉以公對召之因獻名馬詣京 上見公狀貌奇偉
曰壯哉世勲之子也既授以百戶之職屢命使絕域
咸克稱旨日見親信凡五領所部扈 駕北征積有
勞效累官至臨洮衛指揮同知 宣宗皇帝改元宣
德之明年丁未進陝西都指揮同知命爲叅將克服
松潘陞左軍都督僉事乙卯春今 上皇帝卽位有
平□之舉復陞都督同知充右副總兵統洮岷等衛
勁卒以鎮西涼防禦嚴謹戊午春分兵出塞搗其巢
穴擒滅醜類西鄙以寧 皇上嘉之封公爲會川伯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歲食祿一千石榮幸極矣公追念所由實皆祖考之
庇世譜已修猶有未備因重訂世次而增益之一依
歐陽文忠公譜例間用蘇氏作譜之意斷以忠武王
爲一世祖三房支派則分圖以系之歷世各立小傳
凡仕進爵位隱晦行蹟生娶卒葬靡不備書之深得
古人遺法誠足以昭示來茲間徵言爲序予自督操
八衛兵泊贊戎事與公相從幾歷寒暑公器識宏遠
有古良將風無忝爲文獻之裔今又汲汲于尊祖敬
宗可謂厚之至也嗚呼趙氏之族十世矣自忠武王

桓勇啓之於前汝楫昆仲接跡而起伯通公用繼而
述之雖罹顛沛不絕如縷公卒能歷登高爵益光前
休非仁孝而能然乎詩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又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信不誣矣爲之子若孫宜思祖
宗積累之勤爲臣竭忠以報于 國爲子盡孝以事
其親則德業日隆祖澤彌遠是諸將傳之百世而益
耀矣尙期勗諸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武川潘氏族譜序

潘氏之先本與姬同姓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子季孫食采于潘後子孫因以爲氏然則潘爲周之後明矣爰自列國至于唐宋潘氏之賢以才藝政事顯融于當時者不可勝紀今太學生潘郊子其先鳳陽人元政不綱羣雄奮起海內生民遑遑無所依我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集豪傑提三尺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時郊父仕傑翁年少英毅奮身以效其勤從龍渡江克平僭偽繼至浙東遭疾留寓金華逮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疾愈高帝則已定鼎金陵翁焚焚孤立故鄉修阻無所於歸亦愛武義山水之勝因買田築室遂爲其鄉編戶生三子長曰遂次曰郊曰勝郊舉俊秀入爲邑校生以明經貢登太學恒慨陵谷變遷嚴親卽世祖宗丘隴無由而知世系淵源昧然莫考每一念及五內爲之裂然于是推父之考柱爲一世祖至其孫硃凡五世別立小宗倣宋歐陽文忠公譜例創爲武川潘氏族譜一篇以示其後俾知水木本源之義焉去年春偕予奉命出巡塞外暇日持譜示予請序

首簡嗟乎祖者身之所從出而譜又以昭其祖之所自來修之不可以不謹也世有攀高慕遠祖他人以爲祖非惟譜不足信亦反爲後世之誤今觀郊之譜近而不支簡而靡雜誠得古人遺意傳之百世復何疑焉雖然土不積不能爲山岳之高水不積無以成河海之大善不積亦何以衍悠久之慶哉今翁以一身遷播之餘潘氏之澤漸幾于斬卒能自立以有諸子承繼之賢郊復汲汲孜孜篤本支明世系日以尊祖敬宗爲念郊行當謁選天官以膺峻擢其光前啓後者有日矣若非先世積累之厚而能如是乎爲其後人宜心郊之心敦孝敬之風篤仁愛之行善繼善述于無窮是譜之傳益遠而有耀矣可不勉哉

覺非集

卷之二

七

京口沈氏族譜序

譜系之作有關於世教也大矣蓋昭穆序則尊卑之分明親疎辨則同氣之義篤苟不明乎譜系遂使卑踰尊疎間戚人道不幾於熄乎然自宦遊遷徙世變譜湮仁人君子欲溯其源既無統緒之可尋若不別立小譜以後傳之愈遠則子孫益昧其所自出不亦悲乎此戶部左侍郎沈君仲威之譜所由作也沈氏其初系出梁武帝尚書僕射約之後子孫散居濠潁間至宋高宗南渡有曰應奎者從潁上徙家京口遊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學江浙累官至隆興郡守京口之有沈氏實自應奎始焉當元盛際譜牒具全族有所統季世騷騷譜罹兵燹失之仲威恒慨其先世次不可復考間即所知創修沈氏族譜一通斷以高唐昌嗣爲一世祖昌嗣生壽壽生通通生維一純一維一生簡簡生儉儉生元亨吉亨利亨純一生亮兄弟七人七人之子悅等十有四人孫又八人此其族也一本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井然有條由是尊卑之分明親疎之殺辨又考累世行蹟著爲小傳至若 聖朝頒給制誥

命詞與當代名賢謨述詩文有關於世德者悉附于後可謂詳且備矣因請予言爲序予以衰陋出巡塞外君由郎署歷藩省叅政贊理戎樞兼督邊餉于雲中復進今官廉慎之操久而不懈茲又修明譜系可謂克世其家無忝爲文獻之裔矣予何言哉雖然木之茂者由其本之固水之遠者因其源之深人之勉梧顯達亦豈非本于祖乎自梁宋歷元迄今數百年世澤之傳不絕如縷亦維積之深蓄之固而行其慶之長也爲其後人宜思祖宗積累之勤侍郎繼述之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力必孜孜修德問學期有光于祖庶無忝爲人之子孫若然則世澤彌久而彌昌是譜傳之百世而有耀矣尙勉之哉

渭南石氏族譜序

征西叅將僉後軍都督石公修其族譜成持以示予
請序首簡因得周覽本末乃喟然興歎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豈不足徵與按石氏其先居晉上世有仕
于唐者子孫樂關中風土之美因家京兆之渭南歷
五季至宋元遂成鉅族擢科躋仕卓有其人好善樂
施亦多偉人入國朝公之伯祖仲章由前元萬辟
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大父仲賢尚義疎財篤修善
行伯父巖卓萃仁慈素閑武畧洪武中出戍塞北從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太宗文皇帝平內難靖朔方建立功勳未嘗妄戮一
人官至京衛指揮僉事父琇秉性寬弘尤務周人之
急累世植德積慶儲休遂鍾于公公自少明敏氣宇
不凡初舉邑庠生孜孜問學方期進用無何伯父沒
而嗣缺所司謂公嫡姪檄以之京因襲其爵得列侍
衛者數年小心慎密大爲司馬所器重超拜雲中帥
閫僉都指揮事尋陞叅將握重兵控禦北口屢策戰
功三轉復進今官居則戒征歛以養勇銳出則與士
卒同其甘苦廉勤智勇聞於中外公感荷聖恩榮

膺爵命嚴親早違祿養弗逮風木之悲朝夕靡寧復
念世澤之傳由唐迄今數百年不絕舊譜旣失源委
不可復考所知者僅惟五世于是取則前賢創修譜
牒斷以高祖爲一世祖其他不知者缺而不錄焉庶
俾後人少知水木本源之義是非祖父垂訓安能致
此哉嗚呼先生因族以立宗明譜以統族使尊卑有
別疎戚有倫貧窮患難則相恤吉凶慶弔之不遺者
誠欲厚民彝而敦教化也爲其後人宜心叅將之心
益敦孝敬而無少懈則石氏之譜愈遠而愈盛矣是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譜之傳亦寧有旣哉

鳳翔霍氏族譜序

人之得姓受氏皆有所自也霍之先蓋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後其國在河東今霍邑縣是也後爲晉獻公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有去病光卽其遺胤歷世既久族屬益繁不可勝紀鳳翔之派其初本居真定之南宮至宋大觀中有曰吉者仕至武節大夫西蜀道右護軍行營副都統制勲烈著于當時壽終于位吉生武顯大夫鄭州團練使榮州刺史超超生鎮國上將軍山東轉運司判官端佑端佑有子十人其第六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子玉嘗侍父宦遊秦隴愛其風土之厚因家麟遊縣玉生山山生瑞又徙居鳳翔迄今九世矣以才諳躋祿仕者代有其人晦跡山林亦多儒雅之士藹然詩禮之風其族可謂盛矣 國朝永樂癸卯瑞六世孫瑄始由郡校以易經領鄉薦入補太學生淬勵其德業正統改元擢大同府判歷任九載吏畏民懷清慎之操彌篤藩圖諸重臣合詞舉瑄宜居郡守 皇上嘉之特陞本府知府瑄感荷祇愼竭盡忠誠期于報稱然溯厥本源實由祖宗積慶而致恒念先世屢經

遷播譜牒未明族人散處四方多不及識嗟嗟初乃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也可悲乎因取家藏舊譜遺敘重加考訂增其未備創修鳳翔霍氏族譜一通首立凡例次立譜圖後作歷世小傳斷以一世吉至三世端佑爲南宮祖四世玉爲麟遊祖六世瑞爲鳳翔祖由是源流轉徙展卷而知昭穆親疎按圖可見上下數百年昭昭如指諸掌又豈有忘祖遺親之失哉若瑄者可謂知敦本之義矣間請言爲序予觀其上三世成以武功顯克積陰德既立善基于其始五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世而下雖多隱處亦樂善好施復培善根于其終是以子孫訖訖彌遠而彌盛有若瑄之明敏豁達積善之報信足徵與嗟乎徂徠之木自拱把至于連抱碩大堅貞可爲舟車廊廟之具者植本之固也崑崙之川由柘勺至于浩蕩滔滔不息能以載巨艦而運貨財者源流之遠也士以一介修身勵行至于光華俊偉陟崇階宰郡邑受民人土地之寄等而上之于以黼太平而安社稷者亦豈非先世慶澤流行之所致與瑄誠知所自勉孜孜殫竭心力以撫育斯民俾闕

郡之內咸被其澤則名譽日彰宦業益隆庶上不負
天子擢用之恩下無忝祖宗積累之厚是譜傳之百
世而未已也

六合楊氏族譜序

夫山由拳石至于高大物產富饒寶藏彙興者積厚
而用博也水由一勺而至于不測龍魚生育貨財繁
殖者源遠而利廣也士自一介策立華勲身都貴顯
智足克敵制勝勇足定國經邦亦豈非先世慶澤涵
蓄之久而發之盛大也與予觀六合楊氏之譜蓋有
感于斯矣楊氏系出唐播州宣慰之後至宋有諱軒
者爲六合令終于官子孫有桐鄉之愛因家焉八傳
至順順生政當元革命海內鼎沸我太祖高皇帝

龍飛淮甸以拯斯民于水火時豪傑感風雲之會爭
自振勵以取名爵政實預焉從龍渡江屢策戰功
官至昭信校尉漢中衛世襲百戶政生景襲授其爵
景生宣府總戎都督公洪字宗道少有大志膂力絕
人永樂初承父蔭調守開平以孤城抗于北塞時
寇標竊殆無寧歲公雖居末僚心懷忠憤每與大將
籌論禦寇防邊之策目如曙光辨若懸河人皆壯之
嘗統驍騎出巡禦敵輒克芳譽日起乃奏遷鎮城人
居獨石以控扼北塞創築藩墉拓地千餘里布列營

壁分兵以守諸要害遂由千夫長階衛使轉都帥歷後軍左都督授遊擊將軍聲威振攝羣醜邊徼爲之晏然自 宣廟皇帝迄今二十餘年委以長城之寄公與諸子姪感激奮勵協力同心誓不孤委任蓋公一念之忠在于 朝廷是以鬼神呵護身凡數十戰未嘗敗北丁卯秋佩鎮朔將軍印來鎮宣城仍命其冢嗣都帥俊守于獨石父子節鉞各控一方雖古之名將亦未多讓斯皆本乎世澤所致夫豈偶然哉宜夫公之不忘所自汲汲焉命俊修明是譜以昭來裔覺非集

卷之二

素

夏縣郭氏族譜序
郭之先本姬姓周王季之子受封於虢因以爲氏後爲晉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郭者虢聲之轉也然則郭之得姓其權輿于此與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間謁予言曰嘗聞士大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世代之盛衰祖德之顯晦莫不于此考焉而吾夏縣郭氏祖禰相傳蓋爲唐郭子儀之後子儀昔居華州歷事四朝累官至尙父太尉兼中書令富貴安榮始終一致八子七壻皆爲顯宦諸孫數十壽八十覺非集

卷之二

七

也嗚呼不積之于先無以有今日之盛非効勞于國亦奚能致勛業之隆公父子誠能竭盡忠誠以奠安北鄙俾疆宇有萬年磐石之安則爵秩益隆名昭汗簡將與漢鄧禹唐郭汾陽匹休于千載之上是譜傳之百世而益榮矣尙勉之哉

郭氏歷唐而宋由元迄今幾千百年慶澤之傳綿綿而未艾者亦惟汾陽忠誠節義立善基于前曾祖祖父篤修陰德培善根于後公鎮邊二十餘年心存仁恕政尚寬平兵民莫不視之如子寒者授衣饑者賑粟死不能殮者製棺以與之恩信誕敷遠邇懷惠可謂敦崇善行光昭先德矣茲又汲汲焉修明譜系以篤尊祖敬宗之義其賢于人豈不遠哉昔吳興朱承逸樂善好施周人危急後二孫皆登高第仕至顯官稱爲望族今郭氏累世積德未盡其報將見後嗣之覺非集

卷之二

三

賢彬彬輩出顯融于時陰陽之徵寧有爽乎自慚疎陋不足以表章譜牒重公之請庸書此以告其族人宜塞本以暢其枝濬源而疏其流則世澤之傳愈遠而愈盛期無愧爲汾陽之裔孫尙勉之哉

灤陽趙氏族譜序

古者井田之法行民皆比閭而處老不出鄉吉凶慶弔少長咸集祖考識其孫曾羣從知其伯叔譜可無述也逮乎世遠代更遷徙靡常苟非譜以載之一再傳後則有視至親如塗人之失仁人君子未嘗不爲之興感者此灤陽趙氏之譜所由作也趙氏其先中山人不知何代來居右北平之薊州玉田縣楊樊驛綵亭橋當元盛際族人凡數百擢科躋仕者代有其人焉於時世譜具有先塋紀載甚備至正間有曰善

覺非集

卷之二

三

者觀其族日夥地隘不足以容乃相鄰壤豐潤縣胥家庄土沃夷曠因徙居之又遷其考興福翁泊妣之喪改葬茲土善三子曰恕忠敬忠守忠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擾攘逃難各之四方 國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又徙永平府灤州橋頭社王胡庄去胥家庄三里而近喪葬合爲一塋春秋禴祭無不畢至怡然爲一善族今鎮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趙公琮乃善之嫡孫自少簡爲內臣祇事 列聖小心慎密由長隨奉御歷至今官出

鎮塞北二十餘年邊鄙晏安兵民咸得其所蓋公秉性慈仁存心忠孝誠無忝乎文獻之裔既酌古禮立兄子禮爲嗣復慨譜牒失傳世次不可復考所知者惟曾祖興福翁以下七世因別立小宗一依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創修灤陽趙氏族譜一通以藏于家庶俾後人少知水木本源之義而不昧其所自出也間持以示予請序首簡嗟乎譜者譜其實也世有不知其祖乃冒他人而祖之反自取辱耳尚奚足論哉昔杜正倫欲附城南之譜郭宗韜拜泣汾陽之墓皆不免君子之誚今觀其譜不書位不書爵質而不誣近而可信蓋無妄冒之謬得乎憑據之真誠足傳于後世矣爲其子孫者尚思祖宗積累之勤少監繼述之力必孜孜爲善進德修業以光昭于祖考是譜傳之益遠而益榮矣若徒以世望自矜而不克勉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豈予之所望哉是爲序

覺非集

卷之二

序

樂平劉氏族譜序

族有譜所以尊祖而親親也夫祖乃吾身所從出族人本一氣而分苟譜系不明或致視至親若塗人者豈不深可悲乎此歐蘇氏之譜所由作仁人君子宜取法焉太原樂平劉氏其先本孟州人當金元間有曰邦瑞者徙居和順縣之牛川邦瑞之子曰廷廷之子曰成曰聚曰興元季倣擾成又徙縣之三吉聚興則徙平定州樂平縣皆僻地也聚會孫準以儒業起家擢任教職三轉來爲萬全郡學教授恒念高曾屢遷族屬散處地之相去則邇歲時輯聚或希恐世遠譜湮致有昧本忘親之失因取家藏宗圖重加考訂頗倣歐陽氏譜例創修樂平劉氏族譜一通首立凡例次列譜圖又書累世行畧立爲小傳附于其後上世譜罹兵燹無所攷據缺而不錄斷以所知之祖邦瑞爲一世廷爲二世成聚興爲三世三世子孫各隨其派而系焉自邦瑞至準之子若姪凡七世閭族僅六十餘人本幹枝分間無或漏若準之用心誠無忝爲人後可謂知水木本源之義矣譜既成自序其本

覺非集

卷之二

序

末間請予言弁諸首簡嗚呼譜牒古史官所紀降及後世宗法既廢士大夫始自爲譜以統其族崇本始篤倫理莫重乎此然則譜固不可以不修而修之尤不可以不慎也世有恥其門地卑陋務攀顯貴以張大之皆不免識者之誚今觀是譜列七世爲一圖上自高祖下至于玄孫夫高祖吾雖不及見吾之曾祖與祖則見之玄孫吾雖不及見吾之孫與曾孫則見之此近也質也近則不妄質則不誣傳之百世復何疑哉又在于繼述者何如耳爲劉氏之子孫誠能心覺非集

卷之二

望

定遠陶氏族譜序

天下名宗大姓多古昔聖賢之裔世遠代更遂致湮沒無聞可勝歎哉有能推明本始著之簡冊將以昭示後人得不謂之仁孝之君子已乎予觀萬全都帥陶君尙節所修族譜深有感于斯焉陶氏之先本帝堯之後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于陶故號曰陶唐氏厥後子孫因以爲姓濠梁定遠之派歷世雖遠祖禰相傳爲其苗裔蓋不誣矣上世有譜紀載甚詳喪亂以還無復存者世次漫不可考茲以所知自高祖

覺非集

卷之二

望

之父至于已之子凡七世闔族若干別立小宗頗倣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創爲定遠陶氏族譜一篇藏之于家俾昆弟子姓曉然民之初生而不昧其身所從出庶共勉乎孝思之誼焉譜成持以謁予請序首簡嗟乎山之高大者積之厚川之廣遠者源之深人之顯達富貴亦無非祖宗德澤涵蓄之所致也陶氏系出聖神篤生賢哲餘慶流行至于濠梁益多振厲有若宗厚周貧不倦永茂樹德惟勤延璧肇建勲庸伯威善撫士卒彥績謙退自居有功不伐是皆

仁義忠愛光華俊偉克篤前人積累之業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宜其孫曾誥誥繩其祖武彌遠而彌盛也又聞尚節于禦邊閱武之餘延儒師以討論經史每見古今忠臣孝子之行必景慕流連悲歌不已雖爲武弁饒有縉紳逢掖之風此雖佩于庭訓者深亦忠孝之性亶于天者厚也今汲汲焉修明是譜以光昭先德垂裕後昆可謂知敦本之道不忝爲聖神之裔矣雖然尚節久爲鎮將朝廷方有事于北陲誠能竭忠效勤樹立嘉績以取高爵于當時則名譽日

覺非集

卷之二

四

彰祖宗益顯是譜之傳永永有輝矣

澤州侯氏族譜序

譜牒係于氏族也大矣夫以一人之身分而爲千百人非有譜以統之其不至視如塗人者鮮矣然世之作譜者往往攀高慕遠以張大其族不惟無以尊其祖抑且亦以亂其宗今觀澤州侯氏之譜首立凡例以明作譜之意次列譜圖以別昭穆之序僅止于六世不書位不書爵惟錄其所知不强附其所不知無攀援之謬得傳信之真誠足以統族人而垂裕後裔茲五世孫璉由明經舉進士歷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有聲中朝去年冬從大司馬監軍征剿殘□旅寓西涼事平將凱還因持其所修族譜謁予爲序予惟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唐太宗亦嘗詔儒臣收天下譜牒作氏族志當時故家宦族之譜無不載焉後世譜牒之政不修士大夫始自爲譜譜之可法者則莫過于歐蘇歐依漢年表蘇以禮大小宗皆足以考其世次是譜之修殆亦得其遺意與嗟乎木之茂密必其本固水之汪洋必其源深人之繁衍盛大又豈非宗祖積累之厚所致耶凡登名于譜當思水木本

源之義孜孜爲善篤尊祖敬宗之心敦孝友睦姻之行以繼續祖德于無窮庶無忝爲侯氏之後若徒抱斯譜以自矜于鄉而不知加勉則非予所望也予重璉之請恪書此以弁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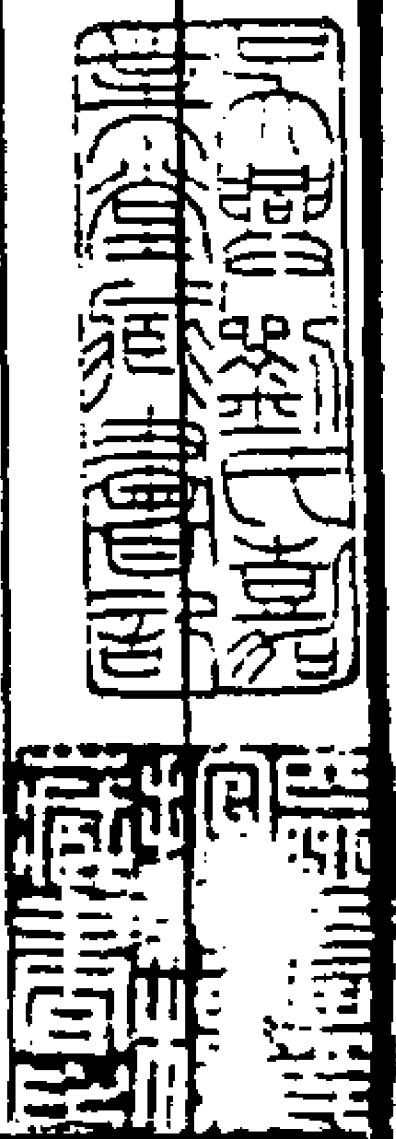
靈壽柳氏族譜序

族有譜蓋以尊祖而親親也夫民生旣繁歷世日遠非譜以紀之罹難去鄉者則有遺祖忘親之歎仁人君子能不惻然於中乎此靈壽柳氏之譜所由作也柳氏其先雲中山陰人當元革命我太祖高皇帝奮武威平海內惟殘口遁于北塞時擾我邊雲中地爲弗寧柳氏之彥曰興度不能保謀於諸弟曰與其守祖而亡身莫若存身以繼祖於是遂攜長幼度雁門瞻衡岳徘徊靈壽愛茲風土之美假館而休焉無

何議下凡流亡得隨寓占籍因爲其邑編戶實洪武四年也經營田廬肆力於耕老安而少勤漸成大族歲時往還山陰省墓衍衍不敢憚勞仲曰旺旺生敬敬生文英英敏而好學入郡校攻舉子業歲乙卯領鄉薦明年赴禮闈登黃甲釋褐主事地官有聲朝著恒念世譜失傳先塋修阻苟不以父兄言筆於冊數世傳益昧矣因著族譜一通凡五世羣從四十餘人倣歐陽氏譜例列圖衍派昭穆明親疎辨生娶卒葬隱晦行義無不備書之誠足考世德而裕後昆矣

聞微子言以爲序子與文英有夙好不果辭乃曰人
莫不有祖宗亦莫不有族屬遠易忽疎難親勢也子
不以疎遠有間汲汲而明是譜先隴雖在異郡展卷
可知則無昧祖之失同氣散處他鄉按圖可見又豈
有忘親之嗟子之用心仁且孝矣尙夙夜惟寅懋修
職業將見譽愈隆位益顯于以光前啓後是譜亦傳
之不朽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爲其子孫勉之哉

覺非集卷之三



記

敕賜寧福禪寺記

敕賜安福寺記

敕賜金河禪寺記

敕賜彌陀禪寺記

敕賜保寧禪寺記

敕賜昭化寺記

敕賜莊嚴寺記

覺非集 卷之三

敕賜華嚴寺記

敕賜華嚴寺創建記 代作

天城衛顯化禪寺興建記

團山寶峯寺重建記

宣府重修武安王廟記

宣府重建真武廟記

大同遷建五岳廟感應記

潮郡廣濟橋寧波神祠記

香山縣重修儒學記

宣府新城記

賜書閣記

郭氏祠堂記

貧郭莊記

南海羅曉宗兄耕雲軒記

清泉禪寺住持顯公大機功行之記

覺非集

卷之三

二

覺非集卷之三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順致和甫

編

瓊海丘濬仲深甫

記

敕賜寧福禪寺記

大同古雲中郡又曰平城西晉末魏拓跋嘗都焉遼金爲西京元立宣慰司國朝洪武初改爲大同府復立山西行都司指揮使統重兵築堅城以捍禦北

覺非集

卷之三

一

□古今稱爲巨鎮名山大利稽之郡誌多建自元魏遼金兵革以還存者無幾城東舊有觀音寺毀于元季基址尙存洪熙改元太監平陽郭公敬奉璽書出鎮于斯暇日訪求遺跡因履其地感創始之孔艱慨傾圯之未復乃捐已貲建殿三間以棲大士之主欲肖其像恐糜于政而未克仰賴列聖在天之靈大士神明之庇年穀屢登外海不作忽形夜夢有人報曰明府蓋寺無佛而佛自現覺而不悟其旨正統戊午春統騎卒護送□使北歸還過糧城兒適見廢

寺遺基有石琢觀音文殊普賢佛像三尊委棄秦莽
思符前夢遂昇歸置殿中加之塤飾容儀儼然殿屹
曠郊四顧夏寂因濬二渠引玉河之水環寺左右沿
堤藝柳以爲蔭護不再葺茂蔚成林然猶卑隘無以
延僧供奉於永久卽其後建大雄寶殿中塑釋迦藥
師毘盧佛前作山門東西翼以廊廡四大天王伽藍
侍衛五十三叅暨諸羅漢又皆依次而列金碧交輝
丹堊炳煥殿後建轉輪藏內貯大藏寶經爲部五千
四十又八復造重閣覆其上閣後築基梵層臺立尊
覺非集

卷之三

二

聖塔高九丈二尺有奇身臺而腰作十二級中龕
五方佛上龕十方佛頂藏牙舍利加瓶焉塔後
有堂則塑法王法諸佛皆梵相人見爲之悚然至
若修設善事則請聖有殿音度有橋法堂禪屋方丈
講堂僧舍庖湍儲庫鍾鼓器用寺所宜者靡不畢具
蓋欲上祝皇圖之永固下保邊境之清寧卜日落
成尙未定其名額庚申秋狀聞于上特賜名曰寧
福禪寺復命禮部授京僧守慶等十人來主寺事俾
專諷誦諸品經文闡揚法旨以祈景貺也始終興建

之費與凡供用一出公之私帑纖毫不預諸人寺南
鑿池潄水池外有隙地若干畝襍植梨杏桃李諸菓
得水灌溢生意暢舒永爲供佛濟僧之資公之用心
可謂周且至矣間屬予紀其本末勒諸貞石用傳不
朽於戲佛氏之教自後漢永平間入中國迄今千數
百年謂其能導民爲善是以歷代尊之以佐政令或
曰生死輪迴亦未見其明驗然佛法之興又莫盛于
今日授徒無慮數萬崇祠廣宇內自京師外至郡邑
泊諸名山勝境無不有焉營構粧飾不極其華麗不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止世之奉佛旣竭其誠佛得不思所以護國而福民
哉嘗閱釋典言佛有大福德能救百難苦又云昔有
五百乘舟之人入海採寶遇巨魚開口海水奔趨舟
勢駛疾將入魚口人各亟念南無佛魚遂逝去舟人
悉保無恙又有比丘患疾得貧人持阿梨勒菓施之
遂愈貧人後得生天成佛享諸快樂由此觀之佛之
報應于人不爽毫髮茲鎮守重臣罄竭已貲建造大
刹以事諸佛棟宇翬飛殿堂輪奐曉鐘昏鼓早晚供
齋香火綿綿而不替佛誠能大顯神通役其所謂天

龍八部殄口寇北遁陰山瀚海之外則狼烟永息邊
嶠肅清西鄙兵民安于耕鑿以享富貴康寧之福默
佑我 聖子神之傳億萬斯年以垂無疆之休則人
皆曰佛誠足信也顧不遑與係以頌曰

於昭世尊昔居西土像教東傳代有由緒其教伊何
方便慈悲陰施默幹跡若無爲業授專門藝宗其學
彼訖此排方枘圓鑿有偉郭公該博貫通由儒入釋
移孝爲忠思報四恩作大功德寶殿巍巍金谷赫赫
永鎮邊城普濟羣生民安物阜共樂昇平

覺非集

卷之三

四

救賜安福寺記

印綬監太監夏臺郭公出鎮雲中二十有六年矣百
廢具興武備益嚴疆宇有磐石之安衆庶享承平之
福公曰斯豈已之所能實賴 列聖在天之靈宗先
積慶而致夙夜祇懼思無以答洪庥光照祖德正統
丙寅春四境無虞民安耕鑿因疏請歸省先塋泊遷
葬其祖考于邑涑水之陽大禮既成乃相墓之東南
隙壤夷衍亢爽剏建梵宇一區以奉如來諸佛延請
僧衆旦夕焚修上祝 聖壽于萬年下濟羣生于彼

覺非集

卷之三

五

岸越三年其工始畢巍樓鉅殿金碧光輝廣廡長廊
棖題藻麗鐘鼓物器凡所宜有者種種咸具力役募
之傭取財用惟出已貲于人纖無所預名額則未敢
私議戊辰夏緘詞上請六月吉旦儀曹特奉 玉音
賜名安福寺命僧人寧滿主其事度行童崇仁等十
人爲僧習誦經典仍賜大藏寶經一藏以鎮茲山永
充供奉降 敕護持務崇欽敬擬構傑閣以貯之

皇上寵顧之恩可謂渥且至矣嗚呼公以慎密內臣
啟歷四十餘年今出膺邊寄累受 朝廷重恩錫賚

之隆不可勝紀茲復賜與寺額頒給經藏度僧祈福
以保佑家邦此皆忠勤惕勵之所感格固非尋常僥
倖而得也宜乎公惓惓不忘徵文勒石以垂不朽嗚
呼有經邦定遠之才斯受分閭安邊之寄非克勝厥
任亦奚能致如是之寵榮哉爲其子若孫誠能心公
之心紹公之志臣則竭忠子焉盡孝將見福祉集于
一門祚胤綿于百世是寺益隆香火不替慶澤之流
寧有已乎予不讓謹序如右系以銘曰

覺非集

卷之三

六

久鎮邊藩忠誠克盡欲報四恩乃建雄祠安奉諸佛
冥福仰希濟度存歿金仙濟濟時降吉祥螽斯繁夥
爵秩榮昌德業勉修繩其祖武不愆不忘益邁前緒
肯堂肯構貽厥孫謀翌翌招提垂千百秋

敕賜金河禪寺記

天下名山奧壤多爲佛氏所宅者何也豈川岳孕靈
有以致之歟抑佛聖神非幽勝不足以居之歟稽之
載籍若天竺雙林靈隱虎丘匡廬諸山皆江南形勝
悉爲梵王之宮雖屢經塵劫廢興修復自不泯滅恒
若有神爲之翌衛者塞北蔚州之陽山多奇峻其東
八十里有五峯尤爲秀拔名曰五臺山聞昔如來滅
度文殊師利東涉瞻州曾遊此山欲就說法化導羣
迷後覺其地恆隘不足以容衆善因往西五臺清涼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山啓建道場召集諸天擁護以成勝會然而佛祖所
過靈跡常存神光屢現有足感人登覽者多甃塔其
上至北魏文帝太和間有僧寶晉賢相臺東北五十
里四山回合中有曠墟天然禪窟乃創大利以延奉
師利香火于其中寺趾有河由東南曲折而出于北
當水涸日麗沙石閃礫如金故曰金河云又按清涼
傳西五臺大孚寺亦北魏文帝所建金河之創實與
之同時爰自陵谷變更薦罹騷騷寺燬于兵燹蓋不
知其幾至大金永安泊元大德間有僧智滿義聰相

繼修營復燬于季世之亂遺基雖存翳爲叢莽 國
朝內附後塞王徒衆希寂作興振厲疇克任之而山
川靈跡則不與時俱化逮永樂間屢有比丘淨惠輩
夙聞茲山聖跡因殫誠登謁徧詣諸臺見舊塔在在
而有輒作禮宣梵各覩神光燁耀或于光中見橋梁
金燈及兜羅綿世界五臺聖境或見羅漢頂包三五
而行及自身影相移時不滅莫不稽顙贊歎自後遊
者踵至咸曰異哉宣德改元丙午有大比丘懿然法
師與其徒清忍等乃發宏願曰佛祖行道之所千數
覺非集

卷之三

八

百年靈跡若斯吾儕旣爲釋氏弟子忍視其廢而不
恤乎乃卽故基披荊棘夷險崎結草爲菴僅蔽雨雪
誓以興復爲己責徧叩名宦衆信人皆忻悅富者捨
財貧者施力治蕪穢輦瓦礫堙坎以就其夷匠氏伐
材塲師陶甕首建佛殿于正中伽藍有位祖師有堂
前作天王殿外作山門廊廡禪堂僧舍庖廩以次而
立彫鏤藻繪甫及完美正殿懿然忽遭回祿之災清
忍卽欲與之俱焚顧惟死則無裨于教且負亡師之
託復忍死銳志以圖再興乃齋沐然指告天祝曰芥

爾末徒行緣淺薄必資大方功德斯能維持始終側
聞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月庭居士順聖川督牧御
馬中貴阮公普崇素尚佛乘好修善果徑走謁曰文
殊聖跡寶刹方興遽罹災變仰賴護教大臣共成勝
事二公忻然卽捨白金數百爲倡譚公復助以材木
梓匠重建正殿五間高三丈七尺深如高之數闊四
丈有五尺內奉釋迦藥師彌陀佛旁侍阿難迦葉殿
後築臺建毘盧閣七間凡四層高六丈五尺深五丈
二尺闊則加深二丈三尺內奉盧舍那佛坐以千葉
覺非集

卷之三

九

化佛蓮花左右則列文殊普賢二大士旁侍梵釋天
神香花侍者閣之下則爲法堂兩掖又立小閣二各
三間高三丈五尺深二丈六尺閣加深之二丈而殺
四尺左居觀音羅漢右奉地藏十王巍樓大殿棟宇
翬飛傑閣修廊棖題宏廓藻飾華彩金碧爭妍誠塞
北禪林之冠予以撫巡嘗一至焉寺處居山麓下臨
深河地惟石屑瓦礫徑路迂狹凡修營塲飾雖升土
片瓦必須僮行于山口五里僮僕背負而入山門之
外一澗其深無底架木爲梁名曰天橋言其危也西

有陡崖瀕于河岸高百十丈曰捨身臺昔人鑿石爲盤寘其巔俾捨身者於斯澡浴投崖而殞竟致昇仙其境之幽邃殆難殫述雖江南福地亦未之多讓宜乎聖神所棲離塵脫俗者之所隱也雖然是寺之營自丙午迄庚申十五年而始成厥惟艱哉非譚阮二公誠心喜捨固不能種莫大之福田微清忍始終勤勵亦豈能成如是之功德雖曰興廢有常而實神人協贊也自今宗風永振法雨宏施俾斯世斯民共享太平之福此寺亘萬古豈有替哉清忍謁予爲銘因覺非集

卷之三

十

詳書其本末勒之貞石以垂不朽俾來者知興建之孔艱思以嗣續傳于無窮則佛祖化基愈遠而愈隆矣薦以頌曰
惟蔚之東昔有五臺景物幽勝山峯崔嵬大士文殊曾茲駐錫遺跡猶存神光顯赫北創梵宇是曰金河建自北魏歷歲則多廢而復興物理定數塵劫雖經鬼神呵護 皇明啓運象教載隆叢林大刹靡間西東斯爲名山祖庭法窟宗教之傳奚宜汨沒有大比丘曰惟懿然誓欲振舉塵世遠捐其徒清忍特承遺

囑鞠躬盡瘁期于恢復徒跣持鉢徧叩諸方胼胝手足櫛冒風霜檀越伊誰曰譚曰阮捨金助材孜孜不倦十有五載功德乃成殿堂樓閣金碧輝煥封章上聞仍賜舊額 天章下臨山川改色曉參暮禮鐘鼓鏗鏘金仙戾止降福穰穰民樂雍熙 皇圖永固邊燧不興修文偃武 聖子神孫傳祚綿綿乾坤清泰億萬斯年

覺非集

卷之三

十一

敕賜彌陀禪寺記

宣府距京師三百餘里當西北要衝卽古上谷郡地
今立萬全都指揮使司恒命大將統重兵以泄焉蓋
所以內屏邦畿外遏戎□實鉅鎮也自永寧伯譚公
總兵于斯百廢俱興遠□欵附二十年間邊徼靡金
革之聲而安耕鑿之樂乃推其餘力崇飭三教之宮
暨諸神祇壇宇俾人知敬仰而不懈于祈報以希神
惠焉城內舊有彌陀寺乃元相安童所創歸附後城
墟蕩爲瓦礫惟僅存其佛殿然飄零落寞風雨弗支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公廓而新之規模宏豁塑莊諸佛極其精華復奏設
僧綱司授官領衆焚修集福以保佑邊疆今 上皇
帝履祚以來恒欲錫福斯民拳拳焉崇尚教道度僧
之命屢下所司奉承惟謹正統丙寅夏鎮守宣城趙
公顧惟天下名藩大郡寺宇皆有賜與名額而斯獨
缺何以揚顯而肅觀瞻因封章上聞六月之吉特奉
敕旨仍賜舊額曰彌陀禪寺太書華扁金碧莊嚴降
臨邊閭山川爲之改觀神人莫不瞻仰其榮矣哉冬
十一月復遣中官黎觀馳送大藏寶經而至頒 敕

護持其畧曰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刊印是經頒賜
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與爾宣府可置之太寺永
爲供養俾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爲生民
祈福 恩至渥也於時內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
備禦奉御陳公叅將朱公紀公督儲戶部右侍郎劉
公都帥董公等莫不祇愼踴躍乃諏日命副都綱相
福召集諸山僧衆開函披閱轉誦一月而周僉謂
皇上憫念臣鄰或昧于修省致罹罪愆頒茲釋典以
化導之俾咸歸于正覺而超乎塵劫卽古聖人歛五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福以錫萬民之意感荷之至爲何如哉爰庀工伐材
構崇閣於毘盧殿之北高明輪奐內作龕若干次第
納經于匱凡展誦則依次以取畢則隨號而收罔敢
遺紊復曰覆載之恩不可思議苟無文以紀其盛何
以昭示將來相與囑予爲文勒石以垂不朽惟昔如
來滅度象教東傳于今千三百八十餘載凡有國家
者咸知敦尚以裨政化導民爲善而弭乎凌犯之風
然崇敬之極莫過于今日弘宮峻宇殆周于海內茲
又渙頒經典廣布四方將見臣忠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咸臻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祉而免乎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患矣何其幸哉寺之興建始末堂殿崇隘深廣少傳楊先生記之備矣茲可畧也系以銘曰

北藩之城昔創梵宇恭事瞿曇邦人依怙名額未賜僉曰缺焉緘詞 上請 玉音載宣大書彌陀賜之舊額雲漢昭回煌煌金碧復降釋典化導羣迷俾知警悟正覺同歸臣庶歎嗟恩誠深厚敢不修勉以永終壽乃建傑閣以貯真銓披揚讚誦保衆寧邊共祝

覺非集

卷之三

十四

皇圖安如磐石億萬斯年有永無極

敕賜保寧禪寺記

北藩保安州昔在禹貢冀州之域周職方幽州之境秦上谷郡地漢屬涿鹿縣唐爲新州後唐置團練使以總山後八軍遼改奉聖州元因之隸宣德府後爲坤道失寧改爲保安州舊亦名灤陽郡 國朝洪武二年天兵壓境旣內附則徙其民入居腹裏遂爲曠墟永樂十三年乙未始置保安衛命將統師以鎮焉明年又設保安州治則遷內郡宥過官吏黎庶以充其民凡若干里墾辟耕耨地上沃衍黍稷豐盈數歲

覺非集

卷之三

十五

之間兵民咸得其養知感荷之有歸顧延祝之靡所衛帥州牧方議創祠奉神以伸祈報公私旁午而未暇及宣德乙卯適有蔚郡僧清曉舉輦金莊地藏一尊經于本城官屬衆信欲留供奉以希冥福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克體 朝廷保民之心聞而甚悅亟命工掄材更琢道明和尚大辯長者暨佛光蓮座莊嚴具備俾州衛擇地建祠妥奉祈福以佑兵民於是指揮使李寶知州余深合諸寅佐謀度咨訪得城南郭東隙地一區高明亢爽宜爲梵宇平治蕪穢草創

解舍以安聖像逮正統五年庚申三農之暇募工辟
土建寺偶得鐵鐘二銘已剝落雲板一鑄曰致和元
年十月望日保寧禪寺住持東巖義定謹誌豈非鬼
神默相天秘其藏物之作興固有時與又值遊方僧
真瑄遠自鎮陽而至請住茲山卽以興復爲已任顧
爲人居甫定城郭方興諸務叢挫財用未充宣府鎮
守趙公與總戎譚公夙慕真乘好修善果樂與共成
勝事各捐材木白金積粟爲倡後諸宦達或揮金發
廩或施力助財趙公又施寺旁莊地百五十畝果樹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二百餘株永供常住之用卽基之中築臺創殿六楹
內奉釋迦文殊普賢三佛列侍阿難迦葉梵釋天神
背座觀音壁繪天龍八部儼然靈山一會北爲地藏
殿南立金剛殿一水橫經寺門作橋以通賓旅前辟
山門垣墉周繞伽藍祖師各有地次鐘鼓丈室僧房
庖庫靡不咸備其興舉維持雖本于鎮守總戎與師
牧之用心而督視經營孜孜不倦卒賴完美者實真
瑄之力也丙寅夏寺已告完而無名額衆亦欲舉真
瑄永住茲山以領徒衆上祝 聖壽于無疆下保邊

藩之永固於是譚公緘詞遣官馳奏京師五月吉旦
特奉 玉音仍賜保寧禪寺舊額就命真瑄爲其住
持金書華扁資於禪關山川爲之改觀邊郡因以增
榮非天人感應之妙而能臻此哉真瑄復曰寺建而
名立矣苟無文以紀其本末來者亦孰知營建之艱
乃具事狀謁予爲文勒石以垂不朽惟釋氏之教其
來遠矣雄祠廣宇殆周于海內廢興修創而不與塵
劫俱泯蓋有神爲之呵護是寺之廢已久一旦復興
夫豈偶然哉欽惟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惟欲人歸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于善同樂雍熙崇教之命屢頒子民之恩廣布人生
斯世抑何幸歟將見天神降祥諸福畢至邊烽屏息
遠□來歸四方萬國永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謹拜
手以頌曰

聖人御極海宇澄清恩威宣布治教休明惟茲北藩
立之帥牧武備舉修黎元並育羗夷率俾載戢干戈
耕食鑿飲歲豐時和惟天之休亦神之錫恩報靡方
歸于佛力建祠妥像七載而成規模宏豁輪奐崢嶸
棟宇巍巍殿堂屹屹邦人來瞻敬恭歎息朝參暮禮

鐘鼓嗶嗶金仙戾止降福降祥疣癰不生雨暘順序
四境無虞士民安堵 皇圖鞏固帝德輝光永奠邦
家萬壽無疆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敕賜昭化寺記

懷安衛東二十里昔置懷安縣隸興和路元運旣終
晉天率土咸歸于我職方以縣地臨□□盡徙其民
入居腹裏城空阨險而不利于戰守洪武壬申乃相
西郊高明夷曠築城宿兵以鎮焉衛則因縣之舊也
城西隅初創永慶禪寺爲祝禧道場規模宏豁神人
具瞻歲久風雨飄零日就凋弊于時邊鎮政殷修葺
有不暇及竟致傾圯遺基雖存鞠爲茂草見者莫不
興歎永樂甲辰秋 仁宗昭皇帝嗣大曆服更新治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化選將總師控制西北復簡中官才識超邁者統領
神機分泄邊衛以鎮禦塞垣於是奉御公王武公住
相繼來禦懷安衛衛東自新河口西至西陽河延袤
幾三百里俱瀕北塞實爲要衝二公更相往守二十
年于茲仰賴 列聖威靈醜類遠遁邊塵不興士卒
安于耕牧恒若有神爲之默相旦夕思爲酬答今悵
祝延無所忽夜形夢寤有人對曰明府欲報四恩惟
修古利獲福無量覺而訪之耆舊曰城西舊有廢寺
時現神光夢之所感其惟是邪乃齊沐躬謁拜許鼎

新修建塑莊諸佛上祝 皇圖永固下保邊境清寧
先捨已資爲倡官僚士庶聞而翕然樂從咸曰斯寺
之廢已久一旦幸遇明公舉修殆非偶然於是富者
助財貧者捨力謀猷相度僦工庀材諏日興作治其
繁蕪擴其規製中立大雄寶殿次列天王殿前辟山
門東居觀音羅漢西奉地藏十王後建三大士殿伽
藍有位護法有堂僧房丈室庖湍廩庫供具器物種
種咸備修廊廣廈棟宇翬飛曲檻雕闌棧題藻麗像
設尊嚴金碧炳煥誠足以覺羣迷而化善類矣經始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于正統改元丙辰某月落成于癸亥春二月二公之
用心可謂勤且勞矣乃具本末疏聞于 朝特奉
玉音賜額曰昭化寺命儀曹授僧人印穩爲住持俾
率其徒披誦眞詮以祈景貺復念斯寺之建非一日
而成苟無文以紀其績將何以示後人因奉狀以徵
予言勒諸貞石以垂不朽嗚呼粵自如來滅度象教
東傳迄今千三百八十餘載矣凡有國家者咸知尊
奉以裨政化叢林大利宏豁壯麗則又莫過于今日
其據闡闡而擅形勝者殆周于天下何其盛哉二公

來禦是邦同寅協恭撫綏士卒政教興行兵民咸遂
不惟克舉其職尤能集福以利于人其志誠可嘉矣
後之嗣守于斯者尚思前人創建之勤相與維持協
贊而無或弛則香火綿綿而不替福澤彌遠而彌隆
是寺歷百世而愈昌矣系以銘曰

佛法東傳肇于後漢歷代咸尊華夷靡間塞北藩鎮
日惟懷安昔建梵刹化導愚頑歲久圯傾崇基儼若
鬼神護呵有待興作中官出鎮瞻拜歎驚自任其責
鼎新建營首捐已資復化衆力焦思勞心不懈朝夕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八載工成厥惟艱哉諸天像設堂殿周回伐鼓考鐘
曉參暮禮緇衲雲從金仙戾止降福簡簡密禪化機
兵無戰伐民樂雍熙 聖子神孫安居天位丕烈顯
謨昭于萬世

敕賜莊嚴寺記

鎮朔右叅將僉後軍都督朱公謙昔任萬全都指揮使嘗統精騎三千駐于葛峪堡以防禦□寇公小心寅畏夙夜罔敢自寧厲兵秣馬謹嚴斥堠二十年間纖塵不興邊徼晏然斯雖仰賴 聖天子神武威德所致亦若有神爲之陰翊者思感荷之有歸愧祝延之無所將校或云堡西柳河川有古刹遺址時現神光道侶結茅僅修事其上主耕牧于斯者灾旱禱而輒應公聞而往謁果見廢寺荒基翳于草莽乃發弘

覺非集

卷之三

主

願曰佛以弘利普濟爲用其重在于安國而庇民吾爲邊將豈忍坐視廢棄而不爲之修復乎於是樂捨已資力假傭販方卜日蒞工顧督視乏人適有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濟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首上弟子鎖南剗失雲遊而至與公夙有契緣因懇留維持是役始終以成善果師忻然而就途卽故基更加開拓中建正殿三間幽邃靚深內奉釋迦藥師彌陀佛旁侍阿難迦葉護法金剛前作天王殿外闢山門門內東西設迦藍位清源崇寧二眞君

在焉左右墜以廊廡後爲方丈禪堂僧舍庖廩庫

倫次而立四周繚以高墉棟宇巍峩棖題輪奐鐘鼓物器靡不完具塑裝諸佛龍天金碧藻麗咸臻至妙誠足以上祝 皇圖仰答神庥矣鎮守宣城趙公聞而嘉之施旁沃壤五頃以贍僧衆公亦捨本川莊窠一所永充常住之用寺基及旁地泊莊共二千餘畝是寺自正統戊午庀工至丙寅始完凡九歷寒暑人勤而匠瘁可謂勞矣然無名額何以顯揚而稱頌之丁卯夏封章上聞于 朝特奉 綸音賜名莊嚴禪

覺非集

卷之三

主

寺仍命儀曹授鎖南剗失爲住持度行童淨定等三十五名爲僧在寺焚修習誦經典以祈景貺福佑兵民 皇上眷遇之恩何其至哉謂無文紀其本末來者不知創修之由因謁予爲之記嗟乎朱公之建是寺也惟祈利濟 國家奠安邊鄙未嘗私之于己將見冥福之報降如山阜岡陵川之方至不足以喻其盛大悠久矣嗣守于斯者尙思前人創守之艱廢興修復而無或弛則福基之傳永永而不替矣可不勉哉系以頌曰

惟佛聖神慈悲廣大蠢動含靈孰不仰戴塞垣延迤
爲國屏藩發兵控禦期于晏安仰賴神庥陰持默佑
二十年間靡有灾咎邊將曰嘻佛誠英靈民安盜遏
女織男耕感荷威光莫知爲報建寺祝禧仰答穹昊
朝參暮禮鐘鼓煌煌諸福畢至曰禎曰祥 國祚綿
長狼烟屏息遠人來歸獻琛奉璧甲兵堅利士馬精
強邊藩鞏固永樂時康

敕賜華嚴寺記

釋氏之教有俾于政化也尚矣論者謂其神通廣大
故能濟度艱危福綏物類但發誠心禱無不應是以
崇敬恭奉者皆獲吉祥如意豈虛語哉中貴崇本門
副撒公英奴字普惠乃楚之慈利縣世家子洪武中
入事內庭小心謹厚繼事 太宗文皇帝克效忠勤
嘗奉使四方靡不稱旨永樂戊戌會廷臣有言塞北
順聖川平行寬廣桑乾大河經其南泉甘而草肥河
之源出朔州金龍池昔唐尉遲恭於斯得龍馬蓋河

源之深有龍潛焉馬之產者特異若于是川孳牧必
得良馬 上善之命兵部尚書趙雅太監唐春都督
章安等躬履其地東自十八盤西至金龍池延袤三
百餘里剏廐凡十有六所明年己亥特簡撒公於御
馬監選兒騾馬若干來分各廐收養就于天城衛原
屯方城堡立爲廐宇命公總督懷來宣府蔚州萬全
左右興和廣昌八衛所官軍千餘人以時羣牧務期
馬政舉修兵民安堵歲惟壬寅頓覺軍餘疾疫馬匹
耗捐且聞□寇剽我邊廷官軍惶懼晝夜爲之弗寧

公乃率其寮屬齋沐上告 天地拜許建寺一座塑
裝諸佛以祈景貺保佑人馬安康自禱厥後雨暘順
序疵癘不生孳牧蕃息公遂竭己資爲倡復化衆助
市材於山陶瓦於野鳩工募匠卜日擇地得堡東隙
壤一區治其蕪蕤築爲崇基高明爽塏中建殿五間
內奉三世佛列侍阿難迦葉護法之神殿左右壁繪
八十一龕東爲觀音殿暨十八羅漢西爲地藏殿暨
閻羅十王前爲天王殿外作山門兩廊壁畫一百二
十水陸及五十三參後建殿五間內奉五方佛壁畫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五臺勝境暨五百羅漢金碧交輝棟宇輪奐至若伽
藍有位鐘鼓有樓丈室僧房庖湍廩庫亦皆依次而
立供具物器靡不咸備創始于宣德壬子秋八月落
成于正統壬戌夏五月十年始完公左經右營朝思
夕慮雖祈寒暑雨手足胼胝有所不恤可謂勤且勞
矣仍具其實奏聞于 上深加獎歎特賜額曰華嚴
寺命禮部授僧人清寶爲住持俾領僧衆誦誦諸品
經文用祈人馬利亨永綏吉慶公復曰寺旣建而名
已賜矣無文以紀其本末將何以示將來于是奉狀

速予言刻諸石以垂不朽於戲佛法自入中國迄今
千三百餘載矣其教雖若無爲而陰施默幹福被于
人者在在有之尤係乎人之敬信何如耳書曰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撒公罄竭心力建茲大利以奉諸佛上以祝 聖
壽之無疆下以濟羣生于彼岸不惟克盡爲臣之忠
又能推其惠衆之仁矣夫豈偶然哉來者誠能心公
之心體公之志益勤祇奉而無或墜則香火綿綿而
不替是寺之傳歷百世而彌昌矣系以詩曰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如來象教從東傳歷代恭奉心彌堅名山勝境江海
塹巍樓大殿遙相連塞北順聖古名川桑乾水出金
龍源 聖朝牧馬周郊原薦膺災青離迤邐內臣心
懼憂惻然竭誠籲告于蒼天建寺祠佛爲保延果蒙
降福來綿綿康寧壽考人安便驪黃牝牡盈數千寶
賴我佛威力全賴茲梵宇誠福田晨鐘昏鼓聲喧闐
金仙雜遝來踰蹕琅函貝葉時被宣上祝 皇圖億
萬年

敕賜華嚴寺創建記

代作

塞北順聖川卽今之弘州屬地自國朝內附盡徙其民入居腹裏遂爲曠墟先是邊鎮恒分兵營屯歲供租稅逮永樂戊戌廷議是川地大以衍水草便利宜孳牧禦馬因簡中官老成才幹者統領將校凡若干以泄焉比歲癘癘間作人馬弗安總督撒公遂發弘大願於方城堡建寺一座塑裝諸天佛像竭誠供奉用祈景貺果獲洪庥人臻福慶畜牧滋繁五穀屢豐四時順序公捐已資爲倡復勸衆助經營勞勩十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年而寺始完奏聞于上特賜今額其殿堂廊廡樓閣廚庫僧舍洎諸供具建置本末都憲羅公文之甚詳撒公復念斯寺之創始終規畫雖由于已而助財協力皆出于衆苟或闕而不書又何以勸示將來乃命清寶筆之堅珉以垂不朽嗚呼佛祖粵自西來惟以慈悲方便爲心誠欲普度衆生成登彼岸而超乎塵劫但發善心叩無不應況公恭承帝命督牧于斯其求福也則上爲國家下爲生民又非希微而利于已我佛于杳冥之中其感應爲何如哉是宜大

書助緣協力官員與乎董工匠作姓名咸列于左俾來者得知創始之艱相與維持于永久敝則葺廢復興尙有望于後日好善樂施之君子云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天城衛顯化禪寺興建記

粵自釋氏之教入于中國迄今千三百八十餘歲歷代宗之與吾儒並立而無或弛者謂其能導民爲善民既爲善則政化成而習俗美宗之亦不害其爲善治也恭惟 聖朝法古爲治儒術旣敦釋教亦尙佛祠僧寺在在有之據闡闡擅形勝殆徧于天下廢者興敝者葺弘豁壯麗靡不咸臻其極俾授徒敷教垂戒于人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七八十年民樂熙皞而無凌犯爭鬪之風倚與盛哉大同天城衛稽之輿誌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昔爲天城縣隸興和路元政不綱天兵壓境民空壁而遁內附後則增築其城設兵捍禦狄寇退避千里四裏山舊有盆兒寺燬于季世擾攘遺基雖存鞠爲榛莽宣德元年丙午春牧子樵于斯見東山有衣黃綠紅三人坐于石狀貌奇偉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問牧子曰城中何人主之荅曰有鎮守官曰爾回言我三人在此因忽不見牧子駭奔還道其故厥後欽差備禦內官傅安保內使王成偕都指揮劉銘率衛所官屬往謁焉則皆無所有但見頽垣新礫草木

萋萋鳥鳴上下相與徘徊感歎久之遂發弘大願恭

對荒基焚香禱告佛既有靈顯茲神化其寺必當復興歸而謀曰苟不勉成斯寺非所以祈福而惠于衆也乃各捐已資爲倡官僚士庶聞而翕然樂從富者施財貧者捨力度其延袤審其規製購財募工猶未敢擅興土木三年戊申六月內使王成具實奏聞于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殿前創天王殿前闢山門左右墜以廊廡伽藍護法各有其位僧舍庖湍依次而立又卽山門之右隙地建殿以奉大士回拱于佛興工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己酉十月十五日落成復授僧人智敏等以主寺事至若鐘鼓供用器物寺所宜有者靡不咸具約每歲各出粟若干以爲供佛飯僧之用其勢則面西南高明爽壇徑路委蛇而出于北山口甃塔鎮焉人望之知爲禪林也僉議寺由神顯而興乃更名曰顯化禪寺傳公之用心其至矣哉予以撫巡往還于斯

聞其事爲甚詳因請言勒諸石嗟乎變化不測之謂神清淨無爲之謂佛然神與佛恒相運用是以佛現乎神通斯寺之廢已久不有三神顯化孰得而知之論者謂黃衣爲二郎綠衣爲關公紅衣乃護法之神理或然也嘗揆諸事廢而復興者莫若神祠佛刹是非山川之萃靈則神人之感應夫豈偶然哉傅公素蘊忠誠禦邊歲久政通而人和宜其格于神明昭茲靈異而成勝事繼今以往來守是邦者宜體傅公之心益勒祇奉將見 覺皇降鑑大闡威光以密祐乎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聖化俾國家如磐石之安北鄙兵民永享太平之福庶不負今日作興之盛意也系以詞曰

大雄之居恒宅幽勝廢則復興有感而應天城之南石山巖巖昔建梵刹恭事瞿曇遭時之屯燬于兵燹神秘其藏遇故乃顯守臣驚歎封章 上聞惟 帝曰嘻佛誠聖神命建殿堂表茲靈異佑我邦家安于百世衆工效勞不日成之棟宇弘敞矩度合儀像設尊嚴金容顯赫香火綿綿終始弗射貝葉琅函斯夕披宣上祝 皇圖億萬斯年

團山寶峯寺重建記

梵王之宮古今崇尙廢興葺復而無或弛恒若有神爲之默相者豈其教足以感人而人信之之篤與蔚州東北七十里桑乾之潞峯巒秀峙山勢回合中有古刹曰寶峯禪寺乃創於元至正間季世擾亂寺燬于兵基趾雖存鞠爲榛莽 國朝宣德庚戌懷來衛指揮同知黃鑑率兵孳牧御馬于順聖川其上廐則密邇是寺比歲疵癘間作人畜爲之弗寧徧禮于神未之有感將校遑遑然莫知所措或曰廐東有廢寺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時現神光盍往禱焉若獲利亨則共修以祈景貺適有比丘清安飛錫而來誓言以興舉爲已任遂卜日齋沐恭禱于荒基果蒙庥庇灾沴潛消畜牧繁息人無疾役邊閫將士莫不感佛力之靈而應之速也遂于壬子歲三農既暇相率治其繁蕪審其規制首建前殿六楹以妥三世佛餘工尙夥力未能勝是秋予奉 璽書來總馬政于斯誠欲事集人和職修政舉因往謁焉乃喟然歎曰木石之工豈一人之力所能濟遂罄已貲仍勸衆助相與經營圖爲復創後殿三

間內奉毘盧佛前殿壁繪八十四龕十二圓覺東崖
之巔構堂奉龍王之神用祈雨澤以興農事西山之
趾建閣奉觀音大士救諸苦難嘉惠羣生壁繪十六
高僧後殿之左作丈室齋廚右爲禪堂僧舍前辟山
門南臨河岸又設闌楯捍衛俾登眺者有所撫凭而
免乎傾蹶之虞鑑與清安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間
來請曰是寺之廢已久不有將校牧馬于茲疇能興
復又幸明公踵至協力同心斯能完美苟無文以紀
其本末後人亦孰知創建之艱哉予因書其興廢之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由鑄於貞石俾後之來者相與維持葺理將見福澤
破人源源而不替矣香火之傳寧有已乎復系以銘
曰

釋教東傳肇乎炎漢祠寺勝幽東西靡間維尉之北
乃有名山湍水縈紆岡阜鬱盤中有曠墟昔創崇宇
恭事如來莫稽由緒元季騷擾燬棄于兵遺基雖存
疇克作興有偉比丘乃發弘願盟于收帥協謀鼎建
殿堂輪奐像設尊嚴物類蒙福神人具瞻仰荷慈仁
難名恩德滄海無涯昊天罔極重清法界大闡威光

暮鼓晨鐘旛旒悠揚諸天繽紛陟降廷只錫類降祥
其來疊疊我文匪工庸紀始終勒之堅珉昭于無窮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宣府重修武安王廟記

世之所謂神者皆古之忠臣名將至人莊士生有功德于民沒則英靈上昇萃而爲神復能捍災拯難利物濟人是以廟食于古今不特京畿方岳祀之至於遐陬邊塞亦皆建祠肖像而事焉此宣府鎮城東隅義勇武安王廟所由創也稽之傳記王關姓羽名雲長其字河東解良人也貌魁偉美鬚髯顏如渥丹少事蜀主劉備與諸葛孔明輩誓欲復漢祚觀其刺顏良降于禁斬龐德梁郄陸渾當時威振華夏雖曹操竟非集

卷之三

三

之奸雄亦怯其銳若假之以年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不逆奸謀竟中危機使王齋志以沒惜哉而其英氣凜然則不與烟雲同散天又命之爲神人居雷部凡灾旱妖孽悉令清蕩是生存既有大功于斯民而上昇亦普恩威於下界廟食萬世不亦宜乎宣城之廟建自國朝洪武中規模隘隘棟宇卑陋歲久且敝誠不足以妥神居正統四年己酉春尙膳監少監灤陽趙公奉璽書來鎮是邦誠欲邊徼肅清兵民咸遂屢謁祠下乃喟然歎曰護國福民之神祠宇弗稱

何以祈禳而仰戴也於是謀乎前總戎永寧伯譚公撤舊更新护其規制又得參將都督楊公助以材木因輦石陶甃諏日咨匠中梵崇基構殿四楹搏土肖像於正中旁侍子平洎諸將士其簷榜曰義勇之殿前辟山門南瞰通衢塑繪神馬侍從之狀則扁曰武安王廟輪奐藻飭燁然增輝殿後建堂與東西廂凡九間俾道侶居之以給朝夕香燈灑掃之役鐘鼓物器靡不咸具創始于壬戌四月以是年九月落成趙公之用心可謂勤矣間徵予紀其修建本末勒之

卷之三

三

貞石以垂不朽予惟王之忠義著于當時功烈昭于萬世福被生民功存社稷有不待言而後顯然而鎮守重臣仰王之威以綏靖朔方者其意則無窮焉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將見大闡威靈默幹化機殄醜于陰山瀚海之外俾斯民永享太平無疆之福者爲可必矣系以詩曰

惟王義勇忠在漢庭沒而不沒其神英靈陟降兩間在帝左右掃蕩妖氛滌除灾咎乃有血食廟于四方上谷之祠隘陋弗揚守臣歎嗟協謀更作不日而

成棟宇宏廓丹堊藻繪像設尊嚴攷鐘伐鼓神人具
瞻降福穰穰五風十雨邊燧不興遠□欵附金湯永
固海宇澄清於萬斯年共樂昇平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宣府重建真武廟記

北極玄武之神世通祀之其來遠矣內自京師外及
名藩大邑靡不建祠肖像而事焉謂其神能禦巨寇
而捍大患祀之者於禮爲宜宣城之北 國朝洪武
中守臣創北極神祠事以祈福歲久且敝非徒不足
以妥神棲而亦無以起人瞻敬茲後軍都督僉事朱
公謙自京衛揮使擢萬全都指揮出守于茲嘗思塞
北內衛京師外控殘□醜類竊發無時雖伏兵以剿
亦賴神以默相之於是恭事北極之神飲食夢寐而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無或忘出入起居惟神是賴凡厭穢諸物一切屏絕
二十年間追擒斬馘未嘗敗北實神之佑也屢謁祠
下覩其堂宇傾圯亟欲鼎新營建顧力未有及乃日
積月累輟俸市財陶甃輦石三農之暇傭工以理之
拓其規模宏其儀度勢則面陽高明亢爽中建正殿
六楹博土塑神于正中服袞冕秉珪爲朝天之相待
以玉女大神皂纁印劍各有所執水火則捧其足左
右列以十帥神威赫然前作儀門塑六丁六甲神將
後作寢殿又範銅鑄神乃被髮伏劍爲降魔之相左

右亦侍八帥東西翌以長廊廣廡壁繪神功行之跡
外關山門墉垣周繚參將之用心其勤矣哉鎮守內
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備禦奉御陳公叅謀劉公
叅將紀公都帥董公輩咸嘉參將能祈福以惠民或
施金捨粟或協力助財共成勝事自正統己未興創
至壬戌落成殿堂壯麗像設尊嚴可謂盛矣因囑予
爲文以記之嗟乎變化不測之謂神大而化之之謂
聖嘗閱道經云玄武之神乃金闕化身精修行滿白
日飛昇天則命之爲神鎮于北極所以翌衛邦家普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濟物類慕道精專者禱無不應宜乎朱公乾乾於斯
也傳曰有其誠則有其神信不誣矣將見聖神大闡
威光以綏靜朔方俾兵無戰鬪人樂雍熙邊鎮有萬
年磐石之安神亦永享一方無窮之祀猗與休哉因
作迎送神曲一章俾祈報者歌以祀神云

神之來兮耀玄旗風淒淒兮萬騎隨入新廟兮其樂
怡怡登宸庭兮俯覽軒墀伐鼓淵淵兮雜奏笙篳酒
醴苾芬兮牲牷脂肥煮蒿悽愴兮享此多儀神之返
兮控馭雲輿雷電奔屬兮朱雀前驅降福簡簡兮惠

我寰區狼烟屏息兮邊境無虞遠口款附兮極梯航
于海隅慶一統之文明兮壯萬世之皇圖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大同遷建五嶽廟感應記

五嶽有祠其來尚矣三代皆建都河洛之間故以嵩高爲中岳泰華衡常各如其方歷代褒崇之典損益不同而春秋享祀未嘗或廢也謂其神能安國庇民捍災拯難是以廟食古今不特有國家者祭于其方封內郡邑鄉市亦皆創祠以祀比比有焉至若通祀五岳爲一則未之多見大同郡城東隅洪武中不知何人創建五岳行祠規模隘陋將校之居處其四周非徒不足以妥神居而亦無以起人瞻敬宣德乙卯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春今天子嗣登大寶分遣祠官徧禮岳鎮海瀆諸神復命所司修飭境內神祠以時登享用祈福祉嘉惠羣生守臣祇奉惟謹而恒謂其祠弗克稱正統改元丙辰鎮守內臣郭公前總戎都督方公相與謀度得城之東廓隙地一區夷衍高爽宜爲神宅又得舊官常本等施旁地若干以益其規模東西有六丈五尺南北加廣之八丈而築爲崇基市材于山陶甃于野力資傭販兵民無預焉北建正殿內肖五嶽之神嵩高居中餘以次列服皆袞冕左右拱侍四相則衣

朝衣南爲中殿東西翌以廊廡肖四大尉像赫然侍衛于門中殿兩旁建小祠二東居炳靈司命西列土主真官前闢山門南臨周道又設龍虎之神小祠左右作齋堂與道侶之室庖廩庫靡不完美亦可謂宏麗周備矣經始于是年秋九月以丁巳冬十二月落成命道士許通玄主之歲辛酉自春徂夏亢陽不雨田苗皆爲將稿四民憂憫僚庶徬徨於是內臣郭公合總戎武進伯朱公暨諸寅屬議曰苗稿則五穀不登民食斯缺而神亦無以爲享典守之責也乃齋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沐浴衷以五日朔旦禱于祠下仍俾通玄等修設醮事越三日之午方拜懺謝表忽有五色祥雲從西北起徑轉而南片雲如蓋覆于表端微雨霏下衆目共瞻莫不爲之踴躍禮畢回壇大雨如注自晝迄暮淫霖霑足二麥秀結五穀敷榮遂成豐歲實神之惠也思無以答景貺乃具狀謁予以紀其事或曰大同蓋代地屬北岳之分今通祀五岳不亦侈乎予曰鬼神在天下如水行地中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能盡誠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又豈有彼此之間哉

守諸公竭誠以事神爲民而祈福神之報應捷于影響是用書其本末感應之由勒之貞石俾來者知鬼神之果足信而無或忽焉係以詩曰

維岳有神奠于五方載之彝典禋祀有常伊昔雲中合祠五岳棟宇隘卑協謀更作移建城東地位高明神入新廟歡忻以寧重光作噩春夏不雨苗稼欲枯民食何怙守臣兢惕歸咎于躬祇禱岳神毋病顛蒙章表方宣甘雨隨降自午達辰恩斯蕩曠來牟旣穫黍稷亦登惟天之錫亦感之神知感有歸非文弗著

覺非集

卷之三

四

伐石勒詞穹碑載樹羣蒿悽愴來格洋洋福如盼蟹日禎曰祥民樂雍熙狼烟屏息疵癘不生品彙繁殖我作詩歌頌神之功廟貌有嚴昭于無窮

潮郡廣濟橋寧波神祠記

世之所謂神者以其能錫福惠乎民故得廟食于一方此寧波神祠所由建也潮郡城東有大溪廣幾六里前代跨溪爲橋以通往來又創神祠于橋東以捍水患宋季橋廢祠亦傾圯前後爲之守若令者視之漠然曾不介意雖設四舟爲渡春夏潦漲旬日阻滯公私愆期民甚病焉欽惟天朝列聖相承興隆治道簡拔俊良分任郡邑宣德乙卯冬大司馬職方郎中清漳王君啓澤實領潮守之命中外咸稱得人既

上官咨于有衆凡有利可興弊未革者皆奮勇而爲之父老間以是橋病涉爲告君惕然于懷若己之病遂卜日徧告諸神手撰題疏推舉公廉者獻爲勸首闔郡文武官僚士庶聞而義之富者出錢粟貧者效勤勞樂成惟恐或後君躬相度品其規制命知事鄧某董其役人皆懽忻鼓舞以趨事伐木石于山麓甃瓦于野卽溪故址東西兩岸橫波下橋疊石造墩凡二十有三架長木鉅石爲橋空則殺墩之二復屋其上甃其下苦其飭以蔽風雨亭其兩端榜以石號以

壯觀瞻中流水深且迅則造二十四舟纜以鐵鎖架板爲浮梁接于東西墩其工雖大不再期而成堅緻軒敞視昔有加四方之人行經于斯者靡不感君之德也初君爲是舉人或哂曰王守能作此橋吾足不踐逮落成則愧悚以爲有神今年夏命工仍于橋東建寧波神祠一所正殿三間深邃宏曠兩廡及門間亦如之任人以主祠事歲時奠獻著爲常典誠欲神闡威靈妥其水怒俾橋得以永固而無虞也君之心可謂至矣祠成未有記適予以葬事歸自京師辱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君以予爲同年不遠千里命郡博士歐陽隆狀其實走書速予文諸石用傳不朽嗚呼非郡守之賢不能成莫大之功非神明之相豈能致悠久之福登斯祠者宜思創建之艱保佑之力必欽必敬毋或忽怠則神永享乎廟食是橋亦垂於無窮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請以是爲郡人頌

香山縣重修儒學記

香山爲邑居廣藩東南之海隅地幾七百里自昔爲鎮隸東莞宋紹興間始陞爲邑舊有儒學建于城之東隅季世遷於西隅元大曆中盱江左祥爲縣尹以其地卑隘弗稱教育復遷東隅故址地位高爽規度弘豁誠爲祠聖講道之所詳見翰林學士臨川吳澄所爲記恭惟 聖朝尊崇儒術學校大興詩書禮樂之教徧于海內香山士風翕然而盛人村車馬爲時所稱廟學建置則仍其舊雖敝者整壞者完時常修

覺非集

卷之三

聖

葺但日久歲深傾圯愈甚惟時莆田林希哲由明經來典邑教明年浮梁馮誠亦以名進士作宰于斯首注意學校廟謁之日慨然與希哲議圖重建率其同僚各捐已俸倡諸好義者亦無不樂觀厥成於是守禦千戶錢惠劉誠百戶周聰輩洎邑之士民咸欣然致助伐木于山陶瓦于野肇工于正統二年冬十月落成于次年春二月殿前廊廡煥然一新所未治者儀門齋舍庖庫器用龜楨而已無何誠拜監察御史自是而後閩郡鄭萬奎杭川郭安定同司訓事亦能

以是爲心惓惓與今邑令黃新主簿周成復捐俸募緣補所未治始克成其完美馮誠在邑日嘗請通政使陳公廷器爲之記未果鐫刻屢致書儒者楊餘蔭周慈堅俾爲立石邑令黃公等能成後功尚未有記因徵予文紀其始末庶後可考嗟乎學校之設自三代以迄于今凡有民社皆莫之敢後者誠以政治係于人材人材本諸學校士之爲學亦惟吾夫子之教所是式也凡科第貢舉名登仕版者誠于經則欲其明于行則欲其修俾儒風大振禮讓興行變海陬之覺非集

卷之三

果

地爲鄒魯之邦則建勲業于當時流芳聲于後世庶上不負朝廷教育之恩下不負令簿作新之意來游來歌者尙期勗記是爲記

宣府新城記

邊城之建所以壯中國威遠□而安衆庶也塞北宣府古幽州屬地元置宣德府素爲上谷郡分野當析木之次入尾一度地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于陰古今斯爲鉅鎮恒宿重兵以控禦北□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景命奄有華□遂電掃妖氛殘□爲之遁跡其地旣入職方然謂瀕于朔漠盡徙居民遷入內郡茲土曠墟洪武初歲發兵營屯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衛遣將帥兵以鎮

覺非集

卷之三

果

之癸酉又命谷王來治焉捍外衛內之意益嚴矣舊城湊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成展築土城方二十有四里闢七門以通耕牧東曰安定西曰大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永安北曰廣靈曰高遠歲己卯太宗文皇帝舉靖難之師王遣城還京時止畱四門其宣德永安高遠並窒之以慎所守永樂甲辰秋仁宗昭皇帝嗣大歷服詔曰西北二□狼子野心未易以恩信結不可不爲之備于是分遣將臣大飭邊防命永寧伯譚公廣佩鎮朔將軍印克總兵官來鎮于斯修

營壘繕甲兵嚴斥堠復命工甃圍四門創建城樓角樓各四座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又若干以嚴巡徼二十年間邊燧不興兵民安于無事 宣宗章皇帝履祚改元宣德之五年庚戌立萬全都指揮使司統攝宣府萬全懷保蔚州保安懷來永寧龍門開平等一十九衛所控地東西千餘里今 皇帝繼登大寶改元正統之五年庚申夏四月予自內臺奉璽書出巡塞北凡兵民安否糧芻盈耗邊務弛張刑獄清濫並聽釐而正之觀其城土不堅每雨輒傾圮

覺非集

卷之三

幸

非直人疲于修築遇警亦不利于戰守因封章 上聞特命前都指揮使馬昇督屬分兵伐石陶甃煉石爲灰以包砌之自辛酉夏啓工時則有鎮守尚膳監右少監趙公琮備禦中官陳公美叅將都督僉事朱公謙都指揮紀公廣叅謀戶部右侍郎劉公璉同寅協恭左右贊理乙丑秋又得今總戎武定侯郭公玠以威里世勲之重來代譚公委心自任夙夜孜孜督同都指揮使董斌暨諸官屬嚴勵士卒殫力竭誠至丙寅秋九月其工始完城基厚四丈五寸址甃石三

層餘用磚砌至堦口高二丈八尺雉堞又崇七尺高三丈有五尺面闊則減基之一丈七尺四門之外各環以甃城甃砌如正城之法甃城之外又築牆作門設鉤橋遇警則起以絕奸路墜甃淺狹尙有待於濬濬復卽城東偏之中築崇臺建高樓七間崇四丈七尺餘五寸深四丈五尺廣則加深之二丈五尺五寸焉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俾人知儆動而不懈于經理其簷二級南扁曰鎮朔北扁曰麗譙蓋取鎮靜高華之義其規制可謂弘麗而周密矣總鎮諸公乃曰比歲□使來朝動餘千數邊閭急于款遇鎮城修築人不憚勞乃能成斯永固之功苟無文以紀其本末來者亦孰知修營之艱哉因速予爲之記予惟城池者古今保民之藩屏也粵自周公營洛邑其制乃備後世因之以基太平之治我國家列聖相承措天下于泰山磐石之安者亦惟城池是賴雖中州內郡列城相望而況于邊塞乎諸公汲汲焉于斯可謂真知邊務而不孤委任之重矣嗟乎欲建萬世不拔之基必思久遠無窮之計斯城之

覺非集

卷之三

幸

建前人創之始諸公成于終雖勞力一時實獲久安
之利自今以往人望層城萬堞樓櫓翬飛雖古之金
城天府亦未多讓外侮尙奚足慮哉是用書其創修
之由勒之貞石以昭示于無窮焉系以詩曰

北有名藩曰惟上谷原隰衍夷山川清淑三邊阨塞
斯爲要衝內衛中國外遏羗□立之屏翰鎮服疆圉
戍卒雲屯如貔如虎都城匪堅鼎新砌營輦石連甕
六載而成諸將效誠衆功畢力手足胼胝一勞百逸
金湯鞏固□□畏威海晏河清共樂雍熙我作詩歌

覺非集

卷之三

五

紀功載政萬世無虞四方底定 聖人御極壽祿無
疆永保家邦地久天長

賜書閣記

今夫君天下之道莫先于明人倫而敘五典故綱常
之理雖具于人心然使之各率其性各循其道則又
在于君師焉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周公孔子之
所以教未嘗舍此而他求也我 祖宗繼天立極幾
百年海內晏安風俗淳厚咸重斯文以爲大典逮
皇考宣宗皇帝在御之日命館閣之臣采輯經史與
往哲前賢所有嘉言懿行續修五倫書以明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將俾臣庶皆勉修以盡其道

覺非集

卷之三

五

誠欲彝倫攸序比屋可封實爲治道之要務也今
上皇帝嗣大歷服政教休明人民於變又於萬幾之
暇日御經筵與諸儒講論古昔聖賢修齊治平之法
與夫垂範立政開物成務移風易俗褒善貶惡之格
言因 命翰林將五倫書及四書五經重加較錄鈐
梓翻印嘉與四方共之明年夏五月告完首賜在廷
文武大臣各領其一其奉使于外則給之于第若夫
內外學校亦以次頒此誠千載一時之遇曠典之所
未有士生斯世何其幸與總戎武定侯郭公時鎮守

大同 皇上特遣使乘傳函封一部馳賜于公公拜
承祇懼什襲珍藏還故鄉構崇閣于先祠之南作廚
以貯遺孫子復徵予爲文刻石以垂不朽嗚呼公抱
雄才遠畧久鎮邊藩聲威振攝羗口功烈昭于汗簡
數十年間賞賚之厚殆不可勝紀茲復賜以是書其
寵榮更非諸凡錫予之可擬者爲其後人宜于習誦
之頃務存恭敬玩詞以究厥旨釋義而體諸身篤恩
愛以厚人倫竭忠誠以建勲業則祖宗有光名位日
顯庶無負 聖恩寵錫之隆亦所以體公築閣崇書
之意也可不勉哉是爲記

覺非集

卷之三

五

郭氏祠堂記

建祠以祀其祖考所以重報本而敦孝敬也然而遊
宦驅馳有不暇及仁人君子未嘗不感恨于斯果能
一旦歸榮其于安靈尸祝之祀容可少緩乎此夏臺
郭氏祀祖之堂所由創也郭氏之先華州人實唐汾
陽王子儀之後子儀八子七壻皆爲顯官散居他郡
夏臺一派實其遺胤世譜既失其傳所知者四世而
已四世之祖由秀生良卿良卿生珍德珍生義義生
忠浩全全德生信敬信生昇端斌鵬鎮遠通敬自少

覺非集

卷之三

五

簡爲內臣育兄子忠爲嗣授錦衣衛百戶敬祇事
列聖多效勤勞克著成績由長隨歷陞印綬監太監
永樂甲辰冬出鎮大同迄今二十餘年民物康阜羗
口賓服受國長城之寄可謂無忝矣茲以得請歸省
先塋暨遷葬其考妣大祀既成乃嗣古制卽居第之
東構堂四楹以奉高曾祖考神主旁作兩廂各三間
東爲神廚西藏祭品直中焚爲神道外列門屋晨昏
啓闔凡四時祭享薦奠之儀悉遵文公家禮而行若
公可謂能盡尊祖之誠而知報本之禮矣間徵予紀

其本末勒之貞石以垂不朽嗚呼雨露既濡君子履之而有怵惕之心者孝之所感也公之志固可尚矣爲其子孫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太監公肇造之力維持繼述而無或怠則斯堂傳之百世而益隆矣尙勉之哉

覺非集

卷之三

集

負郭莊記

負郭莊者地官主事麻城鄒來學時敏之別業也鄒氏世居邑西太平鄉洪武中時敏父希魯翁以精軒岐之術辟邑醫學掾居鄉遠不利于惠民相城西二里有隙地夷壇夷曠購而得之芟蕪治翳屋其上而池其下藝柳樹篁蔚然以興復買田百畝飭僕力耕歲收其入奉賓客供蒸嘗裕如也因命曰負郭莊蓋取近城之義翁間謂時敏曰士生兩間非博學無以成其名非顯仕無以亢厥宗汝盍取科第自振父志

覺非集

卷之三

七

不足尙也時敏遂從鄉正受麟經肄舉子學宣德丙午薦于其鄉明年試春官不利還翁亦卽世時敏甫畢喪事卽負簪之廬陵謁碩儒以廣其學學果大進名聞遐邇來從之士雲集起復登癸丑進士釋褐今官可謂善承先志矣然恒念祿養之弗逮慨手澤之猶存既拓其規復求縉紳文以彰之則是莊之名將垂不朽茲奉 命來督邊儲往還姑臧有信次之留辱不鄙予而亦有請自慙荒耗強爲言曰人子莫大于尊親尊親莫大于顯揚翁營是庄豈外求哉亦不

過勵而學耳譬諸耕則欲其穫植則欲其成于既勤
于志決科躋仕英聲日起是猶耕植而收其利矣更
宜砥乃行懋厥功將見譽愈隆秩益進其所以顯親
揚名爲是庄之榮者方進而未艾若夫庄之景物未
履其地不能述其詳故茲紀其大者

南海羅曉宗兄耕雲軒記

耕雲軒者南海逸士羅曉之別號也羅氏其先南雄
人宋有宦遊五年者因家南海已由鄉擢桂里至曉
凡若干世咸敦尚詩禮爲時所稱曉性恬淡不事華
麗惟務本力農物情世好豁如也嘗卽其居之東構
軒數楹爲讀書養晦之所因額曰耕雲蓋取古詩所
謂朝耕隴上雲之義今年秋託其族人國子生裔來
請予爲之記夫古之耕者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與雲若無所預焉然耕者嘗

戴星而出當其隴上叱犢之際適與雲會好事者則
不徒曰耕而曰耕雲焉雲未必可耕而耕者託與于
雲也曉之意其在于斯歟然予聞曉承世業良田無
慮數百畝分佃與鄉之細民歲收其租入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不必躬自耕矣曉則曰周公以
大聖人猶乾乾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使瞽瞍旦
夕諷誦豳詩以告戒之吾亦何人而不務乎農業使
子孫坐享其利不幾于驕奢怠惰乎因擇膏腴附郭
之地命僕而耕曉則策杖督課俾布種及時耕耨不

後庶獲有秋之望用是名軒非燕安自娛旦夕惕勵也嗟乎雲雖不可耕而能爲霖以濟世田雖可耕而有餒在其中古君子託跡于是者亦惟積學以成身修德而待用耳若伊尹之于成湯孔明之于先主豈竟以耕終哉一旦遇乎聘顧之勤則幡然而起樹豐功偉績于當世方今聖人在上旁求俊彥共理庶政以曉之才必非老于丘壑將見鳴騶上道鶴書赴隴畝而登仕籍豈爲耕雲之久留也遂因齋之請書此以勉其志云

覺非集

卷之三

李

清泉禪寺住持顯公大機功行之記

世有好修慕潔之士能成其道而爲人所敬仰者豈非卓然立身之君子已乎蔚郡東北桑乾之潞山川盤鬱中有古刹遺基委于叢莽國朝宣德間中貴喬公福明乃交南世胄夙慕佛乘因督耕于此見其景貺淒清乃喟然歎曰昔人種德以祈冥福安可使之竟成廢棄于是卽發弘願期以復興鳩工庀材重剏梵宇一區軒豁壯麗塑裝諸佛龍天會集僧徒習誦經典上以祝延聖壽下以保已寧邊顧維持尚乏其人於是遠求博訪得顯公大機禪師以領袖焉師族出晉夏臺李氏父曰通母范姓皆好善樂施鄉邑推重師自幼穎異出塵厭浮華慕幽寂屢求出家以脫離煩惱二親不辱其志永樂壬寅負笈至東五臺山金河大刹卽古文殊師利初渡瞻州卓錫之所境界靜深宜脫超者之所隱因投寺僧懿然和尚爲師夙夜參究三乘奧旨旣而師曰學者慕道惟兀坐荒山何以豁心目廣見聞汝盍遊名山探古蹟叩謁叢林尊宿資之啓迪乃杖錫西遊洛河歲甲辰至伏

覺非集

卷之三

三

牛山結菴斷種叅師問學影不出者三年宣德丙午
詣京請給度牒祝髮于大慶壽寺秋七月附舟至錢
塘升壇受具圖滿函往古峯山岳東明禪師會下結
千日長期二次復涉海登普陀洛伽山求謁觀音大
士白衣真相現于巖端瞻禮而退辛亥還京掛荅廣
恩寺甲子二月回于金河師已化去服心喪甫周丙
寅秋喬公與衲子福寬聞師學業精專道行純粹來
請住持清泉以棟梁斯道模範後進師固辭弗獲詎
日入院據座說法化導諸徒俾學者翕然樂道事有

豈非集

卷之三

三

關於釋教必勉而行之惟恐弗逮間曰寺雖建而無
朝廷賜予名額何以起人之瞻而昭來後因達鎮守
宣府內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緘詞上奏特奉
綸音賜以舊額曰清泉禪寺金書華扁賁于林丘
恩至渥矣又與喬公同發誠悃印造大藏寶經二藏
四大部經各一部華嚴妙法蓮華圓覺多羅了義經
俱一十二部延請緇流披閱藏經三遍結千日長期
二次百日中期三次四時供奉罔敢少懈先後度僧
百有餘衆勸普同塔院爲徒衆歸寂棲神之所作延

壽堂俾感疾者居之以靜休養復見諸僧衣孟頗艱
墾旁地千五百畝力耕以給常住鑿渠一道延亘十
餘里引泉灌溉旱則無虞其積修經理之勤若此顯
公誠可謂卓然自奮不孤委託之重者也喬公囑紀
其功行刻石以示將來予出巡塞外亦嘉其能作興
釋教有光禪林遂不讓而爲之序復系以詩曰

如來滅度像教東傳歷漢迄今踰千百年化被華
恩覃海宇師派源流遠有攸緒顯公解脫夙慕真誠
義叅玄奧理悟死生道行圓融學徒仰戴延住名山

豈非集

卷之三

奎

經營匪懈訓厲徒衆扶植教門內通三昧上報四恩
檀樾曰噫師誠碩德伐石勒詞載其行蹟來者嗣之
勿愆勿忘共祝 皇圖萬世永昌

覺非集卷之四

墓碑銘

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

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朝列大夫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李公墓碣銘

中順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碑銘

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鄭公墓碑銘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尹公墓表

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董公墓誌銘

覺非集

卷之四

一

贈左都督譚公與夫人胡氏合葬墓碑銘

贈文林郎都督府都事劉先生墓誌銘

武畧將軍千戶蕭君墓碑銘

處士陳君墓表

李處士墓碣銘

郭母太夫人徐氏墓碑銘

朱都督太夫人趙氏墓碑銘

吳母太淑人范氏墓碑銘

鄔母柳氏孺人墓碑銘

覺非集卷之四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順致和甫

編

瓊海丘濬仲深甫

碑銘

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前將軍總兵官

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遼東之鎮所訃聞皇帝爲

之悲悼輟朝廷臣皆縞素越明日詔禮部遣官諭祭

覺非集

卷之四

一

贈其家定議追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謚忠靖九月喪柩至京十

月九日賜地葬于宛平縣京西鄉盧溝橋西之原

既求翰林學士曾棨誌其墳迄今二十有一年矣其

冢嗣今大同總戎襲封武進伯冕大懼公之豐功盛

烈弗白于世又慮乎後人或怠于進修則無以報

聖恩而繩其祖武於是泣持叅謀戶部右侍郎沈君

仲威所具事狀謁予撰其神道之碑予以哀陋出巡

塞北辱愛於總戎甚厚義不容辭按狀公諱榮字仲

華姓朱氏世爲克之沂州大家元季擾攘田廬蕩盡
承平奉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懽公賦性剛毅
體貌豐偉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絕人初同父僑
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非士則爲農商以自
立胡爲託跡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勵公曰人亦奮發
有時耳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聞者甚壯
其志無何 朝廷下令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
郡以公應 詔而起擢爲府軍衛驃騎舍人實洪武
九年丙辰也武藝日修常備宿衛尋授卒長領騎五
千人時滇南諸 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命大將西
平侯帥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 建昌烏撒
烏蒙諸郡壬戌復征積有勞效授世襲百戶戊辰征
金山一迷河哈刺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寧前衛左
所副千戶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 太宗文
皇帝舉兵入清內難十月 駕臨大寧公審知天命
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請見大被賞賚卽陞本
衛指揮僉事扈蹕還至鄭村坦遇敵大戰又奪九門
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西庚寅攻蔚州大同戰白溝

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滄州東昌辛巳夾河
葉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上肥
河敵皆披靡旣而收兵復戰公率精騎伏險大破之
復攻小河靈璧泗州渡淮克肝胎下楊州招撫鎮江
敷宣德意人皆安堵夏六月渡江入京 上登寶位
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叅
貳元僚永樂四年交趾黎季犛肆爲不靜毒痛生靈
神人共怒 上命征 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其罪
公翌贊元戎大建勲績六年渠魁旣俘超陞右都督
明年餘孽負固構亂公復征遂平東西兩郡列其地
爲郡邑置守令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受賞
八年春北鄙殘 屢剽我邊 上親率六師以剿之
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 酉本雅失理至紅山口靜
 鎮 寇阿魯迨逆戰公鼓勇取勝寇亡命奔遁遷
左都督十二年復征于和林蒼崖峽衝入賊陣大破
瓦剌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鎮守督操軍馬守
禦邊疆 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十五年召還十六
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東徼晏然二十年復征

北□公由東路兩與寇遇奮勇破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頒賜 誥命鐵券褒封三代眷遇日隆屢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譽之二十二年復征北□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嗣位簡任老成分洩邊鎮謂公淳實有古良將才是年春遣使持征□前將軍印綬授公充總兵官鎮禦其地思惟畀付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罄丹衷以毋負委任意夏六月

覺非集

卷之四

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醫往治弗克竟卒凡將校士庶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距所生己亥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公之曾大父成大父得父原賜初皆封武進伯追封武進侯曾祖母葉氏祖母濟氏母施氏俱已卒配楊氏貞靜恭懿婦德母儀著于閨閭壽康在堂初皆封武進伯夫人追封武進侯夫人子男六長卽冕襲封武進伯正統四年 命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文武兼資慈祥第綽有父風娶陳氏泰寧侯珪之女封武進伯夫人恭儉慈柔克

相于內次徽孝友莊謹娶唐氏楊出也次杲早世次昇次昌次昱俱庶子踉蹌俊邁克世其家女二長適山東都指揮馮凱次適遂安伯陳瑛亦楊出孫男十五琦瓚瑛璉瑋璘琛琬琕冕之子瑾瑄琰珍黼之子理昇之子璽昌之子孫女二俱在室嗚呼予聞公之爲人謙退而能容有功而不伐運籌決勝之方素所講習每同大將東征西討摧鋒破敵惟殲其所當誅未嘗妄戮一人恭承間外之寄思以遠圖不僥倖以成功微詭而取勝孜孜以安輯爲務所至兵民無不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仰戴由其宅心平恕智識高明才力超邁是以所施靡不咸適其宜視之古人信不多讓矣豈非治世之勲臣中興之名將與是用紀其本末勒諸貞石以垂無窮焉薦以銘曰

聖人御極簡拔豪英公起畎畝卓犖嶢嶢長卒徒藏厥南服大建奇勲乃有世祿橫清沙塞武畧游膺出守雄藩是曰大寧屠維單闕內難斯作 皇秉天戈奸回戡削遂登九五肆攬乾綱四方萬國莫不來王公功最多官登都府贊貳戎樞闡揚威武股肱心

督爲國干城雄才遠畧中外咸稱南越旣平朔方亦
定伯爵進封榮膺顯命丹書鐵券簪紱煌煌崇德報
功恩數異常鸞詔再頒光昭祖禰胙土分茅山河帶
礪屢承國寄 寵眷益隆荷德感恩誓竭其忠一疾
弗醫溘爾云逝當宁日愆元勲已矣追惟石艾錫誥
加封襲其寵嫡復總兵戎 賜葬京畿西山之麓封
築孔堅巍巍夏屋穹碑載樹勒此銘章永利後人百
世不忘

覺非集

卷之四

太

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丁卯七月十有六日鎮朔將軍總兵官
武定侯郭公以暴疾卒于宣城之鎮所守臣遣使馳
奏京師十九日訃聞 皇上爲之悲悼輟朝在廷文
武之臣莫不駭歎翌日詔所司俾護其喪還九月朔
柩車至京寓朝陽門外命禮部致祭如儀賻贈其家
擇是月十七日歸窆懷柔縣紅螺山先妣太夫人徐
氏墓次仍命工部管理葬事其家嗣聽跽以奉狀泣
予言曰惟執事與亡父相知惟最深奄茲不幸敢以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墓銘請予以衰耄出巡塞外公繼總戎于斯凡有利
于人而益于邊者必共諱其可否塞垣嚴謹烟塵不
興方慶 朝廷任將得人兵民咸得其所豈意公遽
云亡其可悲已乎予不果以拙陋辭乃雪涕爲之序
曰郭氏世爲鳳陽之臨淮縣望族在昔元運旣終四
方鼎沸我 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舉兵奮起猷猷
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當時豪傑咸感風雲之會皆肆
力效忠左右輔弼公之伯祖興祖父英尤其超毅者
竝統雄師東殲西伐南招北討旣而妖氛蕩息遂奄

有華口洪武戊申 上卽帝位于金陵論功定爵與
封鞏昌侯沒贈陝國公諡宣武英封武定侯沒贈營
國公諡威襄伯父鎮尙 永嘉公主爲駙馬都尉父
銘任遼府典寶後沒於國事母徐氏實中山王叔都
督同知成之女年未三十喪其夫誓死教育二子長
曰琮初授府軍衛千戶繼陞指揮僉事次卽公諱琰
字貞白永樂九年以世勲子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轉
漢府護衛指揮二十二年甲辰秋 仁宗皇帝嗣位
召還超陞左軍都督同知冬十一月襲封祖父武定
侯爵給賜誥命追封故父銘爲武定侯祖母嚴氏封

覺非集

卷之四

八

營國公夫人母徐氏封太夫人故妻鄧氏繼室林氏
俱封夫人宣德二年掌署宗人府事續修玉牒成被
賞三年九月統領右掖軍馬扈從 宣宗皇帝出境
巡邊至會州命總大營十月送俘獲醜類男女牛羊
還京後隨車駕時獵近郊屢命居守京師總理五軍
諸司庶務其見重類如此今 上皇帝卽位益隆委
任正統三年八月命往鳳陽督修 皇陵泊白塔諸
陵竣事還京九年十一月掛鎮朔將軍印統總兵官

鎮禦宣府於時邊鎮政殷狼烟四起公夙夜罔敢自
逸與鎮守諸重臣籌議禦寇保民之策於是整戎伍
精器械嚴斥堠謹烽火砌完宣府城垣及重修邊壘
二百餘里 寇聞風遠遁朔漢晏然外 歲來朝貢
人畜動踰數千公撫綏勞徠人皆歡悅三年之間事
集人懷利興廢舉 國家倚爲長城士卒仰如慈父
內外莫不交譽之一旦溘然長逝將校如喪所親豈
不重可悲也耶沒距所生洪武乙亥十月五日享年
五十有三初娶方氏贈威遠伯政之弟女再娶鄧氏

覺非集

卷之四

九

王氏陳氏又娶沐氏黔國公晟之女也子男五長卽
聰錦衣衛散騎舍人夫耽睛聲聞皆知學好禮一女
尙幼嗚呼公以世勲戚里之胤資性溫醇丰儀俊爽
幼孤能自力學善書翰工經史事母克盡其孝處弟
尤篤友于與朋友交久而益敬入典戎樞則推其仁
心以撫愛士卒出爲邊將復謙退自居以好賢下士
其禦戎 也惟用常勝之兵而不求其近效視古之
名將若趙充國李牧諸人信不多讓矣使天假之以
年所就詎可量哉今不可作矣茲因聰之請深愧不

賡之辭不足以發公之善姑述其槩以告來裔云銘
曰

濠梁郭氏開國元勳陰德所基世多顯人惟公之生
俊偉純粹早襲華勳卓有才藝攝政宗人清譽著聞
玉牒續修克愼克勤掌握兵戎扈蹕出塞殲厥醜徒
竭誠匪懈 宣皇獵郊簡公畱守俾領五軍威武糾
糾邊閫乏人簡公出鎮俾總戎師授以將印丈夫至
此成曰榮哉邊政甫就梁木遽摧 當宁振驚朝野
悲悼君子云亡於予何好紅螺之原先隴在焉祔葬
覺非集 卷之四 十
于斯百世弗諼佳氣所鍾山明水秀我銘其幽永利
爾後

朝列大夫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李
公墓碣銘

公諱寧字志寧昔爲廣之南海茂族高祖而上譜牒
失傳曾祖庭秀祖伯超父道名世居郡城仙鄰街咸
隱德弗耀公生質清而粹弱冠舉充郡校弟子員修
身積學克自振厲善書翰工鑒詠爲文能達其理永
樂元年癸未以詩經領鄉貢明年赴春官取捷禮闈
廷試登二甲進士復推優等改授庶吉士入中秘書
修大典無何丁外艱歸守苦塊繼罹母喪葬祭一循
覺非集 卷之四 十

大禮居廬凡六七年歲壬辰起復謁選天官得授棗
強丞專理馬政奉職勤謹督牧以時蕃息充初爲所
司獎與九載膺薦陞六安知州州爲南甸政務叢挫
公敦行豈弟處之以平易人皆悅服不踰再替政興
弊革調知樂州乃在輦轂下征賦尤夥前政惟尙嚴
峻民多流移公第民貧富均其徭役耕乏牛種者則
貸于富家復戒豪右勿得侵漁由是逋者復寤者充
相與語曰吾屬得安田里實守之賜也部使廉其能
冢宰課其最正統丁巳進南京戶部山西司郎中孜

孜以毘于治罔有怠忽歲乙丑在廷大臣舉公宜居
方面檄授今官乘傳赴任丙寅秋進賀表之京九月
一日舟次洞庭遇暴風與少子慶俱溺水而沒得鄉
人常德守蔡壽命人撈其魄具棺衾送至南京停寓
神宇未果克葬景泰元年孟冬會予辭老歸休道出
白下聞公之喪重念交好往哭奠之既而其長子祥
奉事狀踵予泣曰父遊宦四方久歷年所故鄉修阻
無親可歸茲卜十月望日奉柩葬江寧縣安德某山
之原惟大人與父相知爲詳幸紀其本末揭諸墓道
覺非集

卷之四

十一

亡父有知將不悼其不幸吾後人苟或成立必克考
世德而不致于昧昧也嗚呼予與公生同年居同郡
同膺鄉貢同登進士授庶吉士則釋褐同官生平意
氣則金蘭同誼一旦幽明永隔千里異鄉悲九泉之
不作亦烏能已于言乎嘗論公以宏才碩學敷歷四
十餘年宜陟華階膺重寄乃久淹州牧郎署逮老始
登藩位方期展素蘊以綏遠□詎意遭逢至此豈天
命使然而非人修之所可易也公生洪武丁巳八月
二十有一日卒今正統丙寅九月一日享年七十初

娶同邑董氏育女三長適武邑縣典史林某男士顯
次適邑人周瑜三適六安州吏目王銘男俊登鄉貢
進士繼娶衡水王氏生一男卽祥娶陳氏生二女通
政司經歷楊榮男勝戶部員外郎陶寧男昇其壻也
側室■氏生一男卽慶茲因祥之請爲序其槩如右
復繫以銘曰

粵南李氏系出隴西世有祿仕奕葉光輝仙鄰之宗
世譜湮晦曾祖祖父僅傳三代君才卓冠奮於賢科
仕雖不顯才猷則過卒于仕途故鄉遼隔旅葬于茲

覺非集

卷之四

十一

庶安遺魄我銘其阡昭告後人夷考世德視此銘文

中順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銘

嗚呼予友翟公既捐館舍訃音遠聞悲悼不已景泰二年春予蒙恩致事歸往哭之翌日其孤周等奉狀來乞銘予悲益甚憶自洪武癸酉與公同爲邑庠生而長其四歲義雖朋友情若弟昆同受經于司訓黃先生肄業公穎敏倍予多所資益間嘗語予曰我輩苟得成名當守憲度修職業以無忝所生其志不安于小成也可知矣越十年太宗文皇帝卽位改元永樂歲當大比與公同領鄉薦會試禮闈同登進

覺非集

卷之四

十

士第予授工科給事中公賜歸以俟召用歲丙戌擢池之清陽令地僻民貧公因其土俗教之以禮懷之以恩民甚戴之邑通九華山麓適有猛虎傷人公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乃齋沐造文檄告山神歸咎于躬三日民戮巨虎于城下其患遂息人咸謂公誠惻所格云己丑丁太安人葉氏憂喪葬以禮起復調知新淦邑大政繁素稱難治公均其繇役時其征歛民皆悅服會營造事興恒督夫數萬採巨木于湖廣諸山設施得宜人不勞而事具集逮回邑值藉奸黨外

親民多被誣鄉里騷動公狀其情欲聞于朝詎乃止民賴以安辛丑考績天官冢宰師達見公體貌豐偉閑于禮度詢爲永樂初科進士命考功嚴試以觀其學識連日命題首作北京八景上已修禊古詩各一篇繼作漢雲臺二十八將唐十八學士優劣論四善二十七最策韓柳元白辯甘露頌陶泓傳劾布政司官怠政奏章等文達覽之歎曰誠篤學也欲擢以不次之任偶北藩有事竟止書其最曰撫字有方詞章可錄復其任宣德元年秋九載秩滿詣京陞刑部

覺非集

卷之四

十一

主事持已以廉用刑以恕六年尊翁卒于遼左守待第華送親至函歸與太安人合葬先塋建祠室東以奉祖考四時享祭悉尊古禮服闕還朝遷員外郎恒日刑獄至重豈宜輕忽凡鞠問罪人至于再三務得其情若大辟則終夜不寐吁嗟久之諸子問其故公曰聖人作律使民易避而難犯斯人罪當死吾不敢屈法求其生而不得是以永歎正統丙辰春大司寇魏公薦擢南康郡守至則防民情周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民有盜官粟與竊漂流木者前守悉置之

死公曰民迫于饑寒誤罹憲章情非茲犯皆杖而釋之不踰朞民安多暇因訪匡廬古迹至白鹿洞見考亭文公所建書院遺址尙存與寮屬捐奉市材重建宣聖殿兩廡講堂煥然一新延師簡民子弟受業其中朔望躬謁命諸生講論經史有切于綱常倫理則反覆誨諭郡人來觀者百十計復取仙居令陳襄教民格言刻之印散民間俾觀感循化丙寅夏考績上天官年纔六十有六辭以老疾亞卿趙新常巡撫江右知公爲詳厲聲曰翟某爲江西郡守第一未老豈覺非集

卷之四

七

宜遽退公懇告三日始得致仕別郡之際屬縣官吏多持白金爲贍公皆卻之纖毫不受父老挽舟泣涕不能舍家居五年終日閉戶讀書非其人不友惟教子孫講誦史籍間遇知己則觴咏盡歡足不至公庭口不言有司得失嘗語諸子曰吾不能積金以遺後人爲刑官頗無冤濫或有陰德汝曹勉旃公出處操履類若此公諱溥字溥福又字本德別號慎菴姓翟氏先世家南雄宋季宦遊南海因家東莞族甚夥諱逸靡傳所知者進義生野航官至府尉尉生昭子

信子信子于公則高祖曾祖仲實大父忠卿俱不仕考彥修好學善吟詠坐累謫戍遼海懼世次失墜作譜系寄示於公母太安人有賢行公少建屢侍凡積學毓德涖官持已得于慈訓爲多公生國朝洪武辛酉四月二十有九日卒景泰庚午十月十八日享年七十配余氏柔惠恭靜克相于內先公九年卒周等卜以辛未十二月三十日奉柩與其配合窆白坭坑祖塋之次丈夫子六敦厚先卒次周次慎登庚午鄉貢次謙任豐城縣學訓導予之子壻皆余氏所出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大約藩司從事側室李氏所出女三王琛鄧肅李發其壻也孫男十二俊傑侃儀僖懋慈清公病將屬續謂諸子曰吾平生性僻寡合于人無裨于世知我者其惟都憲公又締姻好葬得公之銘無憾矣嗚呼公以篤厚之資經濟之學才優識遠居大藩列台輔孰曰不宜位止卽署郡守而遽歸休豈非急流勇退者哉猥予學庸言陋不足以發揮盛德姑述梗槩以告來裔銘曰

翟氏伊始家于南雄逮遷寶安蔚爲名宗公生德門

發跡賢科兩宰劇邑政通人和載陞秋官心存欽恤
鞠獄精詳人無冤抑出守大郡廉慎寬平民安物阜
化洽利興知幾審時未老辭祿退休居家藏輝韞玉
閉門謝客友不妄交課子讀書其樂囂囂壽登古稀
倏然遐逝生榮死哀亦復何愧白垞之原有崇新阡
勒石刻銘百世其傳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鄭公墓碑銘

予友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靈壽鄭君昌以年登七
袞得辭祿歸休于其鄉因泣別于予曰考妣卽世宰
木已拱墓石未有刻詞恐無以侈上恩而光昭先
德昌辱知于子願有述焉予曰孝子不忘其親君有
之矣不果以衰拙辭按鄭氏世爲靈壽鉅族宋季有
諱普者積善毓德爲時所稱普生守德倅元帥府經
歷守德生溫有智畧善騎射仕元策立武功由右掖
衛總管累官至浙江行省右丞以老致仕薨于家追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封趙國公配張氏臧氏封趙國夫人實公之高祖曾
祖欽祖克諱父惟和咸藉祖廕世膺爵秩公諱彬字
文質生元丁亥正月十三日早孤奉母克盡其孝年
十四襲授右掖衛親軍千戶妙齡雋爽慷慨有大志
卓有祖風人咸謂公無忝世勲之胄元運旣終河朔
騷騷公爲宦家子人多欲利其財族屬各之四方公
獨逃難近地隱匿山谷間卒保無恙旣而大明麗
天四方底定民得各安其業遂還故居田廬則已蕩
然公夙夜經營漸復其舊洪武初屬籍爲編戶輪應

租庸之外晏然自如而無一毫物欲之累暇日嘗戒諸子曰先世雖以武功顯恒以不嗜殺人爲心今吾有八子實祖宗積德之報幸際亨嘉汝曹其習文藝取祿爵爲祖宗榮因遣昌就學邑庠訓之甚篤以明經領永樂乙酉鄉貢擢北京行部工曹主事尋調工部營繕主事克舉其職洪熙改元給授 敕命以嘉褒之父母皆有封贈公則已沒于癸巳九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葬邑城東北園祖塋之次昌後以九載秩滿陞吏曹郎中調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復授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誥命公初贈承德郎工部主事繼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配高氏元縣尹思敬之孫女貞靜恭懿婦德母儀著于閭閻凡公居官避難歸營教子順承相助實多力焉生元丁酉二月十六日卒今正統丙辰正月初一日享年八十初封安人繼封宜人祔葬于公昌丁母憂起復任今官子男八長郎昌勤勵清慎歷仕三十餘年始終無間次隆亨通泰昭遠盛女一適同邑某人孫男十九人廣慶等咸知禮好學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公以故家文獻之裔當干戈擾攘之際盜賊四起能不爲強暴所陷者幾何人哉公

穰之際盜賊四起能不爲強暴所陷者幾何人哉公毅然孤立卒完以歸遂使鄭氏之祀幾絕而復續非有大過人者疇能爾耶逮于承平教子積學立身克致通顯公雖不及祿養其沒也榮膺 國家褒錫之命輝及泉壤豈非盛德流光善不虛報天意人事有足徵與予因昌之請撫其本末揭於墓道俾來者有所考云其辭曰

鄭氏之興發跡于元武功奕奕珪組綿聯七世至公才華卓犖早遘艱危晚遂康樂教子諄諄期躋顯融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逮頌 恩典公則已終綸綍焚煌降于 霄漢雖不躬膺九京則煥松栢桓桓城北之園祖孫同光慶澤常存雲仍詵詵踴躍俊偉有開自先世濟其美爰勒貞珉昭告後昆夷考世德徵此銘文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尹公墓表

聖朝之御戎不以治安而忘其武備恒遣重臣分飭邊防况居庸爲京師後藩北有兀良哈之寇叛順靡常尤爲要地特簡後軍都督楊公爲遊擊將軍統重兵鎮于獨石又慮武弁或疎籌策爲選文臣優于才智者以毘贊之乃命戶部主事汝寧尹聰爲郎中往蒞焉數載之間協恭同寅防備嚴謹北鄙以寧皇上嘉之錫以誥命聰被此寵榮每念二親早違祿養弗逮風木之感昕夕靡寧於是奉狀請文表其考

覺非集

卷之四

主

承德公妣安人劉氏之墓予昔居六察與聰常篤交誼義不可辭按尹氏其先太原交城人曾祖仲謙祖父咸清隱操元季繹騷宗族逃難四方承德公則偕其兄三老由太行渡孟津徙奔而南三老疾留偃師承德公至汝寧之西平見其土沃民淳乃止焉居亡何我太祖高皇帝建極金陵海內底定因爲其邑編戶買田築室娶安人以居焉安人蓋元平章劉公興之女克閑婦德勤恭儉約以治于內是致家業漸興承德公諱成字士美性質樸端謹不事華

靡生平攻習書史喜交遊間遇相知則談說古今孝弟之事以訓迪子孫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惡則掩而不言由是人皆稱爲長者日惟督僕勤耕家積裕饒恒推其餘以周恤貧乏歲時伏臘奉先祀祖則必飲必敬每引領故鄉松楸修阻輒感慨悲傷泫然出涕尤篤友于之義躬詣偃師迎兄同居西平以敘天倫之樂兄沒撫其孤若己子衣食必均而無彼此之別是非懿德存于生初孝弟由乎天性而能立品之賢若是乎善譽旣彰邑令欲薦公不喜以軒冕易其丘

覺非集

卷之四

主

園竟辭弗就乃舉其仲子聰爲庠生承德公與安人督之甚嚴凡奉師取友資無少吝由是聰德業大進永樂辛卯以詩經領鄉貢會試禮闈登乙榜肄藝翰林釋褐戶部陝西司主事清慎有爲克舉其職給敕命以嘉褒之得贈其考爲承德郎戶部主事妣劉氏爲安人鄉邦胥慶存歿有輝承德生元戊子九月初八日卒今永樂丁酉六月十二日安人生元辛丑五月十二日卒永樂辛丑五月十三日合葬邑西沙岡之原子男四長忠次卽總次愨次愨女二皆歸士

族孫男十五吉甫進耕萃茂昂福吳英晃華昌鐸銘
曾孫男十二玘璘瑄玖璠珣珩璣璉璽琦璫嗚呼公
孝友之行著于家庭仁愛之譽昭于鄉里生雖不階
祿仕有子奮身儒業以取顯爵 寵命之榮光賁泉
壤可謂無愧無憾者矣茲因聽之請撫其本末表揭
墓道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

遭時之迍卒保其身景運更新屬籍編民教子惟勤
奮于儒紳爲世名臣光被 寵恩榮及其親潛德恐
湮思顯而伸徵我銘文昭告後昆勒茲貞珉垂千百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春

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董公墓誌銘

公諱暹幼字釋迦奴世爲鞏昌隴西人其先世次莫
詳至金末有諱秀者爲鎮遠軍節度使防禦管軍元
帥後歸元征蜀有功賜金符授鞏昌便宜總帥府叅
議實公七世祖由是世續武功代有聞人六傳至昶
以才畧襲父廕任鞏昌府萬戶元運告終天兵西下
昶知眞命已有所屬遂同總帥汪公懿誠納欵我
太祖高皇帝嘉其忠義授鞏昌衛中所副千戶招撫
流亡安輯邊境昶則公之父也公生岐嶷長有大智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英姿甚偉膂力絕人盡孝以事二親友于以愛諸弟
宗族鄉黨稱之皆無間言洪武丙子父以疾辭祿公
代之益自奮拔仁以恤下和以處衆敏以臨事歲壬
午率兵禦寧夏永樂癸未征火里火都丁亥操備甘
州所至有聲以曉勇受知 太宗文皇帝時有肅清
沙漠之舉自戊子至丙申凡八奉 聖書命公精選
土居番達軍民勇銳能戰者率以扈 駕北剿殘□
公奮忠賈勇出輒當前鋒勤勞顯著功績懋焉 皇
上嘉之進武德將軍管軍正千戶前後錫賚白金紋

綺縠幣凡若干嘗居母汪氏喪哀毀踰禮會葬有期
值天久雨公齋沐祝曰暹不孝獲罪于天願雨止以
畢母喪罰則無憾言訖天果霽人咸謂公孝誠所感
又慮世系弗傳子孫將忘所自於是著修族譜求當
代翰苑名公文之甚詳是皆賢子人者歲丁酉九月初十日忽嬰疾卒于家距所生戊申十一月初五日
享年五十又四娶騫氏故千戶侯佑之女貞靜柔懿
克相於內家嗣備初襲正千戶仍領父兵北征有功
陞指揮僉事宜德二年復陞懷遠將軍鞏昌衛指揮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同知給賜 誥命追贈公如儁之官騫氏封太淑人
公既以卒之十二月吉日葬邑西三角城之原迄今
十又六年矣而墓未有銘儁痛念潛德弗彰則無以
示將來正統元年予以撫邊至鞏儁因狀公行實請
銘表于墓道予惟董氏自秀至公凡七葉竝以武弁
相承守于西土公復立樹勲績益光前休其實德素
行又烏可泯滅不傳哉遂因儁之請敘次如右俾錢
於石以垂無窮焉子男二長卽儁娶呂氏次庸娶劉
氏女二鞏昌衛指揮使王溶河州衛千戶趙禮是其

婿也孫男三瑛琮玘孫女三長贅王潤次適指揮使
孫安次在室銘曰

繫惟董氏久居西裔由金及元咸習武藝世守隴西
人用緝熙當元革命順義來歸 高皇寵顧爵于故
土冠佩巍我有光烈祖逮公繼承克效忠誠簡著
宸衷屢荷恩榮奄以疾卒 九重嗟惻命子襲官續
其勲績懷遠進封眷遇實隆沒猶不沒益迓其逢邑
西之原桓桓松栢封之若堂爲公幽宅爰勒斯銘用
昭德馨後人永利百世其興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贈左都督譚公與太夫人胡氏合葬墓碑銘

鎮朔將軍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廣既葬其考妣之
十有五年乃泣謂予曰廣少孤代父戎役間關行陣
由百夫長歷至左軍都督握兵出守北塞二十年於
茲慚無汗馬之勞荷蒙 列聖眷遇褒崇三代進封
伯爵皆由祖宗積慶儲休以致享有厚祿然二親見
背孝養早違每一念及五內俱摧今墓門之表尙乏
碑文恐無以侈 上恩而昭先德惟執事縉紳之舊
幸丐一言勒之貞石庶裨後人知積累之勤而思繼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述之事予出巡于斯重辱總戎之愛義不容辭按狀
譚氏世爲丹徒鉅族喪亂以還譜所知者七世七世
之祖由盛生永春永春生逸逸生文貴貴乃總戎之
考也字曰崇道行四自少賦性明敏剛毅知幾素爲
鄉閭所重當元革命羣雄並興生民遑遑無措我
太祖高皇帝集義兵奮起淮右以拯斯民于塗炭之
中歲丙申元戎湯大夫兵臨丹徒文貴審知大命有
歸首率衆詣降城中之人得以免于屠戮者實受其
賜也尋歸麾下從征金壇常州蘇湖諸郡邑冀立寸

功以得升斗之祿爲祖宗光榮豈期繼至浙東畱守
明州衛居無何竟以疾卒實洪武壬子四月十一日
也享年五十有七娶胡氏幽德貞閑克勤克儉恪守
婦道敎育諸孤壽終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
干宣德五年庚戌七月某日合葬保定府滿城縣紫
口山之原公以子貴贈榮祿大夫都督府左都督胡
氏贈太夫人子男二長曰壽別從戎役早卒次卽總
戎孫男四曰亨曰亮曰淵曰高孫女三陳倫都指揮
高亮男璘指揮同知唐琳則其壻也曾孫男三綱經

覺非集

卷之四

七

綸曾孫女六俱在室嗚呼公以豪傑之資奮起戎伍
方期建勲立業以取當世顯融豈知功垂成而竟卒
未得以展所抱之奇此豈非命也耶然墓木未拱有
子善承其志能使功銘彝鼎名重邊陲伯爵榮封覃
恩所自是亦厚德流光爲善必報者之不爽也予用
是書其本末俾來者有所考証而復係以銘焉銘曰
繫維譚氏世家丹徒代有偉人望重鄉閭四世伊誰
曰惟文貴秉時效忠期願當世天不假年五十而終
有子接跡大建勲庸由階而升歷官極品伯爵加封

益光將闢疏恩錫命榮及其親錦誥渙頒玉軸龍紋
生榮死哀忠成孝備人生兩間斯又何愧紫口之山
神秀所鍾墓道勒銘昭于無窮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贈文林郎都督府都事劉先生墓誌銘

桂林有端恪淵靜之士曰劉子雅先生以國朝宣
德辛亥七月十七日壽終于正寢葬郡城南走馬田
先塋之次後十有三年癸亥是爲正統八年其孤戶
部主事湛奉狀踵予泣曰僕無似克有今日者實祖
父積德所致亡考之葬棺衾蠶備而壙中之誌尙缺
恐陵谷變遷致于或昧願畀之銘將追納諸幽先德
用傳不朽予嘗辱知于湛義不容辭按狀先生諱禘
子雅其字世爲廬陵右族曾祖明道祖良卿俱隱德
弗耀父永秀以才仕元擢潯之平南尹治績著於當
時季世繹騷故鄉修阻因寓桂林時廣西行省平章
也兒吉尼重其學行署書院山長俾教諸生學者宗
之先生時亦知學佩服庭訓凡經史子籍靡不究研
無何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海宇寧謐凡流寓
並許占籍因定居焉二親相繼捐館先生棲遲桂水
之上恬淡自娛物情世好泊如也或勸之仕先生曰
士之用舍務合于義苟違道干譽不幾于銜玉求售
乎聞者高之惟啓館授徒以道爲樂時作歌詩以適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其興及見仲子湛性聰慧可教遂遣從師邑庠肄舉
子業先生督之甚嚴以明經領永樂癸未鄉貢補太
學生時 太宗文皇帝營建北京宮闈選監生才幹
者若干人賜之冠帶以董其事湛實預焉工完用陽
武侯薛祿薦授後軍都督府都事案牘詳明奏對惟
允朝野稱之會都督山雲奉 命爲征蠻將軍出鎮
廣西湛與偕行贊襄戎務得以衣錦而歸時先生方
康強無恙蒼顏鶴髮湛於公退之餘日承色養鄉邦
宗族莫不榮之豈意先生溘焉而逝距所生甲午正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六君子又莫不悲其祿養靡
終湛以喪去官起復調右軍都事給授 敕命以嘉
褒之先生得贈文林郎都督府都事配黃氏封太孺
人子男三孟曰洞仲卽湛季曰渭孫男三榮榮梁孫
女二湛歷任九載陞戶部湖廣司主事復丁母憂起
復調山西司主事出理邊餉于上谷清慎有爲蓋無
忝爲儒家子嗚呼先生以故家文獻之裔藏修養晦
雖不階祿仕而能教子顯融榮膺 寵錫之命遂使
泉壤有光鄉閭胥慶可謂無愧無憾者矣爲之銘曰

緊惟劉氏昔居廬陵儒術傳家奕業有聲自永秀翁
抱負才藝作字平南丁元之季四方搶攘遠違故鄉
僑寓桂林幸際時康樂茲風土入爲編戶問舍求田
爰定其處翁造卽世子則先生能讀父書晦跡弗矜
教授於鄉學者取式尤善歌詩吟詠自適孜孜誨子
期躋顯融于先有光以亢厥宗子克奮勵窮探經史
拔萃鄉閭蜚聲國子贊理戎機才譽實隆 賜敕褒
贈先生已終綸綍煌煌光賁泉室哲人雖亡令名不
沒馬鬣巍然城南之原父子同兆百世弗諼我銘其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幽用昭潛德孫子繩繩服之無射

武畧將軍千戶蕭君墓碑銘

士之抱負才猷生能于城建功沒則垂休委祉是宜
撫其素行勒之貞珉以表襟于當時用垂于後世此
朔州衛千戶蕭君墓碑所由作也君諱宗字世英別
號雪月軒蕭氏世爲江右之高安望族高曾而上仕
蹟弗著曰志高者君之祖也富才畧尙志節爲前元
萬戶李世驤繹集義兵保障鄉邑人賴以寧子曰良
君之考也克承父志而有其衆歲戊申我太祖高
皇帝定鼎金陵詔告四方良竭誠來歸擢興武衛百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戶後轉禦姑蘇從征滇南屢策戰功洪武壬戌陞海
南衛世襲副千戶階武畧將軍克平未附黎寇觸冒
瘴癘卒未終于官君以嫡嗣扶觀涉險歸殯故里東
溝之原旣而詣京膺受父爵復之海南道出臨江拜
求前史官張美和爲銘父墓君自童年於事親講武
之餘輒從文人碩士討論經史嶺海時有謫宦名儒
趙塢謙王彥舉者素稱博洽君嘗從師受學間以公
務之京徘徊旅次中亦必資賢請益若翰林學士劉
公三吾解公諱縉祭酒胡公季安是皆位高望重爲

時名卿君又莫不折節納交以薰蒸其道德時有簡
牘往來迭相勗勉歲乙亥調守廣西龍州轉于鳳儀
復任桂林桂林總戎都督韓公遇下嚴峻將士鮮有
當其意者獨刮目于君因羅致幕下每與籌議邊機
言如貫珠辨若懸河韓公壯之恒命率兵出剿柳慶
義寧荔波諸蠻□所至獻捷勞徠有加丁丑創建上
林城池籍徭民二千九百有奇布列屯戍事集人懷
時譽歸重永樂丁亥移鎮北藩朔州衛控遏□□未
幾太宗文皇帝興師廓清狄境君以武教見稱嘗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領所部扈從勞勩旣多賞賚駢集宣德庚戌年踰六
袞循例命冢嗣幹代爵辭老退休遂得優游桑梓居
家惟以詩禮訓迪子孫俾敦孝弟歲時祭祀奠獻一
遵乎古和風麗日則與賢士大夫廣和吟詠談論今
古晉邦藩臬諸公行部至朔必造焉咨以閭閻利病
言切人情聽者爲之忘倦嘗出與交游名公書翰以
共觀之咸啣啣加歎以爲不可多得君生于洪武庚
戌五月二十三日卒今正統戊辰月日與生同享年
七十有九將屬續作詩以自挽其年六月十九日葬

朔州北河之原初娶李氏又娶孫氏側室任氏張氏
子男六長卽幹奉職廉慎綽有父風無忝爲世臣之
嗣次曰廣儀立文鳳皆知學好禮女四其一爲代
藩襄垣王妃餘竝歸勲族孫男三部福壽孫女二俱
在室嗚呼君少有穎敏之資復得名公大儒爲之師
友麗澤刮磨擴充其德業故出而仕也委身致力樹
立功勲以光昭祖考退而歸也含英咀華播之歌詠
以黼黻太平誠可謂文武兼全隱顯一致者矣跡其
始終踐履固卓然有過人者然自爲偏裨南殲北討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幾四十年曾不階一命豈有功而不伐近效之不邀
與是亦孟之反之流亞而所存者乃李牧之志也謂
非正誼明道之君子可乎旣葬之明年幹泣持郡人
劉貞所具事狀來請銘予嘗辱知于君義不容讓爲
序其槩揭于墓道俾來者有所考云銘曰

筠陽蕭氏昔爲大家簪紱蟬聯奕華光華惟君挺生
卓犖奇瑰早襲華勲益振而厲南綏夷徼北奠雁門
英聲赫赫威武桓桓耳順之年神情衰耗致政歸休
山林寄傲升高舒嘯臨流賦詩勢利不關其樂怡怡

中壽旣躋溘爾云逝生順死安斯復何愧朔城之北
堂封峩峩銘以載德百世不磨

覺非集

卷之四

三

處士陳君墓表

東莞之靖康有侗儻卓犖之士曰陳仲輦以永樂辛丑五月十有三日卒距所生壬寅九月六日享年六十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西廬山之原後二十有一年壬戌是爲正統七年其季子堅不遠萬里含哀奉狀走北京請于予曰不肖孤不自滅亡考妣早世二兄亦相繼而卒門衰祚薄孑然惟有一身深懼先德弗白則無以昭示後人茲欲遷先妣喪與考合窆吾丈怜而畀之銘考妣有知將不悼其不幸矣嗚呼覺非集

卷之四

五

予少與君同壻劉府君之門蓋有姻婣之好則予于君忍銘不忍銘按陳氏系出胡公滿之後其先世家南雄宋末徙靖康譜牒不傳失其源委曾大父道佑以明經仕元爲循州儒學教授文風著于當時大父世榮父擇善咸敦尚詩禮隱處弗仕君少孤事母許安人能盡孝道兄仲羽仲莊素性嚴厲君事之惟謹凡理家政非吝粟一不敢自己出祖遺田廬悉讓之兄寧自植家業經營勤儉遂致家積素封常好周人之急若租庸輸應必身先之歲時祠祖謹恪而無違

禮燕退于私手足怡怡人咸謂君得孝敬之道至于義方教子則使之親師取友以廣其見聞凡有所資必無或吝有甥女幼失怙恃君教育及笄則擇善族以歸生平慷慨有志嘗于燕會之餘間謂予曰僕以失學不爲世用子宜決科以取顯融後予忝登進士拜官瑣闥喜不自勝及謫交趾屢致書勉以自重逮還君已歿矣配孺人劉氏實予妻姊淑慎有婦德凡孝親舅長立家樹產內助之力爲多恒戒其夫善事君子以積學立名毋作驕態先君十八年卒乃甲申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十月二十三日也距所生庚戌二月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五子男四長曰彝次曰倫君沒後卒于非命三卽堅四曰中早夭女二繼室所出鄧恭張矩其婿也孫男端韶靖翊歆竣吁君有美德壽止六旬孺人備懿行而年不永三子又爲之早傷是豈非命也耶系以銘曰

陳氏之先世家南雄逮遷東莞益振而豐譜逸靡傳莫稽其始高曾而下家以儒起君少失怙志則不羣敦禮迪義敬兄孝親夢奠兩楹終于下壽天佑古人

於予何究蓮峯之麓西瀝之陽爲公寢室永固其藏
我銘其阡昭告來裔慶澤繩繩有永毋替

覺非集

卷之四

早

李處士墓碣銘

士之奮立以成其名思以顯揚于親者得不謂之孝
乎然人之成立甚難或時之不偶志願乖違功垂成
而見黜仁人孝子恒慨于斯有能卓然自勵卒遂其
志名成而親顯予觀于同邑李端彥豫其庶幾乎端
之言曰僕無似藉前人之庇乃有今日痛惟亡考匿
德藏光儲休委祉而沒已三十年懸綽之石未有刻
詞大懼潛德弗彰無以昭示來裔敢圖不朽于執事
按狀處士諱仁安字■■■姓李氏其先南雄人宋季

覺非集

卷之四

早

曾大父士成貿遷至東莞愛茶園風土之美因家焉
生子可信爲其祖尤善治生可信生公佑爲其父篤
好詩禮鄉稱善人母鍾氏有婦德處士生而岐嶷比
長莊重不妄言笑性穎悟多智識宅心夷恕里閭姻
族藹如也尤急于教子嘗曰孝者百行之原忠者立
身之本予生遭亂離不果卒業兒輩其明德務學取
爵祿爲祖宗榮善事二親不違其志洪武辛酉鄉邑
弗寧奉親逃難鄰郡備嘗艱險甘旨未始廢闕不幸
二親客卒于外道梗弗獲歸葬晝夜悲號聞者哀之

逮事平兄仁德亦卒仁富就別業而居惟處士復故鄉治田園葺墳墓返葬親喪其心始安居家惟尙儉約服用不事華靡經理恭勤家日以裕周貧恤匱樂施恒若不足處士平生素行之賢不可殫述而跡其踐履類多若此生于元至正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今永樂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七葬北嶺之原配黃氏克閑婦德以相于內生子男五長彥謙次卽端謹厚詳雅由里選從事藩垣三轉得椽大司馬聲稱燁然滿考程試中式天官奏給冠帶肄事戶曹將授以職又其次彥晉彥恒彥泰皆濟濟陰陰克世其家女一歸士族孫男十五曾孫男若干於戲處士內有所養而不撓于物外無所慕而不累夫名誠可謂古之賢士矣而有子若端者身立名成以顯其其親九原亦可少慰焉銘曰

生而順沒而寧子孫誥誥永克繼承北嶺之原水秀山清過者式之斯隱君子之塋

郭母太夫人徐氏墓碑銘

皇正統癸亥三月八日追封武定侯郭公之夫人徐氏以壽終于北京之官第訃聞 朝廷遣中官泣祭賻贈以禮仍命所司營理喪事是年六月一日葬懷柔縣紅螺山之原既求少保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首楊先生爲銘納諸幽矣越三年乙丑其冢嗣今宣府總戎襲封武定侯玆間踵予泣曰僕無似藉前人之庇克有今日痛惟先君早世惟賴母慈鞠育教戒至于成立荷 列聖眷遇薦膺爵秩夙夜祇

畏思無以報 聖恩而光昭先德亡母之逝玆奉使代藩母病不知時弗及奉湯藥卒不知日莫能聽永訣之言殮不得少展其衾逮歸棺則已掩矣抱戚終天爲之奈何惟執事縉紳之舊幸矜而文諸墓道庶少慰乎孝思予出巡塞外辱知于總戎不果以衰拙辭按狀徐郭昔爲鳳都鉅族衣冠烜赫世多顯人元政不綱海內鼎沸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倡義兵奮起淮右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時則有徐公達郭公英從龍戡定禍亂大建奇勳逮于 帝業旣成論

功定爵徐公位太傅沒封中山王郭公階武定侯沒封營國公蓋二姓匹休世締姻好夫人實中山王叔都督同知成之女少貞靜克循姆訓內融懿德外精女紅既笄歸于郭氏爲武定侯冢婦世勲閭閻範整嚴夫人事舅姑奉宗廟舉無違禮宗戚姻黨往還煦煦有恩御媵妾撫卑幼亦各均其惠內外人無間言歲壬午追封武定侯公效忠國事沒于泗州遺命夫人爲育諸孤時年未三十長子琮方九齡玠始七歲二女皆幼稚夫人含哀茹苦受遺孤之託躬治麻

覺非集

卷之四

四

泉織紉朝夕不少懈驚簪珥延師友以教琮玠酌古禮擇保傅以訓二女歲時伏臘語及泗州死節事輒涕淚不食者累日日未亡人雖生不如死也繼見琮玠克自振勵表表出于等夷二女亦柔惠端恪心竊稍安永樂中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念及夫人外戚之懿兩遣中官召同諸子女至內庭慰問甚至及見諸幼禮度詳謹歎曰誠毋忝世勲之胤因官琮爲正千戶復進府軍衛指揮玠爲錦衣衛指揮並支僉事全俸俾養夫人又命長女爲東宮妃次女嬪于漢

府凡粧簪服用物器皆出于內帑一不煩其家賜賚尤厚歲甲辰仁宗昭皇帝嗣位冊妃爲恭肅貴妃時琮已卒進玠左軍都督同知未幾襲封先祖侯爵故公銘追封武定侯母封太夫人斯雖本夫先德所基而實夫人教戒之力也夫豈偶然哉嗟夫夫人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婆居四十餘載始終冰玉自持卒能訓成諸子以膺寵眷之隆又非他人所能及也夫人生洪武甲寅年某月某日距終時享年七十孫男四長聰散騎舍人次曉次聲次聞女一予聞婦人

覺非集

卷之四

四

之德不聞于外其重則在于教子昔孟軻陶侃之母善行載諸史籍者人人誦之然則夫人善行淑德又烏可泯滅不傳于世哉遂因玠之請撫其本末勒諸貞石以垂無窮焉銘曰

赫赫徐氏世家濠梁開國元勳奕葉輝光曰都督公中山仲父德邁羣倫才兼文武篤生夫人淑德幽貞歸于郭氏克孝克誠天奚不祐夫君奄故諸幼儼然亦復何怙忍死教育漸克有誠男顯女歸實賴聖明爵秩旣加妃嬪亦定宗祖增輝室家胥慶躬膺祿

養餘三十年惟福有五夫人獨全一疾弗醫倏然遐逝生榮死哀斯亦無愧螺山之原卜此基阡孫子繩繩百世弗諼

覺非集

卷之四

果

朱都督太夫人趙氏墓碑銘

夫人諱惠敬姓趙氏世爲東昌南峪人生一歲從父母出戍塞北之蔚州年十八歸鳳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朱公眞朱氏世家河南歸德州之屈隨鄉當元季世眞之父明避亂流寓東昌洪武三年亦撥戍蔚州二姓匹休締爲姻好明旣老眞代之歲己卯我太宗文皇帝興師廓清內難庚辰兵臨于蔚舉城效順眞從征大同白溝薊城東昌濟南小河靈璧等處復踰淮渡江埝功書最由隊長歷陞前職永樂戊子

覺非集

卷之四

聖

終于官葬兗州寧陽縣四庄社古城嫡嗣謙襲其蔭以少毅選侍宣宗皇帝操習戎馬後隨太保陽武侯薛祿策立戰功超陞指揮使宣德中擢萬全都指揮僉事常統精騎三千以禦邊寇二次獲功陞都指揮使正統甲子擒殺醜□進後軍都督僉事復拜右叅將鎮禦宣府夫榮子貴誠爲婦德之徵然溯夫人初嬪眞於戎伍中艱危險阻征遣無時凡衣裝糧糗製縫齋裹必躬任其勞服事舅姑家雖貧亦未嘗少失其養後得重祿父恒以奉親不逮爲惑不幸夫亡

卽屏去膏沐統綺終身惟茹齋服素且以忠義督訓其子切切焉以戒謙曰而父百死一生樹立勲庸今界于汝能守憲度則世祿可延否則前功盡廢凡遇出戰則又曰慎勿以我老怠若事能忠君卽孝于親也旣行曉暮禮佛祝日願吾兒強健得以盡忠報

國一拜一豆積久囊盈其計數斗至人有疾無論尊卑貴賤輒爲之求醫治療屬庭或有不諧則喻之以禮人咸稱爲女師謙亦肅雍盡孝溫清甘旨甚適其宜家政非稟命夫人一不敢自專乎已夫弟玉早卒

覺非集

卷之四

哭

撫其遺孤敬諒誠視猶已子衣食無少異長竝爲之擇配其婦道之賢類多若此夫人生洪武戊申八月十日卒正統丙寅八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九是月二十有五日葬柳河川東北山之原子男二長卽謙次讓女二羽林前衛千戶門貴武功中衛指揮張濬是其壻也孫男七名某某

孫女三長

適宣府前衛指揮使文瑄次許萬全右衛指揮李恭男洪次尙幼嗚呼夫人爲婦而能孝爲妻而能順爲母能教其子效忠于國以榮躋祿秩其閨德克全處

而盡善如此可不謂女中之君子乎昔王陵母語其子曰善事漢王勿以母懷二心史載其事赫赫在人耳目今觀夫人之戒謙蓋有異世而同符者又烏可泯滅而不爲之表白也哉遂因謙之請撫其大槩勒之墓道以爲世勸云銘曰

淑順靜恭惟婦之德嗟哉夫人其儀不忒相夫以禮教子竭忠載隆宦業乃亢厥宗祿養榮膺節義之報八表云亡壽登耄耄陰陽晝夜理數更遷生寄死歸亦何憾焉柳川之原卜茲幽宅永利後人百世無斁

覺非集

卷之四

哭

吳母太淑人范氏墓碑銘

維正統十有三祀夏五月癸卯征西右叅將吳君浩之母太淑人范氏壽終于雲中之官第既殯之三日浩扶疾徒跣踵于泣曰僕生三歲嚴親奄棄賴母鞠育教戒乃有今日罪惡深重不自滅亡咎延於母茲將歸窆懸緯之石宜有刻詞敢圖不朽于執事予以衰陋不腆之文曷足以紓孝子之哀固辭弗獲按前大理丞仰瞻所述事狀淑人諱妙壽姓范氏世爲潞陽簪纓右族父曰琳當國朝洪武初策武功位列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校未幾引疾歸休尋起任山東藩省布政淑人賦性貞靜克循姆訓內融婦德外精女工甚鍾二親之愛年旣笄擇所配得和州世勲子吳能才智超邁琳曰是可壻吾女矣乃行媒知名六禮旣備歸于吳氏閨範甚嚴事舅姑奉宗廟撫卑幼舉無違禮內外宗戚咸宜之歲乙卯太宗文皇帝興師廓清內難能兄達時爲副將戰沒于陣上悲悼不已旣襲其子昇爲指揮使復官能僉指揮事以酬達功能感激自奮竭忠以期報稱辛巳春鑒戰葉城竟卒于鋒鏑淑人

年甫二十有六訃聞卽欲自絕姑力止之曰兒死國事臣節已盡汝欲從之固烈婦之行其如孀姑稚子何淑人仰天慟哭水漿不入口者累日乃誓死養姑育其孤子浩屏去膏沐惟茹齋服素時家道艱甚躬治麻枲織紉以供祭養浩八齡遣就外傳習簪珥以奉其師旦夕督之務學嘗曰而父捐軀委命樹立勲績今界于汝能成則親顯名揚否則庸夫爾奚足論哉浩孜孜不怠漸克自立越十年姑壽終勉治葬祭悉遵乎禮人尤賢之永樂丙申浩襲授鎮口衛指揮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同知控禦北塞則戒之謹以持身勤以奉職仁以卹下庶幾無忝宣德乙卯大司馬薦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嘗統精騎出剿殘□又戒以竭誠報國勿以母老缺侍爲念能忠君卽孝于親也聞者嘉之正統戊辰二月特奉聖書命浩爲右叅將贊貳元戎鎮禦邊鄙斯雖祖宗積累所致實亦淑人教戒之力也淑人生洪武乙卯六月一日卒今正統戊辰五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四卜以是年六月十九日葬陽和城北織錦庄之原子男一卽浩一女妙寧適遂安

伯叔陳榮嗚呼昔王陵陶侃皆藉母訓以成其才名
昭汗簡人人誦之今觀于浩篤厚沉勇卓有才猷非
由母教而能然乎淑人嫠居五十載始終冰玉自勵
訓成其子享有壽祿蒼蒼者于節義之報誠不爽矣
嗟爾云亡夫復何憾遂因浩之請撫其懿行勒之貞
石揭于墓道俾世之爲人母者有所勸云銘曰

潞陽范氏世稱德門衣冠奕葉簪紱蟬聯淑人之生
徽柔貞靜來嬪于吳室家胥慶年踰二紀遽隕厥夫
恐死未亡育子事姑子爲將臣莫安西鄙戒效忠誠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光昭祖廟榮膺祿養幾四十年壽考而終亦何憾焉
陽城之陰卜茲幽宅體魄斯藏永固無斁山川清淑
松柏桓桓我銘其阡百世弗諼

鄔母柳氏孺人墓碑銘

孺人諱婉童幼字寄生姓柳氏柳氏其先河東人譜
牒失傳莫詳其始高祖四八府君嘗仕汴宋後從龍
南渡策戰功官至進義校尉曾祖諱永新省補提領
大父諱伯成隱居東莞之三杞因屬籍爲編戶父諱
孔燦習書史尚志節元季辟增城邑簿轉梅州判官
初娶羅氏實予之從姑時鄉邑騷繹避地惠城姑竟
卒于彼繼娶蘇氏生一子曰頑幼字黎生一女卽孺
人洪武五年始還東莞僑居章村孺人淑慎沉默勤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于女工事親敬兄能盡乎誠孝年二十嬪邑人鄔君
玄中玄中少孤以聰敏聞鄉閭凡儒術書數史律若
佛老之流與夫卜筮星命靡不研究孺人歸相于內
奉宗廟養孀姑待姻族舉無違禮歲丙子鄔君被誣
弗獲白於所司謫戍平城之豐州孺人侍行明年丁
丑至其地卽漢明妃青塚之傍蓋極北苦寒寂寞之
鄉於輶車中有長子因名輅坐蓐困頓中飲食不能
給艱苦萬狀孺人惟歸命于天未嘗出一語以忤於
君戊寅又有次子輅歲己卯下詔求賢當道以文學

薦君于 朝庚辰春徵書召至夫婦喜動顏色復問
關萬里偕以之京君試中程式得授閩之興化募長
便道謁家九月抵任癸未滿考詣京課最復職歸展
先塋將還閩孺人曰往見諸同官多爲妻孥所累弗
克終其任吾寧與諸子守先隴若其自往請毋忘豐
州之艱以得罪于民庶上不負 聖恩下不玷祖禰
他年辭老而歸垂白相守妾所願也九載秩滿調晉
安衛庾使再遷交趾九真州巡檢所至卓卓有聲宣
德丁未續考天官陞正九品秩無缺肆政禮部孺人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居家三十年惟以勤儉自守奉先慈幼成適其宜婚
嫁子女必擇士族人尤賢之歲己酉君得 賜老歸
休遂集聚之樂者十有七年詎兩目喪明不得終事
于君悵鬱成疾而卒乃正統乙丑十月二日也距所
生洪武辛亥三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其年
十一月望葬邑東岡茨嶺之原凡生男女九人惟存
一男卽輅一女曰興奴適同邑陳謙餘皆夭故孫男
三敬義信孫女二長適錢永用次在室嗚呼孺人歸
邬若五十餘年君罹謫播遷備嘗艱險自常情觀之

誠有大不堪者孺人甘辛茹苦終無怨尤遂使君于
困阨中奮志勵行得膺薦剡躋乎祿仕爲鄉邦祖宗
之榮晚歸田里同享子孫之養齊眉舉案壽考以終
豈非蒼蒼於賢德之報有必然乎予與孺人有姑舅
兄妹之誼於君則爲表親故君不遠萬里致書附行
囑銘孺人之墓予義不容辭爲序如右復系以銘曰
柔惠靜嘉維德之貞嬪于名門克孝克誠辱則無怨
寵亦不矜志士或淪孺人乃并卒享壽考子孫繩繩
天佑吉人信而足徵堂封峩峩茨嶺之垌銘以載德
覺非集 卷之四 五

昭于千齡

覺非集卷之五

先塋碑銘

並附傳一併錄

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先塋碑銘

灤州葛氏先塋碑銘

祁縣馬氏先塋碑銘

蠡縣栢氏先塋碑銘

灤縣趙氏先塋碑銘

秀士趙文聰墓誌銘

大檀樾樂善居士阮公壽塔銘

覺非集

卷之五

一

司禮監右少監孔公壽塔銘

永寧伯譚公傳

同邑禮部侍郎陳琴軒公行狀

覺非集卷之五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順致和甫

編

瓊海丘濬仲深甫

碑銘

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先塋碑銘

記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先儒謂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喪以合葬築土

覺非集

卷之五

一

爲塋域壟而記之俾人不得犯已不致于或忘是以後世仁人君子之葬其祖考則必立墳墓樹碑碣紀其世德以昭示將來者豈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與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敬世家平陽夏縣高祖某妣某氏曾祖國寶妣常氏俱以壽終于元合葬邑西夏晁村涑水之陽距司馬文正公墓一里而近元季大父良卿徙居曹張鎮大父與妣黃氏之沒則葬鎮東北之原協佳兆也伯父子玉伯母雷氏考子成妣崔氏暨兄信嫂衛氏從嫂周氏相繼淪亡竝依昭穆從葬

于斯合爲一塋春秋修其祀事公追惟自少效用于朝叨荷 聖恩多歷年所用克有今日者實祖宗積德所致得祿欲養親皆弗逮不勝風木之悲茲焉秋髮種種苟不以祖宗墳墓誌之于石一旦恐先朝露子孫不幾于昧本而失祀乎因具事狀謁予撰其先塋之碑予按郭氏乃夏之右族上世擢巍科躋膺仕者代有其人譜失其傳莫得而考至曾祖國寶翁植德含章爲鄉邑所重恒遇歲饑輒發粟以濟鄉之貧者人咸祝曰願公有賢子孫以昌而後吾屬無以報

覺非集

卷之五

二

德也儲休委社實萃于公公年甫十八人侍內庭以忠謹小心受知于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選充長隨日得給事宮庭歲己丑至甲午 寇屢剽我邊民爲弗寧 上親率六師以剿滅之公累同太監馬定都督柳昇等領兵前驅擒獲賊衆論功陞授二級加賞白金五十兩繒錦十表裏寶楮一萬貫丙申母夫人日感暴疾時公奉使甘肅因奏順回省視蒙賜眼藥一小銀罐持歸以治母目二次藥盡其罐復盈疾以隨愈人謂公之孝誠所感云戊戌修建北京

白塔議得佛骨以鎮之聞昔五百羅漢入滅于西域命公同太監魯安等往阿里八力玉兒番取到佛骨凡若干回日焰光燭道大被賞賚陞印綬監左監丞己亥諸番貢使靡不來庭惟極西遠邦欲至無由遂命公佩金符把總同內官傅安保等往扯開于闐等國開通道路踰崑崙山至漢使張騫立碑之地往返不知幾千萬里至辛丑始同番使人朝 上甚嘉歎甲辰冬奉 仁宗皇帝璽書管領神機前來大同鎮守宣德元年丙午宗藩潛謀不軌神人共怒 宣宗

覺非集

卷之五

三

皇帝躬率將士往討其罪詔公扈駕事平受賞而回戊申迤東 寇肆掠邊郡命公同總兵官成國公朱勇等領兵道劉家口直抵女直哈剌孫等處斬獲賊首若干擄其男婦五百牛羊駝馬萬數特陞本監太監仍鎮大同辛亥泊甲寅屢有殘 潛伏塞下欲爲邊患公同叅將曹儉等領兵出境生縛賊首哈答國公等并男女八百餘口牛羊駝馬萬餘解京咸服其事今 上皇帝卽位眷遇益厚自正統元年丙辰至今瓦剌使臣歲來朝貢人馬動以千數狼子野心

謫詐難測公同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叅將石亨等統率精兵往來防範欸勞慰諭靡不咸適其宜狄人亦皆心悅誠服 朝廷倚託重莫踰焉於戲公以謹厚之資歷事 四朝忠勤惕勵老而彌篤其奉使四方所至酋長咸加禮重事集而人和非善於專對不辱君命者乎若夫提兵擊賊出則輒収成功而未嘗敗北非勇而有謀克盡其力者乎至于鎮禦朔方垂二十年恩威兼致遂使士民安堵邊境無虞又非善于撫循不負委任之重者乎視諸古之賢哲信不多讓

覺非集

卷之五

四

矣雖然木之茂者由其本固水之遠者由其源深人之俊偉特達又安得不本于祖宗積累之厚乎今公拳拳然以尊祖敬宗爲心修塋表墓用昭先德誠可謂知所本矣傳曰孝子必能忠君仁者必能愛親尙期罄厥丹衷以圖稱報則異日名高史傳望重鄉閭其所以光前啓後者詎可量哉係以銘曰

郭氏之先系出汾陽歷唐而宋源流深長曰惟國寶隱居樂道恤匱周貧未食其報有開必先慶澤綿延四世至公克孝克賢榮膺重 命出鎮邊境弭盜安

民爲國藩屏職業旣修思闡前休論述世德貽厥孫謀徵我銘文勒之貞石匪溢而浮乃質而實碑樹巍巍涑水之湄昭告來裔百世無期

覺非集

卷之五

五

樂州葛氏先塋碑銘

鎮祭大同奉御葛公延間偕其從子春謁予言曰僕先世乃趙之中山人譜失其傳不知何代來居右北平因家樂之梅廂社葛家庄上世之祖皆葬庄北共爲一塋松楸陰翳蔚然茂盛是爲北墳久而地隘不可復陪至于元至元間六世祖弘舉孝廉擢郡之石城縣令能推惠以及民人戴之若慈父後以老致事而歸惟訓飭子孫務本力農家致殷富每遇歲饑輒發其積粟以濟鄉之貧者人尤德之縣令之卒則葬覺非集

卷之五

六

庄南距北墳不五里而近是爲南墳縣令六子長曰惟良實延之高祖克承父志好善樂施爲鄉閭所重次日惟忠惟義惟孝惟讓惟裕咸敦禮尚義其沒而葬也則附于縣令焉曾祖子義祖仲賢父士信皆克世其家不墜先業後先謝世並依昭穆葬于南墳曾祖妣任氏祖妣張氏母張氏暨叔父興先海馬冒兒楊州孀母張陳高張氏與羣從昆弟若婦之亡也亦以次合窆春秋修其祀事恒念父兄早世延亦侵乎暮景一旦恐先朝露子孫罔知報本追遠之道不幾

于忘祖而失祀乎願先生一言誌之碑石俾來者庶知水木本源之義而無或忽予曰嗚呼昔太公封于營丘五世皆返葬于周蓋樂其所生而不忘其本也世有感于風水親喪必擇地以葬而不附于其祖易世則忘先隴之所在誠可悲已乎今觀葛氏之族歷十餘世祖孫之沒葬不出鄉又豈有忘本之失哉公又汲汲焉求文刻石以垂戒于後人尊祖敬宗之心可謂至矣蓋公自少入事內庭服膺列聖之訓忠孝之大聞之有素逮領神機出鎮于斯餘二十年邊

覺非集

卷之五

七

疆寧謐政通而人和非有大過人者其能若是歟爲葛氏之後者宜心公之心體公之志春秋拜瞻丘隴思祖宗體魄所安于此必盡其孝敬之誠以繼述德業于後世則聖子賢孫出而見用于時以光榮宗族慶澤之傳益遠而益隆矣系以銘曰

葛氏之先世居中山迨遷于樂族日以蕃六世伊誰曰惟縣令子惠黎元老而致政教子力耕家業則豐散其積粟周恤困窮卒葬南墳新阡孔奕孫曾並附過者必式有孝玄孫奉御內庭出鎮北塞民賴以寧

職業既修思昭先德徵我銘文勒之貞石用告來裔
篤爾孝思禴祀蒸嘗毋愆其期祖澤綿延被千百世
螽斯詵詵有永無替

祁縣馬氏先塋碑銘

士之克卓然建樹功勲以爲祖宗光寵者豈非孝乎
然人莫不有是心顧所立何如耳蓋身立而後名揚
名揚而後幽者顯沒者榮光被祖宗慶延後裔豈偶
然哉鎮備大同奉御馬公慶間泣以語予曰慶昔爲
太原祁縣世家自宋元迄今凡十餘世惟居縣東之
高村薦罹兵燹譜牒散亡世次莫考所知者惟曾祖
以下而已上世之祖皆葬村東北八里之原至若曾
祖祖父伯叔考妣之沒洎羣從昆弟若婦之喪亦依

昭穆祔葬于斯合爲一塋春秋致祭慶茲得請歸以
展祀事願丐一言刻之貞石俾後世子孫不敢或忘
乎先隴焉予曰嗚呼孝子不忘其親公有之矣按狀
馬氏之先世有令德儲休委祉未食其報至其曾祖
安國翁好善樂施克篤前烈韜晦自娛不干祿仕惟
以詩禮訓迪子孫時爲鄉邑所重生四子時中進中
用中建中皆踰踰俊偉篤學好修安國翁嘗曰諸家
者流惟陰陽頗易學習之者能知吉凶禍福之理亦
進德之階也由是子姓咸世其業凡地理卜筮星命

選擇靡不通焉時中娶張氏生二子曰翺曰采翺生英見爲邑陰陽學訓術其子曰文仲采之子曰郁進中卽慶之祖娶董氏生二子曰益曰武益生小轉武生安寧及慶也用中娶閻氏生二子曰海曰旭旭生伯原建中洪武初擢陰陽學訓術娶張氏生二子曰鳳曰榮鳳亦任訓術二子曰宣曰俊宣二子曰景曰祥榮之子曰振此馬氏一派之族也慶少從父出戍蔚州洪武己卯會我太宗文皇帝舉義兵肅清內難隨父征進白溝夾河等處歲壬午入侍內庭授爲

覺非集

卷之五

十

長隨尙冠慎翌小心罔敢少逸歷事四朝動無過舉宣德乙卯春今上皇帝卽位夏六月特奉聖書命公來涖大同管領神機騎卒以備寇思惟付畀之重寅恭夙夜訓卒練兵整飭戎伍正統丙辰同總兵官都督方政楊洪統領官軍往斷頭山等處追殺噠寇丁巳春同鎮守太監郭敬總兵官武進伯朱冕率兵護送使北歸至金山等處當年秋復同都督陳懷深入岩裏地面追剿酋官音保等冬十二月論功進陞今職甲子冬護送瓦剌貢使詣京特蒙

賞賚旣竣事因思去鄉歲久祭掃闕然具疏陳情

上可其奏俾歸展祀所以遂其孝思也公追惟祖宗

恩德之深昊天罔極欲報無由高祖以前墳墓雖存

而無碑碣可考痛莫及曾祖而下尙幸知之苟無

文以誌傳之數世幾于或昧此碑文之所以請也嗟

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士大夫以官爲家生長子孫

忘其桑梓嘗有不知先隴之所在者所謂一本之義

謂何乎今馬公奮身內侍策立邊功汲汲乞歸省其

先隴復求文刻石正不朽可謂身立名揚光昭乃

覺非集

卷之五

十一

祖其賢于人豈鮮淺哉昔韓魏公得五世祖墓于深州乃新其封植爲文以記使子孫不至于或忘今馬氏之祖歷十餘世葬不出鄉又有銘文可考寧有失祀之虞乎爲其後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奉御顯揚之力相與繼述于無窮則先德愈傳而愈遠世澤益遠而益傳矣可不勉哉系以銘曰

顯顯馬氏系出趙奢代有閭人奕業光華太原之族世居祁邑宗支浩繁孫曾蟄蟄滄桑更變世遠譜湮文獻莫徵丘隴則存有孝奉御聿懷先祖歸拜封塋

恭修樽俎爰勒貞石以紀孝思永本本源念茲在茲
我銘其阡昭告來裔不愆不忘傳于百世

蠡縣栢氏先塋碑銘

君子克致通顯而思光昭其祖考非仁愛稟于天性
孝敬存乎本心者不能也以予觀於中貴栢公可謂
無愧於斯焉公名玉世爲保定蠡縣望族自其鼻祖
迄今凡若干世惟居邑東河社之湖村積善種德代
有聞人爰自中原多難譜牒失傳源委不可復考至
公之大父得林翁姿性篤實以行義著于鄉尚隱操
而不樂仕日惟務本力農物情世好泊如也洪武庚
午太祖高皇帝憂念黎元因詔天下郡邑各舉耆

年碩德之士詢以民間疾苦于是邑尹以翁公廉耿
直爲衆所推薦以詣京陛見之日天顏愉悅論問
懇至翁奏對皆剴切欲任以職竟以老邁辭不就被
賚而還仍命勸民孝親敬長以敦嫺睦之風勤力農
桑以厚衣食之本毋興告訐毋作賊盜以永享太平
之福公敬承天語祇慎靡寧後以壽終于家葬居西
二里之原祖妣安氏與叔祖成林叔祖母賈氏先考
敬叔父讓堅常先妣田氏孀陳氏李氏相繼淪沒並
依昭穆祔葬于斯合爲一塋春秋修其祀事而不敢

或息玉賴宗先積慶自洪武己卯簡爲內臣祇事
列聖宣德改元丙午奉使迤西至撒麻兒罕之地招
徠遠■往還動踰年歲事妥而人懷之歲庚戌奉
聖書統領神機來泄塞北懷安衛鎮禦邊疆迄今餘
二十年邊境肅清兵民安于耕牧而得遂其仰事俯
育之願者實公之力焉公有從弟珍先代父旗役戌
于保定公則奏取來禦懷安此其處昆弟間又盡友
于之義也自正統戊午同都督僉事陳友出使外
瓦刺諸處積有勞效歲丙寅進陞錦衣衛百戶斯雖
覺非集

卷之五

古

仰賴 聖天子恩德所致實亦祖宗之默佑也恒念
遠離桑梓丘隴久違不得少伸展拜之誠茲焉秋髮
種種季父貴春雖存亦已垂老一旦恐先朝露則後
之子孫遠而或忘不幾于昧本而失祀乎烏鳥私情
悵悵不自安於是具其先祖履歷之詳與丘隴所在
泣予撰其先塋之碑庶少慰乎孝思於戲昔孔子既
得合葬于防封之宗門凡塋而識之使人不得犯已
不至于或忘後世仁人孝子之葬其祖考必論序世
德生卒歲月刻爲碑碣揭諸墓道者蓋上以師夫聖

人下以垂示來裔誠不可後也然近世士大夫以官
爲家生長子孫忘其桑梓至忘先隴之所在蓋由碑
刻之不明後世雖有賢孝子孫無從考質其可悲已
乎栢公早入內庭服膺訓戒忠孝蘊之於中者有素
矣今既竭忠于邊而又切切不忘其祖求文勒石俾
子孫篤乎孝敬豈非仁孝之至乎爲其後人尙思祖
宗積累之勤我公興復之力春秋拜瞻丘隴知祖宗
體魄所安于斯起敬起孝以敦崇善行則宦業愈昌
世澤益遠而益隆矣可不勉哉系以銘曰

覺非集

卷之五

主

蠡之名宗曰惟栢氏世譜失傳莫稽攸系曰得林翁
積善累仁望重于鄉咸曰吉人薦諸京師恭承 帝
問民隱歷陳奏對惟允欲授以祿竟以疾辭被資歸
鄉閭里表儀肩壽而終葬于西墅馬鬣巍巍松楸藝
樹考叔之卒亦竝祔焉妣孀相繼合爲一阡禴祀蒸
嘗春秋霜露濡履愴悽敢忘烈祖來陟斯丘孝之敬
之永永相承百世無期

灤陽趙氏先塋碑銘

君子生際承平位登貴顯克效勤勞以著勲績復思
光昭其祖考垂裕於後昆豈非忠孝兼全仁愛兩盡
者乎以予觀於鎮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灤陽趙公
琮可謂無愧於斯矣趙氏其先中山人常金泰和間
來居薊州玉田縣楊樊驛採青橋至元末有諱善者
實琮之大父觀其族屬蕃盛地土陞陞乃相隣壤豐
潤縣胥家莊沃衍夷曠因徙居之又遷其考興福翁
洎妣張氏二喪改葬于彼善三子曰恕忠敬忠守忠

覺非集

卷之五

七

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擾攘逃難各之四方 國
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
又徙永平府灤州橋頭社王胡莊去胥家莊三里而
近守忠則琮之父也琮少俊偉聰慧洪武辛巳年甫
弱冠簡爲內臣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卽位明年癸
未改元永樂進爲長隨十四年進奉御十七年擢尚
膳監右監丞日見親幸二十年夏五月賜宅一區于
都城之北後扈蹕出剝殘多效勤勞宣德元年蒙
宣宗皇帝特恩蠲免戶下該徵糧草馬匹鹽糧泊諸

雜役當年八月隨 駕征克武定州回京大被賞賚
九年九月奉 敕同恭順侯出塞巡哨至伯顏山興
和諸處擒獲醜 完者帖木兒還京十年正月今

上皇帝繼承大統九月銜命鎮守宣府於時兵備未
嚴日與總兵官永寧伯譚廣等籌議禦寇保民之策
於是飭營壘謹烽火整戎伍利甲兵數年之間寇聞
遠遁邊徼爲之晏然正統六年十月有小醜潛伏塞
下奉 敕率兵撲滅之至閔安山北擒獲 寇脫火
赤等俘獻于 廷蒙恩陞右少監仍鎮宣府有白金

覺非集

卷之五

七

綵幣之賜斯皆異數也公追惟感荷 列聖眷遇之
隆實由宗先積德所致得祿欲養親皆弗逮恒念自
吾曾祖祖父二伯及考與諸妣俱葬胥家莊合爲一
塋羣從昆弟若子姪與婦後先亡沒者亦耐於此春
秋修其禴祀茲焉秋髮種種二兄亦耄一旦恐先朝
露苟無文以紀于墓來者亦孰辨其昭穆之序以展
其報本之誠哉間謁予爲文揭於墓道予出巡塞北
辱愛于公甚厚不果以拙老辭按祭義曰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而有

休惕之念者斯皆孝子愛敬之誠感時觸物而動于中也今趙公效忠干邊旣盡爲臣之職而又不忘乎祖以竭愛敬之誠豈非仁至義盡而能若是乎其視以官爲家致忘先隴之所在者其賢否大相懸絕矣爲趙氏之後者來登先隴宜思先人體魄所藏拜瞻奠獻必誠必敬以期降格于幽靈庶無負少監公今日訓戒之心而亦不失予作銘期望之意也係以銘曰

灤之趙氏昔居楊樊豐潤再遷經營孔艱相彼胥莊

覺非集

卷之五

太

土沃衍夷爰構居室復創兆基徙其二喪改厝於彼堂封有嚴牛眠福地自茲以降沒者耐焉迄今數世合爲一阡惟祖及宗咸奠厥位若昭與穆各有倫次山明水秀神氣所鍾庇于後人慶澤無窮有偉令孫念之在茲勒文置墓用表孝思貽爾子孫不愆不忘來陟斯丘請視銘章

秀士趙文聰墓誌銘

鎮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灤陽趙公之猶子文聰以正統丁卯十二月六日感中風疾卒於宣城之官舍公哭之極哀越明日自總戎而下官僚士庶以次來弔咸曰惜哉文聰少而遽亡也旣而文聰之子順跣奉事狀踞予泣曰惟父筑然獨立奉養老祖于家歲來省視叔祖未嘗敢廢奄茲不幸上不能終事二尊下不能育我孤子抱此無涯之恨痛也何如茲歸葬有日惟大人先生矜而畀之銘庶少慰乎冥冥也子

覺非集

卷之五

太

出巡塞外辱愛于少監公厚矣奚容固辭按狀趙氏其先中山人後宦遊薊州因家玉田縣楊樊驛採青橋當宋元時族人凡數百逮至正間有諱善者乃文聰之曾祖親其族夥地隘因徙居鄰邑豐潤縣胥家莊善三子恕忠敬忠守忠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驛驛逃難四方國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又徙灤州橋頭社王胡莊守忠則文聰之祖也父曰興文聰生而岐嶷長而穎敏狀貌雄偉膂力絕人於凡武藝騎射皆不學而自能早

喪生母劉事嫡母周踰於所親叔父入爲內侍夙夜
小心罔敢自逸宣德十年扈從 車駕出巡邊塞至
會州等處往還數千里文聰從侍左右多效勤勞今
年仲冬念叔父初度日臨遠自灤陽而來拜慶禮畢
治裝將歸忽感暴疾而卒距所生永樂甲申十月十
七日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姚氏生一子卽順二女長
適劉海次在室繼娶劉氏生二子顯穎一女尙幼卜
以戊辰正月二十二日遷故室姚氏喪合葬胥家莊
祖塋之次嗟乎人之寓世惟能顯乎忠孝庶幾無忝
覺非集 卷之五 三

志聰生際承平曾不沾一命以著臣節父叔俱老又
弗及送終以盡子職一旦溘然天逝豈不重可悲已
乎旣爲序次如右復系以銘曰

顯顯趙氏灤之世家代有聞人奕業光華文聰之生
亢宗偉器天不憖遺四十而逝閭門失仰諸幼遑遑
九京飲恨曷日能忘爰卜吉辰歸殯故里體魄斯藏

後人永利

大檀樾樂善居士阮公壽塔銘

居士姓阮名寶字普崇樂善其號也世爲交趾慈廉
縣人永樂五年丁亥簡爲內臣入肄事于司禮監歲
己亥庚子督理營造壬寅往蘇杭幹理公務竣事還
朝咸被賞賚是年轉理御馬監事癸卯會塞北順聖
川督收御馬中官缺員 上命居士來涖焉所統懷
來宣府等衛所將校凡若干小心慎密夙夜靡寧謹
以持身仁以撫衆不數載馬政舉修駮牝如雲歲選
其良進之內廐屢蒙旌勞公暇之餘淡然無慮惟茹

覺非集

卷之五

三

素誦經上祝 皇圖永固下保邊境清寧俾兵民永
享太平無疆之福適有蔚州金河禪主忍無碍過而
叩曰 佛祖文殊化基薦罹兵劫廢而未興釋子志
欲剴營力有不任仰賴大方護教共成勝果居士喟
然歎曰福不種則無自而生善不修亦何由以積於
是首捐白金百兩爲祝復發粟帛暨傭工匠以助之
歲以爲常而無或替自宣德丙午啓工迄正統庚申
其寺始完居士恒往還登覽愛其境界靜幽間鳴無
碍曰吾年六十有奇一旦不諱其葬于斯俾得永依

淨土無碍乃僦工礱石建塔于河南山麓隙地去寺
僅百餘步因請予言勒石以垂于後嗟乎人生寓世
誠一夢耳彼營營聲利亦豈知進退之機哉公洞曠
于斯可謂超乎塵俗者矣昔陶潛自撰墓銘杜牧預
爲墓誌其有見于此與居士生洪武乙丑十二月某
日壽終于某年某月某日恩養義子五人貴聚成保
七剃度門僧八人淨海淨和福成福慶淨賢淨果淨
讓道整云銘曰

陽明陰晦生寄死歸世惟賢哲乃識其機有偉中官

覺非集

卷之五

圭

存亡深契耳順之年預營後事禪林建塔遺悅藏焉
其寧于斯垂千百年

司禮監右少監孔公壽塔銘

公名哲字繼明姓孔氏其初本先聖之裔後有宦遊
河朔者因家真定趙州之栢鄉縣歷宋元迄今若干
世矣積善種德代有聞人譜牒失傳無所稽考公之
父彬母管氏尤輕財尚義樂善好施爲鄉閭所重彬
嘗曰吾不爲惡子孫必有興者生三子伯曰昇仲曰
懷季即公少聰敏警悟洪武中邑宰舉入鄉校從師
習讀大誥悉通其義二十九年丙子詣南京朝見
太祖高皇帝嘉之賜寶楮五錠而還三十三年辛巳

覺非集

卷之五

圭

簡爲內臣祇事 太宗文皇帝于藩邸愼型小心深
加器重永樂四年赴南京命爲長隨撥侍 春宮十
二年奉 令旨提督印造華嚴諸經仰答 聖母慈
恩旣而復曰佛法玄奧誠不易知特遣公詣奉西天
教智光大國師叅問要旨未幾遂得口傳心授之懿
拳拳服膺不忘十八年冬 車駕至北京陞授
奉御二十二年秋 仁宗皇帝嗣位改授承奉侍
梁王出府宣德四年往湖廣安陸州之國六年 宣
宗章皇帝召還進司禮監右監丞賜錦綉紗羅衣各

一襲蟒龍紵絲通袖膝開襖子各一領寶石帽頂金相鶴頂帶嵌龍角繚環一副洎佛像佛龕香爐花瓶諸物牀帳鋪蓋金銀茶酒壺湯鼓臺蓋等器并寶楮一萬貫白金一百兩此皆異數也九年隨駕巡邊至塞北洗馬林等處回還復陞右少監十年五月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疾革命公于大能仁寺守護至六月十三日示寂殯送茶毘既畢奉其遺觀擇京城西北六十里順天府昌平縣陽臺山造塔安葬仍建寺宇賜名西竺撥僧供奉香火公惟人之寓世光陰覺非集

卷之五

五

易邁至道難問復念國師誨導深恩殞首莫報乃即師塔左偏建塔一座高若干級及菴一所佛祠門廡鐘樓僧舍供用咸備以俟已之一旦無常則爲棲神之所仍酌古禮立姪孫孔祺爲嗣公生于洪武甲子十二月十二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壽若干所有義子一日孔銓度門僧六口薩歇室哩曰微抄耶室哩曰囉的納巴辣曰不答星曷曰不羅疑牙薩葛羅曰廣惠各給度牒受西天教守奉香燈永永毋忽續奉敕旨命公總督大國師某率領番僧三十餘衆

常于能仁寺修建大齋上荅天庥祝延聖壽用吉祥如意公復曰吾身後之事雖已預爲然無文以紀其實來者亦孰知之乃遣百戶季良具狀來徵予撰其壽塔之銘嗟乎人生以百歲爲未足能知死生之機存亡之理者幾何人哉昔陶潛自撰墓誌樂天預爲墓銘皆有卓見之明君子以爲知命也公今于生死了然如蜉蝣蟬蛻無一毫外物是累視諸古人亦何愧哉銘曰

人生如寄沒則曰歸自非賢哲孰識其機有偉孔公

覺非集

卷之五

五

深明其理克審榮枯預知生死乃建崇塔依于法師佛燈不滅賴有光輝京北之墟斯爲淨土遺覽藏焉允矣爲固勒此銘章昭告後人永矢弗諼垂千百春

永寧伯譚公傳

永寧伯譚公名廣宇仲宏丹徒河門人也當元革命海內鼎沸生民遑遑無所依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克平僭偽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歲丙申大將湯大夫兵臨丹徒公之父文貴翁審知天命已有所歸遂降于麾下從征金壇常州諸郡邑吳元年入明州就留守禦壬子父卒公甫十齡所司收補戎役之京機隸驍騎衛年二十充小旗出捕海寇丁卯征金山一迷河戊辰討捕魚兒海子哈刺哈之地陞錦

覺非集

卷之五

五

衣衛總旗入備宿衛已授燕山中護衛世襲百戶壬申調左護衛以忠謹見稱于藩邸己卯秋奸臣齊泰等變亂朝政戕害宗室太宗文皇帝奉祖訓舉義兵入清內難公奮身效勳間關行陣時旁郡彰德驚駭匿銅冶廣者以萬數南兵欲屠之上命公往諭以天命禍福人皆拜曰乃是善良若免殺戮咸願效力因得壯士五千人上甚嘉之後累戰鄭村垵薊州遵化密雲雄縣茂州俱勝之攻真定廣昌蔚州大同濟南亦皆克捷既而白溝夾河棗城東昌

凡四大戰功並書最由副千戶歷陞保定後衛指揮使時敵兵來攻保定甚急城將陷公爲砲石所傷褰瘡晝夜督戰卒保無恙壬午秋皇上既登寶位論功定賞進公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永樂五年丁亥興建北京宮闕命公往紫荊關督運鉅木山徑險隘萬卒張程力莫能措公沿崖鑿石以通正塗事濟而人安己丑詣京操練庚寅封神機將軍領兵扈駕北征大破寇本雅失里之衆甲午復征至九龍口有寇騎從山巔而來勢且大上顧謂公曰寇將至

覺非集

卷之五

五

汝何以敵之公曰彼雖據高而無步卒臣以銳兵從巖畔以火銃擊之使其馬駭亂竄及以步卒持長刀斫其馬足是可勝也上然其計遂領千人列陣以鑼聲爲號衆銃齊發寇人馬辟易中傷仆崖掛樹而死者千數又應左右哨寅夜逐北寇皆遠遁師還至三义口他兵食盡饑餒公於所部減糧五百石分之人賴以蘇抵京上謂廷臣曰譚廣智勇過人雖古之關羽尉遲恭莫之或先復張黃榜揭名獎諭特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加賞白金百兩綵緞八表裏

及糊椒蘇木諸物次日 上御萬歲山召問宴勞又
賜內廐良馬錦繡錦衣各一襲公常領神機騎卒五
千於京師操練人見勇銳桓桓則曰是譚家馬也中
外因有是名或竄從北征 上亦曰譚廣人馬而驅
醜 遙見雉搖標揚甲冑光耀即駭曰好漢子譚家
馬來也歲丙中以營建需涿州白玉石爲殿基泊闌
楯之用方擇人以董其役而未得 上曰譚廣篤實
宜任之所領兵民工匠二十五萬公夙夜惟寅罔有
私慝愛人而猶已子病有醫藥以療之饑有飯堂以
養非集

卷之五

天

濟之人皆得所而忘其勞竣事而歸多不忍舍甲辰
秋 仁宗昭皇帝嗣大曆服念公勲舊久著勞勤特
陞左都督僉事鎮宣府操練軍馬備禦邊疆公小心
愼型撫士卒習武藝修城池繕甲兵謹烽火墾辟屯
田蓄積糧芻洪熙改元乙巳春又奉 聖書掛鎮朔
將軍印充總兵官仍鎮其地 宣宗暨今 上皇帝
相繼卽位咸賜 敕褒諭賞賚有加益隆委任公愈
祇愼罔敢或渝修邊圉嚴斥埃復奏設萬全都司布
列衛所分鎮邊陲 人聞風遠遁塞外 大廷無北

顧之憂者實公之力也三農之暇創立風雲雷雨山
川社稷等壇春秋祭享以敦祈報之禮又建儒釋道
三教祠宇立師教育諸生設僧道官授徒演法俾人
咸知避凶趨吉而兇乎凌犯天札保安衛南有桑乾
大河夏秋水溢人畜經涉多所墊溺公甚憫焉疏聞
于 朝上可其建橋以便往來公首捐白金百兩粟
百餘石爲倡官僚咸助焉命工采伐木石造大橋七
空四年而成人甚德之辛酉冬有小醜潛伏塞下欲
入爲寇聞得其情奏之 上命嚴卒伍遣裨將掩襲
覺非集

卷之五

天

之生縛以獻 上深加獎歎乃下制畧曰卿守邊歲
久疆宇晏然特封爲永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仍鎮
于斯
傳曰公資性樸茂少負奇辟之氣持身克謹慎然而
寡言歷仕 五朝咸以誠篤見重于 列聖跡其始
終所踐履固已卓然有過人者年六十握統重兵控
禦北塞受國長城之寄二十年衣不重裘食不兼味
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仁愛恒存諸已刑罰不濫
加人壽雖登耄耋上馬矍鑠舉止恒若少年邊鄙晏

安未嘗有所亡失豈非威德足以懾遠人恩信有以懷士卒才周于用而能然與其視僥倖以成功詭微而取名者其賢否何如也昔李牧守雁門惟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使不得入寇當時人皆以爲怯而牧則不以爲恥卒成良將之名今公之禦上谷守備之畧已聞攻戰之績未著誠有類于牧然自朝廷至于戎伍咸謂公能以謹重自持而不輕于戰伐寇亦未始敢窺我邊蓋得古之爲將之體不亦宜乎予因紀其本末庸俟史官采擇云

覺非集

卷之五

三

同邑禮部侍郎陳琴軒公行狀

公諱璉字廷器別號琴軒其先汴梁人九世祖譽宋建炎間爲鎮國上將軍兼嶺南清海軍節度使終于官子晏廕東莞令子孫因家邑之延福鄉大橋頭高祖諱祖舜曾祖諱誠子大父諱用廣父諱宗彝號善齋俱不仕母翟氏兄弟四人公居其長自幼聰敏異常爲邑庠生從司訓黃先生勸授書經洪武庚午年二十一登廣東鄉貢明年禮闈會試不利卒業胄監二十三年七月大司成奉旨選太學諸生年踰自

覺非集

卷之五

三

立有學行及領鄉薦不獲登名南宮者遣詣有司程其文學拔其中乎矩度者得二百六十有五人翌日天官卿赴闕下列其名于牘奏之例授以教官之職皇上垂意斯文賚予優渥一時在朝之士莫不榮茲選公考取前列除授廣西桂林府儒學教授先是諸生多不務學公條陳規範講明經史習作文章唯詞順理到而不求其工巧由是生徒各相勸勉不數年賢才彬彬出膺顯擢時朝廷詔武臣子弟詣學講禮義公隨其高下誘掖得宜咸克以禮度自檢

而知忠君愛親之道斯郡爲會府首學諸司政有未
通事有可疑咸趨質正公告以順逆禍福之理罔不
心悅誠服總戎都督韓觀馭下嚴峻屬官鮮有當其
意者公至必以先生稱之相與序賓主之禮歲辛巳
九載秩滿去官人皆不忍別書最銓曹陞國子監助
教公道明行敦館下之士莫不傾心向學永樂元年
太宗皇帝登大寶位大布維新之政近臣薦公有勛
煩之才居閑散之地取赴吏部試策二道考中高等
陞除河南開封府許州知州初至或以迂儒易之居

覺非集

卷之五

圭

旬餘灼知人之善惡有所發摘一郡皆驚乃更以寬
厚民皆翕然從化修郡誌藁成前守復職得代赴部
永樂三年改除直隸滁州知州州爲近京要地政務
繁冗公驗民丁賦均其徭役征歛以時暴橫禁止境
內帖然以安乃作郡誌三農之暇修理學校推餘力
葺醉翁亭作記亭上又修釀泉亭凡一泉一石前人
品題皆爲賡詠郡人稱爲小歐陽云五年二月考滿
詣京上平安南頌吏部考最復職六年爲陝西鄉試
考官七年二月 聖駕巡幸北京經滁上巡狩頌時

吏部都察院奉 敕差官考察直隸府州縣官吏工
部郎中王肅禮部員外郎左洋監察御史方霖到州
考得公廉以律已公以服人農桑勸舉學校修明民
無催科之擾咸樂其生吏有準繩之法皆革其弊治
有異效因召至京議欲陞擢本州父老赴京保留本
官到任以來公勤廉幹撫字有方賦役均平上遵禮
法下得民心乞留回州署事使民得所疏聞時 仁
宗皇帝在儲貳覽疏喜曰 朝廷設牧民之官正欲
其承流宣化惠養黎庶今知州陳璉能體 朝廷之

覺非集

卷之五

圭

意廉以守已勤以撫字一州之民各安其業及察其
實徵召至京州之父老尤不忍舍詣 闕保留俯徇
民情特陞楊州府知府掌滁州事仍令禮部賞紵絲
服一套寶鈔五百貫並賜筵宴以旌賢能爾吏部奉
行次日宴于禮部寔呂二尚書主席受賞給驛還任
本年八月上平胡頌又上饒歌古吹曲九年爲順天
府鄉試考官十年爲禮部會試同考官十二年爲順
天府鄉試同考官十三年爲禮部會試同考官十五
年爲浙江鄉試考官十七年丁父憂十八年十一月

奪情起復伊掌滁州事十九年考滿二十一年為順天府鄉試同考官二十二年自知府掌滁州事九年通考陞除四川憲使憲司舊吏姦黠有易黑白亂是非者公至廉得其情發姦摘伏有如神明其弊乃息戎衛舊有暴橫為軍民之害者號七虎三彪一太歲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公密遣人捕之並治以重罪人乃獲安又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廣邊儲興水利等九事皆踴躍之急務上嘉納之居歲餘臺綱肅然宣德九年 欽召至京改除

覺非集

卷之五

壽

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領袖諸生公申明學規身以勸之人皆奮學二年丁母憂居家修先祠祖墓泊海月巖神宇及永濟橋五年起復仍任南京通政使出納諸司文移接覽內外奏疏罔不敷陳詳切靡有差忒六年十二月 恩賜制誥以褒崇之階嘉祿大夫通政使司通政贈祖用廣父宗彝如已之官祖母蔡氏李氏母翟氏妻袁氏並為淑人正統元年調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寅恭儼恪以督其屬禮度儀文悉循典則而無違越六年夏以考績詣北京年踰七十

上疏辭祿蒙 恩致仕而歸修家廟增築萬卷堂以貯古今書籍又築修橋東草堂雜蒔花果為燕遊之所比歲復之邑城南隅建宅一區為往來朝賀寓宿之舍正統己巳秋忽土孽黃蕭養構亂剽掠遠近聚眾來攻南海衛鎮城公時在城中晝夜與衛使章俊等籌議禦寇安民之策卒保無恙公之力為多公學博行淳為鄉邦之仰慕遠近來求碑記誌序贊頌者戶屢恒滿公藻思泉湧酬答畧無凝滯制作傳之四方連篇累牘誠一代 儒碩也在許州修潁川誌滁州修永陽誌羅浮誌四川修成都誌居家修寶安誌考摭之功俱極詳備平生所作詩文有琴軒集若祇受 制誥與名公所贈詩文彙為一帙名曰家慶集俱板行于世又采本邑宋元迄今名賢所作詩文四帙名曰寶安詩集題山川景致一帙及歸田藁若干卷並藏于家公於 國朝洪武庚戌五月七日生景泰甲戌十月十六日壽終于邑城寓舍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五配淑人袁氏有婦行邑之名族先卒葬邑城南三十里竹溪山辛向之原晚娶侯氏終後于公

覺非集

卷之五

墓

子男二鼎鏐亦先卒女四嫁士人王勝鍾譽何秉良
王瑋孫男二鎰鎰將以明年二月初三日奉柩與淑
人合葬鏐來請于余曰先祖素行唯尊丈知之幸述
爲狀用求當代名公爲撰碑銘垂示于後庶不忘祖
之志也嗚呼公之德行信于朋友孚于閭里著于
朝廷播之湖海政事見于設施惠澤存乎黎庶有不
待銘誌而後顯矣然爲子孫汲汲焉以表祿者禮之
宜也顧予衰髦不能詳記姑錄其槩于右尙有望于
詞林鉅公大筆採擇而發揮焉謹狀

覺非集卷之六

卷之六

贊

默菴陳先生贊

徐知府影神贊

周御史贊

考功員外郎夏公瑾贊

棲碧戴先生贊

處士梁祖惠贊

東莞縣丞周軾贊

覺非集

卷之六

樂典史母傳神贊

溫大尹父贊

張巡宰父贊

張巡宰母贊

張巡宰岳母贊

大理寺丞仰公小影贊

薛磨

羅監生岳父梁處士贊

羅監生岳母黃孺人贊

李隱君贊

味萊鄔先生畫像贊

諱駭中

鄔母柳氏孺人畫像贊

駭中內

諸葛武侯像贊

說

翟謙子遜字說

焦珣廷璿字說

書跋

書吏部尚書塞公

欽賜忠貞圖書卷後

書太淑人湯氏祭文後

覺來集

卷之六

二

書琴川送別卷

書琴川張氏族譜

祭文

祭南康郡守翟公文

祭總兵官武定侯文

祭永寧伯譚公文

祭戶部員外石君文敬文

祭父中憲公文

祭廣藩叅將張公文

祭廣東都司花公文

祭寧夏總兵官都督黃公文

祭母太夫人趙氏文

祭母黃氏恭人文

祝文

大同縣學修造興工祝文

大同縣學落成祭先師祝文

涼州祭先師孔子祝文

祈雨告敕封濟澤侯雷公祝文

覺來集

卷之六

三

新廟遷主祝文

覺非集卷之六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順致和甫

編

瓊海丘濬仲深甫

贊

默菴陳先生贊

皓髮蒼顏黃冠素服襟度涵泓威儀整肅謂為神仙之侶則有子有孫有宗有族謂為軒冕之流則無毀無譽無榮無辱噫人其伊周我其巢由行無所拘止覺非集

卷之六

無所留寄閑情于笑傲樂暮景之優游也

徐知府影神贊

生鍾川嶽之秀出遇聖明之時淳德器于成均馭別駕于會稽推慈愛以及人恢政教之弘施兩守劇郡象簡朱衣勞心撫字令譽昭而疏上引年之請恩特賜以榮歸腰金衣錦鄉邑有輝耆英結會詩酒自怡何駒隙之易邁嗟薤露之速晞儵振袂以遐征起親舊之歔歔顧遺澤之尚存子孫食其報者無窮期也

周御史贊

貌古而清行方而平博通經史高擢科名官黃門能成偉績陞烏府克著佳聲年既登于稀有恩特賜其歸榮懸廣德之安車結洛社之耆英暢閑情于故里介遐福于暮齡也

考功員外郎夏公瑾贊

抑抑威儀偉冠裳也爽旦趨朝珮鏗鏘也冢宰之屬尚書郎也簡任賢英佐聖皇也夙夜惟寅戒怠荒也考覈精詳別否臧也撫忠竭誠被寵光也鸞詔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煥頒親顯揚也士克致斯匪尋常也慎厥始終宦業昌也

棲碧戴先生贊

少習孔孟之言旁通黃老之學寄塵跡于碧山暢高懷于幽壑惟教子以詩書恒潛心于禮樂既無毀而無譽亦何愧而何作噫斯人也豈非太古之逸民道林之先覺者與

處士梁祖惠贊

質美而溫行篤而淳睦姻宗戚友愛弟昆隱居以求

厥志樂道自甘其貧宜安車之見召竟垂老而無聞
吁若人也豈非香山之耆舊葛天之逸民者與

東莞縣丞周軾贊

體貌魁梧衣冠整肅學博而弘性溫而篤膺九重
之寵命佐百里之民牧恭順自持恬淡無慾思推愛
以及人俾老稚而蒙福蓋無忝爲文獻之裔而永享
乎天祿也

樂典史母傅神贊

有淑其容有美其德育子惟賢早登仕籍藹蓮幕之
覺非集 卷之六 三
清風著花縣之偉績慈訓足徵母儀可則是宜享祿
養于暮齡躋期頤于壽域也

溫大尹父贊

雅素之懷醇厚之質棲遲衡門韜晦其跡教子惟勤
早登仕籍膺邑令之榮命著循良之嘉績嚴訓足徵
義方可則噫若公者豈非盛世之偉人洛社之耆德
者乎

張巡宰父贊

容貌怡然冠裳偉然養高里閭晦迹林泉遂忘情于

輒冕惟教子之攻專子既登于顯達祿養克臻乎甘
鮮宜其志樂情閑終壽考于天年也

張巡宰母贊

粹乎其容肅乎其儀歸于名宗室家孔宜篤生賢子
效用于時才華俊偉名譽昭而慈訓足徵懿範可師
視陶崔之母蓋不多讓宜享壽考于斯頤也

張巡宰岳母贊

婦德幽閑母儀整肅作配仁賢育女貞淑擇壻得人
迎養就祿孫甥娛侍孝敬雍睦安享旨甘豐乎綺室

覺非集

卷之六

四

豈非天佑吉人而錫以遐福者耶

大理寺丞仰公小影贊

諱廉

衣冠整肅氣質清明早膺峻擢列侍彤庭贊戎樞
才華卓絕遷棘寺平反有聲每勞心于獄獄惟詳慎
以用刑蓋無忝爲廷尉之貳宜介壽福于百齡也

羅監生岳父梁處士贊

衣冠整肅容貌端莊讀書尚志晦跡五羊亦何心于
利祿惟教子以義方安恬淡以養神樂甘旨于壽康
此蓋由其得于天者厚所以垂裕于後昆者彌遠而

稱昌也

羅監生岳母黃孺人贊

有淑其儀有美其德恭順孝慈柔嘉維則既雍睦于家庭復和諧于宗戚是宜與君子之偕老享遐福于無斁也

李隱君贊 八十七歲

貌雖矍而神則完履素篤而內益專早罹艱棘跋涉周旋乃能子幹理勤奉復邑城之屋宇拓宗祖之田園公則心忘物我耳絕囂喧端居晏如襟度灑然樂覺非集 卷之六 五
甘旨之孝養介壽福之綿延此皆由其所積者厚而得于天者獨全也

味菜鄔先生畫像贊

諱玄中

容貌端莊德性溫良文藝精粹蘊藉汪洋進而三仕未獲罄其所長退而十樂身晦而名益彰一生清約菜味馨香壽考耄耄厥後克昌噫若先生者其在國則邦家之光其在鄉爲閭里之良者也

鄔母柳氏孺人畫像贊

玄中內

淑德幽閒柔儀整肅里族諧和姻親雍睦相夫以禮

履寵辱而不驚教子惟勤力田園以自足宜其享祿養以永天年樂安康而蒙景福噫若孺人者誠可與黔婁之婦萬陶之母聯芳而繼躅也

諸葛武侯像贊

躬耕南陽兮不求聞達于諸侯三顧殷勤兮遂應先主之徵求鞠躬盡瘁兮欲復漢室之神州嗟將星之遽殞兮俾功業而中休仰蜀山之巍巍兮望蜀水之悠悠惟我侯之忠義兮亘萬古而千秋

覺非集

卷之六

六

說

翟謙子遜字說

凡物之命名必有厥義焉日月星辰以照臨得名山嶽江河以流峙得名麟鳳龜龍以靈而名鐘鼓管簫以音而名微而至于昆蟲草木或象其形或因其能或以其聲或以其文名之莫不各有義焉古之人有以獸自名者矣若夔龍瓘虎皆可以擬才而比德焉有以器自名者矣若斧與軾皆無愧于用焉有不比擬於物而特加以美名者若漢之良平唐之靖勣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崇璟宋之琦弼道學之淳頤不可悉舉蓋皆無愧乎名者也苟名美而實則不稱是猶鴉而曰鳳鸞而曰麟識者孰不鄙且笑哉吾友南康太守翟公與予同鄉學同門同登科第同官于朝相與以義不以忻戚夷險而易予長女妻其甥諱季女妻其子謙通家之好彌篤也比謙以知者薦爲江西豐城司訓以書抵予曰謙無似忝屬子壻縻祿遠方弗得熏炙大人先生光華居常快快弱冠時賓命以字曰子遜未有釋其義者先生不鄙而賜之說俾謙諷誦慎修顧謹

不忘猶警欬之日胎也惟謙之一字闢自大易卦以昭其象爰以演其說係以致其詳奚容予喙然遜與謙訓無二義謙以居之遜以出之猶敬之恭忠之恕尊其名故遜以表之耳抑予聞商書遜志之說不得不爲謙陳也人之爲學自滿者不滿自高者不高惟能遜其志視有若無視實若虛進進不已則厥修乃來道積厥躬矣子今居謙謙之地宜遜志于學學之至而益謙卦之九三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者豈不可以馴致哉實以副其名德以稱其字以今人而企

覺非集

卷之六

八

尊翁而證諸

焦瑄廷璠字說

予友威遠衛千戶焦君永齡任錦衣衛鎮撫時其第六子瑄嘗以聰俊選入文淵閣從儒師習緬甸字蓋有年矣正統丙寅秋上命翰林學士同冢宰宗伯合凡習四夷字者若干人試于廷瑄褻然中居前列翌日給以冠帶月得請祿以斛計者六命曰譯字官俟再考則授之以職其榮矣哉瑄以予辱知于其父乃過謁焉因跽而請曰父命名曰瑄師字之曰廷璠久未有釋其義者惟執事幸卒教之予曰夫物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之至貴者莫如玉所謂瑄者玉之文也璠者玉之色也玉之最美其文堅細而色光潤玉人擇而磨礪雕琢以爲珪璋瑚璉璧琮薦于朝廷郊廟于以朝聘諸侯奉天地享百神尤貴之貴者也君子比德往往有取焉子生長宦家質清氣和能脫畧統綺之習而以勤苦自勵以成其業茲獲登首選誠有類乎玉之遇雕琢以成其器貴重爲何如哉父之命名師之配字可謂無忝矣雖然古人之于名字蓋自別而稱于人初不計其美否周公孔子皆大聖乃以禽魚加其

子之名與字以人之貴顯不專在乎是也學者在勉其德業而成令名瑄也果能不自滿足益篤其行愈懋其功將見榮膺峻擢列職華要日得近乎清光亦猶珪璋瑚璉璧琮陳于廟廷之上藻麗炳煥俾人瞻仰起敬以挹其餘輝詎不偉歟若徒修其名而不務其實則名字雖美亦何益于人哉瑄歸告于父必以予言爲不謬遂書以貽之

覺非集

卷之六

十

書跋

書吏部尚書蹇公 欽賜忠貞圖書卷後

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吏部尚書謚忠定重慶蹇公
當永樂初元以篤厚老成位冢宰進退百官小心寅
畏克愼克勤 太宗文皇帝甚寵遇之明年春 仁
宗昭皇帝肇登儲位命公兼詹事以輔導于東朝歲
己丑 大駕巡狩北京百職景從特留公奉 儲皇
監國以贊理庶政公惟付畀之重夙夜兢惕殫厥心
力艱險不辭獻可而替否政無鉅纖靡不允協于中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庚寅冬 駕還深加獎賚甲辰秋 鼎湖龍昇 仁
宗昭皇帝嗣承大統陞公少傅進少師仍兼冢宰公
忠誠益懋潔白自持始終一節于是 仁宗不忘疇
昔共理之艱因製忠貞圖書以賜公復降 敕褒獎
眷顧之恩可謂至矣於時臣亨信猥以鄙陋給事吏
科凡銓選機要常偕進奏觀公臨事決議至誠精一
而無毫髮怠忽所謂忠謹而貞固者誠無忝矣嗚呼
非公之篤厚不足以當 聖訓之褒非 聖德之昭
明亦豈能知公之忠哉傳曰知臣莫若君于斯益信

矣爲其子若孫誠能上體 列聖眷遇之隆克紹前
人之志臣焉竭忠子焉盡孝則忠貞之譽播之四方
傳之萬世永永而不磨矣冢嗣尚寶司丞英請予誌
其後因書此以復云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書太淑人湯氏祭文後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宏才篤學奉
璽書出贊戎務兼督邊餉于雲中蓋有年矣正統乙
丑秋七月其母 誥封太淑人湯氏以壽登九袞終
于家訃聞天官奏之 聖皇若曰固久居邊鎮政通
人和不可以私恩而廢公義俾乘傳歸治葬畢卽起
復視事如故復 命鎮江府同知臣王理論祭於其
母畧曰爾能訓成其子職貳地官贊襄邊備獲受褒
封榮膺祿養茲以壽終夫復何憾 天章下臨山川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爲之改觀可謂生榮死哀矣於是在朝文武公卿咸
緘詞遣祭若邊關總鎮諸重臣下逮藩臬戎衛郡邑
鄉校暨親友亦皆以次奠祭如禮哀悼之詞極其揄
揚贊美爲不可尙公褒錄成帙將以傳示于子孫庶
永感 聖恩而不忘諸名公之盛意間以示予請題
其後嗟乎有孟陶崔氏之母乃能成軻侃玄暉之賢
否則雖有美質而能自立者蓋鮮沈公魁梧謹厚非
本之于母乎可謂有是母而有是子矣 寵恩之褒
諸賢之頌豈溢美也哉是用書之以告世之爲人者

書琴川送別卷

士有聞于鄉達之郡國復見稱于邊關非才適行乎
禮恭而氣和者未之能也孔子曰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詎不信歟
海虞秦叔渭名澄昔爲世家子丰儀秀朗養蒙藏修
卓自振厲善書翰好揮灑孝親弟長聲稱曄然無何
二千石辟從郡事非其志也却于勢不可辭始黽勉
起就夙夜兢兢罔敢怠忽六載詣京師肄政內庭日
得近乎 清光益勤祇慎達官貴人多賢其能會藩
覺非集

卷之六

七

鎮乏人卿 命來居雲中帥閫幕下總戎武進公甚
器之叅佐而下皆愛其謙而謹厚至若閭閻武夫亦
被其惠由是譽聞遠邇瓜期倏及將課最天官進取
顯融上下咸不欲舍乃合詞列狀上聞于 朝檄召
至京合多士試于 廷澄褒然中在首選謂舉果不
謬授以都臺照磨俾仍來贊幕事數載之間同寅協
恭政務修舉人加敬慕非才適行乎禮恭而氣和能
臻此哉予出巡于斯屢得相接亦喜其循循雅飭間
持其鄉邑士友贈行詩卷示予請題其端歷觀製作

諸體咸備文采亦皆可觀所以稱美期望于澄者至矣其聞于鄉達之郡國見稱于邊閫者豈不足徵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澄誠能懋修不懈慎終如始則他日所就未可量也尙期勗諸

書琴川張氏族譜

人莫不有祖宗也苟無賢嗣以紀其世次一再傳後至親遂爲路人高曾漠然不知豈不深可悲已乎然則譜系之修誠足以厚民彝而敦教化也近觀員融禪翁修其族姓琴川張氏之譜自始祖思道至明善凡十世明善乃員融俗名譜惟錄其本派一脉之傳其諱某字某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葬某山皆備書之他則不及或及亦甚畧焉蓋尊其所尊而親其所親也吁觀是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昔蘇明允作譜曰惟我之親得書諱某字某其他遂名之者何也譜爲親作也若翁可謂善法古矣亦可謂不忘其所自出矣雖然翁少從釋氏兄賢亦已早世茲遠遊塞外又日掛錫臨清年則衰邁一旦恐先朝露萬金之譜授將疇託莫若棘歸擇人爲父之後梓譜與之則世澤不致于或墜斯尤孝之大者也若夫宗祖歷履之詳諸作文之至矣予不贊

祭文

祭南康郡守翟公文

嗚呼予與公生同鄉學同門意氣相孚情義契合同
登科甲各仕一方後復同官于朝締爲姻好義雖
朋友恩猶骨肉數十年間切切惻惻未嘗有間人生
契愛若此亦云鮮矣公先辭疾歸休寒予乖滯七十
有五方得致仕謂公素善保養必躋遐算滿期聚首
共樂餘年升次洪都忽聞公已於去冬謝世矣嗚呼
哀哉公之才德醇厚俊偉宦居大位黼黻太平而值
竟非集
卷之六
止郡守論者曰梗楠豫章將爲棟梁以扶明堂而惟
榱題節稅之用渥洼神駿必駕大輅以鳴和鸞而惟
參乘勒鞅之需豈不重可惜乎雖然公幼學壯仕未
老而歸能審進退之機矣稀年而沒六子三孫或仕
或隱俱克振勵又可謂壽而昌後矣胡復何憾顧予
生負神明弗及與公一晤而別爲終身之恨幽冥迥
隔將奈何哉輻車戒行有日恭修尊俎薄奠一觴公
則英靈歆茲哀悃伏惟尚饗

祭總兵官武定侯文

惟公生于戚畹世勳之家資性純粹丰儀秀朗襲封
侯爵攝政宗人二十餘年可謂清且貴矣甲子之秋
誕膺寵命出鎮北藩掌握雄師控地數千里又可
謂重且榮矣朝廷倚爲長城士卒仰如嚴父遠
畏威懷德詎意忽感暴疾而卒聞者莫不駭汗嗚呼
哀哉予以衰耄出巡于斯辱公不鄙特加垂愛繼絃
之情言猶在耳豈知公遽捨我而亡也嗚呼痛哉予
回京有日輻車發引恐莫能執紼恭奠一觴與公訣
竟非集
卷之六
別言有盡意則無窮公知也耶不知也耶哀哉尚饗

祭永寧伯譚公文

惟公少負雄偉之資際遇 聖明之世奮于戎伍屢
策奇勲歷官都督進封伯爵可謂克盡忠勤懋成厥
績矣尋膺 重命出鎮朔方受國長城之寄餘二十
年百廢具興兵民咸遂其禦戎也惟思遠圖而不
求其近效邊徼肅清無所亡失又可謂恩威兼濟不
孤委任之重矣年登八袞 詔以還朝優老于家曾
未兩月溘爾云亡凡在官僚莫不悲悼雖然生寄死
歸固爲常理公忠在 朝廷名昭汗簡壽祿俱全予
覺非集 卷之六 九
孫濟美人生至此 何憾焉關山修阻躬弔無由南
望馳情含哀致奠尙饗

祭戶部員外石君文敬文

惟君早遊鄉校取捷秋闈復入成均益淬勵其德業
予昔居六察宣德中同監生若干人整理楮幣法于
京師君實與焉寅恭夙夜情義相孚者凡數載君擢
司春官之務愼密小心大爲宗伯所器重九載書最
超拜今官督儲臨清遘疾而卒嗚呼惜哉騏驥之逸
方奮康莊未見其止而遽斃豪曹之利新發于硯未
大厥施而竟摧豈不深可悲已乎追念舊交易勝哀
悼恭奠一卮用伸芹意君其鑒之哀哉尙饗

覺非集

卷之六

十

祭父中憲公文

嗚呼予生六歲值鄉邑亂干戈縱橫父約予背而逃
夜泊東莆寇追甚急父子度不兩全置予榛莽中父
匿他所予爲寇所執旦欲貨之偶得鄉婦曰是良家
子幸勿貨必有重贖後父訪知查購而還骨肉復完
若非祖宗神明之相幾爲他人之子矣又豈有今日
哉既而復有降民之擾時欲挈家避禍則老稚難俱
若委身就之則宗祀遽絕乃寄予契識父母避地惠
境實洪武癸亥也明年事寧父始還于故鄉葺舊居

覺非集

卷之六

主

開田園家漸安予亦駮長延師來教朝訓夕勵期于
有成歲戊辰母卒庚午父足沾患迎醫求禱尤賴繼
母先扶治三年方起遂成廢疾于時稅役叢挫父疾
吾幼莫能支吾嘗託表兄陳伊保偕予出入歲癸酉
予年十七親朋或曰是子亦聰慧盍爲庠生非特暫
舒差繇且冀異日光祖是因遣就學邑校父篤之甚
屢每宿學舍一第天喪茲斃予立斡盡讀書永樂初
元領鄉薦會試禮闈復登黃甲拜官近侍丙戌丁繼
母憂起復調吏科壬辰屬官坐事累謫交趾一身而

往妻子在家酷遭離間使父不得與孫親協光陰荏
苒九載來歸父子相迎悲喜交集入京膺薦擢登內
臺勤慎自持罔敢或怠 寵恩眷顧賜 敕褒嘉封
父爲監察御史衣綉居家鄉人榮之壬子聞繼母何
喪 上命給驛歸治葬父子相見一月還 朝意謂
父植德含章必登上壽尙冀辭老歸送父終乙卯春
今 天子履帝位會有寧西之舉簡拔廷臣分飭邊
備陞予爲右僉都御史叅贊戎務于甘肅父竟以下
巳六月十九日卒于家計至西陲慟哭幾絕奪情視

覺非集

卷之六

主

事未許奔喪去年戊午邊事已寧奏陳哀悃始得命
而歸間關萬里乘傳抵家蓋棺閉園父顏不可復觀
矣嗚呼哀哉父病予不知時湯藥不得以奉父卒半
載始知其日歛不得以拭其衽人子之道中心若何
爰卜吉日招先母之魂奉吾父之柩合葬于麻嶺祖
塋之左輜車啓行在於明旦茲當永訣莫以菲儀鳴
呼哀哉父母之恩劬勞罔極雖罄萬言豈能備述吾
父英靈來歆來格伏惟尚饗

祭廣潘參將張公文

惟公資性純粹學博德充早登祿仕歷政顯融冬官
佐理才譽最隆陞貳大藩政尚廉公吏除積弊俗變
淳風寒予小子忝官風紀拜 命彤墀參軍西鄙遠
聞父喪奪情視事子弱家貧葬儀莫備公弔惻然嗟
悼不置日孔遇喪脫駟賻之堯夫委麥乃義之宜吾
獨何人忍不顧茲議于僚屬各捐俸資覓匠市利令
人督持予尋奉 命得歸治葬工料已具不煩他仰
卜日之良奉柩于壙墳墓畢工規度弘敞方期走謝
覺非集 卷之六 圭
聞公感恙意謂德人壽考彌敦倏云傾逝使我悲辛
懷德未報隕涕沾巾絨詞設奠薄致哀勤惟公英靈
欽此苾芬伏惟尚饗

祭廣東都司花公文

惟公少負雄偉之資早習孫吳之畧席先世之華勲
享 聖朝之高爵鎮嶺表人戴之若慈父克交南貌
已圖于麟閣宜其優遊于晚節而康健矍鑠也夫何
一疾遽爾云亡某居治下久沐餘光遠聞音訃灑淚
悲傷居廬守服走弔未遑馳情致奠薦此豆觴英靈
儼若來格洋洋伏惟尚饗

覺非集

卷之六

圭

會祭寧夏總兵官都督黃公文

惟靈生鍾嶽秀際遇 聖明從龍靖難勲業夙成特
荷 恩榮叅鎮朔北戎政舉修猥烟屏息復承 寵
眷出奠西陲金印如斗桓桓武威聲竭忠誠期于報
稱病患薦嬰還 朝得請歸心激切朔風號寒寮案
固留戚戚弗安歲晏登程在途疾作乃殞厥躬夢屬
冥冥輻輳則返道于雲中朋舊來弔悲悼何窮恭奠
菲儀少伸哀思英靈洋洋來歆來止尚饗

覺非集

卷之六

五

祭 母夫人趙氏文

惟靈生乎望族作配名宗相夫以禮從事兵戎早失
所天冰潔自勵教子惟勤嫺習武藝乃承世祿策立
戰功榮遷藩閫爵秩日隆夫人壽康榮膺孝養子握
重兵載陞叅將滿期百歲壽考無疆胡然一病八素
而亡予交令子情若弟昆聞訃悲傷如喪所親恭奠
菲儀用伸芹意懿靈洋洋來歆來止伏惟尚饗

覺非集

卷之六

五

祭母黃氏恭人文

嗚呼聖善慈惠生我勞瘁洪武戊辰一疾而逝年纔三十玉顏凋墜已殯先塋惑于婦議謂卒靡臧火化斯美尋發而焚委燼于水予時昧然莫之能止後漸長成念母弗置每登丘隴悲感奚已春秋霜露灑淚如雨竊祿于朝恩榮屢被贈母恭人冠服有煒母則不知徒切瞻企丁巳仲夏嚴父卽世卜葬有期麻嶺之地母魂飄蕩歲久何倚巫陽爲招合窆以禮吾母來歸其寧于此潔茲殽饌奠以醇醴馬鬣將封高碑穹峙潛德載彰永告來裔吾母有知歆此甘旨伏惟尚饗

竟非集

卷之六

七

祝文

大同縣學修造興工祝文

惟聖人之道耿古今而常存故講學之宮薄海內而並設顧茲大同縣學乃爲附郭典守者惟郡學之是務遂使傾圯弗稱教養爰備材木卜茲吉日興工修建恭備牲醴祇告于王尚冀聖德之昭回默佑工程之速就載輪載奐重瞻堂殿之巍巍學禮學詩共觀文風之濟濟伏惟尚饗

竟非集

卷之六

七

大同縣學落成祭先師祝文

惟王道德被乎兩間儀範垂于萬世帝王師法華夏
瞻依惟此大同縣學創自國初歲久傾圯爰備材木
鼎新修建工已告完聖賢像設偉冠服之煌煌棟宇
聳飛屹殿堂之翌翌卜茲吉日恭備牲醴庶品薦告
于王以充國復聖公廊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
國亞聖公配尚希聖化佑我皇明武備舉修保邊
疆之鞏固賢才輩出慶學校之光榮伏惟尚饗

覺非集

卷之六

无

涼州祭孔子祝文

惟王集羣聖之大成參天地之化育立綱常于萬
世垂儀範于百王歷代尊崇無間遐邇惟此西涼故
郡久存詩禮之風學校未興固爲缺典守臣奏請降
俞允于玉音匠氏伐材成殿堂之輪奐聖賢繪塑
仰瞻冠冕之巍峩吉日落成恭備牲醴之清潔是用
祭告于王以充國復聖公廊國宗聖公沂國述聖
公鄒國亞聖公配尚希聖化之昭回佑我皇圖
之鞏固邊疆寧謐永無烽火之虞士子來遊共覩文

覺非集

卷之六

辛

明之盛伏惟尚饗

祈雨告 敕封潤濟侯雷公祝文

惟神生而正直沒則爲神感應之名著于古昔是以
廟食一方邦民仰賴無異祖考惟茲大同自舊歲一
冬無雪至今四月已半未降時雨夏田麥豆苗稼將
稿秋田土乾不能布種豈典守者愆尤之積歟兵民
獲罪于 天歟致茲灾咎民將不得粒食神亦無以
爲享卜茲吉日恭率官屬祇告于神幸上奏 天庭
早降霖雨以濟萬民庶不負羣黎之仰望也謹以牲
醴用伸祭告伏惟尚饗

覺非集

卷之六

圭

新廟遷主祝文

古者將營宮廟宗室爲先所以重報本而敦孝敬也
享信仰荷祖宗福慶父母生成忝由科第發身歷職
臺佐實皆祖宗父母所庇近爲奏准回家葬父惟見
奉先無所爰于室東創建祠堂一座安奉四世神主
祖伯叔兄無後者各以班祔茲以吉日落成遷主人
于新廟伏惟尊靈安茲幽靜永享宗祀尚企福我後
人也恭備清酌用伸虔告

覺非集

卷之六

圭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 1 2

SS□=1 0 4 8 6 8 4 3

□□□□=□□□□1 9 9 7 □ 7 □□1 □